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五二〇・史部・傳記類

元季伏莽志十卷〔清〕周昂撰……………一

皇明名臣言行錄前集十二卷後集十二卷續集八卷〔明〕徐咸輯……………一六九

明名臣言行錄九十五卷〔卷一至卷三十三〕〔清〕徐開任輯……………三九三

2666/10



此元季伏莽志四冊彤管遺徵  
 西冊昭文周少霞孝廉昂作係懶  
 盦胡公得北粵匪亂離公自庚午  
 薦而未售遂絕意仕進余與公同  
 里又曾同赴南關今於其孫振飛  
 亦四十餘歲矣曷昧滄桑之感時  
 在壬戌四月二十一日遯叟俞鍾穎流  
 年七十有五

明初伏莽志目錄

卷之一

盜臣傳序畧一

逆黨傳序畧二

小諒傳序畧三

雜傳序畧四

表忠傳序畧五

降辱傳序畧六

高蹈傳序畧七

駁辨序畧八

卷之二

韓林兒

卷之三

徐壽輝

卷之四

陳友諒

卷之五

明玉珍

卷之六

張士誠



卷之七

方國珍

卷之八

芝麻李 擴廓帖木兒

郭子興

卷之九

李思齊 張良鈞附

何真

卷之十

擴廓帖木兒

陳友定

何真

納哈出

卷之十

駁辨

元李 明初伏莽志卷之一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序畧一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乎所處之分也世之盛也大法小廉下迨食德服疇之子無不向風慕義傾日輸誠盡乎其為臣也世衰道微政教不行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狐鳴篝火而盜賊興焉不臣之迹莫斯為甚然不得因其不臣而但屏之以盜使之不得列於臣也不得列於臣則不得列於人而臣道熄人類滅矣今夫獸之有虎狼其臣屬乎麟也猶之以麟為君也肆其凶殘之性豈復自知為獸然欲不謂之獸不可得也鳥之有鴟梟其臣服乎鳳也猶之以鳳為君也逞其悖鷲之性直若忘其為鳥然欲不謂之鳥不可得也盜者人類中之虎狼鴟梟也虎狼而廁之於麟鴟梟而班之如鳳是賞盜也率天下而為亂階也元以韃靼部入主中夏紹承正統世祖臨馭勵精求治其時一切諸大政幾幾乎與漢之文景唐之貞觀相為頡頏厥後嗣王任用僉人世道凌夷土崩瓦解鹿走中原羣起而逐之韓林兒起於淮徐壽輝起於蘄方谷真起於浙陳友諒起於漢明玉珍起於蜀張士誠起於吳以迨陳友定何真輩或跨州連郡或竊據一隅甚至僭稱大號建國改元總而名之莫非盜魁夫此不逞之徒亂之初生斬木揭竿沐猴而冠



說觀黃屋不自知為井底蛙也迨真人既出身為鯨鯢歸咎天  
亡如機上肉而不悟嗚呼盜亦何益而為此其所謂驅除難者  
天運為之斯人事合焉是故論世者於此予以鉞可耳不予  
之以鉞而進而予以袞此悖理傷教之大者也其事蓋作備  
於司馬遷遷之傳項羽也曰項羽本紀夫漢高稱本紀矣羽何  
人而亦曰本紀乎是褻視本紀也遷之傳陳涉也曰陳涉世家  
夫蕭曹稱世家即我孔子亦不過以世家尊之涉何人而亦曰  
世家乎是褻視世家也班氏變其例而以羽與涉同傳識之優  
於遷直相懸萬萬斯可為百世不易之軌矣而不意沿遷之謬  
而復為揚其波者有吳子任臣焉任臣輯十國春秋一書其文  
富其辭毅然所謂博雅君子不可以良史言也十國際李唐之  
季因黃巢遺孽而張其跋其竊據中原者得國既不以正至於  
瓜分豆剖割據偏隅如夜即自大者更何足數而任臣所輯之  
春秋稱本紀者六稱世家者四夫此數人雖無篡弒之迹而鼠  
竊狗偷負隅阻險即高無賴錢婆留馬殷王審知輩奉中朝正  
朔有臣之號而實無臣之心况楊行密王建劉隱孟知祥李璟  
劉贊儼竊大號其尚官為臣乎總而名之皆當以盜例也而曰  
本紀曰世家不已過歟元季羣酋尚不迨十國之形勢以臣目  
之則皆不臣之甚者也如張士誠方谷真皆嘗受元之封爵而  
實不得謂之臣若韓林兒徐壽輝陳友諒明玉珍生而不知有

君者也生而不知有君安得尚目之為臣然吾論其實而例之  
曰盜正其名而系之以臣欲使天下萬世攘竊姦宄之屬知時  
或當否運或逢屯而君臣之義無可逃於天地之間其猶有筆  
削之微指也與是為盜臣序畧一



逆黨傳序畧二

嗚呼盜臣之狼子野心已不可以為人矣而徒黨同惡相濟乃至臣於盜臣而甘為臣僕彼豈無天良驚於功名之會逐於富貴之場乘時取利而順逆之勢昧也禹謨之言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言乎順逆之理報施之道未之或爽也然而庸下之夫未遘其凶孰則預戒夫凶者彼其發迹泥塗侈然肆志乘高車策駟馬前堂則倡優雜伎陳於前後房則幼女嬖妾隨乎後驕奢淫佚惟日不足天蓋厚其毒而直赤其族豈止蓄及其身哉顧當得志之時設有以吉凶禍福之說曉之者彼非特悍然不顧抑且懵然不知何者彼正不悟其為逆也攀鱗附翼文學之士人人自以為金馬玉堂介冑之長人人自以為干城心腹迨危機既蹈禍不旋踵非歸命投誠即延頸繫組駢首就戮於斯時也欲自振拔而無由始悔輟耕隴上亦可優游卒歲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比匪尚戒之况從逆乎然吾於此又有慨焉順逆之勢事後觀之則顯然易明當事衡之則隱而莫測為龍為蛇亦有幸不幸存乎其間不然開創如明祖其先居人麾下得不謂非滁陽之黨哉序逆黨傳第二

小諒傳序畧三

何言乎小諒也魯論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孟子曰君子不諒惡乎執蓋諒者瑕瑜互見之詞也世之衰也浮偽相高譁張為幻縱橫捭闔之士暮楚朝秦絕不知信義之不可踰於此有人焉守硜硜之節誓死不顧百折不回若曰主遇我厚我不忍負之嗚呼此由感激私恩而然然亦可以砥礪末俗鼓率正教矣而吾即於此別其為小者何士君子之處世當知所以持身欲知所以持身尤務在乎明理之所在人倫之大綱而古今不易之常軌也明乎理則動必以正動必以正則死可也生可也惟要於正而已乾四德終之以貞貞為事之幹君子之所以不諒恃有此耳若言乎諒則未有不見其小者彼其一往直前之概執而不化曉之以勢不問勢也諭之以情不揆情也以為事固當然而期於必赴充其量亦何不可盟金石而光日月而蔑蔑者乃出於此譬之蜂蟄知有王而能效死則君子亦姑進之所以重信義也元季羣兇中能蹈此者鮮矣而其類或亦不乏槩以逆黨目之崑岡殆不分五石矣匹夫匹婦溝瀆自經其所以自處亦有足悲者作小諒傳第三

雜傳志序畧四

元季羣凶攘竊其時政刑一切無可備記載日尋干戈大都軍旅之事而已屢書不一書真霸史也羣凶中惟張氏尚有一二善政如葺學宮修岳墓刻書版亦已見於本傳而或事出閭閻或兆占玄象無其人以系之闕而弗書後將何攷焉約之曰雜傳志是或一道也為雜傳志第四

表忠傳序畧五

臣道貴乎忠不必其皆死綏也不必其盡殉節也易曰蹇蹇匪躬詩曰靖共爾位蓋盡其為臣即盡其為忠也若乃致命疆場殉身民社以死報國則臣能死君尤忠之大者是故世道之隆忠臣在盡其力世道之汙忠臣必殺其身元馭天下未及百年德澤固未久也中葉以後又稍凌夷衰微矣然而民之戴之者亦以為踐其土食其毛有天澤之象焉有冠履之分焉大節不可踰非世值汙而此義或可替也買的里八剌之被俘也明祖以祖父嘗為之民曉諭羣臣此非獨度量之宏亦教忠之意也何者於其子孫以禮待之於吾祖父亦以忠報之而已况身膺軍國之寄躬與科名之榮業已馳驅王路則報稱將何道之從肝腦塗地雖非奇節夫亦曰盡乎其為臣焉耳夫義形於色誓死不顧固無愧乎為忠矣如達識貼睦遜之贖貨無厭縱惡養奸卒也幽囚而死楊完者之兇悍自恣淫掠不法卒也被困自經皆於臣道有愧所謂死有餘辜者也然吾謂此二人猶以元死則皆死於元者也死於元亦忠之屬也忠不一而忠之屬附見焉君子曰從乎怨也嗚呼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疾風勁草如之何其忽諸序表忠傳第五



高蹈傳序畧六

今夫高岡之鳳風人所羨也然而太廟之犧莊生獨畏之言乎  
出不如處也昔周宣王之世周室中興召虎方叔武功載績當  
此時也伏處巖阿之士亦可矯首天衢翔雲路矣乃白駒之  
詩猶慮爾音金玉而有待於繫維蓋其時士無慕乎爵祿多潔  
身遠引而肥遯不顧於以見先王禮教之遺經幽厲之世未之  
或泯也元氏定鼎世祖初政安車蒲輪日出姚樞許衡實默之  
徒輦來於京於是崇以殊禮寵以高爵時則懷抱一經之士無  
不願為叔孫弟子迺知漢高不能致四皓隋文不能官王通以  
元方之殆過其上順帝末造秕政日聞砥行厲名之士亦落落  
不少概見豈鍾毓有不靈歟然而作者七人當夫子泣麟歎鳳  
之時猶未嘗絕此元季所以處傾側擾攘之極而樂於高尚者  
往往而有也飛者翔於寥廓而羅者視乎藪澤羅者之所悵飛  
者之所適也士或寡廉鮮恥而汲汲於功名曳裾侯門如饒介  
劉仁本等不待身伏斧鑕而已當聞風知愧矣然吾獨惜名隨  
身湮當日埋骨深山而姓氏之零落正不知其幾何也為高蹈  
傳六

降辱傳序畧七

方乎哉以懷瑾握瑜之士向狐鳴篝火之徒謹尊卑上下之儀  
作鼠竊狗偷之事俯首下心奉令承教試問其所以自負其志  
自愛其身平日若之何慷慨磊落而一旦寡廉鮮恥一至於斯  
降之甚辱之甚為士林者尚忍言哉尚忍言哉顧士亦何嘗不  
知降辱之可愧可羞而甘蹈之且習而安焉其致此何也大抵  
有兩途焉其一則怵於勢也古之聖賢立身行己不為威惕孟  
子之言大丈夫也曰威武不能屈言乎剛強之性貫乎金石區  
區鼎鑊刀鋸豈至劇目鉢心如蒯通一辨士猶且不畏就烹况  
其為大雅者乎然此不可槩之中材以下之人是故死於忠者  
固加人一等其逝將去者亦所謂差強人意者也非是則驅之  
以勢繩之以法妻孥之戀重身家之念殷舍垢納汙事出於無  
如何勢屬於不得已降不敢言也辱不敢言也隱忍焉而已其  
一則溺於情也語曰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豪傑之士  
抑塞坎坷而大姦惡忽從而物色之假以事權置之清要引為  
心膂藉以斧柯於是願效馳驅涕零感激當此之時雖肝腦塗  
地有所弗辭區區降辱尚安問乎其或故臣遺老遭時多難家  
室漂搖骨肉零落至於生計蕭然賦斂烏者有誰屋之嗟歌黃  
鳥虛肯殺之望流離顛沛與死為鄰而弄兵大猾因其人望待  
以賓客之尊予以廩餼之厚於是欲高尚其志而勢有不能欲



歸潔其身而意難自主為降為辱亦姑置之已耳若乃急功近  
名閃榆之子趨利若鶩薦剡未列預慶彈冠束帛不招輒思杖  
策此其人固知降辱之恥方且以為富貴在我擇木而棲我何  
知焉勢若冰山肆行威福如陳汝言不過潘元紹之掾屬而覈  
其情事與逆黨相去幾何夫明哲保身君子所為知幾智士所  
以遠害業已比之匪人兩相睽就則成敗利鈍往往昧之及乎  
天命有歸土崩瓦解蜂屯蟻聚各鳥獸散疆場在執訊之條罔  
罔作繫囚之屬劉仁本之鞭背蔡彥文之風屍此可為款獻太  
息者也若陳韋羌語多指斥擬於陳琳而得從寬典且以修史  
微勞賜金而返幸正首叩其亦所謂有幸不幸者耶然則士  
君子之處亂世當如何夫亦曰持之以堅忍而已持之以堅忍  
則劫吾以威吾則夷然市吾以恩吾則漠然豈惟免於降辱亦  
自全之術也為降辱志第七

### 駁辨序略八

世運當變遷之會載筆其間者考信為難孔子之作春秋也曰  
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二百四十年中時久則無  
從攷證其誤異宜也若不過十餘年之暫宜無不得其實而明  
氏之寇雲南方氏之傳明敏張氏之喪士德以及饒介之之官  
聞往往相矛盾焉其從乎此耶則悞在彼其從乎彼耶則悞在  
此後之留心史事者其將何途之從夫一名一物儒者猶為類  
辨况其為人事而又有關於世運者乎時殊世異記載闕如臚  
而列之孰是孰非竣後賢更詳辨之為駁辨序略八



元季 明初伏莽志卷之二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

韓林兒

韓林兒灤城人或言李氏子先世韓林兒謫徙廣平之永平元末政衰林韓林兒山童土人稱之為韓學究又稱之曰韓哥哥山童無他材韓林兒以韓林兒惑韓林兒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潁州人劉福通與其黨羅文素盛文郁杜遵道王顯忠韓咬兒等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福通遂殺白馬黑牛祭告天地欲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遁入潁州反而山童為吏所縛誅死其子林兒與其母楊氏逃入武安山中有司莫能得先是至正庚寅間泰議賈魯以當承平之世欲建事功首勸脫脫丞相開河北水田造至元文鈔皆不果行及河決南行又請求禹故道開使北流身重其任潁河起集丁夫二十六萬餘人朝廷所降金錢官吏多不盡支河夫多怨韓山童等因挾詐鑿石人止一眼鑿其背曰莫道石人一隻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預當開河道理之掘者得之遂造亂時河南北童謠亦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語及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之而至正十一年僕州遂安童謠云挖了石佛眼當時木子反是年五月潁州紅

軍起亦號香軍蓋以燒香禮彌勒佛得名也於是荆漢許汝山東豐沛以及兩淮紅軍皆起應之潁上者推杜遵道為首起蕪黃者宗彭瑩玉和尚推徐貞逸為首起湘漢者推布王三孟海馬為首布王三號北瑣紅軍孟海馬號南瑣紅軍起豐沛者推芝麻李為首迨韓山童起灤州自稱徽宗之裔其偽詔畧曰蘊玉璽於海東取精兵於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蓋以宋廣王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走倭托此說以動搖天下也按宜中逃之風馬業氏走倭之說不知何所本於是監察御史徹徹帖木兒等言河南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以瀛國公和尚趙完普及親屬沙漢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壬申元命樞密同知赫廝禿赤授以分樞密院印領阿速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潁上紅軍阿速者綠睛回回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沉酒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為務赫廝軍馬望見紅軍陣大揚鞭曰阿卜阿卜者華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其後赫廝死於上蔡徐左丞為朝廷所誅阿速軍不習水土病死過半是月劉福通據朱臯攻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八月丙戌蕭縣李二老彭趙君用亦以燒香聚眾應劉福通起兵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芝麻濟人得名與隣人趙君用謀此事君用為李二往說燕城南彭二許之引見芝麻李得八人軟血同盟八月十日偽為挑河夫夜投徐城為亂時承平久民



皆束手從命天明樹大旗募人為軍從者十餘萬造浮橋四出  
汴地奄有徐州鄰近城邑事聞朝廷省吏抱牘題曰謀反事脫  
脫觀其牘改題曰河南漢人謀反事識者知不復能有天下矣  
芝麻李及其賊黨別有傳至正十三年九月劉福通陷汝寧府  
息州光州眾至十萬壬子元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為知  
樞密院事脫脫丞相弟也偕衛王寬徹哥總率諸衛軍十餘萬  
討紅軍十月命知樞密院事老章輔也先帖木兒討河南諸寇  
十二月辛丑也先帖木兒復上蔡縣與河南萬戶察罕相繼與  
賊慶戰殺韓咬兒於南陽卧龍岡下十二月布王三陷鄧州襄  
陽至正十二年正月命達魯魯曾為淮東添設元帥統領兩淮所  
募鹽丁五千討徐州淮東元帥達魯魯曾止上言官軍不習水土宜  
募場下鹽丁可以攻城又淮東豪民王宣亦上言鹽丁本野夫  
不如募城市趨勇慣捷者可以攻城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  
黃帽號曰黃軍脫脫用以攻徐州一鼓克之是年正月孟海馬  
陷襄陽徐真逸陷湖廣定遠富民郭姓者亦以燒香聚眾稱亳  
州節制元帥先一年十一月起定遠二月克濠州三月克曹州  
二月己亥朔定遠人郭子興與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起兵  
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據其城守之三月壬子朝廷以老章師父  
無功詔太不花為河南左丞相往代其軍未期月平南陽汝寧  
唐隨又下安陸往安等路軍聲大振脫脫調阿剌吉太尉攻汝

寧汝寧紅軍懼退保亳州阿剌吉攻平汝寧辛酉命親王阿兒  
麻以兵討商州等處賊寇以鞏卜班知行樞密院事赫廝死朝  
廷別命鞏卜班平章為將領侍衛漢軍合愛馬鞭軍合數萬  
眾屯汝寧沙河岸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敵人偷營遽夫大  
將所在次日閱死人得其屍於死人中軍退數百里屯項城閏  
三月明祖起義從軍入濠是月也先帖木兒駐軍沙河總精兵  
二十餘萬金銀布帛數千輛軍中夜驚軍潰盡棄軍資器械收  
殘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選謂之曰汝為大將見敵不殺  
何故自潰吾將劾汝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四十里朱仙鎮  
屯馬朝廷命蠻子平章代之時芝麻李據徐州丞相脫脫請自  
將討之師次徐舟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  
為動麾兵薄城城堅不可猝拔用也速計以巨石為礮晝夜攻  
之賊困莫能支也速入其外郭明日城破芝麻李遁去追擒偽  
千戶數十人屠其城改為武安州趙君用彭大率餘黨奔濠州  
脫脫命賞魯追擊之是歲潁川沈邱探馬赤軍察罕帖木兒與  
羅山縣典史李思齊集眾號義兵克復羅山至正十四年三月  
丙子陷潁州五月甲子安豐正陽賊圍廬州十月戊戌元詔答  
夫八都魯及泰不花等合軍討安豐正陽賊圍廬州十月答夫  
八都魯復苗軍所據鄭均許三州十二月復河陰鞏縣十五年  
閏正月明祖取和陽守之二月己未劉福通等自碣山夾河迎



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臣民稱為主公建都亳州國  
號宋改元龍鳳以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羅  
文素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  
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遵道得寵專權劉福通疾之命甲士  
搃殺遵道福通遂為丞相旋自立為太保時滌陽郭子興卒四  
月杜遵道聞之劉福通等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為己用時孫  
德崖覲欲統滌陽之眾其子聞之懼辭不能以文召明祖代明  
祖方搃兵和陽日與元戰諸將謂張天祐曰公當自察果能率  
眾禦胡則未往不然則公往張遂代往明祖攻拔和陽節次削  
平太平興國等處張自毫歸齊亳州杜遵道文憑授滌陽王  
子郭天叙為都元帥張天祐左副元帥明祖右副元帥明祖曰  
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辭不受既而徇諸將請欲藉以為聲  
援從之紀年稱龍鳳然皆不察其節制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  
諸將奉明祖為大元帥十一月左副元帥張天祐戰歿於是明  
祖專制元帥府事十一月答失八都魯攻夾河賊大破之先是  
六月進次許州長葛與劉福通野戰為其所殺將士奔潰九月  
至中牟圍結屯種賊復來劫營掠其輜重遂與其子李羅帖木  
兒相失劉哈刺不花進兵來援大破賊兵獲李羅帖木兒歸之  
復駐汴梁東南青堠是時賊將趙明遠陷嵩汝及雒陽劉福通  
等復陷懷慶命河南行省右丞不花討之十二月答失八都魯

大敗劉福通等於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適於安豐明祖由和  
州破廬州宣讓王棄城由沂浮海還燕香軍乘勝渡江破太平  
寧國遂據江東蓋其時明祖亦號香軍也至正十五年賊勢滋  
蔓由汴以南陷鄧許嵩雒察罕帖木兒轉戰而北成虎牢以遏  
其鋒賊北渡孟津焚掠至鞏懷河北震動察罕進戰大敗之河  
北以寧至正十六年四月答失八都魯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  
自己至西大戰數合答失八都魯墜馬索羅帖木兒扶令上馬  
先還自持了矢連發以斃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時明兵聚集  
慶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明祖為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為公府  
置江南行中書省明祖兼綜省事以李善長為參議官郭景祥  
陶安為郎中各分房掌事偽宋主陞明祖為樞密院同僉以帥  
府都事李士元為經歷尋陞明祖為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以故元帥郭天叙弟天祐為右丞經歷士元為左右司郎中士  
元即李善長也八月汝穎將李武崔德破商州奉元路判官王  
淵起兵復之九月庚辰李武崔德陷潼關秦知政事述律杰戰  
死壬午豫王恣納夫里同知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  
行省平章政事伯家奴以兵守之丙申潼關復陷伯家奴兵潰  
豫王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戊戌賊陷穉州及陝州察罕  
帖木兒以兵復陝及虢復襲賊兵於平陸安邑賊陷陝州斷  
靖函勢欲趨秦晉答失八都魯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



之察罕即鼓行而西夜拔峭函立柵交口陝為城阻山帶河險  
且固賊轉南山粟給食以堅守攻之猝不可拔察罕令焚馬天  
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臺城守既備賊始覺不  
敢動即渡河陷平陸掠安邑蹂晉南鄙察罕追襲之賊以鐵騎  
賊回扼下陽津死者甚眾相持數月賊勢窮皆遁潰十月乙丑  
汝穎賊勢猖獗江東廉訪使褚不華行部至淮安竭力為守禦  
計賊與青軍攻圍日急城中食盡人相食及城陷不華猶力戰  
被執為賊所傷不華守淮五年前後百數十戰人以張巡比之  
時元鎮南王鎮揚州招降青軍張明鑑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  
揚州丙申三月明鑑等以食盡謀作亂逐鎮南王而據其城鎮  
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十一月河南陷河南廉訪副  
使俺魯遁劉福通遣賊分掠山東河南北大書旂聯云虎賁三  
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之天元都大震十一月  
答失八都魯攻取夾河劉福通寨十二月庚申次高柴店逼太  
康三十里是夜二鼓賊五百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  
曉督陣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郭斬首數萬  
擒偽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偽丞相王羅二人辛酉太康悉  
平遣其子字羅帖木兒獻捷至正十七年二月壬子賊將李武  
往德犯七盤藍田命察罕帖木兒獻捷以軍會答兒麻赤兒守  
陝州潼關哈刺不花由潼關抵陝西會孫王忒納失里及定住

等同進討戊辰知樞密院事脫脫復郅調客省使撒兒答溫等  
攻黃河南岸賊大破之壬申劉福通遣其黨毛貴陷膠州僉樞  
密院事脫脫死之時毛貴一賊橫行山東侵犯畿甸駕幸灤京  
避之是月李武崔德陷商州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自陝  
統援陝西賊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至壩上分道  
掠同華諸州三輔震恐豫王及省院官屬皆洵懼計無所出行  
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移書求援察罕帖木兒即領兵入潼關  
長驅而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黨潰走南山入興  
元三月詔答失八都魯至京師帝見之私謂侍臣曰此人死期  
至矣罷還軍先是太不花軍士失律劫掠汴民臺御史彈之有  
旨卸其軍統職為白衣聽達失調至是復命為湖廣省左丞相  
仍提前軍往征山東毛貴連失八都魯率本部兵渡河征曹州  
盛文郁於是二將皆渡河相次失守矣三月毛貴陷萊州守巫  
山東宣慰副使釋嘉訥死之甲午毛貴由海道得海船長驅破  
益都益王賈奴遁自是山東郡邑皆陷丁酉毛貴陷濱州四月  
丁卯陷莒州毛貴陷益般陽等路而濟南又告急董搏霄援之  
賊眾自南山來攻濟南望之西山皆赤搏霄按兵城中設伏礮  
上合戰大破之般陽賊復約泰安之黨踰南山來襲乃引兵城  
上然開東門放兵出賊後城上兵皆下合擊之賊敗走濟南始  
寧有嫉其功者譖於樞密兵太尉紐的令依前詔從不蘭奚同征



益都搏霄即出濟南城未幾命守河間之長蘆搏霄去濟南由是失守五月乙亥命知樞密院事不蘭奚進兵討山東戊寅平章政事赤老溫帖木兒復武州等三十餘城六月劉福通犯汴梁分其軍為三道闕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誠等一道寇晉冀由朔方攻上都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一道趨關中毛貴據山東勢大震賊犯汴梁守臣求援于太不花至十往返猶按兵不進睢毫太康俱陷邊報日急顧左右大言曰無多言吾自有神筭也日縱兵出掠繼又渡師河北聲取曹濮遂駐於彰德衛輝而曹濮之賊奔攬大同相繼不守遂蔓延不可制朝廷兩遣重臣諭旨太不花恬不為意六月己丑鎮守黃河義兵黃軍下萬戶田豐叛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田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豐叛入紅軍遂破東昌東平大名等處是月歸德府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叛以城降於賊歸德及曹州皆陷八月癸丑劉福通兵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輝路字羅帖木兒與萬戶方脫；擊之九月甲午澤川陵川陷縣尹張輔死之太不花復大名路并所屬郡縣元命紐的該加太尉總山東諸軍守禦東昌時田豐據濟濮率眾來寇擊走之閏九月乙丑潞州陷丙寅賊攻冀寧察罕帖木兒擊走之十月戊戌曹州賊入太行山是月白不信大刀教李喜喜陷興元遂入鳳翔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屢擊破之其黨走入蜀既

又出自巴蜀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先分兵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敵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分兵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亦出賊大潰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伏屍數百里餘黨遁還關中以定答失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討曹州賊官軍潰散答里麻失里死之九月取扶溝東明長垣三縣十月詔遣知院答失八都魯來援分兵雷澤濮州而答里麻失里為劉福通所殺達；諸軍皆潰答失八都魯力不能支退駐石村朝廷疑其玩寇使者促戰相踵賊覘知之詐為答失八都魯通和書遺諸道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一夕憂憤死明年正月詔其子李羅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總領其父軍焉十一月壬寅賊侵壺關察罕帖木兒大破之癸亥豫王忒納失里與陝西行省左丞相朵；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伯嘉勅分道攻討關陝諸城是歲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偕稱永義王彭偕稱魯淮王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密院事寶童以叛降于毛貴余寶遂據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寅田豐陷東平路丁卯知樞密院事不蘭奚與毛貴戰于好石橋敗績走濟南二月己巳朔毛貴陷青滄州遂據長蘆鎮癸酉毛貴陷濟南路守將愛均戰死毛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三百六十七屯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



以輓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時董博  
嘗駐軍南皮縣之魏家莊毛貴兵猝至被執死之壬午田豐復  
陷濟寧路丙戌紐的該聞田豐逼近東昌以乏糧棄城走屯北  
鄉東昌遂陷丁亥察罕帖木兒復涇州平涼保鞏昌戊子田豐  
陷東平路庚寅王士誠自益都犯懷慶路周全擊敗之三月庚  
子毛貴陷般陽路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提督杜賽因不花死  
之甲辰察罕帖木兒遣賽因赤等復晉寧路己酉劉福通遣兵  
犯衛輝李羅帖木兒擊走之進克濮州庚戌毛貴陷荊州詔徵  
四方入衛乙卯毛貴犯澶州樞密副使達谷珍戰死遂略柳林  
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擊敗之貴退保濟南初貴由  
河間趨直沽逼京都中外震駭或議北狩以避之或勸遷都關  
陝中書左丞相太平以為不可起劉哈刺不花于彰德遂敗其  
衆丙辰莫寧路陷丁巳田豐陷益都路辛酉大同諸縣陷察罕  
帖木兒遣關保等往擊之時賊分二道犯晉冀一出沁州一侵  
絳州曹濮賊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雁門代郡烽  
火數千里復大掠山南還察罕帖木兒先伏兵南山阻隘而自  
勒重兵屯聞嘉絳陽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棄輜重  
走山谷得南還者無幾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  
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擊  
却之河東以寧四月壬午田豐陷廣平路大掠退保東昌元帥

方脫以兵復廣平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使張良弼即  
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住提帥汪長生奴  
各以所部兵討李喜于鞏昌李喜敗走入蜀五月戊戌朔  
察罕帖木兒遣董克昌等以兵復莫寧詔察罕帖木兒還兵鎮  
莫寧庚子賊兵踰太行察罕帖木兒部將關係敗之劉福通攻  
汴梁壬寅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福通等遂入城乃自安豐迎  
其偽主居之以為都福通造宮闕易正朔號召羣盜巴蜀荆楚  
江淮齊魯東自遼海西至甘肅兵連勢結乙巳關係與賊戰高  
平大敗之庚申閔先生破頭滿等陷遼州虎林漆以兵擊走之  
閔先生等遂陷莫寧路察罕帖木兒調虎林赤關係等守潞州  
朝廷以察罕帖木兒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便宜行事秋七月  
丁酉湖廣行省秦知政事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附於劉福通時  
察罕帖木兒駐軍碓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周全來戰  
伯帖木兒為其所殺全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丁未不蘭  
奚以兵復般陽路已酉復陷己未劉福通遣周全引兵攻碓陽  
察罕帖木兒登城以大義責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惡之遂殺  
周全叛將周全棄潭懷入汴城合兵攻碓陽察罕帖木兒下令  
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  
見堅壁不可犯退引去同追至虎牢塞成事諸險而還八月辛  
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于毛貴九月閔先生陷保定路



不克為察罕所扼遂陷完州掠大同與和塞外諸郡引兵而東軍聲大振丙子賊兵攻大同路壬戌平定州陷十月壬辰大同路陷完者帖木兒棄城走既而統領諸軍攻曹州泰政匡福領苗軍入自西門李羅帖木兒自將入北門克曹州殺偽官如武宰相仇知院等并獲金牌銀印諸物十一月丁未田豐陷順德路十二月癸酉閔先生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往略遼陽遂至高麗庚辰察罕帖木兒遣樞密院判官瑣住進兵於遼陽閔先生沙劉二破頭潘等由大同直趨上都焚毀宮殿望虎賁司犯大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所立三十六屯在焉先是大雪人跡不通至此雪晴暖氣如春宮闕既毀元主議欲修之為中書省奏議陳祖仁諫而止是年十月明祖親領馬步軍數萬一馬軍兼二步軍征浙東懸金牌鑄云奉天都統中華十二月克婺州設浙東行省于金華府省門建立二大黃旗兩傍立二牌旗上書云山河奄有中華地日月重開大宋天牌上書云九天日月開黃道宋國江山復寶圖時蓋奉龍鳳正朔也至正十九年正月丙午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懿死之破頭潘閔先生等赴金寧焚魯王官府駐軍遼陽寇陷上京廣寧路郭嘉力戰死二月辛巳賊犯順寧樞密副使朵兒只命張立將張立將精銳由紫荆出關討令鴉鵲由古北口出迎敵甲申賊楊誠由飛狐靈丘犯蔚州據之李羅帖木兒與閔先生

戰閔兵奔潰是月奉詔鎮大同為閔軍捍蔽四月癸亥朔賊陷金口等州司徒知樞密院事佛家奴調兵平之甲子毛貴為趙君用所殺趙君用徐州芝麻李故將也與彭早住據淮安偕稱王早住死君用益自尊未幾奔山東依宋將毛貴至是又殺貴己丑賊陷寧夏路遂畧靈武等處五月察罕帖木兒大發秦晉諸軍討汴梁圍其城察罕帖木兒圍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道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于河水陸並下畧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出函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出戰屢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迎伏兵邀擊敗之又率弱卒柵外城以餌賊出爭之卒走薄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自是不敢復出七月丙辰毛貴黨續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趙君用賊自是各相仇殺毛貴既為君用所殺眾奉其幼子仍為總兵以鎮山東時明祖欲知齊魯燕薊虛實遣何必聚至山東為毛貴燒羹飯以探中原小毛總兵待之甚厚八月戊寅察罕帖木兒謀知城中食且盡計無所出乃與諸將閔思孝李先彛虎林赤賽因赤答忽脫因不花呂文完哲賀宗哲安童張守禮伯顏孫肅姚守德魏賽因不花楊履信閔保等議各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遂拔汴



梁城劉福通奉其偽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偽后及賊妻  
子數萬偽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全活民二十萬河南志  
定獻捷京師詔告天下是歲盜出東方為寇者由開平東屯遼  
陽冬詔太平子也先忽都以知樞密院事率師往討太平以其  
年少數請改命不允至則遣將拔懿州省治盜踰遼河東奔而  
朝廷譏構日甚罷為上都留守五月明祖知偽未汴梁失守自  
為俄同三司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親征衛州十二月明  
即克虜州偽宋世明祖為丞相同僉明祖命分省都事孫炎為  
虜州總制龍泉人葉子奇上炎書曰愚聞正天下之統者必新  
天下之化興天下之治者必革天下之弊：不革則治無由興  
化不新則統亦無從而正矣洪惟聖宋之重興實由天厭于元  
德命茲宅中於華夏宜當脩德以應天切謂復聖宋之治其綱  
條之大者有八正彞倫以清化源簡英賢以熙庶績隆廉恥以  
革貪風紀孝行以敦禮本法冗官以一其權正刑賞以齊其柄  
通錢幣以權輕重驗產力以均賦役凡此八者當革戎狄之弊  
風一復我家之舊制則統不期正而自正治不期興而自興太  
祖太宗禮樂刑政之綱華衣文明之教將復見于今日矣至正  
二十年正月朔日明祖于府門親書桃符曰六龍時御千官親  
五虎功成上將封正月癸卯大寧路陷賊陷大寧詔也速往討  
之賊兵攻侯家店也速遇賊即前與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也

速遣別將遠出賊後賊腹背受敵大敗遂拔大寧擒賊首湯通  
周成等三十五人磔於都市時楊誠尚據蔚州李羅帖木兒攻  
之追至飛狐縣東關誠棄軍遁降其清卒三月戊子朔田豐陷  
保定乙巳冀寧路陷四月庚申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臣招諭  
田豐至其軍為豐所殺五月破頭潘閔先生沙劉二等入高麗  
王京高麗王奔耽羅其臣納女請降將士皆以女子配遂與高  
麗如姻姪往來高麗人各藏其馬于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  
聲音者不殺餘並殺之沙劉二閔先生皆死惟破頭潘禪將左  
李率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降于李羅已而又降撫廓七月辛  
酉李羅帖木兒賊賊田豐偽將王士誠于臺州八月乙未永平  
路陷賊雷帖木兒不花程思忠等陷永平堅守不可平也速外  
築大營絕其樵採數與賊將獲偽將二百餘人擒雷帖木兒不  
花送京師程思忠棄城遁去追至瑞州賊果東走金復州九月  
壬戌賊陷益州又陷趙州攻真定路癸未賊復犯上都右丞忙  
哥帖木兒引兵擊之敗績十一月癸酉賊犯易州十二月廣平  
路陷至正二十一年正月偽宋主封明祖為吳國公正月乙丑  
河南賊犯杞縣察步罕帖木兒討平之二月甲申同僉樞密院  
事迭里帖木兒復永平灤州等處三月癸酉察罕帖木兒調兵  
至永城縣又駐兵宿州擒將梁綿住五月李思齊受李武崔德  
等降六月丙申察罕帖木兒總兵討山東七月辛亥平東昌是



月進兵復冠州八月討東平遣使托諭偽丞相田豐之降進兵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察罕帖木兒謀知山東羣賊自相攻殺而濟寧田豐降于賊六月乃興疾自陝抵碓大會諸將與議師期發并州軍出井陘遼沁軍出邯鄲澤潞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雒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復冠州東昌八月師至益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闊思孝等會閔保虎林赤等將兵由東河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餘衆奪之閔保虎林赤且戰且渡拔長清擣東平偽丞相田豐遣崔世英等出戰大破之直抵其城下察罕帖木兒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豐降東平率令豐為前鋒從大軍東討棣州俞寶降東平王士誠東昌楊誠等皆降遂復東平濟寧魯地悉定時大軍猶未渡羣賊皆聚于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乃分遣奇兵取間道出賊復南路泰安通益都北徇濟陽章邱中持渤海郡邑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于汾濟大敗之進逼濟南城而齊河禹城俱來降南道諸將亦報捷再敗益都兵于好石橋東至海濱郡邑聞風送款攻圍濟南三月城乃下遂移兵自益都城環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復掘重塹築長圍過南洋河以灌城中仍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孫合煥然田豐之降也時豐提兵在穆陵周閱使人來言提兵如不

信我心且不與提兵相見當為平沿海諸城然後相見赤脫也察罕喜即以朝命授豐為山東行省平章且重犒其所部已而沿海登萊沂密等處皆降附田豐乃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八月己卯明祖聞察罕兵威甚振先遣楊憲往彼通好及察罕帖木兒下山東入遣都事汪河及錢楨往察罕軍中結援何至軍中議論稱旨至正二十二年二月偽平章左李遣楊榮祖至大同降于孛羅帖木兒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致書于明祖謂其左右曰察罕書詞媚而婉是欲啗我豈可以甘言誘我况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其情偽可見予方有事未暇與較姑置之不答耳壬寅十二月元遣戶部尚書張昶航海至慶元欲通好于我方國珍遣檢校燕敬來告明祖不之答敬遂國珍懼乃送昶于平章燕只不花所時右丞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明祖明祖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即劉紹先侯之于廣信溥昶果至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明祖問其所以來昶俛首無一言明祖不欲窮詰命中書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明祖聞李察罕下山東江南震動遣使通好時陳友諒據上江双刀趙托安慶張士誠據平江故有北方之好元朝遣戶部尚書張昶即中馬合謀奏差張璉賈龍衣御酒八寶項帽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宣命詔書昶等航海至方國珍處及一年國珍西遣人來告太祖不答國珍



遂令昶等住福建平章燕只不花遣人往建昌告平章王溥：欣然遣儒士饒某到京奏昶等在鉛山界首等侯明祖命符璽即劉宗啟于廣信迎之昶等果至宗啟伴至州械昶等到京城外裸其體入城至省前明祖賜各人衣冠入見不拜明祖怒曰元朝不達世變尚敢遣人煽惑我民將出殺之昶無一言馬合謀抗對不遜明祖命壯士縛之至暮留昶一人以死囚代之與馬合謀張璉出聚寶門誅之以三人首發與福建帥首示衆監刑官都事韓留亦誅之數日後謂劉基宋濂曰元朝送一大賢人與我爾等可與議論及出乃昶也除行中書省都事不久陞參政自參政多合上意賞賜甚多權勢震動李文忠克杭州執平章長壽母的等官皆給與脚力送至境上任其還鄉昶心懷舊主以國事陰通至安武州獲其書明祖令馮國勝楊憲鞠之虞以極刑謂李善長曰被他侮弄我這幾年碎其骨投之于水張昶馬合謀來察軍為之明祖所云古言誘我即榮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之命也戊子田豐及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遂走入益都城衆乃推其子擴廓帖木兒為總兵官復為益都詔擴廓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六月田豐王士誠陰結賊復圖叛豐之降也察罕帖木兒推誠待之不疑獨入其帳中豐亦頻往察罕營議見其待朝廷使者甚簡傲

又所設施多用術數乃忽曰我以山東全地降汝誠以汝為元朝中興人物也今若此乃漢室之曹操使汝為曹操我豈不能自為之耶於是與王士誠私謀曰十五日察罕必巡兵圍我預椎牛釀酒邀一切幕官大小部帥酒行汝選驍勇者侍立兩人夾一人以擊鼓為令自察罕以下皆殺之謀既定請行觀營壘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以為推心待人安得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于十四日昧時從馬騎二人來營田豐士誠勇而踈見察罕輕身出意謂得間帶刀入侍豐目之使退士誠悞以為咳已也轉身自察罕後揮刀中其肩田豐知其不可止遂擊鼓三城中開門納之田豐軍遂擁察罕入城：中欲推察罕為主以拒朝廷田豐不可已而察罕死察罕入城之夕諸將惶惑軍中頗有異議同僉白鎖住乃察罕舊人倡言總兵奉命討逆搃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况今搃制官王保、為搃兵養子朝廷又賜其名擴廓若立以為主搃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衆亦皆拜人心始定帝聞察罕死哭之慟先是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當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帖木兒勿輕舉未至而已及于難進封忠襄王諡獻武字羅帖木兒在西京聞之亦哭曰察罕若在我省用多少氣力中原山東一路童孺皆為流涕王逢詩悼李忠襄云六月妖星芒角白幾夜徘徊天市側



尋聞盜殺李上公窮振孤臣淚沾臆當時寬猛制荏澤安得受  
降翻受敵上公忠名垂竹帛書生奚為費律恤東南風動旗黃  
色蒲稍天馬長依北明祖聞察罕死歎曰天下自此無人矣已  
亥益都兵出戰擴廓生擒六百餘人斬首八百級九月癸卯朔  
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大星埠擴廓帖木兒遣閔保邀擊大破  
之十一月乙巳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擴廓既從兵  
柄身率將士誓必復仇人心亦思自奮圍城益急賊悉力拒守  
乃以壯士穴地通道而入遂克之執其渠魁陳孫頭等二百餘  
人獻闕下而取田豐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即遣閔  
保以兵取莒州于是山東悉平二月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來  
謁馬先是察罕駐兵汴梁明祖嘗遣使通既而察亦以書來聘  
明祖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察罕死擴廓帖木兒乃遣  
煥章送使者自海還因以馬來謁至正二十三年明祖即吳王  
位於金陵正月乙巳大寧陷是春閔先生餘黨復自高麗還寇  
上都字羅帖木兒擊降之丙寅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  
歸汴以書報擴廓帖木兒其畧曰閣下先聖奮起中原英雄智  
謀過於羣雄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橫未  
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  
深有推結之意自今以往信使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  
願也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于安豐入其城殺福

通等兵勢日蹙以安豐來附至是為珍所殺三月辛丑朔明祖  
率石丞徐達恭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時呂珍殺劉福通而據其  
城聞大軍至極力拒守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擊破之  
珍與君弼皆遁去明祖命徐達移師圍廬州七日乃還韓林兒  
建都亳州荅失八都魯圍亳州林兒遁于安豐劉福通陷汴梁  
乃自安豐迎其主居之以為都察罕破汴梁福通奉其主遁歸  
呂珍圍安豐福通請救明祖親援之太史劉基曰不宜輕出假  
使救出來當發付何處不聽徑過廬州平章左君弼不出迎及  
安豐解兵圍攻廬州三月不克明祖謂劉基曰我不當為安豐  
之行使陳友諒來我之出直搗金陵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友  
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也明祖以宋主韓林兒還  
金陵諸將議於中書省設御座奉林兒劉基曰彼牧豎耳奉之  
何為察陳天命所在明祖悟會陳友諒入寇遂議征討不果奉  
安豐被張氏圍困城中人相食有死埋於地下而腐者亦極而  
食之或以井底泥為丸用人油煤而食之者偽宋主與劉太保  
等飢餓無措明祖既敗張兵軍士每名各齎白米二斗積于東  
門之外以救城中飢者邀請偽宋主及母妹并劉太保悉領五  
吳官軍棄城悉詣廬州營中明祖設宴偽傘扇迎駐滁州初造  
宮殿居之易其左右官侍奉之甚厚是年三月十四日偽宋主  
內降制書贈明祖三代曾祖九四公資德大夫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右丞工部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侯氏吳國夫人祖初一  
公光祿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  
公祖妣王氏吳國夫人考五四公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  
國重事中書省右丞相太尉吳國公妣陳氏吳國夫人至正二  
十四年偽宋主居滁是年春明祖即吳王位是歲二月授陶安  
黃州府知府十二月授鄱陽府知府其劄付稱龍鳳十年皇帝  
聖旨吳王令旨至正二十五二十六兩年偽宋主居滁丙寅明  
祖平偽周其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提兵官准中書省咨  
敬奉令旨敬此除敬違外咨請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敬奉  
令旨事意施行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許士傑  
賈到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偽宋主在滁明祖遣廖永忠具舟  
楫迎歸建康至瓜州埠遇風浪掀舟沒或云永忠沉之明祖惡  
其不義後賜永忠死於是明祖以偽宋主龍鳳之十三年改吳  
〔一〕元年是為有明一代之始

附楊氏

楊氏韓山童妻偽宋主母也劉福通以山童反山童為縣官所  
擒楊氏挾其子林兒逃之武安既而福通迎以為主尊楊氏為  
皇太后明祖自安豐迎歸滁氏猶存

逆黨傳

劉福通

福通潁州人嘗以燒香聚眾自稱宋劉光世後倡亂汝潁間奉  
韓林兒為主初為平章嫡丞相杜遵道得寵專權陰令甲士搥  
殺遵道遂自為丞相後為太保其始舉兵也據成皋攻破羅山  
上蔡真陽霍山犯舞陽葉縣既而陷汝寧及息州光州眾遂至  
十萬陷亳州奉偽宋主居之會谷失八都魯敗之於太康偽宋  
主乃遁居安豐其黨如毛貴田豐王士誠據山東李武崔德據  
陝豫李喜、據蜀中閔先生破頭潘沙劉二從晉莫犯上都轉  
戰薄遼陽高麗猖狂極矣福通陷汴梁遷居為都為察罕帖木  
兒所破仍遷居安豐田豐在益都據廓帖木兒攻之急福通以  
兵援之至火星埠據廓遷將閔保邀擊大破之淮右兵初起諸  
賊中福通最慘毒軍中糧盡則以人為食所過焚掠一空其名  
曰想肉以為食而使人想之也其食人以小兒為上婦人次之  
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通以火或於錢架上生灸或縛  
其手足或先用沸湯澆潑以竹帚刷去苦皮或盛夾袋中入巨  
鍋活煮或剗作事件而斃之或男子止斃其雙腿婦女特別其  
兩乳蓋元末一大劫也嗣後福通兵勢日熾乃以安豐附于明  
至正二十三年偽龍鳳之九年也二月癸酉張士誠將呂珍  
攻福通福通求救于明：祖親率兵援之安豐圍解福通奉林  
兒棄安豐居滁州至正二十六年明祖具舟楫迎歸建康小明  
王與劉太保至瓜州遇風浪掀舟沒



杜遵道

遵道本樞密院掾史先是伯顏為丞相馬札兒魯為知院遵道時一書生也上言請開武舉以收天下智謀勇力之士馬札兒台遂補為掾史既而見朝廷不能行其策遂棄去為賊中舉首劉福通奉韓林兒為主遵道為偽首輔權勢張甚福通嫉之陰令甲士搃殺之後賊中事皆決于福通

劉六

劉六福通弟韓林兒僭號劉六知樞密院事

盛文郁養子馬鑑附

文郁與福通等同起事者韓林兒僭號文郁為丞相鎮曹州抗

達失八都魯兵其子名鑑本馬姓壽州人也年十四文郁養以為子冒其姓文郁死鑑代領其眾居安豐自為同僉明師救安豐鑑來歸仍馬姓官至前軍都督府僉事

羅文素

文素亦紅軍中舉首也林兒設偽官文素與劉福通同為平章

韓咬兒 王顯忠

二人與福通遵道等同舉事者偽官不著名號

李武 崔德

二人同為汝潁賊黨連兵造亂者至正十六年八月武德破商州奉元路判官王淵復之九月庚寅武德等破潼關殺述律杰

既而志納失里與定住引兵復潼關伯家奴以兵守之及潼關再陷伯家奴兵潰豫王復以兵取之武德敗走遂陷鞏陝二州為察罕帖木兒所敗至正十七年二月武德再陷商州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以兵自陝赴援後劉福通以二人受命而出掠地無功責其逗遛武德懼二十一年五月降於李思齊

田豐

田豐賊中所號花馬王也初官元義兵萬戶鎮守黃河至正十七年七月己丑豐叛降於偽宋陷濟寧路分省右丞實理門遁去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敗走本周還守濟寧豐連陷東昌東平大名九月太不花復大名時紐的該揔山東軍守禦東昌豐據濟濮率眾來寇紐的該擊走之至正十八年五月丙寅豐陷東平二月壬午豐復陷濟寧路甲申輝州陷丙戌紐的該棄東昌戊子豐再陷東平三月丁巳豐陷益都路四月壬午豐陷廣平路大掠退保東昌元帥方脫以兵復廣平十一月丁未豐陷順德路至正二十年三月戊子朔豐陷保定路乙巳陷冀寧路四月庚申元命大司農司都事樂元巨招諭田豐至其軍為豐所殺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丙申察罕帖木兒提兵討山東平東昌復冠州八月討東平遣使招諭田豐降令為前鋒於是俞寶以棗州降王士誠以東平揚誠以東昌降豐之降也時提兵在穆陵關使人告察罕言我且與提兵相見當為平沿



海諸城然後相見察罕假便宜授豐山東行者平章重鵠所部已而沿海郡邑皆降附豐與察罕相見益都城西至正二十一年六月察罕圍益都孤城未下田豐與王士誠陰結賊復謀叛察罕受豐降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既謀變乃請行視營壘察尼之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防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遂行為王士誠所刺察罕死軍中推其子擴廓帖木兒提其兵悉力攻益都拔之獲田豐剗其心以祭父

### 王士誠

士誠從香軍為亂賊中踴掃地王至正十七年六月士誠與閔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等寇晉冀既而陷益都十八年二月庚寅士誠自益都犯懷慶周全擊敗之三月癸卯士誠陷晉寧路提督杜賽因不花死之旋陷東平據之二十年七月辛酉兵犯莒州為李羅帖木兒所敗察罕征山東既降田豐士誠亦以東平附從察罕攻益都與田豐陰結賊以圖察罕察罕被殺其子擴廓帖木兒代領其眾下益都城士誠與豐並伏誅

### 毛貴

毛貴紅軍渠魁也至正十七年劉福通道貴掠山東二月壬申貴陷膠州僉樞密院事脫脫死之太不花以白衣復命為湖廣右丞相征毛貴三月貴陷萊州守戶山東宣慰副使釋嘉納死之甲午貴自海道得海船長驅而入遂破益都益王買奴遁自

是山東郡邑皆陷丁酉貴陷濱州四月丁卯陷莒州六月劉福通分兵為三道貴合田豐趨大都至正十八年正月知樞密院事不蘭奚與貴戰於好石橋敗績走濟南二月己巳朔貴陷滄州遂據長蘆鎮於自陷濟南路殺守將愛的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于萊州立三百六十七屯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百輛以輓運糧儲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軍至南皮殺元帥董搏霄三月庚戌陷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乙卯犯薊州至德州樞密副使連谷珍戰死遂掠柳林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擊敗之退據濟南復據山東由河間趨直沽逼京都中外大震中書左丞太平起劉哈刺不花於彰德與戰於柳林大敗賊眾京城遂安八月辛巳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降貴十九年芝蔴李故將趙君用奔於貴四月甲子貴為君用所殺其黨績繼祖自遼陽入益都殺君用眾奉貴幼子仍為提兵以鎮山東明祖遣何必聚至山東為貴燒羹飯以探中原小毛平章年幼聰敏待必聚甚厚以金盆盛玉帶為謝

### 周全

全官元湖廣行者恭知政事鎮懷慶至正十八年二月庚寅王士誠犯懷慶全擊敗之秋七月丁酉全據懷慶路以叛附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軍碯陽遣伯帖木兒以兵守益子城全



來戰殺之遂盡驅懷慶民渡河入汴梁已未福通令全引兵攻  
雄陽察罕以大義責之全愧謝退兵福通惡之遂殺全

閔先生 破頭滿 馮長舅 沙劉二

四人皆紅軍渠帥劉福通入汴梁分兵寇掠今與王士誠寇晉  
冀者至正十八年五月庚申閔先生等陷遼州虎林亦以兵擊  
走之閔等遂陷冀寧路九月攻保定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  
和塞外諸郡為察罕所扼復自塞外攻保定引兵而東軍聲大  
振十二月癸酉由大同路直趨上都焚毀宮闕望虎賁司犯大  
寧虎賁司去上都二百里世祖所立三十六屯在馬先是大雪  
人跡不通至是雪晴暖氣如春至正十九年正月丙午閔等趨

全寧焚燒魯王宮殿駐軍遼陽殺懿州路總管呂震二月李羅  
帖木兒由豈州雲內與閔先生戰閔軍奔潰李羅鎮大同閔軍  
仍東向而遼陽二十年五月閔等入高麗王京高麗王奔耽羅  
其巨納女請降將士皆以女子配遂與高麗如姻姪往來高麗  
人各藏其馬于林中一夕傳王令除高麗聲者不殺餘盡殺之  
閔馮沙皆死惟破頭滿裨將左李率輕騎萬人從間道走西京  
降李羅已而又降擴廓二十三年正月乙巳閔先生餘黨復自  
高麗還寇上都李羅帖木兒降之

白不信 大刀教 李喜

三人亦紅軍渠帥劉福通寇汴梁時所分以趨閔中者是歲至

正十七年也十月不信等攻秦隴陷之又攻破鞏昌以李喜  
守之諸賊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先分兵守鳳翔而遣謀者誘  
敵圍鳳翔賊果來圍之數十重察罕自將鐵騎晝夜馳百里往  
赴比去城里許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亦鼓譟而出賊大  
潰自相蹂踐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閔中定白不信大刀教  
死亂軍中惟李喜得脫十八年四月察罕會同宣慰張良弼  
郎中郭擇善宣慰同知拜帖木兒平章政事定住總帥汪長生  
奴各以所部兵討李喜于鞏昌喜敗走入蜀自是兩川為  
李喜踞踰者數年喜死而明玉珍遂據有其地

余寶

余寶元義兵十戶殺元知樞密院寶童以叛降于毛貴遂陷棣  
州據之察罕下山東由豈既降寶亦附焉

趙明遠

明遠偽宋將據木驢寨至正十三年十二月陝西平章政事李  
羅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魯復均房等處攻破州遂破其寨  
攻武當山寨獲偽將杜將軍

王信

王信元義兵萬戶至正十八年八月辛巳信以滕州叛降于毛  
貴

楊誠



楊誠偽宋將至正十八年三月甲申由飛狐靈邱犯蔚州據之  
後據東昌時降于察罕

雷帖木兒不花 程思忠

二人皆偽宋賊魁至正二十年八月己未二人陷永平堅守不  
可下也逃外築大營絕其樵採數與賊戰獲偽將二百餘人擒  
雷帖木兒不花送京師思忠棄城遁去追至瑞州賊遂東走金  
復州

劉珪 崔世英

珪田豐黨也察罕既降田豐進兵濟南珪亦出降世英豐却得  
察罕國東平豐遣世英出戰為察罕所破

左李 楊榮祖

左李破頭潘裨將從高麗西遁自稱平章至正二十一年遣其  
屬楊榮祖至大同降于孛羅

愛助

愛的元濟南守將至正十八年二月癸酉毛貴陷濟南戰死

姬宗周

宗周元故官毛貴據山東命仍其職

林茂 時公權

林茂元歸德府知府至正十七年七月茂與萬戶時公權以城  
降于賊歸德遂陷

張敏 孫韓 王某 羅某

敏韓二人偽宋將軍王羅偽宋丞相答失八都魯破劉福通于  
太康擒敏韓等九人王羅皆伏誅

表忠傳

黃頭

黃頭汴梁路同知劉福通攻陷河南州縣黃頭于項城被執不  
屈死

那海子伯忽都哇阿刺不花附

那海官尚乘卿以事請成項城謂子伯忽都哇阿刺不花等曰  
彼虜新執黃頭勢悍特甚與其坐斃孰若進計苟天未厭亂吾  
一門不忝亦尚書也伯阿等曰大人誓許國兒輩何愛死遂力  
戰多所殺殺卒以援絕咸死之

朵哥 高安童

朵哥萬戶安童十戶也福通寇至並中流矢死潁川

張桓

桓西臺御史謝職居確山縣賊久知桓名襲殺之羅拜請為帥  
弗聽因六日仰天誓叱辱賊面賊知終不可屈遂刺死妻孥  
九人同時遇害

完哲 福祿護國

完哲元汝寧知府福祿護國府判也福通陷汝寧二人連抗十



日城垂陷仰天呼曰臣等義不辱俱投水死

李羅普化 妣某氏附

普化元封鎮南王鎮揚州為青軍張明鑑所逐退走淮安賊將趙君用執之逾月不屈借妣某氏赴水死

述律杰

杰字存道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潼關失守杰殉焉悅庵張翥哭以詩曰十月三日天地昏將軍拒戰死棘門火飛華岳三閩破血染秦川萬馬奔越伍青徒扶目戰莫先軫不歸元北風吹盡英雄淚倚劍悲歌一愴魂又廼賢贈張直言南歸詩中有誰憐鄰生辨竟墮韓侯請註云參政述律存道事與鄰食其同皆言杰之殉節也

褚不華

不華江東廉訪使行部至淮安適賊攻圍甚急為之竭力守禦總兵者按兵不救城中草木螺蛤魚蛙燕雀及鞞皮鞍襜革箱敗弓之筋皆盡而後老稚更相食城陷猶據西門力鬪賊執之齧而死

木真靈寶

靈寶任司馬褚不華守淮拒寇時趙負城胡陳寨首尾兩端靈寶說胡誘殺趙人畜千百計既而食盡城陷鎮南王與褚不華並殉節靈寶由海趨浙守跡老氏以終

張輔

輔陵川縣尹也至正十七年九月甲午劉福通陷澤州死之

答里麻失里

答里麻失里元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七年十月討賊于曹州軍潰為福通所殺

王英

英同知海南海北道宣慰使司事也致仕家居年九十六矣益州陷謂其子宏曰吾世受國恩忍食異姓之粟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遂卒毛貴聞之使具棺衾以殮舉其屍不動焚香祝曰公子宏請公歸先塋祝畢屍遂起

愛的

愛的元濟南守將至正十八年二月癸酉毛貴陷濟南戰而死

董搏霄 弟昂霄附

搏霄初援濟南既而以兵北行駐軍南皮縣之魏家庄毛貴兵猝至而營壘未完曰拔劍督兵以戰賊眾突至搏霄前搏而問曰汝為誰搏霄曰我董老爺也眾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衝天而已其弟昂霄亦死之

杜賽曰不花

杜賽曰不花元晉寧路總管至正十八年三月癸卯王士誠陷晉寧路死之



喬彞

彞晉寧人王士誠由絳州垣曲縣襲晉寧城陷彞具衣冠坐井上令妻子僕婢輩以次投井而已隨之

達谷珍

達谷珍以樞密副使守老州至正十八年三月乙卯毛貴由滌州犯老州珍力戰而死

呂震

震元憲州路總管至正十九年正月丙午破頭滿等陷遼陽行省震死之

郭嘉

嘉元廣寧路總管寇陷上京嘉躬率義兵出禦既而遼陽陷嘉將眾巡邏去城十五里遇青衣隊伍百餘人結言官軍俄而脫青衣變紅嘉出馬射賊分兵夾攻之死者無算頃之賊眾圍城亘數十里嘉開門逐賊力戰以死

韓回

回字可宗汴梁人福通據汝寧官軍討之久不決會朝廷詔赦叛逆募可持詔入賊者回應募愿往假以唐州判官使馬賊魁恐其黨搖動止回于外納詔不讀旋縱回歸報因出乘馬周賊屯大呼曰汝輩好百姓何不早歸田里而甘從賊驅使耶眾相顧賊渠迫因責其所言回乃極口肆罵賊怒寸割之

張仲仁子順禮附

仲仁濠州人流寓泗州以賈魯召歸諭安豐死之子順禮繼諭安豐亦死焉世稱父子完節

趙洙妻許氏附

趙洙官儒學提舉劉福通黨掠遼陽洙被執使之降洙叱曰我為儒官職司名教豈肯從汝為逆者賊怒殺之妻許氏亦被殺

繼志

繼志四川廉訪副使至正十九年劉福通遣將李喜、自秦入蜀繼志帥兵與戰力屈被執賊素知其賢以禮遇之欲仍其官繼志閉目數日不食死

東良

良鞏昌路總管駐師商州慨然曰吾職守在此豈可臨難苟免遂陷陣而歿

張德 張祖信附

德淄川人為益都般陽路總管毛貴攻山東連破膠萊德死焉墓墓張祖信亦死于貴之亂

神保

神保林州達魯花赤北庭人也福通陷林州神保率兵守蟻尖寨事急懷所授白麻投崖死

高傳



高傳磁州人林州團練萬戶福通陷林州傳赴調至中途遇賊戰死

劉以忠

以忠湯陰人福通侵河北以忠避于林縣鹿嶺山羣盜襲得之欲推為主擁坐盤石上眾羅拜以忠曰我書生也不能為國討賊反附之耶遂以頭觸石血流滿面賊度其志終不改遂刺殺之

潘炎

炎扶溝進士賊素重其名將取為學士炎叱曰我豈從賊者觸柱而死

王佐

佐晉寧人為賊所獲欲降之佐傲岸自如詎賊不軌遂見害

吳德新

德新建昌人以醫為業偶往晉寧為賊所得賊脅降不從加刃頸上德新罵不已乃曳之井上陽欲擠之德新即自投井中仰罵賊：下射矢貫其項罵益力賊怒以土埋井去

張嵩起妻某氏附

嵩起汾州人官國子監助教時方家居賊自晉寧陷汾州嵩起與妻某氏赴井死

(二) 降辱傳

丁玉

丁玉初名國珍河中人仕偽宋為御史才辨有時舉呂珍破安豐玉歸于明隨征彭蠡為九江知府討平彭澤山叛民明祖嘉其武畧令兼指揮更名玉同傅友德克衡州改衡州衛指揮同知鎮其地調守永州洪武元年進都指揮使尋兼行省參政鎮守廣西九年召為右御史大夫十年四川威民土酋叛以玉為平羌將軍討平之承制設威州千戶所十二年平松州請立軍衛明祖以松州山多田少却其議玉言松西羌諸蠻要地設之便遂設官築戍如玉言又平妖人彭晉貴亂召拜左都督轉左御史大夫後坐胡惟庸姻誅

論曰明初人才得自諸偽國不少惟偽宋止丁玉一人蓋其時先徒悍卒多也玉既歸明著有勞績身嬰重禍功名不終可悲也夫



元季伏莽志卷之三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

徐壽輝

壽輝一名貞一蕪州羅田縣人其先湖南人也體貌魁岸姿狀  
 龐厚別無他長生平以販布為業往來蕪黃間既而彭和尚聚  
 眾為亂思得其主一日徐于鹽塘水口浴眾見其身有光皆驚  
 異多歸之者又嘗行山中獲鐵錢十斤麻城鐵工鄒普勝居耦  
 壽輝夜夢有黃龍蟠其鐵碓明日壽輝携鐵遁之令製耨耨一  
 坐鐵碓上普勝心異之告之曰今天下尚須耨耨活耶當製一  
 劍贈君耳于是兩人深相結陰謀舉大事會彭和尚妖黨作亂  
 普勝乃與眾共推壽輝為主舉兵以紅巾為號構聖人堂於多  
 雲山中溪水日再潮溪旁有巨石狀如舫舟壽輝命鑿一穴制  
 梳其上祝之曰天助壽輝當揚帆出溪口石為行十餘丈眾尤  
 神之徒益眾壽輝遂決意反至正十一年八月與鄒普勝等反  
 於蕪春九月威順王寬徹普花與其子別帖木兒答帖木兒自  
 武昌引兵至金剛臺壽輝却將倪文俊迎擊敗之執別帖木兒  
 榜威順王諸子遂隔蕪水路及黃州路蕪水總管李孝先分守  
 蕪水死之十月壽輝據蕪水為都僭帝號國號天定改至正十  
 一年為治平元年以鄒普勝為太史壽輝遂寇饒州時元臣魏

中立以陝西行臺御史中丞遷守饒州以義兵拒賊被執以紅  
 巾披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執歸蕪水大罵不已遂遇害饒  
 州既陷移兵信州信州總管於大禦之賊帥項甲破東門入執  
 大本至蕪水為俘以獻壽輝解其縛昇為印一顆大本投諸地  
 指壽輝辱罵之亦遇害至正十二年賊所謂治平二年也正月  
 丙辰壽輝遣偽將丁普即徐明遠陷漢陽丁已陷興國府已未  
 遣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花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尚  
 俱奔城走元帝詔奪寬徹普花印而誅和尚辛酉偽將曾法興  
 兵犯安陸府知府丑驢驢攻賊前隊乘勝追賊而賊自地門  
 入丑驢驢還朝服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驢疾叱之賊以刀斫  
 其右脇骨斷而死安陸遂陷辛未犯沔陽府賊兵逼境推官俞  
 述祖領民兵守綠水洪城隔被執械至壽輝所述祖罵不輟壽  
 輝怒支解之壬申寇中興路山南宣慰使同知月古輪失出戰  
 眾潰山南廉訪使卜禮牙敦以兵與戰射賊多死明日擁眾來  
 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死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  
 守上都倉皇反闕被執極口斥罵賊刳其腹命宣慰使錦州  
 不花遁二月乙酉徐壽輝兵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初盜陷蕪  
 黃造船北岸銳志南攻九江雖下流實東南襟喉之地黼上攻  
 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報及渡江陷武  
 昌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乘勝攻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



輝於江閩之遊遊兵至境倉卒無號墨士卒面統之出戰賊大  
 賊殺獲二萬餘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  
 冒鐵錐于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賊舟揚帆  
 順流而下舟遇椿不得動黼發火翎箭射之焚溺無算時西自  
 荆湖東際淮甸守者往：棄城遁黼守孤城提屏旅中外援絕  
 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賊攻  
 入東門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曰殺我無殺百姓賊自項  
 背來刺黼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丙戌陷岳州是月偽將  
 歐普祥陷素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遣別將守之既而分宜縣  
 人彭繼凱與元帥別迷堅起義兵渡素州三月丁未偽將許甲  
 攻衡州洞官黃安撫敗之偽將陶九陷瑞州總管馬蘇福萬戶  
 張岳敗之甲子偽將項普略饒州路遂陷徽州信州初湖廣陷  
 禿堅不花由江州遁還二月普顏不花將兵往江州至石頭渡  
 遇賊戰敗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即還省印遁走普顏不花還與  
 章伯顏定城守之計後數日道童始自南昌民家來歸三月賊  
 眾來圍城凡兩月民無離志因奮擊敗賊走之項普又與彭和  
 尚破吉安路閩三月乙酉偽將陳普文自江州直抵廬陵攻陷  
 吉安鄉氏羅明遠起義兵復之丁酉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鐵傑  
 以湖南兵復岳州四月乙卯鐵傑及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漢陽  
 尋再陷辛未荆門州知州聶炳復荆門州炳知荆門州總半歲

(三)

淮漢賊起荆門不守炳募土兵得眾七萬人復荆門時四川行  
 省平章咬住復江陵五月乙卯咬住復中興路野峻台陞四川  
 行省叅政與平章咬住討賊：方據巴東縣攻拔之平歸岐等  
 州進拔枝江松滋而縣乘勝趨江陵據清水門與賊戰三時頃  
 咬住止百步外無救援賊飛槍刺之遂死新復州縣仍為賊有  
 七月庚辰饒徽賊犯昱嶺閔鎮撫桂完澤再戰闕下皆勝尋與  
 其妻弟金德皆被執反縛于樹臨以白刃不屈賊怒剖二人之  
 腹而死賊乘勝犯餘杭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契執敬調兵出戰  
 皆不利賊至執敬遣二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射死七人賊填  
 塞街巷縱火眾潰執敬奮力斫賊中槍而墮從僕田也先馳救  
 之亦中槍死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偽帥項蔡揚蘇一屯明慶  
 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眾時契執敬已死  
 於天水橋一云寒橋寶哥與妻同溺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  
 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府庫金銀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  
 廉訪仗自紹興率益場灶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寇復城池賊  
 遂潰散三平章定：逃往嘉興即中脫：過江南越數日携省  
 印來會稽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來舉火  
 焚城殘傷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  
 禮願八迎敵官軍劄于市家產悉沒官明慶妙行亦然省部却  
 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任職如故元丞相脫：部



將董博霄率兵攻杭州遂復徽州博霄從江浙平章教化移軍  
援江南遂渡江至湖州德清縣而賊已陷杭州博霄曰賊皆野  
人見杭城子女玉帛必縱慾不暇為備宜急攻之今若退保湖  
州賊乘銳直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拔劍誓諸將遂進兵杭  
城賊迎敵至鹽橋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棲持寺塞其門  
而焚之遂復杭州徽饒賊復自昱<sup>嶺</sup>關寇於潛博霄以臨安新溪  
為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進兵斗。及虎檻遇賊大破之遂復  
於潛既又復昌化縣及昱嶺關降賊將潘大奔梅元等二千人  
賊復攻獨松百文幽嶺三關博霄乃先以兵守多漢扼三關要  
路而分三軍出三關會兵搃賊巢遂乘勝復安吉克廣德有蕪  
賊與饒池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博霄以  
兵擊之已而妖霧開諸伏兵皆起擊賊後斬首數萬級殺道  
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是月蕪賊陷錢塘九月陷吳興  
延陵十月陷江陰州：大姓許晉字德昭與其子如璋聚無損  
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磔而埋之戰于城北之  
祥符寺父子皆死十二年冬徽州陷常萬戶張珍引兵伏橫林  
連敗之乘勝深入常悉平是月壽輝遣偽將王善康壽四江二  
壘等陷福安寧德等縣賊自邵武間道徧福寧知州王伯顏與  
監州何撤都判分扼險阻賊帥王善儀擄衆直壓州西門伯顏  
麾下惟白挺市兒數百人賊以長槍春馬：仆見執善說伯顏

降為我尹此州伯顏嚼舌出血噴善面唾罵之挺頭受刃頭斷  
湧白液如乳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起兵討賊望空呼曰王州尹  
宜率陰兵助我賊方祀神觀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將軍亟往  
迎之無有也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斬其首<sup>首</sup>江二壘福寧遂  
平八月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荆門知州聶炳死之賊將黨仲  
連復陷岳州俞君正合攻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城  
陷被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抉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未  
幾賊陷潛江縣連魯花赤明安達爾擒其將劉萬戶進營蘆洲  
賊衆奄至其家殲焉襄陽路連魯花赤字羅帖木兒率義兵進  
次潛江縣梟賊將劉萬戶許堂主等賊大至與戰抵暮咬住等  
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字羅帖木兒被重傷見執罵賊遇害一家  
死者二十有八人九月乙亥俞君正復陷中興咬住領兵與賊  
於樓臺敗績弁松滋本路判官上都死之癸未中興義士范忠  
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是月江西平章  
星吉與賊戰於湖口死之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  
陷賊據池陽賊執百萬星吉募兵得三千人泝江而上四月復  
池州又復桐陵賊于白馬灣追及于白湓擒其偽相周驢奪  
舡六百艘死者蔽江：水為赤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貴池石  
埭建德諸縣時賊久圍安慶焚營解去進復湖口縣克江州命  
王惟恭柵小孤山而自駐鄱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



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搏戰六月餘兵食俱竭九月二十日賊取萊葦編為大筏杜上下流縱火夾攻官軍殊死戰兵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花將親兵數千人亦死賊射星吉中目仆舟中賊素聞其名舁置密室中至旦少蘇饋以食星吉斥之不復食凡九日忽自力起北面再拜而絕初元詔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耳討之時星吉蠻子海牙皆駐太平逗留不進乃與俱前復桐陵池州遂遣將分討而自駐池口以防遏上流江舟再陷星吉死之蠻子海牙與威順王軍俱潰而東安慶被圍益急即大發帑藏以周之潰軍皆大集安慶之圍遂解初賊悉眾寇安慶水陸並進上萬戶蒙古丑廝連破之輕舟追後中流矢卒至正十三年賊治平三年癸巳二月歐普祥復攻素州元帥 堅與萬戶寶同等堅守城中民困食盡死者相枕藉城陷普祥遂據之分兵陷吉之安福瑞之上高等縣三月蕪黃賊眾十萬攻池州卜顏帖木耳命諸將分番與戰大敗之乘勝率舟師以進五月與戰於望江又戰孤山及彭澤又戰龍開河皆破走之進復江州五月辛未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憐真班江浙行省左丞老 引兵取道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迷取道由徽州浮梁同復饒州蕪黃等賊望風皆奔潰六月峇失八都魯克復安陸府七月壬申湖廣行省叅知政事阿魯輝復武昌及漢陽府七月卜顏帖木耳進兵攻蘄州擒偽帥魯普泰遂克其

城進其道士沈焚其柵抵蘭溪口殲黃連砦賊巢分兵平西邑河于是河路始通十月丁未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誅賊將周伯顏十二月江浙平章卜顏帖木耳等擊徐壽輝於蕪水敗之壽輝遁走先是星吉以舟師自安慶征湖廣至湖口適與蕪黃紅巾遇風勢不利敗績死之紅巾遂順流而下攻安慶為義兵所破大敗南還既而卜顏帖木耳與蠻子海牙四川行省叅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罕沙軍合而湖廣左丞伯顏不花等軍皆會分道進攻蕪水縣拔其偽都獲偽將相而下四百餘人壽輝僅以身免黃連大寨已破壽輝遁入黃梅山中及沔陽湖中官軍盡復武昌等處未幾盡抽軍下據廬州官軍勢退而賊勢亦熾矣亦憐真班丞相以馬步軍由江東援江西至龍興逾月卒左丞火爾赤從其兵攻臨江復瑞州進攻素州與歐普祥相持數年不決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闕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連江縣寧善鄉巡檢劉瀆拒之辰山俄間福州陷眾多潰去瀆率其子從進兵遇賊于中麻慶戰三時頃瀆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擒瀆戰手大罵賊斫其手指盡次及兩腕與足瀆罵彌厲遂剖其喉舌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瘞父死健歸請兵於帥府弗聽盡散家資結死士百人詐為土商流丐入城中夜半發火大誅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寇首陳伯祥來獻磔之



歲陝西平章政事字羅四川行者右丞答失八都魯率兵略均  
房半穀城攻武當山寨數十獲偽將 將軍十二月攻硤州破  
偽將趙明遠木驢寨遂復峽州至正十四年治平四年十二月元詔  
威順王寬徹普花還鎮湖廣寬徹普花率領三子及本部怯薛  
等屢討賊立功詔復鎮武昌還其金印至正十五年治平五年正  
月丁丑徐壽輝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寬徹不花命其子報  
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同湖南元帥阿思監以大舡四十餘隻水  
陸並進至沔陽攻倪文俊且載姬妾以行舟至雞鳴汊水淺舟  
閣不能行文俊以火筏盡焚其舡接待佛家皆遇害而報恩自  
死姬妾亡馬寬徹普花走陝西三月癸巳徐壽輝陷襄陽路五  
月庚戌文俊自沔陽陷中興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七月壬寅  
文俊復陷武昌漢陽等路斬黃賊陷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  
致仕汪澤民死之九月己亥文俊圍岳州路十二月賊陷饒州  
至正十六年治平六年正月文俊建偽都于漢陽迎壽輝據之三  
月壬午壽輝復寇襄陽丙申文俊陷常德路總兵俺都剌道五  
月丙申文俊陷澧州路六月卜顏帖木兒復以軍守池州是年  
十一月辛八月庚申文俊陷衡州路元帥甄崇福戰死十一月  
文俊陷岳州路殺威順王子解帖木兒湖廣叅知政事也先帖  
木兒與江左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至正十七年治平七年  
二月文俊陷陝州破輓轆閔明玉珍又進陷川蜀諸郡回據守

之五月丙申常遇春連興國翼分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  
攻池州之青陽縣蘄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  
十騎衝其陣：亂眾兵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既而仍為普  
勝所據十一月明院判趙子中并帳前黑先鋒攻之不克九月  
文俊謀弑其主徐壽輝事洩于是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將陳  
友諒襲殺之友諒遂自稱平章十二月明玉珍據成都玉珍為  
文俊守蜀文俊死遂自據之蜀中郡縣皆附陳友諒寇安慶守  
將余闕拒却之闕于至正十五年拜江淮行省叅知政事仍守  
安慶池州趙普勝率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  
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趙普勝同青軍  
兩道來攻拒戰一月餘敗而走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  
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  
諒自上游直搗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  
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  
寇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東門張紅旗登城闕簡死士以  
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至正十八年治平八年  
正月丙午陳友諒西安慶路守將余闕死中興賊植柵起飛  
樓金鼓震地晝夜不息癸卯賊益生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  
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四面蟻集西門勢尤急闕身當之徒  
步提戈為士卒先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闕亦被十餘創日中



城陷城中火起闕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及子女皆赴井死友諒義闕之死求其屍殮葬於西門之外先是闕三上宰相書不達援兵亦不至故陷沒四月甲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道童火尼赤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忍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賊追者至遂為所害總管安謙從道童棄城遁由新門走撫州友諒陷瑞州守臣臨江同知給事中死之至臨江守臣定住降之陷吉安宣差尚書總管海尚書死之陷撫州達魯花赤完者帖木兒被獲不屈死友諒陷江西諸州即辟吳澄孫吳當不屈逾年以疾卒甲午友諒遣王奉國陷瑞州四月己巳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樞陽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判趙忠被執五月壬寅友諒遣康泰趙宗鄧克明等以兵寇仰武路庚戌友諒陷吉安辛酉陷撫州六月癸酉中翼右副元帥謝再興元帥趙德勝總管劉貞等率兵畧石埭縣與友諒兵遇戰敗之擒其將錢清孟友德張遵道等及部卒四百餘人八月庚辰陳友諒兵陷建昌路九月乙丑陷贛州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及總管哈海赤死之江西下流諸郡皆為友諒所據遣其將辛文才率兵圍贛登城拒戰凡四月義兵萬戶馬合其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刎城陷之日哈海赤謂賊曰與汝戰者我也毋殺贛民當速殺我遂見殺十月戊子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縣時趙普勝

既陷池州又攻建德縣賢退軍祁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普勝于葛公嶺斬其萬戶江彦章普勝遁去友賢復取建德十一月友諒陷汀州路至五十九年五月甲午復陷信州路守臣廉訪副使柏顏不花的斤力戰死之八年友諒遣王奉國寇信州號二十萬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引兵援馬遇奉國于城東力戰敗走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繞城植木柵攻賊益急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衰軍民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六月奉國親來攻城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城陷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三月癸巳朔友諒遣兵由信州略撫州復遣兵陷襄陽路丁巳趙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東叙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僉判張德勝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四月癸酉復池州初普勝既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而自據樞陽水寨數往來侵掠境上明元帥徐達遣判院俞通海等往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奔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艦艘教百艘遂復池州五月雙刀趙破石埭太平二縣段興王卿力戰死六月僉院率兵攻普勝不克諸將患之明祖謂諸將曰普勝雖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合眾上下之間心懷疑惑用計以離之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顏通術數常為普勝畫策



普勝尊為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致書與客故誤  
達普勝普勝果疑客：俱不能安遂來降于是厚待客：喜過  
望傾吐其實盡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  
諒所親以問普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  
有德色友諒由是忌之八月辛酉朔倪文俊餘黨陷歸州九月  
癸巳徐達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普勝部  
將胡德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友諒奉政郭泰引兵渡沙  
河迎戰德勝復大敗之斬郭泰獲馬驢牛畜十餘軍資無算遂  
克潛山縣命詹元帥守之七月明以姪朱文正同徐達俞通海  
等水陸進攻安慶不克八月由潛山回克無為德勝攻淝州俞  
通海于青溪口破雙刀趙海艇乙未友諒殺普勝初友諒既忌  
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于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急欲殺之仍  
詐以會軍為期自至安慶圍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乙閏其至  
具燒羊迎于雁汊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初友諒  
與普勝攻陷安慶令普勝守之至是殺普勝遂生繫馬十月于  
申明元帥俞廷玉攻安慶不克卒於軍十一月戊辰友諒兵陷  
杉關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初壽輝  
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來不利于己不從壽輝亦  
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復欲往友諒又遣人止之不聽引兵發  
漢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既

入門閉而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乃以江州為都奉壽輝  
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于城西門外置官屬自是事權一歸  
于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而已至正二十年五月友諒兵寇  
池州徐達等擊敗之友諒既殺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明祖察  
知之乃遣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使謂曰友諒兵至當  
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上揚旗鳴  
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友諒兵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  
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  
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友諒遣使來曰  
此戰非我意乃巡邊者偶戰耳其矜詐如此閏五月丙辰朔友  
諒攻太平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  
堞而登城陷守將樞密院判花雲及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死  
之戊午友諒弒其主徐壽輝于采石初友諒之犯太平挾壽輝  
以行既陷太平志盈滿急謀僭竊乃于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  
輝前佯為白事陰令壯士持鉞擬自後擊碎其首弒之壽輝死  
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昇殿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  
位其中羣下草次行禮于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略無儀  
節識者知必無成兵犯金陵大敗而還回兵江州遂建都焉  
論曰舊史稱壽輝木強無他能乃一舉事而遽僭大號兵鋒  
所至勢如破竹由西江而及八閩生民亦塗炭矣厥後驕悍



跋扈大權旁落采石舟中束手就縛欲逃死而不能豈非天  
哉烏獲之反噬也惟所噬者亦烏獲也然則死且有餘辜矣

逆黨傳

彭瑩玉 周子旺附

彭瑩玉即彭和尚又名翼素州慈化寺僧實瀏陽人也以妖術  
惑眾能為倡頌勸人念彌勒佛遇夜燃炬藝名香其徒周子旺  
因聚眾欲作亂念倡拜禮愚民信之者甚眾稱之為彭祖師或  
有妖彭之稱其徒周子旺因聚眾欲作亂事覺元江西行省發  
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麻城人鄒  
普勝復鼓妖言謂彌勒佛下生當為世主相與推徐貞逸為主  
反於蕪黃時至正十一年也十二年三月瑩玉偕偽將項普掠  
破吉安路然常為貞逸謀主臨陣時少故後亦不著所終

鄒普勝

鄒普勝麻城人鐵工也徐壽輝嘗獲鑿鉄十斤普勝居耦壽輝  
夜夢有黃龍蟠其鉄礎明日壽輝携鉄遁之蹲坐礎上普勝心  
異之告之曰今天下尚須糧銀活耶當鍊一劍贈君耳于是兩  
人深相結陰謀舉大事會彭和尚妖黨作亂乃與眾共推壽輝  
為主以紅巾為號從者日眾遂決意反至正十一年十月壽輝  
僭號于蕪水以普勝為太師十二年正月己未壽輝遣普勝陷  
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既而

壽輝為偽將陳友諒所弒友諒自立為帝仍以普勝為太師後  
為明將誅死

倪文俊 倪文郁倪七附

文俊沔陽盜號蠻子世以漁業居黃州黃陂其生之夕母夢有  
白虎入室及壽輝僭號遂為偽相用多槩舡疾如風晝夜兼行  
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所至殺害威順王寬徹普化偕其子  
別帖木兒答帖木兒自武昌引兵趨蕪黃文俊以兵迎之據威  
順王諸子並妻其妃子庚申帝特降詔招撫然不受命諸子竟  
為所殺自江西湖廣郡縣多致陷沒至正十五年正月寬徹普  
化命其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同湖南元帥阿思監以大舡  
載妃妾同行來攻文俊舟至漢川縣雞鳴汊水淺舟阻文俊以  
火筏盡焚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報恩奴自死妃妾皆陷  
威順王走陝西沔陽為文俊所據五月庚戌又自沔陽陷中興  
路元帥朵兒只班死之七月壬寅復陷武昌漢陽等路九月圍  
岳州路至正十六年正月建偽都於漢陽迎壽輝據之三月丙  
申陷常德走提兵官俺答刺五月丙辰陷澧州八月庚申陷衡  
州元帥甄崇福戰死十一月陷岳州殺威順王子解帖木兒至  
正十七年陷陝州破鞏驢關遣偽將明玉珍據守川蜀諸郡九  
月文俊謀弒其主徐壽輝不克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將陳友  
諒襲殺之文俊驕恣不撫其下友諒襲之使其部下伺間而加



刃馬前夕母夢白虎死：之一二日前有大星落蠻子舟前  
子曰又有大官人當死吾手不知其身當之也其弟文郁同亂  
後封長沙王鎮岳州蠻子誅文郁亦見殺獨李弟倪七不從亂  
亦不及害居漢川縣耕稼為業富于牛田

一許甲

甲壽輝偽將至正十二年三月丁未遣甲攻衡州為洞官黃安  
撫所殺

陶九

九亦壽輝偽將至正十二年三月遣九攻瑞州陷之旋為總管  
禹蘇福萬戶張岳所殺

項普 項甲

普亦壽輝偽將至正十二年三月普率兵略饒州路遂陷徽州  
信州與彭和尚合兵掠吉安甲破信州信州總管于大本禦之  
甲破東門入執大本俘獻于偽主偽主授以印大本罵之遂遇  
害

丁普即 徐明遠

二入亦皆壽輝偽將至正十二年正月遣<sup>借丁普即</sup>之陷漢陽并陷興國  
府

孟海馬

至正十二年正月壽輝陷襄陽海馬為賊帥

曾法興

法興為壽輝偽元帥兵犯安陸知府丑驢攻賊前隊乘勝追賊  
而賊自他門入亟還朝服坐公堂賊而殺之安陸陷并陷江陵  
壬申陷沔陽及中興路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輪失出戰眾潰  
宣慰仗錦州不花俱棄城走

歐普祥

普祥黃州黃崗人歲辛卯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為元帥又稱  
為歐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陷袁州焚廬陵掠  
人民以去遣別將守之既而分宜縣人彭繼凱與元帥別速堅  
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九月復往攻之不克乃攻陷分宜新喻  
等縣團結營寨癸巳二月復攻袁州元帥別速堅與萬戶寶同  
等堅守城中民困食盡死者相枕藉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據之  
分兵陷吉之安福瑞之上高等縣與元兵屢戰屢勝普祥累加  
普祥左丞大司徒素國公普祥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俘掠無  
遺庚子歲陳友諒弒壽輝徵兵于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壬寅  
明兵取江西普祥令其子廣文納款歸附明祖厚賜之命普祥  
仍以本却軍馬守袁州甲辰六月丁巳卒

陳普文

普文壽輝偽將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乙酉自江州直抵廬陵攻  
掠吉安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已而仍被普文反兵陷其城



范縣尹 施遵禮 顧八  
錢塘縣尹范從賊者也蕪黃賊犯杭州范率先迎附里豪施遵禮顧八等從賊敵官軍范正典刑施顧等皆別於市

王善 康壽四 江二蠻

三人皆壽輝偽將善與壽四等從邵武間道偏福寧知州王伯顏與監州阿撒都利分扼險阻賊帥擁眾壓州西門伯顏麾下惟白挺市兒賊以槍伯顏馬：仆被執善說伯顏王州尹仍為我尹此州伯顏罵之挺頸受刃頭斷湧白液如乳明年州有僧林德誠起兵討賊望空呼王州尹助我賊觀紅衣軍來以為偽帥康壽四亟往迎之無有也但見四面皆青衣官軍賊大敗賊首江二蠻就誅至正十三年善寇閩破羅源分兩道攻福州連江縣巡檢劉濟拒之濟帥其子健與賊鏖戰三時頃濟墮馬健下掖之俱被擒濟罵賊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舍健使廢父屍健歸結死士潛入城夜中發火大譟擒善獻于軍門磔之

俞君正

君正壽輝偽將據安陸者至正十一年鼎炳復荆門次年八月君正復陷之殺炳九月乙亥陷中興咬住與戰于樓臺為君正所敗終未中興義士范忠偕荆門僧率義兵復中興路君正敗走

張破四 陳伯祥

王善部下將殺劉濟者後為潘子健手斬之以復父仇伯祥亦賊首也與王善並為劉健所擒

趙普勝

普勝壽輝偽將為人驍勇善用双刀人稱為双刀趙至正十二年據含山聚眾結水寨稱彭祖家駐巢湖十五年正月彭祖水寨破與俞通海等皆降于明中道叛去降于壽輝處池州青陽明院判趙忠攻之弗克十二月江淮行省泰政余闕守安慶普勝率眾攻城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連魯花赤穿伯家奴戰死十七年普勝同青軍兩道攻安慶拒戰一月餘敗走明遣郎中段興元守銅陵双刀趙聞興元名不敢侵十一月明趙子忠偕常遇春王敬祖等攻池州青陽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陣：亂眾兵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偕陳友諒攻余闕于安慶普勝軍東門安慶遂陷四月己巳陳友諒遣普勝自樅陽寇池州陷之執明樞密分院：判趙忠十月戊子明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時普勝既陷池州又攻建德陷之友賢退軍初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普勝于葛公嶺斬其萬戶江彦章普勝遁友賢遂復建德至正十九年三月癸巳寇寧國太平縣搃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東義率鄉兵五千擊敗之普勝復寇青陽石埭建德等縣會判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四月癸酉明復取池



州普勝既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而自據樞陽水寨數往來侵掠境止明元帥徐達遣院判俞通海等往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艘艘數百艘遂復池州五月普勝破石埭太平二縣段興王卿段興元力戰王卿即殺祖元力戰死之六月俞通海率兵攻普勝不克而還諸將皆以普勝為患明祖曰普勝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眾當用計離之時普勝有門客通術教為普勝畫策乃使人陽與客交又貽客書誤達普勝普勝疑之客懼來降乃以金幣資客貽友諒所親以間之普勝不察見友諒死者輒不平遂成讐七月普勝以海艇駐青溪口為通海所破普勝既見忌于友諒又有言普勝復欲歸明者又曰潛山之賊益欲殺普勝以洩忿乃詐以會兵為期自至安慶圍之普勝聞友諒至具燒羊迎于舟以登舟見友諒友諒執殺之并其軍

王奉國

奉國壽輝偽將隸陳友諒部下至正十八年四月甲午友諒遣奉國陷瑞州路又寇信州號二十萬明年正月伯顏不花的斤自衛來援遇奉國于城東力戰破走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城東以攻六月奉國復親來攻城穴地百餘所或魚貫梯城而上

城遂陷

趙牛兒

洪鈞 胡德管

〔四〕

二人趙普勝部將明俞通海復池州二人為所擒胡德管亦普勝部將守浮山寨為徐達張德勝所破

表忠傳

李孝先

孝先新州總管至正十一年九月分守蘄州壽輝兵起死之贈河南參政諡義愍

魏中立

中立陝西行臺御史中丞還守饒州以義兵擊賊被執賊以紅巾裹其身中立叱之須髯盡張執歸斬水大罵不已遂遇害

于大本

大本信州總管偽將項甲破信州入自東門大本被執為俘獻偽主釋其縛昇偽印一紐投諸地指偽主嘗不已遂見殺

寬徹普化

子別帖木兒 報恩奴 接侍奴 佛家奴

寬徹普化封威順王世祖孫也賜金印鎮武昌至正十一年壽輝初起兵斬黃寬徹普化與其子別帖木兒答帖木兒引兵至金剛臺為壽輝將倪文俊所敗執別帖木兒十二年正月丁巳壽輝將部普勝陷武昌寬徹普化及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尚俱棄城遁元詔誅和尚而奪普化印既而普化率領三子報恩奴普及本部怯薛歹屬討賊立功至正十八年詔復鎮武昌還其印至正十五年正月普化命子報恩奴接待奴佛家奴同湖



南元帥阿思監以大船四十餘隻水陸並進至沔陽攻倪文俊且載妃妾以行舟至漢川縣難鳴汶水淺淤舟不能進文俊以火筏盡燒其船接待奴佛家奴皆遇害而報恩奴自妃妾並亡普化走陝西

丑駱

丑駱安陸府知府偽將曾法與犯安陸丑駱攻前隊乘勝追賊而賊自他門入丑還朝服坐公堂賊脅以白刃丑駱疾叱之賊以刀斫右臂：折而左駱一作問

俞述祖

述祖沔陽府推官壽輝兵臨境述祖率民兵守綠水洪城陷被執械至壽輝前述祖罵不輟壽輝怒支解之

卜理牙敦 上都

卜理牙敦元山南原訪使至正十二年曾法與兵犯中興牙敦以兵與抗射賊多死明日擁眾來襲東門力戰被執不屈而死又明日賊復來攻中興判官上都統兵出擊之既而東門失守上都倉皇反闕被執大罵賊剗其腹而死

李黼從子秉昭

黼字子威江都人元進士為江州總管初盜陷蘄黃造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雖下流實東西咽喉之地黼上攻守之策于江西行省請屯兵江北以扼賊衝不報及渡江陷武昌船艦蔽江

而下江西大震乘勝攻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方軍于江間之遁遊兵至境倉卒無號墨士卒面統之出戰賊大敗殺獲二萬餘黼曰賊不利于陸必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鉄錐于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椿賊舟揚帆順流而下舟遇椿不得動黼發火翎箭射之焚溺無算時西自荆湖東際淮甸守臣往：棄城遁賊攻黼守孤城提屣旅中外援絕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遁賊攻入東門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曰殺我無殺百姓賊自項背來刺黼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死附錄周建震石初詩其內有載投巨艦濤陽之厄江西福李侯仗節忠貫日存沒與城池俱夫何即得馳練卒世祿忍負私其驅寇來誅笑啟閭道坐使邑井成印推侯時力疾短兵奮首當血心當刺魂歸謁帝御聖關李地肝服民何事臣表願源付深答且首欲飛宜僕北誓紅壁破崇祀却掃淮英氣上湖古昔誰其徒平原汗馬河北重蒼糾呼山川幾劫鋒英氣上湖古昔誰其徒平原汗馬河北重江淮安堵惟陽孤新張燻：心未元迥立十載誠相掌况關有子發激烈義在從父乾頭顱石頭之表姑無十兩問忠孝何所時無紛：當降與素甲仰視汗呀長一念金無渝焉哉謀國慎所取皆詩當當年射策首多士已分一念金無渝焉哉謀國慎勇惟真儒

王伯顏 仲子相馳 妻潘氏 陳陽盈 河撤都利

伯顏名簡一作伯敬濱州雷化人賊至梅嶺簡與仲子相馳破之後被執見殺賊欲釋相官之相苦曰吾與汝不共戴天恨不寸斬汝肯受汝官耶賊并戮之妻潘氏挈二女逃民間聞變恐被辱母女同縊死簡既死賊時覩其引兵出入事聞追封太原



郡侯先是賊兵犯境簡檄泉州稅課使陳陽盈率民兵拒賊：執之脇使降陽盈抗義罵賊為賊所殺阿撒都利亦被害

常州倡婦

紅巾寇常州有叛將掠婦人佐飲倡婦某氏憤懣不聽指使題詩坐上曰平康巷裏掌中身翠舞珠歌玉樹春不得藉除今義死天教倡婦愧降臣叛將怒寸磔之

錢傑

錢傑元湖廣行省泰知政事岳州為紅巾所陷傑以湖南兵復之又與萬戶陶夢禎復武昌漢陽尋再陷

聶炳

聶炳元荆門州知州炳知荆門州歲淮漢賊起荆門不守炳出募土兵得眾七萬復荆門又與四川行省平章咬住復江陵至正十二年八月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荆門君正合兵來攻荆門炳率孤軍晝夜血戰城陷被執極口罵不絕賊以刀扶其齒盡乃斷左臂而支解之

李羅帖木兒明安達爾附

李羅帖木兒元襄陽路達魯花赤也賊陷潛江縣李羅帖木兒率義兵進次潛江與潛江縣達魯花赤明安達爾合兵明安達爾擒其將劉萬戶李羅殺賊將許堂主等進營蘆泖賊大至與賊抵暮咬住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李羅帖木兒被重傷見執

罵賊遇害一家死者二十八人明安達爾家亦殲焉

咬住

咬住元四川行省平章初與荆門州知州聶炳復江陵至正十二年五月乙卯與四川行省泰政野峻台討賊：據巴東攻拔之平歸峽等州進拔枝江松滋兩縣乘勝趨江陵據清水門與賊戰三時頃咬住軍止百步外不救賊飛槍刺之遂死

桂完澤

桂完澤元昱嶺關鎮撫賊攻昱嶺關完澤再戰關下皆勝尋與其妻弟金德皆被執反縛于樹臨以白刃完澤呼德曰金男男子漢死即死耳不可從賊因大罵賊怒剖工人之腹而死

執敬敬田也先附

執敬字時中元江浙行省泰知政事賊犯餘杭執敬調兵出戰皆不利賊至執敬渡上馬率眾出中途與賊遇射死七人賊填咽街巷縱火眾潰執敬奮力斫賊中槍而墮死于歲寒橋一日天水橋田也先者從僕也見主遇害亦奮力與賊鬪中槍死

許晉子如璋附

晉字德昭江陰州大姓賊自七月陷錢塘九月陷吳興延陵十月陷江陰州晉與其子如璋聚無賴惡少資以飲食賊四散抄掠誘使深入殫而埋之戰于城北之祥符寺父子皆死

星吉從子伯不花附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父撈思吉事烈祖為怯里馬赤星吉少給事仁宗潛邸累官湖廣行省平章政事會汝穎賊起星吉任用

老將鄭萬戶得賊詐降者殲之械其魁以俟命適星吉內召同僚受賊賂釋械者去而武昌遂陷武昌人駢首夜泣以失星吉

為恨時宰炎為江西平章政事至正十二年九月星吉至江東

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號百萬官軍止有三百人眾欲走吉曰喪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計也汝等皆有妻

子財物縱逃其可負乎乃貸富人錢募兵得三千人沂江而上

四月復池州又復桐陵敗賊于白馬灣追至白渚擒其偽相周

監奪艇六百艘死者蔽江水為赤乃命諸將分道討賊復貴

池石埭建德諸縣時賊久圍安慶解圍去進復湖口克江州命

王惟恭柵小孤山而自駐鄱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

廣已隔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日久糧乏或曰九月賊取蕪華

編為大筏杜上下流縱火夾攻我軍殊死戰且盡星吉從子伯

不花將親兵數千俱戰沒賊射星吉中目仆舟中賊舁置密室

伺其少蘇饋以食星吉斥之不復食凡九日猶自力起北面再

拜而絕年五十七

丑廝

丑廝元上萬戶至正十二年十一月斬賊寇安慶水陸並

進上萬戶蒙古丑廝連破之輕舟躡賊後中流矢卒先是丑廝

鎮江陰時海內無事州人王逢謂曰太歲在辰侯當保障一方

戰勝恐後不利已而果然

官元：帥倪文俊自沔陽陷中興路朶兒只班兵敗死之

汪澤民

澤民字叔志宣城人嘗為平江路推官用法平恕累官禮部尚

書元季致政家居蕪黃賊犯宣州倡鄉人保里閉城陷遇害詔

贈江西行省左丞諡文節

甄崇福

官元廣西元帥道州為賊所據至正十三年十月丁未崇福復

之殺賊將周伯顏十五年八月倪文俊陷衡州路崇福戰死

伯家奴

伯家奴元懷寧縣連魯花赤趙普勝攻安慶伯家奴佐泰政余

關守城力戰死

伯顏不花的斤

伯顏不花的斤信州守臣庶訪副使至正十九年正月友諒部

下偽將王奉國久圍信州伯顏不花的斤自衛引兵來援遇奉

國于城東力戰破之二月友諒弟友德營城東繞城植木柵攻

甚急伯顏不花的斤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少裒軍

民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鞋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殺老弱食



之六月奉國親來攻城穴地以入或梯而上遂陷伯顏不花的斤力戰不勝遂自刎

全普庵撒里 哈海赤

全普庵撒里元江西行省泰知政事哈海赤賴州路總管至正十八年八月友諒遣將辛文才率兵圍賴凡四月義兵萬戶馬合沙欲舉城降普庵撒里不從遂自刎及城陷執哈海赤哈海赤曰與汝戰者我也毋殺賴民當速殺我遂見害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陳友諒陷江西諸郡省臣火備赤棄城遁當乃戴黃冠著道士服杜門不出友諒遣人辟之當卧床不食以死自誓乃昇床載之舟送江州拘留一年終不為屈遂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圩逾年以疾卒

海尚書 完者帖木兒 臨江同知

海尚書失其名為元宣差尚書總管完者帖木兒撫州達魯花赤也吉安陷海尚書死之撫州陷完者帖木兒死之瑞州陷臨江同知某死時定住降火你赤及安謙遁道童棄城為賊追殺江西無宰士

段興元 王卿

二人皆明將守太平石埭者至正十九年五月趙普勝攻破二縣二人皆力戰死

花雲 王鼎 許瑗

雲陽皆明將官樞密院判援太平府知府友諒陷太平三人俱不屈死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城卜官廬州遂為廬州人少喪父授徒養母元統元年進士授同知泗州事俄召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後出為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會莫瑤蠻反右丞沙班以芻餉不足緩師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復以集賢經歷召入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道廉訪司事丁母憂歸廬州盜起河南至正十三年行中書於淮東改宣慰司為都元帥府治淮西起闕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分守安慶抵官十日而寇至拒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明年大飢捐俸為粥以食之活者甚眾又請于中書得鈔三萬錠以賑民陞同知副元帥十五年大雨江漲屯田禾半後城下水湧有物吼聲如雷祠以少牢水輒縮秋稼登得糧三萬斛度軍有餘乃浚隄增障環植木柵城四面起飛樓禁賊猫軍為江淮保障拜江淮行省叅知政事池州盜趙普勝帥眾攻城連戰三日敗去未幾又至相拒二旬始退懷寧縣達魯花赤伯家奴戰死十七年普勝同青軍兩道攻城拒戰一月敗還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蔽命義軍元帥胡伯顏



戊馬十月陳友諒直持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闕遣兵扼于觀音橋俄饒州祝冠攻西門闕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張紅旗登城闕簡死士以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敗之賊恚甚乃起飛樓來攻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冠軍南門四面蟻集西門勢尤急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城陷引刀自刎墮清水塘中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其死事之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元帥府都事帖木補化萬戶府經歷段桂芳千戶火失不花新李盧廷玉首延齡丘色許元琰奏差兀都蠻百戶黃寅孫安慶推官黃先倫歷楊恒知事余中懷宣事陳巨濟凡十八人闕卒年五十六事間贈官封幽國公謚忠宣留意經術五經皆有傳注賊義其死求屍具棺葬西門外明祖詔立廟忠節坊歲時祀之

脫：

萍鄉州同知寇陷萍鄉脫：死之

熊義山

義山岳州安鄉人官萬戶徐壽輝遣將倪文俊至執其戶張繼和去義山保障黃山一縣獲安越二年文俊襲執之逼使降義

山罵不絕口文俊大怒剖其腹

周鏜

周鏜瀏陽人至正十一年壽輝陷蕪黃諸郡瀏陽無城守丙申八月盜至民皆驚竄鏜為四川儒學提舉便道還家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無相累也賊至得鏜欲推為主鏜惟瞠目大罵賊殺之

林夢正

夢正台州太平人為溧陽教授蕪黃賊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夢正問曰爾何人應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年老不堪征事令我代夢正痛罵曰我父祖為國家臣子而爾思偽耶既而賊勢復盛竟奪張某去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受上賞夢正匿他所挾得之張曰前日罵我者非汝耶曰然張曰降我則俾汝為元帥同享富貴夢正曰爾偽也我何為降再三終不屈縛于樹不解衣冠而殺之

劉元謨 壽安 張良才

元謨信陽州知州也至正十二年三月蕪冠陷信州遂移逼信陽元謨力拒之凡十九日眾欲其降元謨我雖死當殺此賊城陷罵賊而死同時玉山監縣壽安貴溪尉張良才亦死于難論曰壽輝弄兵蕪黃死事之臣最夥若李子城余心一固與日月爭光矣其他如王伯顏魏中立林夢正輩豈不亦卓卓



烈丈夫哉若色目中人則星吉尤著至不花的斤諸守臣或  
先官守或死疆場雖事由勉強君子亦復予之善：欲長古  
之道則然花雲王鼎是明代之臣與李余後先輝映皆宜廟  
祀者也明祖憫雲而忽鼎優卹之典毋乃不周乎

元季伏莽志卷之四

盜臣傳

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武寧縣人本姓謝祖千一贅于陳遂從其姓  
父普才黃蓮漁子也友諒幼岐嶷比長膂力過人優於武藝嘗  
為縣貼書不樂會徐壽輝與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為文俊  
簿書掾佐弟兄四五人皆專兵衛從文俊下諸郡縣有功尋領  
兵為元帥倪相壽輝治官室於漢陽迎壽輝居之而專其政柄  
友諒心不平丁酉九月文俊謀弑壽輝事覺懼奔黃州友諒與  
其黨輩而殺之并其眾自稱宣慰使尋為平章明年率兵陷安  
慶池州又破龍興瑞州諸郡因分遣康泰趙宗鄧克明等攻取  
邵武別將取吉安而自以兵破撫州八月破建昌九月破贛州  
己亥正月破信州三月遣將取襄陽又出兵寇衡州遂取杉關  
友諒疑其將趙普勝欲已殺之十二月以江州為都奉壽輝居  
之遂自稱漢王庫子閏五月友諒挾壽輝犯太平隘之既得太  
平欲僭號遂殺壽輝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  
元大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乙  
未遣羅忠顯陷辰州閏五月庚申友諒既僭號遣人約張士誠  
來寇建康乙丑友諒引師東下大敗于龍灣陳氏入寇明祖召



輯



誠意伯問計誠意伯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明  
祖然其言先設伏以待兵將逼境帝以康茂才與友諒舊俾致  
書速其來茂才家有老閹嘗事友諒令賫書以往友諒得書甚  
喜問康公安在曰見守江東橋問橋何如曰木橋也乃遣還曰  
歸語康公吾即至：則呼老康為號閹者歸具以告乃命李善  
長改築江東橋又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時龍江  
城：堅壘深又砌蓮花椿於瀕江二里許友諒命其弟號五王  
者領大船至：則不能近城乃移船于石灰山攻虎口城双刀趙  
之兵攻龍灣以其將張志雄領兵先導明帝命馮國勝常遇春  
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石灰山側徐達軍南門楊璟駐大勝  
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帝自總大軍于盤龍山戒  
持幟者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乙丑友諒引舟  
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水路狹隘友諒舟不得並進遂  
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銹石連呼老康不應即  
與五王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時暑酷熱帝衣  
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眾欲戰帝曰天將雨且  
就食當乘雨擊之頃臾雨大注赤幟舉帝下令拔柵諸軍競前  
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雨止命發鼓黃幟舉馮國勝常  
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夾攻友  
諒軍披靡不能支潰兵趨舟值潮退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

無算俘其卒二萬人其將張志雄梁鉉俞國興劉世衍等皆降  
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鯨者百餘艘及戰舸數  
百五王僅免友諒乘別舸脫走志雄故趙普勝部將怨友諒殺  
普勝故龍灣之戰無鬪志又以其船風急水湧不能開幫率眾  
降及降後始言安慶無守備可取帝命徐達率廖永忠等將兵  
追友諒又命俞元帥將兵取安慶廖永忠通海德勝等追至三  
山磯連戰皆捷及慈湖縱火焚其舟至米石青沙復大戰僉院  
黑張同知官音奴皆死之黑張即張德勝也馮國勝以五翼師  
威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  
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俞元帥遂取安慶降  
卒數萬人詐水牢繫之越日死者過半戊寅友諒寇龍江帝命  
胡大海出兵持廣信以牽制之王愷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  
戶彼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臨之不可從  
之遂克信州六月乙丑友諒浮梁將于光等降于明初友諒守  
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俞椿與饒州辛同知有隙出兵攻之光等  
遂遣人來降命仍守其地友諒遣秦政侯邦佐攻陷浮梁光乃  
率輕騎謁帝於龍江九月戊寅素州守將歐普祥秦政劉敬遣  
人款于明十二月友諒聞之使其弟友仁攻普祥普祥與部將  
劉仁黃彬戰敗其眾殺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恨遣太師鄒普勝  
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乃釋友仁至正二十一年六月正月明



院判朱亮祖率兵擊友諒平章王溥於饒州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退五月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聞胡大海在浙東懼其來援遣兵據玉山之草平鎮以遏我師元帥夏德潤出兵爭之遂戰死六月明道攻信州益急守將胡德濟閉城固守大海率兵由靈溪來援德濟乃出城與明道力戰大海縱兵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王溥朱文忠令二人為書招王溥帝命皆仍舊職用為鄉道以取江西七月壬申友諒知院張定邊陷安慶守將俞元帥等奔還建康帝怒賜死安慶乃長江上流要地初雙刀趙普勝據守安慶明祖累發兵攻之不利後調黑先鋒領兵水陸並進舡至樅陽普勝于水中暗以鉄索橫截柁着索不行黑先鋒及將士皆被擒陸路軍馬亦潰散友諒尋陷太平殺其主壽輝自稱皇帝恐普勝生變誘殺之別留軍馬守馬于是明祖克之命僉院趙伯中都先鋒程八守之友諒遣兵復破安慶伯中與程八遁至龍江知府譚若季亦遁中途聞寇退復回入城撫安百姓明祖命各給弓絃一條自縊死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初雄峯翼分院元帥王思誠克番陽之利陽鎮遂會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攻之不下至是克之守將侯邦佐弃城走于光復攻樂平州擊敗友諒總管蕭明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八月癸卯明師取江州江州守禦甚固明將康永忠搗城高下造橋于船尾名曰天橋以船乘風橋于城遂

克之友諒走武昌庚寅明祖親統師伐友諒先是李明道至建康具言友諒弑主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敵之雖有眾不足用也及安慶之敗遂決意伐之至是率徐達等各將舟師發龍灣帝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友諒江上斥堠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帝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克其水寨遂克安慶長驅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師克安慶次湖口遇友諒舟出江偵邏帝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帝命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帝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萬帝遣徐達追之間友諒欲出沔陽戰艦拒戰達乃屯于漢陽之沌口以遏之甲辰遣兵取南康克之丙申斬黃廣濟降于明戊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其官守饒州宏仕友諒為江西行省參政守餘干帝取江州遂全城請降壬寅帝至龍興宏率眾來見遂改帥愈江西參政宏代守饒州下武昌以功拜中書左丞復左遷親軍指揮宏涉獵經史奉母至孝見重於士大夫九月辛亥友諒平章建昌王溥降于明溥以弟漢二為明將所執又聞友諒失九江勢孤不能守帥孫德壽等遣萬戶羅康榮奉書來降帝命各復其官仍守建昌壬寅溥復遣檢



校劉巨川以南豐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獻于明九月二十五日攻湖廣徐達令右丞薛瑄見領士卒焚漢陽城沿江舟楫次日攻城友諒登黃鶴樓袖手觀之令閉門堅守達等未備攻具自寅至午不克悉焚城外房屋大軍遂退十月二十三日達領大軍船隻駐襄陽沔以竹編巨簍貯磚石于內填塞壩口出水高丈餘濶十丈令桑院判領快船三百餘隻哨鄂州至青灘而回大舡旋駐三江口十一月大軍復上江州大敗五王之兵殺死被擒者數萬戊子帝又命理問谷繼先討友諒與國路石榴山寨克之獲寨首嚴院使及其官屬己未帝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友諒將鄧克明據撫州宏率兵攻之仍遣人招克明時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苑明欲走新淦不果乃偽請降愈察其詐潛以兵夜襲破其城克明乃出降愈遣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遣克明見明祖于九江中途逃歸新淦後仍伏誅十二月己亥友諒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廷瑞使其子偽降請禁止若干事帝初有難色劉基自後陽所坐胡牀帝悟許之廷瑞即以城降是月帝班師以右相國徐達總大軍舡隻仍駐三江口至正二十二年大義三年正月庚申明取江西龍興諸路時江西州郡大半為友諒所據乙卯帝以胡廷瑞來降遂發九江如龍興辛酉帝至龍興胡廷瑞暨祝宗左丞張民瞻奏政廖永堅樞密同僉康泰左右司郎中潘有

慶等俱迎謁于新城門外帝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入城留居數日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來降乙亥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本立起義兵從元守臣納速兒守吉安萬中兄弟亦聚兵吉水友諒遣其將熊天瑞攻吉安納速兒兵戰敗遁去萬中兄弟等于是來降三月癸亥祝宗康泰叛攻陷洪都府四月甲午徐達等率師復之祝宗走新淦依志明誅之丞其首來獻康泰走廣信追兵獲送建康帝以其為胡廷瑞之甥宥之癸酉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執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後被明元帥王國寶出追擊死之五月友諒復侵安慶明守將院判趙伯中遁九月達領兵復安慶友諒夜遁達乃脩城塹命將士守之十二月朱文正遣裨將率兵攻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泰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兄弟共守是歲明得康茂才蔡選等破友諒八陣指揮取瑞昌至正二十三年大義四年四月壬戌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友諒忿其疆土日蹙乃作大艦來攻艦名高檣子船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為蔽置艚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艚箱皆裹以鉄載其家屬百官空圍而來洪都城始瞰大江帝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友諒巨艦至不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公與諸將分城拒守丙寅友諒攻



洪都之撫順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壞城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友諒又親率六十萬兵圍南昌用雲梯等攻具百道進擊文正于城上發砲石擣木火箭無不破之五月己巳朔友諒知院蔣必勝饒鼎昌等復陷安吉李明道與萬中兄弟不協明道曰潛約必勝兵至城下舉火為號開西門納之陳海萬中皆被殺執泰政劉齊知府朱叔華独粹中亡走經寧家黃如淵里中如淵執送鼎昌處斬之如淵本萬中部曲怨萬中兄弟虐其家故叛投鼎昌必勝脅降齊等齊等不屈必勝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諒友諒以三人狗洪都城下仍以明道鼎昌守吉安友諒兵隔無為州知州黃曾死之丙子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震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六月辛亥友諒圍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棄槊更進文正乃命煨鉄戟鉄鈎穿柵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又攻官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中流矢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乃遣千戶張子明告急于建康還至湖口為友諒所獲偽許誘降至城下大呼令固守友諒怒殺之七月癸酉帝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等亦自廬州還是日會師福壽龍江舟師凡

二十萬俱發癸未師次湖口丙戌友諒圍洪都至是八十有五  
日聞帝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我師帝率諸軍由松門入  
鄱陽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帝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  
忠突入虜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礮雷鉤波濤起立飛火  
照耀百里之內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二三萬流屍如蟻彌望  
無際已丑焚燒舟師舟師帝坐胡床督戰劉基侍忽躍起大呼起帝更舟帝倉  
遽徙別舸坐未定飛礮擊舊所御舟立碎友諒乘高見之大喜  
而帝舟更進己丑焚偽辛卯復酣戰虜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帝  
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  
定邊中矢百餘率眾兵退潛保鞋山不敢以氣明師亦移據湖  
口扼彼喉襟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成嚴以候其發  
戊子帝命達等進兵薄戰連擊敗其前軍獲一巨舟而還俞通  
海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艘指揮韓成元帥宋貴李兆先  
等俱戰死定邊奮前欲犯帝舟遇春從旁射之定邊舟始却通  
海來援舟驟進水湧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  
矢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帝親布陣與友諒戰敵兵舟  
艦相連至曉東北風起帝命以七舟載荻葦貯火藥束草為人  
飾以甲冑命敢死士操之乘風縱火須臾抵敵舟水寨焚數百  
艘烟燄漲天湖水盡赤友諒之弟友仁即五王與友貴及平章  
陳普魯等皆焚死時帝所乘舟白友諒亦令諸舡盡白其檣併



力來攻且視莫能辨辛卯復聯舟大戰命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敵連大艦拒戰明師望六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將士見之勇氣百倍合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旗鼓器仗浮蔽湖面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明師所扼不得出乃飲舟自守不敢復戰是日移舟泊柴柵明日泊左蠡友諒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右金吾將軍欲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再舉左金吾將軍請決戰友諒兵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懼及禍遂降于明右金吾亦從之友諒兵益衰帝移書告之曰曩者公犯池州吾不以為嫌生還俘虜將與公為約從之舉各保一方以俟天命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仇我是以破公江州蹂躪黃漢沔之地同舉龍興十一郡奄為我有今又不悔復起兵端困于洪都敗于康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乘危大不掉之舟頓兵敵甲與吾相持以公之狂暴正當親決一戰何徐：隨後若聽吾之指揮者毋乃非丈夫乎友諒怒留使者不遣建金字旗周圍巡察今日獲放將士皆殺之帝命悉出所俘視有傷者賜藥遣還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明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橫截湖面逆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岬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再移書與之曰昨共泊渚磯嘗遣使齎記事

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力驅殘兵來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脩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諒忿恚不能答帝遣裨將攻蘄州及與國克之八月明兵與偽漢兵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績虜食盡遣舟而死初徐達領大軍攻廬州老左堅守不克圍至七月友諒親率大舡進鄱陽湖來侵徐達棄圍援之帝親領舟師往征衣甲鎧仗旗幟火炮火銃火箭火蒺藜大小火鎗大小將軍筒大小鉄炮神機箭及以蘆葦作團圓五尺長七尺糊以紙布絲麻纏之內貯火藥捻子及諸火器名沒奈何用竿挑于頭梳之上兩舡相幫燃火線刀斲懸索沒奈何落于敵舡舟中火器俱發焚毀無敵帝勅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為前鋒平章廖永忠命通海為左右翼餘舡列幫而進且戒將士曰晝則視旗幟夜則視燈籠遠則聆信砲近則聽金鼓以翱翔二船為左右副以風斗快船為前導大小船隻相繼而進兵至左蠡旌旗蔽日金鼓震天帆幔遮水衣甲耀日暹列數百里友諒後繼之舡盡為俘獲江西守將朱文正薛瑄二秦政率軍力戰友諒將士不能近城聞帝援兵至棄圍赴戰友諒舡塗紅為號大者容三千人中者容二千五百人小者容二千人其船以灰麻粘底鴈與兩廂頭尾不粘或謂友諒曰



何止船底友諒曰此一去舡何須盡船以故友諒戰船皆不及  
建康戰舡之堅緻建康船以白塗舟取水寇火之義也陳氏兵  
卒自經龍江：州湖廣三處大敗善戰者折損無多却于湖潭  
別襄等處徵田夫市子三丁抽一為軍號曰蓬合且十人無一  
二慣戰及舡列幫望見白船水上周旋迅疾旗幟帆幔衣甲器  
械無不整齊又聞金鼓銃砲不絕聲寇胆俱喪友諒自恃巨艦  
未知軍心惟怯白船往來湖中仰射紅船紅船牢駐不能轉動  
一日攻數次白船輪次而戰紅船軍接戰不得休息七月二十  
一日大戰紅船焚溺二十隻煙燄蔽天咫尺不能辨聲震山谷  
屍浮水面波浪漂沒白船亦被火裹焚者七隻紅船將士焚溺  
者殆六萬人白船焚溺七千餘人餘船相幫紅船被白船撞擊  
即時破碎將士浮水求救者蔽水面帝遣快船濟之次日帝以  
太宰少宰遣使祭五王之柩于軍中友諒亦以禮遣歸又數日  
帝遣人齎書詣友諒約出江決戰友諒見紅船欲出湖口恐白  
舡襲其後遂讓白船先出明帝令江西之船堅拒黃泥州及樵  
市諭將士曰我船出湖口便占上流埠岸選精銳馬步兵登岸  
待戰風斗快船舡岸排列海舡依次排江中次日遂行白船盡  
出紅船方行白舡正出之時紅船不敢追襲者以大舡泊淺小  
船兵冗紅船到湖口撐埠俱被白船先占值西風大作紅船之  
勢高巨順流如箭而下無所措手流至金江口拋五鉄錨始住

兩軍相望二十餘里帝謂都督仇景福曰乘紅船者誰景福對  
曰皆陳氏所乘帝曰我提百萬兵數千里遠來除暴荷天以此  
子付我掌中此機不可失諭達等曰平暴定亂正在今日遂令  
將士各措火器兵仗衣甲於所立信地二十四日帝于所乘每  
號船頭勅曰將士勿動乃捧香爐拜祝曰黎民被難數十年我  
今除暴解紛實天祐之克此奸雄四方寧息汝等士卒俱令富  
貴今當盡心以報天意即拔劍勅曰交鋒之際擅離信地不用  
心者斬遂令釘其水門平基徹其上下木梯搜搗兩廂懸鈴兵  
皆倒身握櫓又值西風順水船下如箭比至紅船三百步間箭  
銃將軍筒標又俱發如雨紅舡將士無所躲避僅以板牌遮身  
或伏匿或逃走無出視者白船徑過矣帝命親軍指揮康茂才  
率二十八宿令船水棒挽舡而上十五里許順流再下紅船將  
士望之如山崩友諒度不能支出看箭窻中呼從紅船而白船  
已至箭銃齊發友諒左太陽中箭而死須臾陳氏卒泗水報曰  
友諒死矣帝隨傳令曰友諒已中箭死兵船將士敢有擅殺一  
人者斬陳氏將士聞之全船來歸者相繼不絕友諒屍已為近  
侍竊載遁歸湖廣矣部下省院官及八陣指揮率領海船再戰  
俱不勝而降輻重盡為俘獲惟知院蟒張不戰而遁友諒所謂  
一去船者驗矣所獲戰船上下左右箭刺如猬帝大悅諭眾曰  
友諒之死將士之功勝于赤壁走曹操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



均給重賞以勞汝等次日帝執爐焚香額天而祝曰異日天下  
一家與汝等巴都兒共享富貴教汝等都做大官拜畢於樓船  
上設金椅坐定保駕都督仇景福率八枝壯士一千三百人稱  
萬歲謝恩遂設大筵即命班師後至王宮以在舡一千三百人  
羅于兩廡下賜以酒肉恣其醉飽明日每人給以金龍官緞一  
表裏冬夏布五疋銀五兩麥五石錢六十文省府衛及千百戶  
鎮撫等官給賜各有差友諒自稱帝至死凡四年死時年四十  
有四友諒既死子理逃回武昌而自立

附陳理

陳理友諒子友諒兵敗身死太尉張定邊扶理逃回武昌自立  
為帝改元德壽八月甲子明兵追理于武昌九月壬午明命李  
善長鄧愈留守建康帝復率諸將親征之冬十月壬寅至武昌  
十二月丙申自武昌還建康帝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命遇春  
等分兵立柵圍之又于江中聯舟為長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  
兵徇漢陽德安諸郡十二月丙申帝還建康命遇春總督諸將  
守營柵諭之曰彼猶孤犍處牢中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久當自  
下也是年十月湖廣偽平章姚知院張陰遣人言于擴廓帖木  
兒設計擒殺偽漢主陳理及偽蜀主明玉珍不果至正二十四  
年德壽二月乙未朔帝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先  
是張定邊潛遣卒夜由觀音閣縋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

使入援必先遣軍洪山旋為遇春所擒遇春俘岳州軍一千餘  
人每四人用麻編頭髮木椿釘于鷓鴣洲上是夜雨雪迢曉死  
者過半宥必先而縛至城下示之必先呼定邊曰吾已至此矣  
兄宜自圖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下  
傅友德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帝復遣友諒舊臣羅復  
仁入城諭降復往至城下號哭理招之入復相持痛哭乃諭以  
上意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理啣壁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  
出降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帝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  
不爾罪勿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令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  
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子資裝皆俾自  
隨友諒兄友才所謂二王也聞左丞王忠信戰敗來降帝即授  
之泰政仍守潭州于是與其子陳大俱送建康帝以陳理祖父  
及所生母并伯叔后妃孀官載赴應天府命右丞周德興守其  
城帝至建康丙寅封理為歸德侯其後封侯下令諭告中外曰予以渺躬  
荷天地百神之福托于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經寧疆宇日闢乃  
者故漢主陳友諒殺君僭逆罪惡貫盈日起兵端犯我邊境爰  
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上天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  
西江諸郡一鼓而下其陳友諒稔惡弗悛仍合餘燼于癸卯七  
月屯兵洪都城下子乃搃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  
降進攻武昌子理歸命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洪武五年二月理



與歸義侯明昇居常鬱，怨望帝聞之曰此童兒輩言語小過但恐為小人惑不能全始終宜處之遠方則憂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于是徙之高麗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理護送而往仍賜高麗國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論曰陳友諒元季之梟雄也彼其獷悍之性兵食俱足所向無前鄱陽一戰有天幸焉有天命者不可以力爭項籍且然况友諒哉 此論宜寓在陳善後

逆黨傳

陳普才

普才友諒父也友諒初亂其父甚恐曰汝一捕魚兒欲圖大事吾不願何不守此故業友諒曰昔有術者視先世墓地謂我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人迎其父曰汝不聽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免後果敗明帝封普才為承恩侯既而徙之滁

陳友才

友才友諒第二弟所謂二王也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友才聞武昌圍急遣忠信來援戰敗而降明帝授忠信參政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巽詞間諭之于是友才亦降與其子大俱送建康

陳友富 陳友直

二人皆友諒弟明帝封富為歸仁伯直為懷恩伯

陳友仁

友仁友諒第五弟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龍灣之役五王領大船侵應天府龍江城下城堅塹深瀕江二里釘蓮花椿以拒艦五王船不能近城移海船于石灰山攻虎口城既而與明兵接戰友仁僅以身免歐普祥降于明友諒遣其弟友仁攻之為普祥所獲友諒遣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疆界普祥乃釋友仁歸後鄱陽湖之戰領舟師前導遭焚溺死明祖遣人以太牢少牢祀之偽漢既滅帝封友仁為康山王有司塑像歲時致祭

陳友貴

友貴亦友諒弟鄱陽湖之戰與友仁俱溺死

陳友諒姪

友諒次姪某氏明祖納以為妃

陳善

陳善友諒長子所立為太子也鄱陽兵敗為明師所擒後亦不知所終 此下宜寓論。以上陳氏俱在附例

逆黨傳

張必先

必先陳友諒相尋為友諒守岳州明師圍武昌急張定邊遣人鮑城出告必先使入援必先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明帝命帝



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眾未集擊之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即所謂潑張是也既就擒械至城下時城中方恃必先援兵為重至是必先呼定邊曰吾已至此矣兄宜自圖定邊氣索不能言必先歸附後授官行省泰政洪武三年鄧愈克河州班師至渭原必先心懷巨測明帝遣人授密旨于鄧軍中即時斬之

張定邊

定邊仕友諒為偽太尉國人呼之為蟒張至正二十年閏五月乙丑友諒兵敗龍灣明帝命諸將追友諒張德勝追及于慈湖至采石復大戰德勝死馮國勝以五翼威之友諒命定邊出皂旗軍號黑旋風者迎戰又敗之既而友諒以定邊知樞密院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壬申定邊領兵攻臨安度後康即山之敗定邊知事不能支率海船不戰而遁迨友諒既中箭死定邊與陳理奔回武昌明師圍武昌理與定邊遂出降

胡總管

胡為友諒守青山砦明將張德勝俞通海擊走之追敗之于青山

郭泰

泰友諒將守潛山張德勝俞通海既敗胡總管于青山旋至潛山泰以師逆戰死于沙河

張志雄

志雄為友諒偽將故趙普勝部曲也軍中呼為長張龍灣之役友諒命將雙刀兵為先導志雄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役無鬪志是日志雄所領海船風急水湧不能開幫遂率眾來歸以降明始言安慶無守禦可取明祖遣徐達追友諒而俞通海取安慶既而張定邊復陷安慶至正辛丑八月明帝自率師伐友諒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帝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志雄偕廖永忠以舟師先克其水寨遂克安慶後康即山之戰舟檣折敵兵攢刺之知不能脫遂自刎

羅忠顯

忠顯友諒將至正二十年遣之攻陷辰州

康泰

泰胡廷瑞甥仕友諒為樞密院同僉偕廷瑞守龍興至正二十二年以廷瑞命與祝宗等俱納款于明：年三月與宗俱叛攻陷洪都旋為徐達所破敗走廣信追兵獲送建康帝以廷瑞故特宥之

鄧克明 弟志明附

克明新淦人自少無賴恣橫鄉里紅巾寇陷臨江克明與弟志明亦聚眾而起依賊帥陳普文據縣之修德欽風太平玉筍四鄉遂陷撫之安樂崇仁宜黃等縣自稱元帥陳友諒發兵掠新淦克明率眾歸之友諒以克明為右丞志明知州事克明復肆



掠永豐寧都石城汀州寧化等縣攻破邵武府臨建昌破杉關  
掠光澤以攻建寧不克克明兄弟凶暴殘忍御下無紀律所過  
荼毒人以邵賊呼之既而還兵據撫州至正二十二年十一月  
己未遣平章吳宏率兵取撫州宏遣人招之邵愈駐兵臨川之  
平塘克明欲走新淦不果乃偽請降愈察其詐潛以兵夜襲破  
其城克明乃出降愈遣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遣克明見帝  
于九江中途逃歸新淦仍肆劫掠壬寅正月帝至龍興克明懼  
不自安乃詐為商賈乘小船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覬伺可否為  
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囚送建康是歲大都督朱文正遣志  
明從征贛州志明乃據麻嶺沙坑牛波為寨拒命不行甲辰八  
月常遇春鄧愈平之執志明送建康與志克明俱伏誅

吳宏 宣入降者

吳宏餘十州人仕友諒為江西行省參政守餘干明師取江州  
遂全城請降壬寅明帝至龍興宏率眾來見遂改鄧愈江西參  
政宏代守饒州十一月己未偕愈率兵取撫州既而下武昌以  
功拜中書左丞復左遷親軍指揮使宏涉獵經史事母至孝見  
重於士大夫

王溥 弟漢二附

王溥安仁人仕友諒為偽平章初友諒弒徐壽輝以溥為宣慰  
元帥既乃世權平章至正二十一年正月溥時為友諒守饒州

明將朱亮祖率兵擊溥于饒州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退既而守  
建昌弟漢二與明將胡大海戰敗被執又聞友諒失九江勢孤  
不能守遂降於明：帝命復其官仍守建昌壬戌溥復以南豐  
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從征武昌陞資善大夫中書右丞  
洪武元年兼副參事從大將軍平山東河南燕冀陝西賜文幣  
七表裏三年論功行賞陞河南行省平章食祿不視事子孫世  
襲指揮同知歲祿七百五十石當溥未仕時奉其母避兵貴溪  
後遇亂與母相失凡十八年溥嘗夢母若告以所在者筮之占  
曰非巖非穴厥得朽骨及是從容言于帝賜請歸省墳墓許之  
且命禮官具祭物溥歸率士卒之貴溪桃源山中求不得晝夜  
號泣者三日居人吳海言夫入為賊逼投井中溥求得有井有  
姓自井出投溥懷中旋復入井遂汲井索之母屍果在哀呼不  
自勝乃具棺斂即其地葬之溥之降明也曰漢二被執後朱文  
忠令與李明道為書招之來即用為鄉導以取江西

孫德壽 羅康榮 劉巨川

三人皆吳宏僚佐德壽守將康榮萬戶宏之降明遣此二人巨  
川則檢校也南豐八縣之獻實使巨川云

李明道

明道豐城人家富於貲乘亂起兵附徐壽輝後為友諒偽將胡  
大海既克信州復往浙東明道寇信州時胡大海在浙東明道



懼其來援遣兵據玉山之草平鎮以遏之明元帥夏德潤出兵  
交戰遂死六月明道攻信州益急守將胡德濟閉城固守大海  
率兵由靈溪來援德濟乃出城與明道力戰大海縱兵夾擊大  
破之遂降于明至建康具言友諒弑主將士離心政令不一驍  
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眾不足恃也帝于是決  
意西征遂克安慶進取江州明道之初降明也為書招王溥帝  
命為行省參政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後復叛仍附友諒友諒亡  
走歸豐城剪其須鬚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帝  
面數其反覆之罪戮于鮑口沙上明道有畜犬為大軍携至  
武昌見明道被殺嗚不已啣其肉跑沙瘞之帝美此犬明  
明道

于光都昌人從徐壽輝起兵為宣慰元帥後為友諒守浮梁饒  
州辛同知與光有隙出兵攻之光遂與右丞俞椿來降帝命仍  
守其地授樞密院判友諒復攻陷浮梁光乃輕騎歸于明次年  
至正二十一年八月友諒浮梁守將侯邦佐棄城走于光復攻  
樂平州擊敗友諒總管蕭明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  
樂平

俞椿

椿仕友諒為左丞與于光同守浮梁光降明椿亦歸附

侯邦佐

邦佐仕友諒為參政于光降明友諒遣邦佐率兵復攻陷浮梁

後被明將鄧愈會雄本翼分院元帥王思誠于二源洞議取浮  
梁克之邦佐棄城遁

劉敬

敬仕友諒為參政偕歐普祥守素州至正二十年九月與普祥  
同降明

劉仁 黃彬

二人皆歐普祥部將友諒既殺徐壽輝彬言于普祥曰公與友  
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普祥遂遣使納款于  
明友諒之弟友仁來攻素州兵敗為劉仁所執鞭而囚之友諒  
懼乃與普祥結好而友仁得釋明帝至龍興令普祥仍守素州  
而以彬為江西行省參政後積軍功進江淮行省左丞洪武之  
年封彬為宜春侯二十三年坐胡黨死

嚴院使

院使友諒與國路石榴山寨之首也明帝命理問谷繼先討之  
獲院使及其官屬

胡廷瑞

廷瑞避明祖字易廷美初為友諒行省丞相守洪都遣部將鄭  
仁傑詣軍門納款且請禁止數事勿散離其部曲帝初有難色  
劉基自後陽所坐胡林帝悟乃許之賜書慰諭畧曰鄭仁傑至  
言足下有效順之機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此足



下之過慮也吾起兵十年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机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世垂名後裔大夫相遇磊落一笑契合洞見肺腑故嘗推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少則益之以兵位卑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此吾待將士之心也安肯散其部屬負人來歸之心哉陳氏諸將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僂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有龍江之役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來降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問及長張破安慶梁鉉等江北功績並著此數人者其自視無復生理而待之如此况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來歸者耶得失之机間不容髮其早為之計廷瑞本偽降及得書遂遣祝宗康泰詣九江納款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乙卯帝以廷瑞來降乃發九江如龍興辛酉至龍興廷瑞率其僚佐迎謁新城門外帝慰勞之既入城帝登堂拜其母以示寵焉後廷瑞從征武昌還又伐東吳著勞績加榮祿大夫命為征南將軍取福建即留守之尋命為中書平章同知詹事院洪武三年封豫章侯長女為貴妃嘗與其子壻私入宮禁皆坐法死

### 祝宗

祝宗友諒偽平章也與胡廷瑞同降明帝命以所部從徐達攻武昌宗本不欲降明既有從征之命遂反舟次女兒港還趨城夜破新城門而入明將鄧愈出追易三馬始得脫走新淦依鄧

志明志明函其首來獻

孫本立 曾萬中 曾粹中

本立廬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紅巾亂起義兵從元守臣納速兒守吉安萬中兄弟亦聚兵吉水陳友諒遣其將熊天瑞攻吉安納速兒戰敗遁去萬中兄弟與本立遂降天瑞乃併其軍使其壻徐指揮吳員外馬斷事等與本立萬中同守吉安本立右徐下心常不悅明帝至龍興本立詐與徐謀請假攜師名往覘兵勢徐從之遂與萬中兄弟見帝納款帝以本立為江西行省參政授以銀印萬中為都元帥粹中為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二月己丑本立等還吉安秘其納款事徐指揮稍覺謀邀本立等飲就圖之徐有愛得泄其語于官妓以告本立本立乃避徐吳馬三人至其家與其屬皆登樓劇飲醉而潛去其梯本立手刃殺之遂遣人來報上其軍民錢穀之數三月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敗走永新天瑞攻破永新追至贛州執而殺之友諒使其知院饒鼎臣守吉安十二月明朱文正遣裨將率兵攻吉安饒鼎臣出走遂以萬中粹中同李明道與參政劉齊陳海同守吉安既而萬中兄弟與明道不相能明道潛約友諒知院務必勝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為號開西門納之萬中與陳海俱被殺粹中亡走經其壻家黃如淵里中如淵本萬中部曲怨萬中兄弟虐其家叛投鼎臣執粹中送鼎臣殺之



彭時中

時中仕友諒為偽平章為友諒守龍泉至正二十二年正月癸酉吉安既附於明乙亥時中以龍泉降納還友諒所授銀印帝命復其職別以行省印授之友諒亡時中與熊天瑞爭萬安地相攻不已

熊天瑞 子元震附

天瑞湖廣荊州人樂工也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掠江湖間後以友諒命攻臨安吉安又攻贛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諒命加叅政守贛州兼統吉安南安韶州諸郡孫本立遣姪士安攻贛之與國縣天瑞遣子元震敗之殺本立復據吉安遣其第三

子叔掠山寨獲貨財牛馬而歸乃造戰船揚言欲領兵東下署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歲癸卯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視成敗不應命及友諒敗死乃伴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于南雄造戰船遣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樂山寨遂陷韶州命部將元任重守之士辰春戰艦成率兵數萬進攻廣州何真以兵送于胥江一鼓而破意廣東可不戰而下忽天晝晦大雨如注雷震其檣舟不能進天瑞仰天祝曰廣州非子所有則天為霖明當即日還師祝已天果霽乃歸贛未幾以兵攻桂陽湖南山寨皆俘獲之以歸

明師克臨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頭為備禦計九月五明師至賴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郤愈乃浚濠立柵以困之十月元震竄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為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來襲遇春過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銳槌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乙巳正月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亦肉袒詣軍門遇春送之建康元震本姓田氏為天瑞養子遇春喜其才勇荐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天瑞後又降張士誠士誠敗亡伏誅于建康別立傳系士誠下

饒鼎臣

鼎臣仕友諒為同知樞密院慄悍有胆略所至盡害人呼為饒大胆至正二十二年熊天瑞執殺孫本立友諒使鼎臣守吉安十二月明朱文正遣裨將率兵攻吉安鼎臣出走二十三年五月吉安守將不協潛約知院蔣必勝率兵至城下遂復陷吉安黃如淵叛投鼎臣執曾粹中送鼎臣殺之友諒既滅鼎臣自破吉安甲辰八月常遇春郤愈兵攻吉安過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為吾往矣不能為爾留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鼎臣既走與其黨劉顯等仍肆剽掠郤愈自贛還兵討之久不



下乙巳六月帝復命元帥王國寶會秦政何文輝黃彬來攻島  
臣又走茶陵合浦陽群盜于南峯山寨與友諒將劉平章寇掠  
益甚十一月國寶出追擊島中弩死餘黨潰散賴地以寧

蔣必勝

必勝仕友諒為同知樞密院李明道復欲叛明曾約必勝潛師  
取吉安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

劉震昭 趙祥

震昭仕友諒為平章祥仕友諒為副樞至正二十三年五月丙  
子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明將薛顯將銳卒突圍出戰斬震  
昭擒祥以歸

張氏瞻 廖永堅 潘有慶

氏瞻仕友諒為左丞永堅仕友諒為秦政有慶左右司郎中三  
人皆廷瑞僚佐也廷瑞降明三人與祝宗康泰同迎謁帝于龍  
興帝皆慰勞之

蕭明 彭壽

明仕友諒為樞管彭壽萬戶于光政樂平擒壽等六十餘人遂  
克之

姚天祥 陳榮 魯某 李才小舍命 王副樞 賈

僉院

天祥友諒平章鄒陽兵敗與太子善同被擒榮亦平章魯秦政

李樞密使及王賈皆以鄒陽兵敗率樓船軍馬降明

楊丞相 韓副樞

二人與張定邊同以舟竊載友諒屍還武昌後不知所終

陳普畧

普畧友諒平章國人所謂新開陳也康郎山之戰與陳友貴兄  
弟並焚溺死

姚平章 張知院

二人通信于王保：謀殺其主理以獻者而不果者

羅復仁

復仁吉水人少嗜學尤通天文書友諒辟為翰林院編修竊窺  
友諒非帝王器遁去迨明帝取九江復仁來謁即留置左右鄒  
陽之役友諒既死復仁齎蠟書諭降江西未下諸郡授中書諮  
議從圍武昌帝欲招陳理降以復仁故友諒臣遣入城諭理且  
曰理若來不失富貴復仁頓首曰如陳氏遺孤得保首領臣不  
食言於異日臣死不憾帝曰汝行吾不汝誤也復仁至城下號  
慟者竟日理驚絕使入見持理哭：止問故乃以帝意告之理  
心動回語理曰天兵所向摧拉枯朽不降且屠城中民：何罪  
乎理善其言率官屬出降帝以復仁年老特賜小車出入每宴  
見賜坐食飲已復使擴廓前使多拘留復仁議論慷慨獨還摺  
編修又使安南令歸還占城侵地所贈遺一無所受帝重之以



為宏文館學士與劉基同在帝前率意陳得失嘗採南音帝喜其賢直呼為老實羅而不名閻幸其舍負郊窮巷復仁方壘壁急呼其妻抱杙以坐帝曰賢士豈宜居此遂賜第城中天壽製水龍吟一闕以獻帝悅厚賜之尋乞致仕陞辭賜大布衣題詩衣襟上褒美焉既而又召至京師奏減江西秋糧及兵餉留三月賜玉帶鉄柱杖乘馬食具遣還鄉以壽終

王忠信

忠信友諒左丞與友才同守潭州武昌圍急忠信自潭來援戰敗而降明帝授以奉政仍守潭州友才拒命忠信巽詞開諭並納款

吳徹

吳徹江西崇仁人字文通雅善吟咏為陳友諒所得置諸親密屢欲官之辭曰願就賓師之位友諒呼以先生及明祖討友諒友諒遣之問行以覘明師虛實有縛以獻者帝素聞其名今題天閑百馬圖徹援筆立就云問渠何日渡江來百騎如雲盡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當頭一箇是龍媒徹雖為友諒所遣及瞻天表知天命有歸故為是言明祖度其不為用欲問誅其君臣乃刺詭譎秀才四字于徹面遣還友諒果惡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為我賓師者乎徹遂棹舟而遁後友諒死子理奔武昌明祖忿其城不下將屠之軍門外有自稱詭譎秀才求見召入

語良久復命題西山夜雨傲進詩曰羨厭西山夜雨多也應添起洞庭波東風肯與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凱歌帝會其意即下令還建康蓋吳人將乘虛入寇至是其謀乃寢

李碩

碩唐縣人為陳友諒招討使明師克武昌仁來歸以常遇春荐代陶安知黃州府事由給事中擢侍郎陳脩卒仁進尚書謫知青州政窳擢戶部侍郎尋致仕

論曰

雜傳志

義犬

友諒將李明道既降復叛帝救之有畜犬亦為軍人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僂嗥叫不已啣聚其肉跑沙塵之帝義此犬命具衣食獎明道

宰相街

王溥以建昌降率將士赴京居住自備軍食不支官糧令溥于聚寶門外南街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以寵之後溥為他事仍毀之

斷尾石獅



至正十九年明帝遣帳下衛士何必聚往探江西素州守將歐平章年已老其動靜偵知之帝問必聚曰汝到素州有何為記答曰歐平章崇頭有二石獅吾斷其尾尖以報已而克素州果

### 鐵冠道人

康郎山之戰鐵冠道人從時常忠武率舟師深入虜舟數四圍之金以為不可救道人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已而果然

### 天命

友諒解南昌圍退出康山與明祖決勝負帝頗懼問劉基氣色如何基曰我兵必勝氣色當力戰既而友諒中流矢死帝謂基曰我不當有公曹之行仗友諒棄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拙也建康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今友諒不攻建昌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

### 知聖笑

明祖克武昌還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伐陳事簡曰向敗陳氏于九江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用力多矣明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無完卵乎苟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蹙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關殺傷實多我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殘破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敢復戰我以大軍臨之全城降服一者士

卒不傷一者生靈夜全所得不已多乎簡大悅服高岱論太祖所以得志力于友諒者以士誠之遠圖耳鄱陽之役五命徐達歸守友諒既死不直持武昌而還師再舉皆恐東吳之躡其後也戎簡一老書生何足以知聖笑哉

### 鍍金牀

江西行省以友諒所臥鍍金床進明祖視之謂侍臣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牀工巧如此其餘可知窮奢極欲安得不亡命毀之

### 上樑文

偽漢建造宮殿命詞臣某作上樑文其詞曰伏以乾坤連漢宮殿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於以濟世安民於以建邦啟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智富有四海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己立賢無方北伐東征不遜聲色之美文韶武畧宵衣旰食之勤秉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眾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度習成周之故業如豐沛之新都展三輔之黃圖覽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于峭壁小孤屹砥柱于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天壑前朱雀後元武燧京華工部掄材梓人獻瑞箕布星羅之合度翬飛鳥革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闕金釘朱戶啟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樑雷陳一



柱上樑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袞衣端拱帝王  
宮上樑西仗臣論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雷雨露民安物阜悉依  
歸上樑南嶺嶠猿歸奏表函方土珍奇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  
嵐上樑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蒙帝  
德上樑上天命維新增氣象中天帝德十分明歷：泰階光萬  
丈上樑下邊境蜂消收戰馬六軍務在盡耕桑率土豐登樂閭  
暇伏願閭閻開宮殿巍：玉几之端巖山河壯帝居翼：金城  
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洵符海宴之特衣冠講唐虞股肱皆社  
稷冠山高幾千仞網紀四方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玉葉羹

友諒在南昌喜食玉葉羹其製以西山羅漢菜曲江金花魚為  
之

陳易作  
梅花洞

明李遺聞載陳友諒亡後陳理被擒友諒尚有二子挈眷屬逃  
入楚中深洞自相婚配將一姓別為二姓弟仍陳兄將陳字易  
作郭名曰哥陳子孫繁衍或曰今梅花洞中種類即是

賣文

宋文憲公館吾虞一富家一日有丈夫從二童子來謁自稱賣  
文談論至兵機尤善宋公不能答請其詩曰吾一詩直二十金  
富翁許之詩成甚俊故宋又以文請曰吾文非百金不可富翁

又請之援筆立成文不加點臨別請視宋公書室出前金贈曰  
僕非愛此為先生地耳遂辭去使人送至海濱舟師數千軍容  
甚盛問之則友諒也宋有才名欲禮聘為軍師以無武畧止之  
一邑為之驚異。按此自柳南隨筆得來攷友諒當日以兵抵  
龍灣而敗回自龍灣以東足跡所未及安有至吾虞事再友諒  
一黃蓬漁子之裔未聞其通文墨又馬談詩文事此語恐涉附  
會俟攷

論曰

表忠傳

姜碩

姜碩樂安人元禮部員外郎奉詔招安陳友諒賊黨不從大罵  
之遂遇害

黃曾

曾為明無為州知州友諒陷無為逼之降曾抗罵不屈賊怒縛  
之沉于江

趙天麟

天麟為明臨江同知蔣必勝陷臨江執送友諒不屈死

劉齊 陳海 朱叔華



齊海皆明泰政叔華吉安知府蔣必勝復隔吉安海與曾萬中俱被殺逼齊與叔華降不屈執送友諒遂以趙天麟並拘洪都城下

趙德勝

德勝明洪都元帥友諒圍洪都攻士步官步二門德勝力禦之中流矢死

張子明

子明：洪都千戶友諒困洪都內外阻絕朱文正遣子明告急于建康還至湖口為賊所獲偽許降至城下大呼令固守友諒救之

韓成

成仕明親軍指揮康郎山戰帝舟危急成與帝易服帝乘小舟走成戰死

宋貴 李兆先

貴與兆先並明元帥康郎山戰張芝追直犯帝舟二人與指揮韓成同戰死

黃冲

冲字季中南昌人授義兵千戶偽漢隔城火尼尼赤遁冲悉率徒勇來援為叛將所殺

訖蘭氏

蘭氏

友諒部將稱鄧平章者陷江西某縣有婦蘭氏富翁某財雄一鄉曰賂鄧之帥某丐免剽掠帥聞其婦蘭氏有珠色輒殲其家獨生蘭及四歲嬰將納之蘭曰帥貴人妾事之無恨然吾良人以禮幣聘妾為婦者若干年生二子妾不妾即背恩軍中禮不備請持一月喪服乃為帥婦未晚帥許之服未終移兵他縣帥曰吾如汝約今夕諧吾婚乎蘭曰諾既而帥上馬他之使二卒守爾曰為取雞酒具香火今夕為帥婦敢告先良人靈卒俱出乃即啗指血書壁曰涇渭難分濁與清此身不幸厄紅巾孤兒未忍更他姓烈婦何曾嫁二人白刃自揮心似鐵黃泉欲到骨如銀荒村日落猿啼度過客聞之亦慘神書罷即自刎帥返驚歎訊二卒欲罪之卒指壁問題請人讀其詩馳白鄧：聞之陳陳為立廟旌表云蘭氏一作賀氏永新州人

論曰

降辱傳

詹同

詹同字同文初名書婺源人幼穎異受易於甘楚材受春秋于劉彭壽學由此大進學士虞集見之曰才子也以其弟槃子妻



之至正中舉茂才吳等除郴州學正遇亂家黃州仕友諒為翰林學士承旨兼御史明帝下武昌召為國子博士易名同時功臣子弟教習內府諸博士治一經不書通同淹貫有籍譜易春秋最善應教為文才思泉湧帝善之遷考功郎中直起居注洪武四年與文原吉魏視等巡行天下訪求賢才還進翰林直學士稍遷侍讀學士四年進吏部尚書六年為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明初國家一切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多所裁定與宋源為總裁官七年賜勅致仕復起為承旨卒

傅友德

友德之先宿州人後徙山初從大盜李喜入蜀李敗從明珍玉玉珍不能用走武昌從友諒為別將無所知名明祖西征時友德與丁普即為友諒守江州明師至小孤山友德偕普即來降帝用友德為將從援安豐略廬州還從擊友諒于鄱陽湖輕舟折其前鋒被數箭創戰益力復與諸將遊擊于涇江口既殲友諒從征武昌一鼓奪高冠山流矢中頰洞脅不為沮武昌平授雄武衛指揮使自後戰功常出諸軍上洪武三年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同知大都督府事封穎川侯食祿千五百石子世恭後以征虜前將軍平蜀還授上賞五年副征西將軍馮勝征沙漠明年出雁門獲平章鄧季羅帖木兒還鎮北平九年副中山侯和破伯顏帖木耳于延安十四年

副大將軍進出塞討乃兒不花其年秋充征南將軍征雲南壘地平封穎國公食祿三千石十九年從燕王出古北口副大將軍馮勝納哈出于金山二十一年討曲靖普安二十三年征沙漠擒乃兒不花還駐開平復征寧夏明年征哈者舍利大破敵眾于黑崩寒山再出練兵山峽總屯田事命兼太子太師二十五年副宋國公勝練軍山西河南子忠尚壽春公主女為普世子妃既而賜死

丁普即 附錄與雜諸臣

普即初為徐壽輝將及友諒弒主自立又與傅友德為友諒守小孤明祖徇江州來降帝授行樞密院同知教有軍功鄱陽湖搏戰自辰至午普即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者戰狀直立舟中不仆敵驚為神贈濟陽郡公為康即山忠臣廟三十五人之首餘樞密院判張志雄自刎死左副元帥余昶右元帥陳瑄徐公輔皆以戰歿先一日左副指揮成元帥宋貴陳也先三人以救駕戰死越四日副元帥昌文賈左元帥李信王福王鳳翔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素華陳冲王喜仙汪澤丁宇史德勝裴珍王理王仁鎮撫常惟德鄭興速德山羅信皆有像康即山南昌被圍死事者十四人領兵千戶張子明狗城下死樞密院判李繼先戰死左翼院帥牛海龍劫營死左副元帥趙國旺燒戰艦進兵至棧橋下死管軍百戶徐明誘降不從死軍士張



德山焚賊舟為賊 死夏茂臣中飛礮死右翼元帥同知朱潛  
右副指揮劉齊統軍元帥許圭引兵取吉安戰死趙天麟守臨  
江不屈死祝宗康秦叛洪都知府葉琛與行省都事萬思誠迎  
戰皆死惟趙德勝守南昌友諒圍城急城壞德勝力戰且戰且  
築坐幕城門樓指揮士卒弩中書 鏃入六寸即拔出之歎息  
而卒程國勝先與牛海龍突圍劫營以泗水得脫鄱陽湖戰與  
韓成陳兆先力救御舟死

### 蔡哲

蔡哲字思賢武昌人仕友諒為御史歲壬寅歸明：帝以為蔡  
政嘗奉使入蜀挾畫史與俱圖其山川扼塞以獻帝嘉之授為  
侍御史坐事免

### 論司

## 元季伏莽志卷之五

### 盜臣傳

#### 明玉珍

王珍姓明氏一曰名王珍一曰字隨州玉沙村人也其母夢與  
神遇遂娠而生玉珍身長八尺目重瞳子家世務農少有大少  
志不屑為也性剛直鄉間有訟常往質焉嘗在沔陽為巡司弓  
兵牌子頭至正十一年辛卯徐壽輝起蕪水玉珍與里中父老  
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剛直能集壯勇保全鄉里是所望也玉  
珍于是招集鄉人千餘屯於青田眾推玉珍為屯長至正十三  
年冬十一月壽輝攻臨荆州即遣人招玉珍曰早降共富貴  
不來且先誅之玉珍懼欲保鄉里不得已從焉壽輝待以殊禮  
授統兵征虜大元帥仍領兩部益兵伴鎮沔陽與元將哈麻禿  
戰湖中流矢中其右目：遂眇時皆呼為是瞎子至正十七年  
秋沔陽水溢連歲飢饉民惟採芟捕魚而食乙未夏玉珍將兵  
萬餘駕斗舡五十艘上夔州哨糧時夷陵屬天完秦政姜珏鎮  
守玉珍泝流至巫峽買糧皆滿載蜀人亦不知擾也丙申玉珍  
自巫峽將還先是元四川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鎮重慶募兵辰  
州人楊漢者元義兵元帥也也以精兵五千屯西平寨丁酉春漢  
以兵至重慶屯江北完者都誘漢來謁席間殺之欲併其軍漢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將士謀復讐不克乃放舟下流適遇玉珍于巫峽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兵餉單弱者都與左丞相哈麻禿兩不相下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慶如反掌耳玉珍猶豫未決万户戴壽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且明公備兵沔陽為民也哨糧于蜀亦為民也不若分船為二以其半載糧回沔以濟荒以其半因漢兵以攻重慶事濟則據之不濟則掠其財物以歸無損也且此兵之出窺隴蜀據上游係荆襄開糧道一舉三得幸勿他慮玉珍從之遂率兵至重慶時蜀中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忽斗船大集遠近騷動完者都夜逾果州哈麻禿出戰被執父老迎玉珍入城玉珍禁止侵掠城中安堵如故旁近降者絡繹不絕遣使獻哈麻禿于壽輝是歲秋壽輝以玉珍為隴蜀省右丞先是倪文俊陷陝州元以高寶為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將兵取中興不克賊遂破鹿盧關連福川蜀諸郡玉珍既據重慶于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死又自據成都至正十八年完者都自果州率兵至嘉定屯大佛寺一名規復重慶玉珍遣義弟明二率兵攻之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寨搆嘉定城皆破之惟大佛寺未下相持越半載玉珍親率兵繼之旬日兵自內潰入之殺完者都並平章朗革歹參政趙資遂盡有川蜀之地至正十九年玉珍自成都退居重慶其秋遣使貢于壽輝壽輝得陳友諒矯命使會兵建康至正二十年閏五月友諒弒壽輝于采石玉

珍曰友諒文俊同為壽輝臣子今弒送予當討之遂令其將莫仁壽領兵守夔關絕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春秋奉祀先是友諒有會兵建康之命及壽輝被弒玉珍憤曰汝能為帝我獨不能帝即遂自引兵歸仍據成都自稱隴蜀王遣將楊尚書守重慶分兵寇龍州青州犯興元鞏昌等路曰下今日元運已去中國豪傑並起而逐之予本鄉人乘亂為眾所推殆自為保豈敢圖人通者義兵一起羣醜底寧湖湘向化願茲蜀城久被青中擾亂莫有為之剪除者予奉天誅罪不獲自安已經珍滅凶徒幸爾坐收全蜀是乃天意夫豈人謀方今圖為畫一之規與民共享太平之治誠恐百姓不知以予為爭地殺人之師非弔民伐罪之舉予取爾蜀于青中之手非取諸元爾輩亦當復見中華文明之化不可安于元季之陋習更宜洗心從治慎勿取患招尤至正二十一年四月玉珍以宣使劉澤民之荐徵元進士劉頌為參謀初玉珍建大號弗聽復力言之以部將戴壽張文炳亦從中贊襄始定議于至正二十二年壬寅春三月備禘大號祭告天地即皇帝位建都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詔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運漢唐宋之統緒其來遠矣元以北狄踐我中夏倫理以之晦冥人物為之消滅咸云天數敢謂人謀子孫失道况復運祚衰微上天有命示厭棄之機豪傑乘時興驅逐之策惟我國家肇跡湖湘志欲



除暴救民聊爾建邦啟土成湯七十里威德已振于三巴歷數  
八百年神功終收於上承天命下順人心謹以壬寅年三  
月初二日祭告天地祖宗及歷代帝王即皇帝位國號曰大夏  
其以今年為天統元年於序恭行天罰革彼左衽之卑汚昭顯  
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賴遠迹豪傑勿吝嘉謀庶幾大小臣  
工協登俸績立妻彭氏為后子昇為太子立郊社祭以春秋迎  
帝其四代立廟祭以四時分蜀地為八道以重臣鎮守之曰成  
都曰保寧曰夔門曰通州曰播州曰夷陵曰永寧曰黔南倣周  
制設六卿以戴壽為冢宰萬勝即王珍義為司馬張文炳為司  
空尚大享莫仁壽為司徒吳友仁邵興為司徒劉禎為宗伯置  
翰林院以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士太子朝夕受學焉內  
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外設提舉司教授所教養郡縣生徒府  
置官曰刺史州曰太守縣曰縣令設科舉策賜進士去釋老二  
教而專奉彌勒明氏實錄云立進士科八道鄉試先有司次  
年會試宗伯廷試公五及第斥去釋老并強勒  
佛堂方孝慈等中有問異夏始定賦稅十取一農無力役之征  
始始則其不奉強勒可知秋廷試鄉貢進士賜董重璧實錄作董璧等八人及第餘皆出身有  
差定雅樂肆于宗伯置奉天征討大將軍府于漢中進取陝右  
置奉天征蠻大將軍于夷陵進取荆湖冬使司馬萬勝率兵出  
漢中攻刺踏坎侯音失平章敗走獲其人馬萬餘復遣萬  
勝同司寇邵興攻雲南勝由界入與田建昌入相揮芝麻李由

八番入勝兵不滿萬皆一以當十至正二十三年天統勝兵抵  
雲南梁王宗羅帖木音行省廉訪司官先二日棄城走退保  
于金馬山時邵李兵皆不至勝入城據之使四出招諭降者日  
至即令侍中楊源表聞率所獲眾以獻表曰聖德孔昭誕受維  
新之命王師所至宜無不服之邦大軍既發于三巴踰月遂平  
乎六詔窮祗交賀遠迹同歡恭惟皇帝陛下勇知如湯文明協  
舜既念中華之貴反為左衽之流矧在位之貪殘致生民之困  
悴恭行天罰遠平定乎多方禮順人情即進登于五位泰茲南  
詔鄰比西戎藩公挾便宜行事之文專任檢人滋其饗餐守宰  
無惻但愛民之意肆為虐政害彼黔黎下詔揚庭出師討罪初  
臨烏撒蠻酋納款以供輸繼次馬隆敵眾望風而奔潰遂由驛  
路踏入滇池士民冒雨以爭降官吏叩頭而請罪一毫不染萬  
室皆安勝等愧以庸才欽承威命凡此大勛之集斷非小器之  
能皆聖人大庇之洪休抑諸將效勞于忠力深入不毛臣愧偶  
同于諸葛誕敷文命帝德齊美于有虞梁王既遁諸部復亂梁  
王之傳大都率兵來攻城勝領兵回哨援之敗于閩灘都將姬  
安禮被執大都問之曰勝兵幾何曰八千乃會大理段平章首  
外楊滿海進兵至音閣敗之殺獲千計勝收拾餘眾再戰殺段  
氏驍酋鉄萬戶即屯音寺段氏夕潛火其寺勝軍大亂死者  
什七八遁至回磴關又被進兵大敗勝兵惟大呼曰待明年來



復仇時功在行陣得其<sup>其</sup>守書與勝曰爾征南務得之不得輕  
 還軍少糧乏我當添<sup>海</sup>效其字跡易之曰中國兵來急爾  
 宜早歸勝得書恐國<sup>變</sup>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  
 星關又勝之勝引兵還所道暴掠為民大患玉珍不能制明帝  
 聞之乃遣以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今十有四年凡音之  
 首事者十七八九此皆不思救民恣行殘忍自絕于天以底禍  
 敗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為敵兵之所過郊圻之內民舍一  
 空此如割股以啖腹飽而身斃果何益哉西蜀沃野千里劉  
 備據之以三分天下可不善保而使他人有之誠為足下之憂  
 子與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奕者當局有不  
 自知旁觀者能審之矣若足下旁觀于子亦幸有以相告豈不  
 美哉於九月玉珍表辭<sup>氏</sup>女為貞烈已百玉珍陞仁壽縣學  
 教授劉湛為國子監祭酒至正二十四年<sup>天統</sup>司馬萬勝率兵  
 攻與元圍城三日不克而還秋巴州叛司寇鄂興攻克之留兵  
 鎮守至正二十五年<sup>天統</sup>春吏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  
 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為知樞密院都與為  
 平章鎮成都吳友仁為平章鎮保寧莫仁壽為平章仍鎮夔門  
 鄧元亨為平章鎮通州<sup>廣</sup>英為泰政鎮播州姜珏為泰政鎮夷  
 陵荆玉為宣慰鎮永<sup>希</sup>孟為宣慰鎮黔南冬泰政姜珏入  
 朝今守夷陵與屯種置倉以贍國用遣泰政江儼通好于明

帝遣都事孫養浩來報遺書曰元政既隳天下驅兵者蜂起往  
 往毒痛生靈未有能<sup>道</sup>拯民于塗炭者也徐氏以睿儒見  
 殺友諒竊據荆襄肆<sup>力</sup>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  
 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今天下日夜思併吞吳蜀吳蜀乃不能  
 合從以拒操而屢起釁端自相攻伐豈不失計之甚哉今之英  
 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  
 為上謀足下處西蜀余居江左蓋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  
 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衍者汴雒齊魯三晉為然今皆在豪  
 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之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子已得其  
 二足下之兵雖出于穎之東南漢沔湖湘之地然而友諒握其  
 樞綱足下因有所見以偏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既奄  
 有全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等兵  
 侵擾殺掠生民無幾近者王保以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  
 雖滿招賢納士練精兵實度中國其志非小仗其奸雄如操  
 足下與子豈能高枕無憂乎當今之世勢子與足下變相表裡  
 將欲國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為監耶使至辱  
 厚意故以書奉報惟足下籌之既而又遣孫養浩來結好書曰  
 吳王春書夏國皇帝<sup>得</sup>姜珏命視其文義妥貼<sup>二</sup>語不  
 辛卯歲兵起蔡勳<sup>在</sup>諒恃其土地之廣甲兵之強一旦迫  
 區之境不得已而應之三年遂決元人本處沙漠今居中原



冠履倒置足下應時而起居國上流區：有長江之險相為唇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持遣使通好惟足下圖之夏主答書曰夏主皇帝奉書吳王足下迹者夷狄運衰中原氣盛天必降生豪傑驅逐胡虜以為生民主是乃天意之有在也第以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為彼用殊為可恨足下應進而與目視赤子之塗炭想亦不忍也區：人馬二十萬北出漢中東下荆楚期靖遺孽以安黎庶特遣使奉覆通好不敢後約惟高明諒之冬元威順王侯普顏達失平章率兵由雲南間行之陝西玉珍遣戴壽進襲之至秦州弗及而還月全蜀星隕如雨至正二十六年<sup>天統</sup>春二月玉珍疾召臣僚諭曰中原未平予志未遂西蜀險塞予歿後汝等同心協力以輔嗣子但可自守慎勿妄窺中原亦不可與鄰國構隙汝等勉之言畢遂卒享國五年；三十有六葬江水之北永昌陵遺詔太子嗣立年十歲母彭氏垂簾同聽政遣使報訃于吳及各國燕致遺物羣臣上廟號曰太祖文武至聖皇帝玉珍為人尚節儉好文學薄稅飲禁侵掠蜀人經李壽：殘暴之餘賴以粗安然昧于遠畧不能注之于始方正學云私家倍于公室倉庫空虛不能展其疆界歷年不永民至今感嘆所謂猶賢乎已非耶至于柑子閣弱政出多門宜其斬焉况天命攸歸豈能以人事爭乎

附明昇

昇玉珍子也年十歲方授書翰林玉珍卒奉遺命即位下詔曰皇天眷命篤生我太祖皇帝恭行弔伐創業開基期靖中原以登至治願大業未就龍馭上昇舉國臣民攀號莫及予小子哀疚方殷而臣民以嗣位為請謂神器難以久虛國家不可無主懇請再<sup>三</sup>辭避無術謹于四月初一日祇告天地祖宗即皇帝位予穉年涼德忝任君師惟敬天以勤民在脩身而法祖繼承烈緒任鴻業以無疆誕敷文命武祈天命于有永尚賴臣工協志同濟時艱補缺拾遺匡其不逮其以明年為開熙元年除舊布新與民更始仍遣使詣吳及各國告即位國人稱曰小皇帝三月辟鳳山趙善璞為翰林學不就夏四月<sup>明命</sup>吳王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送葬并負即位丞相萬勝與知院張文炳有隙密遣人殺之內府舍人明昭<sup>玉珍</sup>等復矯后旨召勝入縊殺于崇文樓下拜劉禔為右丞相秋廷試進士龐百里等六人及第餘出身有差小皇帝吟桂花詩賜諸進士曰萬物凋殘我獨芳花心金粟帶微黃莫言些小難堪瓊露冷風清大地香八月命丞相戴壽領兵攻烏撒不克而還九月遣使聘于明：帝召與語使者自誇其國險阻饒富帝笑曰蜀人不以修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因語侍臣曰吾平日只要務實不尚浮偽嘗遣使四方戒其謹于言語勿



為珍大恐貽笑于人蜀使謬妄當以為戒丙午帝遣參政蔡哲  
來報勝論哲曰蜀使多飾浮詞夸大其國汝無效此彼有所問  
但以寔告至正二十七年即明元年開元三月蔡哲歸具言明  
昇閣弱群下擅權且扶畫史以往圖其所經山川扼塞以獻十  
一月乙亥夏主遣鄒良史來聘於明帝命從大將軍徐達軍  
觀所下城邑十二月保寧鎮守平章吳友仁叛移文于郡縣曰  
昔與先王自沔陽而至重慶共樹奇勲開邦啟土今者矯旨殺  
僕功臣異日我輩亦如此耶遣使與陝西李思齊張良弼通小  
吳主調兵討之皆敗還洪武元年開元明帝來告即位遣平章  
卻敬往奉書往賀四月命戴壽討友仁友仁來歸壽領兵八萬  
征之友仁曰不須用兵可遣參政文彥彬來即降是日遂遣彥  
彬入城友仁遺書于壽曰不殺明昭國必不安爾若期誅吾當  
夕至壽回寨放幼主擒昭等殺之友仁于是同彥彬至重慶請  
罪謝恩十月戊辰朔夏主開明師克元都遣使來賀十二月壬  
辰明帝遣使以書諭昇曰朕昔以先公起事老成又能遣使  
修好以安生靈足下以幼冲之年處新造之國朕感念先好安  
得不為足下慮哉足下舊臣竭力推誠奉送下甚至然度德量  
力審机觀變在足下自慮何如耳誠能日延群臣問安靖生靈  
之道必有能善善後之策者擇而行之是實融錢傲復見于今  
日也承平之福當共享之足下其圖之洪武二年開元七月丙

辰明昇遣使入貢于明初明師西出不數月閉陝悉定蜀人震  
恐戴壽謂其主曰明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李思齊之  
強尚莫能禦况吾蜀乎吳友仁曰蜀地非中原比設有緩急據  
險可守軍資又充足其若我何為今之計莫若外假交好以緩  
敵內修武事以備禦昇從其言故有是命時明帝遣使入蜀求  
大木蜀即來貢使還帝賜書答之曰朕歷觀古之有蜀者如  
公孫述劉倫李特王建孟知祥輩皆能乘機進取而善守之道  
未聞今足下據此必圖所以善守可也朕連年出師所向皆捷  
諸將用命故能成功遠勞致禮益見厚意曰使者還姑以此復  
十月明遣湖廣行省平章楊瑄招諭明昇其略曰足下以幼冲  
之資襲先人之業而聽羣下之議以為界塘劍閣之險一夫負  
戈萬人無如之何此皆不違事變以誤足下何則昔之披蜀最  
盛莫如劉備諸葛孔明佐之訓練士卒財用不足取之南蠻猶  
然朝不謀夕僅能自保今足下疆場南不逆播州北不越漢中  
以此準彼相去萬里而欲以陝絕一隅之地延頃刻之命可謂  
智乎我皇上以足下先人通好之故不忍加師教遣使諭意又  
以足下年幼未歷事變恐惑于狂瞽之說失遠大之利故復遣  
瑄而諭福深仁厚德所以待明氏者至矣足下可不深念之  
乎且向者集雄如陳友諒張士誠竊據吳楚造舟塞江湖積糧  
過山嶽強將勁兵自謂莫敵然鄱陽一戰友諒授首旋師東討



張氏面縛此非人力寔天命也足下視此以為何如禍福利害  
瞭然可觀送順之圖在足下審之而已昇牽于群議不能決璟  
還言昇懦怯將佐皆庸才喻之再四終不悟不如以兵取之帝  
曰兵貴有名西蜀之地彼亦安能久據俟其悔悟來歸則師可  
不勞民亦無害姑緩之洪武三年開照四月明將徐達遣裨將  
金典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攻興元興元守將劉思忠  
知院金履祥迎降達留興旺等鎮守七月甲辰昇遣使以香楠  
木獻于明昇前此明遣使來未也賜昇與戴壽向大亨及來使文綺紗羅有差丙辰  
夏將吳友仁寇興元被金典旺擊却之明日復來攻興旺面中  
流矢授矢復戰斬首數百城中兵終三千友仁兵三萬興旺斂  
兵入城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塹攻益力興旺嬰城固守徐達令  
傅友德領兵三千經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營下令軍  
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坐見列炬大驚乘夜遁去夏守壘  
塘將莫平章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守將陳開出兵交戰  
大破之斬首三百擒八十人送楊璟斬之明遣使假道攻雲南  
戴壽不奉命秋再遣蔡泰政招諭魚致禮物不從于是和好遂  
絕洪武四年開照五月正月丁亥明帝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  
中山侯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為左副將軍德慶侯  
廖永忠為右副將軍暨蔡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葉昇率京衛荆  
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頽川侯傅友德為征討前將軍濟寧侯

顧時為左副將軍暨都督僉事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  
秦隴趨成都臨行帝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惟川蜀未平朕以  
明玉珍嘗遣使修好憫昇稚弱不忍加兵教遣使開諭冀其覺  
悟昇乃惑于群言反犯吾興元不可不討師行之際在肅士伍  
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之事可以為戒閏三月  
楊璟率舟師進次夔州大溪口蜀以瞿塘天險遣莫仁壽守之  
以鉄索橫斷閘口明師臨境又遣戴壽邵興飛天張益兵為固  
守計壽等于鉄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絶  
為飛橋三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鉄統其上旁橋兩岸復置砲  
以拒敵璟遣指揮韋權出赤甲山以逼夔州李某出白鹽山下  
逼夔府南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出大溪口進攻  
瞿塘扼江之衆璟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明兵屢  
戰被挫俱退坎外而重慶城中每虛驚禁不能止四月丙戌傅  
友德至陝集諸道兵颺言出金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  
文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為前鋒攀緣山谷晝  
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平章丁世珍來拒友德擊敗之生  
擒其將雙刀王等十八人世珍遁去遂克階州先是友德陞辭  
時帝密語之曰蜀人聞我西征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  
牛以拒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持階文門戶既藎心腹自潰兵貴  
神速但患不勇耳今果如廟算乙丑友德至文州距城三十里



蜀人斬白龍江橋以阻之友德督兵脩德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珍復集兵據險汪興祖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珍以數騎遁去癸巳友德兵度青州果陽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友德遣人諭降遂引兵趨隆州克之由龍州進兵狗下江油彭明二縣癸卯又破綿州別遣藍玉夜襲其壘守將向大亨軍驚擾連旦友德麾兵乘之蜀兵大敗遂克之大亨走保漢州五月兵至漢江阻水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已卯將進兵漢川欲以軍事連湯和乃以木牌數千書刻克階文綿等州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重慶守者見之為之解體六月壬午朔明兵圍漢州時戴壽吳友仁等悉眾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友德破階文掃江油乃與友仁分瞿塘守兵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大亨志兵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親率師迎擊遂拔漢州壽與大亨留都平章守夔關引兵走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自將擊之大敗其眾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帝聞和等駐兵大溪口欲俟水平進師賜詔從之廖永忠聞命即率所部先進戊子兵至蘄慶州府邸與與飛天張出兵拒戰分前後軍出兩翼擊大敗之遂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蜀人設鐵索飛橋橫據關口乃密遣壯士舁小舟踰山度關以出其上流衣青莎衣出崖石草木間而率精銳出墨葉渡分二道攻水陸寨舁舟出江者自上流俱發夾擊大

破之鄧興中火箭先飛天張鉄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州明日湯和兵亦至率步騎約會于重慶戊戌丁世珍臨文州指揮食事朱顯忠死之傳友德兵來援世珍棄城遁去夏五月守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忠詣友德降己亥廖永忠率舟師抵重慶是日次銅鑼峽明昇與右丞劉仁等大惧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旦夕命何益仁曰然則奈何彭氏曰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兵民雖數萬皆胆破心悖若驅之拒守死傷必多亦終不免也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全城納款永忠以湯和軍未至辭不受癸卯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會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昇面縛啣璧與母彭氏及劉仁等奉表出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撫慰令禁侵掠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京師表略曰乾坤正一統知天命之有歸日月仰大明撫華夷之無外萬方丕冒四海同視欽惟皇帝陛下功軼禹湯德侔堯舜運乾元不息之妙案宇肅清秉神武不殺之推生民永賴收豪傑于紛爭之日施仁義于墊溺之時景運維新皇謨丕顯故無征而不克無令而不從臣昇僻處偏方惜無學識既靡寶融先幾之智又乏錢俸違事之宜見出井蛙計同穴兔揣罪寔由于己啟釁用非其人自揆愚蒙冒干天討願閉關之何益遂開門以來降迎拜



道旁竊效子嬰之繫頸仰瞻天上敢希孟昶之傾心謹得軍馬錢糧府庫及土地人民以獻七月庚申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同向大亨等以象載甲士逆戰友德命前鋒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却走壽兵死者甚眾友德亦中流矢會湯和遣人報重慶之捷壽等亦得其家書遂無鬪志卒而籍其府庫倉廩遣子詣軍門納款翌日壽等率其屬降友德按兵入東門得士馬三萬士戍分兵徇崇慶下之成都既平再分兵徇川蜀之未下者籍其丁壯置守要害乙丑明昇率官屬至京師朝見當大軍下蜀之時帝已命書集六部太常翰林國學定議受降等禮省部按宋太祖乾德三年蜀主孟昶入宋故事是日御奉天門令昇等皆俯伏于午門外跪進待罪表宣表訖承制官出傳制昇等仍俯伏侍候舍人掖昇起跪聽宣制釋罪昇等五拜三呼萬歲又四拜出文武百官行賀禮帝曰孟昶專治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伏罪上表請罪之禮朝見畢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八月庚子江夏侯周德興克保寧執吳友仁帝以其寇漢中起兵端致明氏失國命誅之蜀地悉平十一月湯和等師還各上所佩印綬并所得蜀金印冠冕儀仗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棧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凡五萬九百九十人馬騾一萬三千八百餘匹明氏父子兩世據蜀十

一年而亡昇雅好茶事其在重慶嘗取涪江青蠟石為茶磨令宮人以武隆雪錦茶碾之焙以大足縣香霏亭海棠花試之香味倍常其清賞如此方正學云昇雖春秋未富而德性純雅通孝經論語為權臣執國命不能宰制以致內相屠戮自剪其羽翼天戈一揮若崩厥角歸于一統固其宜也。留青日札載明

### 彭氏

彭氏明玉珍妻立為皇后子昇襲位尊為太后垂簾同聽政湯和兵逼重慶其臣僚欲且避成都彭泣曰事勢如此不如早降以免生靈于鋒鏑既而與昇歸明：帝從昇于高麗而召彭氏入宮策以為妃

### 明昭

明昭玉珍義子官內府舍人矯彭后旨殺萬勝者吳友仁叛以誅昭謀于戴壽：殺昭以說焉

論曰明氏乘時逐利據有兩川玉珍任用謀臣立綱陳紀以視諸雄猶為彼善錦：俊：考終曠天下為之即抑人事也真人既出諸臣欲據險以拒命雖百瞿塘何益况以孱弱之冲主處之乎厥後人言藉：遠徙海隅驅其子而納其母此何理哉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嗜偵矣

### 逆黨傳

### 戴壽



壽初從明玉珍作亂官萬戶玉珍取重慶心猶豫不能決壽初之曰烏困投林人困投人一舉三得無他慮玉珍意乃決既而劉禎勅玉珍僭偽號玉珍謝却之壽與張文炳復力言之既僭號做周禮設官以壽為冢宰天統四年春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復以壽為左丞相其冬追襲元普顏達失于秦州弗及而選右丞相萬勝死壽專國政小吳主但擁虛位而已天統五年秋壽領兵攻烏撒不克迨明昇即位右丞相萬勝被殺壽于是獨專國政小吳主惟擁虛位而已開熙元年保寧鎮守平章吳友仁叛次年四月壽提兵八萬往討之友仁約嬰城守與壽約若殺明昭即來降不必用兵壽諾之殺昭以邀友仁友仁遂至重慶請罪謝恩開熙三年明師西定閩陝壽謂其主曰明遣將用兵所向無敵以王保、李思齊之強尚莫能禦况吾蜀乎于是遣使貢于明明年秋又遣使進香楠木明帝詔賜壽文綺紗羅其後明假道攻雲南壽不從求木植壽又弗與開熙五年春明大舉兵伐蜀壽與卞興等益兵為固守計時莫仁壽先以鉄索橫斷閘口壽復為飛橋多置砲石以拒六月傅友德自階文攻漢州壽遂援兵至漢州友德迎擊大破之壽遁往成都七月友德圍成德壽猶以衆卒拒戰不利旋得家書遂無鬪志率屬降

萬勝

萬勝湖廣德安府黃陂縣人也智勇過人玉珍寵愛之妻以弟婦稱為明二一曰後仍復姓名曰萬勝完者都謀復重慶時萬勝攻嘉定夜遣軍人陳夜眼緣城劫烏牛山寨擄嘉定城皆破之時完者都與平章朗羊夕先遁惟泰政趙資尚守大佛寺寨萬勝執資妻而歸初萬勝率銳兵直趨成都會元行省平章買奴泰政韓叔亨被青中賊所執城中窘迫都事薛元理署省事新募兵聞萬勝至皆驚潰玉珍之據重慶勝功為多及玉珍即帝位做周官以勝為司馬天統元年冬勝領兵出漢中攻判踏坎侯普顏達失獲其人馬萬口是冬復攻雲南由界首入天統二年三月八日抵雲南屯兵金馬山卞興芝麻李兵皆不至梁王孛羅等已先一日遁勝入據其城四方來降者踵相接即遣侍中楊源馳表以聞四月為車力帖木兒所敗又敗于大都敗于段功遂引兵還天統三年率兵攻興元圍城三日不克而旋天統四年春更定官制以勝為右丞相天統五年與知院張又炳有隙察道人殺之明昭矯后旨召勝入繼之于崇文樓下勝有聞國功死非其罪人多惜之

張文炳

文炳從玉珍起義常與戴壽勅正大位故特任用授官司空做周禮也後改為知樞密院與萬勝有隙為勝所殺

吳友仁



友仁王珍將佐也玉珍初僭號官友仁司空後更易官制以平章鎮保寧開熙四年幼主遣之寇興元被守將金興旺擊却之明日復戰興旺中流矢拔矢再戰歛兵入城友仁乃圍城決壕填壘攻益力徐達命傅友德領兵三千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營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友仁軍大驚乘夜遁去萬勝之死友仁結好于李思齊張良弼據城以叛亟相戴壽討之友仁遺壽書約誅昭即降昭既誅遂入朝謝罪迨明師定閩陝幼主懼與友仁謀友仁以內脩武事外假交好說幼主從之遂遣使修職貢明師西討友仁進爵太尉與戴壽悉眾守瞿塘既聞傅友德攻拔階文江油之信分兵還援漢州漢州破壽走成都友仁走古城遁還保寧開熙五年川蜀俱平惟保寧尚為友仁所據八月庠子周德興攻克之執送京師明帝曰友仁寇漢中起兵端致明氏失國者于法安可貸遂誅之

邵興弟敬附

邵興明氏將佐也初與吳友仁並為司寇既更官乃以平章鎮成都興為司寇時嘗奉命攻雲南兵由建昌入既而愆期未與明二會興無功而還明師西征興與戴壽飛天張益兵守瞿塘及壽分兵援漢州留興守夔閬廖永忠至舊夔府興與飛天張出兵拒戰大敗興中火箭死弟敬官平章嘗使于明

向大亨

大亨為玉珍樞密院幼主首輔于明：有紗羅文綺之賜大亨與馬湯和攻夔閬大亨同戴壽設大橋備禦艇至以木頭撞下輒碎不得上明師退屯峽外既聞階文已失大亨分兵守綿州明將藍玉夜襲其壘大亨軍驚擾連旦傅友德麾兵乘之遂克綿州大亨走保漢州友德兵至交戰于城下友德選驍騎擊敗之遂走成都湯和至重慶撫諭其家令其子弟為書往成都招之大亨初拒戰既得書遂同戴壽詣降。向一作尚

姜珏

姜珏本徐氏臣既而仕于玉珍以叅政鎮夷陵嘗入朝命修之政

莫仁壽

仁壽瞿塘守將鎮夔門嘗以兵犯歸州欲報興元之役為守將陳開所敗後守瞿塘以鐵索橫斷閘口廖永忠遣壯士舁小舟出其上流水陸夾攻遂破之

俞思忠

思忠為玉珍守金州九龍山寨者傅友德兵拔漢州思忠以金州降

鄧良史

良史嘗御明昇命使于明：帝命從大將軍徐達軍觀所下城邑欲以誇耀之也



文彥彬

彥彬為玉珍參政官吳友仁叛謂戴壽曰可遣彥彬來即降幼主從之遂偕友仁來歸

江儼

儼亦參政官曾使于明

鄧元年

寶英 荆王商商希孟

鄧以平章鎮通江寶以參政鎮播州荆以宣慰鎮永寧商以宣慰鎮黔南國亡皆歸明

姬安禮

安禮萬勝部將寇雲南為招安元帥敗于閔灘被執已而脫歸

楊源

源為夏侍中雲南初獻捷源奉表以聞

芝麻李

芝麻李玉珍將官指揮明二寇雲南芝麻李與即興分兵兩路入後皆不會明二遂率孤軍凱歸。按芝麻李亦賊首也事敗

劉澤民

史天章

卒為承旨史為學士玉珍用以為太子師

鐵頭張飛天張及刀王

三人皆以勇聞二張戰敗于瞿塘後不知所之雙刀王乃丁世

珍部將世珍敗于階州王為傅友德擒之

蔣達

蔣達為玉珍同僉報家院瞿塘之戰飛天張與鐵頭張過去達為廖永忠所擒

論曰明氏造其毒萬勝之力居多造萬勝死而人心稍解體矣厥後諸將分鎮險要守禦不可謂不嚴而無補于國勢豈非天哉

小諒傳

尹善清

善清玉珍所授崇慶州知州也傅友德既克成都分兵徇崇慶善清拒是戰而死

丁世珍

世珍一作為階州守將傅友德潛兵擄階州世珍來拒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双刀王等十八人遂克階州世珍走文州友德至世珍復集兵據險注與祖又敗之中飛石死友德奮兵急攻破之世珍以教騎遁去開熙五年六月戊戌世珍復臨文州友德留僉事朱顯忠守之世珍誘合番寇數萬來攻被顯忠戰却之已而城中食盡外援不至部下欲棄城走顯忠厲聲曰城守自將者事與俱存亡耳豈有怕死將軍乎詰旦攻圍益急顯忠力戰不支城破為世珍亂兵所殺千戶王均諒被執不屈世珍令磔之



于文州東門既而友德調兵來援世珍棄城遁率其餘黨寇秦州攻圍五十餘日城中食盡括牛馬皮食軍友德援兵又至遂逃竄山谷終不肯降一日宿梓潼廟中為帳下小校所殺蜀平後小校赴京言狀中書省臣奏請賞之帝曰小校殺本官非義也何賞為不許

論曰尹善清丁世珍皆心乎明氏者也尹以力戰死世珍以備嘗艱苦而死於小校之手惜哉

雜傳志

飛越峯

明昇降時獻良馬十匹其一白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頸高九尺足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膚絡腹至尾間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踣不可近輒作人立而吼明帝親撰祝策設祀馬祖乃物與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游行苑中性漸柔馴後行夕月禮于清涼山壇上帝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帝大悅賜名飛越峯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形學士宋濂為之贊

論曰

表忠傳

馮文舉妻馬氏

文舉成都什邡人為雲南路儒學正提舉明氏攻雲南文舉謂妻馬氏曰我元進士蒙恩厚今天運至此有死無二汝中丞孫女也其從之乎妻曰夫既義亡妾生何益乃焚香北叩相對繼于學宮時副提舉變理翰亦自經死

向景仁

景仁蜀施州人偽丞相戴壽攻鐵集城時景仁為守將城破被執不屈死

朗革歹妻某氏附

朗革歹者蜀省平章也與行省右丞完者都魯政趙資守嘉定明二儒嘉之朗適去明二虜其妻某氏順流而下氏謂舟中人曰吾家祖宗三世受羊皮宣命吾為平章夫人義不受辱投江死後朗革歹于龍州謀興復為游兵執至重慶玉珍欲用之館之治平寺使人諭意朗曰國破家亡祈速死耳玉珍猶欲生之聞趙魯政兵將至遂斬之于十字街以禮厚葬

趙資

資行省魯政獨守大佛寨時明二搥成都執資妻子來見玉珍玉珍待之以禮曰執政乃吾中國人何故反為胡虜守戰夫人能招之降當裂土以贈翌日兩軍會戰玉珍驅資妻子臨陣謂



資曰妾與鎖兒受擒于此明公甚以禮待泰政念結髮之情救  
母子之命言既號泣其子亦大呼兩軍皆淚下資駐馬執弓厲  
聲曰痴婦胡不死汝不見平章夫人乎平章夫人謂朗草歹妻  
也言畢引弓發矢中妻胸殪又欲射其子眾以扇護之旋擁去  
乃免資後被執僇于重慶

完者都

完者都行省右丞鎮守重慶為王珍所襲遁果州戊戌二月自  
果州率兵至嘉定屯于大佛寺一名謀取重慶又為明二戰敗  
既而同朗草歹趙資會于龍州被執並不屈死蜀人謂之三忠

韓氏女

女之里居不詳丁酉歲九月青中賊入成都氏年十七舉家從  
軍明氏兵攻刺踏破之氏假為厮兒斫草養馬出入六七年人  
不知其為女也癸卯九月從征雲南遠路逢其父贖之適尹氏  
玉珍聞之表其門曰貞烈

論曰明氏陷蜀死事諸臣朗草歹趙資並著而資為尤烈  
大義滅親資其有焉若韓氏者豈不亦女中之烈丈夫哉

高蹈傳

劉港

劉港字信翁江西人為仁壽縣教官文章清古為後進所宗丁

酉玉珍入蜀賜國子監祭酒辭不受隱居瀘州後數年卒弟子  
英之小市廂

趙善璞

又自號玉山人

善璞字廷璋鳳山人八歲能詩世亂隱居樂績山中閉門授徒  
開熙元年二月明氏辟之為翰林學士不就後徙家成都築室  
錦江之濱有詩曰錦里幽栖處悠然遠俗氛蒼地偏車馬少山  
近市城送竹松連蹊送藤蘿掩屋茅閉門窮典籍修業問芻蕘  
見小忘蛙坎忘机夢鹿蕉白頭宜此樂青眼莫相嘲種菊開三  
徑橫琴咏九臯垂簾舒永日紫芋待終朝守道居顏巷嫵汙素  
許瓢薄田多種秫平阜廣栽萬鵝鴨游深沼牛羊牧近郊芝蘭  
香滿砌枸杞翠連地採藥搗穀嘗親運任小舸考槃時輒得  
句自推敲印壑從茲穩多許謾遠招若既供伏臘土黃薦溪毛  
牧子吹簫笛仙童品玉羅南山曾採藥左手懶持餐糜鹿為新  
侶松筠是故交煙霞情浩：詩酒樂陶：寵辱都忘却功名盡  
已拋唐虞今在守許我學由巢洪武丙寅年七十八賦觀化詩  
端坐而逝所著有陶真集正誼集南平趙弼為立傳

陳隱君

隱君蜀人遺其名玉珍據成都府存之于玉珍者玉珍以萬戶  
招之不就隱居于五峯山中

論曰巴蜀僻在偏隅而劉趙諸君子抱道自守不污偽命真高



世也陳隱君并姓不傳其所謂入山必深而入林必密也歟

降辱傳

劉禎

禎字維周瀘州人元進士也戊戌玉珍攻完者都道過其里宣使劉澤民曰此間有劉禎者能文章嫻政事避青中之亂隱居深山盡往見焉玉珍曰可與俱來澤民曰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明日遂往見之與語大悅謂澤民曰吾得一孔明矣延至舟中即拜為理問官朝夕圖議預決時事至正二十年玉珍自稱隴蜀王次年四月以禎為王國泰謀侍講書史益見任用禎屏左右從容說玉珍曰今天下大亂中原無主蜀形勝之地沃野千里東有瞿塘可以遠江左北有劍門可以窺隴右自遭青中之亂民物凋耗明公加意撫養民幸蘇息人心歸附天命可知且陳友諒執主自立明公必不肯聽命也此時不稱大魏以繫人心部下將士皆四方之人或思其鄉土而去明公尚難自保全尚况欲規度天下乎弗聽明日又言議始決次年三月玉珍僭稱帝以禎為宗伯開熙元年萬勝死尋拜為右丞相四年卒禎精于易數以脩德導其主一切治令俱出其裁蜀人亦以諸葛稱之

劉澤民

澤民元宣使官也玉珍用之遂荐劉禎為玉珍治政

劉仁

劉仁偽夏丞相也康永忠兵次重慶銅鑼峽仁功昇奔成都昇母彭氏以為不如降也遂偕昇奉表詣軍門降既歸明官應天府：月

論曰劉禎劉仁皆玉珍堂也列之於降辱以其賢也禎能治國澤民能進賢劉仁身為降辱而早知歸命未始非識時之士故與堂進者亦有間焉



元季伏莽志卷之六

昭文周昂少霞氏輯

盜臣傳

張士誠

士誠小字九四泰州白駒場亭氏泰州地濱海：上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司使時中原上馬賊割掠淮汴間朝廷不能制士誠少有膂力無賴為鹽場綱司牙儉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細船以公益夾帶私鹽緣為奸利鬻鹽諸巨室巨室多凌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印義者屢窘辱之士誠不勝憤會泰州人王克柔得謀不軌高郵知府李齊逮繫獄同黨李二張四謀劫之齊解克柔赴揚州而招李二張四悉就撫至正十三年正月士誠殺二併其眾遂與弟輩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印義并所營巨室焚掠殆盡自度不可已入旁近場集惡少謀作亂行至下溪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憤怒欲滅子仁子仁眾潰入海士誠遂乘勝攻高郵克興化有眾萬餘結寨于德勝湖元以万户告身招之不受命河南行省遣李齊往諭之被拘未幾賊酋自相殺始縱齊歸泰州平賊尚盜聚士誠殺秦政趙璉掠官庫民財入湖中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而使齊出屯覺社湖夏五月有數賊入城謀而起省憲官皆遁齊還反為賊拒于是興化一帶皆賊藪矣元下

詔凡叛逆者赦之詔至高郵賊結曰李知府來乃受命齊往被囚官軍謀知之進攻城士誠逼齊跪齊不屈死齊既死賊勢愈盛六月元命前河西廉訪副使也先不花為淮西添設宣慰副使討泰州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福壽討興化至正十四年正月甲子朔士誠僭偽號自稱誠王建國曰大周改元天祐二月元命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苟兒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以兵討高郵淮安守將石普徐州人也詣丞相脫：面陳破敵之策欲假步卒三萬取高郵脫：壯其言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義民萬人以行有沮者滅其軍半普既行潛師入寶應遂趨高郵賊思謀棄城走而援兵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意欲爭功而賊以死杆蒙古軍即馳回普止之不可已為賊蹂躪普死陣中于是士誠軍益振六月辛卯朔遂寇揚州丙申達誠帖木兒討之賊績諸軍皆潰元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佛家問會達誠兵進討士誠久據高郵迭寇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 退九月辛酉元詔丞相脫：以太師中書右丞相總制諸王諸省軍討之黜陟予奪一切庶政悉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京受節制西域西番皆發兵來助號稱百萬出師之盛從古未有過之者十一月丁卯至高郵辛未戰于城外賊大敗城中幾不支士誠等日議降附又恐罪在不赦時諸道兵初集惟毛葫蘆



軍遽登城忌功者以不得將令怵之遂止及再收之則不可下  
矣有部將董博霄謂脫曰：曰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  
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者脫從之乙酉分兵平六  
合及天長墮高郵外城賊窮蹙將乞降會哈麻等于元主前諛  
罪其老師費財于是遂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書平章  
政事月潤察兒知樞密院事雪代領其眾而下詔貶脫曰  
哈刺罕太師中書右丞相脫：往年徂征徐土僅復一城不日  
而旋失茲者薦搃大兵再期掃蕩師老財匱徒懷眷戀之恩曾  
無尺寸之效坐視玩寇日減精銳虛費國家之錢糧誑誘朝廷  
之名爵皇子愛猷識里剌俯從大宥可削去兵柄安置淮安  
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詔書以十二月辛亥  
至軍中未宣讀恭巖伯遂曰：臣聞出師時嘗被密旨今且一  
意進討詔書其勿開脫：搢首曰不可遂受詔是馬北歸百萬  
兵一時星散先是諸大臣子弟從行者哈麻歷告其家陰遣人  
來軍中曰詔書至不即散者當族誅故其勢如此諸道兵散而  
無所歸者遂從紅軍有鐵甲軍入襄陽破之別以鐵甲立名號  
賊謀和脫：貶兵多潰乘隙攻之元兵大敗至正十五年二年  
四月詔翰林待制烏馬兒與其賢待制孫搗招諭張士誠士誠  
不迎詔使反拘搗他室食常不給欲以降搗：詎斥而已乃全  
屏搗至搗之搗不之卹既而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起兵應鎮

南王事泄遇害五月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東廉訪  
使也先迭木兒撫諭高郵時江陰羣盜互相吞併江宗三朱英  
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就撫為判官州之寮佐無如  
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視孫履境觀孫  
利其貨賂逗留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逃去渡江求救于士誠以  
妻子為質借兵報仇士誠初亦猶豫及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  
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于是遣士德率高郵賊眾由通州擊  
橫埧渡鏞山署降人朱定為叅政遣元帥藥瑞戍石牌江陰縣地名  
所至正十六年三年正月壬午朔士德臨江陰入福山港取常  
熟州福山有曹姓者富甲一州被眾搶掠一夕而空二月壬子  
朔士誠兵抵平江時江南自兵興以來官兵先鋒鏞村農惟飢  
饑投充壯丁希圖餬口生未習兵烏合瓦解江浙行省丞相達  
誠帖木兒奉密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寅為叅政統領  
官軍民義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故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  
代之領兵出禦敵平江路總管貢師泰巡守城池元帥王與敬  
率官軍交戰殺傷過半殘兵十餘欲走入城：中閉門不納退  
屯嘉興旋避駐松江時士德為前鋒眾纒三四千人長驅而前  
直達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旦緣城而上義軍府叅謀楊  
椿力戰元脫寅畏賊匿于妻門十八營俞家園叢篠中自刎不  
死尋為游兵所殺哈散沙在城外聞城破自溺死貢師泰懷印



綬棄城走海上士德遂據平江路即承天寺為府推墮佛像踞  
坐大殿射三矢于棟上示武功焉乃改平江為隆平即立省院  
六部百司凡吳中寺觀菴院寨門巨室將士分占而居一切劫  
掠姦殺極為慘毒平江既下崑山嘉定崇明諸州相繼來降平  
江路既為張氏所據嘉興路為東南藩鎮咽喉有司告援羽檄  
旁午達誠帖睦兒兵力寡策無所出以楊完者守之完者取道  
自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叅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  
之即拜添設左丞是歲士誠命部將呂珍築嘉定城周一十六  
百九十四丈一尺八寸濶三丈高一丈五尺濠濶二丈深五丈  
門四東曰安海西曰合浦南曰澄江北曰朝京又重甃常熟城  
始以輓馬二丈二尺原一丈二尺周九里三十步增闢小東門  
為門六行春秋報阜民即明拱宸即明俗呼北旱門通江俗呼北水門阜門即明化俗呼小東門再築吳江城高二丈八尺厚  
一丈五尺周五里二十七步門各以方名陸門四水門三次年  
遣高智廣浦萬戶劉千戶等築太倉州城高二丈廣三丈周一  
十四里五十步濠深一丈五尺廣八尺陸門七大東小南大南  
小西大西小北北大北水門三大東小西大西北流民守之以備  
國珍兵又築崑山城：本樹竹木為柵恐國珍來犯始築土城  
禦之高一丈八尺周十二里二百七十八步濠深五尺廣六尺  
門六完者守嘉興時丙申之夜淮寇攻北門完者自暗中獨棄

一駢突賊陣後奮擊左右繼至賊出不意其首被擒溺死者無  
算士誠退保平江王與敬現屯兵于松江謀劫水寨于澱山諸  
湖令上戶供給其軍為自保之計完者遣裨將鉄木鍊思陰圖  
之王知其謀其部下戴萬戶孔鎮其異圖乃焚劫松江以叛鉄  
木等皆遁時二月十九日也二十四日完者遣元帥蕭諒員成  
等率苗軍突至與敬敗走戴萬戶孔鎮撫等被殺所有子女玉  
帛以及官庾粟四十萬悉為苗有與敬走至通波塘投降士誠  
士誠授以威遠將軍四月初十日士誠命與敬偕元帥史文炳  
自湖泖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舳舻相啣旌旗蔽日苗軍一夫不  
交夜遁而去士誠遂取松江命與敬守之初士誠入姑蘇達誠  
帖木兒命完者以苗兵出嘉禾 賊方圍珍以海舟由太倉水  
陸並進為恢復計會與敬叛其事遂泄四月士子士誠遣將趙  
打虎臨湖州易為吳興郡以周仁為隆平府太守士誠自高郵  
遷都平江仍以承天寺萬歲閣為宮改歷曰明時以李行素為  
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軍馬蔣輝為右丞居內省理庶  
務潘源明為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開宏  
文館設學士員以招文士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  
曰月郡同知稱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初立鎮海萬  
戶于太倉六月甲寅士誠謀取嘉興路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三  
旦八恭政揚完者以兵禦之統領苗繚羅撞名曰荅



甚堅屢攻不克壬申降明之陳保二降于士誠誘執詹李二將  
乙亥明遣儒士楊憲通好于士誠并遺書曰近聞足下兵由通  
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  
深為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  
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于交構之言以生邊釁  
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是月當士誠聲言南下時楊完者以數  
萬眾屯嘉興先鋒呂才以七千眾屯王江涇軍容嚴肅商旅避  
之士德偕與敬提兵欲取杭州不敢過乃自平望烏墩直搗武  
陵運誠帖木兒恃楊在嘉興不設備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左丞  
納失里戰元運誠僅以身免棄城遁富陽走蕭山完者聞之跌  
足嘆曰是吾罪也即統苗土官軍分為三路使將英從大麻唐  
樓華旺從破石長安自率劉震朱鐵從海鹽黃灣進呂才呂昇  
屯守嘉興苗將吳大旺別率一隊為先鋒完者自嘉興來未即  
進兵屯城東蔡市橋外會運誠既走後有慶元路萬戶金駒兒  
之子羅木營萬戶普賢奴年未冠智勇絕倫領兵先出楊兵繼  
之張軍應接不暇一敗于阜亭山再敗于謝印三戰大敗于夾  
城港士德收殘卒水路自德清陸路自海鹽適歸完者之發嘉  
興也告諸將曰我去賊必來後三日果至呂才等戰却之又有  
勸其托賊路完者曰此行賊且被擒安得有歸者既而竟逸  
去辛巳士誠遣部將呂同簽卒舟師侵鎮江游兵哨至瓜埠城

元季伏莽志 卷六

中官軍與倉夫出城禦之癸巳戰于龍潭焚其舟殺潘  
祖親率戰艦繼至追至黃石永沙不及而還乃令徐達等進兵  
攻常州明祖使人謂曰士誠起盜徒詐出多端交必有變當速  
出三軍以攻昆陵倘有說客毋令擅言沮其詐詞困其營壘于  
是達乃圍之兵薄城下遣使告曰賊已威請益師明祖復遣甲  
士三萬戰將千餘員往時連軍城西北賊將湯和軍城北張虎  
軍城東南士誠遣烏將張德以數萬眾來援達謂諸將曰張德  
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以計取之乃去城十八里設伏  
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鉄騎為奇兵達親督師與張德戰鋒  
既交均用鉄騎橫衝其陣亂張德策馬走均用令勇虎子追  
之張士德遇坎墜馬虎子直前搏之先鋒刁國寶助之遂成擒并  
獲飛揚二人明祖大喜曰士誠謀主士德智勇有餘被戒擒之  
張氏之事可知矣遣人往平江和好士德母痛之議令士誠歲  
貢糧十萬石布一萬疋永為盟信就以廖同愈易士德明祖不  
許是月士誠徵元浙江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楊乘自經死八  
月己酉朔士誠元帥江通海降于明是月史文炳水師數萬攻  
嘉興完者伏軍四面使小舟數十百艘餌之敵檣船蔽天排川  
而下追至杉青東西岬多植葦以待時南風大作岸上舉火敵  
舟焚掠燦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眾遂捨舟登陸進逼城下戰  
于東瓜堰大破之斬首七十級俘者數千張士信以伏水遁還



兵既退完者仍縱兵搶掠民甚苦之時有諺曰死不怨泰州張  
 生不謝寧慶楊十月戊申士誠以士德被擒使其屬孫居壽奉  
 書求和于明曰始者竊伏淮東甘分草野緣元政日弛民心思  
 亂乘時舉兵起自秦州遂取高郵東連海澳番官將帥併力見  
 攻自取消敗殺其平章實理門泰政趙伯器遂成深壟彼乃遣  
 翰林待制烏馬兒賚詔撫諭解以爵賞却而不受今春據姑蘇  
 若無名號何以服眾南北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之  
 資起兵淮右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為左右  
 建立大業之賀向獲唐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通好愚昧  
 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毘陵晝夜相攻咎寔自造夫  
 復何說然者已知過彌與謀和以解困既歲輸糧二十萬石黃  
 金五百兩白金三百兩以為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激明  
 祖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寔由于汝向者用師  
 京口靖安殲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誘其叛  
 送給執我唐李二將繼遣儒生楊憲賚書通好又復拘留搆兵  
 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  
 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  
 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况爾所獲唐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  
 敗張湯二將尔左右手也尔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  
 浮言誇詞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十一月壬午明祖以常州

久不下復益精兵二萬人士誠誘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  
 以兵七千叛去初明兵四面圍常州及鄭叛四面去其三連營  
 於城南常遇春營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挾鄭攻徐達湯和  
 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來援内外夾擊  
 大破之士誠復遣其將呂珍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復進師圍之  
 城益困冬築望亭新城二堡王達有詩云。德奇扁舟自西下二堡相維無一合至正  
 十七年天祐二月戊申明將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趙打  
 虎以兵三千迎戰大敗打虎走湖州長興遂克擒守將李福安  
 荅失奕等義兵萬戶蔣毅率所部降于明三月壬午明師攻常  
 州益急呂珍宵遁遂克之是月徐達取江陰之馬馱沙亦克之  
 五月乙亥士誠遣左丞潘源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上新橋  
 耿炳文擊敗之生擒數百人源明等遁去己亥明樞密副使張  
 鑑僉院何文政攻泰興士誠兵來救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  
 擒其將楊文德等遂克泰州與明樞密院判俞通海趙賊以舟  
 師略太湖馬蹟山降士誠守將鈕津等遂經畧東洞庭山六月  
 己未明長春樞密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祿鎮撫吳良等  
 攻江陰士誠兵據秦望山明師攻之大風雨夜潰遂據其山翌  
 日克之命良固守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  
 邑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  
 蘇通州濟渡之虞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



江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沂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  
軼路絕如井底蛙矣秋七月甲戌朔明攻常熟遣趙德勝率師  
來戰士誠弟士德出拒之德勝麾兵而進敗之復戰于湖橋明  
明威將軍王瑛生擒士德歸遂取常熟于是分兵徇甘露望亭  
無錫諸寨皆下之獲馬五十疋取三十艘士德既就擒送至應  
天府明祖以禮待之供珍膳欲諭其降以致士誠士德不食不  
語乃斬之八月士誠以連敗于明喪師失地南寇嘉興為揚者  
完所遺謀附元以自固乃遣蛋子海牙以書詐降蛋子海牙嘗  
為南行臺御史中丞以軍結水寨屯米石為明兵所敗遂歸士  
誠故士誠之而書辭多不遜完者歆納之江浙左丞達識帖睦  
爾不可曰我等在淮南嘗招安士誠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完  
者固初乃許之士誠思要王爵帖睦爾不許請爵為三公帖睦  
爾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  
力請帖睦爾雖外為正詞而心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  
士誠太尉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餘  
皆授官有差時士德已為明所擒乃陞士信為淮南行省平章  
政事士誠雖降而城池府庫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于是朝廷  
以招安士誠為達識帖睦爾功加太尉士誠不得已仍奉至正  
年號改隆平府仍為平江路既受封始遷入府治乃別立參軍  
府及江浙淮南二省立樞密院建百司以腹心將佐徐志堅與

親軍李伯昇制軍事幕官韓謙錢輔黃參軍等任謀畧相與僂  
力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淮抵徐州至濟寧之金溝黃參軍  
即黃敬夫也與蔡彥文葉德新二參軍朋比為奸時氏問有  
業全德黃蔡葉一夜是年冬築城庫即因高據險役凡月餘而  
西風未起腐  
竣周南朱經輩有詩紀之內申中吳陷既無錫亦陷常州路樞  
管完顏同知李東方合宜與分帥嚴蒙古不花騎步卒退保陽  
山其地阻湖憑險順逆不常至是山民委心僂力張兵攻之杭  
不下相持二十餘日既而士誠納款于元朝廷錄功嚴拜浙省  
泰政完顏浙憲使東方待制翰林至正十八年張氏無正月庚  
戌明將廖永安俞通海攻石牌士誠元帥棄瑞降至至子門朱  
錢海軍中寅士誠兵寇常州明將湯和擊敗之復以水師入寇  
明兵禦之敗其寨于太湖鮑魚口廖永安又與戰于常熟福山  
港大破之復與戰于通州之狼山又敗之復其戰艦而還八月  
己丑士誠寇江陰明將吳良擊走之士誠素與楊完者不協既  
遣周仁詣軍門納款其部將史文炳往杭州見完者相見甚歡  
文炳大設宴或陳烏銀器四嵌金銀之類盡以遺楊自是約  
為兄弟而不知達識帖睦爾之陰與士誠約欲借士誠以圖之  
也時徽州建德俱非元有完者屢出師不利達識既忌其充橫  
又以其強委命平章政事慶童女達識雖主媾益心厭之乃定  
計使士誠除完者颺言使士誠出兵復建德完者營杭城北不



為倫史文炳以麾下兵圍揚北閩苗軍潰始知為丞相所給時同在營者為淮張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食呂珍等完者既被圍遣使致牲酒于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史毋死得以底裡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蹠力戰賊盡殺所有婦女自經死惟慶童女往富陽得免完者死文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其弟伯願亦從死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士誠攻之諸將員成李福劉震黃寶蔣英等亦降士誠于是據有嘉興杭州二鎮十月丁亥御史大夫拜住哥誘殺邁里古思部將黃中殺拜住哥家人以告士誠士誠遣呂珍守紹興明祖遣使謂連曰宜興城小而堅俾未易拔西通太湖口張氏餉道所出若斷其餉道軍食內之城必破矣乃分兵絕太湖口併力攻城破之明將廖永安率舟向士誠兵于太湖東勝浦入與呂珍戰為其所殺十二月明祖親征婺州聞士誠兵據紹興之諸暨乃取道蘭谿至正月九年正月戊申明將邵榮破士誠兵于餘杭戊午攻臨安李伯昇來援雄奉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擊之伯昇歛兵自守不克而還明將胡大海潛師取諸暨士誠守將華元帥宵遁萬戶沈勝以眾降二月甲子朔士誠命宣武將軍江浙行省樞密院判蘇克恭督水師往征西敵戰艦蔽江直抵江陰城下敵帥黃哈喇把都兒蔡忠唐元諒陳完者不花石伯願等率徒屬五百餘人以十數艘遁出江中通言款附克恭納之諭以聖天子

之威靈並太尉公之仁厚亦以見太尉公：賞以金帛授之官秩而優遇焉徒屬中有胥慶者謂曰真所謂脫虎口而歸慈母也克恭兵駐君山明將吳良命弟禎出北門與戰元帥王子名出南門合擊敗之生擒陶元帥禎將宋貫蔣英以下二百餘人溺死焉癸酉邵榮率兵圍湖州翌日城中悉兵出戰明師不利還屯臨安謀知李伯欲來攻設伏以待伯昇至山上旗舉齊擊之大敗伯昇憤整軍來攻又敗之明師亦引還三月丁巳士誠寇建德守將朱文忠擊敗之四月再寇建德駐兵大浪灘據分水嶺文忠又欲奮擊之適劉基赴京道經建德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還而擊之此成擒也此三日黎明基登城望之曰賊走矣眾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動基趣之疾進兵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翁耳遂窮追至東陽悉擒其眾以歸是月叛將陳瑄二寇宜興守將楊國興擒送寧越伏誅士誠又以兵寇常州明將湯和擊敗之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明將胡大海攻紹興敗士誠兵于蔣家渡及蕭山東門先是大海守婺有趙姓三人稱趙宋子孫請再命大海攻紹興願為內應明祖察其詐下法司拷訊知士誠令其詐降遂搜其家屬并誅之有士誠降卒五千餘人分給帳下留守婺州恐生叛欲帶回京又恐中途遁去悉斬于雙溪上明祖選衛士三十侍左右選得十三人佯稱得罪于主者走降士誠士



誠配以妻撫之甚厚不逾月同行周海首之俱斬于虎卬山下  
後吳元年克平江獲海凌遲以祭方德成等十三人六月甲子  
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率兵救之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  
灌珍軍珍于馬上折矢求解兵胡許之元以張氏兄弟既歸命  
士誠拜太尉士信江浙行省泰知政事至正十九年授士信江  
浙行省平章政事是年七月大城武林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  
以供倉築海鹽一州發徒一萬二千分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  
裹糧遠役而督事長吏復藉之酷歛鞭扑捶楚死者相望至十  
月運工凡費數十百萬城成立新城碑記大畧曰有嘉太尉克  
綏我民時其相之平章弟昆我作我息戎出戎入變冲為誰伊  
誰之力九月元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曹復亨以  
浙浙能文賜士誠徵海運糧元自中原既亂江南海漕久不通  
京師屢苦飢至是因河南始平乃遣伯顏帖木兒等來徵漕貢  
伯顏至杭州傳詔命方國珍具舟以運而達識棍督其事既而  
士誠慮國珍載粟不入京師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  
互相猜疑伯顏往來開諭糧得入京者僅十一萬石蓋二十年  
五月間事也二十一年亦如之是年九月元又遣兵部尚書撒  
：不花侍郎薛謀來徵海運糧二十二年亦如之歲以十一萬  
石為率士誠既輸糧朝廷益倚重于是方面之權悉歸張氏丞  
相達識任撫虛位而已十二月甲子明婺州守將何晦明破士

誠兵十分水士誠即遣夏陸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縣之新城  
三溪結寨以遏明師時明再率兵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  
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去自是淮張兵不敢窺嚴婺辰常  
遇春攻杭州不克杭民尚淫奢已亥十二月金陵遊軍斬關而  
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  
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糠餅搗屑啖之至有合家共沉于  
水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達識與士誠謀以兵屬平章並樞  
密同知士信禦之遇春屢戰不利元帥劉忙古及祿史尚質  
皆戰死自冬及明年春大戰數合城不可下明將被擒者以萬  
計斬首數千級明祖召之還士誠闢地益廣自紹興至濟寧上  
下二千餘里濠州為明祖發跡之地遣其將李濟據之至正二  
十年二月徐達克高郵尋復失之三月俞通海以兵掠福山劉  
家港白茆港士信鎮抗陳基以本職泰佐宋岳鄂王墓蕪穢弗  
治基勅士信新其廟於是即址重新士信率僚佐致祭伴郎守  
謝即經理其墓田而使陳基為文刻石墓上九月士誠兵侵諸  
全元帥素寔戰死因命呂珍徐義率舟師自太湖入陳清港分  
兵守下新橋五里牌蔣婆橋三路進兵寇長興耿炳文遣將分  
禦之搃管湯全張瑄皆戰沒炳文與元帥劉成合兵大破之至  
正二十一年正月諸暨守將院判謝再興叛歸張氏泰軍李希  
白知州乘東德奔于江浙八月胡大海率兵攻紹興搃管張英



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還呂珍守紹興嘗以牛革囊兵宵襲明師戰不利有紹興人王冕不肯附珍詣明軍營獻策攻之亦弗克珍作保越錄誇守城之功胡大海克諸暨錢萬戶降之明祖賜衣服令回後獻策于士誠離諸暨五十里溪中築一堰填水發即沒城以戰舡攻之可克謝再興與爭戰數年後克紹興械錢萬戶到京誅之十一月士誠遣司徒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兵僅七千明祖在江州命華高貴聚等率三路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拒守劉成戰死寇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澆放火舡燒水閔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十一月甲戌遇春兵至伯昇棄營遁遇春復追擊敗之明祖又命平章邵榮接應士誠兵悉解圍至正二十二年士誠率兵萬餘圍諸全初士誠棄蔣英之亂遣士信率兵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于朱文忠文忠遣胡德濟往援復與火炳謀颺言徐達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寇日攻擊使諜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謀夜遁德濟等發壯士夜半出擊寇兵亂自相蹂踐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恤士卒故敗七月補刻西湖書院書籍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版兵後零落士信出官錢補綴成帙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士率其事明年七月訖工基為序八月邵榮趙繼祖等部海舡于二村港哨張氏

謀叛部下家告之明祖令廖永忠等謀邀飲擒之泣教其罪共宴數日中秋夜俱斬于聚寶門九月士誠以弟江浙行省平章士信鎮淮安陳基錢用士泰其軍事基最為如遇時羽檄文告一切碑銘皆出其手甲寅士誠殺淮南行中書省左丞汪同及左丞史椿是年夏江浙行省鄉試揭曉後士子作四六文與省榜同版行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士誠將呂珍攻劉福通于安豐入其城三月辛丑朔明祖率左丞徐達參政常遇春等擊安豐先是呂珍為前鋒攻安豐小明王在城中遣人求救于明祖將自行劉基諫不听先遣遇春趨安豐帝尋至士誠解圍去會偽漢攻南昌明祖往援士誠遂乘間略定濠泗汝潁地小

明王葉安豐明祖使居濠州張氏于是據安豐四月乙丑謝再興叛奔紹興降于士誠再興乃都督朱文正妻父胡大海攻紹興帝命守諸暨離城數十里士誠令呂同僉于溪上築一堰每

年水發輒滄城再興不時遣人偷決之力戰功為多再興心腹部下石提督廖萬戶嘗以違禁物往揚州易贖明祖恐洩國事執二人殺之以首懸于再興廳上明祖又自主婚以再興次女嫁徐達復取回京聽宣諭調遣：參軍李夢庚往節制軍馬今再興選聽調遣再興恥無權勢出怨言曰女嫁不令我知有同給配又者我聽人節制與知府乘鳳就執李夢庚元帥王玉陳剛以諸暨軍馬赴紹興投降後再興弟謝三謝五守餘杭李文



忠國之文忠論降保其不死指天為誓謝五以城降明祖曰謝  
再興是我親家反背我降張氏情不可恕仍得謝五凌遲五月  
已已朔士誠運糧十三萬石至京師九月士誠自稱命其部屬  
自頌功德欲求王爵達識曰我承制居此徒藉口古以御此輩  
今張氏復要王爵朝廷雖微終不為其所脅但遂其意則目前  
必受害當忍詔以從之耳乃具疏上聞奏至再三不報士誠遂  
自立為吳王即平江治官闕立官屬時以金陵為西吳平江為  
東吳士誠陽奉元正朔江北諸郡詭云為元恢復而寔自守之  
是月元遣戶部侍郎博羅恒木兒等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謝  
再興率兵寇東陽朱文忠擊敗之李伯昇率兵犯諸新城兵  
號六十萬城堅不可破乃引去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明祖自稱  
吳王三月湯和徇黃楊山擊士誠水軍敗之四月俞通海張瑄  
祖略刘家港進通州擒其院判朱瑄元帥陳勝八月乙卯士  
誠自以其弟士信代達識貼睦通為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浙  
行省右丞荅蘭帖木兒左右司郎中真保二人誦事士誠多受  
金帛數謀孽達識貼睦通之短士誠乃使王晟等面數其過勒  
其移省院自陳老病願退又言丞相之任非士信不可士信  
自安豐還逼取其所掌符印而自任其位徙達識居嘉興峻其  
墻垣錮其門閤達識日對妻妾飲酒放歌自若士誠今有司公  
牘皆首稱吳王今旨又諷行臺為請寔授于朝行臺御史大夫

普化帖木兒皆不從至是既拘達識即使人至紀與索行臺印  
章普化封置庫不與乃迫之登舟普化不從遂仰藥死後數日  
達識聞之亦自斃死十月士誠以兵侵長興耿炳文破之擒其  
元帥宋興祖士信復蒞兵團長興十一月湯和救長興與炳文  
夾擊士信兵敗是冬浚常熟白茆港先是泰定間周文英奏記  
謂水勢所趨宜專治白茆港江時莫之省也士誠聞故贖得文  
英書起兵民六十萬暫白茆為港長亘九十里廣三十六丈委  
左丞呂珍督之民憚其勞既竣工民大便時有諺曰白茆港  
十萬盡是吳中一十二郡良家兒道傍何處有從夫事但言得軍  
有今開江港延袤九十里息有弛控知何時自從夫事但言得軍  
備木牌層冰寒：夜急羽檄流星馳報：吹草衣母不得見兒寒  
妻亦驚：巡烽日夜：急羽檄流星馳報：吹草衣母不得見兒寒  
家亦驚：督師帥急如大將者乙元壯者：即由知生男信是生  
無新居：隨營無：趨：前：天：閣：隔：下：土：亦：詳：即：由：知：生：男：信：是：生  
女：外：生：不：仁：道：百：前：天：閣：隔：下：土：亦：詳：即：由：知：生：男：信：是：生  
水：外：生：不：仁：道：百：前：天：閣：隔：下：土：亦：詳：即：由：知：生：男：信：是：生  
山：可：梯：在：德：不：在：先：言：德：懷：庶：黎：靖：荒：版：中：四：夷：上：書：大：帝  
海：皆：瘡：痍：我：獨：將：軍：心：推：德：懷：庶：黎：靖：荒：版：中：四：夷：上：書：大：帝  
旗：下：立：裏：陽：碑：男：耕：女：織：天：下：一：坐：今：百：姓：歡：欣：照：又：有：諺  
曰：好：條：白：茆：塘：只：是：開：不：全：若：與：開：得：全：好：與：西：帥：戰：戰：船  
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丙午李伯昇寇諸全朱以士信憤前日之  
敗今其兵號二十萬<sup>李伯昇</sup>據<sup>李伯昇</sup>再興部陳冠諸全之新城部陳  
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為必拔之計胡德濟堅壁拒守嚴  
州行省左丞朱文忠率諸將銜杖走新城奮擊之大敗其眾逐  
北百餘里溪水盡赤獲同僉韓謙理問滕忠元帥周遇蕭壽山  
等士誠第五子及伯昇以數騎遁八月贈右丞潘元明院判潘



紹之父懋為祭祿大夫淮南行中書省右丞追封鄭國公母戴氏封鄭國太夫人潘氏通州人士誠居鄉時潘懋嘗從之遊戴謂子元明曰此人豪也蓋謹事之且為次子元紹求昏至正癸巳士誠舉義兵懋率元明等居麾下戴內則綜家事給餉餽親製戰士之服外則撫士卒如己子人皆樂為之用呂珍來自興化戴見其儼然因為懋言懋與語大悅即分授以兵使佐士德伴居左右而屬任之蓋張氏懋戚寵榮莫與倫也十月戊戌明祖以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布告中外辛丑命徐達常遇春胡廷瑞馮國勝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士誠所據郡縣南與方國珍接壤北有通泰高郵淮安徐宿濠泗以達濟寧與山東相拒明祖欲先取通泰剪其羽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等領兵馬乙巳徐達取泰州浚河迤舟師駐軍于海安壩丁未進圍泰州新城敗湖北援兵獲其元帥王成已酉淮安李院判來救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城堅守未下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謀報士誠遣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己未明祖親至江陰水寨辛酉遷建康康辰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其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俘卒五千人送建康遣黃旗千戶劉傑徇興化十一月辛卯徐達進兵攻高郵明祖至軍門命馮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是月士誠兵寇宜興達

率精兵渡江敗其兵于城下十二月癸亥自宜興還攻高郵士誠將命同僉堅守不能下士誠遣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怒士誠以為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是年通州興化鹽城諸縣皆歸于明冬張士信從僧度牒錢僧苦之其年江浙行省卿試陳基等為考官至正二十六年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溯流窺江陰明祖親督水軍及馬步軍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州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至巫子門力戰大破之三月明祖命馮國勝圍高郵守將俞基開門詐降國勝令指揮康泰等先入城基于城樓下聞盡殺之明祖召國勝回決以大杖數十辱令步走至高郵國勝恐四門齊上一鼓而拔高郵俞基被擒四月乙卯徐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馱港夜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道俘其院判錢亨等舟師薄城下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出降庚午取淮安庚申濠州守將李濟降于明李濟據濠名為張氏守而實懷視望明祖嘗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又遣趙希魯潛往說蕭把都既而韓政督願時等四面圍濠時孫德產已死城中力不能支乃與把都暨知州馬麟出降明祖以得濠後喜曰吾今日有國有家矣徐州守將陸聚元官也恥為張氏守以徐宿二州詣達軍請降達即命聚攻沛縣并取沛州七月廖永安卒于姑蘇八月辛亥明祖命徐達為大將軍常遇春為副



將軍率師二十萬伐士誠初明祖以淮東既平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議討士誠右相國李善長以為張氏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宜俟隙而勅徐達進曰張氏驕奢暴殄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為富貴之娛王蔡葉三參軍居中用事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明祖願達喜曰諸人局于所見獨汝合吾意八月將起兵告大江之神遂御戟門戒諭將佐毋縱士卒虜掠毋妄殺僂士誠母莫姑蘇城外勿侵損其墓遂為約戒軍中事令人給一帝召達與遇春于西苑諭以張氏若全城歸命必保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以妾殺為戒又問諸將曰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達崇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明祖曰不然士誠起蓋徒與飛天麒潘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麒輩俱歟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麒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命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明祖作色曰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屏左右謂達與遇春曰吾款遣指揮熊天瑞同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快適來之謀戒勿令其知之但云直搗姑蘇天瑞知之必叛還從張氏以輸吾

言如此則墮吾計矣于是命傳檄姑蘇數張士誠八罪其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提兵官准中書省咨啟奉令旨余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成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採威福官以賄成罪以情免甚惡舉親而刻仇有司差貧而賣富廟堂不以為憂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役數十萬民湮塞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聲聞于天致使愚民誤中妖術不解倡言之妄誕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其苦聚為燒香之黨根據汝潁蔓延河雒妖言既行允謀遂逞焚蕩城郭殺僂士夫荼毒生靈千端萬狀元以天下錢糧兵馬討之略無功效愈見猖獗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整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託香軍為號或以孤軍獨立皆款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余本深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元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帥之力一鼓而有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披戎上游爰與問罪之師彭義交兵元惡授首其父子兄弟面縛與觀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官爵將相皆置于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脩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鹽貨行劫于江湖興兵則首聚兇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



勢詐降于元坑其泰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其罪二也厥後掩  
襲浙西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其罪三也初寇我  
邊一戰而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矛直擣其近郊首尾畏縮  
又乃詐降于元其罪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  
達丞相謀害楊左丞其罪五也占據浙江錢糧十年不貢其罪  
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達誠帖睦迺南臺大夫普化  
帖木兒其罪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編氓其罪八  
也凡此八罪有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  
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安斯民爰命中書左丞相徐達  
總率馬步官軍舟師分遣竝進攻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  
軍將征討所列殲厥渠魁脅送固治備有條章凡我逋逃臣民  
被隔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僚果能明哲識時  
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皆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  
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屋仍前為生依額納糧以供  
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家此與師之故也敢  
有十百相聚旅拒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遺徙宗族于五溪兩  
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余之言信如皎日嗚呼臣庶毋或自  
疑敬此除敬遵外咨諸施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敬依令  
旨事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議出給者是月癸丑諸軍發龍江辛  
酉師至太湖已巳遇春擊敗士誠兵于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

陳旺遂次洞庭山癸酉進至湖州之毘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  
海擒之張士信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爾時熊天瑞果叛去甲  
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張天麒分兵三路來拒黃寶當南路陶  
子實當中路天麒自當北路唐傑為後繼達進攻之術者言今  
日不宜戰遇春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于是達遣遇春攻寶王  
弼攻天麒達自中攻攻于寶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  
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欲入城：下平橋已斷不得入復選  
力戰被擒并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亦被獲天麒子寶皆  
不敢戰歛兵而退士誠又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  
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麒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  
軍繼之其同僉俞得全院判張德義及陶子實出戰復敗走士  
誠又遣平車朱暹王晟同僉戴茂珍院判李茂及其弟五子  
執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救執三十萬屯城東之白館築五營  
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軍營于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  
以絕回館之援李茂等懼不敢皆遁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于  
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明師東夜擊之亦遁遂填塞河港絕  
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領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  
敗之虜其戴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九月辛卯士誠復遣同僉  
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覬我師欲攻姑嫂橋遇春遇之與戰  
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剡舡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



兵二千餘人乙巳康永忠薛顯將游軍至湖州之德清遂取之擒其院判鍾正及判將普德成士誠自志堅敗甚俱遣右丞徐義至回館覘形勢將還遇春以兵振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回館兵合力來戰始得脫士誠再遣赤龍舡親軍援之與潘元紹七兵平望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回館遇春由別港逆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舡軍資械器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至是回館援兵絕饋餉不繼多出降十月辛亥遣以所獲將士拘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驚壬子遇春攻烏鎮徐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拒戰不勝退走遇春追至界山遂攻破王晟陸寨餘軍奔入回鎮之東壁戴茂出降明師馳入之是夕王晟亦降戊寅徐達復攻界山水寨顧時引救舟繞出士誠兵舡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父子來援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舡其眾大敗五太子及朱暹呂珍等以回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士誠將禿張左丞守湖州之大錢港遇春與之交鋒中矢創甚踞床督戰將士莫知十一月甲申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拘于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答曰張大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曰勢孤援絕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僂首不言張天麒及總管陳昧以城降

伯昇亦降未幾禿張右丞亦來降城中市不易肆士信留精兵十萬援湖州駐回館怯不敢進乃立柵以自固夕携妓歌舞踞陶為戲遇春領兵攻之全軍倒戈而降士信及馬適去乙丑連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恭政李福與知州楊葵降先是九月己未明祖命李文忠帥師攻杭州十月文忠遣將攻桐廬戴元帥投降略富陽擒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謝再興之弟謝五拒守文忠許以不死乃出降尋進兵杭州潘元明遣負外郎方彛納款其款狀曰聖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為省樞非心慕于榮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幾名實歸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以獻文忠至杭州元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庶訪司印并執將英劉震出降城中不識軍容安堵如故遂招撫紀興庚子同僉李思忠總管衛良佐以紹興降辛丑華雲龍帥師攻嘉興守將宋興以嘉興降十一月癸卯徐達等率兵進抵姑蘇其屬縣相繼來歸唯蘇州孤立而已明祖欲困服之命大軍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敵將竇義迎戰連擊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敵又擊敗之焚其官濟戰艦千餘艘及積聚甚眾達遂進軍圍其城連軍葺門遇



秦軍虎叩郭子與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闔門王弼軍  
盤門張溫軍胥門康茂才軍齊門耿文炳軍城東北仇成軍城  
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連今各衙列營于城之四周挑長壕在  
在相連接起敵臺以圍之高四丈下瞰城中往來男婦可以辨  
數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  
火銃于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  
祐部將也善沒泗水天祐潛令入祐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  
于闔門水柵傍送達軍達擇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  
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回緞兵茂出入往來得彼此所遺蠟  
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佑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  
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指揮茅成左臂中天死至正二十七年吳  
元年也正月庚子明兵取松江府四月丙午朔上海民錢鶴皋  
作亂據松江府時達攻蘇州遣元帥楊福泰謀費敬直諭松江  
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就令攝府事明祖命苟玉珍代之達  
檄各府驗明土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命遂結張士誠故元帥  
府副使韓復春施仁濟聚眾至三萬餘人政府治開庫庾巨姓  
泖湖謝亦與馬通判趙倣驅妻于十八人赴水死玉珍棄城走  
連殺之鶴皋自稱行省左丞署柝為元刻磚為印偽署官屬以  
姚大章為統兵元帥張思廉為泰謀施仁濟谷子威為樞密院  
判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平江求援達遣驍騎指揮葛俊

討之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眾皆採農器知其無能為也  
乃于蕩東西連發十餘砲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及松江城鶴  
皋閉門拒守俊攻破之獲鶴皋檻送大將軍斬之仁濟等遁去  
五月丙子朔明祖遣士誠書諭降書曰蓋聞成湯放桀武王伐  
紂漢祖滅秦歷代帝王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  
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國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  
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  
以保身全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  
爾能順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  
下笑書至士誠不報六月己酉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現  
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拖  
驚明軍轉至闔門將奔過春覺之分兵北濠絕其歸路  
遣兵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令泰政黃哈刺把都帥兵千餘人  
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度今稍却遇春撫  
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  
鉄騎揮双刀往擊之敵眾小却遇春因率眾乘之士誠兵大敗  
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皆倉夫善為  
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  
能測是日俱溺死錢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墮水幾不能救有輿  
入城計忽忽無所出時降將李伯昇知城勢迫欲說降乃遣客



詣士誠門告急士誠召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為公言興亡  
禍福之計願公察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教乎昔項羽喑  
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于垓下天下歸于漢祖何則此天教也  
公初以十八人取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勢如虎落穿中死在  
旦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  
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于此時不忘高  
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民人練軍  
旅嚴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親附何特  
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  
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及親戚將帥羅列中  
外美衣玉食歌兒舞女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  
猶未厭足提兵者自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  
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于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  
緘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  
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  
有益于國家有利于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  
友諒乎諒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鏖于鄱陽  
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艇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  
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明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  
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失今獨守尺寸之城誓以死拒

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復從中起者公于此時欲死不得生無  
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命一介之使疾走  
金陵稱公所以歸黨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  
萬戶侯况嘗許以膏融錢假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  
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俛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持吾熟  
思之然卒孤疑莫能決也士子士誠復與師突出胥門索戰鋒  
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却士信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  
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兵遇春束勝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  
攻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幕城上  
于胥閭門督戰踞銀椅與泰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  
嘗忽飛礮碎其首裂腦而死爾時俞通海先攻滅度橋搥桃花  
堠中流矢傷重歸金陵死丁德興隸遠麾下力戰于城外郭中  
又死于是連金四十八衛將士每衛駐紮陽砲架五座七精砲  
架五十餘座大小將軍筒五十餘座四十八衛營寨列于城之  
周遭張氏款進不能飛度銳砲之聲晝夜不絕九月辛巳熊天  
瑞在城中作飛礮以擊明師城中木石俱盡至拆寺廟民居為  
礮具連金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筥軍伏其下戴以攻城矢  
石不得傷至是連督將士破葺門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眾  
渡橋進薄城下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兵門內令泰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滿元紹



又錢泰政皆降士誠軍大潰諸將遂賊州登城：已破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皇歸獨坐室中令妻子眷屬登齊雲樓自焚連遣旧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决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旧指昇之出封門遂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已百達遣許千戶取通州次狼山守將張石丞降丁亥取無錫州時莫天祐等守無錫達累遣使諭降俱殺之胡廷瑞攻之急州人張翼率父老說天祐出降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守此誠難不如降也翼乃絕城而下詣軍門請命祐遂出降已丑士誠至建康自縊元當士誠未至建康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德外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明祖欲生士誠賜衣冠不受亦不食自經死帝命棺斂而葬之時年四十有七俞本紀帝怒其任所公衛士壯至望橋事錄載御杖四十元焚焚于石頭城士誠雖起蓋梟而雅尚文事嘗以其弟士德墓碑乞諸楊維禎遺禎玳瑁筆禎以詩投贈云昨夜文星照南極今朝客省過東維錦囊額脫千年兔斑管光搖九尾龜墨捲風雲隨王氣恩分雨露出天池老夫未草平蠻策先寫新封楚國碑蓋道實也即此可見張氏之文米風流異于他國矣

附士誠母曹氏

曹氏張士誠母大有智識以子九六亡于明居常鬱鬱不樂迨士誠僭稱吳王進偽號太妃未幾卒葬姑蘇南門外明兵討吳時預戒將士勿發其墓後人稱為娘墳王澤姑蘇感事云風雨明年寒食節一孟誼工太妃墳讀之亦可哀也

士誠妻劉氏

劉氏張士誠妻元授一品夫人士誠稱偽號進號吳王妃劉頗知大義崑山郭翼上書論事詞逆激士誠怒欲殺之劉力諫曰郭生策亦未為非縱不能用宜善待之乃止翼以是得逸去後明兵進圍姑蘇士誠見大事去謂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曰君勿憂妾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群妾侍女登樓趣其自盡令義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有二子皆幼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二子先逃民間後亦不知所終王逢招漢某有詩劉夫人詞曰。劉夫人至正太尉吳王婿第如中版置市御游烟索領價春中州援遠敵在日橫貴日駢雖日感背城信一王本心孤理孤指得軍欲夫人曹决烈女義百口杜居親舉燈片時陰慘萬世生月明風清佩音至君不見男兒成敗古有之孰以楚霸輕虞姬蘇民安得夫人祠烏栖白鳥庶少哀

士誠子

士誠有二子亡其名城破日劉氏令乳媪潛匿民間後不知所終男養子二一曰辰保一即所謂五太子也五太子本姓梁短小精悍平地能躍起丈餘又善沒水久在行間至正二十五年



李伯昇寇諸全嘗率兵為之援明師圍湖州偕朱暹等以六萬兵來援屯于舊館兵敗即降明

張士義

士義士誠弟初起兵行至丁溪被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中矢死

張士信

士信士誠幼弟即張九七也張氏僭號時國人以四平章呼之初從兄為盜亦未有官階偽號及士誠受元太尉之命士信乃授同知行樞密院事尋以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明帝擒士德後復陞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至正十六年八月士誠遣得史文炳

寇嘉興士信與馬揚完者拒戰于東瓜堰士信伏水遁遂至正十九年元授士信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仍兼同知行樞密院事七月士信大發浙西民築杭城十月訖事立新碑于城壘至正二十年士信以陳基言重修宋岳鄂王精忠廟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興拒戰久未決既而再興設伏城外大敗之士信憤益兵會朱文忠遣胡德濟來援又賜言徐達即祭大兵且至揚揚于途士信兵見之謀夜遁德濟等率壯士夜半出擊之士信兵敗自相踐踐溺死無算此一敗也士信素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帶婦人樂器自隨日以糟蕪醢醢宴為事諸將往之效之故至此七月士信補刻

西湖書院書籍書院舊有書庫兵後殘缺士誠新之九月淮陰守將史格與汪同謀應金陵士誠誘而殺之士信代其任命員外

即陳基錢用壬同奉軍事初史格汪同未至姑蘇士誠詐以死

聞使士信主國事明祖為所紿方貽書士信言共僇力北方而

不知士誠之鬼域也士誠使呂珍攻劉福通于安豐士信率兵

繼之三月十一日發吳門二十二日狼山觀兵陳基有詩云。官軍野次狼山

口飲野軍取盡虎狼行袖萬家供餉餉糧千里江漢行

從伏諸侯將面縛行中兩視珠湘海父兄弟拜將軍恐是漢

吾明祖遣徐達常遇春救安豐并自來援尋以陳友諒攻南昌

引還韓林兒遁居滁州士信與珍入據之遂略定濠泗汝穎地

至正二十四年八月士誠以士信代達識帖睦迺為江浙行省

左丞相時士信克安嘗遠道遠識以位讓之其移文中有稱士

信天姿英武志節忠貞承相之任非士信不可遂以所守符印

并金印等付受士信建第宅東城下號丞相府居民趨附之者

輒得富貴節園池蓄聲妓購園畫民間奇石名木必見豪奪後

房百餘人習天魔舞隊園中採蓮舟楫以沉檀為之每宴集輒

費米千石奢縱無節繫鱗附翼之人日惟逸樂時人有詩云。書生一夜睡不

是也卿士信自為丞相即從達識于嘉興不久日金滿平

章守杭州士信回蘇用王敬夫葉德新蔡彥文三人謀國時有

王蔡葉之誣明祖聞之曰我諸事無不經心法不輕恕尚且人

瞞我張九四終歲不出門不理政事豈不着人瞞及明師圍姑



蘇士信守閉門與謝節會食方食金批飲酒飛礮入射脛死  
蘇士信守閉門與謝節會食方食金批飲酒飛礮入射脛死  
蘇士信守閉門與謝節會食方食金批飲酒飛礮入射脛死

張右丞

右丞士誠從子國人稱之謂大眼張  
右丞士誠從子國人稱之謂大眼張

蘇旋遣李千戶率師取通州次狼山右丞懼降于明  
蘇旋遣李千戶率師取通州次狼山右丞懼降于明

論曰士誠以海上鹽梟稱兵淮甸渡江而南席捲中吳而初  
論曰士誠以海上鹽梟稱兵淮甸渡江而南席捲中吳而初  
論曰士誠以海上鹽梟稱兵淮甸渡江而南席捲中吳而初

王與敬

王與敬

與敬淮西人以軍功得官至元帥丙申春淮寇渡江以所部繫  
與敬淮西人以軍功得官至元帥丙申春淮寇渡江以所部繫

于常熟兵潰欲退保姑蘇泰政脫因閉門不納徑趨嘉興又與  
于常熟兵潰欲退保姑蘇泰政脫因閉門不納徑趨嘉興又與  
于常熟兵潰欲退保姑蘇泰政脫因閉門不納徑趨嘉興又與

降張士誠即授威虜將軍偕其將史文炳復攻陷之苗軍遁士  
降張士誠即授威虜將軍偕其將史文炳復攻陷之苗軍遁士  
降張士誠即授威虜將軍偕其將史文炳復攻陷之苗軍遁士

周仁

仁山陽鉅冶子即所謂周鐵星也資性深刻習吏事與張士德  
仁山陽鉅冶子即所謂周鐵星也資性深刻習吏事與張士德

省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明帥圍姑蘇仁立柵以補  
省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明帥圍姑蘇仁立柵以補  
省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明帥圍姑蘇仁立柵以補

俞俊

俞俊張氏偽署華亭宰俊以賄通松江尹鄭煥得職用酷刑肢  
俞俊張氏偽署華亭宰俊以賄通松江尹鄭煥得職用酷刑肢  
俞俊張氏偽署華亭宰俊以賄通松江尹鄭煥得職用酷刑肢

張經

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蓋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  
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蓋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  
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蓋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

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蓋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  
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蓋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  
經字德常丹陽人一云金壇人父蓋字天民避地荆溪築良常



草堂溪上倪瓚張雨皆稱曰張有道至正丙申張士德渡江選  
令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共十有一人經與馬為吳縣丞士德  
以經能其官三年考績陟縣尹又明年調同知嘉定州事士寅  
秋調松江府判官楊基有送行詩序

### 陳保二

保二常州奔牛壩人初聚眾以黃帕裹首號黃包頭軍明得湯  
和下鎮江狗奔牛呂城保二以眾降至正十六年糾合青軍元  
帥單居仁子單大舍叛降于士誠既而明將李文忠哨杭州獲  
保二檻送金陵伏誅

### 單大舍

大舍青軍元帥單居仁子也明祖遣人往揚州招居仁馬某等  
過江其子大舍糾合黃包頭軍陳保二叛降士誠明克蘇州擒  
大舍明祖付居仁自處之居仁曰不忠不孝當碎其肉縛市曹  
凌遲死

### 朱英

英江陰石牌人號定一後改名錠與陳賢五江宗三等作亂既  
而宗三將謀殺英時就元招撫為州判官州之寮佐反以英  
復謀反申江浙行省行省遣泰政納麟哈刺討之英窮威渡江  
求救于士誠以妻子為質士誠既取江陰入常熟臨平江署英  
為泰政仍判江陰州事至正十七年六月明將俞通海率水軍

克石牌八月克望亭新安十四日盡獲英海艇十七日攻馬馱  
沙十八年四月再攻石牌巫子門獲英餘卒英至平江為士誠  
行省平章其卒也葬薦福山脩竹塢俗呼朱平章墳

### 莫天祐

天祐士誠守將性允猛有勇力人稱為莫老虎至正壬辰南東  
亂天祐聚眾自保士誠陷常州招之不從發兵攻之不勝士誠  
受元太尉官天祐乃降累表為同僉樞密院事天祐守無錫達  
累遣人諭降皆殺之胡廷瑞攻之急州人張翼率父老說天祐  
出降天祐不應思之久擲其帽曰守此城寔難遂使翼先詣  
軍門請命尋出降明將以其父困于師執而械送之京為其勇  
也先以弓弦勒之死旋剗之

### 李伯昇

伯昇泰州人士誠起兵伯昇其始事者元丞相脫脫：攻高郵未  
下旋奪兵柄解圍士誠突圍與十八人出走海上復招散卒伯  
昇與馬士誠受元太尉官開府平江妙簡僚屬以伯昇制軍事  
達識帖睦迤之陰圖楊完者時伯昇為行省左丞與行樞密同  
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合眾攻殺之士誠據臨安雄峯翼  
元帥王遇成張茂先攻之伯昇來援士誠擊敗之伯昇歛兵自  
固攻之不克癸酉明將邵榮攻湖州戰不利謀知伯昇欲來攻  
設伏以待山上旗舉齊擊之敵眾大敗伯昇憤整軍來攻又敗



之明帥亦引還三月丁巳寇婺源為孫茂先所敗至正二十一年士誠命伯昇率兵寇長興眾十餘萬城中兵僅七千明祖命華高貴聚等率三路兵往援寇兵夜劫營諸軍皆潰耿文炳嬰城拒守元帥劉成戰死寇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運土石填濠澀放火舡燒水閘城中晝夜應敵相拒月餘遇春兵至伯昇棄營遁二十三年九月伯昇引兵號六十萬犯諸全新城：堅不可拔乃去二十五年士誠命伯昇挾叛將謝再興再寇諸全新城為持久計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嚴州行省左丞李文忠來援破之張氏將歿者數人伯昇以騎<sup>數</sup>遁二十六年八月徐達進取湖州敗士誠兵于皂林伯昇往援由荻港潛入城明兵四面圍之伯昇堅守不出既而王晟呂珍等皆降達遣馮國勝徇于城下誘伯昇出降伯昇欲自殺左右抱之不死及見事勢窮蹙不得已乃降伯昇受張氏恩最重既降明人俱憤其背德時以負主者口語曰李司徒明祖命其仍守湖州洪武元年明以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伯昇兼同知詹事院事二年將兵討湖廣慈利土酋平之八月同耿炳文分兵守陝西三年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十六疋子孫世襲指揮僉事五年命為征南右副將軍同吳王討靖州賜綺帛八疋六年七月分兵討殘元七年命往真定統理軍務八年正月往彰德屯田開衛十二年十二月定王溥潘元明歲祿米七百五十石十三年往彰

州理軍務四月召還伯昇于明頗見任用後卒坐胡惟庸黨誅  
呂珍  
珍字敬夫興化人其從士誠作亂也先至潘元紹之父潘懋家懋妻戴氏見珍意氣傲儻語懋曰客健者也何不引與晤張公乃借之見士誠士誠大悅訂刎頸交自高郵突圍出所謂十八騎者伯昇元明而外珍其一也士誠受元官時珍授行樞密院同僉事至正十六年率兵侵鎮江路哨至瓜埠十一月徐達破常州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糧盡宵遁十八年與伯昇史文炳等攻殺楊完者後為左丞鎮紹興珍不解文墨陳廢子曾賦詩題統扇寄之中有越女荷花之句珍誤以為陳訛其務愛女子欲得而甘心焉十月甲戌廉永安率舟師來戰于太湖為珍所獲十九年六月圍諸全州胡大海率兵來戰珍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軍珍于馬上折矢求解大海許之九月偕徐義率舟師寇長興耿炳文與劉成合兵來破二十一年八月胡大海領兵攻紹興提督張瑄勇輕進至城下珍獲之尋死大海圍城以久不下引兵還珍有才略善戰嘗以牛羊囊兵宵濟以襲明帥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大海紹興人王冕者不宥附珍詣大海獻策攻之然亦弗克珍作保越錄誇守城之功既降乃泯之至正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攻劉福通于安豐二十四年沒常熟之白茆珍督役焉二十六年明大舉兵伐士



誠攻湖州珍從五太子往救為顧時薛顯所敗遂以旧館同五太子降于明。按珍鎮越最久缺崖送呂左轄還越即指珍也。有詩曰保障東南第一功未容若木掛雕弓露書誓剪金林免壯氣平吞墨紫公萬里天成龍虎地五雲佳氣鳳凰東麥城又報捷書至江上將軍是呂蒙。附陳應子題紙有詩曰。後來江左英雄傳又是淮西保相家開說

潘元明

元明字仲昭泰州人榮祿大夫潘懋長子也士誠居鄉懋從之遊元明母謂元明曰此人豪也盍謹事之于是從士誠為亂士誠據有平江設官屬以元明為中書左丞鎮吳興至正十六年元明將兵過吳江華嚴寺夜漏下二刻月中見浮屠上矢影取弓矢一發正中其顛舉軍皆頽。陳基有左丞潘公射吳江佛寺浮屠詩序十七年五月元明率兵寇長興七上新橋陳基有左丞潘公射吳江佛寺浮屠詩序文擊敗之遁既而以浙江行省平章鎮杭州曰李文忠師至遣員外郎方夔納款并以款狀來遂率同僉李勝等奉士誠所授省院諸司印以降明：命仍守原官洪武三年詔以浙江行省平章與李伯昇張天麒等皆食祿不視事子孫世襲指揮同知十三年命往福建理軍務十四年平雲南署布政使司理陞署布政司平章病卒。仲昭為張氏左丞時頗擅園亭之勝嘗文誦分韻賦詩一時樂事江左慕之然戎事之所以見敗正為此也。

潘元紹

元紹懋次子士誠婿初元紹母戴氏見士誠而異之為之求婚于是張女歸于潘人皆稱為潘駙馬徐達攻湖州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別乘小舟至烏鎮為呂珍等聲援明師燒其赤龍船乘夜擊之元紹遁明師圍姑蘇元紹同徐義將兵潛出胥門轉至閭門欲掩襲之將奔遇春營遇春從北渡絕其歸路令王弼馳鉄騎擊之大敗知事急歸召其妻七人謂曰我受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測若輩當自引決最少妾段氏請先充六人相繼自經元紹焚之瘞後園。海陽張羽作元紹自負國戚元七姐權厝志歎淫酒嗜殺娶美娼數十有蘇氏者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荐其首于宴絕類北齊主事國凶伏誅其城投其首于湖。陳基有左丞潘公射吳江佛寺浮屠詩序元紹自負國戚元七姐權厝志。陳基草珠碎篇註潘七妾皆青年絕色善纂組歌詞曰潘出軍恐致疑皆自經其詞曰繡紋刺綺春織長蘭膏鬢髮瓊肌香芳年艷頰媚花月三：兩：紅鴛鴦翠靴踏雲：忙妥海棠露濕烟脂柔冶情紛作蝶戀春新曲從翻玉蓮瑣畫堂銀燭天沉：揚眉一笑輕千金明珠買得綠珠心欲揮魚腸掃妖誓主君勿疑心似醉一宵痛擊珠碎門前鉄騎嘶寒風奇勲解使歸元戎。

張天麒



天麒與化人與士誠同起事者士誠據姑蘇詩今天麒鎮湖州至正二十六年九月徐達率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天麒分兵三路拒之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寔當中路自當北路達遣遇春攻寶王弼攻天麒中路自攻之既而寶被擒天麒與子寔皆不敢戰歛兵而退會李伯昇潛入城來援乃益堅守十一月甲申以呂珍等降于明遂與總管陳昧同伯昇出降明祖命為江西行省右丞洪武三年陞本省左丞食祿不視事子孫世襲

史文炳

文炳士誠起事腹心也至正十六年由泖湖入古浦塘破澱湖柵舳艫相望旌旗蔽日與王與敬陷松江一矢不遺松江遂為張氏所有士誠自高郵來降平分置官屬以文炳為同知樞密院事鎮松江八月己酉文炳率師攻嘉興東門其眾悉為苗軍所殲文炳僅以身免既而士誠歸附于元文炳至杭晤楊完者相見甚歡文炳大設宴遺楊烏銀器四嵌金馬鞍之屬約為兄弟完者謀復建德文炳以所部從及受達識貼睦密指與伯昇呂珍等同圍完者于北門完者遣使致牲酒于文炳曰願少須臾母死得以底裡上露報不可完者出戰屢挫遂自刺死文炳解衣裹屍哭之葬于城之陰及明兵圍姑蘇獨文炳不知所終

李行素

行素淮南人伯昇父也以陰陽術為業士誠起事行素氣性慳及據姑蘇置官屬首以行素為丞相國止保至金陵以老得聞居卒葬楞山下

藥瑞

瑞士誠部將因朱定家石牌士誠命瑞戍之至正十七年六月俞通海率水師克石牌遂降明

徐義

義士誠謀臣也士誠受元太尉官以義典親軍至正二十年九月與呂珍率舟師自太湖入陳濟港分兵據下新橋五里牌蔣婆橋三路進兵寇長興為耿炳文劉成所敗二十五年進授江浙行省左丞士誠命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之戰義怒士誠陷己死地屯鹿山之太倉三月不進二十六年徐達兵至淮安間義軍在馬驢港夜往襲之破其水寨義泛海遁回姑蘇既而達攻湖州張氏兵敗于皂林士誠遣義至日館覘形勢得還遇春以兵扼其歸路幸士信兵至始得脫後遇春攻日館義退走及明師圍平江義與元紹潛出昏門至閭門欲掩襲明軍反敗于山塘城破日俘至金陵斥為民

俞基

基士誠高郵守將至正二十五年十二月癸亥徐達攻高郵基堅守不下二十六年馮國勝復率兵來圍基開門詐降國勝合



指揮康泰等先入城基于城樓下開盡殺之明祖名國勝四决  
大杖數十得步走至高却勝怒奮兵四面綠城破之基就擒

朱璿 陳勝

二人皆士誠通州守將璿官樞密院判勝官元帥至正二十四  
年俞通海張興祖等掠劉家港進逼通州二人皆就擒

徐志堅

志堅士誠心腹得明師攻湖州士誠兵屢敗遣志堅以輕舟出  
東汗鎮覬明營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盡晦  
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以還

王晟

晟士誠行省平章至正二十四年士誠欲弟士信代達誠之位  
仗晟而致達誠逃失勒其移咨省院二十六年明師攻湖州晟  
隨五太子率師救之既而常遇春追徐義等至昇山還攻晟破  
其陸寨餘卒不能軍奔入日鎮之東壁遇春回戴茂降遂馳入  
其營是夕晟亦降明。晟鎮松江時嘗鼓柁微行步謁草元閣  
夜移酒船宴閣所其行止瀟灑有過于諸將弁者鐵崖有贈晟  
道人今左轄當時出岫本無心陸中豪傑微初起江左蒼生望  
正深望斗一天琛北極山河萬里貢南金已開良辰無遺亂况  
復淮淝有捷音共說淮而王左相閣下士日忘殄入暮許誰  
廷致笛尋春奉銅盤長絛擊去奴鷹飽攻逼歸來老馬寒  
若問東吳上書者  
五湖今把釣魚竿

朱暹

暹字泰仲士誠命與王晟同援湖州者以善戰聞明將薛顯以  
舟師攻其援兵敗遂同五太子降于明又云歿于軍高啟開朱泰  
。江浦戈船亦快棹孤軍落日隔重圍殘卒自隨新將去老親  
空見四奴歸。楊基亦有詩云。力盡戈鋌援不回猶揮赤子  
博風雷殺使張逸說聞 暹鎮淮安時嘗宴神保大王于邸第命  
伶人彈白銅雀音調悽婉時酒闌灯炮雪霰交下席帽山人王  
逢亦在座眾屬述作詩歌逢行詞慷慨援筆立就一塵盡傾武  
人而與文士相交其人有足取者焉

陳昧

昧湖州總管張天麒以湖州降于明昧亦降

王勝

勝士誠元帥守南潯鎮徐達既取湖州引兵向姑蘇勝迎降

李福

福行省泰政士誠遣守吳江州者徐達引兵自南潯至州境福  
以城迎降

楊炎

炎吳江州知州也隨李福降于明

王立中

立中知松江府事徐達攻蘇州遣楊福費敬直招諭之立中即  
以城降達今仍攝府事

黃哈刺把都兒



黃哈判把都兒名不花本元將至正十九年士誠寇江陰即降  
士誠授行省參政明兵圍姑蘇徐義等與常遇春戰士誠遣不  
花率兵助之城破俘至京伏誅

謝節

節字從義初為士信泰軍既為杭州府郡守士信重脩岳鄂王  
廟俾節經理其墓田其在杭也 錢產投詩亦及 後陞行省參政 脩墓事所云謝總管也  
明師圍姑蘇節與士信會食閭門城樓上遇春率兵薄城下士  
誠命節與周仁立柵以補外城未幾城破俘至建康。從義出  
守杭州同僚送之分題賦詩陳汝言分得岳王墳為一特擅場  
後出典方牧察宋賦詩餞別疑亦藝林中人非赴桓輩也

楊茂

茂莫天祐部將善沒水士誠被圍久天祐令茂潛入姑蘇與士  
誠相聞避卒于閭門水柵旁獲之徐達釋不誅縱令往來因得  
其彼此所遺蠟丸書悉知情狀而攻圍之計益備城破後不知  
所終

錢鶴皋

鶴皋松江人徐達初下松江檄府驗土田徵磚甃城鶴皋不奉  
命遂結士誠故吏韓復春施仁濟等及巨姓泖湖起兵為士誠  
助之自稱行省左丞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平江達遣葛俊  
攻討遇于連湖蕩後于蕩東西發大砲擊之遵義兵多溺死者

俊兵至松江鶴皋閉城拒守及攻下之鶴皋被殺檻送達軍誅  
之

韓復春 施仁濟

二人並士誠元帥府副使與錢鶴皋同作亂聚眾至三萬餘人  
仁濟又署樞密院判鶴皋被擒後二人率黨遁去

姚大章 張思康 谷子威

鶴皋殺苟玉珍據松江作亂三人皆偽署官屬大章統兵元帥  
思康為參謀子威樞密院判鶴皋就擒後皆遁去

李天祿

天祿士誠樞密院同僉也守富陽明將李文忠攻杭州遣將略  
富陽擒之

戴元帥

元帥為士誠守桐廬者李文忠攻桐廬擒元帥

方彛

彛官員外郎平章潘元明僚屬李文忠進兵杭州元明遣人納

款遂使彛

李勝

勝士誠同僉樞密院官佐潘元明守杭州者元明納款後勝亦  
降于李文忠

李思忠

衛良佐



二人皆士誠紹興守臣也思忠官樞密同僉良佐官總管明師  
狗紹興二人遂以城降

宋興

興嘉興守將明將華雲龍率兵攻之即出降

尹義 陳壯

二人士誠命將兵迎拒明師于湖州港口者遇春擊敗之俱就

擒

石清 汪海

二人士誠湖州昆山之守將也遇春攻昆山擒清及海

黃寶 陶子實 唐傑

三人皆佐張天麒守湖州寶行省奏政子實樞密院判傑樞密  
同僉明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天麒自當北路以寶當南路子實  
當中路唐傑為後繼徐達攻子實遇春攻寶即擒寶去子實等  
俱歛兵皆退及王國寶攻南門子實偕俞同僉張院判出戰敗  
走士誠命五太子來援屯兵舊館傑與李茂李成皆遁去及明  
師攻姑蘇急傑始則拒守繼知不敵乃降

俞得全 張德義

得全樞密同僉德義樞密院判王國寶攻湖州南門二人與陶  
子寔出戰皆敗績

鍾正 晉德成

正院判德成院副士誠命守湖州之德清廖永忠薛顯取湖州  
擒之

戴茂

茂同僉樞密湖州兵數敗于明士誠遣茂與呂珍從五太子來  
援屯兵旧鎮之東壁遇春攻之茂乞降

李茂 李成

二人引兵援湖州之敗俱屯兵于城東旧館明兵築十壘于姑  
嫂橋茂與成俱不敵偕唐傑遁去

甘院判

院判失其名引兵屯烏鎮常遇春攻之甘與徐義潘元紹拒戰  
不勝皆逃走

劉毅

毅樞密副使明兵圍姑蘇城已破士誠猶使毅收餘兵二三萬  
人親率之戰于萬壽寺之東街大敗降之

趙世雄

世雄降將士誠兵敗闔戶趙世雄隨伯昇決戶入為抱解之

李濟 陸聚

李濟據溧聚據徐宿二州雖皆親望自守然俱附于士誠者也  
濟未下明祖嘗使李善長以書招濟不報及韓政督願時等四  
面攻之濟乃以城降聚猶為元官樞密同知徐達既取溧兵未



至徐宿境聚以二州降

馬麟

麟官濠州知州李濟降麟從之

蕭把都

蕭把都失其名士誠使守濠者明祖嘗謂其下曰濠州乃吾家鄉士誠據之吾雖有國而無家遣龔希魯潛往說蕭把都既而蕭以城降明祖喜曰今日有國有家遂吾志也

錢富

富樞密院判士誠命與徐義授淮安義泛海適富為徐達俘

梅思祖

梅思祖夏邑人初為元義兵元帥叛從劉福通擴廓醜其父尋繁福通歸士誠為中書左丞與唐英蕭成俱守淮安徐達兵至迎降并獻四州士誠殺其兄弟數人明祖以思祖知命識微降諭褒美比之陳平馬援擢授大都督府副使既而歷著戰功封汝南侯署雲南布政司與潘元明同守雲南卒于官後坐胡黨追族其家從子殷為明駙馬都尉

唐英 蕭成

二人與梅思祖俱為士誠守淮安者皆官副樞徐達既俘錢富

英成等亦降

嚴再興 夏思忠 張士俊

三人守泰州為徐達遇春所虜再與官士誠僉院思忠副使士俊院判

王成

成官士誠元帥將湖北兵援泰州者徐達獲之

李院判 吳聚

院判自淮安來援泰州之敗遇春攻之并吳聚擒之

韓謙 滕忠

謙士誠幕僚後陞同僉樞密院事忠行省理問官李伯昇寇皆全新城謙忠皆在行間為李文忠所獲

周遇 蕭壽山

二人竝官元帥李伯昇寇諸全之役與謙忠等並見獲

宋興祖

興祖為士誠元帥將兵侵明長興者也耿炳文攻破其軍擒興祖

荅蘭帖木兒 真保

江浙行省右丞荅蘭帖木兒左右司郎中真保皆故元官二人誦事士信士信既奪達職貼睦迺之位二人仍其官

神保大王 黑漢

神保故元宗室姑蘇破同士誠官屬俘至京師者蓋依士誠以居不任事故亦不著官闕黑漢恐是黑：國寶至正十三年黑



黑自常州移鎮徽州遷官左丞王原符贈別詩張氏據吳或羈  
留在蘇耳逢集又有奉陪神保大王宴朱將軍第詩：中所指  
淮藩朱將軍恐是朱暹按鉄崖集載送玉筍生往吳太府之聘  
兼東國寶樞相賓卿客省則黑：固張氏之樞密矣

錢萬戶

錢萬戶自諸暨降于明：祖賜衣服全四尋為士誠策溪中築  
一堤以滄諸暨紹興下械至京誅之

李希白 藥秉德

諸暨守將謝再興叛歸張氏蔡軍李希白知州藥秉德奔江浙  
時江浙雖連識為丞相然而權已歸張矣

湯全 張珙

全珙皆官總管呂珍徐義將兵三路寇長興耿炳文禦之全珙  
俱戰歿

索實

索實官元帥士誠命將兵寇諸全戰死

陳昌道

昌道檢校淮藩時新據濠泗徐印王達送昌道詩云。石轄散  
登萊海色浮樓櫓  
萊羽山光落版圖

錢輔

輔士誠幕僚官印中陞行省參政分鎮淮徐印王達亦有詩送

之後三州皆屬明昌道與輔亦不知所終

顧二元帥 花將軍

三人俱失名士誠以分水之敗遣三將據分水之新城三溪結  
寨以遏明師明將何時明率兵擊之斬陸與花夏不知所終

蘇同僉 陶元帥 宋贊 蔣英

蘇寇江陰駐兵君山明將吳良吳禎王子名擊敗之陶與宋蔣  
俱被擒

蘇克恭

克恭江浙行省樞密院判為宣武將軍至正十九年士誠命之  
率水師攻江陰明帥黃哈刺及蔡忠唐元諒陳完者不花石伯  
顏等俱率徒屬五百人皆以海艘降士誠

張德 湯二將軍小諒傳

張德士誠梟將常州之役為明將所擒張湯二將失其名徐達  
克常州擒二將械送金陵明祖以善言撫之不屈拘于東錦絳  
坊數日斬于市

楊文德

文德泰興守將為徐大興張斌所擒

鈕津

津太湖守將俞通海以舟師畧太湖馬蹟山津乞降

趙打虎



趙打虎士誠將初為士誠取湖州至正十七年耿炳文自廣德取長興打虎以兵三千人迎戰敗績被追至城西門走湖州

李福安 谷失擊

二人皆士誠部將命守長興者打虎走湖州長興破福安等被擒

蔣毅

毅士誠義兵萬戶也耿炳文克長興擒守將李福安等毅乃降

鄭煥

煥松江尹也與華亭宰俞俊明比為奸松人苦之

鄭愈院

愈院長興義兵元帥初附于明既而以兵七千人叛歸士誠反

攻徐達湯和壘達等與遇春夾擊之殺

王敬夫 葉德新 蔡彥文

三人皆士誠軍為用事臣時既有丞相做事專用王蔡葉

一在西湖末乾後俘至金陵敬夫縊殺之彥文德新並誅死尸

風疾者一月楊鐵崖和蔡彥文題度仙生張伯雨唱和帖云

鶴背新章白雪窈窕兒山中記年記玄御天上碑曰博紫霞吹  
新柱尚相看自憐宜有吳才泰廟略漫陪時俊列賓筵玉璽  
錦瑟留人醉翠葉銀花壓帽偏却笑當年瀟灑為推雙鬢早  
暗然此日未收才機空送入洛功高絳灌重安劉謀秦初燕湖  
上漁晚惟輸公第謝五附  
謀恭惟惟輸公第謝五附  
謝再興 入降傳

再興明將朱文正妻父官于明為樞密院判明祖令守諸全離諸暨城數十里呂珍築一堰水發輒淪城再興常遣人偷決之

至正二十二年張士信兵寇諸全再興慶戰凡一月未決既而

與胡德濟夜擊士信軍大破之諸全以安再興心腹石搃管康萬戶以遠禁物往揚州貿易明祖恐泄國事執而殺之懸其首

于再興廳上帝又自主婚以興次女嫁徐達又取興回京聽宣

諭還聽李夢庚調遣却怨久與知府樂鳳執夢庚及元帥王玉

陳剛以諸暨降士誠與弟謝五守餘杭李文忠招之保其不死

及降明祖曰再興是我親家背我降張氏情不可恕五即凌遲

死是年九月再興以兵助士誠寇東陽不克未幾病卒

邵榮 趙繼祖

邵榮明將嘗與徐達攻克宜興至正十九年正月破士誠兵于

餘杭二月癸酉攻湖州敗李伯昇兵十二月率大軍圍杭州不

克引兵還二十二年八月榮與趙繼祖却海舡于二村港哨張

氏謀叛部下士密告之時榮已為行省平章繼祖為參政明帝

命廖永忠邀飲擒之泣數其罪共宴教日中秋夜俱斬之于聚

寶門

華元帥 沈萬戶

華諸暨守將胡大海取諸暨華宵遁沈萬戶以城降

高元善



元善初為張士德幕客既而典守杭州陳敬初有詩送之

余克臣 入高瑞傳

克臣字唐卿永嘉人早以文學著名居會稽為鎮將呂珍羅致  
幕下與有保越之功荐刻交上無意仕進於越之桐桂里治圃  
結茅署曰萊蕪劉基為之記既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啟張羽為  
北郭十友啟送唐庸序所謂余唐卿自永嘉指克臣也張羽續  
懷友詩序云予在吳城園中與余唐卿諸君游皆落魄不任事  
故得留連詩酒以此知其高尚云稱左司疑鎮將版授職也

宋克 入高瑞傳

克字仲溫吳人少任俠比長欲自見于世無所遇張氏據吳仲  
溫度其無成藩府欲辟置之不能得

郭良弼 並綬

良弼與綬皆元舊臣士誠延致幕府綬尤任用官行省泰政倖  
至金陵隨例徙濠良弼本嘉定州教授至正十二年脩嘉定學  
建燕居殿易諸賢繪像為塑

馬玉麟

玉麟以字行海陵人初為長洲縣尹舟里先生祠廢玉麟重新  
之仕士誠行省泰政城破倖至金陵伏誅。玉麟工于詩雖不  
迨思廉光弼而屬詞清雅見明詩綜

陳秀民 入高瑞傳

秀民字庶子温州人博學善書至正年間為武岡城步巡檢知  
常熟州後任張氏為泰軍歷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兼翰林學士  
曾作來鶴詩明祖時得免刑俸以終天年亦幸也

蔣堂

堂字子中為嘉定州儒學城破不知所終

丁仲德

仲德棗民也士誠據吳奪崇州印以獻士誠遂僉為偽州

黃貴甫

貴甫常州人士誠欲取常州兵未至境貴甫為內應降于士誠  
于是其州改為毘陵郡

小謙傳

張二將

張湯士誠將以常州之役為明將徐達所擒檻車送金陵明祖  
以善言撫之不屈拘于東錦坊數日斬于市

張士德

士德小字九六士誠第三弟同士誠作亂功最多至正十六年  
正月攻常熟州二月進逼平江眾總三四千人長驅至北門綠  
城而上劫掠嘉殺慘不忍言既入城據承天寺為行署以三矢  
射棟上遂移兵圍常州殺萬戶劉良存鍛工周仁為隆平太守  
士誠自高郵徙隆平定官制以士德為平章士德以牧守者多



非才志選而更張之自今丞簿尉以及錄事錄判同日命十有一人各賜酒衣二襲馬一疋粟若干石肥瘠旨酒有差尤好文

學士延辟無虛日用蘇昌齡為泰謀餘如陳基王逢俱召致館下杭州之役士德與降將王與敬俱既破杭州走達誠帖睦迹

而羅木營萬戶普賢奴先出戰嘉興守將楊完者又以兵至士德三戰三北遁還隆平十七年秋明將耿炳文取常熟士德出

挑戰兵却明日復戰于湖橋為趙德勝所擒檻送應天府明祖以禮待之供珍膳諭其降士德閉目不食遂斬于東市既死達

誠帖睦迹以士誠納款故追贈楚國公遺屍或收殮之莫崑山士誠立廟祀之

王逢道崑山懷德持日。丈夫貴善後事或失謀始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都一門舊大志羣

雄通蜂起元珠探璧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

贈守將供歲祀翼然東龍印蘭梅映鏡鏡青靈吞存巨翠相定

初發乾坤宵致巨風而偈五星銅駝化百覺存恨外別祀

彦仕張氏為華亭縣丞白節之役民怨沸騰惟彦村循俗至民歌思之

諫字子平張氏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脅其兄訓拜不屈及其

賢子平以身翼蔽俱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所著易解

話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世

梅氏 氏即人廣平路總管浦源子玉田妻也至正十六年張氏破城

氏匿旁小民家兵入夫已逸去氏獨為兵所得見色美將汚之

梅探懷中金與之乘間赴水：淺不得溺兵至水次以刃擬梅

氏：不為動舍去後至者見婦面水上知其生復欲鈎出之力

挽不甯升兵怒以戈搯其腋死高啟為傳

后載妻 戴妻失其氏載為郎吏至正十六年行後京口妻年三十姿色姝

麗生一子一女城陷屬子女于姻家謂所親曰吾夫在遠而罹此大變或不幸被強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寧捐吾軀以全吾志

周氏

氏太倉人至正中父為百夫長謀刺其帥東泄夷其家父母及

夫皆死次縛氏于武陵橋得斬之帥之子惜其姿令及者舍之

語曰能從吾活汝命氏怒曰豈有父母死而我狗生乎又曰苟從我當葬若父與夫死氏益怒曰我惟知死耳他無望也帥子

陳謙

表忠傳

奇論哉



而既殺吾父乃欲婦我即願所親曰我有白金可以買棺合葬我父母妾則附葬于夫帥子度不可有遂殺之

王氏

王氏楊林妻松殉節同子女二人皆不食死

擔夫婦

擔夫婦家姑蘇城內不知其姓氏夫在公度為擔夫至正丁未六月充戰士與張氏戰死于城西城下得其屍解衣拭之歛于館哭盡哀既焚收骨裹以帛仰天大恸遂抱骨投水歿

俞庸

庸字子中嘉興人為平江推官才而尚德年飢穀貴流殍塞塗庸奉檄糶賑全活甚眾淮兵壓境聚勇士鎗守盤門時即帥貢師泰治中高安等舉室以竄欲率庸行庸厲聲叱之曰公等以世臣守大城一旦臨利害先民以逃不顧義與恩耶安持鉄簡擊之仆地遂開行兵至城下庸未甦被擒置馬下頃之甦以計脫去微服間道歸淞上久之大府知其入將授以爵謝之曰吳門之役吾有死所願繫于亂卒不復耳尚負面受他命見天日耶因憤病卒年四十五

趙傲

松江初歸于明知府以苟玉珍代王立中通判則傲也錢鶴皋作亂傲驅妻子共十八人同赴水死

劉節婦

節婦泰州人適士誠却得曹某方數月夫陣亡劉不避凶險躬至死所未得其屍歸葬欲以身殉父不許既有權貴人聞劉美且賢強委禽焉劉誓死不二遂雞髮為比丘尼

李棠卿

棠卿無平人至正年間為無錫州倉使士誠寇無錫棠卿懷印避草澤間士誠以倉印改購之急棠卿度不能脫遂遣人間道納之行省尋被執誘以仕不屈囚繫數日死獄中

李齊

齊字子成九江人元進士任高郵知府至正十一年天下兵起泰州有王克柔者家富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齊收捕于獄里人李二號李華甫與趙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眾結獄齊以克柔解往揚州招李二為泰州判張四為千夫長十三年士誠兄弟作亂殺二併其眾焚掠村落驅民為盜泰州陷河南行省檄齊往招降執而囚諸一室久之賊首自相戕始縱齊來歸泰州平賊徒尚蟻聚士誠鼓變殺泰政趙璉掠官庫民財屯德勝湖俄而陷興化行省以左丞僕哲篤偕宗王鎮高郵使齊出守覽社湖夏五月乙未有數賊入城一環呼而省憲官皆遁齊急還救城已閉門拒守賊自興化毗連德勝湖舟艦四塞蔓延齊應縣已而有詔凡叛人皆赦之詔至高郵不得入賊給曰請



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獄中士誠本無降意特遣延為縶劄計耳官軍謀知之進攻城士誠呼齊出仗踈齊叱曰吾膝如鉄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其項齊託之乃拽倒捷碎其膝而剔之

趙璉

璉元行省秦政也時兩淮騷動乃析河南地立淮南江北行省于揚州以璉參知政事會士誠突起海濱陷秦州興化行省遣兵討之不克乃命高郵知府李齊往招諭之士誠曰請降行省授以職士誠乞從征自效遂移璉鎮秦州璉趣士誠治划船趨濠泗士誠疑憚不敢發又覬知璉無備遂復反夜四鼓縱火登城璉力疾捫佩刀上馬與之鬪于市街賊圍璉邀至其船璉馳騎奮擊賊以槊撞璉墜地欲昇之登舟璉瞋目大罵遂死之

納速刺丁

納速刺丁元高郵守將秦州李二起行者移納速捍高郵得勝湖焚賊船二十餘枚李二失援遂降士誠殺二復為亂賊趙璉入據興化而水陸襲高郵也兵東門納速以舟師會諸軍討之距三堦頰發火箭射之死者蔽流而下賊繚船于背盡力來攻而阿速衛軍及真滌萬戶府等官皆遁走孤軍無救兵至納速與其三子皆陣亡

盛昭

昭元淮南行省照磨士誠為亂攻陷高郵以萬戶告身招之詔使往高郵不得達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耳行者不虞其欺遣昭入高郵授所與士誠官士誠拒不聽拘諸舟中既而官軍逼高郵士誠授以兵使出拒昭叱之罵不絕口士誠怒先刺其脣肉而後磔之

石普

普徐州人也以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事官守淮安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前面陳破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騎兵卒莫能前與我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平則濠泗易破脫：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義民萬人行汝中相等沮之滅其軍半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行至汜水嘗日未夕全軍且其食夜漏三刻卸杖趨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即登城樹幟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營將抵高郵分兵三道普自攻北門賊敗遁入城普先士卒躡之焚閤門賊思謀棄城走而普之援兵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前欲爭功賊以死捍蒙古軍仍馳圍普止之不可賊棄之遂為所蹂踐卒多墜水普軍亦亂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直入賊陣中從者僅三十人日捕援絕墮馬步戰頭目左脅為鎗所中猶手握其鎗斫賊與三十人皆力戰死

孫撫



撫任于元已謝事至正十五年四月詔翰林待制烏馬兒招諭士誠令撫輔行時撫家居不知也中書加撫集賢待制終驛就其家起之撫強行抵高郵士誠不迎詔使撫等既入城反覆開諭士誠拘之他室或日一饋食或間日一饋食欲以降撫：惟誠斥而已乃令其黨搥撫肆其凌辱撫亦不恤也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謀將所授站馬劄子遣壯士浦四許成赴鎮南王府約起兵復高郵謀洩執撫訊之撫大罵于是被殺後賊中見失節者輒相咄曰此豈孫待制耶其敬羨之如此

楊椿妻與子附

椿字子壽蜀眉州眉山人徙居吳下為郡人教授吳中累應御試脫寅為江浙行省參政統官軍民義捍禦境上椿假館其家因就幕職為義軍府參謀至正十六年正月士誠兵抵平江椿入幕之次日也淮兵附城眾皆不知所為椿慨揮戈謂寇不足畏躍馬呼其子若有所指授追者及之比明兵奪門入猶持弓矢督戰追者及之斃交于胸遂遇害其子年十六俱死明日其妻覓得其屍于張香橋下葬于虎邱西華里自經死張文蔚為之誄吳寬家藏集為之傳

尤鼎臣

鼎臣嘉定州吏也淮張入吳嘉定州倅奉印降鼎臣沮之為賊所繫且誘以官抗不受杖百錮于家

哈散沙

哈散沙由松江府陞任平江淮兵抵姑蘇哈散沙力不能支城破欲索之尋溺死

脫寅一作

脫寅漕運萬戶江浙行省承制陞參政畏賊無以禦匿叢篠中自刎不死游兵殺之

劉良從子劉辰附

良萬戶府知事士德國常州良以援兵不至命其子毅賁蠟書浮江間道抵江浙行省求救兵未及還而城陷良不屈闔門赴水死者十餘人劉辰其從子也亦死

楊秉子因與卓附

秉字文載濟南人官元浙江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杭州隔寓居松江之青龍鎮元臣郭良弼董綬皆秉之徒也已為士誠用即荐秉于士誠士誠遣吳縣丞張經賚禮幣造請秉詐請擇日受命以禮幣置門外命二子由卓具牲醴告祖禱迨暮起行後園顧西日晴好慨然曰晚節如此足矣夜分自經死故人彰德路同知章德為之經紀葉杞挽詩云。太息南冠久陸沉百年風寔心遼海有寧歸夜月荒原無樹着秋吟不知江漢新降鬼曾憶天朝雨露深。王逢作詩傷之曰。翠羽無深巢靡香無隱穴由來老蚌珠淚泣江海月又云遂罹池魚禍遠被柳惠點別其任元時已被斥而高隱矣末云結交卓因問遺言見餘烈蓋二子亦士林所重焉



汪同

同字仲玉至正壬辰集義兵捍禦鄉井累官徽州路治中兼元帥丁酉七月為鄧院判所得庚子六月領兵征饒竟單騎潛往浙張太尉以禮召至姑蘇同見張心不悅乃往淮安見史左丞氣誼殊洽史曰李察罕公忠足任往見之可也同往見李恨相見晚辛丑冬朝京拜淮南行省左丞還見李公李曰士誠非忠國者中原事定平江南當自姑蘇始君與史君宜協力焉同還淮安史適與張有隙亦委心于李未幾李為田豐所害史曰不幸及此宜要金陵兵往取姑蘇待中原事定尋為之計乃遣使授書往金陵使本蘇州人告于張：得其書大怒出兵高郵張四平章與史素相得招與言事同曰往不可測也史曰將卒家留姑蘇必有所顧一也中原事如此後援未可恃二也金陵兵未即向太湖三也我輩姑待時可也未必便害我輩况四平章我嘗救其危急宜不至此八月二十五日往會于高郵二十八日登舟九月二日達姑蘇士誠即拘同問曰我何負于汝而反同曰我之來以汝為元太尉今汝既叛我豈肯從汝耶四平章力營救之且具酒饌為別同曰為語平章甚荷厚意吾能死忠不能為無義生也但我死後諸公亦不能久于富貴耳十二日遇害臨死不少屈事聞追封平陽郡公

完顏某 李東方 嚴蒙古不花

士誠兵渡江中吳無錫俱陷常州路總管完顏某同知李東方合宜與分師嚴蒙古不花騎步卒退保陽山其地阻湖憑險山民僇力拒張氏凡十六日張降浙省朝廷錄功嚴拜浙省參政完顏某浙憲使東方翰林院待制

論曰張氏倡亂死節之臣所在多有於泰州與化則有趙德納刺哈丁於高郵則有李齊孫搗石普於平江則陳謙俞庸二楊並系之死寢從容而椿之死何其壯也哈散沙既元元若出於不測已然視前門迎降有間矣汪同極事木容大義昭降辱傳後張氏諸女子以死完貞皆能守其身者故附見焉

俱僕斯

俱僕斯高昌人元時知崑山州事布政和平境內忠貞孝義之事多所旌白以邑為張昭陸遜故封立廟以祀又并王葆李衡劉道及朱虎妻茅節婦祠基置田給贍邑士賦崑山五詠以美之吳元年全城歸附又仕于明累官吏部尚書

姜漸

漸字羽儀諸暨人至正間僑居吳中張氏據吳起家為淮南行中書左右司都事未幾罷歸日著書無復仕進意洪武初徵太常博士卒于官

張簡

簡字仲簡即人為饒介門士介嘗延諸文士賦詩高楊華成在簡詩列第一即席贈黃金一餅



陳汝言 兄汝秩附

汝言字惟允廬山人汝秩兄弟並有雋才汝言尤個傑知兵法張氏據吳時客滿元明所辟藩府秦謀親信用事嘗騎馬過吳市遇王止仲徒行不為下以手招之曰王止仲可來我家看畫止仲尾之往弗敢後洪武初官濟南經歷坐法死。汝言與王叔明契厚叔明知泰安州廳事後有樓面泰山叔明張綱素干壁興至提筆三年而圖成汝言自濟南往訪方着畫雪大作欲改為雪景而難于設色汝言沉思良久曰得之矣為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儼如飛舞叔明嘆絕以為神奇題曰岱宗密雪圖汝言臨刑從容染翰視稽生稊夏侯琴尤為難事有秋水軒詩稿倪元鎮叙之汝秩字惟寅與弟惟允得別墅號綠水園中有朱鶴軒清冷閣等名高啟為之序卒葬于橫山茶塢

高元善

元善士德慕僚也從秦軍出為杭州太守陳敬初以詩送之中有云。我曾記侯松

鄔本初

本初仕張氏官同僉樞密院事與席帽山人善士誠亦以文學徵者

秦約

約字文仲吳人工詩與陳敬初張光弼諸人友士誠據吳時官

教授陞博士家于崇明三沙曾于太倉西渚之北作耕藉亭

高啟

高啟字季迪以能詩名初為饒介之客與饒契最密士誠欲官之辭不就隱居青邱遂以名其詩洪武初召修元史官翰林既而以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語觸忌諱被誅

張憲

憲字思廉紹興山陰人員才不羈薄游四方誓不娶不歸鄉里嘗走京師創言天下事眾駭其狂還入富春山中混緇黃以自放游鐵崖之門稱高第弟子其詩慷慨激昂為鉄所稱賞又以武勇聞于時嘗居大都雙橋里有火主簿騎驢馬過之指示曰能騎此否思廉曰虎則不能若馬則能之矣適林承旨任台從三十餘人騎自西而東既過思廉執策就馬足甫及銜則已奮迅馳突入翰林隊中羣馬辟易但聞翰林厲聲曰好馬南馳至以橋越壑而逆俯身就韉；比及手已逆樞密院街矣遂縱轡至哈達門而回主簿訝思廉久不返騎他馬追之相遇于天師巷執手大歡笑聯轡而歸士誠入吳官樞密院都事吳亡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以終別號曰玉筍生

饒介

介字介之臨川人元末自翰林應奉出僉江浙廉訪司事張氏入吳杜門不出自號華蓋山樵亦曰醉翁士誠慕其名自往造



請承制以為淮南行省參政士誠甚重之家米蓮溪上日以勝  
詠為事好客如楊基高啟諸文士皆倚以為主士誠減隨眾俾  
至京師伏誅釋道行云介之書似懷素詩似李白氣韻光芒燁  
：逼人然其志大才疎而無所成可惜也

楊基

基字孟載其先蜀人居于吳為饒介客借高青邱居西塾饒稱  
之曰先生吳平安置臨濠復徙河南既而放歸起知滎陽縣摘  
鍾離丞用荐為江西行省幕官坐罪落職居句曲山中久之起  
奉使湖南廣 召還授兵部員外郎出為山西按察副使進按  
察使尋又被謫落職供役卒于工所有 菴集

錢用士

用士字成夫廣德人一云桐川人甲寅科南士第一名選授翰  
林國史院編修出使方面留榷行臺除浙省都事遷江浙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淮安乏守遂以員外郎升郎中擢太尉府參軍  
元待之甚有恩士寅九月張氏兵起即歸附士誠士誠授以按  
察例司副使歷禮部尚書洪武元年十二月告老賜居湖州

論曰世之亂也負才不遇之士往往為且以就功名張氏據吳之  
時人才萃焉陳基錢用士其幸焉者也饒介之死則酷矣  
此高蹈之所以足貴歟

高蹈傳

韋清

清江陵人性強梗好怒罵人既為韋骨鯁省臺大臣有過輒昌  
言無忌偽張氏太弟奪相位相僚曰壽曰的拜其偽太妃已而  
復奪基印章大夫普持印未決清走普所屬語曰大夫尚不能  
殉印一死耶普死之青時為察胥給事者獨航海至京上言壽  
的喪節普完節及便宜二十事不報徒步回故里吳主欲仕之  
辭落魄金陵市以詩酒為事母元後服道士服遊五嶽不知所  
終

王逢

逢字原吉江陰人至正中作河清頌臺臣薦之稱疾辭避亂于  
滋之肯龍江復徙上海之烏涇築草堂以居自號最閑園丁張  
氏據吳交辟不就僂意士誠兄弟降元逢之謀也逢雖不受職  
而于士德尤愧：過崑山感舊詩可見其所屬意矣洪武壬戌  
以文學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今以父老叩頭泣  
請明祖命吏部符止之戊辰年七十元旦自製壙銘是歲卒逢  
即所謂席帽山人也

劉三吾

三吾官元學士至正年間遺老也張氏據吳劉以老病引匿張  
遂置之時海運阻遏元主賜御酒龍衣不應命及姑蘇平學士  
賦詩云姑蘇自王亦豪雄藩屏東南一旦空糧稻祇今誰阻遏



海門元與直沽通至云萬年圖籍表江表一曲琵琶度塞門則當日張氏竊據自雄其興亡畧可想見矣

張昱

昱字光弼居西湖壽安坊即花市也貧無以葺廬凌彦紳草募疏云昌黎寄玉川子首稱洛城破屋數間東坡題綠筠軒終比揚州青纏十萬必能脩我堵屋方可有此室廬一笑居士在江曲生為斗南望詩名優于張籍生計劣于陶潛囊無一錢之留家徒四壁之立若非慷慨多助安得輪奐一新必欲取杜工部草堂費何時可辦倘葺得楊太尉槐市塾舍咸無憂士林傳為韻事光弼策士誠不能成業嘗作詩以刺之既而士誠屢徵不赴賦詩見志云山中棋局迷樵客溪上桃花悞釣船又云殘夢已隨舟楫遠五湖春水一鷗飛酒間為瞿宗吉誦歌風詩以淵、作金石聲笑曰我死埋骨湖上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明祖召至京憫其老曰可間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間老人

徐賁

賁字幼文其先本蜀之郟人後居毘陵元季徙姑蘇望齊門士誠開府姑蘇辟為屬不就避之湖州隱蜀山中洪武初荐授給事中累官至河南左布政使尋下獄

趙汭

汭字子常休寧人隱居東山元季輔元帥汪同起兵保鄉里同受士誠官為江淮行省右丞汭授江右行省樞密院都事同被殺汭避去洪武初召脩元史書成不願仕遂放還有東山集

陶宗儀

宗儀字九成台之黃巖人徙居松江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為古學至正間累辟舉士誠開閩辟為軍諮祭酒亦不受洪武六年守令以人材舉至京辭以病得放歸

王行

行字止仲長洲人張氏據吳辟不起隱居教授洪武初即庠延為經師既而謝去生徒結茅石湖之濱後坐藍黨伏誅

貝瓊

瓊字廷玉一字廷珙崇德人年四十八始領鄉荐士誠據吳累徵不就隱于及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官國子助教

王鑑

鑑字明卿真定安平人侍父官居吳中介然自處遊燕都朝貴以茂才舉試侍儀司舍人鑑歛裳宵遁隱居盤門二十餘年士誠據吳造廬訪之嘗語人曰明卿高才也吾之益友其卒也有司買山營葬于靈巖鄉之樓山

秦裕伯

裕伯大名入從父仕元都就學曾監登第累官至福建行省即



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後又隱居松江之上海以養母士誠以  
幣帛之拒不納洪武初召為待制

楊維禎

維禎字鐵厓紹興人元進士士誠慕其名欲見之鐵厓不往繼  
遣其弟來求言因獻五論及復書斥其所用之人其略曰閣下  
乘亂起兵首倡大順以獎王室淮吳之人萬口一詞以閣下之  
所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殺一也聞善言則拜二也儉  
于自奉三也厚給吏祿而奸貪必誅四也此東南豪傑望閣下  
之可與有為者也閣下政：求治上下決不使相徇也忠言決  
不使遺棄也毀譽決不使亂真也惟賢人失職四民失業者尚  
不少也吾惟閣下有可畏者又不止是動民力以搖邦本用吏  
術以括田租銓叙私人不承制出納國庫不上輸受降人不疑  
任忠而復叛也六者之中有一二即可喪邦閣下不可以不省  
也況為閣下之將帥者有生之心無死之志矣為閣下之守令  
者有奉上之道無恤下之政矣為閣下之親族姻黨者無祿養  
之法有倖位之權矣某人有假佞以為忠者某人有托詐以為  
直者某人有飾貪虐以為廉者閣下信佞為忠則自有新尚者  
用矣信詐為直則自有趨高者用矣信貪虐為廉則踴躍者  
進隨美者退矣又有某繡使而拜虜乞生某即太守望敵而先  
遁閣下禮之為好人養之為大老則死節之人少賣國之人衆

矣是非一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及觀閣下左右參議  
贊密者未見其砥切政病規進閣下于遠大之域者使閣下有  
可為之時有可乘之勢而迄無有成之效其故何也為閣下計  
者少而為身謀者多則誤閣下者大矣身犯六畏曩闕多端不  
有內變必有外禍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閣下狃于小安而無長  
慮此東南豪傑又何望乎僕既老且病爵祿不干于閣下惟以  
東南切望于閣下幸米而行之毋蹈羣小誤人之域則小伯可  
以為錢鏐大伯可以為晉重耳齊小白也否則糜鹿復上姑蘇  
臺始憶東維子之言嗚呼晚矣衆惡其切直目為狂生時四境  
日威朝廷方倚達誠帖睦迺為保障而納賄不已鉄厓復上書  
諷之由是益忤鉄厓初至吳悼太尉張士德詩云上公柱國開  
藩府露布朝持拜莖梳八陣風雲閣羽扇百年江漢見輕裘鯨  
吹海雨來京口雁帶邊聲下石頭珍重晉公經濟手中與天子  
復神州昨夜文星照南極今朝客省遇東維錦囊額脫千年兔  
彤管光搖九尾龜墨捲風雲隨王氣恩分雨露出天池老夫未  
草平蠻策先寫新封楚國碑一日在士誠所適元以御酒賜士  
誠遂飲維禎酒維禎賦詩曰江南歲：烽烟起海上年：御酒  
來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閑士誠聞之默然竟不強  
留聽之歸徙居松江嘗主崑山玉山草堂願氏明祖正大位召  
修元史辭以老放還東維：禎自號云。後張氏亡國鉄厓為



賦樂府云君不見偽吳兄弟四六七十年強兵富金穀大兄垂  
梳不下堂小弟秉鈞獨當國山陰蔡藥師雲陽葉星卜朝坐白  
玉堂夜宿黃金屋文不談周召武不論頗牧機務託腹心邊籌  
憑耳目弄臣什：引膝前骨鯁孤：納囚牯去年東臺殺普化  
今年南垣殺鉄木鳳陵剖棺取含珠鯨海刮商劫沉玉驚官隨  
地進妖艷麗貨無時滿坑谷西風捲地來六郡下破竹朽索不  
御六馬奔腐木那知五樓覆大鉞先渠魁餘殃盡孛戮守謝慙  
：佞倖兒福不盈眶禍連族何如吳門市賣卜賣藥飢死心亦  
足

俞齊賢 入序

齊賢又名思齊字中夫一作中孚別字斗南秦州人本陰陽家者流  
張太尉開藩俞與有功達識丞相秦除官秦士誠軍事及太尉  
聽諛目之言不漕貢思齊抗言曰向為賊不負猶可今為臣可  
乎士誠怒抵案仆地而入未幾超授淮省參政思齊知不可共  
事棄官杜門謝病卒楊維禎為作骨鯁臣傳

魯淵 入序

淵字道源淳安人元進士初任華亭縣丞道經新安為徽寇所  
執守死不屈逾年始得脫後遷浙西副提奉張太尉稱王擢為  
博士明初又與梁寅同在禮局尋還山卒王廷贈詩云。相送  
者舊傳獨立義熙年  
亦可知其志趣矣

陳思  
思字履信松江人吳藩府弟 十州守將咸以為安思上疏危  
之不報遂遁居海上

郭翼

翼字義仲崑山人少從衛培學尤邃于易士誠開府吳中翼嘗  
上書曰明公仗馬箠下吳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  
守令貪殘不卹其下也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乘時進取則伯  
業可成若遽自宴安港樂四方豪傑並起明公欲閉城自守其  
終能乎士誠怒欲殺之其妻勸止之翼得亡去歸耕妻上晚得  
訓導自號東郭先生有林外野言

論曰淮張像吳高蹈之士自當以鐵崖為首然如韋清者雖  
其名不甚著而節操獨可嘉俞齊賢大產疾呼與士誠  
忤而卒免于難骨鯁故也然則士何貴詭隨以蹈世哉

雜傳志

誤解詩

士誠却將呂珍守紀典秦軍陳鷹子饒介之在張左右一日陳  
賦詩饒染翰題一紙扇寄呂云後來江左英賢傳又是淮相保  
相家聞說錦袍酣戰罷不驚越女米荷花呂伴人讀罷大怒曰  
我為主人守邊疆萬死鋒鏑間豈務愛女子而不驚之耶見則  
必殺之聞者哂焉



斷臂免徵

至正二十五年冬士信重徵僧度牒錢僧苦之時僧名慧朗者住持杭之大華寺斷一臂并偈四句以獻得免

停月原

丁酉歲張氏據姑蘇：守周仁謁學宮學官王可權講易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為訛訛累諸職事皆停月原

萬歲閣

平江承天寺初蓄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寺僧于閣上木皆鑿萬歲閣三字于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宇固在當承天重僧時有僧名悅自楚南來任持或請題標悅曰當有俗人來暫居後士誠由淮波浙據以為宮盡撤殿上像設座于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既而受元太尉官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為寺

七姬墓

七姬墓在城東北隅潘氏後圃張羽權厝誌云七姬良家子事江浙行省左丞蔡陽潘公皆為側室性皆柔慧姿容皆端麗修潔善女紅剪製衣繡經手皆精巧絕倫事其主及夫人皆能以禮其羣居和而有序皆不為怙寵恃美之行公每聞里閨婦女能以節槩自立者歸必為語其事皆應曰彼亦人為耳公笑曰若果能耶及外難興敵抵城公日臨戰一旦歸召七姬謂曰

我愛國重寄義不顧家脫有不宿誠若等當自引決無為人取也一姬向前曰主君遇妾厚妾終無二心請及君時死以報無令君疑也遂趨入室以其悅自經死于戶六人者亦皆相繼經死公聞之曰何若遽死即時在至正丁未七月五日也以世難弗克葬乃斂其屍焚之復以其遺骸瘞于後圃合為一家公還啟其封且泣曰是非若所安也行營高敞地而遷焉時以日薄故未暇為志及踰月始狀其事屬詞得勒石追瘞于冢側嘗觀古之史氏所載貞妃烈婦能識節義決死生而不顧者恒曠世而一見今適于一家一日而得七人焉吁不奇矣哉乃列其姓氏于石而系之以銘程氏蜀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生奴習氏廣陵人年二十三徐氏黃岡人年二十生女一人不備羅氏濮州人年與翟同卞氏海陵人年與徐同彭氏與卞同邵其年亦與徐同段氏大定人年十八其先死者也公名元紹字仲昭實宋魏王廷美之裔其先以避禍易今姓未復云銘曰生也同其天死也同其將而瘞又同其封壤樹蕭條維子之宮尚卜高原以示無窮

龜形城

中山王攻姑蘇有告之曰城乃龜形愈擊愈固猶藏穴也宜擊其尾：者葑門也違從之城果破

豕生白象



至正二十二年郡民張明、家承生白象衆以為異赴官陳告  
三日而覺

紙上見寺影

至正間虎邱山寺閣板上有一竅當日色晴明時以數寸白紙  
承其影則一寺之形勝悉于紙上見之但其項居下此不可解

元季伏莽志卷之七

盜臣傳

方國珍

國珍姓方氏避故明廟諱後更名谷真生浙之台州黃巖寧海  
地名楊氏即洋嶼山也先是嘗有童謠云楊氏青出賦精珍生  
之歲青草徧生蓋其應也珍長七尺狀貌魁梧身白如瓠寔錄  
黑而性沉勇力能走及奔馬以販鹽浮海為業家故貧佃大姓  
陳氏田黃巖風俗貴賤分甚嚴農家種富室田名佃戶見田主  
不敢施揖伺其過而後行珍父伯琦遇田主尤恭珍嘗謂父曰  
田主亦人耳何恭如此父曰我一家養贍惟田主之田是賴焉  
得不恭珍不悅蓋方氏世以善行里中珍父益柔良人或弱之  
父笑曰吾諸子當有貴者無久苦我既而父卒兄弟竭力作苦  
家漸裕釀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僕至盛饌宴主先以美  
醞醉死其僕而主隨之皆醢其屍于瓮中越數日主家來詢答  
以是日索租即去問諸鄰則曰但見主僕來未見出也久之跡  
露主家訴于官遣人捕之拒而殺之官自往捕亦被殺時李大  
翁嘯衆唱亂劫漕舟殺使者有司捕不獲從而搜輯之劇盜蔡  
亂頭相率效尤勢張甚朝廷懸格捕之珍募賞功官爵起義兵  
台州提管焦鼎等納蔡賂薄其罪而不加誅玩忽積歲月珍謀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於眾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小醜不能平亂自此始今  
 酷吏藉之為奸媒尊及良民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  
 若入海為得計耳眾欣然從之旬日得數千人遂作亂執海道  
 千戶德流于寶事聞詔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朵兒只班提舟師  
 捕之進至福州五虎門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朵  
 兒只班遂被執珍逼其上招降狀朝議授珍為慶元定海尉兄  
 弟皆授官日珍名國璋弟國瑛國珙珍不赴官名雖就撫劫掠如故此至  
 正八年事也十年十二月己酉攻温州十一年正月庚申上命  
 江浙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討國珍至慶元以秦不華論知賊  
 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秦不華  
 即縱火焚之珍遁去既而李羅密與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  
 兵進討李羅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閩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  
 官軍不戰皆潰時有郝萬戶先陷賊中珍拘制舟中求招安郝  
 故出高麗后位下請托得行業許之矣而李羅被執反為珍飾  
 詞上聞不華聞之痛憤輒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  
 識帖睦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樊執敬等至黃巖招之珍兄弟  
 皆登岸羅拜退止民舍小樓是夕中秋月甚皎不華欲令壯士  
 襲殺之會達識夜過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曰我受詔招降耳  
 公欲擅命耶乃止撤不華親至海濱散其徒眾復授珍兄弟官  
 有差至正十二年三月朝廷征徐州命江浙省臣募舟師守大

江珍懷疑復入海叛率海島貧民千餘艘從海道突入劉家河  
 陵海運船無算遂抵太倉大肆焚掠浙省叅政寶哥樊執敬以  
 兵數千來援潰于張涇反被賊大獲金帛而去于是不華發兵  
 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珍處示約使來歸珍拘大  
 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珍之戚黨陳  
 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不華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  
 舡觸沙不能行猝與珍遇呼達仲前議達目動氣索不華覺有  
 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舡射死五人賊躍入舡復吹死二人賊舉  
 槳來刺輒斫折之賊群至欲抱持過珍船不華嘆曰叱之起奪  
 賊刀又殺二人賊攬槳刺之中項死植立不仆投其屍于海臨  
 海尉李輔德千戶赤蓋義士張君壁皆死之五月珍寇台州自  
 中津橋直上登樓騎屋山山薄臨城：中人方拒擊樓忽自壞  
 登者盡墜死賊遂縱火焚郭外民舍并燬樓珍初亂時有宣諭  
 數道救十數道懸以購人立功及有功亦竟不與又獲功之官  
 于功今非得風憲體覆牒文不輒命官憲使招權非得數十緡  
 不與行遣有功無錢者事從中輟皆抱怨望而大盜則一招再  
 招官已至極品矣干是人心益解體後盜日充斥空名宣勅遇微  
 功即填給人已不為榮矣上命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納麟給宣  
 勅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趙即蕭。戴即戴等  
 令集民丁協勦國珍此下接珍初亂時一說八月珍再寇台州



浙東元帥也。武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擊退之。是月中書奏知政事帖里帖木兒出為江浙行省右丞領征討事。聞之曰：守帥吳世顯納款請降。奏上有詔命左丞與南臺侍御史左荅納失理同往察便宜。至台州遣使宣諭。珍等悉歸所俘。願歲率其徒獲漕糧至直沽海上。悉平。至正十三年十月庚戌。朝廷從帖里帖木兒左荅納失里之請。受國珍降。于是授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唐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帖里等乞立巡防千戶所。朝廷命以五品流官全納其船。散遣徒眾。珍疑懼。不受。命乃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御史臺臣糾言二人罪。至正十四年四月上。遂命阿兒海沙為江浙行省右丞。恩寧普為叅政。總兵討之。珍帖里之招諭方氏也。辟劉基為行省都事。基以為方氏首亂。掠平民殺官吏。其兄弟宜拒而戰。斬之餘党。宜從。招安珍等。俱重賂基。不受。左丞以基所議請于朝。方氏乃悉具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珍等官。罷帖里帖木兒。羈管基于船。興九月自是方氏益橫。九月再攻台州。久不下。有漁者九人常夜從水閘入城。漁畢則出。既久乃就國珍。獻計。珍與謀而遣之。一夕國珍兵至西門。漁者使數人于西門大噪。舉火城中。官兵趨救之。又數人密從東門斬閘而出。納外兵。台州遂陷。執元帥也。武迷失黃岩州。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其冬珍復率蘭秀山

賊掠海上。水軍副萬戶董博霄禦之于劉家河。及半。汪斬首數百級。賊遁去。十五年珍復掠温州。慶元等處。十六年三月珍又降。以為海道運糧漕運萬戶。兼防禦海道運糧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撫管兼防禦海道事。十七年珍據溫台。慶元等處。有章子善者。說以伯業不聽。謝去。八月乙丑。珍陞為江浙行省叅知政事。海道運糧萬戶如故。時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忠之欲藉珍以收士誠。有詔徵珍討之。珍率兄弟諸姪以舟師進攻崑山州。士誠偵珍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召珍。統十將軍兵七萬。禦之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偽都在焉。文炳直陳兵城中。乃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旌旗數十里。不絕。氣勢甚盛。國珍曰：濱海之地。非四達之衝。乃復益用步騎兵。雖眾不足畏也。時珍之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礮子橋。有漕戶倪遂頭為珍內應。先以兵繫召珍。小却。既而文炳與召珍等使十將軍薄水戰。矢石如雨。國珍戒其眾持葦席。藉塗泥。冒矢石。急奮呼。夾岫軍以火箭亂射。燦及鬚髯。國珍橫又大呼而入。敵兩將軍及十餘人。張氏軍大潰。國珍與壯士追之。擊其中堅。文炳等接戰。國珍出入陣中。所向披靡。橋左右水駢。迄不得成。列兩岸。上軍又敗。北文炳與召珍棄馬走。亡七將軍溺死者萬計。國珍次兵于岫。明日又戰。七捷。直至城下。士誠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又託丁氏往來說合。結為婚姻。于是兩境之



民稍息珍還開治于鄞元加優寵陞授太尉江浙省左丞相賜  
衛國公印章兄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于是國珍擢節鉞而以  
國璋國瑛居台姪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十八年珍遣兵侵  
據紹興屬縣樞密院判官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  
大官而復來害吾民可乎欲率兵往問罪先遣部將黃中取上  
虞中還詔益兵十月二十二日邁里自出兵與珍部下馮万户  
鬪不利駐軍東閩單騎馳歸斯時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  
運糧而御史大夫拜住哥與珍素通賄賂憤邁里擅舉兵且恐  
生事二十三日召邁里至私第與計事及中門命左右以鉄鏈  
撻殺之斷其頭擲湖中黃中乃率眾復仇入拜家舉其屍無  
元大索三日得于湖池中盡殺拜家人及基府官員林史獨由  
拜住哥不殺以告張士誠士誠即遣兵守紹興是年婺州已被  
明祖取之國珍以侍姬獻明祖明祖遣典籤劉辰却之十二月  
明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慶元招諭國珍國珍與其下  
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右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  
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  
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視其變眾以為然至十九  
年正月乙卯國珍獻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遣  
使奉書願合兵滅士誠其畧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  
於時向者因怨搆逃死無所遂竄海島為眾所推連有三郡

非敢稱亂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  
勝以制四方奮揚威武以安百姓國珍向風慕義欲歸命久矣  
奈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入  
心景從不棄狂愚猥加誨諭開其昏朦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  
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効奔走首言為定明  
神寶臨明祖遣省都鎮撫孫養浩報之國珍雖納款然尚陰持  
兩端三月丁巳珍遣即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且以次子  
闕一作改名明完為質明祖喜曰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  
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質子為遂使闕歸珍復遣使者願守城  
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貲明祖許之然珍猶向海道  
輸粟元都明祖方勵志中原珍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惟  
求庇民而乞九月甲寅明遣博士夏煜授國珍福建等處行中  
書省平章政事國璋行中書省右丞國瑛行中書省參政國珉  
江南行樞密院僉院各給符印以本部兵馬城守俟命征討煜  
至慶元珍欲不受業已降欲受又恐受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  
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亦願倨時元既以珍為太尉浙江行者  
左丞相每歲遣官督珍餉海舟至士誠所漕米十萬石渡海北  
輸元都至是年十月明以珍以明授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兄弟子  
姪俞虐為事雖時遣人入貢其寔假此以為覘伺至正二十年  
正月夏煜還言國珍奸詐狀明祖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較



乃遣都事楊憲傳仲彰往諭之曰吾始以汝為豪傑識時務不待征討幡然歸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顯榮自制一面豈效他人陽交陰備徒為羈縻之國而已豈意汝自迷惑昧遠大之圖為覆滅之計外雖納降內實反覆欲覘我虛實則遣子質欲却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為者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眾直窮海島以取汝耶願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悔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庶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為俘徒為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為功因禍成福汝其圖之珍不省十一月甲寅朔復遣夏煜陳顯道諭之曰福基于至誠禍生于反覆譎詐者亡負固者滅隗黨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汝宜深思之珍惶思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遂遣謝遇既而仍不奉命明祖復遣使諭之國珍答曰當初獻三郡為保百姓請多發軍馬來守交還城池若遽奉正朔張士誠陳友定來攻援若不及則危矣姑以至正為名彼則無名罪我果欲從命必須多發軍馬即當以三郡交還國珍願弟姪赴京聽命止乞一身不任以報元之恩德明祖曰姑置之俟我克蘇州雖欲奉正朔遲矣至正二十一年三月戊寅珍遣檢校燕敬至謝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飾馬鞍轡獻于明祖正克江西李善長遣其使就往江西進獻明祖

謂其使曰我取天下用馬奚取此物珍不得已又進大西馬四疋明祖曰此馬可踏街隨賜將士二十二年二月明降將蔣英李福叛由台州走福建珍遣兄國璋邀擊于仙居為所敗被殺二十四年九月方明善攻溫之平陽為明將胡深所敗明善懼與國珍謀歲輸銀二萬兩充軍實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明祖許之詔深班師二十五年十月元以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開省慶元二十六年四月珍遣經歷劉庸貢白金二萬兩于明十月元以國珍為江浙行省左丞相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贈其曾祖皆行省平章勳柱國越國公父伯琦淮南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越國公曾祖妣以下及兩妻並封越國夫人二十七年吳之元年也二月己未珍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明師至姑蘇珍擁兵坐視屢假貢獻媿勝敗為叛伏計明祖察之以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襲子弟顧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攻臨陣而怯爾得鳴張于海隅及天下亂爾遂臨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窺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爾過一也吾下娶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汝較短長爾自懷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遂汝詐即遣還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



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我虛實爾過三也未  
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  
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眾東奔西擾頓師之糧又  
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為吾藩  
籬大河為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  
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  
彼若倉猝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誼  
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尔兄弟無功  
于兀無恩于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  
萬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于鋒鏑爾過八也  
爾兵數出掠我並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遠天虐民爾  
過九也尔若有大志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  
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尔  
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田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搗  
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尔乃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  
匿其首惡此豈良謀爾過十一也福建陳友定奸謀稔惡以致  
阮德柔輩自相吞噬彼可合乎尔乃陰翁潛結逆為聲援以詐  
交詐豈能長久如吾以誠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  
為定者何在爾過十二也吾為尔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  
款納降但有豪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滋事而

虞見幾而作不輕屈膝亦不生釁此爾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  
至自生疑惑起事危身非計之善諒此非爾本情或由左右所  
誤如左右有豪傑之士能為尔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  
多矣爾其深燭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珍得書不  
報七月明遣使責國珍貢糧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曰汝初  
納款謂杭城克即獻土未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  
也豈意汝懷奸挾詐陽降陰畔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壤地相  
接取尔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耳故  
得以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貴是吾大庇于爾也尔乃自為  
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  
自救不暇何暇救人尔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爾吾師下姑蘇  
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尔早于此時改逆効順能  
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  
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舍三郡  
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尔  
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尔宜  
慎思之書至珍大思集弟侄暨諸將佐決去就即中張本仁曰  
江左之兵方圍姑蘇姑蘇勍敵也國富兵強高城深池懷必死  
之志勝負難必彼安能輕越千里而取我劉庸進曰江左兵多  
步騎平地用也施諸海濱其如我海舟何珍之弟姪多以為然



惟抑補爭曰此二者皆非所以為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  
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江右一下姑蘇出兵南向東勝而驅  
責我背叛之罪辭直而師壯吾誰與為援者得一敗塗地矣莫  
若遣使奉書明示不敢背德庶幾可以解紛息兵而公得以常  
保富貴福及子孫不然禍至無日矣珍素慧暗不能決惟日夜  
運珍寶集巨艦為泛海計九月甲戌朔明遣叅政朱亮祖率浙  
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國珍帝諭之曰國珍魚鹽負販  
皆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云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  
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毋殺一人丁  
而進攻台州辛丑克之國瑛奔黃巖癸丑明祖復命御史大夫  
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率常州長興  
宜興江淮諸軍討國珍于慶元珍聞之益懼遂乘大舶遁入海  
島和與禎等引舟乘潮夜入曹娥江夷堪通道出其不意直抵  
軍廐進次餘姚降知州李樞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府判  
徐善出降國珍驅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兵追之珍以眾力戰不  
勝其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等被擒珍領餘眾入海和還師慶  
元拘下定海慈谿等縣丁酉和兵至軍廐會降者言方氏已挈  
家入海禎即引師追至盤嶼及之珍還師來拒合戰至夜三鼓  
敗之珍復挈妻子棄其師而遁盡殺其戰艦輜重而還遂取慶  
元分兵戍之己未和等進兵温州己丑明命中書平章廖永忠

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國珍時國瑛被逼已詣朱  
庇祖納款珍之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等率所部亦詣湯和降珍  
見諸將皆叛不得已遣郎中祿廣負外郎陳永奉書于和乞降  
又遣子明完明則從子明鞏等納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  
十六銀一兩錢二千緡于和仍遣子明完奉表謝曰臣聞天  
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于人無所不容臣荷陛  
下覆載之德久矣安敢自絕于天地敢一陳愚衷惟陛下裁幸  
臣本庸才處乎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  
遣擊雷掣之師至于婺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遣子入侍固已  
知陛下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者也  
而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  
之間與中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迨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  
謂朝廷抗越即募歸田里不意年采老病交攻瑛成昏昧而弟  
凡子姪志意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  
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諾之師勢  
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  
之計者昔有孝子于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  
與相類雖然臣一介州莽亦安敢自絕于天地故每自思欲面  
解待罪闕下復恐陛下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不諒臣得  
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昧死奉



表以開俛伏俟命明祖初怒其反覆覽表後反憐之趣入覲仍賜手書曰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十二月辛未國珍率國珉等見湯和于軍門并獻部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万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疋海舟四百二十艘糧一十五万一千九百石未降前珍實欲泛海以風不順不得已歸命既納款和乃送珍等赴京師入朝帝且喜且讓曰君來何晚也珍即叩首謝罪朝畢宣國珍升奉天殿賜以龍衣冠帶命于大目班坐而宴初入朝授廣西行省參政于鍾山里起造千步廊一百間為國珍居第洪武二年十月陞廣西行省左丞不之官奉朝請食祿于京三年十二月子孫世襲指揮僉事明祖遇珍厚每與燕饗常偕功臣列坐一日侍上燕坐不能與興至第別成末疾矣如類帝教遣中使賜問官其子禮為廣洋衛指揮僉事完為虎賁衛千戶所鎮撫全得親見之七年三月壬辰疾革帝遣中使問所欲言珍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陛下厚恩無尺寸之功子孫椎魯絕不知人間事幸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為犬馬報陛下矣言訖而逝年五十六帝御翰墨為文命官致祭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皆奉旨臨祭初國珍病屬諸子曰我即死無歸葬海濱主上遇我厚可求京城外之地埋焉且使後人習于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之原禮部為奏請帝

欣然可之珍雅好儒術善屬文喜吟咏嶺南名士孫 王佐等皆出幕下其過梅閣謁張曲江祠詩曰提兵昔過梅閣北奉命今還五嶺東古廟尚留朱履跡舊題羞見碧紗籠一天雲氣千山雨萬壑松聲十里風謁罷祠重回首蓬萊宮闕五雲中一時在朝如宋源方孝孺諸公樂與之遊極推重之謂其保障南服誠時知命善保功名南越以來所未有也通嶺梅閣詩見嶺側農為盜壘實錄謂其兄弟俱不知書且生平未越浙東一步何以有過梅閣詩事其附會與否此俟攷

附方國璋

國璋國珍兄與弟國瑛國珉同國珍作亂至正十三年元招降授璋廣德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以珍復降陞璋為衢州路總管兼防禦海道事既而珍據有三州之地遂令國璋出鎮台州十九年九月明祖遣博士夏煜授璋行中書省右丞二十二年珍已納款于明：苗軍降將蔣英李福等叛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願隸麾下眾皆賀珍獨不許曰吾昔遣使效錢鏐言猶在耳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乃命璋率師討擊于仙居璋中流矢而歿明祖遣使臨祭慰撫其遺孤

方國瑛

國瑛珍弟也初從兄為亂至正十三年元授信州路治中不受命珍既據溫台慶元三郡令國瑛隨國璋居台後附明授瑛行中書省參政至正二十六年十月元又以國瑛為江浙行省平



政事吳元年明將朱亮祖兵至台州瑛欲遁去會都事馬克讓自慶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始棄城拒守上卒往：潰散明兵攻之急瑛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與善門奔黃巖亮祖入其城狗下仙居諸縣十月兵至黃岩州國珍燒厓守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魯降于明十一月己丑國瑛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款丙申亮祖兵至黃岩南檻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

### 方國瑛

國瑛珍幼弟也初從亂附于元惟瑛未授官及國珍開治慶元留瑛以自副至正十九年納款于明九月甲寅明遣博士夏煜至慶元授方氏兄弟官國瑛拜江南行樞密院僉院兄弟各給符印皆不用獨瑛開樞密分院署事吳元年十二月癸未明兵既取慶元路瑛隨珍見明將湯和于軍門和送之建康

### 方明善

明善國珍從子小字亞初始作亂即與馬及珍既據三州分明善居温州時璋與瑛居台政刑租賦率意為輕重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兒計而明善居溫頗遵法度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九月温州土豪周宗道據溫之平陽犬羊相錯明善以兵威之宗道即降明：善怒益兵攻之宗道復求救于明金華守將胡深出師擊敗明善遂攻下瑞安明善懼進兵温州明善懼與

瑛謀請歲輸銀二萬兩充軍費守鄉郡如錢鏐故事明帝詔深班師二十六年十月元授方氏兄弟官明善與從父瑛瑛等並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吳元年九月甲戌明命蔡政朱亮祖討國珍已已亮祖自黃岩進兵陣于温州城南七里其將黃宗雲朱景遠來降亮祖納之授以元帥時明將李文忠遣耿天壁復將蘇州兵抵温州太平嶺明善遣衛兵拒戰明師失利宗雲等旋叛去明日天壁復引兵攻之明善來禦奮擊大敗之遂北至生妻門外下破其太平寨亮祖分兵急攻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將兵應援晡時克其城獲其員外郎劉仁本明善先已挈妻子遁去亮祖分兵狗瑞安樞密同僉喻伯通以城降十一月癸酉亮祖率舟師襲取方明善于樂清之盤嶼島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既而亮祖屯兵黃岩之南檻明善偕其從父國瑛來見亮祖送至建康

### 方明完

明完國珍次子初名闕小字亞闕至正十九年為質于明：帝遣之回降以銀印溫旨慰國珍甚優厚後又獻船水手數萬立言建治海築城立衛所防倭明帝從之授官虎賁衛千戶所鎮撫

### 方明則

明則亦國珍子國珍疾革明帝官其子禮為廣洋衛指揮僉事



禮即明則也

方明敏

明敏亦國珍子相士索柳庄嘗相之曰君邊庭赤氣如刀劍紋二九日有隕進隨從父克太倉授分省泰政調江西。明敏不知珍第幾子以克太倉陞官則亦年長矣誌此脩攷

方明鞏

明鞏亦國珍從子

董氏

董氏珍妻珍兩娶于董元封越國夫人

方國珍女

國珍女適黔國公子為室

方文信

文信亦國珍從子國瑛子也隨父居台亮祖兵至瑛即遣文信通款後隨國珍入京師

方惟益

惟益方氏族子偽官副樞密珍率惟益等與湯和戰為和擒也呼論曰方谷真猶賊也首鼠兩端始而事元旋又附明既已歸命猶懷二心而幸逃顯修卒以功名終諸盜臣中此其妾婦也歟

送黨傳

戴廷

廷官于方稱元帥湯和取慶元廷戰不利被擒

鄭永思

永思黃巖人與劉仁本張本仁等事國珍並泰惟惺後被明帝杖殺之

劉庸

庸瑞安人國珍謀臣初官于方為行省左丞相經歷至正二十六年國珍伐庸貢白金二萬兩求附于明帝以書嚴諭國珍集諸謀士問計庸以舟師為可恃請拒之後從珍入明帝從之深

張本仁

本仁黃岩人方氏僚佐為國珍謀臣官郎中至正十九年三月珍以子入侍于明遣本仁獻溫台慶元三郡地吳元年七月明帝聲言致討為書諭珍本仁猶持拒守議既而隨珍降明被帝殺之

燕敬

敬方氏檢校官國珍通好于明敬嘗奉使以金玉飾馬鞍繼獻黃宗雲 朱景遠

二人並温州守將朱亮祖屯兵温州城南七里宗雲景遠皆來降既而明善拒戰明師失利宗雲等又叛去及復戰明善敗遁



宗雲仍指明將章溢降濫曰此反覆子也戮之

馬克讓

克讓隨國瑛居守台者亮祖兵至台瑛即欲遁去以克讓自度元還言國珍方治兵為城守瑛仍拒命

表忠傳

方行

方行以元義兵萬戶守昱關與明師再戰不利退守札溪題怪石落花一聯于石壁遂自剄永嘉孔從若為足成之云。萬里西風起馬蹄金戈向日塞雲低未為讓讓先亡趙欲效田單狗報齊怪石有痕龍已去落花無主鳥空啼至今天與英雄恨嗚咽泉聲下札溪

謝烈婦

烈婦崑山沈度一妻也年二十八孀居將終焉至正壬辰國珍寇崑山掠婦女甚眾謝度不可免自謀曰河去宅遠吾不能赴水以全屍全吾志可矣遂自焚死

抱琴

抱琴秦不花家僮也隨主征國珍不克俱死

僧謬識

方氏劫掠劉河時周涇南漕戶杭和卿募義勇格戰有僧謬識(一〇)首奮勇鬥死千餘後遭賊害十萬餘戶罹烽火元于是立定海靖海寧海三千戶所以募民為千百戶而以董搏霄為副方戶

周誠德

誠德溫平陽同知方明善據温州屢侵平陽誠德舉兵敗之于香山又敗之于徐洋崇官浙東道副都元帥明善深畏之乃賂遺麾下使狙伺于內以計誘執之誠德大罵不屈明善叱左右刺其皮誠德曰雖齏粉猶勝從爾活况剝皮乎既猶屹立不仆有義士劉公寬團結鄉勇代復明善從間道脫去

趙觀光

觀光勇而有謀國珍寇起昌國孤懸海中勢甚棘州守問計于觀光觀光曰州兵寡弱且不諳水戰惟蘭秀二山居民勇悍素門若募以厚賞示以重賞使之殄賊無難也守然其言即以事委之引兵出海俄而賊船猝至眾皆懦縮莫敢前獨觀光率步兵與之戰至晚持短兵相接矢石交下官軍與賊不可辨遂遇害

潘伯修

伯修黃巖人國珍寇海上江浙參政朵兒只班提兵至將盡屠溪海之民伯修挺身率父老詣軍前力爭曰倡亂者國珍耳吾民無罪也乃得免珍聞之怒遣人沉之于江

降辱傳

陳永

永著方氏偽職為員外即珍降和永亦充使

承廣



廣官方氏偽署郎中珍欲詣和珍遣使奉書乞降廣與焉

郭春

春偽官行省經歷隨國瑛居台亮祖兵至台瑛遣春偕其子文

信納款焉

沈煜

煜方氏偽官上虞縣尹偕李樞降湯和者

李樞

樞亦方氏偽官黃岩州知州湯和兵次餘姚樞納印綬降

卬楠

楠溫之永嘉人亦國珍謀臣珍之幕僚多由州縣胥吏進用貪

賄營私無深慮遠略惟楠尚廉謹明兵將來致討弟姪參佐無

不聳怨國珍拒守楠獨勸其投誠後隨珍歸明祖悉其實官

楠為廣東韶州知府

劉仁本

仁本字德玄黃岩人或云天台人元進士歷官江浙行省左右司印

中方氏作亂遂為國珍謀主珍令仁本從明善鎮溫州亮祖兵

克溫明善遁去仁本被獲死金陵方氏盛時招延士大夫與中

吳爭勝文人遺老如林彬薩都刺輩咸往依焉至正庚子仁本

治師會稽之餘姚州作寧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多士趙倣謝理

朱右天台僧白雲以下四十二人脩禊賦詩仁本自為之叙。

僧恕中記仁本刻詩成取明州佛藏糊為書衣揭去經文裝潢其詩吳元年仁本被擒明祖數其罪鞭其背潰爛見肝臟乃死蓋毀經之報也

詹鼎

鼎方氏僚屬為國珍草降表詞辨而泰明祖讀之曰孰謂方氏無人耶命官之

章子善

子善黃岩人國珍據三郡地子善說之曰元數將極豪傑竝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袂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眾可立而待沂江而上則南北中絕糧餽運之寒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

廣甌越可轉機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珍

曰君言誠是然智謀之士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朝廷雖無道猶

可以延歲月素傑雖並起智均力敵莫適為主保境安民以俟

真人之出斯吾志也君復言子善遂謝去蓋子善好縱橫術云

高臨傳

周必達

必達天台隱士也國珍起兵時造天台問計必達曰天下雖亂君舉義為天子除暴斯名正言順富貴可致餘非我所知也珍不別而去周意珍必復來題詩扉上云海角愚夫不自斟妄起閩中逐鹿心命運由來非力致項羽英雄亦就擒遂携妻子入



山谷中明日珍果來見詩悔不即殺之及事不成始歎曰黃毛野人何料事至此

丁鶴年從元吉推諉附

鶴年以字行本西域人曾祖阿老丁與弟烏馬兒皆巨商以資助元世祖軍餉且從征下西北諸國阿老丁年老不願仕賜田宅留京奉朝請而烏馬兒累官甘肅行中書左丞父職馬祿丁以世蔭為武昌縣達魯花赤亦有惠政解官後留葬焉鶴年十八淮兵襲武昌奉母走鎮江母歿墮胎不入口浙西兵未思避地越江上又徙四明行臺省辟存交至皆不就方氏據浙東深忌色目人轉徙逃匿旅食海鄉為童子師或寄居僧舍齋藥以自給嘗有句云行踪不逐鳥東徙心事惟隨雁北飛其畏方氏而懷故國可知矣戴良作高士傳以中屠蟠擬之越十載告牒還武昌生母馮阻絕死瘞東仰慟哭行求夢母以告咄血沁骨髓而葬焉烏斯道為作丁孝子傳晚年學浮屠法廬父墓終身永樂中卒鶴年從元吉推諉字元德至正進士任浙東僉都元帥其贈陳章甫云黃冠野服好粒束穗把長竿釣海鄉蓋亦官浙東而避方氏之亂者也

〔一一〕  
雜傳志

行召鬼法

謝景陽吳人也居松江北郭時結壇于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

年官兵下海勦捕方寇傳聞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以景陽薦總兵官給傳致請省劄有云參我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宜為世用知府王克敏親造其廬促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全軍敗衄

弄巧小和尚

國珍有一女年十八忽患痘疾既愈躬往延慶寺關王神前奉油謝之即公之燈油寺僧某作偈用梵語誦于神前名曰回向偈云菩薩嫩綠未成陰枝小未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待與春深僧料女莫之喻而女甚聰明聞之志歸以語父國珍怒捕僧將懲之其戮人用竹籠狀如猪節籠之投急流中僧既至國珍曰我亦作一偈送汝曰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又慰曰死即死再容一言珍領之僧曰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鈎不上画簾頭空自惹場愁珍笑而宥之曰饒你弄巧的小和尚國珍雖不讀書而亦通文義且有容人之量焉



元季伏莽志卷之八

盜臣傳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擴廓帖木兒

擴廓帖木兒潁州沈邱人本姓王氏名保。擴廓者朝廷所賜名也。察罕帖木兒之甥。察罕自幼養以為子。為總制官。從察罕東征。至正二十二年六月戊子。田豐王士誠等刺殺察罕。諸將惶惑。不知所從。察罕舊人白鎖住。遽倡言曰。總兵奉朝廷命討逆寇。總兵雖死。朝命不可中止。今總制官王保。曾為總兵。養子朝廷賜名擴廓。若立以為主。總兵雖死。猶不死也。于是率先下拜。眾亦皆拜。人心始定。先是二十一年四月。察罕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齎糧至京。即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故。不復疑。既統察罕部。曲復園益。都詔授擴廓帖木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同知詹事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十一月乙巳。擴廓復益都。誅田曹王士誠。取其心以祭。察罕朝廷聞之。詔授擴廓太尉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太子詹事。便宜行事。襲總其父兵。十二月。擴廓以前察罕駐兵汴梁。時明帝嘗遣使通好。既而察罕亦以書來聘。明帝以前所遣使不還。不之答。故今特遣尹煥章送使。使者因以馬自海道來。獻至正二十三年正月丙寅。明

遣中書省都事汪河送尹煥章歸汴。以書報擴廓。書略曰。元失其政。中原鼎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疑沮。喪師者無刑。得志者方命。悠。歲月卒致土崩。閣下先王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羣雄。聞而未誠。是以前歲遣人直抵大梁。實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遣送使者涉海而來。深有推結之意。加之厚貺。何慰如之。薄以文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使繼踵。商賈不絕。無有彼此。是所願也。二月。擴廓自益州領兵還河南。三月。詔遣中書平章政事愛不花分省。冀寧擴廓遣兵據之。六月戊申。字羅帖木兒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擴廓遣部將貊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八月戊午。字羅言擴廓誣襲父惡。有不臣之罪。乞賜處置。字羅自察罕既沒。後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諭解之。而仇隙日深。是年擴廓駐太原。與字羅構兵。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皆奔大同。字羅匿之營中。至正二十四年。詔數字羅罪。解其兵權。削其官爵。字羅不受。詔八月。字羅舉兵犯闕。擴廓部將白鎖住奉皇太子奔太原。十二月。明祖以書與擴廓曰。嘗觀英雄得志於天下也。何其難哉。立于始。或沮于終。成于前。或墜于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固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潁川王以一軍之卒。用于眾敗之餘。僅得加兵于齊魯。功未及成。而禍嬰不測。使一時豪傑



莫不悼惜閣下孝切于表勇發于義鼓率憤旅竟雪仇恥以成  
父志方其臨難不撓意氣慷慨激厲三軍雖李存勗之規畧莫  
是過潁川為不死矣迹聞北庭多事變生肘腋控制河朔挾今  
夷夏字羅犯闕古今大惡此政閣下正義明道不計功令之時  
也夫以閣下雄才取之有餘然常勝之家意多輕敵應變之術  
不可不審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川新造之業邊未固  
近郊多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窺者誠潁川存日能盡撫  
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絕也或字羅侵寇不已閣下何靳一  
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兵雖不强然春秋郵交之意常  
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之分哉况予近平  
偽漢四境已安正息兵養銳之時豈不往助閣下乎且英雄豪  
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茲  
專人備道斯忱惟閣下圖之至正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下令  
于擴廓軍中討字羅七月字羅伏誅擴廓危從皇太子入朝九  
月詔拜擴廓為太尉中書左丞相錄軍國重事同監修國史知  
樞密院事兼太子詹事閏十月辛未詔封擴廓河南王代皇太  
子親征元伯撒里累朝舊臣而擴廓以後生晚出乃與並相居  
朝士往：輕之謂其非根脚官人且居軍中久縱恣無檢束在  
京師兩月快：不樂左右初擴廓請出治兵江淮于是詔之七  
月甲子明帝復以書與擴廓其畧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

得書惠騎即遣汪河同往為生者賀歿者弔使者去而不回復  
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昔與字羅搆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  
郭英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  
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于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  
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  
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  
創業于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延遣竹昌忻都  
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  
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可坐使  
西北數雄結連閣內反舍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  
予嘗博詢廣採聞軍中將款為變恐不利于閣下故再遣人叙  
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固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  
好惟亮察焉時徐達出兵淮東明帝遣使諭之曰迹聞王保  
兵入關中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復東取樂安  
又為俞寶所敗追逼清河溺死者甚眾今保：驅其人民已北  
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之間餘兵據守  
此迤北相消息汝宜知之至正二十六年二月擴廓還河南調  
度各處軍馬將出征陝西張良弼拒命三月擴廓遣兵西攻張  
良弼于慶基李思齊脫烈伯孔興等兵皆與良弼合當擴廓既  
出無意治兵欲虛父墓側或曰總兵既受朝命不可中止擴廓



左右有孫翥趙恒者憐人也畏江南強盛欲姑緩其討以容其奸謂擴廓曰丞相總天下兵肅清江淮兵法欲治人者先自治今李思齊脫烈伯孔興張思道四軍坐食閩中累年不調丞相合調四軍南出武關與大軍併力渡河彼若不受調則移軍征之據有閩中四軍惟丞相意所使不亦善乎擴廓欣然從之于是分撥關虎等統兵從大興關渡河以俟先劄付調閩中四軍思道等俱不受調李思齊得調兵劄大怒罵曰乳臭小兒黃髮猶未退而反調我耶我與汝父同鄉里汝父進酒猶三拜而後飲汝于我前無立地處而公然稱提兵調我耶今各部曰一戈一甲不可出武關王保：來則整兵殺之擴廓自是進兵閩中兩家相持一月年前後百戰勝負未決而國家大事去矣五月徐達克安豐關王保：欲侵徐州即分兵趨徐既而保：兵至大敗而去七月辛巳明帝再遣使以書與擴廓曰曩者戶煥章來隨道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字羅提精兵往雲南與京師密通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主平居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曰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功合從連衡以卹鄰國以保社稷至于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懼後期相悞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信相待如此惟春秋

有鄭告絕于楚：人孰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結怨之淺見豈意閣下反效之于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伯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閣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于此閣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答亦不復留心于此方且千里裹糧遠涉江淮之地利是閣下棄我舊好而生新募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字羅雖死餘孽跳梁于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王信逃歸于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而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起不詳于使目復命之辭閣下拘使目果何益哉意者閣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效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素尚以復遠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閩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備定中原閣下自度能垂紳縉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斷于上臣亦善謀下漢王在成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之使以太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敢拘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閣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業豈得成矣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恤患各守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為閣下利豈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



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  
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淩泗之將自陳汝搏汴梁徐  
郟之軍取濟寧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  
加之以張李及天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  
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君子同  
謀之母徒獨斷以遺後悔十月擴廓遣弟脫因帖木兒及竊高  
完者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擴廓由懷慶七彰德彰德蓄積  
糧草十萬坐食之帝始疑擴廓有異志曰擴廓之出為清肅江  
淮也不肅清江淮而結怨關中關中之戰雌雄未決而復移兵  
彰德豈欲窺我京師耶又怒其后及太子曰汝母子誤我天下  
太子致被捶擊走而免朝廷屢促擴廓南征不得已命母弟脫  
因及竊高完者駐兵濟寧鄆縣名為保障山東且以塞南軍入  
北之路先是皇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因而  
自立擴廓與白蘭奚等不從及還京師皇后奇氏傳旨令擴廓  
以重兵擄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之位擴廓心知其意比至京師  
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由是皇太子心銜之及是屢趣其出師江  
淮擴廓第遣其弟及部將以兵往山東而西兵不終解帝又下  
詔和解之至戕殺詔使天保奴而跋扈之跡見矣至正二十七  
年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烈伯自會于舍元殿基推思齊為盟  
主同拒擴廓甲辰帝遣使與擴廓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

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  
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成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  
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各天一  
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且以尹煥章賈書致禮跋  
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豈不  
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生者慶初非無故也  
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政以此時宇  
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  
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宗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  
說矣自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  
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  
諸侯分治亦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故朝聘以時會盟以  
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女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  
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  
伐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交兵之際亦未嘗執其使  
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遵將誠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  
也况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拒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  
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搵刃于潼關李思齊抗衡  
于秦隴俞寶之兵蓄變于肘腋王信之衆生變于近郊恐閣下  
自以功成名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



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四遣人喋：奉書責聽者是子欲盡一得之愚于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涸撓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明驗閣下何不取鑒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取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迨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銜晉之使子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于銜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兵：落：竭忠言于閣下執以為法即遣能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頑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于天下使其不然是聞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日之戰患禍網日嬰惡實日積強敵日增仇讎不解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潑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况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二月擴廓遣右丞李二侵徐州指揮傅友德擊敗之生擒李二時徐達方攻圍蘇州明祖特命傅友德領馬軍三百與徐州陸泰政出哨濟寧以警中原四月明帝語侍臣曰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問况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眾潰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我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是月仍遣使遺河南撫廓陳州譚右丞豹高脫因帖木兒等紿羅葛布有差八月丙午元詔皇太子掘天下兵馬擴廓

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古徵今卓有成憲叢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期妖盜橫造訛言黃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迅掃汴洛允平青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紹先志用成駿功會太子爰猷識里達臘計安宗社累請視師朕以國本至重非宜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使代其行豈意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熾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眾謀僉謂有太子聰明仁孝文武並資事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搃天下兵馬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領本軍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相搃本部及張良弼孔興脫列伯等各軍進取襄樊山東行省平章王信以本軍固守沂州詔書到日汝等宜悉洗心滌慮同濟特艱毋替朕命時詔書雖下而太子不果行擴廓亦不奉命于是其部將豹高關係皆叛殺衛輝彰德守官上言擴廓不遵君命無人臣禮臣等不能俯首聽命詔削擴廓官罷其兵柄就命豹高討之擴廓增兵入關日求決戰張李軍頗不支使人求助于朝廷朝廷因命左丞素煥知院安定臣中丞明安帖木兒傳旨令兩家罷兵孫肅進密計曰我西事垂成不可誤聽息兵之旨且素煥



貪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素必助我素果私布意于擴廓曰不佞張季終為丞相後患于是攻張季益急七月孫燾趙恒復進計曰關中四軍李思齊最强思齊破則三軍自下矣今關中諸將彼此相持不決所畏者惟拓高耳宜急抽拓高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捧鳳翔覆思齊巢穴則渭北之軍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擴廓即日從其計拓高部將多字羅之黨行至衛輝夜聚議曰朝廷用我敵南軍今李思齊乃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如何于是河西平章車張知院沙剌泰政拔劍誓眾曰不必多言五鼓罷挾拓高作總兵不從則殺作血城以去八月六日天未明如其言以叛拓高即使守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謝雪兒北奪彰德偽為使人以入殺擴廓守將范國瑛沙剌西奪懷慶守城黃瑞覺之閉城不得入朝廷方議奪擴廓兵柄見拓高奏至大喜世拓高知院兼平章事搃河北軍且詔擴廓率潼關以東兵下淮南思齊等四軍出武關下襄漢拓高率河北軍與也速及脫回帖木兒完者仲宜兵下淮東然脫因盡劫掠山東以西民蓄西聚衛輝擴廓盡率河雄民兵北渡懷慶拓高懼擴廓兄弟夾攻亦盡劫掠衛輝民蓄北入彰德朝廷無如之何有帖臨沙伯元臣李國鳳等進謀于太子于是開大撫軍院于京師天下兵馬皆歸院皆受節制以拓高首倡大義所部將士皆賜號忠義功臣至正

二十八年正月辛巳朔城諭擴廓曰此者也速入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于儉言不體朕心隨其先業今卿能自悔因朕所望其思昔日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莫寧真定諸軍就行統制渡河直搗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當志還汝衛輝彰德順德皆為王城卿無以拓高為名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閔保搃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各宜悉心三月擴廓定擬所屬官二千六百十員詔從其請甲辰朝命也速會拓高攻擴廓于真定不克九月戊戌明帝又以書遺擴廓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審閣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閣下如存大義宜整旆旅聽命于朝今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也不然名為臣子而朝廷之權專于軍門縱此心自以為忠安能免于人議若猶豫未決恐變生部屬事有難言閣下果忠于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速宜堅兵以固境土于近于九月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廣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屯駐在內若聞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簿有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十月壬子元詔擴廓落太傅中書左丞相并諸兼領職事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食邑與弟



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凡所從諸軍命諸將分領之擴廓受詔後即退軍屯澤州十二月明帝諭山東所俘楊左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謙權威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於當世流芳於無窮王保保本一拙子承李察罕餘烈驟得重權恢復山東河南北諸郡遺孽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豪傑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為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於元凡闖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至于選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夫成敗利鈍一聽于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儉邪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稟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名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不此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參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寶則跋扈若一旦為敵國所敗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遺棄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是月明兵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府同脫因先驅人民引軍適去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正月元命左丞孫景益分省太原開保以兵為之守元即以國公封開保並以晉冀歸之擴廓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二月壬寅朔元削擴廓爵邑令諸軍共討之內辰擴廓自澤州退守平陽開保據澤潞二州與猗高合是月明兵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皆遣使詣擴廓告以

出師非本心乃解兵西歸三月己亥明將徐達兵至陳橋左君猗竹昌迎降汴梁守將李克彞夜驅軍民遁入河南四月戊申明兵至河南塔兒灣屠同與脫因戰敗于雄水之北取散卒走陝州李克彞走陝西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以梁王金印出降河南平阿魯溫察時諸郡邑皆歸附擴廓退據太原五月詔下勦除擴廓令開保與猗高合勢攻其東李思齊張思道脫里白孔興合軍攻其西是月馮宗異至陝州脫因遁去進攻潼關思齊遂棄輜重走鳳翔思道走郿城擴廓遣尚書蔣也先奏政溫某自太原以馬三匹白金二錠詣大營備饋禮徐達受馬反金遣舍人王銘送也先赴京仍遣溫某政還報擴廓庚寅明帝幸汴梁遣老保招諭王保保：保：鴆殺之六月明帝祭故忠襄王李察罕曰草之功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名將軍當中原提擡元政不綱大臣竊命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國勢日危人將以為元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農夫為三軍拔智勇以上聞頒爵以官之明其分數義旗舉而兵興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能陳兵于野請命于朝進退有方君命是聽當是時忠心昭如五曜執令嚴于冰霜所以動天地而感鬼神以其忠之所致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逋逆釋有罪忠義漸虧鬼神鑒見俄而禍膺不測殞于敵手然忠未終而奸未顯壽不期年果屬何耶莫不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欺抑人臣之有



得而若是歟噫子教其事而躡之猶生之對也靈酣而往予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乎七月朔高閔保進攻平陽閏月己亥朔擴廓擒高閔保詔高閔保謀搆兵依軍法處治閔與高皆被殺當其未擒時高逼太原城為陣輕脫從數騎巡城擴廓部將毛翼望見易旗幟駐兵于西角高誤入其陣擒之閔保營在朔高西未及布陣縛高示之皆潰閔保亦被擒而部將士皆降于擴廓丁巳詔罷大樞軍院復命擴廓依前河南王太傅中書左丞相以兵從河北南討甲子擴廓自平陽退守太原八月庚午明兵入京元帝出奔沙漠閔保既被殺朝廷歸罪太子敬伯元臣李國鳳盡復擴廓官爵閏七月差哈完太子來督擴廓出援燕京擴廓得詔乃提兵向雲中或曰丞相率師勤王宜出井陘口向真定與河間也速軍合勢可以邀截南軍若入雲中至燕京迂遠千里毋乃不可乎擴廓曰我潛師由紫荆關口入出其不意豈不可乎趙恒震元輝曰朝廷開樞軍院步：要殺丞相乃要勤王我駐軍雲中觀其成敗為計耳既而燕京失守帝北去先是詔擴廓以兵從河北南討也速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以圖復汴雒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亦未嘗出擴廓自晉寧退守莫寧不敢復南向而事已不可為矣壬申徐達遣古元尚書九住還太原告諭擴廓癸未明帝命徐達常遇春湯和馮宗異等率兵取山西九月壬

申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閔癸酉取澤州元平章賀宗哲張伯顏等適去擴廓部將韓札兒毛義以馬步兵來攻楊璟張斌等往援之大戰于韓店明師失利是月放都事汪河返河被擴廓拘于陝州者六年至是始還即擢為吏部侍郎元帝北奔時命擴廓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雁門關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都督搃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與汝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扼吭搥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為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其鋒甚銳遇春謀于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眾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十二月丁卯兩軍對壘列營二十餘里相持凡三日達選善射營軍士夜劫之會其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擴廓方燃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眾覺擾亂擴廓倉卒不知所出亟納靴未及竟踣一足踰帳後出乘驢馬從十八騎遁去迨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將士降共兵四萬人馬四萬餘足擴廓走大同遇春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遂奔甘肅洪武二年四月張思道之弟張良臣以慶陽降于明思道至寧夏與金牌張俱為擴廓所執慶陽復叛擴廓之謀者四人俱為



明將執之七月擴廓命韓札兒為之援札兒攻破原州又陷涇州明將馮宗異自驛馬關引兵擊之札兒遁去是月李文忠擒脫列伯于大同孔興走綏德先是元主北走屯蓋里泊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復至是元主無意南向矣明帝復遣使諭之曰昔帝王之得天下當大功垂成之際尤必廣示恩信雖素相仇敵者亦皆收而並用之所以法天地之量而成混一之業也朕自起兵淮右收覽群雄平定華夏惟西北邊備未撤蓋以汝守孤城保其餘衆遠據沙漠朕甚念之是用特與渝渝示茲至懷必能知時達變慨然來歸其部下將帥各部流移軍士多我中土之民果能革心從順文武智謀當一用之有竊還鄉者聽其質宗哲孫喬趙恒等朕悉涵容皆所不計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朕言不再其審圖之十二月擴廓探知大軍南還以兵襲蘭州指揮張溫拒守擴廓知不利乃引去洪武三年正月初三日夜半有馬啣山民王黑子叩臨洮城門報曰元小提軍兵馬已圍蘭州指揮十光被擒哨兵將至矣指揮韋正登城設備達旦哨果至聞有備而回元兵攻蘭州百計不能克兵衆食乏互相殺食主將不能禁徐達湯和鄧愈督兵四十萬援之是月明帝以擴廓為西北邊患命徐達李文忠往征沙漠諭之曰王保：方以兵臨邊今舍彼而取元主失緩急之宜吾欲分兵為二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搆定西以取王保：左

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以迫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服應援元主遠居沙漠不意我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諸將受命而行時王保：駐兵安定縣之西崢嶸入侵蘭州無所得而去乃縱遊兵四出邊民被擾三月戊午徐達兵至定西乾溝諭將士曰我在此安營元兵必棄圍赴戰及彼至我已息兵二日戰必勝矣居二日小提兵果留圍城之兵率部下赴敵達堅守不與戰而令陝西運糧相繼于是元兵食愈乏時擴廓退七道峴達進兵沈兒峪遣鄧愈直抵其壘立柵以逼之四月初五日達令各衛士卒輪晝夜驚擾元兵元兵飢甚而不得息初七日夜不令軍士擾之俟元兵熟睡遣將士造其中軍劫之元兵大潰小提兵遁去部下將帥悉擒至與元斬之時徐達軍與擴廓隔深溝而壘日數交戰擴廓發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東南壘驚擾達親率兵擊之乃退明日力戰大敗之于川北亂塚間擒刻王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平章韓札兒虎林赤巖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一千八百六十五人擴廓僅與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至黃河得浮木以渡遂由寧夏奔和林愛猷識里速臘復任以事五月癸卯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玉皆被獲愛猷識里速臘從十數騎遁洪武四年九月冊王保：女弟為秦王妃時妃有外王父喪：即保



成婚况王妃無服帝遂令中使及女史往諭妃家行納徵發冊禮冊曰朕君天下封諸子為王必選名家賢女為之妃今朕第二子秦王煬年已長成選爾王氏昔元太傅中書右丞相河南王之妹授以金冊為王之妃爾其謹遵婦道以助我邦家敬哉洪武五年正月明帝御武樓與諸將論邊事達曰王保三出沒邊境適居和林宜勦絕之得兵十萬足矣帝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馳言趨河林而實避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由居庸出應昌掩其不備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其勢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二月藍玉兵至土剌河與擴廓遇擊敗之擴廓遁五月徐達兵至崩北與元兵戰失利還守塞帝嘗謂三事未了其一則未擒王保也三路出討大敗于沙漠深悔馬洪武六年六月擴廓遣兵寇雁門據南北二山守關指揮吳均拒却之十一月帝遣使諭徐達曰近聞王保三欲來求和必非實意其部將普賢奴乃兒不花魁的斤等各將人馬恐假此來擾我邊須多伏精兵嚴備術士張鐵冠言子月有戰卿等未可即還十二月達等自朔州還至代縣聞擴廓兵至大同北即率師往擊之至貓兒庄遇大雪退營雁塔堡遣裨將掩捕懷柔胡騎至三角村禽武平章康同禽獲馬八十餘疋而還洪武八年八月擴廓從元主徙金山以疾卒于哈刺那海之衙庭妻毛氏亦自經

元。擴廓強擴善用兵以逋迤垂盡之勢猶能轉戰千里屢挫不棄太祖激勵諸將嘗曰王保三天下之奇男子也豈非深美之耶

論曰明帝稱保三為奇男子以余觀之洵奇男子也然而非元之純臣也彼其專制閩外結怨關中坐擁強兵壘拒朝命地臣果如是耶推其心始則挾天子以令諸侯實有竊據中原既而南風扇競進退維谷強沙漠間亦勢會有以迫之目以盜臣誅心之論也將其負氣慷慨明帝心欲致之而卒至則非諸盜臣可同日語耳逆黨傳

### 白鎖住

白鎖住察罕之舊人也察罕死擁立擴廓皆白之力其後字羅犯關白奉太子奔太原

### 尹煥章

煥章擴廓部將擴廓初為總兵官命煥章以書通好于明送明使者自海道還並以馬來獻

### 額高 關保

二人擴廓部將字羅遣竹貞據陝西省治擴廓命額高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出降至正二十六年十月額高以擴廓命與脫回帖木兒駐兵濟南控制山東二十七年二月明帝以紗羅葛布遺之八月擴廓不受朝命額高等叛命守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使其部下謝雪兒北奪彰德殺擴廓守將范國瑛報至



朝廷即陞為知院兼平章事總河北軍以討擴廓二十八年高兵與閔保合時擴廓退守平陽朝廷已仍復其官爵統制各路軍馬明兵進取山西擴廓令高閔保等攻其東七月高閔保同搆兵襲進攻平陽俱被擴廓所擒朝命依軍法從事遂殺之

老保

老保姓李氏一名保：陽武縣中智堡人從察罕起義沈丘復羅山縣除澤州路治中後平方脫：之亂以功改除樞密院知院守石州復隨察罕攻山東察罕死與王保：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丁未十一月城破被執明帝即遣還招諭王保保保：怒而鴆殺之

蔣也先 溫某

也先擴廓尚書溫某亡其字擴廓泰政官也以擴廓命將馬三匹白金二錠詣徐達修饋禮達受馬反金也先赴京泰政仍遣還

李景昌

景昌名克葵汴梁守將元以國公爵誘之即以汴梁歸朝廷既而仍居擴廓部下擴廓兵敗走和林景昌遂為明兵所擒

賀宗哲

宗哲官平章擴廓心腹部將大軍破擴廓于澤潞宗哲來援不及明帝招諭詔書特赦宗哲後未有下落

孫蕭 趙恒 曩元暉

蕭為擴廓計賄素煥以求助其勅擴廓急抽高高一軍疾趨河中皆孫趙計也後擴廓欲勤王趙與元暉沮之而止

脫因帖木兒

脫因帖木兒 擴廓弟也擴廓既拔兵柄朝議促其恢復擴廓遣脫因駐兵濟南明祖遺紗羅葛布脫因與馬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擴廓仍復舊爵以汝州為食邑與脫因同居河南府而以河南府為梁王食邑明師至濟南與平章忽林台先驅人民引軍遁去明師又至河南塔兒灣脫因戰敗于雄水之北取散卒走陝西擴廓既死藍玉兵掠至捕魚兒海脫因將逸失馬竄伏深草間被擒七月與樞密院知院托台謀叛托台發其事命玉逮問僂于

荊州

完者仲宜

仲宜擴廓部將與脫因嘗以兵從擴廓

李二

李二擴廓部下驍將官左丞擴廓命侵徐州明將傅友德擊敗之被擒

豁鼻馬

豁鼻馬擴廓守將擴廓為明兵所劫遁大同豁鼻馬以所部降于明



李幹

幹字貞臣睢州人仕元為許州同知後以其部侍即佐擴廓統兵坐營值事急出巡為明兵所俘安置鎮江已而選入司農司議禮議律議官制皆與焉後建六部為吏部郎中兼秦府參軍後斥居寧夏旋召入為翰林院侍詔以老致仕來蘇依故人盛逮年八十六卒逮為買地黃山葬之

曩加孫

曩加孫監生也積分中試累官至秘丞在朝鬱鬱曩加孫為分省右丞一日奉擴廓命入京議事過市中大言曰我今日只知有提兵不知有皇帝人聞其言相顧問曰此何人或曰此往時國子生曩加孫也人皆嘆曰此官所言是報當日寵煥也

寵煥謂趙食皆自此以訛國子生者

普賢奴

賢奴亦監生也積分中舉歷官至左右司員外郎日奉命至擴廓軍中擴廓留之為戶部尚書已而京師大飢遣戶部侍郎來求糧于擴廓賢奴知之請與相見因責之曰朝廷遣汝來求糧耶歸語汝丞相朝廷自紅軍禍亂以來前後命提兵官勦捕皆有供給官必糧料如輩下班也先帖木兒大不花答失八都魯等是也獨我察罕父子不索朝廷糧料而朝廷反求糧于我耶張志道泰政在側歎曰三十二年無一頓飽飯

遂啟擴廓以山東糧五千運入京師

戴良 列高臨傳

良字叔能浦江人少時師法皆元季名儒至正辛丑以荐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而浙東已入職方乃避地吳中久之張氏將亡挈家泛海波累水洋憇登萊求間行歸擴廓軍不得違偽高昌樂教載始南還洪武時被徵忤旨自裁于寓舍世居金華九靈山下故以九靈山人自號有詩集行世

蔡子英 列表忠傳

子英永寧人至正中進士察罕開府河南辟子英參軍事累荐至行省泰政元亡從擴廓走定西明兵克定西擴廓軍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太祖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春閏中久之復為有司所迹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燕火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太祖命脫械以禮待之授以官子英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提三尺劍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出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傳送京師垂及渡江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輝煩有司追跡既忤陛下又忤大臣揆之常情萬死莫贖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亡夫之節不降天誅反瘞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上報深仁但名



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本韋布遭值亂離操戈行伍智識淺陋遇蒙主將知荐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功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所以寧死不敢有他志蓋聞臣之事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一食其祿終身無貳是故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貞之士中君羞以為目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方今金城湯池兵極其精將極其猛府庫充寔米粟紅腐國家之盛古未有也陛下猶以為未足於是興學校明人倫褒死節獎忠義蓋以治天下之本莫大乎禮義廉恥也今天下之廣人物之衆不以臣一人而加少不以臣一人而加多授臣以官何益於國舍臣不用何損于事陛下創業垂統正當挈持大經大法昭示子孫臣民不宜以無禮義廉恥之倖因而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也臣自被獲以來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于今日惟一死可以塞責乃陛下待臣以禮加臣以恩臣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威加海內不患不伸于匹夫之賤然臣聞仁者不中道而改節義者不毀志以殉時故王蠋不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恥馬之軀上愧古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

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耳帝知不可奪洪武九年十二月命有司送出塞令從故主于和林論曰擴廓其倖其可紀者一蔡子英身次則猶推李幹若孫趙及元暉其捍闔士夫載良未佐擴廓而擊之於此以其欲達擴廓軍也欲達擴廓軍心乎元也心乎元君子安得不進之



元季伏莽志卷之九

盜臣傳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李思齊 張良河州弟良臣附

思齊字世賢汝寧羅山縣人至正十二年與李察罕同起義兵  
 襲破羅山朝廷授之為汝寧知府十七年二月思齊與察罕以  
 兵自號援陝西思齊授為四川行省右丞十八年正月思齊察  
 罕合兵于鳳翔是月詔察罕屯陝西思齊屯鳳翔四月思齊會  
 宣慰使張良弼等討李喜于鞏昌喜敗入蜀察罕駐清湫  
 思齊駐斜坡張良弼駐秦州郭擇善駐崇信拜帖木兒駐通渭  
 定住駐臨洮各自除路府州縣官徵納軍需思齊同良弼謀殺  
 拜帖木兒分總其兵五月思齊又殺郭擇善擇善同金二十一年  
 年正月思齊進兵平伏羌縣等處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  
 路思齊遣兵擊之是月思齊受李武在德芬降九月四川賊兵  
 臨川東郡縣思齊調兵擊之十一月思齊與察罕遣兵圍鹿臺  
 即攻良弼詔和解之俾各還信地兵乃還二十二年詔思齊討  
 良弼平襄陽時兩軍仍不和故有是命二月知樞密院事禿堅  
 帖木兒奉詔諭思齊討四川時思齊退保鳳翔使至進兵益門  
 鎮使還復歸鳳翔三月思齊遣兵攻良弼至武功良弼以伏兵  
 大破之二十三年四月思齊與察罕互相交兵六月察罕方奉

詔討襄陽擴廓部將歹驢等駐兵藍田七盤思齊攻與平遂據  
 藍屋踵襲其後察罕遣竹貞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思齊受擴廓  
 命同領高攻之竹貞出降二十五年正月癸亥元封思齊為許  
 國公三月皇太子下令于擴廓軍中以察罕襲據京師命擴廓  
 及陝西平章政事李思齊各統軍馬奮義恢復六月皇太子加  
 思齊銀青榮祿大夫郊園公中書平章政事皇太子詹事兼四  
 川行樞密院事二十六年二月擴廓還河南調度各處軍馬陝  
 西張良弼拒命思齊與脫列伯孔興等兵亦與良弼合初思齊  
 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擴廓提其兵思齊心不平而良  
 弼首拒命孔興脫列伯亦皆以功自恃別為一軍莫肯統屬擴  
 廓乃遣閔保虎林赤攻良弼于鹿臺于是思齊亦與良弼合七  
 月甲申詔以思齊為太尉是月擴廓遣閔保虎林赤合兵渡河  
 會竹貞商嵩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  
 援思齊請詔和解之九月思齊兵下益井獲川賊余繼隆誅之  
 禮部侍郎滿尚賓吏部侍郎掩葛刺哈自鳳翔還京師先是尚  
 賓等持詔諭思齊開通川屬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留鳳翔  
 一年至是始還二十七年正月思齊良弼脫列伯自會于舍元  
 殿基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五月思齊遣良弼部將郭謙等守  
 黃連寨閔保虎林赤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郭高等為變閔保  
 等夜遁思齊速解而西六月思齊據長安與商嵩拒戰侯伯顏



達世進兵攻思齊秦州守將蕭公達降思齊思齊知閔保等兵  
 退遣蔡林等破其營侯伯顏等奔潰七月思齊遣許國佐楊薛  
 飛會良弼脫列伯屯兵于華陰時朝命禿魯為陝西行省左丞  
 相思禛不悅遣部將鄭應祥守陝西而自還鳳翔八月詔命皇  
 太子親出提天下兵馬而分兵擴廓自潼關東肅清江淮思齊  
 自鳳翔西進取川蜀禿魯與良弼孔興脫列伯取襄樊十二月  
 詔禿魯提統良弼脫列伯孔興各枝軍馬以思齊為副提統禦  
 關中撫安軍民脫列伯孔興出潼關及取順德山路渡黃河合  
 勢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不奉命又詔分潼關以西屬思齊以  
 東屬擴廓各罷兵還鎮于是閔保退屯潞州商嵩留屯潼關是

歲冬明帝以書諭思齊良弼書畧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  
 羣雄欲成伯功者甚衆然處非其地徒擾以傷民今十有七  
 年矣功業之建繫乎無聞過者吾將軍傳友德守徐州師至中  
 濛獲王保：部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  
 其險數年之間民無一定之歸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  
 非智不足也患在日循假元君之舊號決智不速而使民橫遭  
 塗炭耳區：雖昧于見聞然常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討海  
 內形勢天運去留之幾頗知一二况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  
 德地利可據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相  
 為犄角分富貴于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

二公之怒直詞相告二公當揣其福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  
 人為尊撫定關中以一民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  
 河南北使君尊于上公卿將相各安于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  
 不亦可乎若乃各據一方以殺戮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  
 之禍脫有不虞身名俱滅此之屈節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為君  
 已為公卿將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若吾  
 以用兵爭強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立以決雌雄是秦民未  
 有休息之日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為今以相爭相讓  
 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為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  
 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為不然螭蚌相爭漁者得利悔  
 將無及至正二十八年洪武元年也二月元詔削擴廓爵命

思齊與禿魯討之是月明兵已至河南思齊良弼俱解兵西還乃  
 思次渭陽良次櫟陽三月明兵取河南思齊良弼會兵駐潼關  
 以拒既而明以火焚良弼營思齊退守葫蘆灘調部將張德欽  
 穆薛飛守關及明兵入潼關思齊乃棄輜重走鳳翔良弼奔郿  
 城五月李克彝棄河南城奔陝西推思齊為提兵駐兵岐山是  
 月思齊部將虎林赤脫列伯張意據盤屋商嵩據武功李克彝  
 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七月思齊會李克彝商嵩張意脫列伯  
 于鳳翔思齊時以太尉守鳳翔總轄山外二十四州之地明帝  
 遣參政孫希孟都府經歷王均美等與侍衛指揮毛驥張煥盟



為昆季飲生雞血酒為誓帝即鞭希孟均美鞭之遣費勅住論  
 思齊思齊不聽縛希孟等于陝西萊市副之閏七月元詔思齊  
 南出七盤金商圖復汴洛與擴廓等四道進兵思齊兵未出擴  
 廓已退守太原八月庚午明兵入元都洪武二年三月庚子徐  
 達師至鹿臺遂入奉元路癸卯常遇春馮宗異從陝西進取鳳  
 翔丙午思齊奔臨洮思齊提關陝秦隴之兵西至土蕃南至礮  
 頭關東至高雄北至環慶皆思齊主之精兵不下十餘萬副將  
 許國瑛穆薛飛守關中張良弼孔興脫列伯金牌張龍濟民李  
 景春等駐鹿臺以銜奉元及明兵入關良弼等先三日由野魚  
 口遁去于是思齊懼率所部亦西奔焉惟薛平章被遇春擒之  
 思齊遁至固關見萬木火道遣人砍木截路以阻軍遇春令  
 軍士步者板崖踰嶺騎士斷木焚之四月至鞏昌土官汪雲真  
 保降丁丑達遣宗異追思齊至臨洮土官平章趙脫兒挾思  
 齊降達令金吾衛指揮潘壽守之臨洮今騎士送思齊與兩土官赴  
 京初明將在鳳翔議師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卿良之才不如  
 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由豳州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  
 達曰不然思道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蕃東北  
 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聞其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  
 軍威之思齊不西走湖則束手就降矣臨洮既克則旁郡自下  
 遂移趨隴西下鞏昌矣思齊在鳳翔也明帝又以書諭之曰前

日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吏  
 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大大當磊  
 落豈以嫌介意哉夫堅甲利兵深溝高壘必欲極力抗我  
 軍不知意歟何為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眾地險而從之雖有  
 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為保守擴廓帖木兒以兵出沒其  
 間然皆非勅敵足下當時不能固秦旬王已失此機今中原全  
 為我有向與足下相為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  
 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豈為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則  
 必深入沙漠以固後舉足下初入其地披或面從然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資失其地適足以自損使兵威常  
 強尚云可也倘中原相從之眾以邊地荒涼或不樂居其心巨  
 測一旦變生肘腋了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矣且足下本汝南  
 之英祖宗墳墓所在深思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以信相許去  
 夷就華當以漢待賓禮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也思齊見書  
 有降意其養子趙琦與其麾下給之與西入吐蕃思齊信之遂  
 俱奔臨洮琦等思竊習玉婦女避匿山谷聞思齊窮蹙舉臨洮  
 降琦等亦來歸琦即趙脫兒也五月乙卯達并遣指揮曹  
 崇以所獲銀印一白金五千兩黃金百兩送陝西行省十月明  
 以思齊為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洪武三年思齊  
 從徐達破定西王保：還取興元是冬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



各二十四尺辛巳陞思齊為中書平章子孫世襲指揮僉事洪武七年八月明以思齊子李世昌為金吾衛指揮同知詔曰昔君天下者常有功而官有德聖人之心明焉歷代相承永為模範爾李世昌年雖未冠而授兵衛之職者何蓋為爾父遺時大亂能率眾以保關內是有以安而地闢及至胡人退諸雄有無知以漢人棄父母之邦遺邱隴從胡人復仇我中國者無所成惟爾父效竇融之事帥二萬騎及步兵之眾助朕成功至今關內之民時思之爾嘗習將之籌謀以待成人而備侮特授爾某官永為世襲爾懋哉九月戊辰思齊卒年五十二思齊子洪武六年從徐達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寵勞備至時遣醫官療親幸其第視之尋賜新第一區官其子世昌為懷遠將軍同知金吾衛指揮使司事甥鄭玉為武略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妾陳氏臨汝人也亦自經死年三十三事聞贈淑人諡以貞烈合殯于上元縣之向邨帝親製文遣使以祭之文曰卿昔為民中原時逢世亂猶能仗義施仁挺身奮臂率義旅以保閩中臣元有年矣何元綱不振社稷陵替卿尚能固守臣節斬我行

何久疾不痊以致長往噫握兵一世又得善終亦人之所難卿能如是豈不美哉朕聞卿沒不勝痛悼今遣某官用牲醴致祭卿其享之洪武八年正月辛未于難籠山廟增祀功臣等百八人思齊與焉。別傳載思齊于洪武七年奉帝命往諭沙漠河南王保、至則待之以禮留數日遣歸令騎士送至界上騎士辭思齊曰總共有百請留物以作遺念思齊曰我為公差遠來無以留贈騎士曰請留一臂思齊于是斷一臂與之還京而死

張良弼字思道陝西人從李世賢起義者初起兵時元授官宣慰使至正十八年四月同察罕李思齊討李喜于鞏昌喜敗入蜀良弼駐兵秦州後與思齊同謀擊殺拜帖木兒分領其兵二十一年十一月察罕思齊遣兵圍鹿臺攻良弼詔和祥之二十二年朝廷以李張不和即詔思齊討良弼三月思齊兵至武功良弼以伏兵大破之二十六年二月擴廓調度各處軍馬良弼首拒命仍與思齊等兵合七月擴廓遣閔保虎林赤合兵渡河會竹貞商嵩約思齊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以求援思齊請詔和解之二十七年正月良弼會思齊脫列伯于金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同拒擴廓七月思齊遣良弼等七兵于華陰八月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命良弼與禿魯孔與脫列伯等取襄樊十二月詔良弼等總統各枝軍馬合勢東行共勤王事



良弼等皆不奉命是歲十月丙辰明祖有書諭良弼書載思齊  
傳二十八年二月元詔良弼等討擴廓會明兵至河南于是解  
兵西還次于櫟陽三月明兵取河南火焚良弼營時良弼會思  
齊兵于潼關俱奔鄜城思洪武三年思齊降明後良弼從慶陽  
走寧夏使其弟良臣與平章姚暉守慶陽自與金牌張歸附擴  
廓徐達既下平涼即謀取慶陽先遣湯和部將謝三往招之又  
遣薛顯將兵赴慶陽良臣出降蒲伏道左迨暮良臣以兵劫其  
營明師潰散薛顯被傷遁良臣驍勇善戰軍中呼為小平章以  
慶陽城高險可據以兵守之其士卒亦皆精悍養子七人皆善  
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兄王保：為聲  
援賀宗韓札兒為羽翼姚暉首行之徒為爪牙故復據慶陽以  
叛達恐其黨羽相為煽亂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再駐師東原  
分遣諸將圍其城良臣遣竹苛往寧夏求援至環州被獲七月  
王保：部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又隔涇州欲來援慶陽馮宗異  
自驛馬關引兵擊之札兒遁去八月良弼遣右丞王讓等以白  
纓衣與良臣為信且言王保：已往永昌俾以城降為我軍所  
獲良臣數出戰不利內外音問不通糧餉乏絕至煮人汁丸泥  
噉之姚暉等以城降良臣父子俱投井引出斬之良弼亦終于  
王保：軍中 論曰元季群雄起豫陝之間相推相讓爭時遂利非有  
橫紀反正之志也其主既出或降或死固其宜哉

納哈出

納哈出本華黎裔孫也初官元萬戶至正乙未六月明兵克太  
平擒納哈出帝以其為世臣子孫待之甚厚納哈出惟鬱：不  
樂帝遣降將黃侍察其去就傳見之即言帝所以待遇之意納  
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為報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倚以  
告帝：曰吾固知其心也謂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  
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達等謂其心難測舍之去  
恐遺後患不如殺之帝曰無故而殺之非義吾意已決姑遣之  
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為人臣者各為其主況汝  
有父母妻子之思念還歸仍從汝主于北厚贈之使還納哈出  
等辭謝而去洪武二年四月納哈出擁兵據遼陽為邊患明帝  
聞之遣使以書與元主曰朕聞自昔有國家者必知天命去留  
之機審人事成敗之勢進可自有為退可以自保此理之必然  
曩者君之祖宗起自北方奄有中土兵強事舉華夷咸服及君  
嗣位之時中外猶安兵甲非不衆人材非不盛一旦多故天下  
鼎沸處置乖方力莫能禦以致豪傑分爭生民塗炭朕本淮右  
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  
為我有君亦知天命所在遜于沙漠朕師非不能盡力窮追以  
君知時適變于心有所不忍近聞兵擾邊陲民罹鋒鏑豈君之  
故將妄為生事耶抑君失算而使然耶若果不知自省而猶為  
此舉則是不能識機度勢恐非君之福也朕今為君熟計當限



地沙漠修德順天效宋世南渡之後保守其方弗絕其祀母為輕動自貽厥禍又以書諭納哈出曰將軍昔自江左辭還不通者問十五年矣近聞戍守遼陽士馬強盛可謂有志之士甚為之喜茲因使通元君道經營壘望令人送達所遣內臣至將軍營即令其還書不多及三年五月帝又遣使以書諭納哈出曰曩因天元命四海鼎沸羣雄角逐塗炭生民朕以一旅之衆從淮渡江姑孰之捷爾實在焉時朕未知天命所向無必取天下之心凡遇元臣忠子所事者未嘗不憫其勞而惜其無成也朕荷天地之靈將士一心旌旗所指靡不服從今天下已定南極朱崖北際燕雲一時豪傑順天愛民悉來歸我獨河東渠帥擁衆北奔比之閩中諸人稍為強然其順天愛民籌策之良殆不若李思齊矣大將軍徐達未至吐蕃蜂屯蟻聚復來攻城戰敗倖擒之餘有若孤花故破竹之勢直指川蜀雲南六路使者相望交趾占城萬里修貢高麗稱藩航海來庭于是盧龍戍卒登萊浙東並海舟師咸欲奮迅一造遼瀋朕聞爾提其衆不忍重擾特命使者告以朕意使還畧不得其要領豈以遼海之遠我師不能至歟抑人謀不決故首鼠兩端歟不然必以曩時來歸<sub>未</sub>盡賓主之歡謂朕不能虛懷耶何相忘之深也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功居諸將之右朕獨不能為遼東故人留意乎茲遣人再往從違彼此明白以告哲人知幾毋貽後悔四年六月特

遣斷事官黃傳賈書諭納哈出曰前者萬戶黃傳回聞將軍威鎮遼左英資如是足以保定一方然既往不復君子豈不察歟昔在趙宋君主天下立綱陳紀黎庶莫安逮至末年權綱解紐故元太祖興于朔方世祖入主中國此皆天道非人力所能強為也元之疆宇非不廣人民非不多甲兵非不衆城郭非不堅一旦紅巾起于汝穎羣盜徧滿中原其間盜名字者凡數人小明王稱帝于亳徐真一稱帝于蕪陳友諒稱帝于九江張九四稱王于姑蘇明昇稱帝于西蜀彼四帝一王皆擁甲兵有二十萬者有二十五萬者有十五萬者有十萬者相與割據中夏踰二十年朕本淮民為羣雄所逼因聚衆禦亂遂渡江與將軍會于太平比待他倖特加禮遇且知將軍為名家故縱北歸今又十七年矣近年以來朕見群雄無成調兵四出北定中原南定閩越東取方氏西收巴蜀四帝一王皆為我俘虜惟元昏君奔北自止華夷悉定天下大安此天命非人力也賢人君子宜必知之近聞將軍居金山大張威令吾兵亦守遼左與將軍旌旗相望將軍若能遣使通舊日之問貢獻良馬姑容就彼順其水草猶可自遣一方不然胡無百年之運大廈既傾非一木可支勢之後先惟將軍自思之傳至金山納哈出拘不遣是月元平章洪保、馬彥舉謀殺指揮同知劉益右丞張良佐等擒彥舉殺之洪保、走納哈出營良佐以其事上聞帝諭中書省曰本



衛地方遼遠僻處海隅肘腋之間皆為敵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知院哈刺張七駐瀋陽古城開元則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衆互為聲援今洪保：逃往其營必有備兵之費七年十一月納哈出引兵寇遼陽千戶吳壽等擊走之八年十二月納哈出寇遼東都指揮使葉旺大敗其兵當納哈出未寇遼東時帝先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冰結虜必束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待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扼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蓋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蓋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各自恃驍勇率數百騎竟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各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遁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移兵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壆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涸隱然如城鐵釘板于沙中設陷馬穿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開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遠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

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而下納哈出惶惶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入雪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俘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遂至猪兒峪獲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神算何能有此旺遣人送乃刺吾至京群臣請戮之帝不許命為鎮撫賜以妻妾田宅十一年六月遣使賚詔往金山諭納哈出詔曰人生天地間能視天地變化之機知時試勢而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爵為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汝被擒于江東朕特縱爾歸北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蹈忠難者孰不欲脫忠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凡兩軍之間有力不及汝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己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己心推之盡殺勿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黃偉捧朕命而往豈侍之所願哉實由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于爾何期爾不思好生惡死之情一旦殺之爾之忠難為侍所生侍之身為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監爾禍將歸焉爾今與朕守邊將士旌旂



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  
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以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  
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于此之恃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  
思之十二月帝又詔諭元丞相哈刺章孛子兒驢并納哈出曰  
向有元多事羣臣有棄君親而向苟全者有抗朝命而自為者  
目擊耳聞實非一人卿等獨奮忠仗義衛君深塞歲月如流倏  
然十有一年今聞爾君因疾而奔在卿等可謂有終有始良巨  
之名播矣或聞欲立新君其親王有三卿等正在猶豫之間此  
三人皆元之嫡派卿等若欲堅忠貞之意毋抑尊而扶卑理應  
自長而至幼此乃人倫正天道順也歟若有賢愚之別禮難備  
拘從賢則去夫當流離之際而為臣者猶能竭力為之不絕有  
元之祀美聲盈人耳豈不難哉苟或不然尊卑賢愚置之弗論  
但以立君為名而內自有專生殺之威則非人臣之道耳况同  
類胡顏彼此疑猜當此之際卿等當如風中之燭命如草杪  
之霜深可慮也十九年十二月帝諭宋國公馮勝曰納哈出據  
金山教侵擾遼東宜于大寧諸邊隘分兵置衛以控制之二十  
年正月癸丑命宋國公馮勝為征虜大將軍額國公傅友德永  
昌侯藍玉為左右副將軍前軍都督高泰贊軍事率師二十  
萬北伐帝諭之曰虜情詭詐未易得其虛實汝等慎無輕進且  
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虜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

克慶州則以全師竟搗金山出其不意納哈出即可擒矣既而  
仍遣乃剌吾北還以書諭納哈出及毛闊撒里達溫孛子晃失  
台和尚伯蘭等曰昔者天更元運華夏奮多朕自甲辰春親定  
荆楚歸遣諸將東平吳越洪武初遂命中山武寧王開平忠武  
王率甲士渡江越淮以定中原元君北奔深塞于是思民于華  
夏諸夷附者莫不奠安今二十年矣惟爾納哈出等聚兵愈出  
沒不常意者欲較勝負由是乃剌吾留而未遣今有年矣朕推  
人心誰無父母之念夫婦之情故特命其生還以全骨肉之愛  
且聞其善戰今遣北歸更益爾戰將他日再較勝負爾心以為  
何如也嗚呼天之改物氣運變遷果人事之必然耶抑天道之  
使然耶茲命儀禮司官前僉院婁子鎮撫張允恭送乃剌吾抵  
爾所在使者未審可還乎餘不多及三月馮勝等師出松亭關  
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駐大寧五月丙寅帝遣使  
賈勅諭馮勝等曰往者納哈出棄金山巢穴營于新泰州去遼  
陽千八百里朕計其雖起營北行而猶慮詭謀竊發宜嚴為之  
備庚午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率大軍趨金山帝再勅馮勝等  
乘機進取不可稽緩六月丁酉勝等進師金山至遼河東獲納  
哈出七卒三百餘人馬四十餘匹時乃剌吾還至松花河見  
納哈出納哈出曰吾謂汝死矣今日乃復得相見執手勞問殷  
勤乃剌吾曰諭納哈出朝廷所以送還之意納哈出喜即遣其



左丞劉探馬赤察攻張德裕隨使者張允恭等至勝軍獻馬欲  
說情形勝遣人送赴京師既而納哈出送乃刺吾至漠北虜主  
欲殺之左右諫曰乃刺吾久被俘囚今獲生還奈何殺之因得  
免還納哈出所備以明帝撫息之恩語其衆：于是多有降意  
癸卯師踰金山至女直苦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丁  
未遣副將監玉至納哈出營降其衆初納哈出分兵為三營一  
曰榆林深處一日蒼蕪莊一日龍安一充河輜重富饒蓄牧蕃  
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軍逼之計無所出乃刺吾因勸之  
降納哈出猶豫未決適馮勝遣指揮馬某往諭之納哈出于是  
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為納款而實現兵勢勝遂遣玉往一充河  
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師威還報納哈出納哈出聞之乃指天  
噴：嘆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乎遂率數百騎自指玉約降玉  
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回酌酒酬玉：請之先納哈  
出即飲泣復酌以授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  
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願  
其下吐：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搏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  
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得  
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間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  
勝即遣觀童往諭之于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各營所

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  
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于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  
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于京仍奏常茂驚潰虜  
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將卒妻子及輜重南行都督濮等將騎  
兵三千為殿七月戊辰帝賜納哈出玉帶一金飾香帶一白金  
一千兩文綺帛各四十疋鈔一十貫又以素金帶百花素銀帶  
七百紗帽八百賜其得那不罕等及銀鈔各有差仍遣使賞鈔  
三十萬錠織金文綺三十疋送赴燕府以備賞賜納降部衆丁  
酉卷王失利八充與雲安王蠻吉兒的郎王桑哥失里和尚國  
公等皆納哈出部將亦來降馮勝遣人送至京乃遣定遠侯王  
弼發定遠等衛官軍往迎降將家屬于信州道為虜所襲止馬  
七百餘匹信州即納哈出所屯一充河也八月庚戌遣指揮李  
隆往賜納哈出文綺帛各十疋白金二百五十兩衣一襲賜其  
妻衣鉞線靴全國公觀童宗玉先童司徒完者不花撒里提溫  
院使佛家奴知院阿勒帖木兒同知葉加思平章晃失台院判  
察罕帖木兒泰政徹里帖木兒並賜文綺帛各一疋白金二十  
五兩乙卯帝命耿忠于永平撫安降附達、酋長軍士及給賜  
納哈出妻子米五百石達：將軍士男女四萬四十一百七十  
九人布一十七萬六千七百一十七疋綿袂二萬七千五百五  
十二領皮裘五千三百五十三領冬衣及色絹衣三萬二千二



百四十餘襲丁丑勝等以納哈出所部官屬將三千三百餘人馬二百九十餘疋金銀銅印一百顆金銀虎符及牌面一百二十五事王九國公郡王四太尉國公五行省丞相一司徒平章十三右丞左丞三十一參知：縣三十二各院使同知樞密八十一僉院：判二百八十院副使五宣諭使副使僉事一百八十九万户千戶路府州總管同知等官九百二十七尚書參議二承旨學士十文學司馬七大卿司卿少卿十八衛帥府僉事三郎中員外十五王府官六蒙古宗人衛副使一客省大使二十六廉訪使副使運司使副六衛帥府使一治書安撫司農各一大少監理問斷事部郎中主事兵馬指揮府衛鎮撫崇福使司副經歷部事太醫院官及州縣等官二百二十二將一千四百餘人送至京師上表賀曰三苗逆命大禹有征之師獵狁侵陵宣王有北伐之舉屬妖氛之汎掃致醜虜之采歸喜溢臣民歡騰遠通巨勝等切惟納哈出以殫棄之遺孽亡國之賤俘負天地生全之恩懷虎狼貪殘之性殺僇我信使寇竊戎邊陸上違逆于天心下阻遏于聲教除殘去暴爰與問罪之師按節臨戎謬忝提師之寄得佐效忠而致力士卒實勇以爭先軍威遠震于虜庭義氣橫飛于瀚海兵有不戢之勝敵無交叉之虞其納哈出即指軍門納款輸誠格心向化其餘軍民人等咸加撫諭各遂生全同沾化育之恩永絕腥羶之穢是皆皇帝陛下

神謀運于宥密睿發乎先幾故能豫制于万全是以成功于莫測臣等仰遵成筭祇奉天威獲殫犬馬之驅馳少盡涓埃之報答萬方胥慶覩日月之光華率歸心樂乾坤之覆載九月戊寅朔納哈出至京入見帝撫慰甚至賜以一品服封為海西侯誥曰自古哲人明去就之机者必仰觀天道俛察人情審勢定謀知天命之不可違事機之不可失乃決去就焉所以事無輕舉動獲萬全由是享富貴于悠久延祿位于無窮以其所見者明所察者精故也朕荷天命統一華夏于今二十年矣海內海外九夷八蠻莫不革心向化惟故元播遷塞外日就漸盡爾納哈出知天命之有在一心奉天相率來歸生全多命今特命爾為推誠輔運欽承効力輔日治國海西侯食祿二千石及爾子孫後世以報推誠之義爾其一乃心固初志與國同休敬哉毋怠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官帶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揮千百戶俾各食其祿而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以虔之帝以納哈出之降乃刺吾與有力焉陞授千戶仍賜以金帛庚辰納哈出上表謝恩獻馬三百八疋壬午賜納哈出織金文綺冬衣各一襲丁亥又賜羊十羖酒百尊己巳賜納哈出等三百一十八人白金二萬三千八百四十兩文綺帛二千九十四疋鈔一万二千九百六十九錠兩申賜納哈出部將二百餘人衣鈔雜襪兩寅命納哈出祿米二十石以江西公田給之二十一



年七月辛丑納哈出卒納哈出性嗜燒酒飲常過度當盛夏時每以水沃身因得疾帝命醫療之而愈常戒其飲至是從傅友德往征雲南飲酒如初行至武昌疾復作卒于舟中帝聞而憫之詔歸其柩于京師蓋都城而門外八月命其子察罕襲爵改封潘陽侯二十六年潘陽侯坐藍玉黨伏誅

陳友定

論曰納哈出比王保子似係其孫然其明兵所遺而其主相之而不信非其孫也

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國福建福州福清縣人後徙汀之清流為清流明溪人世業農為人沉勇喜游俠幼孤傭于福州富室羅氏時病頭瘡然其狀甚魁偉有智略即採樵為戲輒設隊伍羅翁奇之得以為婿其妻不悅呼為瘡頭即因夫為而潛出宿于鄰人王氏之門其家夢虎踞門得友定大異之乞于羅翁妻以女伴習商販輒耗其資壬辰兵起所在騷動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友定以壯士見公安與語奇之令統所募民兵署為黃土寨巡簡於是寧化曹柳順擁眾數萬據曹坊其黨八十餘人突至明溪索馬眾莫敢拒友定酒半酣與眾勇士約而盡殺之柳順怒率步騎千餘得屠明溪友定發老弱登寨誓其伯賴賴正孫：通胡端等五百人乘柳順營旬馳擊之斬獲無算進屠曹坊擒柳順以歸蓋省官成器之從福建僉都元帥吳按澗不花討汀延邵建諸山寨以功授清流縣主簿尋陞縣尹鄰寇數十皆所削平陞延平路總管

按福建行省本設至正戊戌五月陳友諒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以兵陷邵武路十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總管以禦之戰于黃土獲其將鄧益克明遁去遂拜友定行省參政十一月於邗克明又進兵圍清流友定駐兵于平安寨間道夜襲大敗之追至寧化而返紹崧嶺閉寨及南北寨守之是年四月守漳州右丞羅良遣僚佐由海道運糧抵遠東以給行在軍詔授光祿大夫封晉國公仍守漳州良遂設南詔屯田萬戶府卒丑鄧克明復轉掠永豐軍都石城汀州寧化等縣遂陷寧昌破杉關掠老澤道順昌以攻建寧西北立數十營以鐵礮火箭雲車机弩攻突不少息凡十有八旬城中食且盡平章完者帖木兒謂非陳總管不可解八月友定奉檄偕行馳數十騎突圍入城眾嗷呼曰陳總管來吾屬生矣友定叱守將阮德柔開北門焚檄攬山皆還奪水南皆敗之于菱角塘萬安州賊踐溺者千餘人孫通等奔復建陽崇安浦城諸縣友定身復邵武郡縣賊散走輒遮殺之度三閩以適按撫使李國鳳上其功第一陞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壬寅五月友定自延平南引兵水陸並進一由順昌出將乘一沂延平溪而上清流會攻汀州克其城既復汀州遂有據福建之志咸迫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縣倉庫悉入為家賞收官僚子女為臣妾有不從者必行誅竄威鎮閩中甲辰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于是閩中八郡皆其所守至正十六年復



置福建行中書省十七年改建寧路總管府二十二年立建寧分省十八年立泉州分省二十二年西域那兀那納等宿泉州拔之二十六年為友定所取于是福建諸路及廣東潮州並入焉乙巳二月己丑朔友定侵廣州明泰政胡深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迨至浦城擊敗守將岳元帥遂下浦城四月己丑朔胡深攻克建寧之松溪獲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五月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餘衆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并攻之因規取八閩明祖曰子玉驍將今為我擒彼必喪胆乘勢攻之必無不克命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左丞王溥由杉關會深進兵六月壬子朱亮祖等克崇安進攻建寧泰軍胡深被執殺之友定將阮德乘嬰城固守亮祖欲攻之深視氣侵不利亮祖迫深使進德乘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進擊之破其二柵友定率牙將賴正孫等二千餘人突與深戰德乘逆兵夾攻深馬蹶被執友定頗寬遇之深具道明帝威德并陳天命所在援賓融歸漢事以撼之友定笑曰已既被執而且誘人不忠何耶時帝以良馬金幣贖深會元使至督逼之遂殺深及明使丙午友定平興化泉州二路興化林珙與惠安陳同柳栢順仇殺引番阿那巫及亦思巴美兵攻劫累年時栢順據興化行省檄友定討捕番寇遂擄兵南下四月阿那巫黨白牌馬合謀金阿里等攻興化迎真門友定之子宗海

已領兵夜入城中明日開西南二門縱兵而出白牌等見城門驟開已疑及見兵出旗服鮮明步伐整肅益恐亦思巴美所恃者弓箭刀牌宗海兵直前搏執之亦思大敗僅屍數千追擒白牌等殺之餘衆奔潰所在農民以鋤鋌擊殺惟逸四騎去是日友定即至撫集軍民完復路治聲勢赫然栢順在城中聽命而回與珙皆歛兵奉約束先是泉州賽甫丁據福州路戰敗餘衆航海運據泉州故有阿那巫之亂友定命宗海督栢順及同等兵合珙水軍並攻泉州友定自以師繼之五月克泉州擒阿那巫等至是興泉二郡始免亦思之禍八月戊寅以李國鳳為中書左丞友定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于是大脩城池繕完守備分遣諸將各守郡縣九月友定臨漳州路長汀人羅良授漳州總管與友定素有隙九月友定使至漳良獨不為下以書責友定友定大怒益發兵攻之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江東以待之戒有警勿輕移一夜友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揚言奪海舟乘潮直下千夫長張右古等遠良節制悉兵赴之友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潰良迎戰于馬岐山敗績遂圍城環攻旬月良誓死以守城中矢石俱盡良常誅百夫長盧清其子善微在幕下延友定入城良與巷戰死之友定遂據漳州以其地勢完固乃鑿山以洩之命制事理開張某從某東西北三面視其寨小千餘人皆交而縮城之西北凡平閩諸寨三百餘奄有潮州以行省郎中王翰德望素著表授潮州總管兼督循梅惠



等州至和鹿州人江西行省中元七年居時友定得良書大見書略云足下為泰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乃其職耳可以功而自恣乎燕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威而迫之乎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僇百司之職君役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為家資驅官僚為巨妾口雖言為國心實私圖耳跬步之際真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太憤十二月阮惠柔遣使納款于明：祖詔以原官守郡德柔卒即為友定所并丁未五月戊寅以空名宣勅遣付福建行省命平章政事曲出友定同驗有功者給之友定據全閩八郡之政皆用其私人以總制之朝廷命官不得有所與嘗由福清平海上烏尾賊海上人立碑頌之遂于建陽因閩越王大潭城址增築之以備明兵時閩入貢大都道路阻絕癸未福建行宣政院遣貢船以廢寺錢糧由海道抵登萊其得達者什之三四元主嘉之甲申諸將言于明祖曰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明祖曰吾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我師深入主客勢乖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己知彼徐而取之木晚也九月朱亮祖討方國珍國珍求援于友定友定恨其部下悞殺海戍不之援十月明祖命胡廷瑞為征南將軍何文輝副之戴德從征取福建十二月丁

已明兵渡杉關取邵武路時邵武建寧延平福州興化泉漳汀湖諸路皆友定所據廷瑞師攻杉關賴政為指揮戰不利退保汀州廷瑞遣沈友仁費子賢乘勝畧光澤下之至邵武守將李宗茂降至建陽守將曹復疇降留沈友仁守其城戊午明命湯和廖永忠吳禎等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破分水關略崇安縣克之帝問平閩諸將于章溢即日詔李文忠出師從浦城取建寧以溢子存道率鄉兵從之文忠率部將繆美領撫譚濟等兵三萬攻浦城友定守禦偏將胡瑀棗棹多力屢出死戰美濟兵俱不利文忠復遣萬戶武德兵挑戰瑀不為意閉閩酣酒而隊繆美武德乘夜雨斫閩入瑀醉起手及數十人時大寒血凝又遂敗死進攻邵益銅缸山寨文忠不敢輕進屯浦城待海師消息友定大驚自率兵至延平復遣兵至邵武建寧庚午明兵由海道取福州守臣曲出遁行宣政院使朵耳死之初友定環福州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聞明師入杉關乃留賴正孫謝英輔鄧益以眾二万守福州自率精兵守延平以拒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竟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曲出所殺明師登岸將圍城曲出：南門遂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是夜泰政素仁遣人納款明師于臺上蟻附登城遂開南門湯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



門出走延平曲出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泰政尹克仁赴水  
 死行宣政院使朵耳麻不屈下獄死金樞密院柏鐵木兒居侯  
 官積薪樓下縱火焚其妻女遂自刎和遣素仁暨員外余善招  
 諭興化漳泉諸路分兵徇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先是和等率舟  
 師由明州海道擒殺把海指揮孫通嚴程乘虛而下不數日掩  
 至福州城下圍西南水部三門戊申即洪武元年五月泰政素  
 仁遣宣諭使閔住至興化諭降友定所設府判徐昇及元帥王  
 思義葉萬戶等密謀殺閔住及經歷鄭元明盡取豐盈庫銀帛  
 驅其兵走泉州耆民李子誠吳彌明等首唱迎降之說往福州  
 全城歸附壬午胡廷美師至建寧守將達里麻與泰政陳子琦  
 謀曰明兵自入杉關其鋒不可當今城中軍士不下萬餘儲蓄  
 尚富可以拒守彼攻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或可以得志廷  
 美等數與挑戰固守不出明師攻圍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  
 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約款壬辰廷美整軍入城執子琦送京師  
 明帝遣使招諭友定友定乃大會諸將殺使者置其血于酒甕  
 中慷慨飲之誓眾死守湯和師至延平隔水而陣分一軍渡水  
 攻其西門友定謀于眾曰彼兵方銳不如持久以困之伺間而  
 勦必有可勝遂嚴初軍士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友定  
 不許數請不已友定乃起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心即收  
 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出奔士卒多踰城夜遁圍城凡

十日友定閉門堅守湯和奉命招之降友定力拒之曰我為元  
 守土官可以土地易富貴耶子宗海叩諫不聽及城中軍器局  
 失火砲聲亂發明師疑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徐大興攻東北廖  
 永忠攻西南鼓譟甚迫友定見勢窮感又聞李文忠胡廷瑞兵  
 亦逼近乃與謝英輔文珠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  
 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固退于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遣魯花赤  
 白哈麻其服北望拜泣與英輔皆自經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  
 降黎明：師入城友定氣未絕遂解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  
 復魁械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宗海聞父兵敗自將樂來降  
 并執之友定至京見帝：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  
 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國逆命害吾參軍殺吾使者  
 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止惟有死耳尚何言遂  
 帝猶欲釋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銅馬刑也友定伏之死初  
 胡深入閩為友定所害至是帝命深子楨鬻其肉以祭深并殺  
 宗海。友定被執作詩云失勢非人事重圍戰似林乾坤今已  
 老不先存臣心論曰友定自復丁州即有竊據福建之志地處倉庫臣官係  
 事宗海何心款宗海門父被執身死明初并誅之借哉

逆黨傳

賴正孫

正孫與友定全起事者先與胡靖等五百人破曹柳順明將胡  
 深攻建寧友定率正孫等將兵二千突與深戰深馬蹶被執正



孫復為友定同眾友定命守福州既而明師破福州與謝英輔開西門出走明師破延平正孫出降

陳子琦

子琦友定偽秦政胡廷美師至建寧守將全僉連里麻納欵于明副將軍何文輝營廷美整軍入城執子琦送京師

金子隆 馮谷保

二人皆友定偽將友定既敗二人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偕將樂殺知縣馬源主簿蘇兼善乘勝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得聚千戶李申擊却之復與官軍戰于城南橋指揮蔡玉奮擊大破其眾追至沙縣之青雲寨子隆等負險固守沐英遣兵夾攻破擒谷保七月李文忠攻破清流寧化諸山寨獲子隆及其黨閩地志平

阮德柔

德柔友定偽將為友定守建寧鄧克明攻建寧友定來援全德柔開城北門焚撤柵山皆還奪水而皆敗之于菱角塘胡深攻建寧德柔屯兵錦江逼深陣後執之至丙午十二月納欵于明

表忠 小諒傳

白哈麻

白哈麻官達魯花赤明師破福建友定已仰藥飲之哈麻具服北拜泣遂自經死

伍宗堯

宗堯清流人盜起邑人推宗堯為長庚子鄧克明來侵宗堯與其子四人率兵決戰皆死

陳瑞孫

瑞孫福寧州人為福建宣慰使出鎮福清州拒友定被執憤罵友定殺之妻及幼女皆投井死

孔楷

楷元樂安令以兵拒友定被殺

詹翰

翰建陽人保障一鄉不從友定遂被害

獲獨步丁

步丁廣東廉訪使僉事閩居寓福州賊以石繫其背投井死

呂復

復江西行省左右司都事命攝長樂縣尹引絕自經死

韓準

準官侍御史請老未報藉藁堂下以喪禮自處吏來追其宣敕準取而枕之屬及向吏曰必欲之并取吾首去乃已後病不飲藥而卒

迭里彌實

彌實漳州達魯花赤也湯和傳檄至漳州招諭彌實從容指廳



事具公服北面再引斧斫其印文大書手板曰大元臣子即入位端坐拔佩刀刺喉中以死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儼如生

小諒傳

謝英輔

英輔友定偽副樞也與賴正孫全守福州城破後與正孫自西門出走自經死

陳八

八福清秦軍明破閩後八棄官不仕藏友定像于家友定長身巨目狀貌偉然其家世祀之

高蹈傳

藍光

光江西人官行省都事時八即驛樓陳秦政方事興後光提藩幕獨寒：特正偶一言不合遂拂衣而退曰吾豈貪祿者哉明兵下全閩光深衣幅巾隱居教授越三十二年卒

王翰

翰字用文靈武人先世齊人隔于元吳元初從下江淮授領兵千戶賜姓唐兀氏鎮廬州家馬翰襲爵任名郡木罕年十六領所部有能名除廬州府治中陞同知又陞理問官理永福羅源二縣拒泉州土師抑菴四境又安摺福建江西行省即中友定留居幕府每有匡益教而憚之表授湖州路總管兼督循德惠

三州友定敗浮海抵交趾界隱居永福縣東之觀微山屏跡為黃冠服十年辟書再至語其家人曰吾所以不死者為無後也今有三男子得死所矣長子儻才九歲屬其友人吳海賦詩見志遂自引決以洪武戊午之二月也年四十有六儻仕永樂中為名臣以遠北海宗廟其怒曰聞逸學者稱為閩逸夫子元亡隱居不出卒于洪武末年為文但書甲子為翰墓誌書其歿之歲曰若飛教葬以自寓云

鄭定

定字孟宣閩縣人善擊劍工古篆行書友定辟為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高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歷齊府紀善副子助教

論曰友定之權閩也表忠有人小諒有人高蹈有人即其私人也亦鮮有尤狡者僻處一方其地非其人耶不死舊臣心為其主者蓋有以率之矣



何真

真字邦佐廣東莞人世居東莞之員岡至真始遷惠州生八歲而孤母某氏守志不奪少英偉好書劍至正中仕為河源務副使淡水鹽場管局中原兵起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乙未歲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真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真躬擐甲肯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真使其弟迪同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項共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不幾成奴縛也以獻真釋之引坐笑謂曰公柰何養虎遺患成掩面慙謝曰始以為猫孰知其虎奴求賞真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人推之使就于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呼奴妻唾火奴一號則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于是人服其賞罰有章以為光武待蒼頭子密不能及也競趨歸之行省上其功惠州人王仲剛者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欲民不堪命眾慕真義迎以守惠遂解惠州之圍遂常獲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陞同知既而又陞廣東宣慰司都元帥守惠州會南海三山民邵宗愚為亂陷廣州殺守將何深大肆焚掠真率眾攻復之訖令嚴肅廣人大悅擢廣東行省參知政事進江西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治廣第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推恩封其二代皆廬江郡公未

幾合江西福建為一省改拜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仍治廣州乙巳九月宗愚挾康訪副使廣寧等叛圍廣真禦之踰十月帥將與賊通絕糧道真出避城陷丁未五月真率惠州部曲至廣民響應復克之宗愚退走誘右丞鐵里迭失以歸戊午制授真榮祿大夫自左丞陞右丞真保障廣南或陳符瑞勸為尉陀計者即逮而僇之示無二心二月壬寅朔明命廖永忠為征南將軍率舟師取廣東時永忠在福州先遣使以書諭真曰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惟兩廣僻在遐荒未沾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殛恐足下未悟輒先遣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留意焉遂航海趨廣東三月甲戌真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迎降初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于元遇和兵遂改其表請降且遣人回報真至是廖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明帝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群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于一者朕舉兵滌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適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撫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捷奏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據險擁兵角立于群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于今未見此與嘆爾真連四郡



之衆乃不勞師旅先命來降其視竇李奚讓焉今特驛召來廷錫汝名爵以旌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汝之所舉實惟知時堅地初心以懋厥績壬辰師至潮州真遣其都事劉克佐詣軍門上其印章并所部圖籍四月辛丑朔永忠至廣東之東莞縣真率其官屬迎見七月辛丑明授真江西行省參政帝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適者逢亂不逆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寔無他志今幸遇履明履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帝曰夫能不賈禍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知卿惠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是用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名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疋銀千兩將士各賜有差侍膳內禁賜宴中書初賜詔諭援例各進繼真叩頭乞賜減于家為後世子孫榮帝可之授真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蒞官之後德威並用風行霆折人莫敢犯尤奸儒術平居讀書綴文無虛時洪武三年三月召還遣山東行省參政四年命還廣東收集舊將士還京真初納款

於廖永忠馳榜招諭諸寨誅邵宗恩等餘孽悉平至是收其部舊卒共三千五百六十人發青州衛守禦真復任山東官一年九月致仕朝朔望十三年真請以其子貴泰侍東宮即除貴北城兵馬指揮十四年真同貴往雲南規畫餉開拓道路置立驛傳積糧州以俟大軍征進及還世山西右布政使十六年致仕尋復命往廣東收集土豪暨所部兵士共二萬餘人還朝拜貴明威將軍領南衛指揮僉事真姓潤弼吳三人皆拜官軍校餘皆授管軍百戶十七年復命真往廣東收集未至軍士聞十月真復招集廣東舊所部兵三千四百二十三人送京師間多道亡者請追補之帝曰彼為賊矣今復復之宜其然也亡者勿問十八年正月起復真為浙江右布政使十九年十二月朝京師調湖廣左布政使二十年復致仕八月壬寅封真為東莞伯誥曰古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而殺生民朝興暮泯棲跡于世終不能知時務而識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爾何真率領南諸郡壯士保境全民隣敵不敢窺其際嶺南之民莫不于爾仰賴洪武初朕命將而征所在雖有降者非義旗臨境則未肯附爾真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民海上羣生亦不量力爾真獨心悅誠服整頓南諸州具表入朝非識時務者乎常在朕心未及崇讓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世以報推



誠之心尚益加恭慎以保祿位延于永久爾真其敬哉賜錢券  
賜鈔萬貫并賜第京師以其第六子宏為尚寶司丞後陞尚寶  
司少卿二十一年三月己卯真卒四月乙巳朔命其子榮襲  
父爵諡曰當元之季海內兵爭群雄割據不可勝數其間能識  
時務而審去就者幾人哉爾何榮父東莞伯何真昔能輯眾保  
有嶺南俟朕平定之秋不勞師旅即納其土地而全其民人可  
謂深識時務者矣朕嘉其誠錫之封爵近且高年今終朕念不  
忘今特命爾榮襲封東莞伯爾其益勵忠寔毋遂前業永保祿  
位以傳後人敬哉榮後以藍黨誅弟貴宏並坐罪真弟也恐禍  
及眾眾作亂遁入海島旋為廣東都指揮使所執械送京師誅  
之真為人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  
武伯王之能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迺封侯既貴顯先墓常  
有紫氣人指為符瑞輒斥絕之及事明祖夙夜畏帝亦推心  
委順勿疑故能以功名終後嗣無祿遂歿命哀哉

論曰何真猶漢竇融宗錢鏐也舉義旗保鄉里乘時歸命  
以功名終賢於人一等矣去盜臣之稱而附于其末俾後  
之人知所勸焉

元季伏莽志卷之十

駁辨

昭文周 昂少霞氏輯

韓林據實錄載劉福通為呂珍所殺國初事蹟則云福通奉林  
兒遁于滁州庠中外史又云丙午冬與小明王俱沉于瓜州諸  
說當以外史為信蓋明太祖猶患遺逆者之不義而賜之死則  
其俱沉瓜步可更無疑矣

彭子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  
等為己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  
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紀記二姓僭號俱在壬辰  
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所紀云是年冬彭趙僭稱部下多  
凌辱人所謂是年冬者亦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早  
草僭稱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日當以實  
錄為正耳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  
用攻臨徐州老彭者早住之久彭大也芝麻李既敗則彭大當  
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書于甲午六月上  
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彭趙遣人迎明祖守將貽帝辭不往未  
幾三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按順帝紀又于丁  
酉年書趙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則丁酉歲早住尚  
在以理度之癸巳之夏與君用吞併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實



錄于早任既亡之後記明祖使人說君用及賂其左右以詳子  
 與而廟碑與天潢玉牒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  
 彭趙得縱歸則又早任不死之明證也二姓僭稱之事在壬辰  
 癸巳間者諸書載之甚詳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  
 既亡之後早任與君用同隨將臨同據淮安君用仍僭稱永義  
 而早任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  
 彭大之子早任其意甚明倘太祖寔錄者殆未及攷耳辛亥歲  
 君用殺毛貴旋為績繼祖所殺獨早任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  
 梅思祖以淮安降明祖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君用部曲往皆  
 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內君用等獨往淮泗間略  
 可想見

按滁陽王元配張氏側室亦張氏明太祖既納側室張氏女為  
 妃生蜀王豫王如意王及公主二則其為寵妃可知而廟祀止  
 及其正嫡無旁及者豈太祖之嚴于禮乎  
 江漢則繫于辛卯相去凡四日實錄戊子之戰帝與過春舟  
 俱膠灣及開平神道碑則繫于壬戌汪江口之戰相去凡三十  
 有五又實錄紀辛卯之戰廖永忠等六舟深入而銖冠子傳  
 則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常忠武王深入敵舟數四圍之  
 以為不可救張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然連戰斬入

辛卯己丑相去又三日以上所撰文皆出宋學士手何以與  
 史錯互如此

明玉氏寔錄紀壽輝招玉珍在癸巳十一月但云壽輝都漢  
 陽玉珍歸之誤也壽輝以壬辰春陷漢陽癸巳五月阿魯輝復  
 漢陽乙未七月倪文俊復陷之至丙申冬壽輝方都漢陽癸巳  
 十一月尚在斬也玉珍之歸天完當在辰巳兩年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  
 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玉珍之  
 絕交諱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其稱帝改  
 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月至玉珍之攻陷雲南在癸  
 卯十二月而元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史

倚于洪武初年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錄則平夏之後本其  
 載紀而存之也當以實錄為正  
 明代實錄載二十二年三月甲寅玉珍陷雲南省治七金馬山  
 陝西行者奉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擊敗之擒玉珍弟明二又  
 載玉珍付其子書云爾征而務得之不得輕還等語雲南之役  
 玉珍不果行至明二被擒尤為無攷

張士寶錄載徐達帥師圍常州以張九六狡而善鬪乃用計取  
 之設伏以待命提管王均用率鐵騎為奇兵戰既合均用以  
 騎橫衝其陣士信退走過伏馬蹶為先鋒刁國寶王虎子



則九六之見據于明在常州明甚後人以陳敬初虞山感奮以為湖橋之戰九六被擒此歧悞之故也而皇明本紀別其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則又曰湖橋而誤指為宜興不知宜興有湖橋常熟亦有湖橋也又查開國羣雄事略云于宋文憲蓋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常黎張士誠出抵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無錫甘露諸寨以武桓之碑視則基之詩為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碑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據而輕以武宣之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慎重似有意欲疏通証明之者詳考諸書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劉辰初事蹟以為士誠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既已失弟而憐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不置味其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常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明既擒士德復其謀主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即其誤一也元史乃中七月士誠兵臨杭州楊完者擊走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之役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則士德臨杭州在

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常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順帝紀及達識貼睦通傳張士誠為書請降達識貼睦通今周伯琦招諭之詔以士誠為太尉士德為淮南行省平章正事時士德已為明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貼睦通傳元授士德淮南行省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士德尋為明師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矣元史甚為明白其悞三也士德以好賢下士創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陳基者頌慕之詞久而不替不獨如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也假令以三月入吳七月就縛其居吳不及半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史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悞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命部將王左丞茂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茂勸張楚公歸元摧淮尚都事子祥不就他年逢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張楚事提生海陵鄒元珠、陳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輻南北向復同軌量嘉甘公說情學穆生醴誓擊祖遊折竟折孫策蓋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祠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于士德遂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今丙申之秋士德已為俘虜遂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悞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為楊完者所敗然後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既



之事已定矣寔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聞遺事  
 俾倂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既誤紀士德被擒于前而不  
 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為之解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  
 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碑為正而實錄之誤為無疑也  
 又考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常熟獲張士誠弟士  
 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九六  
 竝獲其戰船馬匹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  
 港為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  
 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誤也又考寔  
 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狗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  
 馬五十匹舟三十艘降其兵甚眾武桓碑記攻常熟在丙子實  
 錄紀在丁丑相去僅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常熟  
 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軍調遣常熟之兵  
 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常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  
 則以內申悞紀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謫者蓋亦有故丙申  
 七月既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  
 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即明太祖製碑之日亦止扼一時之功  
 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  
 尤為無他其他紀載紛如又不足道也蘇伯衡撰明威將軍  
 瑛墓誌云覆南徐持昆陵擊常熟擒張士德亦常熟擒張

之一證也明史葉中山王傳云取宜興攻常熟士誠弟  
 戰為趙普勝然則士德之就擒定在常熟不在常州而誤  
 士德擒于常州者蓋常州之役初擒張湯二將繼又擒張德  
 張德悞為士德遂悞常熟為常州耳

方谷 方行字明敏 舊載吳閔戰守時行拒明師不利退守札溪  
 題怪石落花一聯于石壁自到矣而其後又載其徒濠有詩成  
 須有詩則明敏回鑿木曾死也然則自刎于札溪者誰哉

附原書紙簽

(一)  
 論曰元失其馭天下洶之患亂而初發難者郭林先實戎者也一重  
 鮮于而諸賊奉之為主斬木揭竿遂傾元社職忠義階微賈魯  
 之後河不至此嗟乎秦之亡也以秦何房天下有變不自  
 後遠之可畏哉

(二)  
 故曰紅巾倡亂死于之臣若褚不華迷律杰皆卓人傑也王英  
 死祝而後起死而為靈其信然矣







〔九〕

論曰劉庸馬  
克讓堂于方  
不得忠於方  
張本仁亦庸  
流亞也而本仁  
死而庸得統  
其去不幸有  
效耶

〔一〇〕

論曰周誠德趙  
觀先潘伯修皆  
忠義士也凡  
危後命誓死  
不顧有古烈士  
夫風馬抱琴  
奴子也使主而  
死豈不亦人傑  
哉

〔一一〕

論曰耶補屠昂  
明祖宥其罪而  
用其才而劉仁  
本至罹酷刑以  
死文采風流士  
類所為寒心毀  
徑之報其信然  
耶

〔一二〕

論曰易曰君子見  
衆而作不侯終  
日周必達有焉  
丁鶴年潛身  
遠宮避網羅  
也乃其至性  
則尤不可及矣



皇朝名臣言行錄前集士老後集士老

馬定國

海內名臣言行錄前集士老後集士老  
前集士老言行錄前集士老後集士老  
老成謀國心有不平文辭憤激凡列甲乙  
甘口文法流揚思同政事則閣下亦未進  
九勞也

皇明名臣言行錄重刊序



我

皇明名臣豐城楊月湖先生因彭從吾先生之錄而增益之且倣朱子宋名臣錄例為言行錄咸於近代諸臣亦嘗纂為言行錄各梓行矣餘姚魏淺齋都憲巡撫河南乃併刻為一冊甚便觀覽或有謂月湖所錄尚有遺者而予所錄近代

言行錄

諸公之後亦有可續錄者予雖老而景仰之心未已也乃復稽之傳誌參之野史質之輿議月湖錄原收五十五人今增一十六人共七十一人為前集予近代錄原收四十八人今增二十五人共七十三人為後集月湖錄諸臣事實有遺者增入之文字繁蕪者刪去之前後各十二卷仍總名為



皇明名臣言行錄既成帙郡推玉山姜君子學見而愛之囑吾邑丞錫山施君子羽刻之以傳二君皆以文學飾吏治雅志尚友者又得子羽與吾友鄭淡泉太僕時從商確而訂正之於是錄尤有裨焉梓完庸敘諸首以求正于有道錄未盡者尚俟後之君子云

嘉靖己酉仲冬之朔後學海鹽徐咸書

名臣集序

二

皇朝名臣言行錄重刊序

三

孟軻氏論取友之道自鄉國天下而後尚論古人言有序也今世學者覽典墳涉史籍希慕唐虞上下周漢則有之矣至於先達故老德業風韻懵焉罔知豈非博聞蓄德之缺歟曩本釋褐使留都謁宗伯月湖楊公公以手編

皇朝名臣言行錄二卷授之嗣於同年集

總

前序

齊丘大理得近代名臣言行錄二卷則海鹽東濱徐子所集也間嘗披閱服誦仰止不暇中間翊扶

景運贊輔太平黼黻文章闡明道學定難拯危安邊攘寇忠鯁節義炳炳焉凜凜焉直與臯夔伊呂龍逢諸賢頡頏輝映何古今人之不相及哉又就而攷之國勢安危政體沿革與夫



祖宗列聖涵養培植之厚因可槩見矣故  
萃合爲一付藩司執事者梓而傳焉

嘉靖辛丑秋七月望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巡撫河南前大理寺右少卿後學餘姚  
魏有本書

前序

皇明名臣言行錄前集總目

海鹽徐 咸 重纂  
海鹽鄭 曉 校正  
無錫施 漸 校刊

第一卷

魏國公徐武寧王達

鄂國公常忠武王遇春

曹國公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公鄧武順王愈

信國公湯襄武王和

西平侯沐昭靖王英

參政趙國樞武莊公大海

言行錄目卷

武定侯郭威襄公英

第二卷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

學士承旨朱文憲公通

御史中丞章公溢

待制王忠文公律

尚書吳文節公友雲附

參政陶公安

祭酒宋文恪公誥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第三卷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尚書胡忠安公

參議解公縉

祭酒胡公儼

左都御史顧公佐

第四卷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壽

第五卷

少保黃忠宣公禎

襄城伯李公隆

都督山襄毅公雲

言行錄

○祭酒陳公敬宗

尚書魏文靖公暉

僉都御史曾公存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尚書軒公觀

○尚書取清惠公九疇

第六卷

尚書陳節愍公治

英國公張忠烈王輔

尚書鄭忠肅公棻

侍郎曹文忠公錕

少保于肅愍公諱

尚書王忠簡公佐附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第七卷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尚書周文襄公忱

知府況公鍾

○尚書年恭定公富

左都御史陳僖敏公益

第八卷

尚書王文端公直

○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僉事陳公祥

尚書王忠肅公翹

言行錄

第九卷

侍郎薛文清公瑄

侍講劉忠愍公球

侍郎廖忠敏公莊

知府劉公賢

康齋先生吳公與菊

第十卷

少保李文達公賢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少保彭文憲公時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侍郎林公騫



御史鍾恭愍公同

第十一卷

尚書崔莊敏公恭

尚書李襄敏公秉

尚書王莊毅公祐

尚書姚文敏公夔

侍郎葉文莊公盛

第十二卷

右都御史尊襄毅公

尚書余肅敏公于俊

○僉都御史楊公 繼宗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言行錄目

修撰羅文毅公倫

總目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前集

徐達 中山武寧王

字 直隸鳳陽人國初累功封魏國公卒追封中山

王謚武寧配享 廟庭

至正癸巳天下大亂我 太祖高皇帝集義旅王來麾下周

旋二年 上視其動靜語默悉超羣英於是命為帥首凡

有徵征皆以代行已而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乃命王為

將東取溧水溧陽王至守者不戰民展咸安丙申春從征

入建業浮江而下破京口毘陵復遣征寧國宣城亦附戊

戌命征池州師抵而平壬寅秋從 上下潯陽陳友諒敗

潰旋師建業癸卯春正月取豫章張士誠寇壽春王往接

言行錄一卷

屬陳友諒自侵豫章從 上親征秋七月師次彭蠡陳友

諒來逆戰王先諸將敗之因遂滅陳丙午命率甲士二十

萬東取吳越屢戰于吳興餘林之野生擒張兵六萬不戮

一卒盡赴京師姑蘇下王西畧蒼梧九溪洪武建元以王

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右丞招命率兵二十五萬北定中原

抵齊魯而民安所過輯兵守禦規畫足食兵不民擾所得

壯士率而徂征無 而渡河至大梁父老壺漿以迎西下洛

陽長驅峻峭直抵潼關拔之又歸大梁北下河內由鄭下

起趙州抵臨清平燕都復西下晉冀二年春入關中天下

大定王歸封魏國公五年命沿邊輯守歲鎮于燕十八年

卒年五十四追封中山王謚武寧 上親製神道碑稱王

平昔言簡慮精提兵之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



之處攻城不屠與人無戲凡受命而出及功成而旋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胡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嬾女無所愛忠志無疵昭明乎日月云 各臣錄

乙未年 太祖領兵出哨失身于敵敵之帥首亦為我軍所執彼此未相和解未有先發者時達挺身往敵代 太祖敵遂縱 太祖歸 太祖既歸即以敵帥縱之而易達歸 國初事蹟

王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官侍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易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 開國功臣錄

王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

言行錄一卷

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通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裝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高廟嘗召王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邪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並傳信錄

王初封信國公元年加特進誥有云從予起兵于濠上先存捧日之心來茲定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末云太公韜畧當弘一統之規鄧禹功名特列諸侯之上 朝野見聞 天眷聖明篤生賢輔削平群雄翼我洪武反扶陰山雪耻千古攻城必屠手完藏府錫爵分茅以有魏士莫彼朔方莫

予敢侮氣作山河不物以腐 彭韶撰贊

常遇春 開平忠武王

字 直隸懷遠人國初累功封鄂國公卒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 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三為羣盜劉聚所得王察聚終不能有成聞 太祖駐兵和州棄聚來歸 宋濂撰神

上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倅難登岸王乘快舸繼至上麾之使前王即舍舟挺戈先登眾皆披靡遂拔采石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時偽漢陳友諒揚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伏銳士于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言行錄一卷

三 前

陳友諒攻南昌王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於彭蠡

湖之康郎山與之聯舟大戰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王射之中矢走 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 御舟而已舟

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王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遂抵城下攻之張士誠悉發境中兵為援屯于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兵結營東阡復出敵背士誠出親兵拒鬪王一鼓勝之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之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



冬十月同徐公奉命北伐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戰王單騎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刺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眾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並神道碑

虜復侵通州王還兵拒之通州之人免於荼毒其德王尤深

王遂帥師破開平大俘獲而歸至柳河川以疾薨柩過通

州人皆罷市迎哭飲食必祭 王直撰廟碑

神道碑

王為人守謙而不矜有功而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

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所至

無不克捷由其知識明而才力雄故所施各得其宜也

長材偉貌猛如虓虎手提推埋早歸 真主強漢偽吳席卷

### 李元忠 岐陽武靖王

字思本直隸盱眙人國初累功封曹國公平追封岐陽

王謚武靖配享廟庭

王父隴西恭獻王崇曹國長公主生王十有二歲而公主薨

時元末大亂恭獻王走軍中幾不能存聞 皇上駐兵

滁陽始來見焉 皇上喜甚即自養育擇師傅以教之

士誠遣偽司徒李伯昇大率其徒號二十萬寇新城王聞之

即合將士至新城龍潭立營其上新城守將遣人由間道

詣王曰眾寡莫敵姑宜避之以俟大軍之至王曰以眾論

之則我非彼敵以謀論之則彼非我敵何避之有遂下令明日交戰王橫槊據鞍引數十騎乘高臺不出陣後衝其中堅敵列騎逆戰王格殺數人出入陣中所向皆靡因督眾乘之敵遂大潰自相蹂躪中委棄鎗仗三千五百是張不能軍矣

丙午進克桐廬至餘杭謝再與子五人嬰城固守王合圍攻

之一日而拔杭守將潘允明聞之恐遣其員外方彛詣軍

門請降王曰師來臨城而員外遠來得無以計緩我師乎

彛曰大人奉命伐叛所過秋毫無犯杭雖孤城生齒百萬

擇所托而來尚有它意乎王見其誠引入臥內懽笑款接

因命條畫入城次第翼日遣歸允明遂封府庫籍軍數出

城拜降王入宿於城上今日敢有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

言行錄一卷

下借民金即磔以殉由是內外帖然民皆不知有更革事

洪武二年春以王為偏將軍副開平王常遇春征迤北進克

上都開平王薨於軍中 詔王領其眾接援慶陽師至太

原大將軍徐達已討平之王聞大同受敵甚急於是出馬

門次馬邑擒其將劉平章進次白陽門又擒黠虜四大王

明年春正月總兵北伐降其守將擒其平章祝真遂克應

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女金寶玉冊以歸

王征迤北軍還失故道乏水渴死者眾王患之至哥兒麻思

出野尋水脉忽所乘馬以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之

王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其處身處家一循

禮法謹及出為詩辭皆偉壯可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

也 並董倫撰神道碑



勲戚之胄一世入豪淹貫羣籍曾見是六韜甲裳盡赤家有戰袍宋元故都兼舉並包宣威萬里實為爾勞庸建上公以國于曹追王廟食沒膺寵褒 彭韶撰贊

### 鄧愈 寧河武順王

字 直隸虹縣人國初累功封衛國公卒追封寧河王謚武順配享 廟庭

王生而魁偉幼有大志勇力過人元季天下雲擾衆推王領軍年方十六出戰必挺身破敵軍中咸服其勇

上駐師滁陽王率所部來附克管軍總管從渡大江取太平定金陵守廣德謝元帥率衆來寇王奮擊俘千餘人轉行樞密院判移戍宣州取休寧績溪乘勝克徽州浙江苗楊

言行錄一卷

六

元帥率衆十餘萬來攻王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已亥正月領兵畧浙江臨安大敗張寇庚子七月鄱陽院判于光取饒州以城來附命王鎮之偽漢陳友諒據江州數遣舟師攻城王屢殲其衆辛丑正月除江南行省叅政仍兼僉書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襲浮梁取樂平擊敗蕭總管等饒境悉定進取江西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志王知其情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壬寅正月授王江西行省叅政留鎮之洪武元年王攻唐州取南陽克隨州金商均房之境悉定二年命王為征虜左副將軍平隴右大敗王保保于定西吐蕃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衆五年討豐州等處溪洞蠻夷

平之九年吐蕃邀阻烏思藏使者王寤追至崑崙山斬首不可勝計獲馬牛羊一十餘萬還

王器宇宏偉沉毅剛重謙恭縉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懼有大功而不矜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廣德宣州徽嚴饒撫南昌襄陽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並朱熹奏撰神道碑

王鎮襄陽開設公署增築城池撫安兵民恩敷襄漢士庶樂業四境以寧 襄陽志

上嘗稱王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 朝野見聞

惟武順王浣洸大夫功參佐命義旌之初氣蓋六軍視敵如無何堅不陷何強不鋤弔民禮士樹彼來蘇節鎮八州恩信以敷稽古凌烟褒鄂為徒 彭韶撰贊

言行錄一卷

二上

### 湯和 東甌襄武王

字昂臣直隸鳳陽人國初累功封信國公卒追封東甌王謚襄武配享 廟庭

王幼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衆兒父老且之及長身長七尺偶儻饒知畧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仗劍從之時

太祖皇帝處滁陽王物館王委心推奉聽命甚謹

方國珍據溫台慶元王督諸軍征之谷珍乘大船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諭以國家威德谷珍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楫以萬計乘勝下福州畧定閩中諸郡海上晏然

明玉珍僭號以重慶為都玉珍死子并立 詔王征之昇鎮



瞿塘峽以過舟師下以計敗之

五開山獠為亂王率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 上喜

為造第於鳳陽又謂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卿雖老強為

朕行視要害地築城增戍以固守備王築海上數十城民

四丁取其一為兵以守之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

法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以泥古為哉家蓄

廢妾百餘晚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

貧無告者貴極公宰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並方希古撰神道碑

王征福建從海道進兵遇漁翁親藍色操舟就之曰子弗殺

一人吾指子所攻之路王曰諾遂指潛兵直抵城下全城

言行錄一卷 八上

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大廟殿神也至今祠之

草木子餘錄

堂堂襄武豐沛故人股肱之佐心膺之臣從下江東奄舉

閩摧堅撫順弔伐用伸六合一統允藉元勳釋兵以老情

寄彌親功崇元祀李鄧其倫 彭詒撰贊

### 沐英 黔寧昭靖王

字文英直隸定遠人洪武初累功封西平侯卒追封黔

寧王謚昭靖配享 廟庭

王八歲而孤遭元末大亂隨母逃難母亦病沒媛無所歸

上濠梁 上為惻然撫之為子賜姓朱氏 上即位

詔復王姓

王天資忠孝厚重簡默雖在髫髻不樂兒戲十八為都尉三

十三封西平侯從大將軍南征下崇安前陳友定拔溪寨

遂定閩中

雲南執我信使 上命穎國公傅友德為征南將軍王為副

將軍率師討之自辰沅陸出羅鬼普定普安皆下之拒匪

刺瓦爾彌遣其司徒達里麻以精兵十萬拒我師王大敗

之擒達里麻俘甲士二萬馬萬疋拒匪刺瓦爾彌遁滇池

島中投水死父老率出金馬山焚香羅拜以迎王師王入

善闡城市不易肆收梁王金印并官府圖籍撫其民雲南

平 程本三撰廟碑

太祖命西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

塞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兵

飛至乘勝遂取雲南 灼文集

王鎮雲南簡官條修惠政別設蠶撫兵農興學校治水利嚴

城保護所城通臨井來商旅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恩

威大行暇日延儒講明經史愛讀通鑑綱目大學行義大

書太極圖西銘敬齋箴出師表揭于座隅朝夕瞻對又以

太極圖及白鹿洞規刻置學宮以端士習 三家世典

於惟昭靖早育 潛宮知勇自奮克敘戎功戰守方隅間寄

攸崇西南大夷元室遺宗負固有年拒 命弗通一鼓平

之百蠻率從即彼附府以錫世封 彭詒撰贊

國初功臣惟魏公徐達 郭公常遇春曹公李文忠衛公鄧愈

信公湯和黔公沐英 及誠意伯劉基為最自永樂後惟魏

黔二公世其爵餘皆 罷廢弘治間禮科給事中吳仕偉建



言 孝皇特可其請始 詔訪常李鄧湯及誠意之後行  
取赴京常曾孫復鄧玄孫文炳李玄孫曙湯玄孫紹宗各  
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俾奉其祀而誠意九世孫瑜亦授處  
州衛指揮嘉靖中 今皇上以開國元勳子孫宜與國同  
休乃 詔封常之後玄成懷遠侯李之後沂臨淮侯鄧之  
後繼坤定遠侯湯之後佑賢靈壁侯而誠意孫瑜亦仍伯  
爵其成襲也 漫錄

### 胡大海 武莊公

字通甫直隸虹縣人國初累功擢行省參政卒于軍追

封越國公諡武莊配享 廟庭

公長身鐵面智力過人 高皇帝屯兵滁陽公仗策謁轅門

言行錄一卷

一見語合遂居前鋒王師取和州下太平金陵攻京口  
拔毘陵公皆列戎行屢建奇功

上命鄧禹戌宣州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  
帥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煎程以進橫槊  
大呼殺入衆皆披靡而遁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  
三萬公謂蘭溪去嚴為甚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乃  
下蘭溪取婺州攻諸暨平處州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  
公還師公曰此蘭楚之襟喉地也可棄之乎乃緝城浚隍  
為堅守計 上憫公勞且以婺為海右大藩通甌引越非  
宿將重臣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行省參知政事屯戍于  
婺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  
莫不哀慟流涕如喪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

墨為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公像配享下忠貞公廟庭  
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然吾行軍惟有三事而已不殺人  
虜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爭趨附之  
宋澤撰廟碑

初公未薨時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既薨敵  
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公如生時或夜觀火光遍野洵洵若  
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似實有陰助者人咸異之  
隱國功臣錄

### 郭英 威襄公

字 直隸臨淮人國初累功封武定侯卒追封營國

公諡威襄

言行錄一卷

公有力善騎射 國初從征渡江取金陵以謹重見信又從  
征偽漢戰鄱陽湖下武昌及從徐達取中原克元都定隴  
右山後諸處繼平南溪峒諸蠻復同傅友德平北虜公為  
將善撫士卒人多用命大小百餘戰刀箭被體若列畫然  
英毅之氣瀟老不衰 備忘錄

公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過人常從征偽漢陳友諒其將  
有陳同僉者驍捷善騎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  
四為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而墜 上解  
所御赤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汝過也  
聖驃騎將軍河南都指揮使將赴鎮 上遣人至公第餞之  
且謂公素清儉賜白金二十壘既馬二十二疋時河洛新  
罹兵燹邑井蕭條居民艱食盜賊充斥公宣布威德綏輯



流亡申寬條明賞罰遠邇來歸者日以千計未期年戶口倍增境內大治移鎮北平河南士女不忍其去遷公馬數十里不得行甚至泣下既去為立生祠北平初定群胡反側不寧公開示誠款諭以理亂禍福人心遂安元左丞何允中等聞公之德來降者九千餘人

已已 上以天下無事且閱公將老欲保全之厚加賞賚遣歸其鄉庚午復召還京 上賜坐與語憚甚命統禁兵及在京諸軍蓋 上春秋高知公忠謹特倚重焉

公孝友仁慈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夫人卒公廬墓側晝夜號泣不絕聲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致疾則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

言行錄一卷

二

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平居兄弟怡怡克盡友愛御軍行師動有紀律推心任人甘苦同之其攻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封府庫收簿籍一錢尺帛不敢私嘗北征軍法夜必令親軍更直荷戈環帳立一夕風雪大作公悉罷遣歸營其愛恤軍士類此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百家之說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為務事 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春雖隆而自處益謙 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 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嘆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公勲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世為罕儷人

以此之郭汾陽云 並楊文敏公撰神道碑 國初功臣封公侯者今惟中山徐王黔寧沐王及武定侯郭公三人子孫尚得承襲餘皆廢罷 備忘錄 武寧師有紀律所過推恩卹民進取元都號令士卒無得侵擾居人安堵市肆不日昭靖之入雲南秋毫無犯其留鎮也定貢稅均力役興學校修水利開屯田百萬頃恩威並施至于今賴之威襄之克州郡必禁擄掠戒殺降其鎮河南按輯流亡鎮北平開示誠款以安反側夫三公皆有不嗜殺人之仁其惠政與勲業並著諸人所謂不獨可將亦可相者蓋無愧焉 二家世典

言行錄一卷

三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劉基

誠憲伯

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葉官歸隱國初以聘起仕

至御史中丞封誠憲伯卒正德中追贈太師諡文成

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

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閣書肆有天

文一帙因閱之明日即背誦如流其人乃大驚欲以書授

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公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字文公

諒諸同遊者皆以為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

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

言行錄卷

公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

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

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

笑曰吾平生念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為今日子計與彼何

殊邪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 太祖皇帝下金華定

括蒼公乃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邪總

制官孫炎以 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

務十八策從之

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

或欲決危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

公入內公曰先斬王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 上

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知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

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  
成王業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  
凡若干萬

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  
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  
定征伐之計

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然以為蘇湖地肥饒  
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據上流且名號  
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

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  
言於 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  
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

密語

公為太史公一日日中有黑子太白東南常天一大將時  
余軍胡瑄傳福運果敗及

上以事責宰相李善長善長使凌悅因彈之公為 上言李公  
故舊且能無阻 上曰是欲數害汝汝乃為之地邪

汝之忠勳足以在此公即頭曰是如易社必得大木然後  
可背東小木為之將連細腰如臣為社充不可爾

公相器大宰相者持心如木以義理為權衡而已無與  
焉且也余不勝無敢言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

福淺觀其人可知曰胡世庸何如公曰此小情將借轅而  
敗耳矣 上曰善之相無難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



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為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  
願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

上使剋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為霜雪之  
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  
付史館

公未嘗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長子璉使俟服闋進且戒之

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璉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  
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息我待有問當密為我奏其略

以為修德者刑新天亦命且為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  
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 並行狀

公在勝國年南騎寇已摧斃科狀而低徊散地餘三十載及  
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焉今 上龍興遂為

心腹之臣願其智謀盡 朝漢曾不十年濟一統之功  
傑然為開國宗臣 蘇由新撰御書序

公剛毅博識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家居惟飲  
酒奕其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申惟公抗言直議不

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為老先生而不名又  
曰吾子房也其出也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為救解而免其

居鄉里守禮高節檢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又以文章  
為當代首飾 行狀

公言廣州番禺山多田少百姓多於上累石作田耕種農  
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于我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

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國初事蹟

先生沉幾先物獨識真王遂委身而服事焉 太祖敬而信

之用其宏謀西平江漢東定吳會天下大勢固已定矣於  
是席捲中原群雄歸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

觀御書詔書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確詞命往復彌綸參  
贊千載一遇雖伊摯呂望張良之卓越亦不過于先生矣

先生真家傑之士哉遂分爵士終始顯榮殷周以來一人  
而已 王景翔選錄序

華淪於夷曷仕於時夷歸諸夏仕止乃空就桀就湯節義矣  
屬大哉王佐燭物炳幾運籌制勝翼 龍以飛昭回制作

文章是咨允為宗臣爾爾爾爾 重詔撰贊

宋濂 文憲公

宇景瀛浙江浦江人國初以聘起仕至翰林學士承旨

兼太子贊善正德中追諡文憲

先生在如七月生兒特苦多病歲入小學授以字書求

一日而盡九歲為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為神童稍長從

吳文貞公乘悉得其淵奧特擢文肅公贊黃文獻公治若

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門執弟子禮遂以文章名海內

至正己丑用大臣薦為國史院編修官因辭入龍門山著

書 鄭楷撰行狀

太祖定鼎金陵遣使召濂為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奉旨授

皇太子經 上御端門論及黃石公三畧且口釋之先生

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留意講

明之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



之勿取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事當平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利於民實與邦之要道也

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審法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讀直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太書揭之兩廡之壁時時觀之

上御西廡大臣皆坐侍 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既如 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四夷之功民力既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為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

言行錄卷五

五

上

欲得參大政先生對曰臣少無它長惟之墨是攻不願居職任也嘗奉制誦應今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朕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謂榮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

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 上強之至三觴而始醉行不成步 上嘗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中成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甘露降 上嘗賜坐 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下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鞠躬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縵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別校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日本使奉勅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卻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先生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字門曰寧可忍饑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為名言

先生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學使心正身脩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為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

言行錄卷六

六

上

不觀及致仕 山閣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

不見其面視者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為不飲酒寡嗜欲所致 上嘗延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為聖其次為賢其次為君子若宋濂者中狀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偽誦一人之短能守不離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 並行狀

太祖 日問對基曰我朝文章何人為首基對當以宋濂為第一又問其次乃曰其次則臣不敢多讓 青溪暇筆

公始見 上上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為言是時群臣多嗜殺好貨鬪 上御軍有法命將征討戒以勿殺所至



民權樂之識者已謂天下不足平及海內平定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之耳目正彙倫復衣冠制禮樂立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公實與其事在翰林為學士中書為國子司業晚為承旨先後二十年以道德輔導皇太子聖德寬大仁明而天下歸心愛戴稱頌洋洋者公之功居多 方正學序

先生初葬夔州永樂中蜀獻王遷葬成都華陽縣東十五里仍賜田八十畝以供祭祀弘治中墓壞督學憲副欲新之會蜀府承奉宋昌者新作壽藏于成都東門外認為先生達齋遂讓其生塋改葬之計其直可費千金於是距先生之歿已百年矣而高風盛德猶能感動乎人此又先生身後之良遇也而承奉之設亦可尚云

言行錄卷七

七

上

一統志并玉池談首  
今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為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夷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彭韶撰贊

### 章溢

字二益浙江龍泉人國初以聘起仕至御史中丞公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從事于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

至正壬辰浙省妖寇自闕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為屈賊壯之不為加害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

時天下口入於亂公結廬匡山上又避地入閩中 太祖遣使召公乃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為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皆輔予矣

言行錄卷八

八

上

上問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師如公策

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千石有奇後以軍興加徵至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丞相入奏 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 並宋濂撰神道碑

太祖謂章溢曰爾在處州石抹參政處參謀軍事聞知部屬甚多授爾浙江按察使事往處州收集赴京助我調用溢集到原部下鄉兵二萬名令男章允載管領赴京聽調 太祖大喜後用溢為御史中丞 國初事蹟 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



以廉耻使人避而不犯豈直待博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

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定惟者縱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當雷霆之怒 上為之釋威

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及營宅兆親具土石而感疾益深臨終

親友何濟來候曰當收斂此心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

知之 並神道碑

公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

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

事實

狄君中原民率為厲出而濟時去以全我結廬匡山以待

聖世營田觀風莫辨勞勩提兵于南邦人攸暨室端謬謬

言行錄上卷

金汝作礪忠孝全歸心無所帶 彭韶撰贊

王禕

忠文公

吳友雲附

字子元浙江義烏人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

雲南九節正統中贈翰林學士謚忠文

公幼秀敏稍長師事侍講黃文獻公紹至元戊子為書

七八十言上之時宰熾其切直格不以聞臨川危素濟南

張起巖等屢薦不報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

興衰其驗見公嘆曰子克異代人物也公亦知世道終不

可為乃歸隱青巖山中著書深自晦匿 太祖取發徵至

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略機務悉契 上衷語必稱子克

而不名 鄭濟撰行狀

上親征江西公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吾固知浙東有

二儒者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

如卿

詔修元史召宋濂與公同為總裁筆削之勞一無所委一日

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

官為開之言于 上即命齋賜之

五年正月使雲南抵其境見梁王君臣諭之已有降意會元

之遣荷者自立于湖漢者遣使脫脫欲連兵以拒我因以

危言必欲迫梁王殺我使以因其意公見脫脫欲以威屈

公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 朝實代之汝如燔火餘燼尚

欲與日月爭光邪願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矣遂

被害 並行狀

言行錄上卷

公平生慷慨身山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

則相義氣憤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無不究其極為文

宋濂沈雅自成一家所著有華川集續東萊大事記

行狀

宋濂字公理人以為國子生洪武初 高皇帝既定元都魏

國公禮請為京累官刑部尚書出為湖廣行省參政坐

事被逮 上重正才釋之時元梁王據雲南尚未下命公

往命會梁王使其臣織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為大軍

所獲 上欲以恩懷之令與公偕行至雲南沙塘口織知

院等懼罪請公改制書其給梁王梁王亦遣人來劫降逼

令胡服辭以見公仗義直辭以死自誓遂遇害梁王壯

其節命收其骸送四川給卹年歲之先是金華王忠文公



稔奉命往使不屈而死距公死僅二歲耳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公死狀及公子徽以其事來白乃命馳驛歸葬而許徽為國子生徽貧不能歸葬公于武昌舊治弘治中都御史王詔巡撫雲南為請于朝命復贈公刑部尚書謚忠節與稔並祀改祠額為二忠 李東陽書忠節錄後

### 陶安

字主敬直隸當塗人元書院山長國初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姑孰郡公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安首先來見太祖問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即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群雄之志不殺人不虜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

言行錄卷

十一

願以許許之後 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贊佐功

先生沈涵道藝以于載自期名聞于江南及為校官問道考

德者接武而至 宋景濂撰墓誌

上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拜左司郎中曰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等濫業舉四人 上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略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謨善

復知饒州府時閩寇陷浮梁樂平進圍郡城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閩寇成擒民被脇從者乃立宥之全活者甚眾四境以寧 高皇帝嘉其功御製詩以美之詩曰匡廬巖穴甚濟濟水惟無端彭蠡鱷魚因辭去遠洋陶安鄱陽

即一理吳元年拜翰林學士先是集江南宿儒議禮安為總裁官修大明令為議律官 御製門帖賜之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太平人物志

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脇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為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德相率建生祠祀之

聖祖渡江安最先獻策其言光大純正本天命而切人心雖伊呂之徒啓告其君者亦不過是而 聖祖撥亂濟世之志實與符合自是征伐所加率用是道故仁義之名出而帝王之統紀如日月之不可掩堂堂湯武之師復誰敵哉

言行錄卷

十一

于焉強漢繼繼偽吳坐奠南服席捲中原卒使一統鴻業之成肇于首謁軒門之數語若安可謂王佐之才矣 並開國功臣錄

### 宋訥

### 文恪公

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國初以聘起仕至國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謚文恪

先生濡染家教動以矩矱雅性遲重不妄言笑擢科登仕為時聞人中經緯懷寶自珍 皇明徵詣公車除國子監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塞學者如客得歸營同諸儒應制撰諸勅文操筆立成雅稱 上意

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夥師生相好教居不行於是擢公



為祭酒所以提挈錙礪不遺餘力居常寢食恒在廂房不宿于家公疾革其子麟托諸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邪

並劉三吾撰墓誌

公為祭酒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 上

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今畫工陰寫其神工往潛

處簾幕公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 上覽訖明日

公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公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跪而碎其甌

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

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

故笑而慰之更 賜以茶 枝山野記

言行錄卷

上

州文獻遺緒可徵稽古力學飾車以行日僚讓德八節畫

聲嚴而有愛樂育群英乃敘教條爾準爾繩士皆適用

一人以寧制詞褒重吾道增榮 彭韶撰贊

朱善

文恪公

字簡萬江西豐城人國初以薦起仕至文淵閣大學士

追諡文恪

先生少聰穎不好弄好讀書十歲通四書五經大義祖洞雲

先生嘗指以示人曰吾是孫它日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

授徒壬辰兵變隱居鄉里養親教子之外惟著書立言以

聖賢道學之傳為己任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劇

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至

再致撰墓誌

皇上平定天下開設學校州守強憲中延公訓導州學南昌

守許方延至郡庠皆有成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 廷試

第一除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逾年以家屬不完謫

教遼東公畧無愠色方且日賦詩又有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畊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

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

十八年奉 旨校文禮閣是年九月遘危疾 上命醫治月

餘疾增劇逢掖而 闕上訴蒙 賜告歸臨終起坐加冠

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效言畢而逝卒之前

夕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屋眾咸謂文星之墜

墓誌

言行錄卷

上

公諱逢掖汝州府宜陽人 為教者計方往經管間老翁

與逢掖家向之乃知翁之子也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

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直 誌墓



蹇義 忠定公

字空之四川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諡忠定

公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初各瑤太祖高皇帝因問曰得非

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帝嘉其篤實因更名曰義

御責義字賜之楊文貞公撰墓誌

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聖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廢有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為言損益貴適時宜聞舉數事

陳說本末文皇以公忠實悉從其言小人有諸公不忘

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

言行錄三卷

一

上

車駕還拜北京命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及遠

夷有奉請詣行在餘悉啓聞處分公熟于典故達于政

體及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數年命兼禮部事

雖驛務均處之裕如

巡撫直隸等府同兵民什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

之公謂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出其太

其者數人皆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

之

仁宗皇帝初即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公居首進少師

賜銀章其文曰繩愆糾繆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

疏用此封識進言蓋卿公等匡直也繼賜公詔上特

增二語曰勿謂言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又念

公侍從監國舊勞賜勅有以善訓若勞心焦息二十餘

年夷險一致之褒

公為人深沈質實和厚簡靜內有孝友之行事君有誠處

人有量無所拂逆未嘗輕涉一語偶物至于議法亦不苟

為包容必歸中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所履坦坦無一日

顛躓之憂退朝之暇手不釋卷書而能謙富而能約上

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被其利者矣士奇嘗

竊論之魯肅簡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

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簡獻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

府公蓋兼有之矣並墓誌

夏原吉 忠靖公

言行錄三卷

二

上

字維詰湖廣湘陰人洪武庚午鄉貢士仕至少保戶部

尚書卒贈太師諡忠靖

公自幼端厚好學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賓禮之時已負

鉅人屢喜怒不形里少年嘗被酒侮慢公里人共擊之晉

之曰汝小人不之知鄉有君子邪

北樂初蘇松諸郡大水命公往治發浙西民兵十數萬疏決

壅滯自松江東北以達于海水患乃息又撫綏其飢民奏

蠲賦十餘萬石賑之民賴以濟並文貞公撰神道碑

公既治蘇松諸郡水患有奏以水退於肥家召民佃耕以益

國用者公嘆曰民疲極矣救死不暇可重役乎即馳奏寢

吳人懷之姚少師廣孝還自浙上首詢公政姚對曰夏

某溫而不寵威而不猛古之遺愛也



上親征北虜命公輔 皇太孫留守北京燕寧六部都察院  
大理寺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玄齡委卿御史盡心輔導  
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殿前參決機務退至  
政事堂郎官御史抱案盈庭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東宮京師崩朕  
公在南京扈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至一村店取蓋  
黍進曰願 殿下味此以知民艱又至一民舍有犯駕者  
皇太孫怒欲罪之公言 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  
也召見鄉老長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 上嘗諭廷臣曰  
夏某 高皇帝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雷震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  
峻 上怒誅之時科道官亦多之不當輕去金陵 上曰

言行錄卷

三十一

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  
大臣 上命 官與大臣無干門外對辨都御史陳瑛言  
科道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安加重罪 上命侍臣出問  
衆皆呼罵 官公獨奏曰御史給事皆應 詔陳言所言  
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合罪臣等內侍入復  
命 上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 天顏悅懌遂罷衆謂非  
公否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  
永樂十九年 上議議親征北虜群臣莫敢言者公曰吾受  
國厚恩不可不以死許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頻年  
師出無功成馬儲積十喪八九災沓間作內外俱疲况  
聖駕少安尚須調護勿煩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  
北官惟自縊遂併籍公家惟賜銀千貫餘皆布衣瓦器命

錦衣官剋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者促之公曰始少俟不  
爾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及至 上問征虜得  
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立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  
監 上察公忠問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 車  
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愛朕八月揚榮以凶問  
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  
先帝罪人未聞 詔強之乃受 命  
仁廟賓天公受 顧命時 宣宗為皇太子監國于南京中  
外洶洶有漢廢人之憂 太后命軍國事悉公裁處公密  
謀急迎 駕駕將至羣臣出迎 太后留公佐襄王監國  
上見輔臣首問公安在襄義等莫對 上不悅駕至京召  
公慰曰見 太后方知所以留卿之意卿輔朕有年朕倚

言行錄卷

四十一

卿非它人比卿當以事 皇祖者事朕  
公始同少師姚公監修 高皇帝實錄舊制非元勳不與監  
修繼監修 太宗實錄至是復監修 仁宗實錄 國朝  
文臣三預監修者惟公一人  
公朝回于家色若有不懌然者夫人問之公曰吾欲進諫思  
所以悟 者未獲故悒悒耳又嘗撫案嘆息筆欲下而  
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  
一下而死生决矣以是慘沮而筆不忍下也 並遺事  
公襟宇闊深閭廓不見涯涘嘗有從吏汚公金織賜衣懼欲  
逃者公曰汚可浣何懼為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  
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於時卿大夫  
雅量推公第一知者蓋比公于王子明韓稚圭之度 碑



公冬月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談燒一隻館人懼不敢  
告索襪其意左右請罪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襪易之弗  
及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它則無故加捶若此平  
生才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  
汚吏驚懼即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叱起吏猶懼莫測  
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上命易  
之 古復雜錄

西成法王來朝 上將親勞之公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  
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其焉禮義從此大壞 上曰爾  
欲效韓愈邪它日法王見便殿 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  
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 天子大  
臣死不敢奉詔 上笑曰卿過侍郎揚勉之拜獼猴達矣

公誕辰 上親繪畫星圖御製詩有獨生巾雨扶鴻運之句  
並上卷撰傳

或問公可學乎公曰其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姑忍于色  
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  
當如小事 並上卷撰傳

公使使館中文字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事  
于中 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待至禮畢乃就寢  
前華之存心如此 水東日記

公嘗與寒惠之輩同飲于所契家夜歸值雪過 禁門有不  
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宜宜慎行公之盛  
烈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耳 周顯撫遺事序  
公自洪武間出使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夢三

閻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恒有若戴大笠土  
神者必夜護公行 宣廟時 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  
日數十輩于道家有御賜各馬其靈每召臨馬必蹄啣鬮  
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入至矣其異如此 傳信錄  
黃忠宣公贊公德足以裕 君而不言其直量足以容物而  
不言其善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言其功休休揖遜有  
古良臣之風時以為確論焉

### 胡濙 忠安公

字源潔直隸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少傅禮部尚  
書卒贈太保謚忠安

文皇帝入正大統祭公忠實命巡行天下以訪異人為名俾  
言行錄卷

以性理大全 順事實諸書勸勵天下故雖窮鄉下邑軌  
迹無不列在外十餘年在川廣最久其實踪跡建文君并  
察人心向背維持調護之力居多世謂其有隱德焉  
漫錄

宗為皇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 上屬公往察之公至  
以所見七事皆誠敬老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  
不復疑

宣宗即位公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  
留任行在禮部事漢上謀及事覺公贊 上親征賞賚甚  
厚特 賜銀章四其文曰毘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  
伯章曰清和恭 並姚夔撰墓誌  
景泰中王文威權赫行若必死吏科給事中林聰獨上章



劾之文銜之日求其非不得也會聽鄉人有事吏部聽為  
囑之文選郎中出其手書文欲實之宛會官廷議擬大臣  
專擅選官廷臣附會文意無敢違者公謂文曰給事七品  
官也而擬以大臣囑托公事也而擬以選法二者於律合  
乎且人臣以宿憾而欲殺諫官無乃不可乎遂拂衣出曰  
此疏吾不預公等自為之于是遂罷曰再議之公歸卧病  
不朝數日 上問胡尚書何不朝以病對使大監與安問  
疾安造問何疾曰老臣無疾前日議事驚悸至今不安爾  
安問何為曰諫官有小罪而欲殺之此所以悸也安以告  
于 上既而法司復以比擬 上詔曰比擬殺人可乎聽  
得不死 守溪筆記

英廟駕將旋禮部累奏迎復事 景皇以虜情多詐為疑將

市行錄卷

七十一

抵居庸一奏始得旨許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  
議防變方畧與情實相慰都御史王文忽薦聲曰來就  
為來邪眾素畏之聞此皆相顧莫敢言既而火保于公言  
防變方畧在我與總戎如是而退竊虞儀注之議由此而  
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胡公從容言儀注已送內  
閣看矣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且姑任其言何能  
與辨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執而其量亦非後生可及也  
水東日記

廟居南宮每遇 聖誕令節屢請許臣入朝問起居為權  
奸所沮言雖不行時論避之 漫錄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二貝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  
裘為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

知院使得知院亦與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公言於 文皇曰郭  
有大臣體立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  
疾疾愈入見獎勞再四 賜寶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  
兼太僕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並皇明記畧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年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禮部尚書致仕  
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  
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壽豈自為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  
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者三十  
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子名成身退而猶  
有六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跋

市行錄卷

八

解頤

字大紳江西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春坊大學士  
誦交趾石叢議序

公幼穎敏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抱置膝上應聲成文皆錯愕  
驚嘆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即應口作四詩  
其一曰小兒何所愛者芝蘭室更欲附飛龍上天看紅  
日 詩話

甫十七江西以第一人貢于京師既登甲科入中書知誥兼  
翰林內外制皆掌之其論思獻納兩制皆自以為莫及年  
甚少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誦曰處其心亦在熙春麗日  
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人咸以為名言



公為度吉士日 高廟在大苞西諭公舉施政所宜直述以  
聞公退即具奏上數十言皆政教大要且自謂願與皇變  
比有不願與魏徵同列 上嘉其識正 解公封事

約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諸道御史欲糾  
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  
一時多其直 上慮公少福養終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  
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  
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其歸益盡心于古人  
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 楊士奇撰墓誌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 命訪公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處翰林  
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儲未決乃召  
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 皇孫 宗衷頓悟事遂  
定後世福壽世此語于漢人怨語不已乃謂外任竟下  
獄避死以死固非 朝廷之意實漢唐人之所為也

言行錄卷九

太宗嘗與論群臣御筆書其姓名等十人名 命各疏于下十  
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子公善而其以實對  
於義曰其言厚重中無定見於夏元吉曰有德有量不遠  
小人於劉備曰雖有木於下不知顧我於節賜曰可為君子  
胡短才不於李至剛曰詞 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東  
心易直確有執守 陳瑛曰列于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  
曰意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通曉敏亦不失正於  
方賓曰簿書之才雖儉之心既奉 上以授 仁宗曰李

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  
臣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已遂問尹昌隆王  
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  
帝心耳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  
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何所論皆定見也  
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  
詩豪石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作有瑕玉勿作無  
瑕石 並誌

文廟初其寵愛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廟欲  
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寫貢而已若得其  
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仁宗居東宮 文廟甚不喜而  
寵漢府漢府遂恃寵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  
志 文廟怒謂其離間縉由此二諫得罪泊 宣廟初漢  
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又廟過江時公與胡廣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  
徵無異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于魏徵若  
縉于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並古穰錄

胡儼

字若魚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鄉貢士仕至太子賓客  
先生博極群書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中洪武丁卯  
御試授華亭教諭改長垣上疏乞近便養親改餘于自是  
著為公



先生筮仕華亭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

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宰桐城以愛民為本民間積年逋負悉與免邑中虎為害

傷人物乃齋沐告於神虎遂滅跡嘗捕蝗途中見卧病者

悉命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食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露

存活數十百人

入翰林時 朝廷選任儒者若解大紳胡光大楊士奇金幼

孜黃宗豫楊勉仁一時共事者七人先生在眾中遇有顧

問必從容審度而後對及兼宮僚在講筵凡古今治亂得

失必反覆敷陳以圖裨益以外艱去 詔奪情道南京見

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切時事為祭酒身率諸生人材翕

然從化時國子生有以故告歸者皆坐戌邊先生為言其

言行錄卷

十一

上

情有可矜者乃得免

先生開居二十年餘日與學者講求性理之學自處甚淡薄

凡是非利害可言之間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

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辨以故所至能全交

並楊溥撰墓碑

公少以穎異之資為志古聖賢之道於羣書固不精究其它

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賢士相師友熊

伯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稱其有所養悉以古文法

授之 楊榮撰顯公集

公知桐城縣賦役必驗丁產勾攝公事止遣信牌行移公文

必於日中決之暇日輒詣學宮勸督儒生後桐城人才獨

盛者皆公教所及又鑿渠引桐溪水溉西郊民田數十頃

民至今利之名曰桐渠後公卒邑人思之配祀朱司農祠

一編并縣志

隨隨君子儒林之特匪老于年亦邵其德不卑小官彌厲堅

白裴英翰苑物論允塞大放瑤琬深襟隱曠師表成均言

行維則歸老東湖 太子賓客 並部撰贊

### 顧佐

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左都御史

除莊浪知縣千節會社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

驚服尋擢御史守正嫉邪為應天府尹副校不撓吏民畏

服勳豪貴戚為之斂手政聲赫赫議者謂類包孝肅之知

開封府 名臣錄

言行錄卷

十一

上

德初早朝罷召楊榮及 上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

人久未對 上曰未必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

庶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使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

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法整肅 上喜曰顧佐乃能如此陞

佐右都御史 賜兩直 考黜下官洗滌積弊佐奏黜其

不肖者二十餘人

正在院數月有囚告佐枉入重罪不聽訴理者 上大怒召

楊榮及 上可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

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鞠之實千戶滅清殺一家無罪三

人當死代為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

命磔清于市 並聖諭錄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聞遠然未嘗口毀人旦晚東朝房



小憩前呵雙膝立戶外官僚行道以此為驗往往有挽馬駐馬折而旋者雖公連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惴伏彈壓之實焉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 並水東日記

宣德初許臣僚燕樂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公為都御史罷劉觀遠黜貪淫御史彈劾不職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宋元勳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周景貪淫無度公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釋之不能伸其激濁之志正統初以疾乞歸繼居其位者皆莫能及也 天順日錄

言行錄卷

十一

太靡之墟卓有良臣烈烈汝介匪矯而真高節不接一榻 廉尹正天府明察如神擢中執法實表縉紳赤棒生氣公論以仲事歸卷閣獨十一人 並詔褒贊

皇明各臣言行錄卷第四

楊士奇 文貞公

名寓字士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由薦舉仕至少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貞公自知學幸不釋卷十二三通舉子業鄉人請為子弟師嘗有儒生過館下棲棲狀攜書數冊公詢之聞其母老無所養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脩奉母 楊津撰神道碑公早孤感奮力學郡縣交舉為學官皆不就久之徵入翰林任編纂授齊王府審理副 太宗皇帝即位擢為編脩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及公七人處其中典機密尋陞侍講 王直撰大傳

言行錄卷

十一

仁廟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事因覽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奇曰真德秀學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學者臣對曰德秀是道學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學衍義一書大有益學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衍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喜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無因督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部命翻刊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臣一部

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後殿道說賦詩之法一日 殿下顧臣士奇曰自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是唐虞之君之志最為尚矣後來如漢高帝大風歌唐太宗雪耻賦百王除兇報



千古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如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鑑戒也如殿下於明道玩經之餘欲娛意於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特文辭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皇帝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學所重者不在作詩 太祖聖學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特其餘事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致辨於此

士奇新政華蓋殿大學士謝 恩畢聞祈新司 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為宮禁香炭之用士奇入將奏之時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 上聖見士奇笑謂蹇夏曰

新華蓋殿學士來事必有理試共聽之臣言 詔下歲

兩日今聞祈新司傳 旨賦棗八十萬得無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載除舊者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言

有理即命祇除四十萬 並聖諭錄

時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畜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馬歲課其息公奏言 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

養馬而課其與民同豈貴賤之意乎 大傳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奉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玉預焉汝玉 上監國時所愛者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及重及 上嗣位尚書

蹇義因奏仲成陀事 上曰是嘗為御史查理南京木植稅課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曰丁母憂去矣時仲成已

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 詔書不信是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紹補病不赴即位進用紹前史題之 上怒之尋即有 旨罷治仲成而降 勅獎諭曰有卿盡心如此朕復何憂 人理少卿弔誦數言事 上頗懷之因而免誣朝公進言曰陛下有 詔求言言不當者不足罪今誣因言取咎朝臣皆以言為戒若傳之於遠人將謂 朝廷不能容直言遂令朝如常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方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安南乞立陳氏後 上詔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

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請命與之便

公曰榮言當從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珠崖前史以為美願勿疑 上意遂決 至大傳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太監來臣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五月中臣俯伏悚懼言

陛下奈何以 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 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

曰息見卿一二言故來耳 並聖諭錄

永樂十二年正月日食先數日 上問禮部及翰林諸臣正日食行賀禮乎尚書呂震曰日食與朝賀不同時當賀

侍郎儀智曰終朕同日食免賀公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宋仁宗元旦日食當祈請罷宴徹樂呂夷簡不從劾曰



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還者言虜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今誠空免賀上曰君子愛人以德士奇與智言是也遂免賀及宴

仁廟即位初命公兼兵部尚書公辭不許請辭休上曰卿

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俸安敢復加尚書寒義

言定聽辭學士俸公言辭祿當辭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願食之風士奇有焉並大傳

宣宗晏駕皇太子方九齡許議藉藉公入哭臨畢請見皇太子與英國公張輔扣首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許議

遂息及即位公籌度初政事軍國內外計慮周悉與少傅楊公榮尚書楊公溥同條列具奏無不允可於是朝廷

言行錄卷四

四上

政令一出至公海內晏然三楊之名傳播天下四夷外國亦皆知之

巖泉樓堂記

公嘗奉旨歸養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道途所遇迎送

騶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講守令避其正路不由時人比之歐陽原功

梁泰撰小傳

或問先生平日所行曰不能為善亦不為惡也其存心不問

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小傳

公嘗曰大臣以薦賢為本朕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所長不求其備碑

公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

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伸明直道而行不為阿徇秉謙執虛未

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云大傳

公在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朝委身徇國誠結王

知受遺秉政力躋太平雖前輩有擬之歐陽文忠者而柄國之久成功之大乃實過之對瀛撰祠堂記

秉節堅貞元氣所鍾早孤自奮煥美文忠江湖脫穎閣優崇知人畢達休休爾容匡輔四聖恩寵始終有文有行有謀有功師垣眉壽一代儒宗彭淵撰贊

楊榮

文敏公

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少師工部尚書善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敏

公初為翰林編脩文皇兵入城迎見馬首請上先謁

言行錄西卷

五上

陵而後入朝從之既而召公謂非若言幾誤事矣由是寵遇日隆守溪長語

日晚上出右順門召內閣諸臣獨公一人在出江西三司奏章示之言吉安鄉民之嘯聚者已悉復業蓋朝廷

初有聞即遣行人許子謨齎勅撫諭子謨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率兵繼之如撫諭不下即加兵及是奏至

上諭公曰觀不至不下其降勅褒觀公讀奏訖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中道未足從從之自是益重公

甘肅守師西寧侯宋琥奏叛寇老的罕逃歸赤斤蒙古衛將為邊患時豐城侯李彬鎮陝西遂勅彬率師勦之且

命公往與彬計度可否十二月還奏餉道險阻天時沍寒人疲馬瘠不可行耳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勅彬旋師



無幾叛者復歸

從征北虜車駕早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論德余幼致刑部侍郎金純四人失道 太宗命宦二人及傳令者追尋得之時已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幼致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轡不數步幼致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自乘驛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勞翌日出山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問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豈所當然 上曰胡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行實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對曰 陛下命復民業二十年矣今復征非信

言行錄卷

未上

上曰朕意固如此遂寢

殿災公借金公陳便宜十數事皆見施行重督愛民或陷非辜必援之尚書夏原吉以兵饑不給坐繫呂震言其宗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貴直者皆激 上怒公奏問為之辨解 楊士奇撰墓誌

甲辰七月旋師至翠微岡 文廟御武帳中憑几而坐論公

曰東宮歷歲久政務已熟吾還京悉以軍國之事委之何如公對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陛下付託

上喜辛卯次榆木川 上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

皇太子遂崩眾倉卒莫知所措公一遵古禮舍飲如度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所至宜尚食如常義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人皆莫測 行實

宗立高煦友公首勸 上親征遂扈從討平之 墓誌

正統中王振謂三楊 朝廷事虧三位老先先生然三先生亦

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吾輩殘喘當為國後生報 聖恩耳

振喜令具名來翌日即薦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

文貞讓文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豈自己乎

一旦內中出片紙以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

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嘆服 枝山野記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

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

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

勅文武大臣赴憲臺審對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侯

言行錄卷

未上

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不嘗決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庶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眾皆嘆服 古穰文集

公為人闊疏果毅遇事當為奮前不疑議刑辟率居寬恕勸

職事盛寒暑及小疾未嘗以怠於四裔邊徼事及邊將勇

怯智愚靡不通知內馬等女姪嫻之行家故豐裕且有厚

祿能濟窮恤患無間疎戚喜賓客善交際雖貴盛無虛岸

貴賤大小皆歸心焉 墓誌

忠靖公巡撫福建時公為邑庠生一見器之賦詩期冠秋

試有莫使祥麟後馬牛之句以諷司考者公遂發解

夏公遺事

文武兼資通人之器運籌帷幄折衝千里擁佑 三朝捧日而起 恩遇有加抑畏無替保身全名經邦掌制魏魏當



時燁燁來齋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並記撰

# 楊溥

## 文定公

字弘濟湖廣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仕至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定

仁宗一日東宮觀漢史嘆張釋之不易得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之寬仁何由得行其志臣以為釋之漢一時不易得如文帝三代而下不易得也退宋文帝事編為事類以獻仁宗甚悅賜書褒美

先生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鄰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

言行錄卷

上

晚年遭過為閣老太監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為人謙恭小心接吏卒亦不敢慢初入鄉試為首選胡儼與文衡批其所刊文曰初學小子當退避三舍老夫亦讓一頭地又曰它日三王塔方寸地必能為董子之正言而不效公孫弘之阿曲人以儼為知人後儼為祭酒先生已在禁垣位望益高終身執門生禮儼亦不辭人兩高之 古儀錄

黃廟嗣位特命入內閣倚任甚重時與少師楊文貞公少

傅楊文敏公同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由學而能致治者先帝在御時切諫臣等此事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聖早開經筵以進聖學當為擇講官必得學問博通言行端正老成

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又選左右滿侍之人用輔養本源皆見嘉納 曹符撰神道碑

張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與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寵漢族人有代嫡意溥時以翰林學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 錄冬序錄

言行錄卷

七

樂宣德以來朝其遠道艱苦若操近地所以全其主以圖其用自今邊境清僻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 詔廷臣議而行之 碑

文定公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空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 音德錄

公夙求學實之資養其剛大之氣刻志苦學於聖賢言行精思力踐發為文章必據於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以私干之 碑

江漢烟雲以發文明早居館閣晚踐孤卿徵文思奮處困而



享謙虛好學保奉以貞老成體 國著龜典刑東里建安  
無合成名二十餘年光輔太平 彭韶撰贊

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責成之正統  
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

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  
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  
憤滿而歸二日不出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禁語其故

太后震怒 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  
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 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  
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廖談錄

西楊之文學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

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

項錄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黃福 忠宣公

字如錫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鄉貢士仕至少保戶部  
尚書卒贈太保諡忠宣

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皆有及民之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早暮  
勤職才識明敏剴別宿弊數出意見陞龍江左衛經歷上  
書論國大計 高皇帝覽而奇之超陞工部侍郎特見信  
用

太宗皇帝訪臨御治齊黃離間之罪李景隆于 上前併指  
公為姦臣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為姦臣則非 上知  
其正直不問

言行錄卷

交趾平郡縣其地都布按三司總之公以尚書兼掌布按

二司即而督其治公視民如子徇其所欲革其所惡勞輒  
訓飭罷勸不倦且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吏奉公仁無  
敢違及公以勸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靡間繼鉅悉

盡心焉於是交人益戴公如父時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  
者咸見溫恤或有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  
以教導其民而悉如禮焉中官馬騏怙恩肆虐公數裁抑

之騏誣奏公有異志 上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于小  
人寢其奏公居交趾二十年 仁宗登極召公還交人扶  
老攜幼送公皆號泣不忍別 並楊東里撰神道碑

公再往安南為賊所得相與羅拜曰我父母也願自全歸輔  
朝廷公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饋以



餼糧米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公悉以所贈歸之官 揚文定公集小傳

官廟一日在宮中覽尚書讀福贊清運時言使民數事出其章示士奇且諭曰福所言智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忘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緩輯凋瘵及得交趾命總藩臬之政安新附之民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福四朝舊人乃奔走道途勞悴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臣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明且命吏部改福南京

言行錄卷五

戶部尚書中外皆悅 聖諭錄

初忽用萬人召其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特正不阿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爾甚曰臣不命若其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誦書不學無益之事所以不會 名臣錄

文貞公歸官滿南京聞公疾稍差未出遂往問之公聞文貞求其書讀之遂出迂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邪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人也然未嘗不內媿 東里紀行傳 英廟初即位時也

公文之成在于頃刻或有冀其點鼠一二字為言者輒笑曰吾豈文人韻士哉 魏文靖公文集序

予官兩京四十年所見六卿大臣剛貞之操廉潔之心閱厚之度通碩之才經國如家至公不私有古賢臣君子之志始終不渝與議所歸無間然者東萊一人焉耳 東里集 番番老臣實篤忠貞南交內屬是營公往殿之屹然長城載安反側盡瘁竭誠十有九載優詔歸寧三孤峻秩留後南京論文考德稱情令名 並詔撰贊

李隆 襄城伯

字彥平直隸和州人永樂中襲爵

公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姿雄傑之材 上深器重之每六師征伐輒命公領兵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為可大用

言行錄卷五

公在南京十八年荷 列聖知遇以為股肱心膂優禮寵待所 賜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敬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是以其人皆愛敬如父母召還之日莫不願留而不可得皆曰公去矣吾何恃自都城至江上流送者相屬于路

公聞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忘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索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藥文辭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 朝廷付託則自謂庶幾無愧也 並墓誌

黃忠宣公在南京帥時嘗機務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



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為言公曰體富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水東日記

襄毅伯李隆丰姿凝重器宇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體富貴尊嚴擬十王者雅重斯文接儒者之禮尤恭以此上下官僚無不敬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造宅務欵留之不醉無歸士林嘉之仰慕風采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天順日錄

### 山雲 襄毅公

字 徐州人正統中累功仕至都督同知卒贈懷遠

伯謚襄毅

言行錄五卷

四

上

太宗征逆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為諸將先率陞都督宣宗制諭元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出鎮廣西先是廣西溪洞務種叛服不常最為邊患公至鎮之以靜撫之以仁嚴號令公嘗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變能以身先士卒故所向無前由是蠻夷懾服居民按堵

王偉撰神道碑

公性純樸善騎射曉兵界持已以廉慮事謹慎甘苦與眾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為立祠歲時祭之 錢曾撰墓誌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襄毅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深沉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中比肩者亦不多見其馭士官亦以威嚴秋期調征無敢

違限有驚怖成疾者有斃於杖下者有調兵官至死不致歸復者其嚴如此

廣西總帥府一鄭宰者老隸也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計貪食以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絮白也有一沾汗如白袍點墨終不可滿也公又曰人云上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疑且忿奈何宰言居官贖貨則 朝之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固不由宰而宰亦可尚云 水東日記

廣西自總兵官山雲物故之後繼以安遠侯柳溥又繼以田真自是以來為總帥者遍相祖述類以忠厚存心不復有山雲嚴毅之風自此賊勢漸熾 丘濬論兩廣事宜

言行錄五卷

五

上

### 陳敬宗

光世弟 廣西人永樂甲申進士仕至國子祭酒

公出林拜南宮祭酒其儀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聖之

者必敬當會食時若有失儀者即待罪不輕容或有所

公為人存嚴好禮其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 部尚書關中楊鼎初發解于鄉試春闈不利自此京求入南監從公卒業其為士大夫所重如此 名臣錄

廣西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七載公使之京時中貴有柄國者勢傾朝野恭公人品高峻不與之門下適工部侍郎



陵周公忱巡撫南圻時亦在京進講中貴知其與澹然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請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而求謁中貴七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請以求書為各先之以禮幣彼將謁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緜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澹然公為走筆書之而返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不遷轉於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正統間南京祭酒陳公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年未嘗兼階泰和王公直時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陞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某託公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道論學而顧以

不待錄卷五

六一

上

極枯之徒見何哉王公頓服率其之前輩風節岩岩有如此 客居新聞

先生為祭酒遇諸生極嚴有愾然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建周文襄公其同年謂先生當具疏申雪遂屬筆于公未免有遷就之辭先生見之驚曰無乃誑君公笑曰在法惟奉事不實耳聞者或迂先生而先生不亦純臣哉

水東日記

正統間王振權權勢赫赫自劉忠愍公之死公卿大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拜活不知魏端然自重不為所屈辱者舉文靖陳祭酒薛清數公而已 新聞  
祭酒卓立名重一時士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飲儀矩整嚴雖 朝廷之上不之過也時襄城伯李公隆居

守於先生最所敬重過其第必留宴或以家姬作樂談笑竟日未嘗一日之常以拇指插中指自持翼日視其指甲痕猶在蓋恐失色于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其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為稱云

雜記

初與古廉李公同在翰林袁柳莊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它日功名相埒時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後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項每錄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類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知畏詞林重輕上其進退師於國子身以為誨朋來是樂不懈于位時有古廉於公作配 彭詔撰贊

書行錄卷五

七

上

魏 魏

文靖公

字仲考浙東蘭州人永樂乙酉鄉貢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諡文靖

公為松江教官及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候一更盡必攜茶往觀之其書卷者供茶一甌至三更乃攜粥以隨尚有誦者供茶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問一行之士于感激

古雅雜錄

公在南都法司因早極刑有王剛惡逆評究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類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戊卒四人收馬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情可憐罪三人律不合 上請卒得



言三六各杖一百改威

宋政元至京閣老陳循公考請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  
生德望家宰然本當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  
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己事安得善終 某誌

又法公以直道自持不苟循當正統初任吏部侍郎時中  
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丞尊官亦歛頭迴避公一  
日相遇于崇文門不為避振銜之譖于內眾為公危之忽

一日 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就為侍郎驥且訊以近  
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材備位六卿臣不  
足惜 朝廷名器可惜耳 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  
官好官 塵談錄

公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為其家僕燕易之公竟不言它日事

言行錄五卷

公為人端重祇簡然無物好別白君子小人布袍襦食不  
別治生活節苦節人或難之先是 上御奉天門頭禮部  
臣曰高者魏顯等及百餘兼有德與朕深嘉悅其勅遣行  
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膳之 勅未臨浙而公  
薨 某誌

公薨之前夕覺神思有異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  
光直上行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  
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辭從之 名臣錄

百年眉壽天官上卿盛德難量遠播著稱海內達尊莫之抗

衡謙虛守禮簡朴性成好學不厭篤老精明使臣就問時  
卷 聖情辭免後事遺世準繩 彭詒撰贊

### 魯穆

字希文荆江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  
命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肆學邑庠攻苦食澹篤志經史  
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墓誌

公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驢寶猪萬緡辭  
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非之公曰區區始出任可以此  
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奉職無所避時 仁宗監國漢族人為不法公

具啓 聞 閣下常州巨商惟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  
兩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以如股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使事理冤滯緝貪墨摧豪右無所顧避泉州進  
士李思義其妻吳少而美舊與中表富民林肆者私屬義調  
官廣西林公二黜僕從行中塗謀殺思義及其姪吳歸林  
納之李之族人訴于郡郡受賂反坐訴于憲司憲司受賂  
如郡積十餘年不決公廉得其情一訊即服漳州富民許  
某者初無子以吳子為後既而妾生子乃與兄之子皆三  
之一以子托之許死兄子言孤子非許出逐之奄有其質  
公召父老詢之得其實兄子服罪 並楊溥撰墓表

父卒家無以為歛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希文為人剛正  
清慎內恕外嚴寡嗜然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



饒臂被服如寒上卒之日聞者莫不咨嗟悼嘆 墓誌  
公為福建安南獨持風裁不畏強禦揚文敏公家人有犯亦  
不少貸文敏薦之為金都御史 履談錄

### 吳訥 文恪公

字敏德直隸常熟人永樂中由薦舉仕至右副都御史  
卒諡文恪

公父為沅陵縣主簿以被誣謫京師為父訴究事未白而父  
歿公扶柩歸葬治喪不用浮屠自是大肆力於詩書為文  
章根據理致江陰崇明二縣舉為司訓不就崑山令薦至  
京以公善醫令教諸子弟醫書懇辭不欲會 仁廟監國  
開之命即南京教各尚書之子 許彬撰墓誌錄

### 言行錄卷五

十一上

海虞吳敏德為金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廉直之節其議論  
舉措皆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固內者相  
去遠矣 王直撰墓誌錄

比年吾友吳君敏德又為性理群書補註敏德學端而識明  
志篤而行莊所著非止是編其集解文公小學 上初御  
經進即錄上進敏德歷官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輯前  
代名臣諫疏以薦其屬年七十即引疾退吾嘗論敏德古  
之君子也非今世所常有者 楊士奇撰性理羣書補註  
敏德學有素其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  
於道其學始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柢則以粹經為  
之本波瀾則以選固為之輔於是形諸論著不苟同人言  
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 蘇輿撰忠庵文集序

公年七十上疏懇辭 朝廷嘉其恪特 賜宴而遣之公素  
與守備南京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  
百兩為贈公一無所受

初赴京時鄰有少嫗暮夜穿壁欲奔公所公亟命僕啟戶  
冒雨而出次日即遷宅寓所 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  
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舊址公曰某素  
不受華靡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邪文襄乃止  
並錄斯推行米

古貌古心學窺性理孝義幼聞實形踐履避迹儒醫監國所  
禮乃教世由乃司風紀卒貳臺憲清德莫比篤老劬書以  
志憂喜脩正遺文垂訓無已  
並詔撰贊

### 言行錄卷

十一上

### 軒輓

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仕至刑部尚書  
公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  
衣盡濕得一錦被裝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  
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冰蘖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  
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  
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皆供一飯三厚  
者殺一雞際篇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  
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  
操愈堅部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  
食饋之亦不納 古復撰錄



大順紀元秋公以老疾告 上下許付史部 賜公  
 休致又明日公陛辭復承 召問公歷陳為御史為按察  
 使為部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願使考滿歸家具僅二  
 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  
 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 賜織金絲段二表裏白金二  
 十兩公辭既即日執道 劉廣衡撰送致仕序  
 公持已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后南都歲時  
 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告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  
 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既畢不告于同事者其御旨與而  
 歸同事者聞其來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俊偉之節惟恃  
 公牘之存問令吏寫數十大冊以為它日傳世考此足矣  
 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修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

言行錄卷

十三上

無自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尋司類  
 於惟歷上古之季及惟彼為通復謂我我豈激者百年一  
 日願意中承風紀以植諛諛不行奸累年迹乃掌邦禁勤  
 節感力者而便托憲臣是式 彭詒撰贊

耿九疇

清惠公

字尚乾河南武氏縣人永樂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刑部

尚書卒諡清惠

擢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改元之明年大  
 臣言兩淮鹽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  
 盡革官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丁母憂鹽場數千  
 人請 闕籍公從之乃進

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 李賢撰神道碑  
 陞刑部右侍郎屢與同官辨疑獄不為勢利所怵有嬖誣其  
 夫衆欲斷與公曰不可杖其嬖而歸之人服其當  
 鳳陽歲凶盜起復 勅公往綏之公乃督英武飛熊諸衛軍  
 耕守以杜奸寇觀親之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晏然  
 景泰初 勅公審錄諸郡大辟囚公曰洗冤澤物吾所願也  
 凡以情得原者二十六人有來嬖人何苟家者既去而死  
 其家訟苟與弟殺之苟誣服公驗其無實而釋之後知殺  
 者果仇人也人服其明  
 關中守臣缺人特 勅公以往既至革弊黜貪威聖愈振初  
 六部卿佐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僣蹇不受約  
 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取防兵 朝廷下公

言行錄卷

十三上

議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賦之何如耳  
 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絕侵漁以養其氣則一可  
 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人人自奮不厭徒冗食耳遂從公  
 議

朝廷下有司買羊角以竟燈費上疏曰昔宋神宗買浙燈而  
 蘇軾輒諫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書曰不矜細行  
 終累大德遂止 並神道碑

耿九疇軒輒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  
 取為都御史將為刑部尚書取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由  
 為江西布政使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清正但為亨輩所  
 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  
 不易得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



京刑部尚書且曰送其屍可也

上曰日錄

公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絕遇亡日悲痛如初喪時奉身節儉無它嗜好公退居家惟焚香讀書而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凡論是非確然不撓未嘗詭隨於邪正之辨尤嚴坐是與眾寡合而宗譜譏困賴上知其所存保全之

神道碑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別所遊州縣餽送一切不受取清惠公時為淮揚鹽運使經蘇州置茄一盤揚公受之且攜手而行其激揚之意然指于交際如此

叔思雜記

言行錄卷

十四

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陳洽

節愍公

字德遠直隸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兵部尚書死交趾之戰贈少保諡節愍

公讀書力學淹貫群籍尤工書法弱冠用薦拜吏科給事中改工科嘗承命典軍籍過日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輒答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太祖皇帝嘉之賜金織衣一襲曾榮撰墓誌

洪武丙子父貞戊五開以沒公去官至家時五開變寇竊發公匍匐往歸父喪少保兵部尚書茹公瑄薦公可大用遂奪情起復授文選郎中太宗入正大統首陞吏部右侍郎

言行錄卷

十一

上

郎

交趾黎賊搆逆朝廷與師問罪命公規賊踪跡調土兵三萬以佐總戎者木幾黎賊就俘交趾途平已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張輔往討之公預參機務遂擒其渠魁簡定而還平復往交趾緝其民先教化而後刑罰夷人安之黎俗為之不變還京上嘉其功陞兵部尚書領交趾兼管布政司事

宣德改元結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之公以為方駐師石堂黎之沙河以覘賊勢主帥欲渡河而陣公反覆論以利害黎方又主帥弗聽翌日五鼓擊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黎已至未力戰公遂自奮馬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賊刺其面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



公欲還營中且曰王帥且退公何自若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耻者乎眾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大罵自刎而死

公閒居沉默寡言有言兵者則曰兵凶器也古人尚德化必不得已然後用之雖有邊徼經營之務稍暇即讀書自娛其為詩文敏捷有思致公卒之明年王帥棄城而歸交趾遂為賊所據夷人思公遺德語及輒流涕立廟祀之並誌忠愍公輓公詩曰風塵暗隔道路中阻絕明明大司馬雄畧邁時傑豈無戰代謀為國殒兇孽王將佐且驕忠憤無由竭遂使屈強虜侈然肆謗論炎荒地陸沉壯士體分裂肯偷須臾生以曠大臣節既結李路纓猶奮臬卿舌萬

里陷孤城若落夜流血精氣貫日星不逐浮雲滅

### 張輔 定鼎忠烈王

字文弼河南祥符人永樂中累功封英國公死土木之難追封定鼎上謚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 太宗皇帝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加新城侯永樂五年安南國陳王為黎季犁篡弒命王為總兵官統兵八十萬往問其罪既入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拒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交州入之乘勝引兵蹙清化城覆其巢穴降夷民十餘萬季犁遁入海屯兵鹹水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

師往攻斬敵數萬級窮追奇羅海口生擒季犁并其二子蒼蒼餘眾降附交南平得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復古郡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統鎮之凱還進爵英國公

七年餘孽簡定僭偽號煽眾復叛惟交州完守入命王征之王率師二十萬獲簡定于言利柵之山而歸九年賊陳季曠倡亂復陳氏再命王往討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海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先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陳季曠以獻是役也取勝於至險之中眾以為神既而以王鎮守其地盡平餘寇 並名臣錄

王取安南師過清定時久水涸賊眾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王郡縣其地 摩談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公謀公即縛其人白于 宣廟得此早覺而易於撲滅 宣廟愈重之泊顧佐為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人寡言亦屈節於振以避禍十四年死於土木之難公為人寡言笑齊力絕人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古穰雜錄 桓桓太師國之柱石計平南交以廣禹迹吏于其治職方是入及覆運衡餘孽復息再勞戎行以靖疆場百蠻聞風來貢重譯美哉斯勳名昭罔極 彭韶撰贊



鄧林

忠肅公 王佐附

字孟質，湖廣江夏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兵部尚書。死，土木之難，贈以保益忠肅。

宣德已酉，陝右飢，華亭、宜川尤甚。公私廩皆竭，公巡歷其地，憂之乃移，劾賑賑馬羸病不能興者，命官府煮粥食之，民以全活。

天下軍衛總小旗當代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德無資不能來者，終身不能代。公請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為便時，有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之人各適其土性，下群議眾依違其間。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各將誰歸，卒不動。

言行錄卷

中

上

已已邊報，事入。上命治軍旅，而權奸獨主親征，不與外廷議。及詔下，大臣皆以為不可。即上章請留，不聽。公從行，出關，每於言虜人豕不安，屈。至尊惟指，揮諸將足以成功，不聽。權奸惡其數言，事欲疎之，勅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若營主，慎安。陸馬幾殆，從者請少留，讓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則吾為大臣，豈可托疾求自便？力疾而往。至軍中，車駕回鑾，然行止疾，惟權奸所命。至宣府，虜寇踵至，公深以為憂。再上章請疾，驅入關。權奸怒曰：汝腐儒，安知兵事？再安言必死。公抗言曰：我為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我？權奸愈怒。叱左右扶出，公與王公相對泣。帳中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土，馬皆飢渴，虜四面集，天下如雨，眾奮欲戰，又為權奸所沮。須臾，師覆，公遇害。

皇明名臣言行錄 前集卷六

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威遠播。見重于士大夫，威行惠

施，近悅遠服。仁蹈義至老不衰。並上直撫神道碑。

公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不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禍奇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

冤，寧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汙我，即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為教職，居間因秋闈聘典文

衡，首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于人矣。又以書罵之。公一

念之，孝為此舉，不恤其它。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為府丞，益厲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

縝密。没于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所貶云。天順日錄。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深厚。初為給事中，奏

言行錄卷

五上

對元，元擢戶部侍郎，得大臣體立心忠，慈有愛民之意。士林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叢生，未嘗發聲，惟以不若人為耻。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先生後卒于土木之難，蓋有篤實君子之風。成化初，贈少保，謚忠簡。

曹鼎

文忠公

字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第一。仕至吏部侍郎。

即兼翰林院學士，没于土木。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忠。

公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煩劇一職。改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于業。遂登進士，西揚先生嘉其志。



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鈞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明加禮敬及于土木之難 天順日錄

公為泰和典史日因捕盜獲一女子其美心竊悅之晚至驛舍召侍左右毋目之心動輒以片紙書曹訛不可四字火之已復書火之如是者數十次終夕竟不及亂比旦遂遣還家後至京會試中式廷對時忽大風起吹一紙條墜于公前上有曹鼎不可四字宛然手書如新公大驚異下筆如有神助之者遂狀元及第想其書紙自焚之時鬼神實臨之不然何其報之神速如此哉 玉池談屑

初以鄉舉歷代州學官改泰和典史學瞻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士林重之 一統志

言行錄卷

六

上

于謙

肅愍公

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死贈太傅諡肅愍

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它日救時宰相也 倪岳神道碑

并山西道監察御史公風儀峻整音吐鴻暢亦入侍奏對

上必注聽院長都御史顧佐風紀甚嚴獨器重公 碑

于節庵以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其入京議事獨不肯土物賄當路 水東日記

公嘗自河南抵山西夜經太行山有群盜持兵喊而前從者駭愕公厲聲叱曰汝何為者邪盜聞公言大驚散去其德

威所著如此

已已虜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至秋遂猖獗 上下詔親征公與尚書鄒公柱上言邊防將士皆可托以制虜不必上煩二師且 皇上宗廟社稷王無控臨戎禦寇不聽八月望日師次土木虜奄至王將失律王師敗績 皇輿北狩京師大震時公獨任部事北望號泣誓以戒虜將集兵為守護京師計會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以繫人心于時臺諫廷論土木之變罪歸王振 王始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舉起捍順擊死復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班行喧雜無復朝儀 王疑懼屢欲退諸大臣亦多歛避公堅立不動時掖 王請留且請降旨宣諭群臣無擅動振罪侯請命于 太后行誅順罪

言行錄卷

七

上

應先勿論命將軍丞擊二內侍死眾乃定退朝漏過午刻公袍袖為烈吏部尚書王直執公手曰今日正賴公等若其百輩何能為公辭謝不敢當 並神道碑

已已之變議者請燒通州倉糧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脈民之膏脂顧不惜邪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畜德錄

待講徐理謬言占象倡議南遷事聞之人心搖動公為勸哭抗言于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在此此而不守去將何之一動則大勢去矣宋南渡之事可鑒也 上是公言守議遂定 王將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士卒躬擐甲胄出營德勝門外閉門以示必死泣以忠我論



三軍人人感奮勇氣自倍十月朔也先入關知我有備稍  
自引却

喜寧賊也先邀大臣出議和且需金帛萬萬計公曰四郊多  
壘卿大夫之耻今日惟有聲罪討賊奉還車駕乃臣子

職也復何言  
謀報虜逼總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雁門關  
烽火甚急遠遜駭動眾謂宜急發兵往援公不為動即素

上方畧密授亨等仍令各營選調軍馬若將剋日大舉者  
旋報虜已出境乃服公料敵之審

河間東昌諸處永樂間安置降虜甚眾方虜入寇時勢欲乘  
機而動公因南征奏遣其有名號者以行途留于彼以為

潛消之計

言行錄卷八

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上章乞復皇儲未報英廟復正

宸極亨等貪天之功掩為已有即誣公等迎立外藩以為  
罪與大學士王文六七大臣俱下獄所司以金牌勅符具

存它無顯跡可據亨等必欲置公于死會徐理者以倡議  
南遷為公所斥又不獲進因易名有貞尤銜公者廷鞠之

日力言大謀將探宜無不承文不勝忿力辯不已公曰亨  
等意欲如此辯之何益所司承亨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

會成獄狀上上猶豫良久曰謙實有功眾未及對有貞  
直前曰若不置謙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意乃決沒

之日天日無輝朝野冤之  
日邊報其意集廷臣議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在邊惠不  
至此上為之默然

先是祝之湖水竭土裂人驚異之時孫原貞方以尚書鎮浙  
語人曰賢才之生實鍾山川之秀今日之兆哲人其萎乎  
蓋指公也至是卒驗云

成化紀元追復公官遣行人往祭其墓其文有曰當國家之  
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

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紀元初有司建  
祠于墓春秋致祭其文有曰逢時艱危安內攘外社稷之

功永世不忘蓋至是而公之冤以白公之功以著矣  
並碑

公嘗奉懸宋丞相文文山畫像于卧所朝夕瞻對自為之贊  
有曰嗚呼文山遺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難欺者心

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  
言行錄卷九

遺像清風凜然公之以身許國蓋有素矣  
竊念公夢初中外造致身家已已之變誓死殉國守經行權

無施弗濟揆其切要莫重于振留監國斥沮南遷燒散芻  
糧閉關出敵堅絕和議決退回鑿計徙寓虜不接虛報八

者皆當時樞機關鍵一得失則廢興所係少遲速則安危  
相倚惟公材器絕倫識度超越隱然以大司馬兼統五卿

之務動無牽制處斷如流用是坐却強胡尊安社稷  
張寧撰碑功碑記

公巡撫河南時嘗解馬軍衛橋西梁父老聞公先則咸涕泣  
日相率詣公故解為位哭奠馬會純皇帝詔曰公克

有其家而遺祭其墓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起私祠故  
稱勿謂公又會敬皇帝詔賜公太傅諡肅愍立祠歲



春秋祀之而曰旌功祠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率數百人詣闕門伏訴公前巡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抗祠不報而梁父老歸伏臘忌歲仍塚哭公于私祠

賊酋擁 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賜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 太子之易南城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邪公有不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瀝何地 並李夢陽撰祠碑記

### 楊洪 武襄公

言行錄卷十

字宗道陝西漢中人正統中累功封昌平侯卒追封穎

國公諡武襄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卒爾寇至輒應機決策操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克善騎射矢發則寇應斃而墜自無一失由是擢妻裴氏為夫人通莫敢撓邊 楊洪遺忠忠其堂示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說道累立大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寇必掃其虛或出其不意書於劫營房人畏之呼為楊王正綽已已之變人心驚疑公以邊之舊將遂進爵昌平侯與少保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雅錄錄

武襄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掩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

已受知於 上閣老盧陵揚公輩皆愛重之如初為杜衡指揮所誣以魏尚言源復旨而漸貶廣西繼為部平李全等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 水東日記

正統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克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得牛馬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城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眾已盡絕其實不過百餘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聖之若萬眾官軍不敢逼其南去者各郡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殲焉猶殺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為所殺既秦捷以洪為昌平侯 否泰錄

言行錄卷十

宗道善撫士卒甘苦是同卒爾寇至輒應機決策操戈奮進為諸將校先克善騎射矢發則寇應斃而墜自無一失由是擢妻裴氏為夫人通莫敢撓邊 楊洪遺忠忠其堂示

公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用說道累立大功歷陞將帥能用奇兵遇寇必掃其虛或出其不意書於劫營房人畏之呼為楊王正綽已已之變人心驚疑公以邊之舊將遂進爵昌平侯與少保于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嚴士卒用命為一時巨擘焉 古雅錄錄



陳瑄

恭襄公

字彥純直隸合肥人仕永樂宣德間封平江伯卒追封平江侯謚恭襄

太宗皇帝初自北藩靖內難至江上公具舟迎濟封平江伯時北京軍儲不克命公歲董運百萬石道海給之公初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公善任使均勞逸秋毫無取於下漕舟所經海島夷人畏憚官軍悉閉匿公下令俾出為市而遣官監臨平其直軍無敢謀人兩便之海溢坍沒隄岸起揚之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奉命以四十萬卒脩之航海者莫不仰泊處

言行錄七卷

公於太倉築高丘二十丈延亘十里為表識眾使之稱寶山上製製文樹碑焉楊士奇撰神道碑

既建北京舉海漕浚濟寧臨清河通南北餉運公建議造淺船二千艘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疏清江浦引水由曹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免淮河風濤之患就管家湖築堤二十里以便引舟後儀真瓜州二坝潮港之湮弊呂梁等處洪巨石以平水勢築而縣刁陽湖濟寧南聖湖上製製文樹碑焉自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院內整渠亘四十里以通舟南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以通舟南北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漕作常歲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臨清通州皆以通舟南北使漕糧自淮抵通州濱河

置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道舟可行處綠河隄築并樹木以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為之果

仁宗臨御下詔求言公首陳七事大槩謂南京國之根本宜為久遠鞏固之計選將益兵以嚴守備長民長兵皆宜擇賢能乞選朝臣之公正者分巡天下考察百司政事得失進庶能退貪鄙則官得人而治可興府州縣教官多不得人乞令風憲考察黜中外軍伍多缺蓋由所管頭目私役擾害致其逃逸勅府部都司嚴切禁約邊防之要在兵食足乞選武臣之有方畧者授以精兵足其衣食給之利器俾日教習漕運惟湖廣江浙蘇松諸郡去北京甚遠漕河又有洪閘淺凍之阻往復踰年乞令運于近便淮徐等處收貯別令官軍運至北京各處官軍每歲漕運畢

言行錄七卷

財力殫之到家又修理壞船運來歲糧勤勞可憫其所管頭目又加別役以重困之乞行禁約馬快船行於漕河每船已有額設水夫今又於沿河拘集軍民聽候接運日久艱難有至行丐者乞自今罷之上覽奏嘉嘆命有司咸仰施行並碑

粟江淮漕輸京師漕作河渠避海千危莞彼柳陰在河之濱以息以祈行者如歸節其勞逸士飽而嬉歲漕百千卒倍而奇秩世侯封各名永樂 彭韶撰贊

周忱

文襄公

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仕至工部尚書平謚文襄



宗簡進士曾啓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 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 蕭鑑撰墓誌

擢工部右侍郎巡撫南直隸初蘇州府稅糧負欠七百九十餘萬石常松亦然公至詢父老皆云蘇松民俗大戶不出加耗以致小戶連累納欠公乃使大小戶一例加耗官降斛斗久失糧長往往私造大小出入公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公同知府况鍾奏減八十餘萬石 舊例不許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圍編團聚一處推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定與加耗總徵平米上圍每圍

言行錄卷七

三十一

上

設糧頭圍戶各一名管收置立撥運文簿支撥起運加耗者正糧一石收平米一石七斗候起運之時酌量支撥如京通等倉運正米一石支與三石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定支置立綱運文簿聽其撥淺等項費用填註回銷支撥羨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次年餘多令加六徵收又次年益多令加五除依前撥運外猶有附餘令各縣造倉一所名曰濟農將通年撥運剩米運入以備賑濟或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挑河道人夫關納口糧秋成不還其賑濟農民每歲插蒔之際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還官若遇凶歲則再賑之不還者不復給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為打造淺艇民則自行雇雇裝運

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乃與平江伯陳璘議令軍民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各處并南京衛所運糧官軍未曾過江者聽於蘇松常鎮等府縣交兌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雙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視熟虛席折米五合方兌船在江或遭風公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版於瓜州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半日量支餘米種人看守

民間馬草每年運赴兩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用五百料船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六七所費不貲公奏於通州草場設三官庫每束折收白銀三分一千

言行錄卷七

四

上

米一石用一十兩若南京則輕薄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京文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支當米賤時一石可買粟米七八石公因會議奏准折支金花銀兩納官每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驗收務重三斤糧一石布到官率因紗籠不堪觀驗十退八九公知之奏稱中更斤重紗籠其價久賤紗細布輕其價乃高乞不拘斤重務在長潤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處士馬定及鋪陳等件免損多被馬頭科逼民財買補版收貯遇有免損驗馬七中下僧直給米備用馬頭科歐之患遂息



王統初淮揚地方被盜鹽課廢矣公奉 詔巡視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縣量發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買照數出給通關准作各縣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盡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于時米貴鹽廢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土上下賴之

十四年邊事緊急工部移文造監甲腰刀撒袋以數百萬計其爲俱要米磨明亮公取餘米依數成造且計水磨明益非運歲月不可暫令擺錫以副急用處事周而敏多類此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爲人誦恭不立產岸言若不出口謀慮深長善策衆論征輸皆有常度貢賦未嘗稽欠且

言行錄卷七

五

自嚴防過屬部有荒歉卽以便安從事糶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所造供應征需之類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二千之外漠然不見它役之及而官府無復科索之擾者雖學校先賢祠各郡橋梁河道多所脩葺濬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等爲立生祠沒因以祀之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久積考奏遺蓄屬括歸之官於是徵需雜賦通自自昔人盡思公焉 並名臣錄

公凡所賦爲不賦已見必審之細民父老及守令而後決之於已尤非謂有奸民以經公斷理數事嘗公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某處某若干其年存焉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 並名臣錄

公嘗閱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吐詞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壽談

已已之變公適選朝陞戶部尚書命整理糧草公受 命日夜盡心勞瘁謂在京米價騰湧凡在京應給俸祿者無分大小俱於通州倉每人關支米十石准作月俸餘則雇倩車輛運實京倉越旬日虜果犯邊皆謂公措置得宜 年譜

公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曲爲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公之存心庶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可盡以爲私也 剛中錄

言行錄卷七

六

上

公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曲爲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公之存心庶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可盡以爲私也 剛中錄

公巡撫江南府縣官緣事曲爲救護或問其故公曰此人能辦事後來者未必能勝公之存心庶幾正獻文惠之遺意未可盡以爲私也 剛中錄

况鍾

字伯律江西靖安人由吏員仕至知府 伯律永樂十三年薦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遷郎中



宣德五年陞蘇州府知府奉 勅乘傳之任至即黜屬官  
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八年夏旱既後預備糧賑農  
俾得盡力於田畝後與周巡撫講究收糧之法由永樂間  
轉輸北京餉道遠糧長以一徵三府二百七十萬石加  
徵至八百一十萬石除正供及餉車船之費羨餘皆為糧  
長所匿乃議別立糧頭以分其勢限同收受互相察除  
免舊徵三分之一以其二之一為轉輸費餘米皆入濟農  
倉以為來年經費之本由是年馬草米數十萬石及九  
年夏稅折布絲數十萬斤絹數十萬疋小麥數十萬石皆  
以餘米代納而凡雜出供費亦以餘米買辦上不失征科  
之期下無毫髮干民每旱輒發此餘米賑之每活餓數十  
萬人此法既立不惟二十餘年積弊不戮一人而盡除其

言行錄七卷

七

惠利之及於貧困亦無窮矣又慮凡百差遣人橫求各縣  
財物置簿令公直老人記之朔望考閱人皆畏憚歛賦民  
以按諭官員終歲在官不得負取乃驗丁輪差歲不過三  
次罷其在官者置網運簿以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以防  
非禮需索其綜理周密而不煩行之甚易而不疏正統五  
年軍民二萬八百餘人乞留陞正三品仍知府事七年以  
疾卒民建生祠祀之 南昌郡志  
始由小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時  
仁廟初政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所知鍾舉左春坊左中  
允張宗璉 仁廟召問楊文貞公士奇曰人皆薦外任下  
僚者鍾何乃舉朕嘗官文貞公對曰臣與王直方欲擬薦  
宗璉不意遂為所先耳 仁廟大喜曰鍾知宗璉亦可謂

賢矣即日推宗璉大理寺丞蓋已有嚮用鍾意  
鍾至蘇州廉察官吏嚴禁狡猾而惠愛窮弱執勢家侈恣不  
法者三杖殺之儒生孤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獻詩頌鄒  
亮獻二十詩鍾獨稱賞欲薦其才子 朝命有以匿名書  
數亮過失潛揭于府治大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  
正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有驗授吏刑二部  
司務轉監察御史其勇于為義類如此歲滿去民叩關乞  
留者八萬餘人稱曰况青天時已有代鍾者竟易去文貞  
公贈之以詩有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又  
數年鍾卒吏民多垂泣送其柩歸 縣有項推

年富田

恭定公

言行錄七卷

七

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永樂丁酉鄉貢士仕至戶部尚書  
卒諡恭定  
公擢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  
邑察民隱平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陞河南右布政使  
饑民流徙南陽陳州諸處無慮數十萬剽掠居民公撫輯  
之皆憫為編限 李賢撰神道碑  
進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公舉廢改革科徵抑豪橫廣  
屯田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無濫天順改元將臣石  
彪以危事中公賴 英廟保全為戶部尚書公益悲憫風  
俗不懈以國計為己任不動聲色而事無不集申申春以  
陝西累年用兵而督餉多不得人乃薦楊塔余子俊可用  
吏部以為優官公上疏極論為國之道且求致仕不



許

公為人剛正言不輕發願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並神道碑

允毅年公古之遺直朴忠自與中外存歷乃貳憲臺拊循疆場不合而歸蕭然一室輿論起公司空是職保民薦賢入服公識百世聞風懦夫可立 彭韶撰贊

陳鎰

僖敏公

字有戒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少保左都御史卒謚僖敏

公舉進士擢監察御史歷湖廣山東浙江按察副使宣德乙卯邊務方殷特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鎮守陝西兼督寧

言行錄七卷

九

上

夏延綬等處邊備等陞右都御史入掌院事轉左都御史時陝旱甚陝人思鎰連章上請乃以太子太保出鎮至則時于西岳得雨人情大悅開倉賑濟全活甚眾鎰在陝十餘年領勅八十餘道悉聽以便宜鎰亦竭誠殫力知無不為陝人德之家繪其像云早禱之則雨病禱之則瘳蓋事之如神云 姑蘇志

公巡撫陝西時用法寬平臨事簡易數年間雨暘時若年穀屢登民信愛之以其美鬚髮呼為鬚子爺爺嘗以議事還朝民訛傳得代遞道借雷者數千人衢路至不能行公諭以當復來始稍散去及其復來焚香迎候亦然民之父母及身有疾者發願為公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也及公去有圖其像以奉香火

者其得民如此代公者欲懲其弊而濟之以猛識者亦以為空然民雖陽畏而陰實怨之且旱澇相仍邊事日作非復昔時之氣象矣故善論公者以為非但其德有以惠民而其福之庇于民者亦博矣 蘇州雜記

公與俞太保士悅少嘗同補都察院其相得出入恒與之俱二公月朔昧爽偕入學宮行香路逢瀾龍百數導路者皆負蘇州府執事聞一人告示六尚書都御史至矣乘從悉隨隘巷而去二公意郡侯下學而從殊恨去之不早比至學宮良久郡侯始至以是知前所遇陰府也後正統間俞位尚書陳位都御史嗜大臣未遇時而致陰府畏敬有如是夫 西樵野記

言行錄七卷

十

上

陳僖敏公父孟玉為人慈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飯一塊在廁傍拾取于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某家樓上其家不知奉祀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其妻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類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祀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度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邪 庚巳編



皇明各臣言行錄卷第八

# 王直 文端公

字行儉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仕至少傅吏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端

車駕巡幸北京 仁宗為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公三人輔道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

宣宗為皇太子慎選宮寮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群臣詰劄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 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李賢撰神道碑

## 言行錄卷八

止鏡已已秋北狄犯邊 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為不可率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 神道碑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禮部會奏虜情遣使迎復當從明日 上御文華殿門內而諭公候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曰 朝廷因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謂吏部王公首對云 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有它

日之悔 上色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為之非出朕心少保于公繼有對蓋以為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容使盡禮結邊急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即退 辭臣既出文華門太監興安匍匐而出呼言爾等固欲答使且言就可行者孰為文天祥富弼其人邪眾未有答主 公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為此言今日辭臣皆 朝廷人一

唯 朝廷用就策不行者如是言之且至再而詞色愈厲 馮輿安之語集 水東日記

公方面簡器宇宏偉聖之若神仙中人天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屢與春閣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忘如一日及居家宰益加謹慎時方而官罷廷臣薦舉車駕吏部公亦留意人才委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為之一息 神道碑

## 言行錄卷八

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有遺才哉語亦稍聞于公公置之不肯後大年以為史官困於譏諷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離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袞少百年公論蓋棺泥公得詩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報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邪 縣志瑣瑣

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子博士考績到部文選郎中欲請公改北字公不可曰是亂法自我始矣 帝德錄 公天順初為太常寺卿年踰八十子孫賢孝田園繞郭 公夏間諸子集 公與陳大夫各乘肩輿備酒下 公總正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



...宴樂終日形諸賦咏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  
...閣調出理部事我將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  
當坐首禍必有違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為樂邪  
以此蓋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襄齋瑣錄

### 本于時勉

忠文公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仕  
至國子祭酒卒諡忠文

先生少負大志勤于學問寤性命道德之奧於書無所不讀  
王直撰墓誌

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公時為翰林侍讀陳十五事  
言行錄入卷

昔切中時病有旨之十四事而行之後復言事忤 旨繫  
獄二歲以學士楊榮為海職

洪熙改元公以時政違節乃條二本上之 仁廟怒命武士  
撲以金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言改御史今日

問囚一起言第一至三上乃下錦衣獄先是折肋內向  
不相着及是用棍視而斷骨忽自接人謂忠誠所感

宣德初 上幸萬歲山召問公以激怒 先帝之由詢至數  
四乃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 上言事尚有何以不言對

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 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汝  
之諫亦在否公對曰已焚矣遂得宥仍授侍講

一日 上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公獨正立  
上呼至前以袖中餘錢 賜之又嘗至文淵閣賜諸學士

飲 上呼曰本時勉卿非朕安得飲此酒公頓首謝曰臣  
蒙再造之恩不勝感激 並名臣錄

正統初 上御經筵命先生兼經筵官每當進講必盡誠敬  
冀有所感悟 上亦為之傾聽聞者莫不稱善以為范厚  
夫其人也

車駕視學行釋菜禮退御燕倫堂祭酒嘗以經進講而先生  
久病嗽人疑之至是升堂愈敬慎色溫氣和賜坐西南隅

講尚書闡明帝堯所以親親仁民協和萬邦之道辭旨清  
達聽者忘倦 並墓表

先生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勃  
然興起人才遂盛于一時待諸生恩義兼盡有病者委醫  
調治死者助其棺衾為文以祭之後王振怒其持儒禮構

### 言行錄入卷

以罪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眾推免未幾乞歸士  
林高之 古蹟錄

李先生為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材督勵尤切復語務  
至二更將五更命膳夫提鈴循門喚起讀書或自潛行察

勤惰無燈者明日責罰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絕  
可齋雜記

先生為大司成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筵  
款之先生獨否振久銜之令人密竊其事無所得燕倫堂

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憮其一而陰翳妨諸生班  
列稍令伐去旁枝接連聲聞以為擅伐官樹入私家用傳  
旨以一百斤枷枷之并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肆諸成  
均前先生之枷特重故斤而較極隘不可飲食鑿請易之



先生不可助... 上言... 皇帝... 上遣問之乃振所為... 皇即飛詔釋之... 杖山野記... 一云頽代者石大用... 陳... 酒敬宗送石大用詩序云正統甲子夏祭酒李先先生... 困首木于太學三日不解炎暑蒸鬱先生昏不能勝大... 用蹙然號于眾曰師猶父也父師權難而子弟奚忍坐視... 乃閉戶草疏請自代先生亟使人止之弗聽同輩亦沮之... 大用奮然作色曰朋友急難詩歌鶴鳴况師于竟挾所奏... 走銀臺銀臺難之且懼之以法大用曰生以義死亦以義... 何懼之有銀臺知其不可遏抑遂以其請聞于 上蒙並... 釋之

言行錄卷八

五

上

公初自刑部... 既然疏論天下之事彼... 敗文雖謂御史又三上章下詔獄... 祭酒又作權貴人被首末不死於是年七十有四矣累請... 得謝去去兩歲而有己已之變猶手疏選將練兵進忠節... 正名分三事天下之人無不皆知公名... 程敏政撰

陳祚

字永錫直隸... 進士仕至福建... 剛士浩然正氣博文有養學自中秘危言峻行歷事... 四帝臣身百折臣心不替學士司成好驕我忌荷校願代... 內徒之義歸老于田名儒風致 皇詔撰贊

登進士入翰林為... 惠愛在民嘗與臬司官交章言事請太和山佃戶至則躬... 自耕作其勞苦有人所不堪者而處之裕如凡十年 仁... 宗即位詔吏部起用會 上晏駕不果 吳寬撰墓誌... 德初召為監察御史巡按江西疏言帝王之學莫先于明... 理明理在于讀書讀書學乎知要惟真德秀所著大學衍... 義載聖賢格言古今治亂而且切要乞常御經筵講說歷... 知孰謂道義可遵孰謂嗜欲可絕孰謂忠賢可親孰謂邪... 佞可遠孰謂民利可興孰謂民害可革古今若何而治若... 何而亂政事何由而得何由而失等語疏入或摘其語以... 動 上上怒逮繫至京并籍其家下詔獄者五年

言行錄卷八

六

上

姑蘇志... 且未成服哀乞歸殯終喪不克明日復上章言益痛切有... 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 聖主任官必求忠于孝即不... 克居喪之予而求為伏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為... 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 容盛世所宜有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邪 上嘉其誠... 詔許之御史河東薛瑄重其累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 之有勁節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死可匹休古人之語... 再按湖廣益持風紀行部滿清條上逾王不軌數事 上怒... 遣官械繫論死未幾王事自覺 上直公言免死改南京... 雲南道正統庚申 上以天變詔求直言公復疏論刑官



變亂成法 上欲一切鞠治會赦乃免

陞福建按察使事閩人素畏公相戒不敢犯法請軍衛屬民者痛繩之泉漳諸郡多淫祠謂其瀆禮不經悉毀之既而得寒疾不能理事民有謠曰山節柳題神焉係之公厲乎神亦自厲之既沙尤盜起巡按藩臬皆被罪公獨以疾免民復謠曰拒拒貉磨公我糧服公毆我肯自求多福居閩七年年幾七十懇疏乞歸自號退翁杜門不接雜賓不談時事 並年譜

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江西之禍尤烈閩門十六口皆錮獄中父既歿死而群從子弟幾就室室當是時陳氏之不絕者如綫其禍之烈至于如此况其始也出于編置流徙之餘而其繼也又執法抗論以蹈必死之轍於

言行錄八卷

是知公之心誠安焉久矣然公之孝友足以厚倫理材識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勵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重人之哀之不啻乎死生進退之間而已

李文正公哀詞跋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二人焉安成李公時勉吳郡陳公祚東坡謂劉元城為鐵漢于二公亦云

王翺

忠肅公

字九思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諡忠肅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于北京泊庵先生主考取公第五

文淵其公名嘉北平初會闈而經魁得一歲旬士遂以布衣召見 賜酒飯後公官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清時有自來矣 瑣錄

宣德中公以都御史鎮守江西剛果孤介敏華就實處事若平易而吏民自懼臨下雖寬裕有容而犯奸觸法者不少貸刑清政舉一方晏然 江西通志

四川松潘番賊為患命將往征以公參贊軍務公懷以恩信有來降者即以所賜白金寶猪易牛酒犒之昔酋商巴感悅率生番來歸受約束者一十八寨邊境以寧 彭時撰神道碑

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以失機之由命左 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

言行錄八卷

席寧不逾月巡撫自山海關直抵開平 席寧不逾月巡撫自山海關直抵開平 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聲聞相聞 伍老弱者更易之貧窮者賑給之 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 命亦以物抵償公在邊十數年 糧數萬石馬千餘疋邊用充足 千戰所舉總兵參將如 狄所憚

總督兩廣軍務自總兵以下悉聽節制公威望素重蠻夷聞公至大懼公累去兵威一意推誠撫諭參將范富有才畧因事革職公奏其官卒以能將名 王文端公居吏部年且老 朝廷息得剛明果斷者以濟之



乃召公選命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公學銓衡子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而於抑僥倖杜請託尤嚴選法為之一清 英廟復位公上疏乞致仕李文達公言于上曰王朔願謹老成吏部非此人不可乃不聽其去任用益篤已而又達被讒黜公力言其淳實可用以故文達復被寵任一時擢用廷臣惟公言聽有出它人薦者亦必待公而後決也 碑

公為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有所當行寧食不違坐以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舍則房非朔望時令謁先祠未嘗歸家門無私謁苟直不私近權勢囑託婉而拒之故人喪而不怨累遭變故無它公於恩讎一

言行錄八卷

九

上

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微以警之地邪李文達公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殺簡而廉剛而塞強而我又曰王公經畧之大凡處事則無滌滌 狀

公為吏部尚書忠清為 英皇所信任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哉如汝誤中選則妨一寒士且汝有階得任何必強所不能以幸薰非分邪裂卷焚之 后集雜識

公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鍾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因尋某曰公於它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于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

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示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詔營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若干公恣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御前孑然獨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為兵部書惟肅公松柏之姿鐵冠岳岳都憲位空三撫外服六理戎機晚登太宰乃位宮師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况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 彭韶撰贊

言行錄八卷

十

上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

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先生自大理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

先生初入閣懇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啓上請勅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勅書以教人魯齋縣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勅書也其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

言行錄九卷

三

上

向陽李先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問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于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其亦此意 非行狀

先生年九十日即出城行至直沽中道遇風雨舟不能行餓極俱乏午日中猶未食先生吟咏不輟子淳私慍言曰人家好好做官它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先生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 並遺事  
力行好古進趨自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揚歷外憲大棘之鄉縲綬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游以承豈寶遠物而

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禎 彭韶撰贊

劉球

忠愍公

字求樂江西安福人永樂辛丑進士仕至侍講以直言死贈學士諡忠愍

君奉二親必極其歡心居喪哀毀兄弟五人友愛甚篤事伯兄猶謹同居舍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布一匹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力行清白以此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為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貌之堅却不受其在經筵奉奉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

言行錄九卷

四

克盡心而為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為阿比之習平居時之心恒切 並奉時勉 撰墓誌

正統八年夏四月雷震奉天殿鳴呼詔求直言時宦官王振專恣士夫側目先生上疏論及謂權不可下移振怒欲嫁禍無由適修譯館薛自求為太常卿下錦衣獄而先生所言有謂太常卿必得儒者衛使馬順迎合振意誣先生與薛朋好等下獄竟死焉 四人彭貫撰傳

劉忠愍公與于同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愈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講官器飲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



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狀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氣  
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是蓋天與之以全節足以為  
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 薛瑄書遺翰後

公議論堅正以古賢哲為歸以子孝臣忠為榮此其素心也  
觀兩溪文集者其宜以是求公焉集若干其文甚富然劉  
普集制科策胡銓集沮和疏斯集雷震章蟻與之孕月也  
犀尖之通天也罪之者其在是乎知之者其在是乎具眼  
者先焉 劉定之撰兩溪集序

公豈為建文忠臣卓敬作傳且曰球自入庠序聞公事願為  
執鞭而不可得後公劾中官王振下錦衣獄馬順為附得  
支解可謂不負所學矣 皇明紀畧

餘姚成器聞公死即邑中龍泉山頂為壇祭公祭畢以餽頒  
言行錄九卷

諸同志其祭文歷述古今權奸之禍凡二千餘言人謂之  
祭忠文今其地為祭忠壇此與謝翱祭文山于西臺事同  
皆義士也 容春堂集

於惟忠臣詞林之英沉息方學好義勇行太阿倒持執命腐  
刑乞戒復霜勿致堅冰不使家難乃險而傾褒贈官階節  
惠易名深懷大節萬世猶生 彭韶撰贊

### 廖壯

### 恭敏公

字汝止江西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  
卒贈尚書諡恭敏

為刑科給事中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嘗謂家人有不律  
者公率同列抗章論之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乃所

以報公也 彭教撰墓誌

陞南京大理左少卿上疏請朝謁南宮及加恩禮于 今上  
大意謂仕中朝十餘年間見 上皇臨朝遣使冊命于廊  
邸歲時令朝臣謁賀于東廊恩禮隆洽群下感動今 上  
皇居南內問安侍養大闡禮秩是非所以篤忠愛友悌之  
誼慰天心而召和氣也且 上皇之子猶子也宜令親近  
儒臣講明經義輔成德器以端國家之大本以繫天下之  
心由是忤旨明年丁母憂入見命撻于庭幾百明日謫河  
州定羌驛丞與曳就道天順元年 英廟復位召還為大  
理左少卿歷陞南京刑部侍郎成化改元御史有言公于  
朝者公引咎請老 上獨知其故斥不聽而遷公刑部左  
侍郎且曰莊大節可取

言行錄九卷

公為人易直委衷坦然性剛急烈及以言被罪名稱  
藉甚四方想聞其風榮篤於鄉里故舊賓至厄酒豆肉輒  
與為懽既為法官所親或勸其稍謝往來遠熈議公曰  
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媿吾心而已沒之日  
無以為殮薛文清公謂公於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  
者真知言哉 並墓誌

### 劉實

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南雄知府  
嘉秀來京師課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其才薄親  
老乞授教職以自便會有 詔旨省條庶官中外執事之  
臣以冗退者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



命出判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庶介之擇

有聲稱 劉球 縣人 行序

按官金華府通判郡賦以早歲逋不能完民或鬻子女以足

數矣寬貸之又贖還其子女督賦至浦江其承王詔若鄉

友也其盤饌豐潔請館醜君君謝弗納坐郡治公務自問

輒探案問經史閱視事至乃掩卷已則後庶郡僚或竊笑

之不為改郡中類孝子宗澤呂東萊祠墓汲汲脩葺郡義

門合慶世久漸不能自給又買馬出丁供山西驛以君言

得免役 劉定之撰小傳

南京鄉閭較文給惟恭養得遂以為贖舊常然也君却還之

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民饋送鴟不受

委而去君縱之門外

言行錄九卷

泰中召修宋史東閣筆削任心無所忌承命編述見所

修不合已意遂辭彼 閣階問閣者驚愕相戒勿以榮示

君

推知南雄府府為江廣要路商稅巨萬官于其者鮮不盈

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聖君至存焉之一二以繕郡

學備張九齡大書頌松而已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安

先遣騎來南境視其帳不知昔所聞君又與騎抗禮不假

借色辭騎馳還南安明日從中督至入驛與諸從騎于劍

維左右邵僚庭參畢遂出獨留君請以慢己共苛辱之

庭中轟然南維民日驛門外爭走入為君謝過以身置蔽

遂以君出中容見君得民心徐問知其平素欲召釋前憾

君不復往中容去至詔詔人為言南維守驛書言公矣中

吹乃亦以驛馬無程疾馳先聞逮君至京入見具言臣從

官三十年下以妻自隨餐粗衣敝欲為 國家愛養所部

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 上震威聽其言

不段更竊治獄事得釋有日矣以病卒

公喜其早用意於春林中夜有得費童子然燈起書之如

獲至賈而其所行與古廉吏范丹塵甌者何異 並小傳

吳昉 弼 廉承府先生

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中徵聘至京授春坊諭德固

辭還山卒

先生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嶷然有立年十九一見

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慨慕焉及親明道亦嘗有獵心

乃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人事獨處小樓之上

日玩四書諸經洛陽語錄收歛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

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乎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

簣千里方跬步又曰誠當通鬼神志當貫金石蓋不下樓

者二年 門人莫諒撰行狀

還鄉遭風舟幾覆製皆驚怖失措先生獨正襟危坐舟定問

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居鄉動必以禮或謂其迂僻先生

不少變於俗每首親太學歲衣敝履人莫識為司成之子

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

義一介不以取諸人四方來學者卻其束脩雖飢寒切身

有所不顧寒士欲就學者克己為義而節殺之 並行狀

與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誦物通輿算



高道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  
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  
上命行人齎勅書東帛造其廬與病不受官職就解幣帛至  
上召吏部命為左春坊諭德引見 文華殿對云老病不  
堪供職 上不允所辭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  
職與病終不就 並古稜雜錄

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於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嘗嘆  
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行狀

先生父司業公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  
卺之禮乃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執也自  
京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

言行錄九卷

九

上

曰前日已行拜禮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而  
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古稜雜錄

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  
久渾然無復主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  
剛毅不能也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進學九詔曰惟

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 行狀

廉齋先生以病乞歸過南京上大夫有候之者多不見問得見  
者問之曰先生何為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保性命  
而已即卻容而起未幾以等被誅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  
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 青溪暇筆

先生嘗曰宦官釋不除而欲天下治難矣  
廉齋論學多舉古人之法由雁洛關關以上達洙泗尊師道

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

白沙遺言

廉齋出處第一酌白沙第二酌一峯第三酌我輩又是第四  
五酌了 楓山語錄

言行錄九卷

十一

上



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李賢 文達公

字原德河南鄆州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達

公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考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程敏政撰行狀

公登進士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論淵源心悅之學益不厭公餘閑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名臣錄

公官吏部尚書王文端公以公輔期之少師楊文貞公母以不識公為歎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之

言行錄十卷

公不肯曰無一節之雅而造門是求也士大夫兩賢之行狀

景泰印位進正本十策曰勤聖學 頌歲終 旅嗜欲絕 玩好慎 舉措崇節儉 畏天變 勉賢近 振士風 結民心 陳敬宗 見之以為至論

英廟復位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上以景定崇 欲令汪姓殉節公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通幽廢若令隨 之情所不堪况幼女可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第 嫡且少不空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遂遣居舊府

名臣錄

石亨薦江西處士英照 上問曰何如人公對曰與鄒儒 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微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乃命行人齎勅召聘之 天章日錄

上意遂成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左右以為不可召問公 公曰 陛下此念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先存心不 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 行狀

上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 能日權取則彼之勢自消 德詠請求宮出閣讀書 上召公謂曰先讀何書對曰先 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禹貢盤庚以誌 甚費心力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時任意寫去以此寫 得不佳公曰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書經可先講讀為 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意為善

言行錄十卷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論 歸右官校奏出提其罪 人等知吏賈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近諸公多 妄言 上覽陳公復審察之皆得其實友有甚于公所言 者遂乃其權揮之而待公如初或謂招怨公曰若除此 弊忍亦不許 名臣錄

上謂官軍一季不關銀十四餘萬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 食今官軍有增無減知人只生不克無處着矣自古有軍 功者雖以金帛賞之亦存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 國豈有累世罪惡而不革其弊者乎若因循久遠天下官 多軍少民供其弊必至困窮不可不深慮也 天章日錄 鼓妖公疏十事一清濬禁罪人二止銀場煎鹽三傳歲造紙 割四調被災糶稅五弛芻粟之征六能虧損馬疋七防邊



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糾察貪吏十  
禁外官因事科歛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  
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百俸內外買辦採辦上  
不從公執之數四上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  
為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  
害係國家安危者豈可默默以保祿位然上聖明亦不  
為忤也 行狀

吉祥之姪曹欽為變公被傷不出時微有動搖國本之意得  
公力止 憲廟即位歷陞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  
故公為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居位號崇尚正學能容善  
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 名臣錄

成化初言者歷試中人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或咎

言行錄卷三

公不申救公曰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之禍諸君獨  
不知之

公每以盈滿為懼取小是詩中語福其堂曰臨深以萬安不  
忘危之意雖位極三孤不治田宅不蓄女侍為學務實踐  
不為空言孝友敦睦之行有人所難能者平居無疾言遽  
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論者謂自天順以來所以  
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佞幸却戎狄皆公之力  
並狀

天順末諫者謂 憲皇帝嘗廢之當別立嗣 英皇意疑  
之獨賢不從一日 上病臥便殿召賢論曰今廢事頗寧  
願大者友搖奈何賢曰此國本也力陳不可動 上曰然  
則此位竟傳太子乎賢叩頭賀曰 宗社幸甚遂傳旨召

太子須臾至賢曰殺下事定趨出謝 太子抱上足對泣  
說遂不行成化初賢請喪奪情實 憲皇固卷云

后渠雜錄

羅倫疏公奪情公怒甚欲貶于外王忠肅公勸其依文齊博  
故事說雷之謝曰吾不能矯情如此 中溪筆記  
河岳之英鍾為哲人體貌明粹踐履真淳潛心六籍濯濯來  
新不二以止乃翁而信受知 英皇忠信日親密勿惟  
人望如神太平宰輔定策元勳 彭韶撰贊

劉定之

文安公

字士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禮部左侍郎  
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言行錄卷四

公文學以易經魁鄉閭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自幼天姿  
絕倫書過目輒成誦白澤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  
公每私為之而不取有所呈露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  
牀褥間得所作祀憲文及詠桃漿諸詩大驚異殊未嘗口  
許之也自是乃稍敢以文詞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  
日公又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宜  
德乙卯歲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禮部第一人 廷試第  
一甲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 劉定之撰行狀  
正統己未京城大水 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言號令之  
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且其一  
言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其才能察其  
心術而進退之其三言降胡近處京畿宜斬分其類移近



南地其四言宜以京官出任郡縣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  
五言宜放唐制朝官陞任之時舉賢良自代其六言武臣  
子孫宜習韜畧其七言守令宜詳加察其八言宜富富  
省其九言廷臣丁憂宜令終制其十言宜過僧尼奏留中  
不下

景泰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戒火鎗增刀  
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隙隊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  
言遷移降虜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  
選賢克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  
筵進學 朝廷嘉納焉壬申北虜遣使來朝固邀我使往  
報居言職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  
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公上疏屢數千百言備陳前

言行錄十卷

五

代所以待夷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  
空暫遣使以羈縻之使我得以益簡內治倘我以和往彼  
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 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  
亦以公言為曲盡事理云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  
身猶成誦非它人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  
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過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  
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于者家傳而人誦焉年十七八已  
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途名動天下不惟公卿輔相與士  
林中知之雖武夫悍卒亦無不知之者求文者日踵門戶  
公皆曲為應答不少厭倦初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  
萬惟公之奏為人所瞻矣云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

冠而投徒于鄉資束脩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盡則赴學  
館一日冰凍徒涉手足皆龜坼比就館則早食已罷公隱  
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蓋如此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  
燕衣非食無異寒士或以為居侍近者不食如此公亦不  
能從其言也 並行狀

公懷坦夷操履謹謹與人語色溫氣和惟恐傷之遇人無  
嫌大小一於恭謹自下若怯懦然至其居官論事則根  
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為編脩嘗因水災陳十  
事以規切時政及為侍講當北虜難雜以十事上陳比任  
洗馬止北虜求和邀使之時群議未決公又陳言以為宜  
遣使以答其意所陳三疏皆接古證今事理明辨文氣壯  
偉居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之事必從公論而潔已

言行錄十卷

六

勸事相曰自加一日中使傳 公命公製元宵詩却正  
以俟公據是年不修運時刻成七言四句詩有首以進其  
敏速如此 彭時無神道碑

彭時

文憲公

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仕至少保吏  
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憲

公領鄉薦入國監博學鴻儒海內士所推服祭酒李忠文  
公尤以公輔器待之 彭時無神道碑  
公領方倚任李文達公有事數言而議文達退即謀于公公  
為竭忠以告有不可者據理力爭不肯詭隨初或意相忤  
久之服公諒直語人曰公亦吾子也 琬瑛錄



憲廟即位議上 兩宮徽號內臣夏時懷逢迎心倡言錢夕  
病只尊所生母為太后李文達公曰今日合尊 遺命景  
泰間事例不可法公曰 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  
今為此舉及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 聖德所  
損多矣夏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 仁壽宮旨曰子為  
皇帝母當為 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邪宣德間自有  
例文達色變知事不成因目公執筆公曰今日事與宣德  
年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各分因在豈得不尊夏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為人臣子  
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同議者心知不可皆不發  
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厲辭曰你每偏會懷二心恐追

言行錄卷

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曰 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  
有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爭所以不敢不極  
言者欲全 皇上聖德非有它意若推大孝之心則 兩  
宮同尊為安眾乃曰好夏再入請命良久出口曰得 上再  
三勸諭乃得命之後數日太監覃包至閣下言曰同尊  
二母是 上本心但屈于親母有難言者非先生力爭幾  
誤大事為大臣正當如此  
然太后崩詔廷臣議葬地眾相視莫敢發公對曰此一定  
禮無可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主當祔 英廟禮部  
尚書姚夔乃曰此是正禮內臣夏時獨曰不可欲比楚胡  
后例于西山公曰 太后母儀天下近三十年為臣子者  
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乖禮何以示天下反覆

辯請 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未允公乃與在廷文武群臣  
伏文華殿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為之感動卒從禮  
制 並可齊雜記

華見三公上疏乞痛加脩省而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  
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各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宗社大  
計又言進退大臣宜斷自 宸衷不宜專任臣下如平  
昔察知其人或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推出于  
上皆嘉納之

已丑冬無雪上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困苦怨嗟之氣感  
動天變而致近日光祿寺之買辦各城門之抽分括克太  
甚而獻珍珠寶石者私賄估直之人倍增其直以規取府  
庫以萬民之供輸為奸人之所侵奪伏望聖軫革其弊以惠

言行錄卷

生民 上其言京師為之踴躍  
太祖制永成沒其有軍功及追封為伯公力爭之或曰自  
古百封王侯者公曰此豈盛世事邪 祖宗成憲具在誰  
敢違之事遂寢  
公資稟既異加以開學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閒無  
惰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節聲尤不喜紛華終歲  
不一二宴會會來嘗有音樂論薦人材未嘗私以語其人  
言官以言語或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  
全者甚衆 並死瑣錄

楊守陳

文懿公

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



卒贈禮部尚書文獻

公大父植先生潛心聖學為時名儒公在姪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星字狀如此自幼敏慧絕倫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長賦作詩文下筆有驚人語然棲苦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遠作致知力行持敬三筆題于牖以自勵

王文肅公撰神道碑

聖宗皇帝初開經筵公為講官多所啓迪一日講尚書武成篇公進曰魯論稱舜無為而治周書稱武王垂拱而天下治是則聖人之治皆不勞而佚也然後世人主有深居禁中委政內侍者乃召聖夷之禍有高居無為肆情變態者乃啓祿山之變是何也蓋舜之所以無為者由其封山濬

言行錄十卷

九

川以至舉相去尚無一不盡其道武之垂拱者由其列爵分土以至崇德報功無一不究其心皆嘗憂勞而有為乃始佚樂而無為也後世人主則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

時左右聽者悚然  
集議禘廟禮官請禘 懿祖而以 德祖比宋僖祖百世不遷公抗言禮天子七廟祖有功宗有德乃孔子之言故凡號太祖即始祖必事之以配天若商周之契稷皆以功而非論其本統也本之僖祖及我 德祖可比商報乙周亞圍非契稷也 禮官謂大儒嘗有取于王安石之說而不從孔子遂使 禮官問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既以配天而不正南面 禮官與實非豈先王之禮哉若謂降

而合食為非禮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固無嫌也 憲宗升祔請并祀 德懿熙三祖自 仁祖以下為七廟異時祫盡則以 太祖擬商周契稷而祫王歲於後稷祫禮行于前廟時享則尊 太祖祫祭則尊 德祖各不失尊庶無悖禮議者不能從 弘治元年春公上疏請 上日御經筵及午朝聽政大略謂陛下之日之間居 又華殿之時多處 乾清宮之時少則心清理明 聖德日隆矣 優詔嘉納

脩 憲宗嘗錄以公為副總裁仍兼理部事公上章請解部事專史職 再上皆不允 除年公又疏乞致仕且曰吏部進退百官衆怨所集聞聖如尚書王恕者尚招人言况臣迂疎豈勝此任伏望放臣致仕養病林下以盡餘年 上

言行錄十卷

十

不許致仕命公以吏部侍郎兼詹事府丞史館供職如故 公懇言古人謂國可戒史不可戒我 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內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宋輯尚補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煬侯王是宜改正備列群臣章疏胥中者雖有可傳者不得書乞以雷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 草奏欲上以病不果 並何喬新撰墓誌 公嘗作內宴樂語亦不忘勸戒以時方事逸豫則曰謂豐大必宜日中故 聖大尚虞城復以時方尚邊功則曰慕帝舜之格有苗患宋國之相司馬以時方容異物則曰不作無益而功成不齊異物而民足乃召公之格言無輕民事而



惟艱無安厥位而惟危又伊尹之明訓公既進呈退語心學士曰萬一 天子過聽不賢于優孟滑稽之談乎

公嘗被 命教內侍有德公者欲援之公却而謝曰吾等類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而改節邪

天性孝友與人交篤於信義居常退遜體若不勝衣言若不出諸口至商確義理論事是非曲直則侃侃剛直視義所在勇往奮發雖壯夫不逮也蚤歲嘗作五經四書私抄而詩書二經尤為精到至其家庭授受而用以取科者則專門易學 並神道碑

### 林鶚

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刑部侍郎

言行錄十卷

公為御史時適 朝廷方重臺諫一時言事之臣播擢或過

實公獨持大體畧細故有所不言言必當其實時舉以總

三法司奏案士論翕然推重嘗監京府試大臣子有不預

薦者意欲試官故黜落之以沽強直名証其取士不公公

邑人林挺適入試在中列疑公有私違挺考訊將中公以

法及調所試考卷驗皆如格事遂得白

丘文莊公撰墓誌

公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興舉之未嘗

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

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

人以公有雅望責且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

鎮江漕河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

通丹陽以避之巡撫都憲主其議公以迂遠而多石且壞

民慮募多言於大臣請按京口隔甘露壩故迹因而浚之

以通舟楫春夏以肺秋冬以壩則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

言果便至今人過者必指曰此林太守之功也

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者或欲因其舊而加以脩飾公奮然

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太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董

彼未壞者猶當毀之幸遇其壞易以木主有何不可或以

毀聖賢為疑公曰此土泥耳豈聖賢邪孔子生於佛教未

入中國之前烏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正不如

此也聞者莫不悚服

廉憲江西一時僚貳分巡各道者人異其見往往用己意出

入於法公一正之以律多所平反雷信民云傳天神夏尚

書等遠近驚疑公榜諭之其戢其魁其惟途息又嘗以歲

饑奏減恒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家女為娼過嶺南洞

寇不使入境江西士大夫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



而遺沒也圖籍之外... 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真其人矣 謝鐸題神道碑後

公貌莊重對妻子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為郡多正諫俗... 法始易去至蘇且易從祀諸賢... 于東郊百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 吳文定公撰神道碑

鍾同 恭愍公

字世京江西永豐人景泰辛未進士官御史以直諫死... 天順初追贈大理寺丞諡恭愍

言行錄卷

十一

世京飽死訓踐老友培忠義之基厚... 年登進士拜學州道監察御史風采... 制郎中章公論期論易儲事願... 之極無所憾詞氣嚴正繼之以... 年日公疏上言宗社之本在儲... 切弊政聞者三竦而論疏隨入... 英宗復辟下詔謂其忠誠義氣... 大理寺左寺丞 高明撰忠義碑

御史鍾同之死刑部侍郎林鶻之好禮其烈與嚴美矣 名臣錄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山佳恭 莊敏公

字克讓直隸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吏部尚書... 贈太子少保諡莊敏

公知永州府巡行屬邑撫良善去貪暴新學政辨疑獄捕蝗... 山東大飢萊之父老相語曰使崔公尚在我輩何至此極... 邪具公美政立去息碑于楊震祠中

公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果之類咸取辦于民... 至諭其寮屬革去之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一無所取... 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 並陸容撰行狀

言行錄卷

十一

巡撫江南某衛軍士王阿隆既沒而戶且絕其族子凱一旦... 赴御史郭觀自首為隆之裔匿它里蓋凱固王氏別籍子... 特利隆所遺田產為是耳郭謂民無自誣以軍者信之二... 里迎坐如律者二十四人悉配蘇州衛象爭稱寬適公巡... 撫走訴之公覽狀曰是因可辨檄郭辨之郭不理眾復訴... 于公公嚴實竟坐凱罪悉復二十四人者為農

吳文定公辨評記

英朝于奉天門朝罷召李賢曰吏部左侍郎久缺况尚書王... 翔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翔訪其人得巡撫南直... 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為得... 人後 上與李賢論六部官 上曰吏部侍郎姚夔崔恭... 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天順日錄



公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賢以錄天下人才賢者  
者必言于家宰王忠肅公用之否也指其實錄之選人之  
有馮藉聲勢相干者不也始吏部缺左侍郎 上勅召  
公且語王公曰朕已為汝等一併僚矣其簡在 帝心如  
此

南京國子生歷事滿者例赴闕引奏紀選後選卒業諸生貧  
之者病于往復公疏其不便請就南部紀選士成使之  
公未為吏部時即以甄別人才為己任若前知府張瑄王宇  
林鸞輩皆待以殊禮而旌其賢能翰林侍講彭教李傑編  
脩張元禎國子司業費闇皆公品題于未遇一無所失人  
謂公有藻鑑鈞衡之具 並狀

天順初有歐御史者考選學校士去畱多不公富室子弟懼  
黜者或以病免時有被黜者相率鳴許于巡撫曹州李公

秉公不為理未幾李得代崔公繼之諸生復往許于公公  
一親試之取其可者撥送入學不數年有中鄉試者有  
登進士第者 叔固報記

文襄之政寬而理莊敏之政嚴而明故文襄之在東南財賦  
賄治國裕民安莊敏繼之事與文襄雪吏畏民懷

李秉

襄敏公

字執中山東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吏部尚書卒  
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皇明名臣言行錄 前集卷一

捕治之因被誣下獄暮年事白兇豪伏法其名遂起

陞僉都御史宣府參贊軍務總理糧儲公請銀三萬兩買牛  
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軍民樂業邊陲亦足又奏邊軍  
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汰宣府至僧  
配軍士無妻者慮寇以標掠男婦易糶米朝議每大口米  
一石小口米五斗不從公曰是重抄而輕人也每口與  
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碍例公曰何忍使吾民赤子為夷人  
邪擅專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 上以公為以數  
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賴之至有荷之于家者

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改撫大同等處一時腐革諸弊凡股削  
軍民者必置于法群情洶洶度不能自容乃以事中之遂  
坐除名久之 上知其誣特召復職再巡宣府越兩月擢

右都御史掌院事為當考察八府無所避公論快焉  
是歲秋 上以大同軍民疲憊命公巡撫無何建  
州廣酋董山作亂公命提督王務往討平之師還特  
賜一品服勞以羊酒遂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公素剛直不阿人言及居吏部凡內外士夫有聲望者擬奏  
不得進權又以天下無職不稱職者諸監生冗雜乃以規  
言其刑四者律之四有三者為三四有二者為中四有一  
者冠帶回還由是人察怨而大臣有忌之者喉科道劾之  
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熙為之不平特  
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慍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人  
所傳誦 並曹州志

天順初巡撫蘇松都御史陳泰知前免租之詔恩未得均乃







公蓋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碎至公不待衣  
起大發倉運食京儲賑之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  
米流徙者給米以為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其用  
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者數百萬人擇醫四十人空廩  
六十楹處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為葬塚葬之窮者使  
兩指慮事事無所不至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  
為盡力或述公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

英廟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章奏見公疏有正倫理篤恩  
義等語顧左右曰竝為朕也乃命戶部送公歸河州辛巳  
廣寇莊浪起公以舊官參贊軍務

為兵部尚書時兩廣峒獠大肆劫掠北虜在河套時出侵  
言行錄二卷 五

公進總督四川陽德人精鐔又作亂遂報日至公居中  
諭之各徵之而兩廣功尤偉命薦脩撰岳正都給事中  
張寧內出出一人公遂以疾辭歸家居 十三年絕口不  
食時年九十課僮僕研藝為終焉之計 並碑

上大議 帝于樓橋上問疏言曰奈何百姓其飢死矣後  
得公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飢死吾百姓  
也 寺漢筆記

公進總督時因歲飢上言謹天祿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先  
人上疏言制治保邦二十事其言多指斥權畧權畧人陰  
中傷之用是罷歸先是為公慮者曰自今凡事宜慎重  
事有大利害何苦不自計邪公曰自今不過此等事則已  
設遇此等事吾即如此處之擇利害而遷其計吾不為也

其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如此論者以公為社稷臣可方汲  
黯韓琦焉 雍大記

公年七十一作壽壙于先壙之旁鄉人有難之者曰今制凡  
大臣終皆官為營葬公嘗朝元老 上所優禮賁終之典  
固應有待似無庸為此也公喟然曰竝以謝薄叨職侍從  
曩因北虜犯順奉命總師深入不測之地自分身膏草野  
馬革裹屍以忠為臣之職仰賴神謀廟算師無敗績總膺  
獎擢致位夏卿期于自效屬時罹疾所懼妨賢乃五上章  
得請休致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儗  
當路以邀意外之賞 言行錄二卷 五

公性剛毅少愛儒術 言行錄二卷 五  
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之扼腕不平自廷擊  
馬順後所至今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極殺馬順者公  
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人豪哉 碑

姚夔 文敏公  
字大章浙江桐廬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卒贈少保諡文敏

英廟北巡國勢方岌岌群臣議尊 景帝公贊其決虜犯都  
城符召遼宣二藩倚角狀駭而遣公預其謀  
帝疾其其部之長在告公率百官請關問安退集東閣倡  
言復太子眾翁然議定俄而 英廟復位時方征苗又誣  
獄連襄府懼有變乃詔班師慰中外大安公之力也  
楊文懿公撰誄序



八為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復其官同  
列附亨者令擬准募來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  
必不判此惡事竟止

禮部尚書公上疏曰 皇上當念 祖宗之付託息天下  
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而恣于宴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  
家以節儉制用官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勿妄興齋  
醮勿頻設出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  
無忘政務 上嘉其言

戊子四月以災變上疏言 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  
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  
流留心經筵裁減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  
祖宗舊規庶回天意 上嘉納之 並墓誌

言行錄卷七

慈懿皇太后崩內吉不欲以之合葬 裕陵配享 太廟公

時秉筆奏請山陵宗廟聖考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  
慈懿之聖或置冊禮在廷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  
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之者  
乎引經執禮詞懇切伏闕跪請卒從公議 塵談錄

天順癸未春公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藉公請諭  
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暨後拜于地慟哭觀者  
以萬數京震數里 音德錄

公知貢舉檢防周慎細必親見主司偶遺名士必極力薦  
之至誦已再拜必申其說而後已或曰此非外簾所預公  
曰為國得賢孰分內外

拜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先是藩臬由臺委有會舉臺省由

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  
省藩臬十數人皆稱職輿服其公明公益自信日息進賢  
退不肖以臻治平 詩序

辛卯冬出軒轅上辰南方大水公所自前歲彗星示變  
以來四方漸覺多故 朝廷慮邊事宜往往不為深遠之  
圖自古喪亂常起于災傷饑饉之餘所謂人道姑息有象  
無應只圖因循使安于目前也

公手神秀朗氣度宏偉言倫侃侃達大體居官莊政精敏  
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恒存念  
慮事有可為必勇為之每廷議大政大事正色昌言人皆  
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慄慄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  
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善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

言行錄卷八

彭時撰

葉承成

文莊公

字與中直隸武山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  
卒諡文莊

公授兵科給事中己之變公率同列劾將臣從者失律  
敗事請誅夷之以肅天地然後議兵以復不共戴天  
之雠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  
雷邊將守 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  
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階土木崇刑白羊不破則虛騎何  
以薄都城急空固守宜府居庸為便已而河南陳州流民  
煽動 命公往視公即撫以進除貪虐賑饑寒民困



輯 彭時撫神道碑

景泰元年八月北虜送 駕還京將入關矣有隱名具帖言

迎復事者大臣見之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

達于上感動必矣或沮以匿名書公不顧且疏言之有

旨令尚書胡濙封進帖雖阻中而正論有不泯焉

遷山西布政司右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先是獨石馬營

八城過虜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

以進次第罷行之八城既復乃立學校以教子弟置醫藥

以濟疾病立義塚以瘞死亾設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

給將士制度品式纖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

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

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懽洽

言行錄卷九

歲亦雄登以外親去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公乞終制

不免至廣興利革弊尤盡厥心請許贖商計鹽多寡入米

餉邊而後出境公私兩利之

北虜出沒河套為西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

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公為吏

部侍郎受命往議方畧奏言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

難惟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剗削邊墻增築城堡

收新軍以管邊選土兵以助守此不但可責近効而亦足

為長便也

公溫雅簡重崇道設尚名節言動思致古人居家悌孝友蒞

官清慎勤恪設施不苟與僚友論事不激不隨其取人先

行檢而後才藝終不及人之過惡所寓門無雜客公退手

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於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游

然不以經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並神道碑

公前堂後寢各置文正范公圖像退朝政暇拱手默對良久

乃去 二泉文集

葉文莊公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積糧

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疋其屯堡廢缺者力修

築之不數月七百餘所今邊軍安設權門終歲勤苦曾不

得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節仰給內帑戰馬之費于太

僕者無可紀極屯堡尚誰修築悠悠歲月致今日之失事

今巡撫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蹟將來夷虜之患殆難

支也 錄冬序錄

顯允文莊萬夫之特博學宏詞忠言遠識君子焉依樂善無

言行錄卷十

欽給事青瑄以登憲職撫綏朔南保釐勿失吏禮之貳德

音秩秩希文不相古今所惜 彭和撰贊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韓雍 襄毅公

字永熙直隸吳縣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右都御史卒

拜監察御史奉命緝囚有礪山縣學教諭立純因責膳夫祝

磨兒其父令磨兒遁去乃告純筆死垂危它御史問勘誣

伏尋屍偶于黃河傍得一支解者認為磨兒屍遂坐極刑

公聰明才辨迴出流輩按江西時通閩廣處州寇發剽掠及

言行錄卷

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

練風裁凜然凡臨眾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

語疎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

和船祭墓下流流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成化乙酉兩廣蠻寇弗靖 上命都督趙輔克總兵官掛征

夷將軍印兵部尚書王公疏特舉公素有雄才能幹大事

遂起公於浙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督理征夷軍務公既

受命會於南京眾議欲分江西軍從游擊率達官由廣

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空逐之在

奇今兩廣已無完地賊巢穴不圖而趨其末未

見其能濟者全師至彼前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

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

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煩於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

可以懷我較惟勝之而已救救云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

奪人之心薄之也所以兵容極速不尚老遲又何泥於困

乎於是命將分兵諭以 朝廷威福之里示以賊勢可滅

之機遂催呼咸願死戰不逾月先破龍仁荔浦次及大藤

峽前後生擒斬首奪回被虜俘獲賊屬共四萬一千有奇

先是公與將士約能生擒被虜男女者准其功故無妄殺

之條功成之日士皆欲逐無諱秋毫不漁于眾 行狀

公入峽賊出公令五鼓戰將領音聞賊已覺恐進失事二

更相驚大破之公嘗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

乃其言曰口為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

守兩廣時取道嶺境視其勇健者賞資其厚父老相感

提督兩廣時取道嶺境視其勇健者賞資其厚父老相感

大勝比公卒地人供以為神 西樵野記



曰諾乞以花書為信公至廣寇迫其援兵未至謂太監總兵調其蠻撤往不至公伴怒命使以臂花書往調蠻酋一見懼躍統眾而赴一戰克捷軍中稱公為神明焉

近奉聞畧

余子俊

肅敏公

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太保諡肅敏

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在部屬中擢開敏精厲嘗有兩勢家爭田久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之姓同執為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邪卒為直之

言行錄卷

三

上

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為關中七府之冠

丘濬撰傳

公拜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其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初逐出北虜遠道黃河之外至正統初渡河來犯近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一帶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難守遂移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無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為萬善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若堡况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為邊垣於是東起清水營之紫城峯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十里每

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皆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墩臺新片狀以偵敵避射八為堡十有二崖崇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之間厥功告成自是虜

寇稀矣

榆林列戍始於正統歲調官軍未有衛也成化初立衛未就縮也公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謫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擇軍中子弟之俊秀者為子弟員奏請建學立師以教之俗不藝圃教其種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為屯田得糧十數萬石以助經費自是榆林為重鎮而與寧夏甘肅鼎立而三矣虜自後經城下必嚙指相顧不敢鳴鏑向

言行錄卷

四

上

丙申移鎮關中有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厲兵之方條上事宜凡七疏入皆從之行之至今初公在西安患城中水多鹽民以為病至是乃開新渠至今使之號為余公渠涇陽縣山高水下不利灌溉乃出公帑責健吏鑿山開道溉田千頃永為秦民之利

公沉重簡默外若和緩內實嚴毅凡文移必自起草每夜至二鼓方寢一生仕宦立朝之外皆在西北二邊而於關中尤久故於榆林事為詳其功尤大而灼然在人耳目者修邊牆一事其後又以大同宣府切近京師依倣所已行者為之竟為忌者所沮不克成論者謂其功程已有次第假使未為盡善但十得四五而亦享四五之利不猶愈於盡

發乎並傳



公為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縱入無所得遂引去弟子蒙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賢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

李文正公撰傳

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時巡邊大臣附巨璫請舉兵征建州內附文直下兵部議公以為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罪狀未著遠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已當別遣重臣往節制之權煇方張公抗言人甚危之亡幾彼相繼敗去公卒無它 劉鴻撰神道碑

公正不詭俗庶不近名嘗語人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樹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為達怨自全之地其城延綏時怨謗紛如執之不易卒以成功人至于今利之且頌公之德不衰 楊廷和撰奏議序

### 楊繼宗

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仕至左僉都御史授原州司主事獄中重囚動三五百計桎梏年久多死于其腐公每提督必給與飲食令三日一櫛沐蘇活人命無算王忠肅公薦為知嘉興郡公至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

然 公於郡邑以宿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

必列之上坐曰吾為民之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公冬夏惟服紗段衣各一襲然必用本職繡補參謁上官無異平居雖朝覲赴吏部亦如之或以為言公笑曰吾所服者朝廷之制服也此而不服將安服耶終無所更當道知其入亦弗之訝

公在郡時值歲飢嘗發倉庫羨餘賑之而不及聞于上司後參政韓者按郡知而銜之欲與查考帛袋在案方展閱間旋風從案捲卷飛颺空中野鷹數十爪之紛碎韓驚嘆而去

清軍孔御史按郡臣老多被箠楚至死者公揭示要衢曰孔御史打死人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之何刑酷如故公入

告曰為治貴謙公但當別好劇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體也孔不能折臨行欲許公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卧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惟一衣篋且不對識公復啟示之孔媿服而去 並遺愛錄

公知嘉興時治一豪強伏罪而釋之其民改行杜門五年不出後以事入城行由治前橋公識之使人召而來曰爾今為吾良民矣遺米一斛勢人于山陽官謀署縣篆大竊帑金莫敢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部欲出之乃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朝廷印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印原告御史斯而退

右渠雜識

浙江按察使下車之初意圖一時為之振舉初審諸司



所用成辦于下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  
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  
行悉以解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  
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

詔起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地方外威官官莊田多占民  
間地土公悉奪而還之權輿歛迹

公為人好善惡惡出于天性與人不苟合人多憚其方嚴居  
官三十餘年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雖庸人孺子皆知其  
名 並黎淳撰神道碑

嘉興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之一耳而會計催徵  
之法里胥比併之勞則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于民升麥  
三絲收之或至擔石小民不堪公庶知其害乃併于秋糧

言行錄卷

增六

上

中徵之後公會秋稅歲得羨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  
任夏稅悉蠲民之德之

成化中巨鑑汪直用事勢傾中外時公朝覲至京直聞公名  
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為公危公不為意直亦敬憚之  
一日 憲廟以所吏問直直以公對後公長浙憲每發鎮  
守張公慶之弊慶兄敏在司禮監時于 上前中公 上  
曰得非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于慶曰可善  
遇之 上已知其人矣

公為憲長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貯糧監併歲久至鬻子  
女以償者公憫之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至命量之正  
數外尚餘四五斗較它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  
倉官虧糧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于公公

曰休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不能盡其職尚有天殃况正  
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于心安乎  
衆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赴部選用

左遷雲南時適峒獠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公獨毅然  
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某人其穴衆皆羅拜曰聞  
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之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素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 並遺愛錄

公踰壯年即獨居在嘉興九年止一老僕朝夕飯兩盂蔬兩  
豆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  
蔡介夫厲清操獨以絕欲為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  
右渠雜識

言行錄卷

七

下

陳選

恭愍公

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廣東左布政  
使卒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恭愍

公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遂游日坐一室誦習  
未嘗嬉戲故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為文理  
致深密讀之有味 吳寬撰傳

出巡江西風紀大振不事聲威官吏相戒自不敢犯至今稱  
前有韓雍後有陳選 江西通志

憲宗嗣位公上疏言君子小人進退治道所係不可不慎言  
甚剴切提學南畿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編  
歷郡縣居宿學宮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請小學士



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

擢廣東布政使廉民疲因為除後役罷和買備賑濟務為  
惠養計收釋冤獄閩人賴克哥等三十九人漁于海舟為  
風漂至潮州守者獲之以通番論又邑民劉馬住及黃福  
等十九人被誣為盜公察其冤悉釋之尤不與界倖中官  
有弟冒為武職者通取寡媳為奪還之於是乃有提督市  
帕司者前進貢為奸利役戶苦於供需特戒三十人其後  
番人馬方麻與海商私通販易詭稱蘇明答刺國使臣市  
舶利其官不問公發其偽時又有撒馬兒罕使臣伯六澤  
以獅子八貢浮海還國云欲往滿刺加更市獅子公言西  
域賈胡為圖利耳使隨其謀必貽安南諸夷之笑國體所  
關甚非細故中官既蓄藏役戶之怨且素利進貢及是每

言行錄卷一

八一

上

為阻抑死益深乃誣奏其事勸事者求事官不得必欲元  
致以罪竟建公赴京廣人數萬擁留之公在道病作行至

南昌而卒

公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脩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  
求仁為要因自號克公讀書不資於文詞遇格言即手錄  
于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視所當為者則勇於  
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後而評御下嚴而恕至於言動端  
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身死哀顯與會惟服先人故衣  
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  
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  
士所不及者 非傳

公為提學前後二年變色之語不見于公賦折箠之答不下

于皂與 姑蘇志

公董學政于南圻一時官吏動色相戒曰是非糾劾百僚不  
避權倖者邪何可犯也御史大夫韓公雍時居喪吳中戒  
其下悉屏儀衛去之曰陳御史至矣

震澤文集

當成化間聞聖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彭公及公  
是也 守溪哀詞序

公為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與舉時中官汪直司西廠  
詞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竦息郊迎公  
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  
公則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達直歸 上問河南好官  
為誰直以公對 上以疏示之 塵談錄

言行錄卷一

九

上

羅倫

文毅公

字幾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仕止翰林修

撰年追謚文毅

先生生時有奇祥補郡庠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  
非他家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處子行而惜其貧  
之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景泰丙子領鄉薦祭未赴春  
闈遭回祿呼曰吾平生無毫髮得罪于天今乃至此奈吾  
親何須臾垣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殞軀者幾二十人  
而先生獲免出示招老人竟無所得成化丙戌廷對就題  
論事頃刻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時謂之  
真狀元 墓誌



倫廷對策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句倫不從直聲震于時

為翰林修撰會東閣大學士李賢遺棄去官 朝廷留之臺諫皆不敢論說論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為然既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准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及復數千言一本于天理人心之不可已者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府舶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終倫之世臺省未嘗有起復者明年召還後修謨改南京尋以疾辭歸開門受徒日以註經為業垂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言行錄卷十一

或衣之衣行過乞人死于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雷其飯其其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功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職然不以為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之告即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于世者時或作為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知之也 並陳白沙撰傳

先生名重天下所至人必相率而觀之雖武夫俗吏皆知敬仰召還時有奏事者詞連先生法當下錦衣獄鎮撫官曰羅先生其可至此乎即日鞠成獄之先生遂得免

德東里作相時以百官祿薄請令得受皂隸錢自是遂以為例獨先生不受 並鄒智撰遺事

于孝與人臣 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善人則必之如善惡之風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飢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為人之毀譽成敗事之成敗利鈍已之先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為人必曰青天白日云 鄒智撰事狀

先生既謫廣東市舶未幾李公卒商文毅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先生南京翰林修撰適憲陵陳公亦卒士有為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生已復官時以羅之謫陳與有力焉故云 菽園雜記

羅一峯氣魄大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楓山記錄

言行錄卷十一

峯平生志念不意天下 白沙語要

皇明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十一



近代名臣言行錄小序

我

皇明名臣昉於莆田彭公鳳儀錄贊後泰和尹公正言有通錄豐城楊公方震有言行錄莆田林公從學有補贊述作多矣而近代名臣固未有錄之者咸不自揆通加搜訪共得四十有八人亦為言行錄是皆我

英 憲 孝 武四朝之所培植者雖其事功所就不無大小之差然志行風節才猷學識充養磨礪卓爾不群皆足為士君子立身立朝之法程也載籍既寡識見復庸僭妄漏畧之罪知不可追錄未盡者尚有俟于續考云

嘉靖辛卯六月既望後學海鹽東濱徐咸書

皇明名臣言行錄後序總目

海鹽徐咸重纂  
海鹽陳曉校正  
無錫施漸校刊

第一卷

侍郎章恭毅公

尚書林莊敏公

尚書項襄毅公

尚書任襄毅公

尚書原襄毅公

尚書周文安公洪謨

少保商文毅公

都御史朱恭毅公

第二卷

太師王端毅公

知府岳文肅公

布政使夏公

定興伯郭武公

尚書黃公

尚書陳車公

太保劉文和公

第三卷

太師馬端肅公

少保秦襄毅公



會都御史高公明  
都督同知王公信  
都御史鄧襄敏公

第四卷

少保立文莊公游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尚書孫文恪公格  
按察使楊公瑄  
知府張公寧

第五卷

尚書彭惠安公韶  
尚書周文端公繼

言行錄目

二後

尚書張道南公悅  
侍郎黃文敏公孔昭  
侍郎張公

第六卷

○尚書章文憲公憲  
尚書孫忠文公文  
尚書吳文定公胤  
○祭酒孫公淵  
都御史王公  
侍郎傅文懿公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庶吉士鄧公

第七卷

尚書劉忠宣公大夏  
尚書文公  
都御史三節肅公  
都御史戴北簡公  
○侍郎謝文肅公鐸  
尚書林文安公瀚  
尚書許襄毅公進  
尚書雍公泰

第八卷

少師劉文靖公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言行錄目

二後

少師劉文靖公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少師劉文靖公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尚書林公俊  
尚書孫榮公文  
尚書喬公  
尚書邵文莊公  
尚書吳公



第十卷

尚書彭公澤

少保席文襄公壽

尚書胡端敏公世寧

尚書本原惠公承烈

尚書王公守仁

尚書梁公材

第十一卷

尚書傅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使許忠節公達

尚書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使許忠節公達

尚書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使許忠節公達

尚書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使許忠節公達

尚書文毅公珪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後集

三章公綸

共毅公

字大經浙江樂清人正德己未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左侍郎卒贈尚書諡恭毅

景泰初為儀制郎中適國事多故公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  
言太平十六事累數千言俱准議行北虜也先索使通好  
公言宜暫結往來之盟以待天時人事之至車駕欲幸大  
降而寺公言以萬乘之尊臨異端之地博之後世誠非美  
事又因災異請下詔求致災之由上示撤樂減膳之敬下  
推捐俸救民之仁節蓋賜之費罷補官之俸恤差遣之擾  
備義舍汰僧徒諸事皆極剴切 尹直撰神道碑

言行錄卷一

後

英宗皇帝歸自北狩尊為太上皇別居南宮 憲皇已在儲  
位又明年乃易南宮疎隔嫌隙滋萌災異荐臻人心危懼  
廷臣無敢以言者時公為儀制郎中特陳修德弭災十四  
事一畏天戒二正焚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  
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植實蓄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  
重臣十二辨黑羣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  
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後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  
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罷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  
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  
脩問安視膳之禮乃盡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  
十有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子是天下之父也  
至以元位授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



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皇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說篤而和氣克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獄刑逼誣引大臣并南宮通謀榜掠慘酷體無完膚落死者數千無一語它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卿廖莊入朝亦以營請復儲杖于闕庭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死公幾絕復甦禁錮愈嚴公了無懟悔意越二載 英宗復登寶位憲皇還正儲宮首錄公忠出之獄嘉嘆良深遂擢禮部右侍郎 碑

初御史鍾同亦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

二

一

風聞御史鍾同亦上言今諸司各陳所以致災者因以復儲事我僕不... 公檢公... 上擊節嘆賞

二

天順八年 憲皇嗣位有司奉遺詔自日外請行大昏禮公

言山陵尚新元朝未改百自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在前代固有常制諒陰昏配於今日不忍隨安乞特諭禮部

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識者避之 正統之末社稷非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功卓矣所不 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命辭必從乃已則儲必可復正月 十七之變亦何自而萌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豈

意生全復躋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世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學問該洽遇事敢言歷精政教大體匪託匪離後景帝拒絕讒間全護兩宮其亦終有悟于公之言也 碑

李文正公年譜序

嘗嘗論名臣于正統景泰間劉忠愍教君臣之大義章恭毅明國家之大紀于肅愍建社稷之大功皆所謂願為執鞭而不可得者 邵二泉文集

林聰

莊敏公

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刑

部尚書卒贈水保論莊敏

三

檢刑有... 日矢口所不盡心以報國

廷議... 英宗之禮或謂勝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

迎是安公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堂從厚胡

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云此小人管林之

言大抵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如何王文瑞聞之曰此

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

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過王文至眾以質之王曰匿名文

書類耳事幾寢公患之以聞迎復竟從厚 並彭華撰墓誌



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奏 禮事雖不能  
沮而人諒其忠未幾請設東宮官屬聰為右春坊司直郎  
內閣大臣言聰不宜置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  
益寒寒以言自任思不負知獎吏部官選法未嘗或私有  
所徇者輒指斥改易至屬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  
者外雖示敬憚而中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  
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當死大臣當連名署  
奏牘次及禮部尚書胡濙驚曰抵牾至死邪如公論何即  
移疾不出適朝廷遣使問之濙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  
悸不安耳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坐末成左遷國子學正  
陸簡撰小傳

英宗復辟起公左僉都御史山東饑命公賑貸公詢按能官

言行錄卷一

甲夜

散請村落給食及醫藥全活數十萬還陞右副都御史江  
淮鹽徒橫行公往擒其渠魁梟數人餘脇從則用輕典盜  
以寧息

召為刑部尚書其決獄不稍宿善委任過大事則反覆詳覈  
歸自學制屬官咸心服以為不可及凡大政會議亦多所  
制決言情太直注直往致遠東失機事事皆得其宜以報  
汪奴說請神獨禮敬公公為人恂恂和氣滿容身若不勝  
衣未嘗有疾言遽色及遇事則正色讜言確然有不可拔  
者 並墓誌

其是為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倖  
士論殊不直之及聰給院章道中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  
之謂聰不能給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人使不言誠

非聰所能也

聰自抗易當之義著直名海內士皆想望風采而都察院公  
所至皆惶汗喪魄救過不暇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  
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至于再起則更為溫厚謙  
抑與物無忤許議者雖疑其跡涉清沉而卒亦無少貶云  
並小傳

項忠

襄毅公

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  
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正統十四年八月公以刑部員外郎扈從北征羈囿虜中困  
公飼馬公仰天竊嘆曰圖歸事本朝久之公挾二良馬而

言行錄卷一

五夜

南越四月馬被逐棄馬步奔間道攀巖崖過凡七晝夜遂  
宜而視其足跡或羣聚刺者百數而公不知也  
且人常世行狀

公為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擒男婦數百流劫村  
落部將請殺公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恤無殺及訊其伴  
某者某被掠者某被殺之 奉天正公神道碑

公為陝西時賊賊生就番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虜  
雷公之得民心也如此 行狀

公為陝西時賊賊生就番作亂公調兵撫捕之遂降其衆虜



犯延綏公調兵禦之虜遁去關中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  
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奏開一渠餘三十里涇陽鄭白渠  
亦久廢募募工疏鑿灌田餘七萬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  
之 謝木齊世墓誌

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據其醜類謀叛不三月間  
有眾二萬且據石城將舉大事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  
壽廣義伯吳琮巡撫都御史陳价等率官軍勦捕兩被殺  
傷都指揮費良死之事聞詔以公總督軍務同總兵官劉  
三討之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遠退公即陣斬一千戶以  
殉眾乃定會有星孛于台斗中外詢詢占者以木在秦州  
不祥公曰賊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皇威問罪師直  
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榮感守歲卒以成

言行錄卷

七後

功今殆類此乃不候援至即以師據賊水寨困其勢  
朝廷尚慮師淹歲月 詔問公可否益兵師上疏謂京軍  
怯不諳戰而之無補時兵部及兩侯伯上意者公與已  
各舉所言公堅上坐困之策與賊相持百日後漸有欲降  
者公乃以二卒自隨單騎抵寨曉以禍福於是賊中脇從  
之眾相率來降滿四與左右復來劫營前後大小三百  
餘戰皆御之已而滿四乃反使愛將楊虎程者出營遠汲  
被擒公先揚言斬之虎程乞命公乃諭以順逆許以不死  
解所束金鈎賜而遣之約為內應以故滿四卒為虎程所  
賣成擒斬首七千六百有奇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為  
經久計 上皆從之  
先是公日披堅甲下督軍殺賊雖矢石如雨畧無懼色

鈞陽馬公嘗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  
心與論偉之 西征石城記

京圻大水 勅公巡視順天河間永平三府公於發原賑濟  
外更設法義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各萬餘  
軍民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有餘 行狀

荆襄賊李胡子者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為亂公復總督軍  
務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遣  
發還鄉者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二千餘 獻俘于  
朝者百餘人仍獻便宜十 詔督雷撫治進左都御史  
會有星孛于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公再疏自列言  
為國任怨未嘗受殺因乞骸骨 上溫詔慰公且召之還  
後荆襄三十餘年牙孽不作跡其摧創之力未必非撫綏  
之地也 言行錄卷

七後

七後

編衣百戶章瑛者扶汪直為詞察屬與大獄至擅執京朝官  
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奮筆具疏草倡諸公卿奏之  
瑛坐論成幾朝野稱快而其黨競仇公不置又有千戶吳  
綬先在軍中掠法為公所黜時亦用事極力構公欲寘之  
死公廷辨慷慨不少屈僅坐落職以去久之隨公者次第  
皆敗 上洞察公枉復兵部尚書致仕 並神道碑  
公自去官家居者二十有六載中朝縉紳論德宿望可當  
大任者蓋未嘗不在公弘治初吏部侍郎彭公巡視兩浙  
嘗為公可用而公避疾竟不果起 墓誌

程信

襄毅公



字彥實直隸河間衛籍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毅

正統己巳七月 英廟親征北虜公與廷臣上疏諫止不報

景皇即位公以國兵新敗之餘空得人才為用乃上疏請

除名大理卿薛瑄等數人皆下詔徵用之 行狀

十月北虜犯京師中外戒嚴廷臣薦公及戶科給事王欽諤

軍事詔公分守西城竝分守北城公上言五事曰新號令

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

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詔所司即日議行

英廟還居南宮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屢變上中與固本十

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

反覆數千言皆切當世務而敬天一事則請景帝降尊友

言行錄一卷

八

之實以容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

時公雅負公輔之望臺部關員多進擬而廷議欲以宣府邊

東兩鎮邊餉為重請增右叅政兩人督其事吏部尚書何

文淵具公與兵科都給事中葉盛名上詔以公為山東葉

為山西士論益不滿焉

公至遼東時巡撫都御史寇深已得請會官吏卒盜糧石以

上者處死又造新斛視舊加二寸俾公鈎考之公曰使彼

貞盜雖斗殺之不恤但令故為此加斛以置之死地豈情

也哉取諸新斛立碎而火之

為太僕卿時馬政久廢明言增興三營大將石亨孫鍾善欽

聯疏入言太僕急徵諸衛馬非便請以其事隸兵部從之

公曰如此則為不得其職矣即移文言太僕職專馬政而

高廟有旨馬數不許人知今自隸兵部使馬之增耗太僕不得與聞脫有警而馬不給則孰任其責願明示為著令兵部懼以為言詔復其事歸太僕

陞左命都御史巡撫遼東召至文華殿顧問良久道及邊事先是用曹石言罷天下巡撫官兵民皆不便 英廟乃命

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舉堪任者得李秉白圭王宇及公一時號稱得人

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邊報益急 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香漢兵計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為三道自督之以入金鵝池而分四川雲貴由戎縣貴州

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略期四路俱會大壩

兵及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檄下邇如雨諸軍以

神銳勁弩即之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

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躋其後四川雲貴軍已攻其左

右驚頭四散不支連破二千餘寨獲銅鼓數十斬獲五千

級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窅幽暗不

可入公命諸軍以上石室其門圍守月餘賊死洞中臭聞

十餘里公又陰察九姓土僚之附于賊者選師撲之不踰

年都掌悉平公復請移瀘州衛千渡船鋪以控諸蠻分裂

都掌故地隸永寧芒部易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以轄

熟夷

辛卯春 上以雨澤不降令群臣條陳關失公上言兵事可

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令在外惟延緩兩

言行錄一卷

九







居又卽鄧縣城置鄧陽府以統鄧及竹山竹溪鄧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鄧陽衛于鄧陽以為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東蕘好德也蕘協從之堂豈皆盜耶設若置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蕪土入貢于版圖之間及側蒼生安枕于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于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為鄧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克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宋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擢道宋為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公右都御史再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上卒漢南諸郡縣之民聞之莫不流涕皆為立祠焉 皇明通紀

言行錄卷

十一後

流民之患自古有之而制置之術莫不詳于西晉莫善于我朝我朝流民為患久矣而處之莫不善于往時莫善于原于英此處西晉流民大虞遂致李特據有巴蜀首亂天下我朝于斤李胡了之亂流通百萬其不為西晉者宅塚所積我國家福祥無窮遂無此事耳昔江統徒成論不備于時識者至今為恨我朝周文安流民說復用于君相如德前應又得原公以推行之遂遵保聚安集之效子孫黎民永享千休鴻雁之什周宣王不得專美矣 昔周公定成而民遷于洛邑戒長民者不忌于凶德君陳繼治之未嘗念及于頑比年以來山濶屯聚新附土著之民莫不相生相怨于無事之天非獨流民與州縣之利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曾照論

周洪謨

文安公

字堯弼四川長寧人正統乙丑進士及第仕至禮部尚書卒謚文安

授編修景泰中遷左贊善上疏十二事 景帝嘉納尋轉侍講改侍讀掌南京國子監事成化初召修 英廟實錄進侍讀與于士隆南京國子祭酒改北監上疏奏增孔子樂舞之數從之

晉禮部尚書時議 憲宗皇帝升祔暨孝穆皇太后饗禮公上疏曰禮必援情以立義事當據古以證今謹按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為七文王武王為宗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有世不遷其餘則

言行錄卷

十三後

以次而祫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偕祖為祖而太祖太宗亦百世不遷雖迭有異議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尊祖為得禮之正蓋報本及始所當重也我 高皇帝肇建不圖追祀四祖至 英宗上賓遂備九室在當時則 德祖為高祖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 德祖當為始祖無可祧之主臣愚以為 太祖 太宗比周文武萬世不祧 憲宗而下當以次遞遷茲遇 憲宗升祔宜于 太廟寢殿之後做古夾室之意別建一殿分為九室以俟藏祧主况古者祫祭合祧主與未祧之主而祭之于 太廟故謂之祫今宜于歲暮之餘奉迎 懿祖祧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為有加矣周禮大司樂歌中呂舞大護以享先妣



謂姜嫄為帝嚳妃為后稷母故特立廟以祀至宋元德  
德二后既有別廟之享章獻章懿二后遂有奉慈之建每  
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如常儀茲遇 孝穆皇太后祔廟  
茂陵所有神主宜于奉先殿旁近宮空室改為別廟庶情  
文咸秩幽明允協矣 上從其議又手置璿璣玉衡圖以  
木代之規制工巧識者服其精致仕歸尚草奏安國十事  
上之卒所著有經書辨疑錄丘文莊公銘其墓曰明與石  
年多文學士士專一經惟用作義雷同勸說誰復致疑侃  
侃周公實惟經師剖析精微適決疎漏死者復生亦不干  
咎學既宗經文必根理矧居顯位不徒尊己入皆迂公孰  
知所存無待而興卓爾不群

言行錄一卷

十四後

昔張平子之靈憲郭守敬之簡儀後先若符及讀五經辨  
疑錄則又知其用心精密非有本而能然乎贊曰堯授四  
時舜齊七政顛底宓祗潛探玄運俗儒固覺誦習成書  
訛襲舛白首紛如矯矯周公直窺象緯璿璣製圖宗祀析  
禮文莊之銘可謂知人闡幽明微以步芳塵

並部學訓林

成化初荆襄諸處流民蕪聚為亂無慮百萬時有議欲逐之  
者公特為祭酒聞而憫之著流民說謂宜于荆襄地方聽  
其附籍或設州縣以撫治之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  
後有以其說奏上者允之遂勅都御史原傑經理其事傑  
乃相度創置州縣于鄖陽諸處安集至今不擾而公  
之說獲用于時深可為世法也 通紀

商輅

文毅公

字弘載浙江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一任至山保史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毅  
公游也庫時學諭王端最名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十餘言  
立就即以狀元宰相期之宣德乙卯登解浙江明年會試  
弗利乃入太學李忠文公時為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  
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試果復舉第一入為翰林  
修撰  
已已陞侍讀召入內閣時 車駕北狩人心洶洶公力主群  
議請郕王即真以安文側聞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  
並楊十器撰傳

言行錄一卷

十五後

壬申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  
議此明日有旨會參議等公爭不可踰歲鍾同  
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可測公因召對力救綸得免  
并進簡奏誌

景皇帝不豫而儲或未定太監璉安以言館群臣公奮然曰  
宣宗皇帝之子但當復立 宣宗皇帝之孫它非所  
當立者 未及進而奪門之兵發矣 英廟復位即日  
迎立事置下以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諭  
再三計議改元草詔班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  
抹光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章革不悅遂騰  
誣謗欲附致于少保則案與安和解 上愈怒與安曰當  
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 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



復爾耳 上怒稍解乃坐前民 傳

憲廟即位之明年追念舊學遺事驛召之公次年春上京以野服見懇辭不允乃復舊任行疏入事勤政納諫諸將村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理之說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 上嘉納之

慈憲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公力言附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篤夫嬪之懿昭 今上全母子之情斷不可有異議至率廷臣伏闕泣請 上為感動卒從之 並謝遷樞神道碑

辛卯冬尋出天田入太微垣公引 管自劾後條陳弭災事宜以聞一日崇正道二曰謹命今二曰親賢臣四曰慎賞罰五曰納諫諍六曰勵官守七曰 軍民言極懇切多見稱

言行錄卷

十六後

納

一日議及成王監國公觀縷言有 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聞之亦下泣 後景帝號 並傳

丙申夏皇子薨 上方以嗣續為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敢語公獨婉轉探引求宮乃立復上疏言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內外解贊魯姬之賢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太子之母因病身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未順伏望 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使於接見庶得以遂母子之情愜衆人之公論逾月東宮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悉如禮 並傳及疏稿

建玉皇閣于宮北將有事焉公上疏言 皇上為此無非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 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未為合禮 悉皆停止庶幾天心昭曠可以變災為祥 上是其言即罷之 行狀

汪直新坐西廠立威擬至尊內外官臥不帖席公疏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保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其厲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槍械數入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換易此人不熱國家安乎危乎懷安聞之咋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

言行錄卷

十七後

公任歸北制 上見其子孫多賢乃嘆曰其與公同處若干年不帶見公下安教一人空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 嗣去安教一人也 並傳

公嘗以家法告諸子孫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驚謂難辭職者及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員領自稱 京籍為臣 西門路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瑛錄

朱英

恭簡公

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諡恭簡 正統己巳閩浙亂起銀冶間公與諸御史承勅分守州縣比



至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赴處州聞土木之難乃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老弱被擄者又計獲巨賊若干入有中使報黑面大王者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欲偕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賊于市竟無心變景泰改元公還朝論處中便益五事下諸司施行 李文正公撰傳

遷廣東布政 參議舊屬民避役各假額外隸從身以賄免公至悉遣之定均徭法限以十歲一役九休至于今不廢 蔡文莊公巡撫兩廣興革進退詎公為多嘗入賀歸遇知新淦縣李舟知南海縣趙壯各囊白金以贖公卻之後二人以賍敗受贖者俱坐累公獨不及

巡撫甘肅首陳安邊十事大約欲練兵積糧興屯種柔諸番徙居戎簡首使謹烽堠防奸細諸事又以歲議陳八事所

言行錄一卷

十九後

舉武官如王璽劉晟皆為時名將

總督兩廣軍務時廣方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邀功伐凡動大舉必檄遠州列期輸輓民道危幸錄鑄公下令撫輯有搜今者購首惡誅之要害所在芻粟皆豫或因糧于寇故兵民咸息盜亦無敢肆亂者

山嶺賊嚮順請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為緝賊山晉大藤盜衝自是莫敢越境後山惡少間聚出劫百利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屠其鄉公移兵臨之誅其良民執諸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亦以萬計田州岑氏有內亂公謀諭族屬伴除世讎皆感泣共殺首惡傳首軍門於時諸郡徭獲卒聽命還業 交趾使老揭諸郡且立營柵于龍州外境議者謂彼謀內寇

詔諸鎮設備且詢公公奏安南小國不過與老提爭障地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敢討未晚 上用公言交人感畏修職貢不弛

新會百士陳獻章隱居養母公累疏起之授翰林檢討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伽國溺于海公奏錄其子各一人 並李傳

公在兩廣值兵荒之餘民橫死鋒鏑及走散岩谷者至遠城數百里無烟火公盡支前令竭力勞來雖時有餘孽未靖亦以次用計剪除之而脇從之黨多從遣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饋之竭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幾四十餘萬錢穀稱是故 朝廷下詔旌勞稱其能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攘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蓋一時上下深有幸于公之能以寬濟而無不無遺憾于前人之增恣云

言行錄一卷

十九後

公居官恬淡不事虛譽如昔之總督軍務有功者例遣子姪一人奉提以親錄田公獨不厭論者駭之 並薛簡推小傳

公在兩廣其蒞政事備著數年間所積金數十萬兩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勸從復業錄鑄者不可勝紀史稱其人大有功于國家 錄冬序錄 陳白沙曰右都御史朱世傑節用而愛人 語要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後集

王恕

端毅公

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卒贈太師謚端毅

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

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科不乏人天順間遷江西右布政

使揚人立石頌德

撫南陽諸府南陽豪孽橫殺人公獲其渠魁餘悉解散以

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搗其巢走之及劉千

斤輩作亂公亦會王師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

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諭使復業民為建生祠繪像

言行錄卷

一後

東陽神道碑

公之為守也務為德政公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時鎮守內臣私

弄外夷誅求無厭人莫敢問公勸之其下郭英懼而自盡

其寶石于宮并械送其下數人于京師且勸 上不寶

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空一切拒絕又言昔交趾鎮守非

人設一方陷沒輪衝辱致麓賊叛今日之事殆又甚

乎云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由是直聲動天下

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因言古之明王

有求於民抵璧却十里馬楚難頭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

也愚因而妨政也重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以固結人

心為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為天下先凡織造宮一切取回

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中官王汝乘傳東南搜索奇玩

所至驚懼公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

昔唐太宗遣使梁州詔李元亮獻名鷹馴皇令益州織半

臂背子捍撥鑲牙大與與不奉詔臣取不效之又具

言其失人心損國體傷和氣而召災沴 上乃詔成敬久

之敬等俱收捕下獄同惡王臣斬于東市中外稱快謂公

有回天之力 並王墓撰墓誌

轉南京兵部尚書恭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以諫建永昌

寺下獄經歷張敏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

罪惡人自此以言為諱設有奸邪誤國誰復肯為 朝廷

言者疏入俄有旨令致仕公怡然就道

孝宗即位召為吏部尚書旋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裁抑僥

倖褒獎名節甄拔淹滯中貴無敢以私干劉文穆在內閣

言行錄卷

二後

每有所軒輊公亦不屈守備蔣琮與南京科道相訐奏科

道多得貶黜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

不宜異同知州劉憲御史李興以忤文穆下獄公力辨之

得減死 內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本司參議公言祿

出自科日自可達到而越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唯以

天下之官待天下之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

白多謂業已行矣公言天下事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

為害若謂已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豈皆未行乎公遇

事輒言有不合即引疾求退 上每溫詔留之執政有不

悅謂其好名者

東南大水士庶咸望公奏獨歲額公獨持其義以軍國之計

重也然所免各郡亦且數十萬而人莫知之舊例應天鎮



江太平寧國廣德官田減半徵而民田全免久之民田多歸豪家官田多歸下戶公乃為之損益官田量減其耗民田稍增之公私便焉 並誌

南京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奉 命點軍為留司所奏出補外職公論抹之紘昂乃得改京任徽王奏乞陞鈞州為府晉王乞為世子別設典膳皆論止之兩廣都御史秦紘奏安遠侯柳景不法坐致仕去公極言紘當用乃起為戶部尚書

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郡官奉 旨黜革公以為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南臺薦公可入內閣 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委想吏部若有謀議亦無不聽

公於弘治之初柄政銓府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

言行錄二卷

三後

莆田彭公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楨皆豐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之地宜謀猷輸忠赤同寅協恭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良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詠而不能已

儲侍朝辭公九十九序

公本治易然於各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于人也不然此老何以至今日尚拳拳也而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四

公問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

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粗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群書問閱世務冀它日得實用耳 並虛齋集

王雲鳳祠堂記

公守揚時有德公者餽千金為壽公雖謝却之然亦未能忘情終夜不寐每念一動即大呼曰王某汝何得起此念如是者數四比明此念遂息 紀聞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為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既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

言行錄二卷

四後

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 庚巳編

公知揚州有惠政巡撫三方寇獲渠魁散其餘黨奏罷貢獻寧沅併論中官得古正君之義為吏部裁抑僥幸褒獎名節士大夫被誣者多所論救推薦才猷收拔人望如莆田彭公盱江何公輩並為列卿用弼成 孝廟隆平之治蓋公本諸忠信義理故發之事業正大光明殆一世之全才也 講書續記

岳正

文肅公

字季方直隸灤縣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興化知府追贈太常卿諡文肅



公長身美鬚髮神采秀發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公為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議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三原諸公皆與焉 李文正公撰傳

英宗復辟改修撰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遠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

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鄆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

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拜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為誰 上

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 陛下欲陞正亦其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

欽天監湯序言變異謂姦臣未盡之故 上以問公公曰姦臣未聞若求之將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寢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書告指斥時政者縱捕其急舉朝惶駭亨勸 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 上令撰榜榜公與呂文懿公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

言行錄三卷

五後

武盜賊青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 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急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吉祥從旁請究甚力 上徐謂曰

正言是也

公間為 上言曹石勢大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 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

會承天門災 上詔責躬曹公視草歷陳弊政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為誹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

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某者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遷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考掠備

至謫戍肅州鎮夷所時太監猛虎石鎮甘肅相傳有密諭須生不須先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 上每意及

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以不軌敗 上謂內閣李文達曰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固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幸甚乃命釋為民

言行錄三卷

六後

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西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有 旨勿調公在院供職

京經筵講官纂脩先朝實錄文達欲薦公為南京國子祭酒公不應有忌者偽為公劾文達疏草會廷薦公為兵部

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遂皆補外公得知與化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成化己丑入覲因

引疾致仕 葉文莊公撰墓誌

公平生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有古豪傑之風

葉季方在內閣不久被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未信而諫是也季方應之曰初 上用我

左右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



然 水東日記

有自京師來者傳 天語于甘肅曰 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  
以賀正曰 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 岳生為寫陋容遂彙  
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 惟帝念哉必當有  
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虎而靡  
憾也 類博稿

### 夏寅

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山東右布政  
使

公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擢進  
士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群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

言行錄二卷

二後

為文章淵闊與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軒聲稱蔚然由穆  
勲郎中拜江西按察副使專董學政其政以崇實學黜浮  
華為本知人善鑒士經其所拔者後多知名復入山祠葺  
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江西人至今稱之  
陞浙江泰政處州民有苦官政走聚山谷者招之不聽曰須  
夏泰政來乃可公微至即散還其家丙午進山東右布政  
使敬簡以容愛民節用自屬以興作者不聽曰勞而不怨  
斯可

公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文天祥自期待留心當世聞  
朝廷政令善善形于色或有它則不擇終日嘗疏論國家  
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安當合  
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畿雋無聊安在賑恤臨清乃南

北咽喉或暫梗焉為害不小宜選大臣有願實者鎮守二  
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為出白金四萬兩賑  
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英中旱饑有司莫以告公投  
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它所論  
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綱崇文化作人材之類  
皆切于政本雖不盡用識者韙之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  
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淹屈降志  
並華亭志

公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  
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憮然避席曰  
名言也 政監跋

言行錄二卷

八後

止軒夏先生讀書數行並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卷  
亦畢當晚衙入揖即一一別言之次早吏胥騰牘以出矣  
藻鑑人才多在驪黃牝牡之外 楊廡撰文集序

### 郭登

### 忠武公

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威襄公英之孫正統中以累  
功封定襄伯卒贈定襄侯謚忠武

正統己巳七月虜大舉入寇 上親將禦之至萬全前軍覆  
沒人情洶懼遂進大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及  
上北狩邊陲無完地大同軍士戰沒之餘城門書閉人心  
土崩有愛公者泣謂之曰事已至此奈何公曰天若祚國  
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  
使諸君獵虎也晝夜籌慮練兵恤民法令嚴整虜亦漸知



公名不敢犯 商文毅公撰墓誌

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公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爾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彬以頭觸門大呼虜豈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 野記

言行錄二卷

九一後

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

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踪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為善公曰我軍已去城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憊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色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眾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前後共斬首捕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勅褒美進公

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眾咸謂自有賊以來當為戰功第一

公為將者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至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善撫士卒人人愛之如父母既代歸有相攜送送至闕者 英廟復位命掌南京中軍都督府事去八月被謫謫居甘肅杜門著書不與人接七年 憲皇嗣統俾復元爵鎮守甘肅大臣為公文武元勳宜在中朝乃召公還總神機營掌中府事奉命提督奮武等十二營遇有兵事多所建明其在營中施為注措一以至公人不敢干以私

公性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言行錄三卷

十一後

公初守大同當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己意設為攬地龍飛天網等法擊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傳以為神云 並彭文憲公撰神道碑

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 水東日記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郭元登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歸朝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泪倚門親曰莫道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今有聯珠集行于世 麓堂詩話



黃紱

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公廉峻直執遇事廳發正色山立即重忤時貴弗恤智巧所避公毅然行之人率竊笑其呆然亦以是獲名郎中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 李空同撰傳

為四川參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便醋塗其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訊鞠之遂盡暴其奸

言行錄卷二

十一後

隱云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眾分其財有妻女則分其妻女按之悉如法以是威行境中

陞湖左使時僧繼曉回武昌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共今避而反鄉名掃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錮之後堂陽尊禮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

京斬之西市

巡撫延綏劾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家奸張綱乃於是按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於是申號令修器械嚴懲違節候聖邊政為新公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慙曰嗟乎士之貧至此極乃驅之戰守耶於是令預支米月三會詔毀廢寺公使汰屋解軍門給配蘇士人人大懼悅無不願為公死者及公去

屋有攜子女拜送路傍者云

公官戶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江浙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括勒呻吟公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特旨改掌憲院至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于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者意哉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事五朝中外凡五十年懇直嗚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乞骸骨居無幾疾作竟不起

並傳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于六曹尚書天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悃 太宗北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佚臣勞所謂代天之相 英廟之遇文達畧似馬周吁俞一德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一變成化

言行錄卷三

十三後

間忠良外植河州王斌三原王恕單縣秦紘封丘黃紱魏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使幸請劔必死 按馬順恕劾王敬德論注直綏銅鑼曉使

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殊耶弘治中華容劉大夏洪洞韓文 鈞陽馬文升 靈實 許進 陽曲周經

盧氏 取裕金陵倪岳 安福 張勳 華 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薄矯直亦連數然與自言路志仲毀與進黜氣談滿盛公卿斂遜正德以來遂廢靡靡難觀示諸人甘寵飾譽稍有嘉美便立祠祠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流今信後也此意既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斯又一變



# 陳俊 康懿公

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  
京吏部尚書卒諡康懿

授戶部主事父珪卒解官迎喪海南富上物一無所取服闋  
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  
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况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  
廷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東蘇松諸郡負上供銀七十  
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下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閣  
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饋餉假以便宣處分時  
廣東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  
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母憂乞守制不允師還

言行錄二卷

十三後

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贖卻之

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  
傷文移選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  
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欲全然其  
重如此 並請陽文殊

辛卯京師饑公奉 勅發太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  
權貴有乘時射利者公請于 上凡糶以升斗計滿一石  
者閉不與其計途沮而飢者獲濟

公為人沉毅簡重淵澄山峙而不知為正人平居篤孝友寡  
言笑操履端方確乎不撓既仕以清白自持雖位至六卿  
蕭然不異布衣 並王文肅公撰墓誌

# 劉翊 文和公

字 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  
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諡文和

公資性剛直文學純正其在講筵世久當時講官稱為第一  
受知 憲廟簡入內閣持廉秉忠無所阿私嘗決天下大  
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抑邪嫉惡恒過于嚴以是小人  
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于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  
雅重之呼為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謨贊翊後以  
親老致仕恩禮甚厚

言行錄三卷

十四後

公居家至孝母歿廬于墓側三載事其父誠敬尤篤父歿亦  
廬于墓側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仁孝里  
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于 上賜額曰昭賢命有司歲  
祭御撰祭文有曰忠禔于國孝表于鄉為一代名臣云  
並山東通志

昔者公事 憲皇議大喪而正母紀前變謀而消子禍直行  
無復秉心不疑在端操者惟公而已而讒嫉肆作甚者搆  
惡于群小假威于選卒嚇公去位而彼得恣行 孝皇嗣  
位放群邪于番召大老子野遠貨重賢振頹解結宏端揆  
者惟公而已而忌公者過不以聞公亦已矣止德以來世  
識公賢士夫其節史辨其誣諫官請祀 天子表名彼斯  
人者有一于是乎 崔鉉撰昭賢祠記



馬文升

端肅公

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卒贈太師諡端肅

公按山西湖廣所至有聲天順癸未陞福建按察使慎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 韓文撰墓誌

固原土夷滿四倡亂邊陲告急特起公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俾與都御史項忠總兵官劉玉會兵討之生擒滿四捷聞 憲宗皇帝賜勅獎勞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蜂起

漢中李鬚子潼關火竭兒滿城王彪各聚眾劫掠殺敵官軍其鋒銳甚公悉以計剪之壬辰虜寇臨鞏公督兵追

言行錄三卷

一後

至黑水口生擒平定賊烈孫斬首數千顆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

乙未召為兵部右侍郎適遼東有警 上以公諳練戎務俾往備之公制五花營八陣圖以訓士卒復上禦邊十五事

皆切時空虜患遂息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懼為亂 上命

公再往時太監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鉞議邀公偕行公弗聽先泄其地招撫黑鎖忒等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

直無所獲深銜之已交言官劾總兵歐信韓斌及鉞激變事情逮繫至鉞厚賂直傾公公一無所辯遂請戍重慶日

與蜀士考德問業若未嘗貴顯者直敗公寬始雪詔復其官俾致仕甲辰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

無敢犯公於遼東至是凡三往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弘治改元召為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 上耕藉田公與行九推禮時教坊司以雜劇承應或出狎語公厲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 宸聰耶即斥去之並劾誌

哈密忠順王先為土魯番鎖檀阿力王擄奪王母金印國人驚散後王母故鎖檀亦故其子阿黑麻於弘治四年以金

印城池來歸守臣具聞公以為哈密國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同居一城種類不貴又有小列禿七力克數種強

虜時肆侵凌至為難守必須得元之遺孽襲封以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數十年未得安耳因訪求

得陝巴囊封忠順王主哈密未幾阿黑麻復擄陝巴及金

言行錄三卷

二後

印以去報至適阿黑麻遣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內閣立公謂公曰哈密事重須煩公一行眾議謂哈密一

方事耳今北虜在邊四方多故公往甘涼四方邊事付之何人乃議以兵侍張海督僉獻謙往經畧之張緘往修嘉

峪關捕久通阿黑麻點詐回回二十餘人發戍廣西公以此虜既遣使入貢復擄陝巴金印迨 勅使往又久不報

其輕中國之心著矣遂請以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皆安置兩廣福建開關示絕西域諸番入貢以孤其勢無何

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公謂此虜若專示以恩而不加以威彼終不知畏因訪肅州撫夷

指揮楊壽以襲殺牙蘭之策請 勅令肅州副總彭清統番漢軍襲殺牙蘭牙蘭知之遁去兵至哈密獲城追勅之



僅前六十餘而威聲大振阿黑麻必是畏威悔過遂遣使  
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西域通 興無咎案記

戊午春二月 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公即上疏  
畧曰 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根本安否繫老成純謹之士

以資啓沃不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德 上初納焉  
虜酋火節擁象冠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 上親臨

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公至內便殿 戰守之策公因  
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擗官軍以待且各選謹介候修戰

具虜知有備即時遠遁  
轉吏部尚書早朝畢 上入殿閣召公而諭曰明年天下諸  
司朝覲卿務用心訪察的實大彰黜陟之典復諭曰聽得

麼公對曰聖心留意求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以  
圖報稱仍命中官扶公下階及乙丑考察大朝官員法去

不職者一千餘員人無異議  
正德改元御用監太監王端以大昏禮欲用儒士七人策列

番字公方社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 奄以為空聽公  
言不可墮其姦計則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得伸非國

家之利瑞懇憤誣公抗拒賴諸大臣力為之辨其事始白  
公遂求去 封章累上前後二十一疏人謂公得大臣體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 屢起其志不為  
少變在位時凡有大議眾莫敢決必待公而後定其於無

名之請非分之求則痛加裁抑界不為動以是權幸多不  
樂之

公性介持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 偉貌望之知為

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夷夏退然若  
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豐功

偉烈照耀簡冊可謂社稷臣矣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群鶴

飛繞其廳事久之乃去翼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  
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騎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

而別之吁亦異哉 王誌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夷記

見公敷皇仁篤夏後夷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公闡皇圖  
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公之遠猷匪直

德望才業若茲而學問文章可考而見之焉  
馬公三記序

### 秦紱

襄毅公

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

書卒謚襄毅  
公初為南道御史侃侃奉職綽有風裁後以事忤軒公輒疏

公不職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知其賢薦為知雄縣歷葭秦  
二州俱有惠政 事畧

化中為鞏昌知府清廉自守禁官府買賣吏民畏愛後總  
制三邊有績 雍大記

公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貸秦  
王不能堪奏公欺蔽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

享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 上



親聞其贊嘉嘆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鎗汪直示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累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汪回京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首伏罪稱公賢不置上梓之

總制兩廣時總兵官安遠侯柳景金而不法公具列其狀劾之逮下刑部獄追贓鉅萬獲其爵景挾成晚干內降冀減其贓且據他事誣公以圖報復公亦被逮赴獄坐免臺諫交章論救三原王端毅公時在吏部亦極言公當大用乃起為戶部尚書

公為都御史風采益峻御史姜紘輩不職公劾之皆貶謫去

言行錄三卷

五後

臺綱肅然人謂有顧佐之風

公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至六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皆未幾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並事畧

陳鳳橋鄉賢錄贊

陳鳳橋鄉賢錄贊

## 高明

字上達江西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仕至右僉都御史

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

李文正公撰傳

察御史巡都城所議獄條多著為令巡河南宣滯理枉

能去不職吏六十餘人

江西通志

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

聲益振庚辰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為疏首實出公筆辭頗激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深素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故為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為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空內任又謂寇深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憲宗踐祚擢南京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為災公極言內自官禁外至夷狄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論韙之

揚州鹽寇作守兵失利勅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擒滅九百餘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為久計有中官鬻私鹽又擅執儀直衛指揮卒關不可解

言行錄三卷

六後

公撫卒今勿譁籍鹽入官乃舉劾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

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得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為不軌公慮與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折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眾多其功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骨納行以去並傳

公成化間乞終養歸貴溪山築菴開亭逍遙其中起捕閩賊賦承詔出蘇州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將卒題絕句曰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事寄語吾儒莫浪情又書一對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皆歸五空居士玉池談屑



高公初乞歸號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調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綏有三宜去司必國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就退而山出而復退其出不狗物而退不為矯情者蓋尤難焉言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傳論

### 王信

字君實陝西南鄭人正統中襲實河衛千戶累功陞都督同知

正統己巳虜犯京師公拒戰于西直門外以功擢永清右衛

言傳錄三卷

七後

指揮僉事吳泰之從征五開諸驛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曹賊犯關公戰于東市深指揮使彼簡可文華殿侍衛成化初用王忠肅公為鎮通州改守倒馬關修治城堡虜不敢近 李文正公撰墓誌

公守制襄丙戌春石和尚劉千斤偕逆荆襄震驚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攻之主帥還遁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世都指揮同知 神道碑

公鎮臨清兼管倉糧凡公私刑病止盜安民及河道開墾廢墜等事悉以區處公晝夜巡行不憚寒暑大姦肆惡立加誅戮決獄明慎請託不行 應仁錄

公鎮湖廣榜示禁條刻易舊弊 詔詢軍民機務公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屬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高戶練將才慎守備又上疏以本鎮地方連遭水患禾稼漂淹鄖陽剝築城垣衝塌過半軍民有愁嘆之聲倉廩無儲蓄之備將來之患可不預防因言慎專任以利民情實倉儲以備六荒修三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財用 朝廷嘉納悉見施行 更撰神道碑

永順保靖二臺官夷世相仇公諭以威惠尋自解不為亂靖州及武岡縣久不請守臣議勦滅之公巡邊面諭竟不煩兵而下詔謄 苗搆以牛酒且詰其逆順故皆稽顙曰累歲苦屢使徵索使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方願為屬役顧敢反耶因請為公舉肩輿以示敬 墓誌

言傳錄三卷

八後

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公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 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及任抗章乞休不允公益思奮厲運河公私勢要奪水病儲一裁以法不少假借帥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公即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騎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它求 並碑

平居默坐展玩經史敝袍緩帶攜飯蔬羹故人皆喪傾心賑恤無所吝吞出鎮三十年筭無華麗之衣既無肥良之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



曹御史璘稱公春梁鐵硬心勝木枯

東山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必得王君寧若人那討得來 並肅仁錄

### 鄧廷瓚

襄敏公

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左都御史卒

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授淳安知縣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兵部尚書張公鶴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上會丁母憂不果 吳文定公撰碑

貴州新設程番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

言行錄三卷

九後

規畫凡城郭街衢及廟宇靡不以次興造勸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

巡撫貴州適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勅公往視兼提

督軍務公初至遣人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

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十級

生擒二千餘口械首無遺並赴京寇既蕩平公上奏都勻

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各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

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

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幸黨惡消除非大更

張不能為保境安民之計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

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

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

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

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務兼巡撫公掌院事數月

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是益息以安靜為治屬吏

有賢勞者輒薦舉或不職特去其一二太甚者若諸司濫

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為

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金公澤巡撫偏方非

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制庶軍馬錢糧

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憲臣合選治所十郴州為便又

以廣東瀧水為賊巢立卽其地設千戶所調遣新軍守禦

仍宜給以隙地屯種以為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蠻結

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

言行錄三卷

十一後

亂以次平之其後四命守處東機緝發其勢充熾未幾有

惡李景光輩傑及其黨三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亦無

事 公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行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

際至所設施勦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並神道碑



丘濬

文莊公

字仲深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莊

公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詩弱冠著論謂詩文正公仕

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

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公撰墓誌

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子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

己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

是豈可信哉眾以為然功過皆從實書之

言行錄四末

一一後

特經生文士為文以奇恠相高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

禮部會試凡恠險詭皆痛斥之怨誹不恤也及為祭酒

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道德者過為

詭異之行以微各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

師道尊嚴無嫌李忠文公綜理微密則忠文不及嘗謂朱

子家禮最得宗本政實之意然儀節畧焉為考諸儒所言

作家禮儀節使如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

語錄學者粹未易求乃采其精切者彙為二十一篇倣魯論

語作學的未子綱目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

等漢唐之初有不可遽等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

降明正統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行義有資治道而

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

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卷之甚詳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 上心以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

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相自上二十二事陳時政之

弊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嘉初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觀命吏部都察院考其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人其

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而下少有黜者

之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 上曰唐虞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

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 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之

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敕凡歷官未及

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迹者亦勿黜

用公之言也

言行錄四末

一一後

嶺南人物自 唐余襄公崔清獻公有聲于

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之故其見于功業者

僅若此然大學衍義補 書其經濟之才可見矣使得久

於其位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 並誌

公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于朱

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世史正綱以明正

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 國朝大臣律已之嚴

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 理學名臣錄

公學于子史無所不闕而尤熟十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

必矯以為非人所共非必矯以為是能以辨博濟其說好

著述雖老手不釋書性剛簡不苟取亦恬于仕進年七十

首領國學 孝宗即位乃進大學衍義補得進尚書因入



內閣在閣與同僚爭議毋事欲有紛更眾謂不善時王恕有重望于天下公每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為公嫉之也

守溪筆記

程敏政序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治文教而致吾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 何喬新

文肅公

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卒

言行錄四卷

三後

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公少穎異年十一二通鑑道無遺病陳子極續長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溺海不書死節紀義軒附不經之談書遼金失內復外夷之辨為周殿撰中規所奇而沉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賢為準其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脩身而措之家國天下為期自公之隙目存心寄盡在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裁書至三萬卷忘其疲與其身之既老

林俊撰神道碑

公髫髻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意見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顯空書其善于若包孝肅公亦名

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河又嘗從容問曰吳國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畏庵集

公孤介嚴冷法執是確不可移積忤袁錦衣伺之無其隙在聞奏裁銀礦課額蠲半租以無病於民在河南黜貪橫有強援守者一人今者二人開封並罷竟歲訊故事賊至秋公令連賑麥實乃已前後安輯南陽賑荆襄一再賑山西全活不可勝計南陽招回復業十四萬人聞籍六萬餘戶北虜犯邊設伏夾溝橋斬獲甚眾又犯邊公遣將圻輔震驚紫荆居庸尤急公往經畧練兵立險為一搗老營之計小王子聞而遁播州楊友謀宣撫遂謀奪宜慰誣有友狀公往訊具得其奸奏誅其黨數人革官削印而遷友保寧

言行錄四卷

四後

其它疏還營守奪民蘆洲革官校私駕帖禁京師胡服訓語錄罪囚第徭役行賤糴經猷注措皆峭正國是替盡太平之大端

卷誌

公初第進士奉使准西巢今閩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徵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它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文在閩時典而船內臣先領事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巢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嘗薦聞職端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何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為壽并獻文梓可為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什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為廉蓋性然也

卷齊瑣錄



公性嚴毅學識精敏居官清慎勤三者始終如一 珣珠錄  
國朝父子尚書何為盛識者擬之范之文正忠宜弘治初與  
王端毅三數公稱大老嘗兩得疾 敬皇帝命醫診視遣  
中官賜酒米蔬穀雖祿世二品已即貧而義利界吟不  
可犯平生氣節友彭惠安文學友丘文莊以為知己而聲  
色澹然 神道碑

公性剛介寡與筮仕即誓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  
罰守其誓終身不渝掌刑曹屬吏畏其嚴明拒絕請托或  
勝以禍福皆不顧所著有周禮註解在 顯英宋元史隱  
見椒丘集沒後有司請謚謂其仕也有功有烈處也有德  
有言信道之篤既無媿于薛瑄著述之多實可配乎丘濬  
特贈太子少傅謚文肅雖出異數然亦稱其情云

江西通志 言行錄四卷 五後

### 耿裕 文恪公

字好問河南盧氏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吏  
部尚書卒謚文恪

公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考清惠公為右都御史上言父  
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授翰林檢討後謫泗州判官益勵  
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  
祭酒 珣珠錄

公為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  
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在國學者幾十年  
士頓感而化之

陞吏部右侍郎轉左進尚書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  
不便改南京禮部 孝廟即位改南兵部參贊機務弘治  
元年召尚書禮部封拜婚喪請大禮博經律酌古今行之  
崇王請朝下廷議公請遵 祖訓清書王勿朝西夷由南  
海首飾公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尚書吏  
部代三原王公加太子太保公在吏部進賢才務協輿論  
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律身干謁斷絕即內降斜封封  
章抗議杜塞倖門

公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位  
幹脩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世濟其  
美 並小傳

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  
夷無物不如耿裕 汪宣奏疏

公居太室有譽公可繼端毅者公曰王公孰可當之其謙抑  
如此

鉅鹿取公裕工書清惠公之子錢唐倪公岳宗伯文信公之  
子太原周公經大司寇莊懿公之子弘治中三公同任禮  
部取為尚書倪周則左右侍郎也三公皆世祿高位輝映  
一時無可與儔者以為當代罕有後取倪俱家宰周大司  
徒皆名臣云 卷屋新聞

### 楊瑄

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浙江按察使  
天順初 英廟復辟公時為御史印馬千所內民群訴太監



吉祥忠國公石亨奪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捕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之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尋李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劾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譴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而歷詰之公與其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甚天意先入譴莫能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其慘酷數瀕死卒無一語它及有司文致坐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成餘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雷拔十壞屋去門下馬牌于郊外於是獄皆從赦公遂成遼東之流竄適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罪免後公不可復語及西之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以行自遠里一憲廟嗣位以言

言行錄四卷

七後

官奏復公偕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楊文懿公撰墓誌

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霏霏所之裡外海塘健跳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而海鹽縣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

公巡海數歲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春... 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至寧波府衛已... 上甲兵自足內地... 至定海數日乃... 按察使以憲度... 留獄禁官署毋... 俗甫半載而病病...

湖之利無片言及私

公子源弘治間任欽天監五官監候正德改元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宿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因勸武皇安居深宮絕遠遊獵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親元老大臣日侍講習詩書疏下禮部本部科道俱稱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後疏言連日霜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詔杖三十釋之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勸上空思患預防意在瑾也瑾大怒與源面叱之曰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後籍詔痛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孟縣之河陽驛妻斬盧荻獲尸葬之

言行錄四卷

八後

金川雜記

### 張寧

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仕至汀州知府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頭書龍有莫點金睛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

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真第一不遂批其卷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者走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問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嘆曰是之謂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者夏時正撰墓誌授禮科給事中嘗諍自將遇事即言丙子順天府鄉試內閣大臣陳循王文以其子不中歸... 公奏元宰私其子



而為暴才稱屈失大臣體 居內閣乞令罷歸 英皇後位方勵精為治因災 日御濟宮恭默思道用祈消 拜公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統政苛法所當改革其難 者悉奏舉行其有不盡不 許言官劾奏 皇上尤當專 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勸 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 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聖深雷意優詔名答

太監吉祥忠國公不亨違侍迎駕之功竊弄張甚事關禮科 舉奏無避聲煇戒戢 上以是知公稱公不可多得

朝鮮國餽殺毛憐衛郎卜兒哈父子 朝廷將往問罪而難

其人忽內降差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得遼東奏兩

夷讎殺 勅諭急差追帶取便進止時次遼東公拜教言

君仁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等官調官軍肅陳直前既

言行錄四卷

九後

至導揚威德陳譬禍福君臣感悅相視震愕仰若山斗益

重 朝廷有人識者謂公此行不減重兵十萬橫行鴨綠

知言也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部院缺尚書等官言

宜取巡撫都御史王欽本秉回京從宜任用奏定增添天

下鄉試舉人名額並俞允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號孔

聖公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

傳之萬世不在封號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

議罷之

太監覃苞重公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諸公咸勸公行

卒不往它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覃始

大不悅

成化改元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尚書姚夔欽曾大臣收

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福公奏 皇上表揚孝心慰

悅 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人臣但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

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瓣香非可祈祝行之祇壞風

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

謫邊方公會六科申揀大忤李姚二公會兵部保公與翰

林岳正堪任侍郎都御史與論方空之乃得旨各陞知府

侍郎尹旻舉宋人送唐介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再誦贈

公 並誌

公至汀先教化而後刑罰政事聿修一歲以疾致仕名公卿

交薦竟不起家居三十年杜門以文籍自娛不事干請士

大夫造謁者以接見為幸其高風雅致足敦薄俗勵後進

言行錄卷

十

後

焉 讀書續記

公景泰初舉進士有大魁之望大學士王文以南人忌之抑

置二甲旋拜禮科給事歷都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敷上

每有大議 景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後位尤所

眷注嘗獨召公論事公從容論奏多所裨益 英廟每對

廷臣稱直給事中晚年欲大用公會吳駕不果成化初王

公竝復入 朝首薦公自助大學士李公賢嘗以公見劾

遂假歷練之說出公知汀州公素負經濟景泰天順間為

諫官第一 姚謨撰名宦傳

石谷吳伯通序公文集曰先生今之陸贄也寒于時跡頗與

宣公類皆可慨也其文集與奏議可並傳無疑







可率群臣典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矣 上嘉之

陞刑部尚書公掌刑憲務明慎而以忠恕為本嘗言刑以勸教使之畏威遠罪道之以善耳遇有骨肉相殘者輒憂形于色曰是吾之刑罰不足以止也謹守法而亦常有法外之意

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奏緣發其賊貨鉅萬事關屬吏公抵景于法奏褫其爵景挾威嚇于內降因擠景于危地公執奏不易朝廷不然復下大臣廷議竟如公言其後景賊銀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公復疏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空阿順以圖自便京應追贖數十未及一乃特

言行錄卷

三後

蒙恩盡行蠲宥如物論何且景賊既可免它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又可營求出鎮矣奸回藉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左右有不樂公所為者摘公官屬細故怵公公不為動

公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諸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其自處澹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類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却居家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戒宿咎哉 並行狀

公巡撫一居鎮靜吏不敢欺士民相安其愷怡凡歷四省兩直隸人愛若親父其巡歷頗先入為快語則樂去則憂用

則走送泣下惟不利工貂璫及為眉山空輿二柄要不樂空輿至死猶追憾 碑

林俊褒異舊臣疏略曰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尚書韶忠亮熱醇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名純德文學政事節操皆為心焉韶沒有贈有謚仰悉我 聖天子優異名德虛心然則文學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廉聞貞風又有也正有也忠與節與格與清與憲則又有也其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為文彭韶空無所新况吳訥謚文恪魏驥謚文靖彭韶實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韶正色立朝先憂為國生今之世無媿古人沒而易名

言行錄卷

四後

空亦近之不知定議之時何取惠安之義舍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事雖不行士論稱快

周經

文端公

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保謚文端

公為春坊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為恭請公空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己酉擢禮部右侍郎每議政將事必傳經義若卻西域貢獅毀黃村屋寺為先朝盛德事皆公與左侍郎倪文毅



公贊成之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改吏左侍一日有中官諭旨欲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為參議  
公獨承諭執不可退與王端毅公上疏論之靈壽獻大明  
川民田于太監李廣戶部駁議得公會諸司具奏事遂  
寢乙卯諸司以災異言事吏部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  
省遊幸止貢獻而斥樂戲一事尤激亦出公手後有踪跡  
為此草者以問尚書耿公公曰宜以實對朕曰吾為尚書  
不空它諉時論蓋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府多奏欲自領河泊所賜稅罷其官公言  
國體非便且民力不能堪乃止有中官織幣南京奏給長  
蘆鹽八千引鬻于兩淮仍給准鹽價銀二萬兩公言鹽羨  
本以濟邊且各有分地若公許越境則私販必多官鹽反

言行錄五卷

五後

滯命止長蘆鹽勿給浙江中臣亦請給竹木銀鈔稅為織  
費公又言關征非舊且浙地大水民困征役乞暫停織造  
從之每委官監稅必諭以愛節民力如課入多者則與下  
考

大同缺馬尚書馬端肅公請給折糧銀市之且戒督糧官毋  
得沮格既得旨公言糧馬各有職不空侵奪且引 祖訓  
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據詞甚激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  
價銀克用

給事中魯昂以財用匱乏請令諸藩公帑積貯及均徭羨銀  
盡輸太倉公言用不足者蓋以織造賞齋齋難土木之故  
若一切節省自宜少裕必欲盡括天下之財恐非藏富于  
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為張燈具公言不可以

小民膏脂供耳目之玩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  
言禁地非外人所得入不過為守者私役耳疏再上竟寢  
之

清寧宮災方議修建兵部欲調山東民夫七千餘人公曰今  
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顧役  
為之

外戚張氏有河間賜地數百頃欲并其附近民田千餘頃得  
之且乞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  
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加稅將貽無窮之害且  
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獨加稅人將謂朝廷待外戚  
與宗親異矣又聞 憲宗妃家亦有私田與民田比一切  
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張氏與它外戚異矣

言行錄五卷

六後

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獻為東宮庄者 上因公  
奏皆抵之罪一時近戚貴幸有所陳請公一裁以法皆斂  
不得肆

公父學于吳布政繹思吳既謝事歲致衣一襲銀十兩終  
其身蔡知府霖卒申御史論罷官皆貧甚並致優卹久不  
厭其收尚義氣類如此自為小官已志世用日侍莊懿公  
習聞天下事久置清散兩薦為內閣不果入其為尚書簡  
任屬吏親為裁決刺繁應緣會無稽滯而秉正執法不為  
權勢所撓尤人所甚難者 並神道碑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甲科徇翔翰苑春坊者幾三十年史局  
編摩貢閣考校皆舉其職 上在青宮公為講官尤多啓  
沃之功然人皆知公文上而已一日 朝廷界以政務凡



禮儀選皆若素習通儒之名翁然以起及掌戶部以身  
任事不顧利害而為之有大臣風 英文定公序  
公在戶部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慎守 祖宗成法不恤其它  
事有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屢批逆鱗無所顧忌請  
公奏疏如秋霜烈日令人凜凜生敬憚心竟遭負綬征歛  
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公建白四方災傷告者必以蠲免蠲之  
屬吏有務刻以為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為博寬平之  
政括剋聚歛之風為之稍董天下陰受其賜宗李沅不用  
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王五權利至民力竭之念公實薰之  
石滌序

### 張悅

### 莊簡公

言行錄五卷

七後

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  
京兵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莊簡

公少而愛靜十八從進士陳文壁游篤學力行已為鄉里所  
推重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  
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  
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偽言以市恩  
聞者嘆服在浙江始以湖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  
誰信我請託親親訖不為動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  
所獎拔或出新進往往取魁甲為聞人衆神其明而莫測  
其所為用成化甲辰以湖廣按察使朝覲時中官尚銘在  
東殿任事衆群趨其門公獨不往銘銜之伺察無所得未  
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華亭縣志

為工部侍郎 孝廟嗣登大寶在朝大臣相率上疏求去位  
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邪弘  
治元年遷禮部再遷吏部癸丑大旱公陳遵舊章卹小民  
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曹時中撰墓誌

在吏部尤為尚書王恕所倚信凡有言無弗從嘗兩攝選衆  
議俞朕稱允任留都鎮定簡靜上下安之雖中官亦加敬  
禮守備太監陳祖生嘗設席獨延公宣上坐子弟問更召  
何人曰它人豈可同此席其為時所重如此平居謹畏小  
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  
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為皆公無私  
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

言行錄五卷

八後

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  
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悞者  
尚書王公去位眾望咸屬公或言內未有為之地者公直  
視不容其人懼而退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  
為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縣志  
公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  
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  
不敢少豐以助薄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  
盃盤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  
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年譜



黃孔昭

文毅公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追謚文毅

公年十四遭父職方公與母夫人金氏相繼下世自京師扶柩返壘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廷寧守賀深知其賢舉為松溪訓導不果公嘆曰士之出仕乃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博居讀書刻苦特其至忘寢食為文選郎中公持選法最慎汲汲以人才為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家之積粟聚積千豐年乃可以濟飢才儲于平時乃可以濟事自頃人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為高天下人才何由知之故公退客至輒延見詢訪有所得必書于冊往往量其才隨其地舉之輿論薦于天官卿務使用之各當其才雖小官卑職亦不敢忽或因勢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止不可時既不能盡沮後其人多自敗眾始服公之正在文選者十五年

言行錄卷五

九後

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廬名及授秋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却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百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游故布政使陳公士賢今祭酒謝公鳴治皆鄉人之卓然者獨以道義相好若刑部侍郎林公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後本 詔薦舉異才以今應天府尹樊公廷壁福建按察僉事致仕章公德懋奏二人蓋公素所賢者士論以為得人

並天定公撰傳

吏部侍郎再缺諸大臣以公名借彭公鳳儀張公時敏薦雖未調而望之者日愈不厭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以舊居讓弟女弟貧割俸金給之立義塾擇族子弟為師歲出束脩為之助讀書尚理致尤精詩格不苟製所著有定軒集

並李元正公撰神道碑

公少能剋志勵學書畫為蓋而以米飯食其弟妹倦則書姓名以自擊嘗夜坐至徹曉賊有伺于門者不敢犯遂媿縮以退

公謂用人莫要于提學得人則能培養天下之才斯足取用每欲推薦周時可周梁石陳士賢張時敏胡希仁諸公次

言行錄卷五

十後

第用之雖不及盡舉亦可謂知務矣

公自始仕以至鄉試未嘗一至勢要之門雖禁近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之顧

公平居所為不事表暴其深識遠念能見人所未至如朝廷有某事公私計曰後當爾果皆爾

並定軒遺錄

張元禎

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吏部左侍郎公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獻王聞其名召見之命為韻語響應無窮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歎驚曰異哉斯重它日必為國家偉器

宗初即位上疏勸行三年喪又上疏言治道大本原曰講



學曰聽治曰用人曰厚風化行此四者則廢政畢舉未幾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終家居二十餘年益潛心性理之學

弘治初召同修 憲宗實錄進春坊左贊善又上疏勸行王道及覆幾萬言實錄成陞南京翰林院侍講學士既又乞歸養母家居者又九年修大明會典召為副總裁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孝宗惟意向公特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服闋進南京太常寺卿修歷代通鑑纂要又召為副總裁改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仍侍經筵日講并侍東宮講讀未幾命掌詹事府又掌內閣 誥勅上疏勸經筵講太極圖以及西銘諸性理書東宮講孝經小學孝宗欣然嘉納亟索太極圖以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言行錄五卷

十二後

且將大用竟不果

並王荃撰神道碑

公少侍父疾願天請代喪禮尚古事母色養惟赴 召時不及躬歛憾之終身過二弟有恩嘗建一莊歲置租二百石以濟族鄰以四百石償鄉民有司為給帖書籍其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泮然不為下作易詩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要皆未脫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腕蹊徑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然類為人所重莫為軒輊論議揭揭尤深嫉惡至不可近及再入宦途益寬厚雖後進與士亦與抗禮獨成為抑要其中容有所見賢者之不可測者固如此 李東陽撰墓誌

公釋然纖弱羸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

為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削異為同點奇為平淡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蔡正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不起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卡一旦起三華要駿駁大用或者始忌而毀焉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一公之身胡前舉之先後屋之深耶其亦命也已矣然公之名在天下固不得而掩也 神道碑

今日士大夫曉達天下國家事惟張廷祥 楓山語錄先生進所著六科論 上真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 聖性好學如此 皇明紀畧

言行錄五卷

十三後



三 卓林

文懿公

字德懋浙江蘭溪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致仕嘉靖初進尚書子贈太子少保謚文懿

公為編脩特朝廷舉張燈故事命下詞臣詠詩公謀諸同官

莊昇黃仲昭進諫大要以培養聖德為本上怒左遷知

臨武縣會廷臣有言改南京大理寺左評事 狂文肅公

遷福建按察使事毅然以振風紀為已任而事多掣肘不得

盡行所志嘗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

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無才自愧虛糜祿有病惟應

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願直以德業顯而不以吏事名然議

言行錄卷六

二後

處番貨公通貿易以便閩福安聽民採礦以絕盜游田認

納虛稅以便民假托清軍以掄泰寧之寇先行賑濟以平

尤沙之賊則其善政之卓然者也行部積勞觸瘴成疾考

績赴部遂求謝事家宰尹公慰留之舜益力尹公詰之曰

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

懋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多矣古人視民如

傷懋之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

一退之足矣尹公憮然驚嘆知其意決特為具奏得從所

請時年僅四十一 從十松撰行狀

先生歸閉門却掃跡弗入城府四方弟子從者如雲執業問

難橫經而論道顯賢名公卿岩穴隱者仰止高風接軫于

門貧無供具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為文章曰小技爾子

弗暇又有詰弗者述者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無可也家食二十餘年元臣與臺諫論諫無虛日咸以出處卜治亂焉 唐龍撰行實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辛酉復特起

公南監祭酒謹禦學尚德化厲廉耻六館諸生翕然向風

姑蘇尤樾母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謂例阻則

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嘆服正

德改元陳言治道並務五事曰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

詔令敬天戒深寓忠愛再疏乞休未允任滿三載年踰七

十以老病不能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時逆瑾擅權

名卿多遭斥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公所雅言謂人形天地之氣性天地之理須與天地之體氣

言行錄卷六

二後

同其廣大天地之田同其周流方可謂之人論學者須大

其心胸蓋心大則百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總會大又

須心小必有涵養工夫心總會小不至狂妄矣論學術程

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

格君心收人才固民為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

道惟唐虞三代之成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則一泰

一否祇憑氣運推遷論家法如鄭義門兄弟讓死篤義

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做橫渠復古之志行

藍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發有三巨擔自何王

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

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

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之語便覺自警拔



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得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 並行述

公為編脩甫四十日借同官黃未軒莊定山論上元烟火非是謫先是羅一峯論首相不當奪情亦謫時稱翰林四諫林俊撰行狀

公為歷吉士時閣老劉定之率教諸士一日以玉堂蔬圃詩令諸士賦以試之公詩結語云賢哉公儀休拔却園中菜遂以輕薄目之後又試中林賞月賦公云天下之人有罹悲愁鬱患貧窮孤苦者見月則不樂惟高官厚祿身享太平無事之日者見月則樂也劉愈怒之後試應制燈詩公遂不肯為矣疏入遂謫其節槩才識當時以為第一也

餘冬序錄

言行錄卷

三後

董吏部玘稱公留心經世之務每一政先稽古典次參以制折衷于道而定矩焉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今過訪諸子輟輟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巡檢答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空爾不識也論者曰古三不惑公有之矣 右渠雜識

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史子意所請極將欲起發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庵之傳 見素書

先生曰吾平生一切玩好之物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國胡文定公子孫有一監生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與因問其家并有直本古彼云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

力當與刊之不敢私取為一己所有也 先生自言當時情不得做臨武知縣外官只有知縣可做以其親民惠易下及也

先生言學古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它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先生謂清道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在家官客相學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壘不之公府有所相遺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為法矣 並楓山語錄 先生在南監時每為諸生言甲子歲更天下多事云云乙丑孝廟賓天而劉瑾擅權 武宗朝無一不驗 嘉山餘話

言行錄卷

四後

忠定公

忠定公

字晉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贈太傅諡忠定

公上世出相州宋魏公之裔公生時母夫人夢紫衣人語之曰吾送文潞公與爾父因以文名 楊廷廉撰墓誌

公在工科時左都御史王越總制三邊邀功啓榮乃會劾列其狀及推德望懋著前吏部尚書李公秉兵部尚書王公 於於內頗涉兩宮 憲皇怒逮至文華殿考訊幾死

張潤撰行狀

京參贊尚書缺人僉謂非公不可至則留務一新屬歲飢米價騰踴死者相枕藉公咨戶部將官軍糧俸預支三月



以濟度支以未得命為辭公曰救荒如排焚民命在旦夕  
安能忍死以待即得罪吾請與之遂發米十六萬石米價  
漸平人不病糴 墓誌

改戶部尚書召見諭以鹽法積弊欲議處釐革以元邊餉公  
陳七事一革開中引鹽之弊二革與販私鹽之弊三革賤  
賣官鹽之弊四革買補殘鹽之弊五革夾帶殘鹽之弊六  
革越境賣鹽之弊七革運司廢弛之弊指摘剴切甚蒙嘉  
納於是數十年積弊無遺公私皆便

太監苗達等征虜無效日費動逾千金力為舉劾乃銜甚已  
公督餉以圖中傷遂寢寢追究流幻術計還節盜符物抑  
戚晚中貴占奪和買民田及舉正窩占引鹽乞討織造皆  
事于權倖怨讎叢集人為公危之公裕如也

言行錄卷六

五後

武皇登極太監劉瑾等依憑春宮宿愛蒙蔽聖聰蠱惑百出  
每以夜為日荒湛無度因而核內令外機柄竊持威福倒  
置雲焰橫空縉紳稟稟率目顧以避公追痛 孝皇深以  
宗社為憂首倡府部科道等官伏闕抗章暴露其狀即繼  
以泣乞置諸法 武皇覺悟欲俯從奸邪洩謀營救有  
地輒報中止用是愈無忌手搥口銜恣其播弄塗炭乃極  
尋索公細故捏寫旨意降殺致仕復將子高唐州知州士  
聰刑部主事士奇各為民仍假失落簿籍後捏旨差官校  
械繫至京鞠錦衣獄會早朝按匿名文書于丹墀錄瑾罪  
惡中言必欲害公報復急情瑾怒其監禁數月無隙可入  
該司具實上請仍被捏旨罰米一千石大同上納陸續更  
罰米二千石 詳錄以給與下 詳錄公方詔復原職

公風骨玉峻止凝重雍粹若天成自給舍迄藩岳部院四  
十餘年歷事三朝受知列聖晚斥姦權博慨任重直聲壯  
節不振中外膺庵劉閣老嘗語人曰國家養士百四五十  
年當其時只養得箇韓晉道者 並行狀

公年五十時喪其閤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妾為勸言及  
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一室雖使婢亦不  
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苦自  
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雜議

公平生政跡甚多而晚年抗疏誅瑾一節尤卓犖奇偉  
公素少疾家居好吟咏垂老尤能作楷行細字家居行義可  
述者甚多鄉里化之惟恐惡聲入于其耳

國朝文臣謚忠定者惟少師蹇公一人蹇公厚重博大為當

言行錄卷六

六後

代名臣公德量與之同而得位行志則未若蹇公之顯  
且久也至論其嫉惡之嚴任事之勇蹇公之在當時恐亦  
無能勝之

公與東山劉公同在詔獄倡和自若人服二公雅量

並誌

質廉諫垣時不立異于物無所於爭而論事侃侃籌諸心體  
量諸事為理當否物勢便否因革所宜蓋有人不能言  
獨言之者矣歷大藩以至中必少宰司馬司徒廊大遠承  
莊簡而凝重休休然其容抑抑貶損親賢而下善以詢咨  
遠猷根求彙憲默化潛運混乎其無形而天下陰受其賜  
蓋有人不能行獨行之者矣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  
憲張公介庵稱弘治大君子 見素集



# 吳寬

文定公

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辰進士第一仕至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公始試久不售已絕意進取提學御史陳士賢見其文奇之敦勸就試為京闈書魁試禮部名第一殿試之日魁選未定憲廟已出御便殿趨請卷眾亟擬以省元卷上既賜及第時論翕然 李西涯撰墓誌

公生有異質未冠入郡庠董流方務舉業公獨博覽群籍為古文詞下筆已有老成風格屢試應天不利以歲貢入太學東海張汝弼見之曰天下亦有如此貢士也哉江陰卞郎中莘伯有低頭拜東野之句武功伯徐公高邁以可

言行錄卷

七後

折節與交曰館閣器也

公素有古學及入翰林凡有作輒傳播中外學者稱為絕塵先生每京朝進講問惟詳明意存諷諫至理亂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為 上誦之 今上在東宮學少間率僚屬上疏曰竊惟東宮講學自寒暑風雨朔望令節外一歲之中不過數月一日之內不過數刻况其間又多間歇人生入歲出就外傳居宿于外誠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庶民且然况有天下者乎借曰習讀于內終不若出就外傳親近儒臣講明治道所得為多也 並王文恪公撰墓表

初成化戊子議葬 慈懿皇太后于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它日祈禱禘廟之說矣至弘治末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慈懿之制

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

上頓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反覆甚勤吳文定公以掌詹事亦與議一日眾促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於禮為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歿仁宗傷痛出于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僉曰然遂奏請出徽號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之 昇記

公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三栽薜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被

言行錄卷

八後

選宮僚人動色相讓公獨慨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堪此勞哉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掌制詔久舉學公柄用當道忌之遠迴不進意公亦不能無少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空之甚安之眾謗為之冰釋 墓表

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友人賀無元恩在京避惡遷至其鄉屢久視之賀死殯之為衣素一月鄉人教官某客死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命還所借自出白金為眾先眾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廟實錄成陞少詹事仍兼侍講學士掌府事久之程學士欲改以策免起復故事祀後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



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疏請以印讓上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公為人靜重醇實自少至老人不見其過舉不為慷慨激烈之行而能以正自持遇有不可卒未嘗碌碌苟隨言詞雅醇文翰精妙無媿古人成化弘治間以文章德行負天下之學者三十年然位雖通顯而迄不得柄用天下惜之

蘇州府志

公文不事追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以養可知已 王子溪撰文集序

### 敬宗清

言行錄卷

九後

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國子祭

酒

先生凝重端肅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畧初友翁水貞孫九峰拜何叔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處揚月湖好古獨信貞風淵軌使人躁息意清嘗曰吾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竟拓發由中之蘊蘊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矣必搜奇索隱取難字為工官間無見措施而易有精詣學子請益所至屢恒滿官所恒數百人泉之易實出指授一方文物之盛實始焉

先生初為詞祭主事三原王公引入為驗封員外郎乞南又

乞告特起江西提學副使為逆濠所傾遂引去逆濠亂政起祭酒以鎮坐人望而先生先歿矣 並見素碑

先生與孫九峯書畧云清所以見怒于寧王者一是賀王壽旦獨去朝服中藏膝一付二是三司官常用初一十五朝王而於初二十六日謁孔子清乃方請三司勿備舊例俱用初一十五行禮乃先謁孔子三是三司官有憾于林都憲待用諛人因言清與待用頗厚王遂怒清而力求清之短使人於京師傳謗欲以併壞之四是王一日於宴待間故設機械直譏其不能詩文清始據理對之為稍拂其意蓋朝廷方面官豈容藩王輕易挫折也至於奏計謹衛事清已知為三積怒而同僚又有挾術相傾者寧復敢一語及之為此累不敢輕自屈以取容隨其多方捃摭誠慮一

言行錄卷

十一後

且死于無名故遂決意引疾致仕耳

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庶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辦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陳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狀士之常也清亦嘗有自解之法即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位同衛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勵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耳

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濟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

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克當事臨疑口耳無所歸手足無所



措 又曰處今世亦自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學柳下惠之法也 並虛齋集  
介夫早歲登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上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  
月湖集

### 王雲鳳

字應詔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副都御史弘治丁巳春公時為禮部郎中上疏極詆中書關左道時論危之 天子知其名置不問十二月朔車駕還自泰壇公

言行錄卷

十二後

以事出知陳州

公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當事無忌諱與人交侃侃不置非相逐為詩文板而奇能自作古興至揮灑詞翰莫絕 並鏡茶撰送行序

為陝西提學副使設四科以取士曰求道曰讀書曰學士文曰治事士皆與起建書樓于正學書院廣收書籍藏之以資諸生誦覽取人首名節次文詞存遠貧殘之徒進拔中正之士禁止僧道師巫之術其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其法

何景明曰予至關中見華谷近山欽湖漢波頹說載公之德康馬舌民頌說楊王之政諸君子即三公時所就士雖先

後際遇有時而三公風教由此彰矣 並雍大紀  
起為中丞上楊太宰書畧曰伏惟晉位太宰陞少保益慶位之愈崇而志之可大行也山中學聞忠諫之言近者雷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誦不聞唐介初貶之時潞公有此也然介雖貶數月之間兩轉未久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王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起陞在執事筆端焉耳它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今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擢岳正坎珂終身而極貪之陸布政反得峻擢今文達之當貴安在哉且照舍之間士風所繫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以振矣逆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以頹竊恐有奔趨富貴趨利達之人相見之際非稱功頌德之詞則乞憐求官之語未有以直諫

言行錄卷

十二後

之言達于德聰以古人功業望其事者故某敢布其愚焉論議侃侃此後世之所未講也 博極齋稿

公與晉溪王公白巖高公稱晉中三傑說者謂公應靖過晉溪方剛過白巖也

虎谷早逝可惜可惜使得三朝其視汲黯何媿哉 楊月湖復齋白巖書

### 儲巖

文懿公

字靜夫直隸泰州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吏部侍郎卒諡文懿

清修端雅篤志文學成化甲辰會試第一服官吏部言動

風采為晉神風

行畧



成化間中書舍人丁璣因星變上疏極論治道請普安州判  
工部主事張吉論李汝省左道請景東府判工部主事王  
純保畱三原王公謫思南府判進士敖毓元李文祥並以  
言時事教謫臨西縣丞李謫成寧縣丞公疏薦舉謂五人  
者既以直言狗國必不愛節辱身今皆弃之蠻夷嶺海之  
間與死為伍情實可憐乞取而直諸風紀論思之地則言  
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共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  
人 上以付吏部起用之

公奏紀注言動疏謂本朝更職似與前代稍異乞 陛下特  
勅在廷臣僚先後會集各問者倘錄當日於何 殿下欽  
奉 聖諭及奏對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  
不宜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

言行錄卷六

十三後

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 聖君言動舉無  
所遺群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常有起居注 陛下  
倘采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時不能  
用識者憾之

正德初邊報甚急公上議防虜患五事一敏聽斷二備將才  
三廣參謀四募行勇五設功賞皆計慮周悉 詔議行之  
總督京儲上言四事專責任以完糧儲廣儲蓄以固根本嚴  
災傷以除宿弊查文冊以甦民困皆切時弊

公為太僕時以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災致變寔均有罪乃  
上四事一議養京營戰馬二議減馬政文冊三議處管馬  
官員四議清草場租銀 詔所司行之 並奏議  
公自京師與好獎技各士非義事一毫不可干平居憂

時之心恒切 行卷  
嗟嗟道菴粹德完名迹作備體斯文與刑獄獄士墾為瞻兩  
京由公屈伸人卜太平 見素祭文

王鴻儒而

文莊公

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卒諡文莊

公敏悟絕人書過目即成誦甫成童作書端勁得歐顏法有  
親屬為府史致公佐書郡守金城段公堅見公書奇而問  
之史以實對遂召見嘆曰風神清淑非塵埃中人也乃畱  
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為諸生提學天台  
陳公選拔士至南陽聞公卷驚曰此經世之文非舉子業

言行錄卷六

十四後

也成化癸卯發解河南丁未舉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初  
領倉庾出納明施軍民稱便遷員外郎推舟淮安督稅鳳  
陽皆有聲蹟於是眾益信為全才

公督學山西以陶養為本以文藝為末抑浮崇雅先行檢而  
後詞華品藻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  
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為吏部左侍郎以甄拔人物為己任好崇實行不絕宗虛名  
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趣名者亦趣利無益也不  
見及忠請王臨山于惟知有 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  
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  
並石瑄撰墓誌



曰如山西副使王鴻儒它日可大用大夏對曰此人才行甚不易得 聖諭是也劉公後以告鄉人胥員外文相曰朝廷用此等人方擔當得大事予老不及見子其識之行狀

公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為主雖一字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宋博與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歷代君臣之行事為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辨邪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 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己之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求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之故至誠待物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由是士樂親之無間識與不識皆知其為成

言行錄卷

十五卷

德君子也

誌

公聞朗光大言無支浮月所真觀步必履之是時邊武得權政門頗雜公獨憂飲三雖在貴顯如用葛高受嚴却介之義薦絕養交之私上下遠近咸稱為大雅君子 崔銜撰文集序

### 郇智

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庶吉士以言事

謫石城吏目卒

智生而穎敏過人十二歲能文章辭經子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潛庵貧無繼畧之給則埽樹葉蓄之焚以照讀書達旦如是者三年文思警拔雖數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

未能成之步也

全補遺書

成化丙午領四川鄉試第一計偕上春官道出三原時大司馬王公怒致政家居往見之且曰治天下之道在進君子退小人今小人在位群邪肆毒此行非但為會試正欲上疏 聖天子使進君子退小人則天下其庶幾乎王公笑而不答

丁未冬星變智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萬安劉吉尹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有以陰主之也疏人不報已酉言事者誣知州劉縵御史湯鶴妄言朝政嫉智者因疏智名下錦衣獄智身親三木僅餘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供詞畧云智與今湯鶴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大寒大暑輟

言行錄卷

十六卷

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書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淳流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城吏目毅然就道不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識饋遺堅却不受

願首登大寶明日常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曾輪侍智造其私第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政務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以言官奏對率值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怒徵聘至京智曰三代而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苟且若先生勿受官職先請若時政之不便者願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



職再無可見之時矣二公雖善其言而卒莫能用識者憾之  
並崔銑撰傳

公至石城視事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  
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統檄遣董驪修書得居屠城白沙  
陳公甫先生忘年而友之特以詩文相命居無何得暴疾卒  
誌

公非所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  
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  
辭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  
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  
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卷

七後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七

劉大夏

忠宣公

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

公為兵部郎中時有中官用事獻定交南策以中旨索永樂中調軍數公故匿其籍使者有千吏數被捶若弗聞者獨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公子位力言沮之事遂寢

朝鮮使者為建州虜邊切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它日憂卒不從

言行錄七卷

二後

河決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一省守臣議以事關運道莫敢適主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喉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昨城盡徐州涇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 正邵寶撰前傳

公為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踪跡不出里閭庚申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勅使臨門即攜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飢兒之得乳母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正之廣人號慶樂生矣 吳廷舉撰壽域記



壬戌陞兵部尚書時北邊告急 上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  
出兵圖之密言于 上乃召公問計公曰臣聞從征將士  
言當時全仗 朝廷威德乃獲遁免 上曰永樂頻出塞  
破虜今何不可對曰 皇上聖武同于 太宗奈今將  
領兵遠有不便且當時如國公立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  
俱陷虜地況今之將又在丘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  
守猶似得策 上乃悟曰朕幾為人所誤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與民一般窮安能養其  
銳氣 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以至窮對曰江  
南衛所困于運糧江北衛所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臣  
等不能知者所以俱窮 上翌日詔各衙門凡有損于軍  
民弊政悉疏以聞 並實錄

言行錄七卷

二後

修清寧宮有旨下兵部撥用軍夫萬餘人做工公知工少人  
多蓋監督中官有所利而為此也 上言戒去十分之五督  
工者訴于 上上令司禮監語內閣曰劉大夏不以朝廷  
大工為事率意戒去人夫即調旨來切責劉閣老健曰愛  
惜軍夫可馬職也近日劉某每以老辭位 朝廷每下溫  
旨勉留尚請之不已若切責旨下彼將以不職固辭更於  
何處討這等人來替它司禮監以其言入告 孝宗欣然  
納之用軍夫卒如公所裁之數  
孝宗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  
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  
公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致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敢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

以揭帖進 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封墨勅之弊  
也 陛下所行空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  
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  
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

孝宗嘗召公因言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做得如古之帝王  
公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即召內閣并  
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  
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  
用哉以是而言內閣亦未可盡托

言行錄七卷

三

長彼老不能與爾李榮與某扶掖出順門外回榮且扶且  
謂公曰吾輩行事不好處多老先生於 上前幸隱惡揚  
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  
它人也某今日求退 上曰李榮亦在朕前說卿是好官  
如某者與老太監踪跡疎遠不知何以如此榮曰當朝大  
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公自入仕以來由壯至老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  
子孫求恩澤  
公平生宦職所至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承者未嘗喜不  
及者未嘗怒也  
公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則一裁以法  
未嘗姑容苟免也 並言行錄



公在兵部議革騰驤四衛勇士議節光祿寺無名供饋歲省  
宮府數百萬近幸者滋不悅正德丁卯激怒于今上將  
及禍太監竇瑾知重公者叩首諫曰此先帝意非劉大  
夏建白遂免時逆瑾用事日誅求臣僚而大臣中有欲中  
害公者昌言云抄割劉大夏家可得金數萬瑾因潘尚書  
蕃毛總兵銳獄詞連公姓名戊辰夏遂矯制差錦衣衛官  
校逮公千戶羅某至庶知公貧雖以酒器為贖彼堅却不  
受八月至京繫北鎮撫獄同繫者教公行賂為求生計公  
曰如此而死唯累一身稱貸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  
瑾怒欲置之碎會官議于朝堂屠左都瀟曰檢制劉尚書  
無死罪瑾曰克軍罪亦無邪法司比附守禦官擯馭無方  
致所部軍人反叛律克軍十月遣戍肅州當時士夫以公

言行錄七卷

四一後

出獄為喜買鹽雜車挾一僮以行故人贈送謝絕不受發  
都城日觀者如堵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籠進果  
食亦有焚香密禱曰願公生還者已巳四月到配所即買  
地為墓作終焉計人問公何不挈親于姓侍行公曰吾仕  
宦日不能為子孫乞得一官今克軍老死願令子孫補伍  
豈人情所安也庚午夏京師風霍蔽天寧夏竄歸叛亂肆  
赦天下公得釋歸八月瑾誅復公原官致仕

並後善藏記

公嘗發戍時旣帽布袍徒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  
寒鷄扑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請發莫不加禮不欲其至戍  
公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敢不服役邪被甲執銳與諸  
卒無異莫不嘆服百德錄

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潘某諸司畏  
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其之讀書續記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慕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舉二  
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為家規誦燕所教子讀書兼力  
農務常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心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  
益之也前傳

公自甘肅救歸詩曰憑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  
公下獄克軍事雖出于逆瑾禍機則發于大學士劉宇也  
宇河南人嘗告瑾抄割公云言行錄

東山先生愛百姓如己子百姓愛之如父母徧觀當世未見  
有如此者白沙外傳

公嘗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

言行錄七卷

五一後

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

累黔山餘話

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公足以  
當之

倪岳 文毅公

字舜咨直隸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  
部尚書卒贈太保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岳其配姚夫人夜夢緋袍神人入室  
寤而生公文僖以為岳神所感也因名曰岳幼即知向學  
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群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  
題今刻斷房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它日非特



以文名者 吳文定公撰家傳

公生而瓌岸秀異甫五歲聞鄰熟書聲即請入游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已悟天包地外之理 王恭撰行狀

公狀魁岸目光炯炯袍笏偉然剛之如神天姿明睿為文敏捷若不經意初在翰林凡考校纂脩綽有餘力每進講

上前以古義傳時事為勸其言剴切而音吐洪暢人儼之范祖禹

國朝自 德祖以下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禮畢神主將升廟於制當祧廟下禮部集廷臣議或以 德祖以下四廟以次當祧至 太祖為百世不遷之祖公以此說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

言行錄七卷

六後

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 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祧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當祧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寔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時又有言 孝穆太后當祔廟者復詔議之公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奏上詔悉從之二疏蓋皆出公手云 並家傳

進左侍郎時以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等疏災與天戒七事 上謂有防微杜漸之意深嘉納焉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日加匱民日加貧宜務行節儉以為天下先又言天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封日增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醮省供廩罷營繕 上多從之

京師大雨雪公言雨雪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深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 上勵精以勤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貪進忠直時有旨召番僧領占竹公言占竹僭侈為異端首 皇上即位先賜罷黜中外稱聖今一旦召復之豈不為聖政之累西域胡人從海道貢獅公言獅者外夷之獸真偽未可知且海道亦非

言行錄七卷

七

後

西域常貢之路詔還之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誰敢違之然事有大難今東南兵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恩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于天下乎使思恩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於是眾皆從之 並行狀 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途進抑揚進退各當其才或言



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卹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家傳

國朝父子入翰林為學士並謚為文實自倪氏始

李文正公撰青谿文集序

### 張敷華

### 簡肅公

字公實江西安福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

書召為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公文洪為監察御史預土木之難景泰初以死事恩蔭公為

國子生公少負氣節七歲時里社有竹木之崇公指揮群

兒斬伐殆盡既受廕益勤問學登進士簡入翰林為庶吉

士成化改元授兵部主事累遷郎中多忤時譽或令邏者

言行錄七卷

八一

摺概無所得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為浙江右叅議監溫處二府銀課景寧有礦盜聚至數千人

鎮巡官議進兵公曰此可撫而定也乃刻日使自歸身往

蒞之賊露刃以待及諦視曰果我張公也皆斬首聽命公

執其首惡十二人餘悉宥之

推湖廣左布政使歲大饑給粟散粥藥病埋死增價致賈遺

使告糴因修學宮以備直資餓者所活不可勝計

巡撫山西歲復歛奏暫增解池鹽課以補王府歲祿會霖雨

躬禱于神池獨不壞歲給大同邊餉多用折納公請太原

以北可通車者運米民亦使之改撫陝西禁婚娶論財喪

葬不得舉樂有妖僧據山為逆群議洶洶兵部尚書馬公

曰張公在必有處分比報至則公已授計今父老生縛

之矣

總督漕運首黜武臣部運尤無良者權輿于請悉拒弗納近

例漕司多假太倉官銀少免利息公謂通令乃下剝上擄

所致而官為借貸大非政體峻為之禁

公為左都御史請嚴天下有司貪酷奔競之禁會獄重獄有

寵臣坐法或疑當未減公執不可卒從重議正德改元有

旨令致仕公即日上道歸

公風采疑重辨義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為遷就進退得

失未嘗一動其心遺命所屬猶謂不以悖貨為子孫累蓋

至死不亂也 並神道碑

初公為庶吉士李文達彭文憲二公欲留官翰林公與劉東

山時雍力辭不就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 碑

言行錄七卷

九一

公平生剛介不輕言笑奉公秉法墜重一時南都稱四君子

蓋指公與林瀚林俊章懋云 江西通志

### 戴珊

### 恭簡公

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南京刑部尚

書召為左都御史卒贈太子少保

為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孫不

色拒而終一無所撓群士帖服至無後言遷陝西按察副

使仍專學政如南畿

撫治鄖陽諸府蒙右多虛流聚為利公刻日令首罪民所關

田多匿稅畧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伍自製為營陣法

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山平利諸縣守臣與罪莫敢發公



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其脇從千餘人事遂定

為左都御史益自檢律務持風紀雖簿書之細必極精覈嘗

與吏部考察京朝官者一考天下述職官者再 孝宗親

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所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公清慎每廷奏宣面問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

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然者公不覺泣

上亦為之動容 並李文正公撰墓誌

公累以老病求退 孝宗不允一日公私懇于東山劉公曰

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地下不瞑目也公同年好友

也受知于 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劉公議事

畢因問戴某近來何如劉公言戴某有病累疏乞休出于

實情伏望 皇上憐而允之 上曰彼教卿來奏乎劉公

言行錄七卷

十一卷

曰戴某在告臣往視之彼恐微誠不能動天令臣見 陛

下日為彼申達下情 上曰卿去說與戴某朕以天下事

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也太平未兆何忍舍朕而先歸乎

劉公以 上語告公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東山言行錄

公德性和粹中取取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為

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

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寤寐暑不變敷歷中外

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身既没人至今道之不衰 墓誌

謝鐸

文肅公

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

卒贈尚書諡文肅

公為編修時嘗奉 旨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

理宗好綱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為

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在南監動以身教母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皂役錢以滌

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板上疏請增

揚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廣載籍

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

廟門衢面多狹斜以為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

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皂雇役餘悉籍為公用

諸生貧困者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凡所

言行錄七卷

十一卷

建白皆師古義存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公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

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與工部侍郎黃公世顯為知己

始終不自嫌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恤然實無長物惟節

俸入為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 並墓誌

林瀚

文安公

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

書卒贈太子太保

公為祭酒上疏請開科貢以進人才大畧謂今天下學校作

養日盛科貢二途取有定數歲有常規不無遺材淹滯之

弊禮部議擬詔令開貢四年 林廷選撰行狀



公在國學垂十年待諸士嚴而有恩八差檢歷事定立條規雖勢家子不容請託越次故事祭酒膳役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悉備實公創其始也

災異公率群僚陳十二事曰明黜陟去冗官清吏弊定莊田折鹽鈔處監生嚴軍政省供應收才墾禁奸倉停不急寬民力有御史自巡按執歸建獄二三儒生當緣傳奉授中書公上疏言御史當俯垂寬宥以全風憲之職中書宜收回承命以杜待進之門則天命天討協天下之至公矣疏入忤旨上疏自劾不報

正德改元時彗缺人給事中丘俊御史石玠交章薦公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災異會陳十二事曰隆大孝

言行錄七卷

三十一

以先天下集議以決大政改州治以奉陵寢崇儉德以裕財用省虛費以甦軍民增貢舉以進人才修武備以禦寇盜首匠役以甦民困節工役以省財用清吏役以革宿弊清馬政以防欺弊大優容以廣言路言皆剴切無忌士論鑒之然權姦目是側目矣

逆瑾亂政素嫉公正直南京科道官言事被逮公獨往送賸以俸金且議上章直之瑾聞愈銜之勒令科道招詞建公同黨乃矯詔降公浙江左參政致仕公聞命即行怡然自得後瑾復矯詔指公與大學士劉公健謝公遷尚書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張公敷華等為朋黨頒示天下瑾伏誅御史凌相等交章謂公德尊望重有經濟之宏規不空置散地詔復公尚書仍致仕 並行狀

先生學問淵委識遠而養竟休休焉至方若員至勇若甚佳溫煥若可親而居中栗不可柔知先生者容亦淺之知先生也廣平介而狹萊公大而疎先生其美而會其迹泯然者也 見素跋

許進

襄毅公

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擢監察御史出鎮甘肅山東風裁卓卓都御史陳錢附太監汪直啓慶遼東為御史強珍所劾公亦率諸御史論之珍被逮誦戊公與凡劾錢者皆奪俸三月 李文正公撰神道碑

言行錄七卷

三十一

遷山東按察副使監鄉試事有欲私容者于者執不從東昌有武官于懷金挾一儒生飲于酒家是夜被殺有司疑生所為備極考訊生誣服公徧閱商曆見酒家以殺之翼日買布數疋訊之遂伏辜

巡撫大同上邊事數條北虜入百騎詐百出公嚴為節制遂不得逞武邑王聰沐不律公奏置干法降為庶人又奏太監石岩若誣公擅用旗幟降知院州府

中興虜犯西陲復命公為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吐魯番世嘗哈密遣部酋逐其王入據其城久不復公與都督劉寧輩出調赤斤罕東諸夷為聲援冒雪夜進城中人從亂者餘八百登臺自保公諭使下或欲盡屠之公不可乃止 順甲虜人大同命燕左命都御史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統



出師進剿陳以無功獲譴或因以累公遂令致仕歸數年  
廷臣論薦者數十疏乙丑召為兵部侍郎督團營兵馬  
進兵部尚書疏勸 武皇敘學止遊師古仁聖君而戒彼荒

淫者一京衛官以賄來求公堂杖數十惟要請討非格成  
報罷數上言京軍工役之苦且曰永樂間大建宮殿定撥  
班匠十萬借撥匠數而今為內臣占令納錢運灰及磚  
罪人罰贖奈何以軍士當之

十月初閣部臺諫共劾閣系成八人導 上盤戲請誅之期  
在必克公語同事者曰此屬得疎斥足矣果後其事恐有  
甘露之變是月十日午刻太監李榮左順門傳旨召部院  
大臣榮曰此屬 上少所親倚今亦無大過奈何直詣苑

言行錄七卷

十四後

此屬日夜牽 御衣環泣 上為罷食諸臣錯愕莫對公  
曰 上富於春秋方當講學恢 先帝之業乃為此曹所  
誘逸久歲荒何謂無罪榮曰 上行遣之諸公第歸幹國  
吏部侍郎王整曰如不遣將復留 上左右耶榮入是夜  
內閣劉文靖謝文正致仕明日逆瑾出管司禮文臣慘禍  
往往自殺

進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公直 久著風裁愈峻御史某滿  
二考及郎中某首外 亦備結與後必觀京秩公一日悉外  
補郎中某賂關永成 乃守黎平郎中李達忤太宰出守  
夷方乃改杭郡工 俸某同公里聞託關榮求改吏部公對  
衆面語之曰君年尚 未秩已不卑循資而往不憂不貴乃  
託新人速化乎 雖衛公日其速遷 認勸公致仕尋除各墜

誅復其官而公卒矣

公按山東時參政某役開夫修華陽宮為宴遊所公劾罷之  
華濟寧諸閭隘役夫三千人究治會吏豪徒餘墮風奔息  
還京掌三法司事道上以黃白術干湖廣總兵李經不售  
誣首潛招夷軍為亂汪直奏逮李氏百口至京成獄 憲  
皇恐寃之改命法官讞衆皆協避公列狀以上即日磔道  
士千市戒裝直緝事者直百計害公無從偵隙  
巡撫陝西時太監劉瑯持援恣橫公數禁之一日同舟泛波  
適責其惡瑯不遜公奮拳擊之墮瑯水中  
並崔銑撰碑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洶洶出若無不可為者法尚嚴  
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 碑

言行錄七卷

十五後

崔銑口其在翰林讀中秘書親見公事後切克太史參對  
孝皇嘗錄閣公及周文端公封章每揮指太息曰斯謂古  
之遺直世之標華又曰其在右渠與子弟門人商確古今  
相業備評公德有四曰昌言直道推賢敢為公心賢長安  
雍泰數以己官讓之

雍泰

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己丑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  
書

授吳縣知縣吳濱湖湖漲淪田千頃公作堤民受其利至今  
賴之曰雍公堤吳民有妾亡者妾父訟其夫密殺吾女兩  
月匿尸湖中石下召訊夫曰妾逃兩月跡求無效妾父



脅財始知死所公使人視其尸乃訊父曰夫密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此又豈兩月尸邪此必非汝汝假刃以旬賂耳一拷而信居吳多善政巡撫都御史薦于朝擢為御史舊令行皆饋樓船饋公不受民涕泣固饋乃駕至張家灣選之吳人歌曰時苗留犢雍公返舟 雍大記

既守御史彈射不憚高明褒揚不滲卑遠時威靈伯王公典院事語親舊曰棘避驄馬御史也

兩淮巡鹽且滿巡撫都御史以公力過權要商民咸悅復奏畱一年初公至淮憲丁貧而課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歸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甲辰司馬余公總制北邊辟公山西兵備副使至大同汰侵

言行錄七卷

十七後

漁振頑慢屠墩堡制兵車以禦胡胡自公至不敢襲邊千戶韋英誣收謀逆百人余公會鎮巡將坐實以聞公曰人命至重惡可輕舉若出誣收可謂賞一奸殺百良矣疑讞可余公悟從之至京果得誣殺英百人俱免期年陞山西按察使或謂太宰李公曰雍某何以驟邪李曰雍某風力無雙可以諸人遇之手于是山西獄無冤鬱綱紀肅然太原知府尹珍出過公于途前驅緩避公召數珍珍曰此豈失朝邪公曰汝毀裂朝廷體統猶敢為悖言非罪邪答珍珍訴于朝誣公人命諸事遂收公錦衣獄無證左遷湖廣參政湖民被誣為盜者七八人歷官多不解巡按御史下公勘畢得誣狀盡釋之七人皆圖公像祀于家

無宣府居二年士民祇畏邊陲宴安士無室者援准例來

訴公復與完聚千人

參將李傑不法部下狀公公將參奏李跪堂下詭乞責以圖自新公遠信曰此亦軍法也令縛下大杖擊之三軍股栗初李之屈策公必原既乃譖公于時相暨科道時相有戚黨科道有稔習公遂以擅打將官劾罷乃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歎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卧負蒼生

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辟公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詔起公為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累疏固辭弗克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瑾怒遂公致仕罰芻米千石束輪宣府潘鐸諸人及吏書馬公文升兵書劉公大夏

言行錄七卷

十七後

數十人皆以辟公罰米有差 並古樞樞墓誌  
公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禱事凡陝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為雍某屈法年八十卒所著奏議彙五卷正誼庵詩二卷皆其志焉 大記

公奉身儉素雖貴嘗至肉味止一二品晉司徒猶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歛不義之餽一無所受人亦不敢私賂

公卒時榻下若霆震數聲人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也計聞 天子復悼賜塋祭禮部覆奏有曰雍某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雖嘗被劾革職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沉者倫當時以為確論 墓誌



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維公泰

崔欽撰劉野亭少傅傳論

言行錄七卷

十六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劉健

文靖公

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靖

公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為師書非正不讀發為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于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鄉試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是為的故所得多名士

揚一清撰神道碑

孝皇視朝少晏公上疏言自古願治之君必早朝晏罷日省萬幾 祖宗視朝在黎明以前每日奏事二次邇者視朝

言行錄八卷

一後

太遲散婦或至香黑四成朝貢矣所觀瞻宸府文移多致寢閣矧今冬連雪四旁存災尤為可慮急荒是戒勵精是圖庶可以回天意人心也 上嘉納之

弘治十八年五月 上下霖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左

掖門急宣公及李謝二公入執清宮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公等扣頭 上令近前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

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與故與先生

每相見時少公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

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太

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

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公手若將永訣

皆 上又曰朕崇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皇后生東宮今



年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上曰受遺音大監扶安李璋捧筆硯戴義就榻上書之上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此書輔他做箇好人公等皆扣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遂出次日

武宗即位內臣馬永成及劉瑾等八人以東宮舊人日導

上狗馬馳獵為樂漸蕪萬幾戶部尚書韓文深憤憂之具疏合九卿大臣伏闕泣諫乞將永成等宜諸重典以回天地之變潛消禍亂之萌先是科道亦交章具劾俱下內閣議公持之甚力必欲盡其八人于極刑上不允於是公等以去決之各上疏求退上許之公及謝公致仕初閣

言行錄卷二

後

議時公嘗推舉勳哭謝公亦嘗瑾等固休惟李公不出一語遂得留用二公既罷漸行李公祖饒泣下公正色曰今日何用哭為使當時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李默然無以應

並通紀

公在內閣與馬文升許進雋芳李鏞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為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欲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許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

雙溪雜記

李廟寶錄成加公左柱國食一品俸倚毗甚隆公亦盡言無諱未幾雋芳媚劉瑾以公同鄉不附已遂力攻之公居家年九十餘卒

秦案謁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大朝事關大議累千百言不休卒無一言于求恩澤豈古之所謂大臣者歟

殿閣詞林

公既去忌者媒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過客請見一列謝絕然聞六飛出狩終日不樂至廢眠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况嘗備位大臣者乎

國朝文臣得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不甚顯少師宜與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耳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其鄉者二十年有奇謂為古今之僅見者非邪

並碑

我朝惟內閣學士多久任三楊寵任終身無論矣正統而後曹魯陳循苗衷高穀皆十餘年彭時商輅先後凡二十年

言行錄卷二

增二

李賢十年萬安劉健皆十九年劉吉李東陽十八年劉珏十一年徐溥十二年楊廷和十七年謝遷梁儲皆十餘年夫久任固良法然得賢而久任之可也非賢久任如萬安劉吉輩適足以恣其妬賢嫉能之姦遂其貪位固寵之計而已如國家生民何故曰人主之職在論相

通紀

李東陽

文正公

字賓之金吾左衛籍湖廣茶陵人大順甲申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正

公早歲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抱置膝上賜珍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座天順壬午年南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進士選庶吉



士授編脩 殿學詞林

為庶吉士劉文安公見公閣試炎暑賦嘆曰此文殆絕無而  
僅有者觀子之志蓋欲為世用吾老不及見矣

弘治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中官李廣以燒煉  
齋醮被寵公會同官上疏論之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  
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公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  
奏事始復舊制

孝皇不豫公與劉謝二公同受顧命輔 嗣君明日晏駕公  
號慟幾絕及 東宮即位凡詔冊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公  
手是歲之詔興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為嚴正天下謂之  
武皇登極馳騁逸樂荒淫怠棄朝政日非皆近侍誘引府部  
科道等官疏請急除羣姦以保 聖躬公與劉謝二公亦

言行錄卷

三後

極言其罪惡當真重典且懇乞求退至于再三 上慰留  
之既而劉謝二公皆許致仕而公獨得留用 並年譜

災異公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為託臣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通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  
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  
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大盡憂在于生民國計若罔聞  
知事陟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或  
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  
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革  
之

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  
誣批枷十長安明外公疏救之命成是給事中安奎御史

張或忤瑾枷號公又救之都御史楊一清被逮至公又力  
救之楊公遂得免一日早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等過惡  
者上退坐東角門留各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  
何人所為無肯承認者冒暑忍饑久跪不能當當有仆地  
曳出死者數人矣申刻俱 上詔獄究問者三百餘人公懇  
救得釋 並詞林

瑾欲巧取橫歛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者假以姑免  
提問為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示甘于從  
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坐是破家者衆公  
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遣倉移為關倉地雖稍近猶不  
能堪後公因瑾欲積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  
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納

言行錄卷

三後

却為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公之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  
下陰受其福者類如

漕運總兵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為贓遂致大獄必  
欲寘之死公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公曰某  
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  
濟寧河道以通漕運大有功金書鐵券子孫皆免一死豈  
可盡革傷天下武臣心及覆辨論久乃稍解熊得革爵戍  
邊

有獻密計者託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人入  
衛京師而以京軍兌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操如班操例  
上即欲行之遣谷大用至內閣議公力辨以為不可且陳  
十不便不聽翌日乃內降行之大同遊擊江彬等因此得



入京彬遂有寵于上

成道南曰弘治間薄海內外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為威財以不蓄為富刑以不措為治伊誰之力耶君子以是知文正之不可及也

劉謝二公既去公獨習其和謝公登舟見寄詩曰天外冥鴻君得志池邊躡鳳我何人蓋自傷也 並詞林

正德中有士人瞰其亡投以尺素公歸啓之乃一絕云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鵲鳴啼罷子規啼意味雋永深中西涯之病視之能無恸然也耶 西湖塵談

公病劇知不起楊一注有梁儲靳貴就問之公以謚為憂一清曰國朝以來文臣未有謚文正者請以謚公可乎公即起

言行錄卷八

四

于床上頓首曰荷諸君矣

守溪長語曰劉瑾之橫尤以法制天下士大夫之無恥者因之求進或竊其勢以中傷善類有能自守者亦脂韋曲從過為諛佞以求自全按長語所指前蓋蔡芳劉宇後謂東陽也 並通經

### 謝遷

### 文正公

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己未進士第一仕至少傳戶

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正

公初入翰林有御史某驟陞都憲堂中僉例請公文為賀公曰此人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訕言悅之竟不與作

正池談

弘治戊申 上在諫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疏言 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禋禮畢行之未晚 上即已之

虜犯大同兵部尚書馬公文升以國用頗乏奏請於南方折糧銀內更加銀若干公執不可曰南方稅額甚重宣德正統間因民不堪命故立折銀法以寬之今更加若干則反重於本色民益病矣且足國惟在節用苟用之不節雖加賦何益其事竟寢

孝肅太后崩 上召內閣大臣議陵廟事公等請集衆議以正典禮先是成化間 孝莊廢皇后崩禮官預擬二后並祔 太廟至是 上從衆議乃別立奉慈殿以奉 孝肅神主如周姜嫄之禮是雖斷自 聖心而公固有贊襄之力焉

言行錄卷八

五

內府倉庫諸司官在輪紉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其害公嘗乘間言之 上令樞密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披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 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荆襄等處流民已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漫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空幾至大變公深以為慮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于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其事公撰 旨令隨安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衆所得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阻其事者途中止識者恨之

正池談



公自入內閣... 足禁中嘗祀三清... 閣屢疏論儲養之道... 上深嘉之... 欲例加恤典... 時承平既久... 當山欲載激濁揚清... 天祥妄殺冒賞... 不恤也

今上登極... 鎮巡藩臬... 初宋以衰病... 又公薦意若虛... 賢遠庵之能讓... 公之下乃竟遠... 也

言行錄卷

木後

昔在 孝宗皇帝... 尤在乎論相... 以輔成雍熙... 武宗者則有... 謝公焉宿德... 而退始終一... 墓誌

孝廟大漸... 韓忠定公... 會事進遂不... 吏部尚書... 相結納欲甘... 不見劉元城... 煇若不知有... 弘治乙丑大... 以代已言... 公在內閣... 而資公之典... 成盛治者... 碑

言行錄卷

木後

成化弘治... 儀幹俯... 文莊... 守溪筆記

王恭

文恪公

字濟之... 書武英殿... 公隨父... 屈年行求... 見而奇之... 武第一



上遊後苑左右諫不聽公講文王不致盤于遊田 上為罷遊講罷皆召所幸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為若等好為之

武宗在諫陰內侍八人荒游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洵洵公協韓司徒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請 上大驚怒有旨召公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公曰八人不

去亂亦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為重  
公入閣瑾方威鎮士類按索徵取柳城之幾死者累累公

言行錄卷八

八

皆得免 馬華容劉公以瑾僭德逮至京將坐以激變  
士官岑氏非死公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乎劉得戒死  
或惡石崇楊公于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為言公曰楊有  
高才重望為國修邊乃可以公為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  
之喪以滅迹曰不可以成服公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  
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公曰妃廢不以罪空復其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皆從之

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性  
雄偉峻潔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論辨多  
古人未發詩韻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

唐筆意 並傳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聖言其

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時之弊畧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  
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  
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  
定職人主動靜不相及政事行罷不及與聞惟易世之  
後則細前後乘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  
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  
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  
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  
情偽或奪于家不得書或迫于勢不敢書或局于才不能  
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憒情態亦無能  
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  
故曰不復有史矣 塵談錄

言行錄卷八

九後

劉忠

文肅公

字司直河南陳西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少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  
貴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

崔銑撰傳

近習導 武廟初搖成憲公嘆曰吾諫讀舊臣也疏戒逸遊  
崇聖德力攻近習及乞休慰留其淫侈嘆曰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吾不為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議

鄂守益撰文集序

王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聖言其



合規撫削削公毅然持風裁越聞宵人革役者貨懸背窳名吏籍中上部往往冒官去公命四士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竟接代凡革罷千人雖仕者亦迫論除名庶僚滿秩為署考必當實自是諸司惴惴焉縮其縱 傳

上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同洛陽劉公存問上疏陳 謝願緝聖學守 祖訓進忠直抑邪諂開言路選將師借賞資罷土木其于馭朽履冰眷然割切又請時御文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疏上于異直寫知見無墮毀譽辜請御屏而時技之公用世未之蘊豈悻悻長往不復預人間事邪 序

公謂意人才嚴于考績臧否俱精當人不敢干以私風裁肅然為南都之重可謂名卿矣 藝表與胡端敏書

言行錄卷

十一後

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忿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于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為師訓 開錄

公自撰墓誌銘云嗚呼野亭胡為而生胡為而仕胡為而歸胡為而死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社考諸已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死獲所止嗚呼世有為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

石瑤

文隱公

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諡文隱

公為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東溥公俱有文學名少師李又正公每曰諸後進可託以柄斯文者其石氏李方乎 楊文襄公撰神道碑

公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武宗無嗣上疏請於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于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其為翰長 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 日未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直

公在吏部承群小竊柄之餘政以賂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于壞屬考察京官凡諸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遷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錄之其

言行錄卷

十一後

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為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己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中才皆可用人不必求備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劾于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于淵魚之察人謂其為救時之藥石云

公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有勳戚怙勢奪圻內民地蕪餘頃詭言 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上笑圻民大恐公言于 上曰百姓為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為停前命仍給之民

公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問人或謂其過直或欺于雅量久乃服之屢與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佞



之說文體為之一變自為文亦謂是博極群書而根于理  
性意會心契自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公力  
砥之曰發考亭之遺蘊為學非之亦何所見第好名耳  
並碑

公初信翰林已勵志不殖貴利及官承宰黜陟公明弗為權  
勢所奪然緣是見忌致知制誥蓋聖訓無此故事也作相  
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讀書錄記

言行錄八卷

十三後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楊一清 文襄公

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諡文襄

公幼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  
文僖公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  
之風焉 謝純撰行畧

為山西提學會事力祛宿弊學政肅清政陝西副使大作士  
類創建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其中親為督教其大  
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  
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

言行錄九卷

一後

三皇以邊事急于用馬用大臣薦陞公左副都御史督理陝  
西茶馬親歷邊荒條上機宜十餘事茶利大典馬亦蕃盛  
三邊仰給

賊大舉邊臣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公大夏薦公巡撫兼  
經理邊務公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邊事勅罷總兵武  
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效裁  
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  
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

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遂近危疑公率帳下  
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維讓乃眾眾避道不可奈政安惟  
公曰公行何恃公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  
賊圍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公且至



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公連發火砲驚賊數萬人酋長  
疑我大兵至遂掣象北走公發平涼時道無行人關中震  
恐眾謂與郭十儀單騎見虜相類

正德改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太分命公總制全陝三

邊軍馬公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  
沿邊巡視處方畧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墻壘以固邊

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葦州以  
遏外侵又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願築三受降城自

是無寇 上可其奏公築邊墻列期奏績劉瑾憾公公遂  
乞休工亦罷僅築四十餘里至今屹然巨障後瑾復羅織

公被逮遂得致仕 並行畧  
慶藩宣儲叛起公復為總制實儲既擒仍留公為總制瑾

言行錄九卷

素憾公以事變不得已起用既平頗悔之乃矯詔改公專

在寧夏撫馭實陰奪總制之權亡何瑾伏誅眾但知瑾之  
誅為公所發不知元實受算于公以遂成之耳

制府雜錄

公在吏部黜邪佑正起廢拔幽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公

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安委用責成山東盜日熾公疏陳戰  
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渠魁劉七屯兵近

圻要 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公獨執不可曰中原百姓  
敢稱兵煽亂罪在下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公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  
日紀綱弛弛風俗頹頹用舍違宜宮府異體官帑空虛浮

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因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太濫刑

罰失中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  
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它地震  
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碩額在位將安用之  
疏入近倖錢寧衛之公遂謝政

正德己卯秋有宸濠之變公以鎮江為江南首郡此地備禦  
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無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

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鎮海官兵為外護  
設中軍營為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特

幸公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 上幸浙者公從容  
婉諫遂不果行

公再總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謂邊儲莫急于開引  
中鹽邊卒莫先于召募選擇將校莫先于訪求器用要害

言行錄九卷

莫先于分兵控制俱蒙擬行

公再入內閣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之事諭公公奏對曰  
地道尚靜體魄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襄體魄

已安無故舉遷恐有心虞况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  
自藩邸升為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

大獄已讞 上怒欲置馬錄死罪公極言論救錄得戍邊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 廟公奏對以為今制無 母后

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謁 廟之事遂止 並行畧  
公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變法在安

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皆時所深忌者 奏畧  
初張桂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論列疑公所

殺二臣行時即私謀于霍霍懼有齒寒之勢遂上疏毀公



于朝 上始疑公遂再疏乞歸復謂言官論劾乃奪公  
官眾謂公當辨公曰吾心無愧得與失在彼吾何辨哉  
公急于進賢而明于知人故若拔仇于列校而真鑄就擒  
舉王守仁于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于編成而總兵漕  
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喬公宇之捍禦留都愈公諫  
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于無事之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  
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亦大矣 並行畧

言行錄九卷

四 後

今皇上在藩邸時 獻皇帝語之曰吾禁有三傑若知之乎  
兵部尚書劉大夏大學士于東陽楊一清是也 行畧

陳壽

字本仁遼東寧遠衛人成化壬辰進士仕至南京刑部

尚書

公在戶科奉 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  
巡牧馬草場中賢有恃內庇侵剋者公請置之法時賢妃  
萬氏專寵後宮兄分勢撼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  
于撓國是公疏論之被逮繫詔獄尋得釋 孝廟登極上  
封事指斥賢近無所避忌及遷大理為忌者所指攝王端  
殺公言流弊之稱其正色敢言 楊一清撰墓誌

弘治間達虜火節侵犯劇甚守巡失事鎮城書閣公僉都  
御史巡撫延綏兼程抵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  
兩旬日間三建奇捷達賊號泣渡河地方危而彼振開邊  
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

陞南京右都御史劉瑾擅權言官被執連疏論救觸犯瑾怒  
隨被矯 詔械繫赴京罰米三百石行居庸關監禁追納  
瑾誅科道交薦復官巡撫陝西當災傷多事守臣貪暴民  
不聊生公到任正已繩下大振風紀劾罷鎮守中官停止  
額外進貢一省賴安三邊倚重後陞南曹報至軍民數萬  
擁集泣雷出城之日哭聲震野如失慈母 並楊宏奏疏  
公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公  
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之許識者多之 墓誌

言行錄九卷

五 後

公巡撫陝西下車旬日即出榜諭眾利病之原罔不悉具仍  
令長安父老而陳得失量斛平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  
時劇盜數十剽掠良民命捕之掘于市俱折其兩股盜賊  
屏息又下令曰遭喪者不許停柩婚嫁者不許索財人皆  
遵之夏大旱令各街巷開渠以通陰氣戒刑殺清冤獄齋  
心誠禱天大雨歲大熟 陝西志

公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為尤著居常  
布素如寒士無所于歸諸子亦寓飄泊環堵蕭然空舍  
四壁立沒無以爲然凡數歲親舊共資助之僅僅歸其喪  
宦轍所至人懷去而思之

公在諫垣所論時政指陳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  
我勿作刑官任人而言官任人尤甚顧可輕耶 並墓誌



# 林俊

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公為刑部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幸梁方以秘術進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兩營建大鎮國永昌寺公上疏極論之請斬繼曉而黜梁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不可測公自分必死料理家事待罪于闕下尋下詔獄加刑公對益厲後府經歷張叢上疏論救併下獄謫遠方公得姚州判官蔽師宗州知州時言路久塞臺諫禁不敢作一語由是二人直聲震海內三原王端毅公在雷都疏乞還之以勵忠會元日星變 憲廟感悟救復南部

## 言行錄九卷

六一後

孝皇踐阼廷臣交薦之擢雲南按察副使俗崇釋信鬼鶴慶玄化寺稱有活佛歲時士女會集動數萬人爭以金泥其面公按鶴慶命焚之老言犯之者能致有損稼公與約積薪伺之果雷即止無它驗遂焚之得金數百鎰悉輸之官毀邊方諸淫祠三百六十區 並楊一清撰墓誌

為湖廣按察使公偉望弘才風儀整肅官吏歛戢不敢犯會境內雨雪災異上疏陳言時政大畧謂貴州借調官軍措運糧餉軍苦戰關民疲輒輸又德安安陸蓋造王府及增修吉府工役浩繁兩省鉅萬民不堪命乞循寧彙德府故事一切省儉勿用琉璃及白石雕闌著為定例 拜參都御史提督巡江時陝西地震水涸公疏謂變不虛生必有此意是起災言以來宮闈內侍柄臣之禍且乞戒齋

醜清役占汰元食止工作省供應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入謝方石見之曰字少意長近時草疏當為第一 巡視江西寧族人貪論枝害儲取保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其奏易府嚴備 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 特此善處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 未有逆萌或以為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其先見云

武皇初政起公巡撫江西公上疏力辭未幾改撫四川時藍鄙之寇方剽公至即宣布 聖恩勦撫並行屢以捷聞公復疏乞贖平容徑回致仕忌者謂盜已衰易為竟此先 是軍中奏功多為中外權要冒報公一切不許自是諸捷 恩典浸薄賊未平即與致仕朝論大駭科道保留不得公 歸蜀人號哭追送未幾而兩川之寇復熾矣

## 言行錄九卷

七一後

特瑾雖誅而張元繼用事 武廟好遊樂時宿于外而皇儲未建公甚憂之遂于川中復上疏請 上還內宮擇宗室之賢養于別宮收召先朝故老劉健謝遷林瀚王鏊韓文以修復舊政又言瑾雖死權柄猶在官豎安知後無復有 瑾者其詞指劄切大忤左右用事者

今上在藩邸久知公名入繼大統起公刑部尚書公屢上親大臣勸聖學闡聖端諸疏太監崔文龍擅一時其私人李陽鳳以料敏匠作財物及御史參奏文需索夫錢事下刑部文黃綠內降差校尉取李陽鳳等付鎮撫司問理公據法執奏不遺有旨還送鎮撫司公又奏言奉 詔則違法守法則違詔臣等違詔不敢廢法 上怒雖不罪公而陽鳳等改歸在獄公以不得其職乃上疏乞致仕決不可



指矣

公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謝金不傳公廉簡狀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直欲以身為鄉邦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

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警急忠憤以仰俾新政然尤以保終完名為念遂乞休入疏乃乞 賜勅以行士夫祖餞于都門外道路爭道其聲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公滿末疾且疏預拜身後 詔典且及時政數事薦尚書羅欽順王守仁祭酒魯鐸修 齊輔用輔德

並鄭岳撰行狀

公三朝排正甚多在仕途屢起累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養

言行錄九卷

八後

官皆不及滿考間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之士極力獎與多成大名 吳誌

先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成以撫綏為上策蜀人咸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詠

楊廡撰奏議序

### 孫交

### 禁不倍公

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少保戶部尚

書卒諡榮偉

公成化間為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為常公獨退處一

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為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

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為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弘治初三原起為家宰即調公吏部用以自輔後為文選郎中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 今上即位首起公為職

尋欲柄用公以老請歸平生言論恂恂誠懇無大臣氣岸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漫錄

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由上宰 為司徒歸隱九峯受知

今天子潛邸起者宿再入為司徒以輔成新政為國富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耗殷阜之舊國命身任不疑 見素族譜序

公慎于交與若見素林公白巖喬公共 堯儲公二泉邵公數君子號為知己 紀聞

言行錄九卷

九後

### 喬宇

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

書

公長身偉貌聲如洪鍾博學好文工篆籀善圖畫負一藝者悉得延見獎掖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遠色待官屬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言休有容得大臣之體雖其天質之美而所以養之者亦有素也

公父職方郎中鳳與遂庵閣老友善遂庵為中書職方公遣一公與兄宗並受業于遂庵遂庵教法甚嚴見公德器不凡

恒以公輔期之益悉心指授公亦孜孜受教弱冠舉進士猶在門下遂庵公教公兄如己子公兄弟亦事之如父



遠庵卒于京口公不遠數千里奔計號哭幾不能起師生若此海內不多見也

宸豪之變報至南京公獨以身任留守之重當咨詢公委用謂宜先聲以伐其謀乃為飛報謂 朝廷命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由某路進某總兵調土漢兵若干萬由某路進剋日征勅又選部屬衛職之賢能者分守沿江要害言處料理防守六牌路驛直底賊巢逆黨見之驚愕率為離心初報至內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公則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為安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初濠報至南都人情洶洶公知守備太監劉瑯素與濠通恐有內應深以為慮一日呼其親密用事者誘之曰外間藉

言行錄卷

增九 後

藉言爾主知江西之謀吾不之信今聞科道將有言矣此言一入為禍不小歸語爾主當審擇利害毋貽後悔非同尋常不為此言也瑯聞大喜明日見公哭而謝之曰非公言吾為粉矣邪謀遂寢此皆公言高識遠見默奪潛消非盛德雅度何以及此 並自下紀聞

邊將江彬驕狠傲誕無人臣禮公處有它變乃選精通武藝者數十人見其率隨護 日會公于演武場彬欲逞部下之勇以侮人問曰南京亦有能武藝者可與我邊軍一較乎公曰善者固存存難至吾從者亦略諳此可與較彬易之有與卒小而黑人呼為鬼李有神方善跌打公呼出扣頭請較公謂彬曰今日較藝傷死勿論也彬部下邊人大而長視彼小世忽之與李較隨其形失色又命勇有對連

勝七八人後有劉鑑慶青沙者有重手法來敵者皆負彬由是奪氣 沂陽日記

武皇南征駐蹕臨都大將江彬等統領邊軍數萬處從屯處京城彬恃恩跋扈權伴至尊下視公卿懷不軌心公時為大司馬獨任留守之重持之以正鎮之以靜每事裁抑彬亦獨敬憚于公不敢肆隱然虎豹在山之勢一日晚彬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城中驚駭不知所出督府遣人來謀于公公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者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公言拒之竟寢城中帖然彬每假傳旨有所求為日數十通公每得旨必請面奏彬計遂不行鎮安都城保護 大駕竟得回鑾建無名之功真社稷之臣也南都人至今思公不忘

言行錄卷

十一 後

今皇上入繼大統召公為吏部尚書公舊官文選諳練部事至則正詮選抑奔競杜請託錄遺逸部政秩然與故老刑書見素林公戶書九峯孫公兵書幸庵彭公協心輔政朝廷政觀海內翕然倚重然皆不久罷去為世道計者惜之 並紀聞

邵寶

文莊公

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莊

知許州能以禮讓為國所舉動多風化中事作新廟學論諸生義利公私之辨及忠孝大節聞者感動皆知慎其所自 立次教之讀書為文極則許之文風蔚然政觀正類考叔



祠墓改魏文帝廟以祀漢文帝祀范忠宣公于襄城裝晉  
公于郾城毀龍骨杖妖巫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做朱文公  
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為備荒計釐正糧籍民至  
于今稱便徵為戶部員外郎尚書周文端公劉忠宣公其  
器重之 楊一清撰神道碑

為江西提學副使至則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辦藝黜浮崇  
雅士類勃興修瀛溪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檄取瀛溪  
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向慕  
總齊漕運時劉瑾用事公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撼  
之公不為動乃勒令致仕去瑾誅起巡撫費州陞戶部侍郎  
郎疏乞終養 今上嗣極大臣言官交薦乃有禮部尚書  
之命公疏懇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 並碑

言行錄九卷

十一後

公初為許州有惠政以古行古文知名提學江西與諸生講  
求聖賢諸儒斐音考校文藝甄別精當至今學者猶稱之  
為少司徒母老疏乞歸養以孝聞暇則潛思著書開拓今  
古粹然自出機軸日重海內擢正禮部不就終于家所著  
有簡端錄日格于諸書行于世 諸書續記  
公之文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  
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  
子云云者則左氏蓋爾也而公乃自附焉  
浦瑾撰文集序  
公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遠色人或  
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  
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

董德則敬之久而弗衰一時儒碩並以天下士稱之  
張愷撰行狀

吳廷舉

字獻臣廣西梧州所籍湖廣嘉魚縣人成化丁未進士  
仕至南京工部尚書

宰順德政先教化修學校頒四禮以道民邑有宿盜久莫  
何公至立執之凡諸典革罔不以時舉寺璫傳有寵三府  
欲為營家廟公以民病弗聽船司倚克貢市葛于縣舊者  
辦于民公以非地產却之  
清遠盜獒人不能平以馬司馬文升劉中丞大夏薦進愈憲  
備兵嶺南遂討十三村池水諸峒平之無理屯醴振類別

言行錄九卷

十二後

憲政一新逆瑾車恣令天下府庫盡輸京師復有偏求使  
至諸司承風恐後公既却其求復疏留其財於軍門瑾怒  
未有以罪也進參議岷府遣閣市藥物于諸路所過橫賄  
公發其私瑾即怒命總鎮伺公公後劾總鎮潘忠違法二  
十餘事遂交構之逮繫詔獄考掠無所得乃以枉道過家  
罪焉重枷暴之必處以死越旬亟斃王事宿汝忠諸人營  
救乃謫戍鴈門逾月遇宥歸瑾誅起公雲南憲副  
並林希元撰神道碑  
江西姚源洞賊發乃陞公右叅政往撫征之公即行一以誠  
信開諭招撫不暇遂建為必征之議往返不以兵自衛賊  
因聞公于策以求撫且以威劫公公不為動每日賦叢中  
詩章賦以其剛方不畏死也不敢加害送公還公因議賊



左右有謀勇者誘而賄之賴以執賊酋卒以平定三萬年縣民感之共立生祠 行狀

湖南饑陞副都御史賑濟勸勸永順保靖兩江口夷情公為

堅明約束條奏上還京復往湖南定諸夷地界又疏言六

事備宸濠變宸濠大恨及將變遣使遺吏部金曰江西

巡撫孫燧空亟易去代者某可某可如廷舉切勿令其來

今皇帝即位召為兵部右侍郎上疏忤輔臣政南工部又

改南戶部晉右都御史理南圻折豪強植貧弱禁私驛止

妄工南圻肅然 淡泉撰小傳

陞南京工部尚書時年六十四公謂所親曰予年老矣平生

精力鼓舞倦矣退休此其時也連上三疏遂歸越二年終

于正寢囊無長物囊事惟艱總制姚公助之始克就窆

言行錄九卷 十三行

公居常猶夫人及遇盤根錯節人眩莫措公獨迎刃而解易

易耳 公在順德常與白沙陳公甫往來議論若薛河東胡餘于獨

酷信慕表章其遺言

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為壽既却之

及聞公沒裹糧赴弔其恩信感于夷狄如此

公氣節稜稜若烈日秋霜獨行自信不苟同于俗志在朝廷

與天下不恤其私故劇虎牙落虎穴死生變于前而不懼

筮仕四十年官至八座不能旬日容于朝人被其衣食者

半天下歸無以恤其身與妻子它諸功業且未盡其大節

因已卓然萬夫之表矣 並碑

公為子友說見良士身下之羅疋年四十餘賞貢入大學公

奇玘玘病劇會兩僕死公日為煮粥負玘登牀一晝夜十  
數返玘病瘳同登進士語人曰玘四十而生我者父母四  
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同年進士鄒智疏柄臣奸邪請  
石城吏目也公歸葬于蜀倅成都梓其遺文 小傳

言行錄九卷 十三行 古後



彭渙

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兵部尚

書

公少慷慨有志節尚理學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意忽  
得家報言母夫人病劇即束裝歸用葷成勸其少留終場  
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孰重邪遂行  
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紀聞

彭君濟物始為蘭州學生以孝友誠確為先提學浮梁戴公  
甚器重之舉釋褐為名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  
郎郎中能以詩書飾法比不茹柔吐剛屢勸大獄犁然當

言行錄卷

一

乎人心有恃勢毆殺數人者君按之當抵罪或為之黃緣  
祈脫死時勅中容借三法司錄重囚議將釋之君執不可  
或以朝廷欲恤之意為言君曰如死者何竟莫能奪由是  
名聞縉紳間 楊一清撰送行序

幸庵彭公連歲著平寇之勲最大最奇甚神甚速先是河朔  
之擾 帝咨廷臣有能往視朕師僉以公對公授鉞以行  
歲餘而功成巴蜀之亂 帝咨廷臣有能往監諸軍事會  
以公對公授鉞以行歲餘而功成何西戎相侵 帝又  
咨廷臣有能往靖諸邊僉以公對公授鉞以行月餘而功  
成於是公之威名震動華夷而天下無不服其功者純誠  
直亮一時輿論推公為第一人 楊應撰屢捷詩序  
執事所至皆成大功天下之人無不知之有不待其一人之

述然天下人之知者執事所建立而已至于學術則未為  
盡知之而其則竊窺其一二矣方其窮追劉六劉七也傳  
檄沿江禁防客舟毋令為賊所得以資其勢當時一見雄  
又卓識以為要非尋常慮所及去年得見災異陳論雖  
朝報斷爛不盡其全然大意出于忠純亦自可識近又請  
重修紫陽書院告文議論淵源字字根據若此者非本之  
實學而能然乎數十年來廢幾平此者惟見三原王公于  
今復見之于執事者 月湖與幸庵書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嘗與言官論朱憲念曰吾恨不手刃此  
奴有白于大司馬王瓊者王以語憲且曰為君致彼君私  
察之於是匿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  
之即傳旨罷公官而竟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

言行錄卷

二

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  
籍其家眾皆罪重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為之稱克時陸太  
宰完移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後大呼終朝幸得免  
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宸  
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公為兵部尚書云 皇明紀畧  
池池曹月川先生端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為已  
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  
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講學釋太極西  
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編家宗統記月川詩圖孝經  
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  
公欲舉端從祀天子廟庭以為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河  
南巡撫本橋山都憲曰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



盛于誠意伯劉公潛溪宋公至于道學之傳則斷自澗池月川曹先生始也然則公之學有師承有自來矣

### 席書 文襄公

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弘治間雲南書報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公疏致災之由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帖置座右 胡世寧撰神道碑

提學賓州東方士許知學公三教約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譎龍場驛公每學擇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為師

#### 言行錄卷三

士始聞古道趨正學 楊一清撰墓誌

巡撫湖廣省戒二虎者楚府寵任軍人納級部指揮甘玉海武昌通判張景衡使劉良皆善承上官大疑貪虐軍民苦之公皆置之三人稱快長沙知府宋者窮極貪酷恣意科罰郡人側目重足公發其贓巨萬緝捕奸惡數十人辨大冤抑數十事皆極明允 行狀

南宮錄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公疏謂江北淮揚屬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久之徵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臣往賑公適上賑粥要議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將賑幸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公被命講求時空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賑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飢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

一局先發見銀米為粥飢民趨之至活者若干萬眾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餓者少甦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活實惠

嘉靖改元公以大禮稱號事關綱常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聞詔下乃止尋陞兵部侍郎甲申春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以公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 上下其疏議陞公禮部尚書公再疏辭不允至京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為人後者為之子謂 今上宜考 孝皇母 昭聖太后稱本生為叔父母 上勉從之既下詔矣然終以為疑公及張璁霍韜抗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為人後者 尊號宜且實以稱展合古經禮等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公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

#### 言行錄卷四

于朝眾論既定如公等言合疏以請 大禮始告成焉 並誌

丙戌會試公知貢舉舊 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官爵為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公疏言 廷試以收入望以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廷試第一大弊 上是其言士論韙之 行狀

公自為工部主事治漕艇于清江廠著漕艇志具綜理之才兼變通之術已著各後歷官都御史巡撫湖廣貪官豪右搏擊無遺風裁凜凜文章政事卓然可稱服御儉約不逐時好近世之名卿也其學專在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鳴象山之冤識者以為河如 紀聞 公疾取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



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媿 上若明遺言第曰願朝  
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誌

### 胡世寧

端敏公

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卒贈少保謚端敏

公幼有大志數夢借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 邵銳撰墓誌  
公弘治五年舉于鄉舉于鄉者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  
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而行明年舉進士歸進士得坊  
其門時須關語鎮守中賢人公重折節棄之去  
許相卿撰行誥碑

### 言行錄卷

五

知廣西太平府郡邊荒上官雅不廷參公下今廷見長吏撫  
以恩信而絕其私德及因它出過其營單騎直入坐帳中  
縱閱騎射乃還一少惡嗣者輒為保任由是民夷皆感悅  
太平州土官李璿阻兵拒命潛檄龍英州趙元瑤捕斬之  
因大城壺關係治嶺事上之 袁泰撰傳

江西副使兵備東鄉東鄉岩谷峭阻群盜穴之四出抄暴  
幾五年為無信患尤劇公諭禁招捕次第綏靖調征姚源  
追賊之窟其往調征毛坊捷英廷舉調征建昌衛益國皆  
冒夜馳賊坑谷蒙犯矢石感感克服又城廣昌新城南豐  
以固防禦枘共及同事者如閩其勞績公不自白也  
初寧人定寧志不軌誘受天下亡命日夜搯腕為奇邪計  
廟脇方面守宰附結中外諸用事人連固根本牢甚欲以

有為在位者良忌觀望諱誤憚發之口公食息憂慨獨語  
群盜疥癬耳是惟國家病心贅繫存亡乃且拱默觀變尚  
稱按察臣戴面行邪忿發抗疏曰寧王自得衛兵威謀日  
橫騷擾閭閻鈴束官吏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諸臣阿  
順保身百姓逃亡失業請簡命才節威聖臣巡撫方面銷  
隙寢邪于無形勅王自治其國勿撓有司以防未然於是  
濠恨甚賂執法者以危法中公逮捕之公已遷福建按察  
使過家濠又囑其黨御史巡浙潘鵬發平篡取公將甘心  
焉公則間行會逮繫詔獄濠又囑用事人計必殺公絕口  
繫再經冬訊鞫榜掠歷諸刑械公幾死屢矣中外莫不  
憐其忠給事中御史又皆訟其冤公得減死論謫戍遼東  
十四年七月濠舉兵及始直公起為湖廣按察使遷右僉

### 言行錄卷

六

都御史巡撫四川 今上更化首獎忠直公遂首疏勸  
上修德講學薦魏校何瑋邵銳堪講官林俊劉忠林廷玉  
堪輔弼

召公為左都御史公入振舉憲度整正弊習執政請禁私謁  
公言臣官以察為名人非見其貌聞其言無由知其心識  
其才若謝絕過從徒采浮言按考語而求激揚舉劾之當  
難矣 上是而從之

改刑部尚書陳九疇者故以兵備巡撫有事甘肅兩敗土魯  
番兵于時總制西事尚書彭澤當軸東政大學士楊廷和  
也土魯番據哈密城劫忠順王印以要市中國而再扼于  
九疇再失利去乃縱反間計傾九疇以行其謀去位大臣  
有憾于廷和澤陰誘險人陳邊計祖間說謂番邊寇暴哈



密淪陷職自九疇啓學因得連坐廷和澤焉於是下九疇獄擬大辟公昌言于朝曰世寧司刑而殺忠臣寧先殺世寧執政持不可公乃奏述西事詳辨九疇之誣以明其決不然上大悟曰豈我巡撫都御史殺來償回子命邪九疇由是貸死戍邊廷和澤免于逮

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公辭言甘肅之危可慮川蜀之危可慮中原兵將錢穀無備可慮再辭不許則陳兵政十事曰定武略崇憲職重將權增武備更賞罰御土夷足邊備絕敝源正謬誤惜人才以取進止上許公就職次第行之公乃拜命

士魯番合瓦刺入寇我師敗之夷復請釋獲羈番使下兵部計宜者公言番夷變詐反覆邊臣奏報抵牾再舉陳九疇

言行錄卷七

七

禦虜始末備述先朝馭夷故實以及今日圖復哈密利害審究情勢樹久安之畫柄要喜功者中沮之尚書王瓊遂主通番復哈密為任八年春公申論增武備足邊儲用人才三事薦馬昊陳九疇施儒揚必進才堪統軍禦敵選曹憲公侵官格不用公亟辭疾疏三上乃許致仕並碑公幼嘗學武精騎射正德庚午服闋赴京至滄州遇大夥賊劫掠焚殺勢甚猖獗前途孔棘乃避入城中州守張琦漫不為意公激以忠義授以方略協力捍禦城對敵奮不顧身賊不敢近數日城賴以全公之力也 滄州退賊錄公為主事時自著贊云信而未卒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此者好稱人之善也怨而若刻者多殺人之奸也過有甚于此者輕蔑無餘也然則此一長可取歟曰

購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干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節之偏則亦庶乎其有改也卒不媿其言

公嘗曰學以經濟為主不專在詩文也公幼極艱苦寄食就學卓有經濟之志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 並狀

公忠貞廉約練暢世務而尤愛惜人才其憂國慮民之心老而益篤 傳

李承勛

康惠公

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康惠

言行錄卷八

八

出守南昌時南昌難治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界雄才機輒應正德六年擢賊犯前滄州公廣調膠緹壁壘扼溪澗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破瑞州公廣調膠緹壁壘扼溪澗進戰擒胡雪二總遠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公諭降建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城大為號賊斬首二十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編租八年姚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諄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之食必掠裴源積粟請頭六月德順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遂去大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詞大理卿燕忠即訊信事自陞浙江按察使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虞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擄賊授我開原熱河三城極殘破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



松山柴河六堡墩墾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  
固鐵嶺又清河撫順諸城皆濬陰木為阻固東圍稍寧  
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 今皇帝即位起公南臺轉南京  
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  
論時事改兵部尚書無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  
郭勳驕縱剪其羽翼入欲併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  
八年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  
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  
端敏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公奏裁各省鎮守守  
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  
破 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蠹衆束手閉  
目莫敢何問者公恃 上聖明一旦剪剔去

言行錄卷

九一後

九年大風書海 上恐懼憂其語問公答曰 聖祖有訓謹  
避胡戎去歲冰台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  
原為急甘肅軍備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  
西災若異時河西患若土魯番今亦卜刺又深入兩寇夾  
擾孤危益甚海賊雲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  
宜繕塞設險斷絕使相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善  
撫卹為門庭之寇雲南安泰之叛軍民困敝臨安家自盜  
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撾異日  
歸命請接或據地求封皆是不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  
以保社稷幸甚

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公言宮府一體請官軍  
考選正官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太監麥福言四衛禁軍

隸兵部不便往歲彭義門破虜東而勦曹賊皆四衛功以  
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執言往歲之事正以  
兵權歸閣致亂彭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成即太  
監曹吉祥請閣語塞竟從公議 並淡泉撰小傳

王守仁

字伯安浙江餘姚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  
書封新建伯後破諸革爵

此德初公為兵部主事時逆瑾竊弄威柄擅建南京給事中  
戴銑等下獄公上疏論救瑾怒逮公廷杖謫貴州龍場驛  
丞瑾怒猶未釋公行至錢唐度或不免乃托為投江潛入  
武夷遠避遇夜投宿古廟據香案而臥黎明道士往視公

言行錄卷

十一後

方熟睡乃推醒曰汝異人也此虎狼之窟汝何得無恙因  
詰公出處論以禍福促其行公然其言遂至龍場龍場在  
萬山叢棘中舊無屋公至民始伐木為屋以居公乃閉戶  
講學民夷化之庚午瑾誅始擢知廬陵 黃綰撰行狀  
南嶽賊發朝議用兵兵部尚書王瓊薦公遂陞僉都御史鎮  
撫南嶽汀漳等處公至先嚴戰禦之法繼倡三廣夾攻之  
策收潯水左溪桶岡湖頭之功身先士卒撫勦並行雖軍  
旅擾擾四方從游日眾而講學不廢  
憲濠之變公適往關勸事至豐城聞報回舟急趨吉安與知  
府伍文定議起兵勤王公謂當濠濠出先攻省城搗其巢  
穴彼必回救我師邀擊此全勝之策也無何濠果出攻南  
康九江以及安慶公馳促各府縣會兵攻省城克之濠聞



果遣兵間道欲為收復行間公分督各兵派進與賊鏖戰數日擒斬溺死者數萬至樵舍家計窮遂就擒公既復南昌下公除藩守之黨封府庫之財收劫取之印安勝從之民釋被繫之囚表死難之忠分兵防守方欲獻俘于京而邊將內臣俱至爭功密疏欲併害公 武宗駐蹕南都公竭力殫精進退維谷賴內臣張元調護得免 今上登極始議加官封爵先是濠奏至 朝廷議命將出師王瓊揚言于朝曰王某在南贛必能擒之不久當有捷報衆始服瓊善料云

劉養正舊從公游至是母死未葬公為之葬又為文祭之曰吾不敢有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情法兩盡矣

言行錄卷

十一

廣西思恩田州二府土官知府岑猛作亂兵部侍郎張亨敬拉禮部侍郎桂勇同薦公堪任此事桂素不喜公勉從張請得免馳檄授公總制軍務公上疏辭免不允公至廣泰行勦之患十行撫之善十乃撤防兵解甲論威信受來降杖土目從岑後設留守而思田遂平思田既平公又按視斷藤八寨諸峒數十餘巢皆搖賊結聚流劫屢征不服公乃檄守巡命土官分兵布哨擒斬賊酋黨與遂破諸巢移衛所制諸蠻設縣治增城堡皆保治安民之要事兩竣而公不起矣後奏至字敬見之甚喜稱公才畧不可及欲薦入內閣楊桂二公皆不樂桂且嘆能選誣公行賄于張得薦兩屬賴 上聖明洞燭其枉下能遷獄杖死之後公計至桂復密疏遂削公伯爵并即贈益至今人以為

恨 並狀誌畧

公十五歲時夢中嘗得句云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鬚毛皓莫知其謂至是舟至烏巒灘舟人指曰此伏波廟前灘也公呀然登廟禮拜如夢中所見因讀夢中詩且嘆人生行止之不偶云

公天資絕倫少喜任俠長好詞章壯好仙釋既而好學以斯道為己任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至雖處富貴常有烟霞物表之思視棄千金猶如土芥藜藿珍鼎錦衣緼袍大厦寤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挺然特立于斯世近古誠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

公屬纊之際家童問何所囑公曰我它無所念平生學問方纔見得數分猶未能與吾黨共成之為可恨耳 並行狀

言行錄卷

十二

公初溺于任俠之習再溺于騎射之習三溺于詞章之習四溺于神仙之習五溺于佛氏之習正德丙寅始歸正于聖賢之學

陽明公初主格致之說後主良知之說 並誌

梁材

字大用南京金吾衛直隸大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

初授德清知縣廉靜寡慾平易正直輕徭薄賦興利除害邑人至今頌之 行實

刑部貴州司員外郎議獄詳慎人無道情時稱名法家大司寇洪公每各司錄其招稿以為法



逆瑾既誅騰諭天下榜文公之筆也大學士西涯李公見而愛之及入史紀事稿西涯同大學士楊公各作一篇俱不愜意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為得體今但有史學筆耳不可以傳後乃會司袁河公中丞楊公各令其屬撰上送西涯看西涯獨取公之作喜云法史能無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且令其勿有所改

知嘉興府興廢舉廢節用愛民不數月民有再來揚公之稱已卯歲宸濠作亂于江右畢直內應于浙西人心洶懼公時掌浙憲密謀于巡按御史張縉曰防禦要路在兵潛消不軌在豫途草檄布置綜理周密濠敗杭人恃以為安

再為雲南按察使會上官彼此讐殺不寧者六年矣公蒞任巡按某謂公曰上官讐殺久而未決諸道不能勘須公為

言行錄卷

三

之公慨然語即口遺牌建上官依限而來進見公曰爾為王臣不遵王法殺害生靈無算論法汝當極刑今姑貸汝死照例罰牛羊若干贖罪土官再拜輸服感謝即引見巡按聽候復職巡按以處太輕不允公以治夷律令告之巡按復欲監候公曰若監恐生它意是我激變矣察院始從後職且差官護送出二十里外即飛報云夷果集兵相詞今無虞矣巡按乃深服公之明

為戶部尚書時 駕謁山陵勅公同宣城伯衛輝居守提督軍國重事如是者三賞賚優渥未幾着致仕復命以右侍郎開住

己亥五月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太宰許公偁薦公堪任復陞戶部尚書不數月上手

勅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蓋異典也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罰公議居多士論大服

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諸事 上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情擬罪各奏 上覽之喜謂中

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材者十二員朕可無憂矣

公嘗曰秀才讀書做官不要錢是今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

驕人乎又曰為人須要立得脚跟定若立不定未有不失

脚也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

又曰不為汝一孫計者正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又曰

平生為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平生不

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名言也 亦行實

詔還梁儉庵司徒徒人巧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

言行錄卷

十四

則司馬入朝百姓出之也西長女有屋一區價二百金于媼其蔽願儉庵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墍子媼不及也 后半雜語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後集

### 傅珪

文毅公

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禮部尚書卒

諡文毅

公為吏部侍郎太宰遂庵方得名于時士皆趨附善招拔外

號秉直陰樹私黨通饒遺公數筆其不公遂庵弗堪越次

晉禮書寔達之耳 崔銑撰傳

時相李公與遂庵各相結托而李公壻為儀曹郎中往尚書

其胥郎中遽遷開曹避去

上乃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知之無敢以諫番僧奏討田

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公遂劾僧曰法王何為者至與尊

號並列大不道當誅有詔不問其妄求亦止

優人臧賢被寵能軒輕士大夫或與善賢因是請改牙牌

製如群寮印文改方者公不可召老優更事者詰曰爾優

敢亂法爾寵可常保否即遣爾辱禍靡極矣優乃戢但與

新之

盜剽六擾中原勢炎熾熾六監陸閣以待郎陸完征之不能

滅乃先行左右官閣後曹又立監鎗名謀出統軍命多官

議可否眾依違不嗣公怒而言曰今兵老民疲直以多冒

功者失士心賦在肺腑孔棘民譁朕息亂禍且夕及 宗

社吾儕死不惜諸公尚唯唯將何待乎明日竟遣監鎗

者傳上自公致仕

中書何景明直內閣得見諸司奏曰往禮部奏取簡及傅公

來特煩于五曹蓋無事不爭耳

銑在南封部常與羅太常圭峯論 內閣臣圭峯曰能割頸

者斯稱矣蓋言伏節也銑請問今之君子圭峯曰求其次

邦瑞可矣銑謂傅公樸木人斯言殆激歟及後乃深嘆圭

峯之智云 並傳

正德中前則劉瑾以恠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

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

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年祇小傳

### 羅欽順

文莊公

字允升江西泰和人弘治癸丑進士及第任至南京吏

部尚書

二後

陸南京國子監司業先是起蘭溪章公懋為祭酒以家難辭

詔推補司業以需遂以命公蓋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

矣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

心宜收非管箝之嚴不可爭風息非稽考之精不事之

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謫交集終亦安之六出歸

如 歐陽塾撰行狀

轉吏部左侍郎擢蒙先是會推吏部尚書公力舉白巖喬公

二科以同列嘗有言獨不附公謂眾論所歸往復數四竟

亦僉同大司馬幸庵彭公初至奏留前任郎中某欲與同

事數月時某已陞陝西參議公不從臺諫以新政彈擊在

位者無虛日薦揚德無遺厥公獨不動聲色別白忠邪



條上之咸當于人心詔所罷者有當緣內監以求進者素論其交通害政請付法司定罪竟沮之石潭汪公謂公有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議論足以定國是典則足以範群工閒齋汪公謂其堅定國是扶持善類調劑甘辛一時公功為多天下陰文其賜朝廷倚以為重焉

嘉靖元年春都御史席公有湖廣馳疏請起還廢楊公總制三邊吏兵二部議如所請公曰遠處舊相即起必以禮辭往返須數月今邊報孔亟李亞卿方在彼行事利害所繫恐空三思遂庵由是不果起公語所親曰遠處素知予予尊仰之但入京踰年語物論殊藉藉今所言非惟事體當然亦欲以忠于知己者耳尋擢南京吏部尚書既抵任聞栗齋公病即馳疏乞休便養明年春改禮部尚書丁栗齋

言行錄卷三

三後

公憂一六春復起還部疏辭夏五月改吏部尚書再疏力辭致仕家居一紀足跡不履城市惟已丑秋視季弟西野公病及喪葬繼一再出

公官兩都時留家于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得破又曰愛財人窮貪嗇不爛人以為確論仲子調選未嘗通書故舊韻行的色酒而訓之曰前在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此按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音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後之曰敦字本不惜但似乎信命欠確耳竟不之與惟作行誨授之而諄諄于忠信篤敬云 並狀  
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舍美人無得致疵及退居即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欽一步不敢驕觀其粹吏

部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足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 林希元撰用知記序

先生曰自昔有志于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者則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捨先賢所傳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邪

又曰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取其說而詳究之毫髮無所逃矣

又曰圖治當先定規模乃有持循積累之地規模大則大成規模小則小成未有規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間病源所在不可不知東德二三則規模不定用人二三則規模不定苟無其病必致治乎何有

言行錄卷四

四後

又曰久任自是良法陸宣公明於治體乃不甚以為然蓋欲以救德宗之偏廢廣登延之路以濟一時之用且於博大有之化或有小補焉爾議法者未可執為定論正德間愚嘗建白此事而併及起遷之說大意以為起遷之說與久任之法相與流通超于前自可責其後之久超于後固無負其前之淹因它策忤用事者疏竟寢 並因知記

庵先生羅公者年而謝政 天子虛虛揣揆之位乃之不拜著書三篇曰困知記篇似明真別偽正實其曰忠者心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良析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天人達茲四者而群言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派乎先生莊重方介言道動矩造士之嚴武維之定 雖時相柄繁我嬖無易勢與利毀與譽



不與焉故學者服其行而信其言 崔銑壽文

先生慨然以衛道為己任爰述是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 黃芳序

公與弟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號羅氏三鳳又在具慶下則尤古今所罕有也 雙溪雜記

公父栗齋先生家居日三子者皆已昂貴公禮部尚書欽德按察副使欽忠通政司通政其初輒迎養後乃更迭在告依依親庭不欲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之 揚月湖撰栗齋墓誌

言行錄上卷

五後

孫燧

忠烈公

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

宸濠之變不避被害贈禮部尚書諡忠烈

公天性明徹精于易登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貴州司主事陞員外郎部中兩司獄訟平反居多勅諭江西刑獄十餘年疑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屈者不可勝紀士民輒以神明頌之事竣復命方太監劉瑾禁錮忠貞虐焰騰熾公以廉鯁忤瑾連遭罰贖瑾誅公始獲全漸次陞秩督餉關藩掌憲貴陽東吳右轄中州所至歷有異政 李棟撰故實

巡撫江西時宸濠橫逆剝民盡政濫誅不軌公至首舉直校

之虐害良善奸民之侵奪財產樂官之白晝殺人啓請具獄濠忌乃駕惡部王將軍自懲以法公知其意在文過姑置之間因巡歷上下密謀于故舊之有權力者與共除之或曰彼逆謀未露徒自中傷公以為然屢疏罪狀以聞俱為中道姦細所匿弗得達後屢乞骸骨亦不報不得已乃紆謀秀行將以徐為之所於是與巡按御史李潤范輅布政參議陳洪模按察副使許達先後協謀時糧備兵布官要皆外以載其黨與內以防其舉動會南昌人張儀官于京衛備以其實告御史蕭淮淮乃暴其狀以聞於是遣勳戚重臣戒諭未至而逆校林華自京馳報濠懼已卯六月十四日因各官入謝生辰宴禮濠出三露臺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公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

言行錄上卷

六後

往南京汝保駕不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有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殿庭易戎服出呼公罵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亦曰朝廷何負於汝而汝欲反邪一府官屬駭愕相顧獨副使許達反覆辨論且厲聲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今日何得如此濠大怒喝令武士縛曳公及達出惠民門外斬之時烈日方熾奄忽陰墮慘淡城中男女無大小皆相顧泣下車聞贈官賜諡命有司立祠省城志林祀之賜祠額曰忠烈 江西通志

一川先生自少績學有名鄉命試皆高選居官恒自許曰此心不敢不盡此身不敢不勞 公初暫處清戎察院御史范公銜命將至藩臬諸公以都憲行嘉禮居者極病議當卜址別建公曰有正人無邪地



際此民窮財匱而可為我造新衙門乎仍舊貫而加葺之  
可爰移後堂向前數尺檻下隱故溝於沙中得一古銅鏡  
背刻篆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光運忠扶日月等語

忠感記

公初遇害民恨不即死亂甬平長街委巷老稚相與扶攜哭  
公柩一日凡十餘祭一祭凡數十人至百餘人哭皆盡哀

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思矣 哀忠錄

公學精于易及明造就甚眾平生取與介介不苟謙以自牧  
而是非臧否確有定見尤重風教在建寧為晦庵祠買田

五十畝以供祀事在江西每謁廟學必進諸生諭以忠孝  
大節在吉安廣文山祠為之贊詞甚壯激其它所至新學

宮表貞烈皆為世道計而卒不負斯志以終其身

言行錄十卷

七後

楊蓬庵撰墓誌

信尚書龍撰同仁祠記曰濠之始為亂納賂京師要權近習  
中鞠禍心外播凶誦眾怒如水火端敏方為按察副使憤

曰惡茂哉不可長哉遂列其罪狀揚于王庭張射痛之器  
定曲突之謀忠之道也乃下錦衣獄而遼陽之戍竟弗少

原然自此濠之心路人皆知之而濠其殆矣忠烈以巡撫  
至密樹隄防剪其羽翼豈嘗一日忘濠哉濠迄弗悔禍卒

逞焉首以威切庶府忠烈仰指天日矢無二心挺身白刃  
腋且折罵不絕口所以奪濠之魄者固凜如也已而烏合

十萬弄兵長江會陽明以都御史提督軍務倡揭華旗呼  
集議放批擣巢穴濠震懼乃為順流之揖我師沈沈迎而

擊之濠若孤豚然洪都底定浙亦解嚴是故濠之平端

敏發厥始忠烈陽明成厥終者也仁者正諍不謀利殺身  
不求生三公以之哉夫仁之難成久矣非仁之難成也利

之也而後苦其難也是故求仁莫先於正諍若忠烈嬰刀  
罵賊端敏絕不有其身陽明直捐生而赴之皆奉大閑執

義典正諍而往彼避患私軀之利誠不足為三公謀也是  
故死者抗殺身之節生者挺無求之志個個然而同歸于

仁矣忠烈陽明並毓餘姚端敏生于杭蓋浙之山川蟠  
吳越之雄貫斗牛之精是故洪濬神嶽蔚蒸清淑峻發靈

英烈士貞臣河沛而壁立也等而上之又若開國宣命忠  
文苑義靖難興師正學伏節土小之變肅愍定功忠文發

人正學台人肅愍亦杭人而何浙之多仁也豈惟山川之  
能哉乃實 國家德教涵濡之深神化感奮之速而然爾

言行錄十卷

八後

與忠私錄

許達

忠節公

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江西按察副  
使宸濠之變不為被害贈刑部尚書諡忠節

公初為樂陵今期月即能令行境內卒未春劇賊劉七齊彥  
明騰起圻甸焚屠城邑殺戮長吏公先築城浚隍貧富差

工越月而成又使民各起牆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  
才可容人家令一壯者執刀伺于室內其餘人皆入隊伍

令曰守吾令視吾旗賊違者有軍法首功者上賞又設伏  
於中洞開城門未幾賊眾至旗舉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

所加其擒斬之自是賊不敢近樂陵城撫按交薦其才起



陝以東橫行而武定城地陞夷不格半馬民欲崩夫公力  
定之又事築警設城樓置巡卒樹岸柳壬申五月劉七楊  
寡殖以千騎犯利津公追至高苑縣斬首四十有八獲馬  
騾二百四十未幾賊以百騎劫德平公追戰于楊二莊一  
鼓盡剿平之自是賊南奔狼山颶風敗舟乃疲郡人立破  
寇安民碑以頌其功 呂拱撰墓誌

正德丙丁之間佞倖讒邪竊柄納賄群臣半與交通家藏  
武宗於是寧藩宸濠私窺其隙下結姚源華林諸賊以據  
有其財上賂要寵鉅權諸門以陰附其勢睥睨神器四海  
共聞而不敢言是時公方憲副江西言于巡撫諸公曰寧  
府果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

言行錄上卷

九後

賄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  
惟有剪盜則財困財困則賄息賄息則交解交解則惡孤  
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諸公皆固拒之踰年己卯宸  
濠滋橫迫脇撫鎮保薦醫孝逆跡已露臺諫論劾 詔差  
都尉侍郎中官往問且宣諭焉宸濠惶懼乃六月十三日  
其生日也自巡撫孫公德成以下具幣入賀因大享之明  
日諸官入謝宸濠遂反賜言曰 太后有旨召我如何孫  
公曰願出旨以示然素忌公威名又特問曰許副使如何  
公曰天無二日國無二王副使惟有赤心耳宸濠怒曰我  
不能殺汝邪公曰汝能殺我 天子還能殺汝特先後問  
耳遂令僧人執公暨孫公以出公顧孫公曰達瞻昔之言  
正為爾今日耳遂遇害于惠民門外時盛暑尸不臭輓納

不近數日而容顏猶如生 墓誌

往在京師都諫張元傑謂予曰汝登近寄予文山詩一帙  
予觀之寧邸其將變乎汝答其為文山乎既而曰文山  
事吾友能為之矣及公之死予未嘗不仰其忠烈而嘆  
諫之先見也是公之先忠乃其素定非臨難倉皇而委  
無可奈何也 郭維藩撰行狀

江西通志

公父家居開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易服而  
哭人恠問之父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  
自閩人谷大用八人思盡君以極其欲而燕遊啓八人又進  
劉瑾使攝廷論而士禍慘自論者欲司馬劉公之為宰而  
攻馬公而黨與分自瑾逐少師劉公而相權失自杖言官

言行錄下卷

十一後

而言路塞遷秩免思以賂而利門肆朱寧進而閹宦袁江  
彬入而巡幸與官輕而類民窮而盜傑夫息亂騎藩伺隙  
而生心矣當瑾時禍烈如焚怨韓司徒李夢陽刺骨矣眾  
謂其必死也而免羅倫之諫吳廷舉之論劾謂其必死也  
而免何塘之長揖知縣王勳之不賂也而見重趙敷而永  
繼永敗而彬寧繼命亂至矣劉少傅之避位傳尚書之抗  
奏寧濠叛矣胡世寧曹琥之持法孫燧許達之死義嗟乎  
懿哉若人政奚底于壞哉 崔銑四貞祠記

陳茂烈

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母老乞  
終養在為孝廉



茂烈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  
郡之梅峯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  
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止之乃點燈照讀  
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  
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  
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臬  
司尚不欲規利于人况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  
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告以為學須主靜一  
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莆陽文獻

為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瘼之懿豪家利寡頗  
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之妾既生子歸承  
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氏為類爭者媿服時張守本以嚴

言行錄七卷

士後

擊強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峻徐開解為霽信孚上下官有  
賢薦而民有去思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為救為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牝馬身若無  
官而自繫風紀之重尚書倡者子受賂崔者以道士起皆  
根植自固言者屢劾先生再劾偕去而崔猶留先生以母  
老乞終養供母外短牀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畝  
給薪出則執小油盞妻子服食粗糲一女適彭惠安孫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  
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  
特土苴耳 林見素撰墓誌  
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  
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事例奏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

具疏辭不淮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  
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  
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殮具  
立其族子遠揚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  
列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扁之曰孝廉祀於鄉賢仍  
優恤其家 莆陽文獻

先生杜門養靜領悟深克養熟隱衷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  
國有懼先生知為媿予嘗評第物品黃憲管寧之右得在  
孔門可幾閔非程朱高弟子無讓焉薦者謂廉約如石守  
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未足盡者  
墓誌

陳御史茂烈稟官養母灌園蔬蔬太守閱其勞遣二力助汲

言行錄七卷

士後

閏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還之論者  
曰孝廉詣極矣先倅吉安明允公怒民立祠歲享云  
松窗語言

廿頁 聖車

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南京大理寺  
丞卒贈大理少卿

初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交薦之以考績留刑部主  
事清勤供職部堂咸遣子就學今堂一部奏牘尚書何公  
鑑轉兵部奏調鞏為兵部主事倚任尤重正德甲戌進員  
外郎竟會試同考官得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  
駕職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



疑或足其行筆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大拙鴟夷馬  
華自許何愚蓋有志于殉國也 莆田文獻

補武選郎中己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  
臣科道交疏不聽諸部寺司屬職而諍之輩以其事出  
于邊將江彬誘惑彬方席寵擢無敢及之者鞏獨疏云  
事共一曰崇正學大畧謂吉凶悔吝生乎動陛下聰明天  
縱有古帝王之資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  
之過乎願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  
人延故老咨訪忠諫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  
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大畧謂言路之通塞係  
國家之治亂古之明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  
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

言行錄卷

十三後

罪而以它辜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  
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  
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願陛下廣開言路以作士氣則  
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  
矣其三曰正名號大畧謂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  
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惟  
事以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願乃  
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願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  
號以昭上下之分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  
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大畧謂  
陛下心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  
既而一宦府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

動象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近者復有南行巡狩  
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  
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  
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廢之其何不流而為盜  
賊速而為死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  
歸無路變生在外則聖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願陛  
下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  
行宮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  
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雪既往之繆舉收既失之人心  
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大畧謂今之小人箠弄威權  
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陛下  
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才傷百姓之心者則江彬之為也

言行錄卷

十四後

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  
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  
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  
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  
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願陛下大奮乾剛將彬  
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  
儲貳大畧謂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托  
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觀遊履履不測之區此必危  
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  
以承大業臣以為陛下殆倒置也願陛下早及是時於宗  
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  
待它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則禮體有人國本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傳記類 三二四



以固惟宗社無疆之休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

署名以進疏既入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

拾遺文彬果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

餘除名陸竟死鞏體極脩禱幸得甦以詩遺第曰不用汝

謀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 蕭陽文獻

公既下獄皆謂必死而自分已定畧無幾微見顏面方與陸

從容賦詩講易九卦以求處憂患之道以寫小像自贊畧

云此內何有節義文章此外何有太古冠裳皆忠義所激

發 林希元撰行狀

公罷職去彬使人追刺于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之給刺者

已前往矣公得微行免于難 皇明記畧

嘉靖改元以南京大理寺丞起先生于家公感 上知遇勉

言行錄卷一

十五後

强受命因謝恩勸 上稽古正學敬天勤民必為堯舜必

法 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誤所當愛惜而保全小人豈

無才能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百餘言皆樂石語

行狀

鞏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鄰邨日中未舉火亦

不以胥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

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其素志如此

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幾自成

家蕭一時人物鞏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其用又皆無

子而鞏年尤大雖歷觀二人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歎矣

文獻

皇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後集

### 陳獻章

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鄉貢上授翰林檢討不

仕卒

先生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有天民者

達可行于天下而後行之慨然嘆曰大丈夫行己當如是

也丁卯中鄉試成化辛未兩試禮闈不第聞江右吳聘君

與弼講伊洛之學于臨川之上遂棄其學而學焉時年二

十有七 門人張詡撰行狀

丁亥復游太學祭酒邢讓一日試先生和楊龜山此日不再

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明日颺言于朝以為真儒復出由

言行錄卷一

一一後

是召振京師一時名士如羅倫章懋莊昂智欽章皆樂從

之游欽時為給事中聞先生論議即日抗疏解官去

既歸杜門潛心大業四方學者日登眾往來東西兩藩部使

以及藩王島夷宣慰無不致禮于先生之廬自朝至夕與

門人講學嘗論天下古今事或至漏下屋簷不少厭倦

江右左右布政陳煒等修復白鹿洞書院成以書幣聘先生

為十三郡士者師先生謝不往

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瑄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為一石亨

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問悟主也惜乎當

時宰相不悟以為實朕言之上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

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

偽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爾唯唯



並行狀

公膺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商陽輒令公就試吏部公初辭狀  
不赴試越數日赴試一到部門復以疾驟發辭卒不就試  
時年五十六懇辭乞終養詔與翰林檢討且云親終疾愈  
仍來供職公謝恩疏云臣雖至愚亦知銜自恩德圖報稱  
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 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  
子效用之初心也蓋南陽能優禮而公之禮數似不  
及公無加損但當特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 徵吾錄  
先生事太夫人喜謹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果  
然太夫人頗信浮屠公及病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  
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處也北行時不能別太夫人欲俛  
徐仲章故事信之不可乃止

言行錄三卷

二後

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學曰良家子也命內人撫  
育如已女及笄擇婿嫁之

友人莊晁病遺書求先生門人知醫者往視貧不能赴  
先生即備行囊服食津遣贈八元血死生炎涼之別都御  
史朱英極歸桂陽為文遣子不遠數千里設奠尚書彭韶  
御史袁道經歷張徽之歿也亦賦弔胡榮母喪于新喻祭  
吳與礪墓于崇仁羅倫墓于永豐訪莊宅于江浦嘗慕  
先哲宋丞相崔菊坡之為人迎其像為文祭于家隅坐  
瞻仰若弟子之於師者久之  
先生德器粹面盎背無貴賤老少莫不起敬給事中賀欽執  
翁子禮肯先生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啓焉羅倫改  
官尚京修撰先生謂日子未可以去平倫即日解官去按

祭使薛綱始疑先生及得于觀感乃悔嘆即欲解官從學  
進士姜麟以史事使貴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師禮見先生  
出曰吾聞人多矣如先生者耳目口鼻人也所以視聽言  
動者殆非人也至京師有問之對曰活孟子活孟子  
先生自臨川歸足跡不至城府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困則  
以水沃其足久之乃嘆曰大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  
博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  
我自我也遂築一臺名曰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闕外  
者數年

言行錄三卷

三

先生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  
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  
先生始懼學者障于言語事為之末也恒訓之曰去耳目支  
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其後懼學者淪于虛無寂滅之  
偏也又恒訓之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鸞飛魚躍之妙

並行狀

石翁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  
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  
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  
不累于性情者乎 門人李承英撰序  
先生之學以自然為宗以忘己為大以無欲為主其語甘泉  
曰隨處體認天理語保庵曰此學乾乾無一息間斷  
先生嘗曰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觀人  
者審於愛惡去就之間足以見之矣 並白沙語要  
生論治道必曰天下非誠不動非才不治必才與誠合而



後治化可興 林光撰墓碣

先生澄澄開朗韻致極高自游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峰而節  
槩明友定山而詩學又大進勾押烟霞陶寫風月竟夫之  
襟度識量高洪才慮深遠有道之風致而存從懿醇軒詩  
斬絕則又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平時而  
道風義無起鄉人而歌動天下廣之風所以大異于時昔  
者誰之功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  
力歟使游濂洛關關得其微言與旨侶群哲會數聖以肩  
項四子無疑也 見素集

章楓山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為天下第一流又謂白沙不  
免流于作詩寫字之間

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白沙動得人

言錄卷

四後

並撰山語錄

先生授翰林檢討辭通議者或譏其不能終隱或謂其學流

于禪要亦未為定論 讀書錄記

立文莊公雅不喜陳白沙大學衍義中有一處譏議其學似  
乎為白沙發也然公之文學固足以名世而未有以深服  
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意殊不滿此殆程子所  
謂克己最難者也 困知記

莊孔

字孔賜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驗

封司郎中

先生自少穎異長益不厭說古心夷學博志大就之退遜若

不勝衣而胸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窮使人恍然若失

而溫醇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之游而不忍去其為詩以

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握唐人機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

雅其字畫亦然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景泰丙子領鄉薦

成化丙戌登進士歷庚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江西羅倫為

狀元議論風節驚服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隱隱風

動京師先生于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若骨肉顯然

有善而不知有己以己之未然而信其當然於是善類發

廢若各欲洗磨之不暇矣 林光撰墓誌

憲廟欲設上元鰲山燈先生同編脩章公懋黃公仲昭上培

養君德疏言甚剴切忤旨謫湖廣桂陽州判行間用給事

中毛弘御史陳壯言改南京行人司左司副尋遭二艱服

言錄卷

五後

闕不起巡撫都憲王公恕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

其敝廬卻之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

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

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

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其持身則

慕伊川法度斬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

親嘗曰天之生聖賢將為世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

輔相以補其不足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

瞶所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執于聞見入耳

出口至于沒溺而淪胥之者非制其過可乎故進而當行

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

亦不立異以求名



弘治甲寅先生被薦有旨取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瓚輩諸薦疏皆出部微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被譴既而退處幾三十年矣今乃出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嘗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果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持召而不行罪其可追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見大學士徐公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朝出世人當復翰林乃協輿情立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學士西涯李公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仕不能為朝運薦賢矣李但唯唯西涯初見先生入京戲曰公今復能用大筆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取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

言行錄卷

六後

夫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復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部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駁封司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遂延野寺彌留日甚明年丙辰八月赴通政司告行本部即歸定山自是屢告部不許是處時丘公亦卒越明年丁巳遇考察尚書青谿倪公岳以老疾退之乃先生告去二改歲矣故白沙詩曰不歸何遲遲不

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

並進若水種墓誌  
定山詩初就時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其數十篇傾述蓋不可常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要為儒者餘事古

胡居仁執守甚堅灑落不如莊孔陽林緝熙氣骨甚平果決不如沈真卿惟灑落有壁立萬仞之志惟果決有真金百鍊之剛它日造就擔當斯道孔陽真卿而已 白沙語要

### 賀欽

字克恭遼東廣寧後屯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仕止給事中

公為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嘆曰至性不顯寶藏猶靈世即用我而我笑以為用即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既別肖先生小像懸于家之別室有大事必啟焉 白沙行狀  
孝廟登極初內閣大臣首薦公特授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公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且陳四事一資真儒以講聖學謂

言行錄卷

七後

今日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克其任不空苟以俗儒廁其間二薦賢才以輔治道謂新會縣歷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之大賢為士大夫之矜式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之內閣侍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三遵 祖訓以處內閣謂內所監司司庫之設其職掌不過灑掃供養兩所出入等事而已近來如王振吉祥汪直梁芳之輩陪君悞國亂政 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宜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內不可使職掌奏請得預大政外不可使鎮守地方掌 提兵權四興禮樂以化天下謂 陛下紹基之初罷黜浮 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禮真所謂守成業而 致盛治也但初政之疏方發其端而頹敗



之俗尚仍其舊禮讓之化未行淫穢之風日甚乞申明正禮之當行革去教坊之俗樂疏入 朝廷允其辭而四事斥以浮泛罷之

賀克恭在憂中辭參議之命不受極論內侍力薦白沙幾至得罪而浮議已紛紛矣 鄒智與劉汝德書

白沙與賀克恭書曰二十年妄意古人之學衆說交騰如木底撈月恨不及與克恭論之 許教

正德己巳逆瑾括民田東人驚疑思亂義州以守臣會儒遂先後聚眾縱火劫財城中大擾然相戒曰毋入東街驚賀老爺鄉人以告遂請先生往撫先生曰吾非上官獲保里閭足矣請之再三遂從敏幹子第十餘人往彼即拜跪

言此事恐不能保全乞示生路先生曰渠輩既知悔即不殺人猶可解眾稍戢俄而相率至東街巷口羅跪拜請先生曰爾等燒屋劫財皆可抵償惟殺人不可赦明後日鎮城當有體勘人來爾輩須拜跪求生耳慎無殺人已而撫鎮人果至須臾又報發軍來勦眾彼呼謀相聚口賀老爺不曾說謊我輩再往問之先生曰城中設爾等擾亂至此鎮城焉得不發兵兵雖至爾等第不殺人當有原宥眾復退數日竟如其言城中不傷一人 徵世錄

言行錄卷九

八後

陳士賢初擢御史賀克恭初擢給事中皆辭不願受以難盡其職也皆至于哭後二公竟做出好來 楓山語錄  
賀監閩欽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歟教人惟主小學進序矣陳白沙謂其無所見勸讀佛書豈名教之外猶有別傳乎 松窗雜言

陳真晟

字晦德改字剩夫福建漳州人

布衣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即能自拔于俗專心致志以儒為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為事務為聖賢踐履之學初讀中庸做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為學次第乃以大學為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博采主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及求其所以為敬見程子以主一釋敬以無適釋主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工夫推尋此心之動靜而務主于一嘗語人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難過主一

言行錄卷九

九後

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嘗語人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諸子論說補正學工夫次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明師補正學輔皇儲隆教本數事以終上文圖說之意書未上先疏乞召見而陳其說不報及書上得旨禮部看了來說時侍郎鄒幹堂郎事不知其說云何其事竟寢既而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 勅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學教尚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也因採 勅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為六等考



文為三等各有券例可據而行又其長書告當道諸君子  
 諸君子終不能推行其說其事亦寢布衣學有所得者至  
 是皆無所遇聞臨川吳聘君名欲質之乃貨其家之直得  
 五金攜其兄之子一人以行戒之曰我死即瘞于道題曰  
 關南布衣陳其墓足矣行至江西張元直太史止布衣宿  
 扣其學所得大加稱許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以來惟  
 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是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  
 見也遂歸鎮海莆人雖多讀書家自布衣為學而儒術始  
 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舉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  
 始正布衣生於錢海遷于龍岩晚定居于漳之王洲卒年  
 六十有四後十年提學會事周孟中祭以文郡守彭桓立  
 石官道傍題曰大明關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陳

言行錄卷五

十一後

先生墓提舉副使姚鑣舉入鄉賢祠布衣平日不為文字  
 之學有雜稿藏于家各存稿云 漳南人物志

子友章德懋謙論頗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略布衣陳刺夫閩  
 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者俯而詢之未必無分毫之助也  
 羅倫後張都憲書

閩中陳刺夫者先生所知不幸去年秋間死矣其人雖未面  
 然嘗粗聞學術專一教人靜坐此等向上人也可惜可惜  
 此學寥寥世間無人整頓得起士習日見頹靡殊可憂也  
 陳白沙與胡愈憲書

胡居仁

字叔心江西餘干人

先生自幼穎異有大志年十七八從安仁于同知學舉子業  
 既而從康齋吳先生得心學之正退而益加克厲慨然以  
 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為不足事專用心於  
 內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聖學成始成終  
 在于敬因以敬名齋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為所處  
 家庭如在朝堂臨妻孥如對賓客端莊凝重履絕蹈矩造  
 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則愈嚴愈密故其詩曰  
 謹獨功深切防微意最玄爭交真在此要不愧皇天每日  
 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探典墳  
 之蘊與究事理之精微存諸心而履諸身明其體而達其  
 用見義勇為不擇利害為趨舍排異端振流俗繼聖賢之  
 緒任綱常之責高風偉節儀表江南 門人徐弘撰行狀

言行錄卷五

十一

先生家居日以悅親為事父病劇嘗嘗其味苦疾果愈兒每外  
 歸迂于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于姓不  
 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  
 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  
 祭及總功之小悉遵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  
 及門者眾於是築書室曰禮吾曰南谷聚徒講學語學則  
 曰為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真第二怕工  
 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于禪講詞失于矜不知操存  
 省察為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隱然有自任意所著有居  
 業錄敬齋集 高明撰墓誌  
 先生持己雖嚴待物甚恕其言學也則曰惟為己則所從不  
 差然後可以及人言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初家貧  
稍有餘鄰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客人或  
為之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為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  
賢在日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稱禪弗生何憊五穀不  
熟 行狀

皇明名臣錄卷十二

十三後

張吉序居業錄語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書錄廉  
年二十六七始得見之自是編考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  
求其粹然一出于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于胡  
敬齋所為居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者讀書  
錄之外所見惟此耳庶聞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  
論實由涵養體驗所得非考索探討致然讀其書者其尚  
有以識此哉 楊廩撰序

羅整庵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  
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亦儘  
窮理但似乎欠透又曰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  
者也但于禪學未似于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

安能得其心服邪 因知記

皇明名臣錄十二卷完

皇明名臣錄

十三

下



跋近代名臣言行錄

或有問於余曰東濱先生之錄近代名臣也傳乎余應之曰傳矣夫自陸呂蘇宋以來述名臣者率誦言其媿而瑕瑜之義微矣宋南渡前諸名臣如范平章竇內翰者既已變面事讎又碌碌不能發明功名以自顯於世而晦翁有取焉取人與律已異也我

名臣錄跋

朝八開史局往往焚草 液池雖廟堂

纓綬之士且不得覩而况鄉微儒生乎

東濱斯錄博而確善善而不諱何言乎

其不可傳也然余於斯錄也未嘗不三

太息焉建文諸臣自附於夷齊之義受

禍不忍言東濱以為發凡自近始弗錄

也卽近如陽明及見素靜庵五六君子

其綱常社稷之功風節政理之蹟皆斷

然不可泯滅者東濱以為公是公非弗久弗定未錄也錄起

裕陵 景皇間距建文未五十年士大夫堅心正氣葆植未完以故土木之難倉皇死事者有矣未聞皎然死節如所謂南朝李侍郎者見錄於東濱也嗚呼君子於斯錄也可以觀世矣何言乎其不可傳也

名臣錄跋

嘉靖辛卯季冬翌日後學海鹽鄭曉謹

跋



皇明名臣續集序

夫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仰惟我朝

列聖開其源

皇上衍其盛接續堯舜禹湯文武之傳損益漢唐宋歷代之治其所以培天地之元氣毓斯文之正脈者既深且久應運而挺生若禹臯稷契伊傅周召者未必

名臣續集序

無其人至於賈董房杜姚宋司馬韓范諸賢又豈多讓耶海鹽徐東濱先生志在尚友每以表裏人物進退古今爲已責先是嘗著名臣言行錄然以爲未盡及至林下年踰八袞而又出續帖備載若干人示予索梓之予曰人物之盛衰關國家之氣運人心之公道卜天理之昭彰是豈漫爲文詞者比蓋其得天地

之正氣而爲剛爲直者讀之可以起忠

義之心焉其得天地之和氣而爲仁爲

厚者讀之可以起慈愛之心焉其得天

地之義氣而爲廉節爲高抗者讀之可

以起慷慨不可奪之心焉是豈漫爲文

詞者比哉自媿不能以名世然亦不可

以名世諉况廣其傳以淑世者亦君子

與人爲善之心乎雖然賢才之生無窮

名臣續集序

二

而其伏也無盡故有心蘊經綸而韜晦不仕者亦有志飽道義而聲聞不彰者又有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民中不負所學方在仕籍而於例不可與者將謂其能周知能盡舉哉夫不能周知而必悉其所知不能盡舉而必知在所舉者則天下後世又安知止一徐東濱邪今日之錄本爲識既往寔所冀以鑑將來



云東濱復曰公之言是矣遂為序

嘉靖庚申秋吉後學掖邑侯東萊書于

嘉禾官舍

名臣續集序

三

王明名臣言行錄續集總目

海濱逸老徐 咸編集

後學王文祿校正

後學仇俊卿同校

第一卷

大學士楊公廷和

大學士梁公儲

大學士蔣公冕

大學士毛公紀

尚書楊公庶

侍郎羅公玘

第二卷

尚書胡公富

名臣續集總目

尚書陶公琰

尚書王公瓊

尚書林公廷玉

尚書黃公珂

尚書李公克嗣

布政使楊公子器

第三卷

尚書王公憲

右都御史俞公諫

尚書毛公澄

布政使方公良永

侍郎何公孟春



按察副使李公夢陽

第四卷

尚書朱公希周

侍郎劉公玉

尚書伍公元定

尚書章公拯

侍郎楊公果

尚書張公潤

第五卷

大學士張公季敬

大學士桂公亨

尚書霍佳公翰

名臣續錄集總目

第六卷

左都御史王公廷相

侍郎何公璠

祭酒魯公鐸

侍郎崔公鈺

侍郎呂公棟

太僕卿邵公鏡

第七卷

府尹陳公鼎

尚書韓公邦奇

尚書劉公天和

侍郎寇公天叙

副都御史張公欽  
知府宋公以方

第八卷

左都御史屠公儵

侍郎劉公源清

副都御史朱公裳

修撰舒公芬

錦衣指揮牟公斌

都督王公佐

都督梁公震

都督馬公永

名臣續錄總目

三

皇明名臣續錄總目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一

楊廷和

字介夫四川新都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公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三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春春仕至提學僉事 皇明通紀

公為詹事與學士劉公忠同侍經筵故事進講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二公直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

添出書外許多說話瑾與二公皆舊東宮官奏曰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遂以公為南京戶部侍郎劉公南京禮部侍郎未幾陞公南京戶部尚書不二年召入內閣南京尚書

名臣錄續集卷一

入閣自公始 雙溪雜記

武皇自正德丁丑冬幸居庸既而幸宣府大同太原陝西榆林諸處迄無寧歲是皆邊將江彬之所誘引也至戊寅六月復議北巡公與同列蔣毛二公諫止不聽又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彬賜姓封伯提督京營命內閣草勅公復與蔣毛二公上疏極諫又不聽已卯夏六月寧王反七月就擒矣左右貪功者復導 上親征梁蔣二公扈從留公與毛公居守公忘身殉國竭盡心力次年冬 駕返明年春三月 上崩時諸將所統邊軍數十萬在京內無 皇儲中外岌岌以變在旦夕人心危懼國步艱難莫此時若也公以為邊軍不散則彬不可擒彬不擒則國事未可知乃密奏 張太皇即散遣諸軍各歸邊受

賞次日令中官張永受密旨擒彬于後宰門而神周李宗許泰等亦各就擒于前朝彬以哄誘至尊謀為不軌族誅周宗泰亦坐同黨死于獄斯舉也不假兵戈底定禍亂于俄頃間內外寧謐上下懽忻是雖 祖宗列聖在天之靈陰佑默相而公謀慮精密惟斷乃成安國家定社稷不世之功也 今上即位又以定策之功錫以伯爵力辭不受後以議禮不合罷去 白下紀聞

公久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 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洵洵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皇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與張永謀啓 太后請旨誅彬乃定遣迎 今上禮下詔紀元登正國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

名臣錄續集卷一

萬餘 國琛集

今上即位之初公入告之謀從無少拂引用忠良布列廊廟尚書吏部則石公瑄瑤入閣繼之喬公宇戶部陶公琰琰不起繼之孫公交禮部毛公澄澄致仕繼之汪公俊兵部彭公澤刑部林公俊工部趙公瑄都察院劉公玉皆一時重望碩德維新之治海內翹首後皆相繼罷去是有關于世道非小 執齋集序

公明達有謀敢于任事久居內閣海內屬望 武宗崩外議藉藉以內陰有所主立某立某公以為非倫序所當乃力排群議密啓 太后迎立 今上改元之詔寔公手筆與革利弊明白痛切克厭衆心尋逐出內使火者萬餘蟒衣玉帶追奪無算掖庭為清起用元臣故老布列臺省朝宁



改觀皆公所建白也公才可大受如此獨不為王晉溪所與雙溪雜記歷歷詆公不休是即梅聖俞碧雲駮之詆范文正文潞公也公功業在國家公論在天下後世何足為公病哉 澤山近錄

公一品四考拜太傅不受 上命宴于禮部適公誕辰修撰舒芬作詩壽之有共識丹心苦渾忘白髮新謀深誅四罪功薄定三秦之句芬自註云方三公待罪于軋清宮前請于太后以誅彬賊一反掌間則有滅族之禍旁觀者恐不深察故云忘白髮三公指公與蔣公冕及毛公紀也 梓溪集

公起異童收早遇以有今師垣方正德間群邪煽虐公無私同出司徒留部未數月 先皇帝念之晉司徒召入內閣

名臣錄續集卷一

三

歸省少師翁服憂存慰勤復未卒制使相屬于道亟以還公巡幸爭不草勅載空勅符璽以行強之不可忠誠所感以卒收受遺定策之功健將騎兵元兇宿蠹夷劉翁戢之功高不有而力辭世封猷裕圖終弘濟艱難不遺餘力尊號之議首尾數十疏義正詞嚴上煩 聖天子委曲引諭如家人父子不以卒變一時偕事伴德協心至封還內降決從違為去就身當國怨揭家族以博中興古社稷臣也 見素集

近代名臣頌曰新都番番沉心朗識 康陵再相徘徊九畹天子自將江南塞北寂寞文華善類無色細蠹剝林元兇敢弋宦闈樊排渭壘絳劫內藉 徵音外奠崇極談笑危疑弗徐弗棘永言息孝嗟予逼仄渙號三厘追爾誅殛作

聖述明議禮垂則亦將亦匡老臣暗塞

梁儲

文康公

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康

公初以吏部尚書兼學士典詰勅劄劉瑾惡其不附已改南京吏部尚書瑾誅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

秦藩三疏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及幸宦張忠輩皆受其賂助之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不可聽許 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大學士楊廷和當草制私念草制恐遺後虞不草恐忤 上意辱不可測遂引疾

名臣錄續集卷一

四

不出蔣冕亦繼引疾公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邪於是上震怒內臣督促甚急公承命草上制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界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蓄士馬饒富而驕姦人誘為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畀地與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姦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導為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慎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事遂寢公不顯言直諫而托詞悟 主有回天之力焉 霍文敏公撰傳

正德丁丑八月 上出居庸關至懷來宣府諸處遊獵邊將江彬導之也閣部大臣累疏請 上還京不聽至戊寅六月上復議北巡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江



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公面促草制公奏曰勅不敢草上  
 曰何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可草上曰何不  
 可對曰陛下為君乃自卑而列于臣臣草勅是以臣名  
 君故不可上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公免冠解  
 衣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不敢奉命良久上  
 亦悟察其誠擲劔而去不復促草勅 皇明通紀  
 上巡邊禮部廷議建儲居守時朱寧陰受寧王賂謀入寧世  
 子司香 大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朝臣各陰有所主  
 公正色曰皇上春殊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  
 輩伏鎖矣邪謀豈可聽徇兵部尚書王瓊吏部侍郎王鴻  
 儒亦助其言遂寢

名臣錄續集卷一

五

上視師南京公與蔣公隨行 上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  
 公言南北配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 上復欲遊蘇  
 杭泛浙江沂湖湘登武當而回所過郡縣供給繁難公與  
 蔣公手疏懇請回鑾泣跪于行宮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  
 上遣中官諭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起中官復傳言云已  
 知道日下便回鑾公等乃起江南不擾公之力也  
 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護衛兵請下獄正其罪公不  
 辨惟曰予只致仕去矣勿論宸濠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  
 大罪奈何勿論公終不辨劾者猶不已久之始知與宸濠  
 衛兵非公也實石齋楊公廷和也君子曰是時淺夫處此  
 未有不悻然噉且辨返其罪于廷和也公惟引罪三疏乞  
 致仕無片言自辨可謂難能也已 並傳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施德于人  
 不責報有疵其德及操戈者亦不較諷言至居之恬然宸  
 濠初未反多內交士大夫所餽皆有籍記及濠誅閱餽籍  
 惟公無之平生輕財周急志慕清修田園少負郭沒未幾  
 子孫或不免貧乏正德中兩蔭子錦衣千戶嘉靖初復以  
 定策迎立功蔭子錦衣指揮皆辭不受 通紀

毅皇帝時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于已  
 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僚則延舉宮府力拔為輔比南巡狩  
 公欲奉 天子行寶以往楊公不可蔣公益不可且嘖有  
 煩言公無少見于顏色亦未嘗輒語人也蔣公服公盛德  
 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又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  
 能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南陽

名臣錄續集卷一

六

皆賢相也然東里遠抑庵不使入閣南陽斥一峯不得立  
 朝視公之度何如也 黃佐撰遺稿序  
 公之罷相而歸也時乘一蜺艇遊訊于山巔水涯之間紅顏  
 白髮望之若神仙中人清貧僅能足歲而公怡然自得  
 植生產順逆得失若無預于中者 遺事  
 厚齋自入仕至歸老負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  
 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馬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  
 賊巢疲敝不食之土耳歸老家無餘財

本傳

蔣冕

字敬之廣西全州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傅戶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 謚

公十歲書過日成誦年十五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丘文莊公見而奇之曰台輔器也丁未與兄昇同舉進士官翰林入內閣晉少傅大學士正德初閣人得志公累疏乞休不允 行狀

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勅公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在代王言凡手勅旨意俱從撰擬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九關言益齟齬 聖駕已出倏忽淡旬延頸北盼無策可施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為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如稱天為天稱日為日孰敢擅稱朱壽號為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已卯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梁儲同公扈從十二月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

名臣錄續集卷一

七

通公力請回鑾從之 殿學訓林

武廟晏駕公謀于楊少師廷和上疏請誅稔惡江彬革定策迎 今上入正大位推恩議封伯爵公懇辭褒旨有不動聲色弘濟艱難及除奸弭亂不避艱險近古社稷臣之諭癸未以議禮不合乞退居林下聞四方水旱輒憂形于色初居內艱值歲荒書當路陳古人救荒後時之弊又嘗發已粟幾萬石以賑民活者萬計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所著有湘臯集八卷 行狀 廖道南曰易有之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物固有然者矣况 聖神御極風雲景從璧月珠星光彩陸離二三大臣登黃扉與綸綍爭濯摩以先天下若公者固亦清謹之士哉 詞林

公扈駕至南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疏跪門者屢次至于不穿單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 旨苦逼而亦未敢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掛牌額則雖文武群臣守候行禮而亦不肯往

吳廷舉陞兵部右侍郎即自劾及公隨侍南狩之事公與面論曰爾謂不能移書論冕有愧于古者四人其引韓愈爭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冕隨事效忠未為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為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決不肯為張禹孔光也獨陳璘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疏論冕以示鄉里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陳璘意同但曾布是宋時宰相當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璘特論之今之內閣學士不比古時宰相爾之陞官

名臣錄續集卷一

八

皆是吏部會官推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朝廷之官職市一己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公固乞罷奉 聖旨卿在先朝隨事納忠曲盡心力事朕以來知無不言朕心嘉悅方隆委任吳廷舉一時過激之言不必介意又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用心行事之正前後匡救忠誠懇到議論諄切無愧古之名臣 並湘臯集 林見素贈公致仕詩曰一柱隨流勢盡東碧天寥闊見飛鴻名於星斗端耆德功在 朝廷倚懷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人初識漢三公官舟泊晚龍關下猶記南征滄泪中歷盡艱危字縣新漢家柱石有元臣翼龍雷電擊天手刑馬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公豈計老於決去疏還陳麟袍博取漁簑月蕉鹿會論夢與真



昔在 憲皇時稱多士凡八臨軒最後丁未有四元老公居其一夷清惠和金聲玉色 孝皇之初公侍講懔懔如其容藹如其輝葆正養中不假言語披拂陽春漸濡膏雨暨相 武皇後先羣姦不激如川不動如山調獲從容匡扶懇惻身名俱全上下交德庚辛之間國方遘屯公及成都奮不顧身翼 龍于潛殪狐于穴旋轉乾坤昭揭日月維公之相功在邦家長沙京口徒以詞華維公之相卓爾全德姚江洞庭自謂不及帝方圖舊公乃抗辭成而不享勞而不尸公身則歸公望彌重曰裴在唐曰馬在宋公年未衰庶幾復起時卜安危道占泰否胡事之乖哲人不作靈返星躔氣收光嶽 祭文

近代名臣頌曰蔣公端澄亦簡亦慎下襲九淵上凌千仞愚

名臣錄續集卷一

九

不可卷堅不可磷胡慶非殃胡貞非吝稱詩蓋臣允書壽俊左右楊喬顛倒張桂十九紛更再三調劑頓首平臺若言隕涕臣曰唐虞皇曰孝弟陵殿初成統嗣再繼父子之倫君臣之際卷舌留護山椒水澗

毛紀

文簡公

字維之山東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卒贈太保謚文簡

正德戊寅六月 上復議北巡楊廷和等諫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江彬為威武副將軍扈從以行命內閣撰制公與廷和等上言詔旨一班中外臣民罔不驚駭切惟人君承天命以為天子四方萬

國皆其臣妾今何為假稱威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履混淆名義乖謬自古及今未有之有也或曰此乃 陛下假托之詞姑以為戲云耳夫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為哉邇者 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親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懼奈何又復為此萬一宗藩之中援引 祖訓指此為言具本上請不知 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內有姦邪為名不知 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將何以自解臣等一介寒微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禍亂或從此始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自默也此公之手筆可謂痛切矣惜乎不見聽也踰年果有寧藩之變偽檄正指此為言 滄江野史

名臣錄續集卷一

十

武皇之末乘輿遠符儲宮久虛權奸竊柄天下之勢誠若厝火積薪之下者矣公與少師楊公當居守之任竭忠盡瘁據殫心力共濟國事中外晏然迨 今上入繼大統親扶日轂 神器有歸於是贊襄輔翊 新庶政以成旋軋轉坤之功此古所謂社稷臣者勳業之盛孰加焉既而朝廷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不受甫踰六十即懇乞致仕而歸其高尚之風尤人所罕及者自家居以來幾二十年壽已八十矣而視聽聰明筋力強健無異壯者嘗營別墅為游息之所以尋樂名其軒做溫公真率故事與鄉之耆碩為忘形會若山水園林之勝觴詠壺奕之權惟意所適怡然忘倦何其康寧也 朱希周撰壽序 公歷事四朝清德正學卓識宏才為海內所倚重 武廟時



巡人情洵公為極言諫止馳奏凡三十餘疏 遺事

### 楊庶 文恪公

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恪

公夙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凡詞說之出于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為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揚月湖先生聞其名而不獲見者未嘗不以為私恨也 羅整庵撰文集序

名臣錄續集卷一 十一

先生世家豐城自其尊人永州太守得豫章理學之傳至先生益昌大遂擢危科入翰林讀中秘書拜官清要論事侃侃無所規回一時推重以為得體建進副光祿遷秩太僕出典文衡職業彌勵中外屬望台司之任可計日而起者先生方且恬然自居如草布時未嘗少置有無于其間公餘輒肆于學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故其所作冲淡簡遠而理道自寓焉豈規規于世俗快然自榮其為文而欲以誇示于人者哉 月湖集

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之漢唐則誠不合若求之六經三百篇得無近之耶

先生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弗懈自修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履衣裳之細必取法焉或羣言之淆眾理之族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三夫子之言曰程朱云云吾不

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 並遺論

先生復余子積論理氣書充有獨見者其曰論一則不徒理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其不相離者 彭汝寔序

公曾贊給事中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胡為乎膺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中秘之書當即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心之論間嘗塞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于己者既不免于缺畧而治于人者復未見于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後可以庶幾也

名臣錄續集卷一 十一

公幼篤志強學多考據為南京禮科給事中凡所論諫皆關君德弭災聖學政治之切要及進禮部敦崇禮教祛斥浮靡為詩文平淡古朴有理致累以疾乞致仕所著有月湖等集奏議名臣言行錄傳于世 讀書續記

公好學攻文詞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凡禮樂兵刑之說及計賦數算雜藝稗說各取而玩之尋復歸其遊騎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公厭俗狀於功利不喻喻向前以庶吉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 國琛集

### 羅玘 文肅公

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右侍郎卒諡文肅



公少負才氣久不售于有司援例入國學成化丙午順天解元丁未進士選翰林庶吉士進編脩弘治癸丑會試校文陞侍讀預修大明會典進南京太常少卿公直自持人不致于以私釐正數十年積弊遷南京吏部右侍郎正體統慎交接掌國學事以端風化為本凡陳謨皆大本急務建儲二疏尤剴切不畏斧鉞

謝病歸足不履城府心不忘朝廷真操特介至死不渝逆濠嘗遣內使餌以金錠織皮覺而逃之深山濠叛時方病亟得知府曾瓌約共討賊書猶奮然力疾答之遂卒禮部奏公問學淵源氣節高古筮仕以來德業遠邁乎古人識見不隨于流俗文章忠義蓋兼有之乃謚文肅 江西通志

公上李西涯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嘗貢書然不敢頻

名臣錄續集卷一

一三

頓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為當依依者皆為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墻之籍然後公言于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者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楨不覺狂悖干冒之至 圭峯集

羅景鳴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異而嗇于典其見昭于細故而聞于大然能自治偉詞不亂于類習往西涯公處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景鳴責引大義願削門人之籍濠將叛遣

使賁金餽景鳴于山中景鳴知之一夕逃去家人莫知其處噫烈矣哉 右渠集

公貌癯古敝袍破履如寒士然動止詭異徑情直行人目之為鬼王然敦尚氣節僚友有脂韋風靡者痛惡而面斥之以故人咸畏憚不敢犯每為文或閉戶靜思或倚樹獨嘯務為奇語不蹈陳言遂以古文名天下平生與人寡合惟吳東湖獻臣相友善二公氣味亦相類云 澤山雜記

羅圭峯刻意為文每至嘔血數發狂或登木叫號或偃仰幾絕故其立詞造意極致趣云 近峯聞畧

名臣錄續集卷一

十四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一



胡富

康惠公

字永年直隸績溪人成化戊戌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康惠

公為福建按察僉事分巡至福寧州閱獄囚有五六年不釋者公密禱欲次日審錄是夕獄中忽發火光州人大驚及視之無火光猶未滅次日至獄中二百餘人逐一審決不五日而囹圄為之一空 汪玄錫撰行狀

為山東僉事會 朝廷封衡王於青州遣太監丘至青州督造府第隨從之徒恃勢擾民有司患之公廉得其索財罪狀并捕其第丘集置之法自是畏憚不敢肆役鉅而民不擾

名臣錄續集卷二

一一

者公之力也

陞廣東副使適四會民徭作亂府奏請委公督兵勦之擒五百餘人又瀧水徭賊出沒不常其所經路側有荒田三千餘頃公訪徭人所畏者徭人種人不為盜乃於路口設一獐圍移文廣西招致徭人住圍耕種自是徭人不敢出百姓亦倚徭人分種三分之一而舊路復通海南黎人符南南蛇集眾數千寇儋州攻圍城池勢猖獗會府委公跨海征之公與參議劉信往觀其營賊突至攻圍甚逼公奮力揮力突賊圍而出手砍劇賊一人賊皆辟易無敢敵者劉參議被害公馳還請益狼兵征之獲功三千餘顆地方始靖捷聞陞公湖廣按察使特賜織金大紅多衣一襲陞陝西右布政離楚之日百姓遮留未幾轉左時文牒山積

公晝夜處分民翕然稱便會府有重獄委公訊決悉得其情冢宰三原王公聞而稱之曰胡方伯真老法司也

陞順天府尹時值正德之初羣閣用事逆瑾勢熾方熾公遇事盡心行之不事表襮堂食分毫無取勢要畏其廉白無私囑進大理卿轉南京戶部右侍郎公在大理時嘗會問

勢家與民爭田土事逆瑾受賂示公意嚮公據冊籍決斷忤瑾遂令公致仕瑾誅廷臣交章薦公復原職未幾陞本

部尚書南京倉糧惟會同館廩米最苦于贖納公通計京

糧每一千石撥二十石交會同館不至獨累一處甚便之

先是京儲不及一年之積公在部比及三年將有六年之積

公每語人曰南京根本重地而倉廩屢告空乏今幸克實

而冗員蠹食之弊不除終非經久計也乃剴切條陳速為

裁革以去民患數事奏下關涉府廠多屋不行公仰嘆曰

杞人有憂而志不克遂久戀祿位而不能去是誤國也乃

引年乞休疏上始乞吏部稱公保全清節至死不渝

公嘗語諸子曰予居官四十餘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

守之勿失爾曹它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

勿親自朕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無忘予言 並行狀

公卒巡按御史以計聞于朝題曰歷官中外幾四十年忠貞

輔國所至有功而正氣苦節始終一致 上憫其勞特加

塋祭贈諡附文公祠春秋祀之 徽州志傳

嗚呼我公一代名臣兩居大理監薛公瑄敬忌之德一征廣

黎終韓公雍奇正之勲北留京兆著顧公佐廉威之政南

拜司徒懋年公富夙夜之勤巨璫不和幾為忠愍大忠欲

名臣錄續集卷二

一一



救曰作章綸嗚呼我公一代名臣 黃訓祭文

### 陶琰 恭介公

字廷信山西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南  
京兵部尚書卒謚恭介

公性清儉衣服鮮御文繡瞿然若寒士刑名練熟獄無枉滯  
由福建按察使陞浙江右布政使轉福左使吏民習其政  
八郡晏然 八閩通志

正德九年陞都御史總督漕運公剛介自持不附權賢往來  
過淮者有干卽不許有需索卽裁抑之官吏貪墨者悉置  
之法部內肅然歲饑奏取運司銀十萬兩賑貸民賴以全  
活者不可勝計陞南京工部侍郎未幾流賊擾江浙改都

名臣錄續集卷二 三

御史巡視寇平仍督漕事淮民如赤子之得慈母焉尋上  
章乞休致凡四上懇切乃許 淮安府志

起為南京兵部尚書沉默簡重不輕言笑待司屬甚嚴時稱  
為閻羅包老不徇時好一以留務為重內外守備諸公咸  
敬憚之請老去 今上登極徵用舊德起公戶部尚書力  
辭不出人益高之家居淡然無欲觀書樂道而已子滋舉  
進士為兵部郎中以議禮謫戍公清德重望為縉紳欽仰  
云 錄雜記

### 王瓊 恭襄公

字德華山西太原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  
書卒謚恭襄

公生有古徵四歲能指書五歲邑舉奇童八歲通尚書父靜  
學公師事薛文清公公幼承家學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  
舉時端坐一室不涉市肆試部政日與喬白巖王虎谷二  
公互益切劘正德時公當樞軸虎谷嘆曰晉溪才識雖則  
優也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  
國家都北漕河特重沿河郡置通判縣置丞各一員專任漕  
事總于都水郎歲久撫按時檄判丞兼雜委漕務無專職  
益弛公典漕務申勅判丞毋聽撫按檄漕政始肅治河三  
年凡漕河里步遠近開厓丈尺漕舟材木之費考稽畫一  
著漕志繼治漕者按志以稽不爽毫髮服公精練云  
並霍文敏公撰神道碑

名臣錄續集卷二 三

正德九年公以副都御史整理鹽法檢尋王宗聖支氏渠故

道奏復疏濬移掣鹽所于淮河北岸既免長淮之險又無  
走掣之奸永為公私利便 淮安府志

公理戶部邊帥乞糧草則屈指計曰某倉庠糧幾何某場序  
草幾何各郡歲輸糧幾何邊卒歲採秋青草幾何用蓋饒  
也何重索邊帥悻悻服公明察不敢橫乞

公泄兵部寇報至公坐籌曰某大帥出某地某裨帥出某地  
某由某路會師某由某地夾攻某絕某關隘防奔突某輸  
餉糧某紀師勛又曰諸凡未悉之機主帥權宜從事大事  
先行後聞公策勝數千里如對面談復不膠尼故邊帥不  
窘束以易策勛

丁丑八月 武皇帝單騎巡邊朝士凜凜曰遠則漢高帝之  
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公乃馳奏 行在



命文武大臣守都門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 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閭河間近保京師遂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置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保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 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

宸濠反聞朝士愕駭持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公獨奮曰堅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 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湖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

名臣錄續集卷二 又三

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克嗣鎮鎮江許廷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遏賊衝俞諫率淮兵湖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此屹不懼獨晉漢一人

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邊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覲都下洶洶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覲公曰予也備位大臣 天威咫尺敢不覲即日詣通州覲人云彬將掠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及佩印往蓋彬獨扈蹕謀可逞兵部尚書扈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將士不皆從晉溪居中陰制奸變係將士墜彬雖有謀不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 並碑

公自正德乙亥以戶部尚書改兵部御史高公韶論公不稱任公韶謫公乞避位疏六上不許丁丑加少保戊寅加少師庚辰轉吏部辛巳江彬誅下御史獄謫成綬德丁亥禮部右侍郎桂萼薦公才望戊子起公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軍務辛卯冬復改吏部壬辰七月公薨于位說者謂公才極高吏事精敏達權應變人不可及云

本傳并紀聞

王浚川谷公書曰執事曾起廢以來西方兵事氣勢日振土魯番侵擾無狀屢屢矣建牙之日即為放遣羈人許其入貢以消兵端此非先事燭幾者不能也邇者復得北虜七十餘功達賊之級比之諸夷非可以易而得者今若是其多非號令嚴明將士用命何以致此總督之功大矣西北

名臣錄續集卷二

之有長城如此較諸峻築亭障以蔽虜者不亦遠乎三邊之憑依朝野之屬望非執事其孰與歸進復舊貫不難矣在昔經國之臣有所謂楊石淙氏者其人如龍又有所謂王晉溪氏者其人如虎龍所在淵雷雨興焉虎所在山草木茂焉人罔不仰其為祥亦罔不駭其為異 上始皆斥之矣後竟皆徵之且方其時諫者在側而二氏復進是蓋觀昭曠之道越拘孿之見不奪于三至之口前世能有之手語曰玉剖而良桂伐而芳言士不遭跌其節末見也

存詩稿

### 林廷玉

字粹夫陝西平涼縣籍福建候官人成化甲辰進士仕



至戶部尚書

公父任平涼教職公隨任讀書占籍平涼縣學成化癸卯陝西鄉試發解甲辰登進士 福州志

弘治改元公為給事中上疏言妖僧繼曉罪惡貫盈先年雖已發為民然盜竊實繁家貲鉅萬日擁美姬以自娛樂漏網故鄉優游自在非所以昭典法示鑒戒也 上納其言命錦衣官校械繼曉至京斬于市 皇明通紀

弘治己未學士程敏政與李東陽主考會試未揭榜給事中華昂劾敏政受賂驚題詔下昶獄命東陽等重閱試卷既揭榜時公亦以給事中為同考試官復疏敏政場屋閱卷可疑者三事上之遂與敏政俱下獄會官廷鞫問點舉子唐寅徐經等十餘人敏政致仕調景南京太僕寺典簿謫

公海州判官 滄江野史

福建三衛軍士月糧舊惟徵米後徵價石銀七錢方伯伍公符倡議裁省每軍月米八斗止給銀二錢八分正德丁丑三逾月弗給時米價騰貴人莫自支三衛卒俱懷恨乃於五月十九日聚赴城隍廟歃血盟誓味聚藩司門首通衢揚旗鼓利器鏡喊聲震懼遠邇將不利于伍公須臾直搗都司取鎖鑰局七門而守之城內外大恐間有無賴及狂犴罪囚則翹首暨其大作又頃執藩司類經歷及伍公子僕各一裸而縛之中軍藩司門壁盡行擊碎當道皆往撫蓋執迷兇悍眾愈驚惶鎮守太監羅公乃謀諸藩臬百執事曰戎政為亂誠不可無制計付安出僉曰排難解紛非南澗公不可時公自陝歸聞五十矣於是諸公咸造請公

名臣錄續集卷二 五

公欲即往與之修睦恐被窘辱乃先書二赤幟令二僕將而探之至則人人喜笑請公速來遂則有變公乃方中深衣造壘與語彼曰我輩無所仰不得已至此今惟公命公再三撫諭約給月餉眾咸聽信間有疑慮者猶曰我輩皆死命恐終不能保全莫若大作一場聽其所止而休公笑曰若輩未嘗殺人姦淫劫掠乘此正可收拾眾皆感激投戈羅拜曰惟所命公乃赴鎮守告給招榜至午咸解散婦孺鑰釋所縛人城門開闔人大悅士大夫咸歌詠之以公進有功于天下退有功于一鄉經綸事業不但展于官守也 閩變記

南澗公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聞時事頗僻意有所觸則發為樂府命小童歌之歌竟則陶然以

名臣錄續集卷二 六

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閩者率先加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委曲徇其意公自登進士給舍黃門立朝侃侃不阿籌邊十策保治八歲與夫劾奄宦貪緣舉大臣貪私凜然皆正氣之發至其判海州守長沙整屯田督學政參大藩陟銀臺進中丞巡撫之任所在著聲績為時名卿然則今日挺身已大難而無疑懼者雖公之威信素孚亦是氣之克塞也 並尊俎餘功

曰軍校之變靖于里居之臣於公然矣人職其憂公無干職而與國謀以靖大變君子於是知公有象善之集大為國紓難忠也保民于靖惠也應變為械謀也效成一十屈指智也當大變而氣不懾勇也動物以誠誠也一



言而利于上下仁也劫恣有位義也之八者公德之茂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退處而榮獨居而樂其榮名剖發于天地之間故世之望賴于公誠重矣

喬在清風序

嘉靖初縉紳延頸以聖治平胡端敏公上疏勸上修德講學薦少傅楊公一清劉公忠尚書林公俊及公堪任輔弼

胡公奏疏

### 黃珂

### 簡肅公

字鳴玉四川遂寧人成化甲辰進士仕至南京工部尚書卒謚簡肅

公初為湖廣龍陽令龍陽民此蘇亡厚積公閱閱于懷凡均

名臣錄續集卷二

七

賦省力釋滯席憲諸有開利病者皆以漸罷行之會歲大侵民益瘁公請于當道蠲常賦三之二復請發公帑銀數千兩分贖米粟若干斛嚴立程式以里之遠近為限人各粟一斛米半之至即給與無時刻稽留如是者三月其澤敷所有魚鰕蓼蕪之屬聽民自取公私無所禁民是以免死徙之患

陳洪撰去思碑

公雅意學校廟宇堂齋恒為繕葺躬課諸生授以作文矩矱力學而貧者量給新米紙筆之費以督其成俗尚鬼病不服藥任巫覡祈禱為幻公力禁之且教以醫藥之方時或循行田野察民勤惰有劬于畊織者即加賞勞間夜出坊市酣酒作惡者察誌其人晨則繫之寘于法人皆畏而愛之

楊洪者富民也幼畜一女長為內壻壻事遊惰洪屢笞撻之乃逸去一仇家因稱貸不遂銜之乃嗾其母以謀殺奪室訟于縣久不決仇家復以他腐軀報其母母信之冒穢舐其耳目人皆信親子乃爾公獨疑之縱洪寬閒之所人謂將以賄成至標榜于門公見之一笑畧不問益密訪之踰旬月果得其壻乃召其母還之立釋洪獄人皆以為神

郡推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公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徵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騷擾公曰民已定勾攝恐益滋弊盡已諸溫以為抗幡然去白其守守令公謝却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巡捕事有告其誣執平民為盜者監司怒欲窮治之忽以問公推官何如人公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者下人為之耳監司以為然仍命公理其事竟白

名臣錄續集卷二

八

屢為當道所旌徵命下瀕行士民挽其舟不得發去邑云十年而其治行之詳歷歷在人口民之感之者蓋愈久而愈不忘也

並碑

公方庶端慎敢于任事為御史為藩臬為都御史巡撫邊徼晉大司空所在著聲績為時名卿請老去完名全節士論重之

雜記

### 李克嗣

字士修四川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

公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戶部主事尋調刑部以直道忤權貴出判岳州執法不撓夷酋至謀火公屋盧見絳衣神



人而能其後陞知隨州歷按察京兆巡撫以及今日所至皆著勲績而流歌頌若乃盡參贊之責極簡恤之方不動聲色坐奠南服尤其偉然者也然則公名節可謂始終不渝者矣 呂溼野序

今天下財賦多仰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於東南地最下最多水患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在廷之臣爭言水利而以吳淞白茅港為首請設官專治時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等處詔即委之進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公奏是非臣一人所能獨理詔復以工部都水郎中林文沛頌如瓌往佐之公奉詔感激思奮欲為國家建東南無疆之利博訪群策相度源委謂東南之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

名臣錄續集卷二

九

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一支分從常熟白茆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閉塞久成平陸自成化以來每議開之輒畏其難而止或謂水旱天數非人力可治或謂治之復塞徒費且勞或謂濱海地勢高叩鑿之復引水入內為患公皆不聽曰我知奉 詔行事耳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地賦功量賦役分授以責成時稿以行賞法令明一眾心競勸不數月告成矣初白茅自北達于江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自雙廟至通倉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二丈其深一丈五尺闊三十三丈皆文沛所理也吳淞江上流頗通利自夏駕浦至舊江口僅如衣帶不復容舟因其舊形廣之深之自夏駕浦至龍王廟江口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其深一丈二

尺闊一十八丈皆如瓌所理也蓋疏空與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空與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水患濟吳淞白茅之闕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淞白茅之役最大功費尤多始事于正德十六年十月訖工于嘉靖元年四月東南之水古人治之者多矣至 國初則又壞故夏忠靖公治之正統間又壞故周文襄公治之景泰中又壞故李恭靖公治之弘治中又壞故徐侍郎貫治之則今日之功又安保后日之無壞乎保而勿壞則在後之人焉勿廢疏濬勿惰啓閉勿縱豪強勿規小利所以保之也

王文恪公撰吳郡治水碑記

見素林公與公書曰白茅之役初聞亦異乃知利人如此甚

名臣錄續集卷二

十

慰甚慰

公巡撫河南值河決旱荒民遭墊溺流離困苦公極力賑救全活甚多少傳野亭劉公作啓謝之中土之民至今頌之不衰 野亭摘稿

公祖秀實司教漢中洪熙中上端本十六策 仁廟讀之喜將用之驛召而至 仁廟上賓 宣廟試之效授以司諫又將用之而公死矣今梧山公忠亮典則位宮保長夏卿參亞務為 聖心倚注宗社根本委重任遇所極公之行在此矣 見素續集

### 楊子器

字名父浙江慈溪人成化丁未進士仕至湖廣布政司



右布政使

初知崑山縣治行卓然為三吳之冠丁父憂服闋除山西高平縣巡撫都御史薦公才政治常熟三載獻績蒙宰倪文毅公素聞公名特奏為考功主事

弘治乙丑抗疏言 孝廟山靈有水石時太監李興為監工官不悅叅公妄言朝命司禮太監蕭敬及禮工二部堂官同公往覆視之公與辨論不少屈尋下錦衣獄對語甚壯在獄中口占述懷詩數篇意氣如平時事傳禁中 慈聖

康壽太皇太后諭司禮監傳旨釋之還職時 孝廟梓宮尚在殯識者謂公發之甚當公在弘治間多所建明此其尤在人耳目者 並楊文恪公撰行狀

出為湖廣右叅議分守辰常道值榔桂賊起地方之憂非細

名臣錄續集卷二

十二

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改榔桂曰吾將以效犬馬冒暑提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獨不言功

陞河南右叅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固欲休致但今河南賊起所在繹騷豈臣子圖安逸時邪壬申抵汴城不數日抵嵩縣河洛之人聞賊走湖廣以為無患公策之曰湖廣土兵追逼賊必復還汝州為洛陽藩籬賊所必趨乃自嵩兼程赴汝既而賊報果至公時方食遂投筯登城四望皆賊壘矣乃手書信牌示城中人曰不上城者斬民皆竭力固守汝城克全公之力也

公天性剛介沉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遊處恒掩其所短而揚其所長在吏部冢宰凡五六月雖人品不同而同敬信公故公於所知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之

至于自處則未嘗一語于人為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為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為方面官則曰得至此足矣子孫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囑之曰都下故人有問我者可實以我病告之且為我寄語知己倘有推轂幸為遲遲勿驟 並狀

公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高平常熟有去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德尚或累于毘陵之傳其何人而可以當此

公在吳中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為嘉話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好論治道於六部事歷歷理會嘗曰得六人則天下治矣

京城中遇大風塵起人多以青繒蔽其面公以為類婦人獨不用素不信鬼所至淫祠盡毀之

名臣錄續集卷二

十三

平生企慕古人而疎闊俗士講求正學而排斥異端崇尚道義而輕畧勢利孝友之行人所共知嘗論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亦何用聲名在海內者幾三十年平居自奉服食不求豐美位至方岳無異寒素計聞于京 朝廷大臣及士大夫皆以公位不滿德才不究用為惜 並遺事

都御史陳察請謚名臣以勵世風事已故河南右布政使楊子器資稟剛方學識敏博三為大邑善政重于去思十載銓曹才望籍于群口歷中外因事建議裨益居多且始終持已克堅利害不計決疑金井特立 孝廟之終長跪禁門甘繫 武皇之始居家悖崇孝友趨朝恒勵勤勞凡著



書務明大經其訛史尤昭往監謚法應事有功曰敏博聞  
多能曰憲子器也請謚敏憲可乎

皇明名臣錄續集卷二終

名臣續集二

十三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三

王憲 康毅公

字惟綱山東東平州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  
兵部尚書卒謚康毅

公初為監察御史巡按南圻蘇松諸郡擊強扶弱疏滯伸枉  
風裁茂著吳人有不畏強禦之稱 月湖集

公以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二鎮皆邊地人所憚往公經畧  
區處務協遠圖將卒無不感激忠奮者 李序庵撰墓誌

巡撫大同西北襟喉比年兵騎將猥邊備日弛公為整  
飭簡練綱紀肅然擇武將子弟教以兵法適虜眾犯應州

公調度所部斬獲甚眾捷聞 毅皇帝嘉其功 賜勅獎

名臣錄續集卷三

勵加緋魚服色公且深自貶抑移疾求歸弗克

宸濠稱逆 武廟親征公以兵部左侍郎扈蹕以行軍旅芻  
糧一以委之公綜理經畫務在節省時邊將江彬憑藉寵

靈統率各將悍士號外四家且日侍 乘輿潛謀不軌公  
每見必以大義折之在雷都矯詔繫國學生跪于行宮外

值盛暑人人自危公謂彬曰此儒生何罪外議籍籍不可  
不惜彬陽應之猶持不下公因謁奏悉脫于厄

車駕又駐南都公乘間請回鑾不允乃偕輔臣合詞請益力  
復諷彬請之不知道 上遠巡實彬等彬遂深銜公未幾

遂有回鑾之命公之力居多

陞兵部尚書 今上即位公懇乞休致居家杜門謝客課子  
姓以研讀暇則飲酒賦詩以自適



遂庵楊公自三邊總制召入內閣僉謂公諳練邊務且早逸山林試不盡才 上乃命公兼右都御史往代之公開府之日即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時中官在陝織造絨褐橫征無度公疏請停止以恤民困又議禮諸臣斥逐遐荒相繼淪沒公疏乞釋放蔭敘以協和天人之心心人共偉之並事實

嘉靖丁亥虜復入寇公曰嗟乎絃不更則音不調令不更則士不奮虜所以敢長驅入寇者固以我為怯也今不預為之計徒以坐待其歸而邀其後即甘為非勇如百姓何於是下令文武將吏分部扼塞訓練士馬廣其餼糧以待其至六月辛未虜果由花馬池及小鹽池拆墻而入癸酉抵鎮戎所鎮戎操守指揮路瑞率所部官軍拒之值中軍都

名臣錄續集卷三

二一

指揮李佐洎都督鄭卿參將劉文副總兵趙英李義統正奇兵至虜懼分道北奔卿等追至細溝與戰大破之斬首九十三級虜勢漸潰諸將復分部追至哲思溝戰又斬首三十六級是夜公火牌至調延綏都指揮卜雲相機策應而取寧夏總兵官抗雄嚴督參協等官遏其歸路明日甲戌雲領遊兵徑趨青羊嶺按兵待虜虜至大戰斬首九十五級指揮李英等率所部喊殺虜後聲震原野虜益大恐乃四散走佐與諸將選精兵來追至五羊坊諸處會雄統眾迎虜勒殺斬首八十三級前後所獲馬疋衣服器物不可勝紀而墜谷溺水及飢死者十之七八虜僅存百餘騎奔遁出境而已公之深計奇算如此而猶不自居曰此邊鄙諸將及鎮巡藩臬諸君子奉若德意之功也

對山平虜記

召為左都御史總持內憲公以都察院紀綱之司庶僚之表且夙所踐歷習知章典事多循舊規恆大體當道者以為異已公自是不能安于其位矣自劾求去得允即駕一小車所至人不知為公也

本兵缺人 上命輔臣寫劾即其家起之公感恩思報知無不為武選之法其宿弊巨蠹剗革殆盡用人先取其節而後其才奔競者自是頓止雲中逆賊戕害主帥招誘胡虜據城抗命旬月不下眾心洶洶公紆徐安閒獻謨廟堂動中機宜旋果不兵而平

公德度汪洋才識淵練居官四十餘年凡所為必思盡其力不激不黨人謂其有大臣之體焉

名臣錄續集卷三

三

公居家孝友悻睦尤出天然嘗做范文正遺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買祭田若干畝歲時致祭祭畢因燕長幼以合族鄉人貧者賙之無吝色其於人之賢者禮待獎借不置不肖者容之以故終其身無怨之者讀書了大義不事口耳然發為文章渾然可傳所著有西巡稿大理駁議督府奏議若干卷藏于家 並誌

荆山王公隨 武皇雷都江彬怙寵驕縱下視公卿獨敬禮公 上每出游獵公必諄諄以保護 聖躬是囑公寓密邇行宮夜寢未嘗解衣凡事調停節制或尤公過彬過于恭遜公曰彬所恃者勢也吾任佞直則凡百作梗吾志不行大事去矣吾豈好為奉承哉或者服其言

白下紀聞



俞諫

莊襄公

字良佐浙江桐廬人弘治庚戌進士仕至右都御史卒

公父蓋為監察御史按江西有聲公生而岐嶷異凡兒稍長授學于濠庵楊公之門英敏好學以經濟自負濠庵亟稱之曰子兩浙奇才公輔之器也善自愛之

初知山東長清縣值歲荒飢饉民多流殍公設法賑救全活數十萬流移者招採復業豪惡害民者悉置于法政績卓異邑內大治當道旌為縣令第一去之日民號泣不舍為立生祠焉

擢監察御史清戎四川嚴明不苛盡除積弊永為後之清戎

各臣錄續集卷三

增三

者法

正德改元陞河南僉事清查流民編審附籍嵩縣巨寇呂梅等久不能討公率兵擒梅散餘黨丁內艱服除改授山西清獲三關隱稅屯地二萬餘頃招選願投軍士數千人

陞江西參議適大帽山賊哨聚信豐安遠勢甚猖獗公設伏計勦平之

陞大理少卿值劉瑾亂政之後奸弊未除公守法信度隱伏多所平反諸公卿咸敬重之 並行實

江西劇賊王浩八等作亂劫掠郡邑殺戮官吏民遭荼毒天子憂之勅公總制江浙廣諸省軍務公至嚴飭部下所歷地方民獲安堵選將出奇九征皆大捷降勅旌賞者七盜平增置縣治建城池割都里豁賦稅舉有成算

此為俞諫之傳記類

陞右都御史巡撫江西撫綏流移良民禁革藩府家橫建昌徐九齡久寇郡邑有司不敢具聞公密諜督勦捷聞賜勅褒獎陞從一品俸遂乞休致歸杜門不出未幾 詔督漕運兼巡撫淮揚等處與革利弊上下稱便復平河南王堂等寇宸濠及兵部檄公率淮兵誦南都事平 詔入總都察院事守法明允考察精嚴人不敢犯僚屬敬信以為不可及 朝廷方倚公大用而公卒矣

毛澄

文簡公

字憲清直隸太倉州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一仕至太子

各臣錄續集卷三

四

太傅禮部尚書卒贈少保謚文簡

授修撰丙辰同考會試預修會典轉左諭德預修通鑑纂要甲子侍 皇太子于東宮克講官敷奏明暢 孝皇聞之

甚喜徹御前中秋宴賜之

武皇登極擢左庶子兼侍讀值內艱歸逆瑾柄國奪所陞秩瑾敗起復仍官侍讀

公為尚書值 武宗南巡公上疏諫阻兵部尚書彭澤坐哈密事將置重典公與廷議力救免之逆濠就擒江彬擁邊

兵邀 駕駐通州命文武大臣出迎人人自危公倡正議謂當訊誠告廟悉從之

辛巳四月同附馬都尉崔元奉迎 今上于鄆邸賜白金千鎰綵段十襲預修 武宗實錄克副總裁加太子太傅冊



立 中宮皇后克副使持節行禮未幾以議禮弗協乞休  
卒于興濟舟中 部學詞林

嘉靖初 今皇上選婚錦衣韋千戶女與馬內侍并皇親邵  
蕙俱得重賂咸屬意焉宗伯毛文簡公在左順門厲聲曰  
韋千戶是韋太監家人不知的姓何以登玉牒此事禮部  
不敢擔當汝曹自為之衆議遂息文簡體弱而氣不可奪  
此其大節云 西臯雜記

邵二泉撰公行狀稱公資性明粹神采秀朗容止莊潔平生  
言行無少偽犯而不較遇事正直不以利害少屈濟物薦  
賢指如不及而未嘗自言於乎非知之深者不能言之至  
此也 行狀

廖道南贊曰才為國華大庭之魁德為國範太古之儒貌不

名臣錄續集卷三

五

勝衣言不出口勳載宗社名齊山斗偉哉若山真我父師  
敬誦遺訓保若著龜

公自及第歷官恬淡古朴恂恂若不勝衣而當論事持正不  
阿雖於權奸無所避忌為文謹嚴不尚華藻類其為人人  
稱古君子云 讀書續記

舊九卿科道請于私第必送出視上馬惟毛公止門內拱手  
而已人知公正士也益敬重之 近峯聞畧

方良永

簡肅公

字壽卿福建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浙江左布政  
使卒謚簡肅

正德間幸臣朱寧用事贖貨無厭以鈔二萬發浙江十一府

易銀三萬餘兩時公為左布政使具疏劾寧言今四方群  
盜時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雹  
為災蚕麥不利待哺之民嗷嗷千里此何時也臣苟隱忍  
不為 陛下言之則已歛之財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  
矣民心傷則邦本搖動 陛下寧不為之寒心乎臣聞寧  
席寵以來 陛下之賜予無算四方之餽遺不貲篋笥之  
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乃為此負恩之賊伏乞  
陛下割偏私之愛下之詔獄明正典刑仍乞急行巡按浙  
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歛鈔銀盡給還民  
則民怨猶可慰解臣死且甘心如不以臣之言為然置之  
不問日復一日尾大不掉必吞食天下肆無厭之求出於  
尋常所不料者 陛下於是悔之晚矣疏入寧頗懼乃委

名臣錄續集卷三

六

過下人遺衛卒追前所發鈔而以價銀還之民時寧怙寵  
恣橫舉朝無敢言者獨公亟攻之寧憾之不置公三疏乞  
休以避其害友人黃鞏稱公此疏足落權奸之膽宇宙間  
不可無此一舉 莆陽文獻

公性至孝筮仕所至以廉介稱初為河南僉事以不肯謁劉  
瑾勒致仕瑾誅復起累今官以劾朱寧復致仕嘉靖初廷  
臣交薦起之公以母年踰八十力乞終養吏部援例奏行  
有司月給米三石以旌孝廉累起為副都御史為兵部侍  
郎為南京刑部尚書皆以終養為辭姚司馬鏌稱公學識  
卓越嘗論近世學術務為宋閩之論自謂出天出神超詣  
獨到專以心學為言獨推其說以自附于象山而上達于  
孔子以聖賢教人次第為鈍根小子無用之學程朱以下



無不受損其妄有如此者且自謂學象山而中實未然無亦優孟之為叔孫敖乎愚謂如公者忠孝之節副廉之操精卓之識完名全美可謂一世偉人矣 滄江野史

### 何孟春

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吏部右侍郎

調南京工部

公少穎異稱奇童長遊李文正公之門文正嘗稱曰子當表吾楚登進士任兵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大司馬馬端肅公劉忠宣公大見器重曹無滯政嘗使山西清馬政條目畢舉還上五事并劾撫臣不職朝論韙之為河南參政稱仁明擢太僕少卿究極馬政利害兵部著為例 武宗朝嘗

名臣錄續集卷三

七

欲取馬價他用公力言不可竟止晉正卿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多所興革計十八寨叛夷立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禦所歲增賦若干石陞倭蔭子皆辭不受召為南京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以拔擢人才為已任與喬太宰字林司寇俊彭司馬澤汪少宰俊同心謀議時望

治平焉

嘉靖甲申國家用今少傅張公季敬等言更議大禮固一代典則內閣楊公廷和等各持論不合二家附和者甚眾非必自能深考極論以折衷禮制甚者懷觀望圖以國為玩公前後三上疏勸從初議辭意明懇實由其衷間得張或問十三條即夕且疏辨析尤盡後偕百官伏闕以請且號泣于廷 上怒奪俸一月調南京工部旋引疾歸及明倫

大典成詔削籍天下愈重其望

公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盜臨危棄積以脫母比還則積猶存人以為神庇

公神克于親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儉約有長者風博究經史曆數兵法皆精其學詩文少騁莊騷後一婦于義理所著書有餘冬序錄六十五卷間日分義百卷皆討論今古參訂是非為學者矜式所居有泉以燕來去時消長故學者稱燕泉先生 並顧璘撰神道碑

公少耽墳素皓首不衰雖居卿佐處若單微一介弗取群欲弗染人之彥聖若在已躬迹有卓偉好之弗及是以就將積日鑽探屢年凡有披觀坦乎揚述厥嗣仲方名繼藝林

名臣錄續集卷三

八

乃於鉛槧之暇次其簡篇首率終閏內外凡十有三冊命曰餘冬序錄則乃何公志其勤陰而顯其純敏者也

黃省曾序

新增近代名臣頌曰柳陽閭閻簡粹雄昌溫容春雨正論秋霜孔云好古孟曰成章出厘閑牧還靖職方旬宣滇徽典佐銓綱約不留眈廣不隳防九騰奏牘一慟朝堂有赫嚴詔數爾猖狂屏爾草莽褫爾冠裳以俟百世而考三王易心改節悠悠彼蒼讎言報德神在帝傍

### 李孟陽

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弘治癸丑進士仕至江西提學副使



公舉進士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壽寧侯張氏怙寵驕縱開張皇店奪占民田聲勢薰灼莫敢問公獨上疏論 昭聖大怒 孝廟不得已下公錦衣獄拷掠詰責詞氣無所撓 孝廟坐文華殿召見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問李東陽宜何如劉公扣頭對東陽狂直不足深罪 孝廟色變李公不敢對謝公從容對曰李東陽雖狂其心無他實欲效忠于 陛下 孝廟曰謝先生言是有旨夢陽復職一日 孝廟獨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問曰日來外間事何如劉公對曰近釋李東陽中外權呼聖德如天 孝廟曰初下夢陽獄中人皆勸朕杖之其意實欲殺夢陽以快中宮之怒使朕負殺直臣名其不忠如此朕故釋之大夏曰 陛下此心即堯舜之心也 表表撰傳

名臣錄續集卷三 九

正德改元進郎中時太監馬永成劉瑾等八人蠱亂朝政給事中劉蔭陶諧相繼論奏而大臣未有言者戶部尚書韓公文日流涕憂憤公進曰大臣同國休戚此而不言焉用彼相韓公慷慨曰吾當言言而獲罪報 先帝于地下耳乃令公草奏疏入詔廷臣議其事而八人者環哭 帝前乞命事中變瑾遂召人司禮監而中官王岳范榮皆竄死明年丁卯大臣多罷免瑾知韓疏公手筆也蓄憾不已矯詔奪劉公健等四十八人官放歸田里榜為黨人公與焉然瑾必欲殺公又明年戊辰復矯旨羅織公罪逮繫至京再下錦衣獄公之內弟左國玉者間行徒步從公上書康狀元海勉以大義賴力救得免放歸大梁庚午瑾誅起公江西提學副使振起古學力變宿習褒獎義節訓正禮俗

皇明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二

士翕然向風 宸濠懷逆招致文學凡吏江西有才名者即啖以厚利否則威劫之以公有大名折節下之公不為動公既才高負氣不肯同流俗人人多忌之而江御史萬實與公有嫌遂相奏許朝命大理卿燕忠體勘下公廣信獄摧苦殊至公不稍為屈竟致問住而布政使鄭岳適為濠所陷公素與岳不相能岳既得罪謂公傾之也濠敗詞連公賴刑部尚書林公俊力救得無窮治乃後大臣暨撫按數論薦不用嗟乎公之名同天壤弊可也 並傳

名臣錄續集卷三 十

初公上疏有二病三害云漸之說所虞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橫干誅三復此疏其才猷氣節一時可想矣第惜其恃才而矜後來行事又多不滿人意亦未免於昔人所謂賈生志大而量小不善用其才之病也雖然君子取人不求備叔世全才實難而况文名如空同氣節如空同經濟之才如空同尤一代之所瞻仰者乎 滄江野史

公上楊遠庵書曰議者謂公喜通才獎辨給拔門生復故吏其顯名高位者程事簿書之夫多而雅裕鎮俗之徒寡爽快取辨之流揚而先憂識微之士抑委曲活變之風行而守死執義之心灰至今言官猶以此病公而不知道以正行事由通濟聖人通天下之情達天下之變而後能成天下之慶慶焉嘗竊觀今天下之才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豈否泰有消長生才有高下耶抑有之而未用



之而未盡耶史氏曰抑觀空同論才謂正德不如弘治弘治不如成化固矣今觀嘉靖人才似又不如正德焉閱世變者寧不重有感耶 通紀

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詩莫如漢魏近體莫如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為古文詞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蔑以尚矣李公才最高其人務奇氣傲睨一世以是得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嫉之如仇嗟乎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傳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三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四

朱希周 恭靖公

字懋忠直隸崑山人弘治丙辰進士第一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

公為修撰以修會典成陞侍讀克經筵講官中遭逆瑾扇虐檢制詞察公不屈從中奪公官一級仍為修撰 孝廟實錄成復公官如故歷陞南京吏部尚書後內閣大學士員缺博咨舊學公言盈庭數以公與熊峯石公瑄序履李公時對二公果相而公遽會未能蒼生之壘缺如也

公在南銓當丁亥考察媚嫉者譖言于上謂南科無一人之去以為公私公乃力辨其非曰察僚庶以別賢否非論曹

名臣錄續集卷四

局之有無也使一曹皆賢必去一人以為公則一曹偶皆不肖亦將姑去一二以塞責乎詞嚴義正聲震朝堂 上亦不之譴仍聽公稱疾東歸勅有司歲給夫廩恩數之隆今時未有也

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息畏名檢欲一有為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也田廬闌閤猥事一不置念老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先儒胡致堂曰守身以仁能以守身之仁正其君大臣也進能正君退能訓俗公之出處可以作大臣鑒矣當道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公為人莊重簡淡疑然有守坦夷平直庶不微名學性務實



思以友三代之英于百載之上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主上憐之賜謚易名願無以文為謚脫犯吾父之諱亡竟何安小子切記之公終于正寢遠近慕惜之朝廷卹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保謚恭靖從公志云 並行實

公初舉狀元畧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為禮部侍郎家人載席一車為公買宅費進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偽公弗許家人云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城外平時居翰林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交官之遷轉升沉一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校諸司銖兩甚平有敗職詆公托有力者為援

名臣錄續集卷四

二

命下詰之公不辨請以疾去人至是益服吳俗浮薄吳文定公舉壬辰狀元毛文簡公舉癸丑狀元公舉丙辰狀元皆厚德直諫人不可及非風氣所能染也 嵩陽雜識

劉玉

字成粟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公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也間侍客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其夙慧不凡如此 羅文莊公撰墓誌

知輝縣力拯凋敝所夕靡寧歲歉民飢當道未有處分亟發

廢賑之為教條以善民俗禁喪葬無用佛老令行俗易市絕鐘鼓之音增修學校重新百泉書院誨誘諄切諸生多底于成以績最被徵擢人為立生祠

為監察御史指揮胡震實緣內降驟陞指揮使守備通州公疏言倖門斷不可開且官以賄遷必將虐民償費俄被旨巡視通倉具得震貪暴實跡劾奏黜之乙丑按圻內諸郡太監吳忠選婚不敬亟以狀聞忠竟罷境內多貴戚權宦皆肅然敬憚之會天變陳言六事其一端治本謂空親儒講學寡欲檢身二清化原謂宜慎求淑德以正中宮且申戒外戚務遠權利三親大臣四勵庶官五擇內侍六攘外夷歷指近事之咈理者皆切時政復言太監劉瑾等八黨盡惑扇姦乞真于法大學士劉健等皆顧命元臣宜勉留

名臣錄續集卷四

三

委任以圖治功疏入瑾大怒都御史劉宇嘗憾公黜其所私復陰嗾之無何瑾矯詔盡逐善類遂目公為黨罷歸復誣搆以罪三罰之栗然怒猶未已又假徵文建繫錦衣獄窘辱百端公凝然不為之動按驗久之無所得乃坐以微罪放還

瑾誅起為河南按察司僉事陞福建副使皆職提學所至敦本抑浮士風丕變在河南士民遭巨寇劉六等之慘凡數十人死于節義既舉以聞且錄其親屬之可教者于學在福建莆中二陳公繼之彥回建文中俱以節死為立祠祀之

召為大理左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處以卑幼擅用財律比常人減等公上言律之所減本指竊盜蓋以財



物輕而倫理重今犯強劫乃人倫大變宜從強盜論上

己卯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洋六月抵任是夜聞逆濠稱

亂詰且與守備陳啟賊之策詞氣侃侃或勸公少晦為家

族計公曰人臣之義知有國不知有家族遂具疏請兵傳

檄達近同與義舉有曰即累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

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

奮徵崇明舟百餘水兵千人募勇士合操以援安慶濠阻

而避陽明王公既擒濠檢濠籍公卿多餽遺賀啟惟公介

然無染

皇上入繼大統召入內臺以平濠功賜金幣陞右副都御史

時治化維新風采肅然見素林公語人曰劉成栗真都御

名臣錄續集卷四

四

史也

並鄒守益撰行狀

改刑部左侍郎適科道劾席都御史賑濟無法席具疏辨

上命公與內監及戶部二三臣往核之得其屬之欺蔽及

慢事者悉治以法歸奏賑濟雖未萬全而勤勞頗效言官

雖未核實而忠鯁可原 上賜羊酒兩釋之丁文秋大獄

事起公先已奉使楚藩不預審錄至是亦下獄竟以冠帶

閒住

公學一主于誠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可得故終

身無浮詞偽行孝文信讓時靡聞言居官一志公家嫉邪

秉正庶潔之操始終不渝博通載籍尤長于天文地理凡

軍謀師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惟所用之 並誌

公為御史秉正嫉邪坐論救言者落職起為提學副使歷至

卿佐端方清白終始一致蓋近世之所難也 續記

### 伍文定

字時泰湖廣松滋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兵部尚書卒

贈 謚

公生有膂力善騎射知兵法議論慷慨氣屹屹不能下人初

為常州府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後起陞嘉

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為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

此各無芥芥時兩賢之 漫錄

公知吉安府吉安江右大郡民好訟鄉宦林立事多掣肘最

號難理公平心率物搏擊豪強撫安良善郡中稱治

正德七年江西賊王浩八等聚眾攻劫徽衢等處地方勢甚

名臣錄續集卷四

五

猖獗總制軍門調都指揮李隆領軍兵公領民兵勦殺李

以公文士易之每屯兵以險處與公一日屯兵半山有賊

自下分二路來攻一支由山前上將及公未戰一支由山

後繞出公背欲使公腹背受敵易于取勝蓋不知公先已

設伏山頂望見後賊敵住前賊見後賊不來遂走公乘勝

追殺大敗賊徒山後賊亦不敢上而遁公用兵能料敵制

勝如此李由是大愧服焉 沂陽雜記

正德丁丑南贛橫水桶岡並寇稱竊名號 朝命都御史王

公守仁討之公至會諸撫按兵備命都指揮許清等各以

兵千餘分道入會于橫水守備指揮鄭文等以兵千餘分

道入于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以兵千餘分道入過奔衝

公自率推官危壽等兵直搗橫水為諸軍先破橫水諸巢



二十有三又以守備副使楊其各益兵急攻連破旱坑諸巢二十有三公欲乘其敗諭之降伍公率兵冒雨登鎖匙龍賊遁據絕壁以拒伍公兵繞出賊旁諸兵乘之賊奔十八磊次日伍公率諸兵合擊大敗之遂破桶岡十八磊諸巢一十有五又破新地諸巢一十有一猶出其餘力急趨雞湖諸路之險織魚王之奔以應湖兵之衝突賊乃盡平斬俘魁從謝志山藍天鳳等凡五千公之功居多焉

甘泉撰平賊序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寧王宸濠舉兵反殺孫許二公遣兵攻九江破之順流直抵安慶以兵圍之濠舟千艘薄城外軍容甚盛人情洶洶會濠遣僉事潘鵬捧偽檄說降指揮崔文於城上斬鵬僕支解以徇人心乃固城守益堅賊兵

名臣錄續集卷四 六

亡者過半濠乃還保江西先是巡撫南贛都御史陽明王公適往閩勘事至豐城聞變回舟急趨吉安與公謀起兵討賊公言于陽明日兵法攻其所不備今濠既出當先攻南昌破其巢穴彼必回救我師邀擊取勝之道也陽明然之十八日陽明發兵臨江十九日誓師焚勦西山二十日兵入省城城門不守二十二日濠兵還至黃家渡二十五日公率舟師迎擊之二十六日公復以火艦襲之火燎其鬚不顧仍指示贛兵營岸夾攻于時煙焰漲天湖水盡赤殺聲震地山岳為搖濠兵解體濠遂為公部下知縣王冕所擒李士實劉養正等皆以次就俘是役也雖陽明倡之列郡應之至臨機策勝奮勇當先惟公一人陽明得成大功者公贊畫之力居多也捷聞陸公江西按察使晉南京

操江都御史 江西通志并事畧

楊月湖先生與公書曰勤王之師陽明公倡之執事應之執事倡之一郡應之一省應之至于推鋒陷陣賈勇先登則功之次第大小在社稷在生民天下之人所宜共賀而其復致其私者以事非神速使此賊坐大吾省尚有唯類乎吾邑最為密邇又尚有唯類乎所以不能已于言也 月湖集

公嘗語人曰寧賊之敢于肆惡者以李士實劉養正為之謀主腹心也此賊欺天虐民無所不至桀紂莽操不是過也蓄逆已久必反無疑但不知發于何日而二人者吾亦不知其死所也當是時濠勢焰薰天綱之者死孰敢議其非者而公能先識而昌言之明年已卯濠果反以士實為太師養正為國師夫士實者舊大臣養正道學貢士乃甘心從逆並遭屠滅而濠亦竟為公所擒舉不出公之意料昔張曲江識安祿山之反史氏誇之公之先見殆亦無愧于曲江者歟 紀聞

名臣錄續集卷四 七

公資兼文武豪宕不羈然崇尚節義喜談兵法在吉安大新文山祠宇時出瞻拜自公退食輕裘緩帶射隼投壺悲歌長嘯息起古人而與之交聞地方有警奮勵激發有擊鼓其鐘踴躍用兵之意隱然儒將風致故其名位亦以武功顯其荆楚之奇士也哉 事畧

### 章拯

字以道浙江蘭溪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工部尚書



公宋相得象之後生而穎慧授以句讀數過輒能成誦雙瞳炯然視日不眩人異之世父楓山翁授以易學講說輒能潛思究繹期年盡究六經之旨楓山翁曰此非凡兒也舉子業不足以盡之勉以聖賢之學 行狀

初為工部主事管理沽頭間有遺愛民至今思之改刑部主事時逆瑾盜政士大夫重足不出氣公以決囚不白于瑾下錦衣獄兩月謫判廣西梧州時夷獠數百嘯聚馬平為地方患上下驚愕公單騎往諭開以 朝廷大義獠遂解散 事畧

河決山東公以都御史往蒞其地二三喜事之臣欲別開新河公以為河性靡常猛悍難制豐沛之淤塞因黃河之旁衝黃河之旁衝因上流之未濬今宜疏黃河以殺其勢築

名臣錄續集卷四

長堤以防其衝然後挑通沛漕自無淤塞之患不過費十萬緡自可成功且黃可為患已非一日智者不與水爭地惟其順而導之而其激蕩變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淤皆隨時救患者也弘治初河決荆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藩孫家渡趙皮寨等處而後荆隆黃陵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減河怒之驗也况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堤以禦河患亦既有年為今之計惟於單曹一帶為堤以禦之不使淤漕渠耳烏可輕易資朝廷之錢糧絕閭閻之地脈變丘陵以為下舍川澤以為高哉若曰神河巨測則固非力所及必欲別求遠圖以蹤陳宋之蹟則新河一開非棄數百里之田為巨浸不可以為河也疏上朝議不協以

姑蘇盛公應期代之竟不底績 行狀

進尚書大學士桂文襄公一日延六卿議事出海運一疏商之眾莫能難公曰海運比河固易但有風濤沒溺之患且天津等處近年海口淤塞自古未聞有浚海者桂遂止給事中夏言請分祀四郊 上下其議群臣以為 太祖始于鍾山之陽合祭天地繼從儒臣之議建壇分祀甫及十年復以分祀致異合祀兆祥乃於泰壇構殿復如初制雖非古禮之經實出 聖祖權宜制度已定 列聖相繼遵行固為我朝經常之大典矣臣聞 聖祖先民而後致力于神今四方多災三時不務餼卒且致相食民未給而乃先于神乎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夷狄無義北虜數寇邊境 陛下雖遣將撫師而虜未遠遁人懷危疑戎未振

名臣錄續集卷四

九

而乃急于祀乎况邇泗州石墜恐驚祖陵鳳陽地震恐驚皇陵各遣官祭告而南都 太廟棟梁朽蠹該部亦請大修三者皆非細故也 陛下銳意法古欲復三代之制亦嘗少念及此乎恐未宜決于下詔而眩群言也時宰張孚敬傳和夏說嘗街公議已因短于 上上怒曰卿此意不過以官任司空恐有所建造為避怨之計若以今時民困財乏自當如此說何必造危言險詞以恐朝廷非人臣之道公謝罪乞罷黜家宰方獻夫力為救解 上不悅而止後以祭器不如式自劾請罪遂落職 行述

公居家葛巾野服社飲農談紛華漠無所動惟聞四方災異或天文失序輒憂形于色而其孝弟忠信慎交游敦廉素汲引後進與人樂易無畛畦一出天成平生出處大節屹



如山岳嘗告人曰某在工部惟約束財力不加賦天下此  
心無愧 王大用撰墓誌

公居家二十餘年不嬰外事與人交和而有情遇事侃侃不  
避為詩文根于理而詞旨深遠嘗注明道定性書類子克  
復解以明正學 神道碑

### 楊果

字實夫直隸興化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右  
侍郎

公為文選郎中本要地居此者非矜持自異則黨植私交公  
則淡然如無有也人亦不敢干以私與人推誠任朴舉動  
拘拘足以消人富貴浮薄之態家居門第蕭然若未仕宦

各臣錄續集卷四

十一

議者重之 續紀

執事寢室如禪門可羅雀清心省事可謂造其極矣蓋本原  
之地打疊如此則於玉石菴蕪之辨錙銖分寸之較又何  
難哉雖然海內人才并包總括無所遺漏乃為盡善百尺  
竿頭尤望進步此迂疎所以納忠于知己者也 月湖書

歐溪楊先生一代名卿也其理學淵懿制行端良乃淮南間  
氣所鍾求之海內竟不多得謂空蓋棺事定之日備有所  
述以垂諸不朽昨往婁江謀之魏莊渠冀其秉筆一書莊  
渠云不得其家世并生平履歷之詳無處下手迄今取取  
于懷寤寐未忘也惟高明圖之

吳南溪與范石梁書使書

### 張潤

### 恭簡公

字汝霖山西臨汾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  
書卒諡恭簡

正德間逆瑾竊柄陵百官公卿皆俛首下氣不敢出一言公  
時為諫官侃侃引大義昌言正色與瑾爭是非瑾為奪氣  
又後十餘年國有疑獄未幾有大役群儉巨黠險狠相濟  
公譽望孚洽丰采凝峻不肯隨人上下相阿徇卒能守典  
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己者輒齟齬公公益堅持節槩不為  
動搖當是時非公為之砥柱縉紳之愧多矣乃若旬宣之  
惠浹于甘棠干城之功扞于疆圉臧否之辨昭于冰鑑約  
儉之德潔于素絲凡公懿行更僕未易數非公政學兼懋

各臣錄續集卷四

十一

能然乎今年且八十猶夙夜修檢孳孳不厭有瞻淇抑戒  
之風汲引善類疊疊不倦有君實晦叔之意昔公之隱岩  
硤也無悔心比其出也無改步今其歸也無愧容仁者不  
踰其晚節知者不眩于先幾公其有焉

淡泉撰岩樓硤飲記

公嘗言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則章句非腐儒  
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能善其後也 記

皇明名臣錄續集卷四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五

張孚敬 文忠公

字懋恭浙江永嘉人正德辛巳進士仕至少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謚文忠

公初名璉字乘用嘉靖十年 御賜今名

今上踐祚之六日即詔禮官議 興獻王及母妃尊號內閣

輔臣楊廷和禮部尚書毛澄等皆主漢定陶宋漢王故事

議稱 孝宗為皇考改稱興獻王為叔父興獻大王母妃

為皇叔母興獻大王妃 上意不然令再議時公方舉進

士觀大理政上疏以為 皇上遵 祖訓奉遺詔入承大

統非繼嗣也與漢成帝宋英宗預立為皇子育于宮中者

不同不當後 孝宗以叔父稱 興獻王宜別立廟京師

以隆尊親之孝 上覽奏喜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

可完矣繼而桂萼霍韜相繼有言俱同總論而廷和輩固

執不從 上姑狗眾議稱 孝宗為皇考 慈壽為聖母

興獻王為興獻帝母妃為興國太后詔天下矣時公與

桂萼俱授官南京刑部主事聞之亟上疏言 上不當為

人後 興獻帝宜稱皇考 聖母宜稱太后請去興國二

字正合 上意內閣後執廷和罷去遂勅禮部加稱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 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再詔天下而

上意猶未愜也公與萼又連疏請去本生二字 上益

喜詔禮部議行於是合朝大小臣工俱赴左順門跪伏號

呼 上屢命司禮官諭之不退甚至撼門大哭聲震 闕

庭 上大怒逮繫下錦衣獄杖責削職編戍遂下詔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其論始定初公建  
繼統之說楊閣老一清時罷居京口見之云張生此論雖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雖浮議紛紛不能搖奪云

明倫大典

孔子稱號及從祀諸賢 國初太學士吳沅曾作孔子封王  
辨以言其非成化中華亭夏寅論奏云孔子宜尊道學  
宗主宜稱先聖不當稱帝稱王釐正十哲之位置寢室祀  
叔梁紇而以顏路曾哲孔鯉為配其間若公伯寮荀卿王  
弼賈逵馬融杜預之獲戾于名教者皆罷黜之弘治初程  
學士敏政有議大畧與寅同正德初祭酒謝鐸亦謂叔梁  
紇當別立一廟及欲罷黜吳澄從祀旨下禮部議率阻格

初學錄續集卷五

不行嘉靖十年公復建言 上從之詔天下去大成至聖  
文宣王號通稱至聖先師孔子大成殿改為先師廟四配  
十哲而庶諸賢悉去宋時封爵俱稱先賢毀去塑像代以  
木主黜去公伯寮秦冉顏何荀卿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  
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十三人從祀林放蘧瑗鄭衆盧植  
鄭玄服虔范甯七人各祀于其鄉以后蒼王通胡瑗歐陽  
修四人增入從祀又于聖殿後別立一祠中設啓聖公叔  
梁紇位以顏路曾哲孔鯉孟孫氏為配以程珦朱松蔡元  
定從祀各正禮順一洗百王之陋成昭代之盛典非公力  
贊其說何以臻此 奏疏

崔文敏公復呂涇野書曰生敬羅峯者謂其一心忠于朝廷  
絕纖芥私也主張大禮不悚不懾明千古之謬伸 聖主



大孝一也辨明大獄救一家十數命破散敵主之奸黨  
二也在閣九年未嘗容內臣私請政本清端三也十年不  
進一內官且革鎮守艾百餘年積弊四也吏兵二部推選  
文武官未嘗片言干預內官病故例蔭義男義姪家僮校  
尉三四十人羅峯削黜之盡五也風宦官皆知警戢省郡  
有司在京大小官不敢肆濫六也革戚畹濫官罷十八侯  
伯七也門無私謁風清弊絕八也三黜奔歸行囊惟一  
衣箱如寒儒卑官九也在位日只欲用外甥一人亦才名  
不忝餘則絕纖芥私黨坦坦平平過皆可見心跡至明十  
也羅峯有此十善生是故敬之只見偏度狹終無他也又  
云凡今之人附下罔上不足異獨賢者亦甘心焉羅峯在  
位無一念不忠朝廷無一事不為國無毫髮私身家人爭

名臣錄續集卷五

三

聖馬

渭崖文集

正德間劉瑾雖誅餘黨尚在今 皇上繼統年齡雖少英斷  
夙成待此輩不少假借又得張公季敬以正佐之盡革各  
省鎮守內臣司禮監不得干預章奏往瑾時公卿大臣相  
見無敢抗禮甚至有拜伏者自張公當國司禮以下至各  
監局巨璫見公竦息敬畏不敢並行並坐至以張翁呼之  
不動聲色而潛消其驕悍之心蓋自漢唐宋元以來宦官  
斂戢士氣得伸國體尊嚴主威隆重未有如今日者誠千  
載一時也是非 皇上之聖明與公之得君制馭有術其  
能致是哉 漫錄

壽寧侯張皇親兄弟下獄 上疑其叛數手勅問公公屢密  
疏辨二張無叛心 太后亦不知以故張得從寬與御史

皇明名臣言行錄 續集卷五

馮恩劾諸大臣公亦與乃薦夏桂洲言 上怒擬以上言  
大臣德政律久繫獄公歸而再起亦明其非上言頌大臣  
意且以言官不宜重典馮乃得戍邊有順天府學生員藍  
雲者父戍邊死雲非在營生不當補雲因忤兵部郎兵部  
郎逮至獄決意解補有同學舉人盧樞與雲友善代雲上  
書于公公覽其書曰此生科第中人兵部郎豈可以私忿  
陷一士耶即呼部吏數責釋之是秋雲果中舉公之默于  
救人類如此

公久于科第諳世故得位每事欲復 祖宗舊制行進士舉  
人歲貢三途並進法士風一變人思奮庸賢才輩出而無  
滯遺後被夏言當柄盡廢之又科舉各省差兩朝官主試  
亦復舊例且免資緣外薦諸司之弊又刻舉子中式原卷

名臣錄續集卷五

四

文字以免作小錄誤閱卷之功亦言廢之但公已丑主會  
試魁元卷甚佳刻實錄可也亦在薦諸司刻錄試錄自違  
初言可惜也 並沂陽雜識

公入閣一切陋習欲盡革之嘗奏請嚴私門之禁絕請託之  
交云凡臣之所不為皆彼之所不便也故必鼓動護口設  
為陰擠之計不陷臣于危疑之地不已也 皇上試召吏  
部問之曰張季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行取某官陞某官  
為私人開僥倖門壞 祖宗選法否乎召戶部問之曰張  
季敬自入閣以來曾專主鹽引賣膏買膏為奸商作盜賊  
主壞 祖宗邊儲之法否乎召兵部問之曰張季敬自入  
閣以來曾專主其鑽求將官任其鎮其鑽求將官任其營  
壞 祖宗擇將之法否乎有一于此臣罪當誅也 奏疏

三六三



公病在告 上親製藥餌賜之後歸山數遣官候問日望其再出御劄有曰疾愈即便來曰急來見朕未愈則曰當善自保攝曰果疾未痊便不煩以見後公卒 上每思之不置賜之葬祭加之美謚恩榮始終近世絕無也 遺事

桂萼

文襄公

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少傳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謚文襄

公自幼學與其兄古山先生私淑于吳聘君門人胡敬齋有見于聖賢之宗旨故其為學也以收斂身心為主以孝弟忠信為行以經綸康濟為業自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師田水利以及醫藥耕種之書靡不悉意講求要在契勘于心

各臣錄續集卷五

五

推之致用而可績是以前為邑也以人心未嘗不古而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三仕令尹道由一轍既而遭際聖主一言妙契大明父子君臣之倫荐承股肱心膂之托自時厥後隨事納忠上而啓沃輔翼之謀中而明揚登薦之法下而軍國生民之計凡有裨于治道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網條燦然纖悉具備凡公所為若此是豈姑試漫應者哉要皆以其所自得之學煥發于人文奮庸于帝載信非秦漢以來諸賢所能及也 唐珣撰奏議序

嘉靖初公丁王母夫人憂服闋詣京古山先生送至貴溪諭之曰 主上甚孝朝臣執濮議欲強附于為人後之禮棄而君臣父子宜弗仕也汝能救正之否公矍然起謝既而改官南都遂推此意上言 皇上聖明天縱赫然改詔而

後君臣父子之倫燦然復明于世 後序

公陳情乞休疏云臣少日從兄華受學于吳與弼之門人與弼每以人心未嘗不古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勗諸學者臣兄弟佩服而遵信之及臣舉于有司將出治民臣兄華曰吾斯之未能信可遽出乎乃令臣歸日相與講求其不失先王之意而可行于今日者以孽孽焉又六年始治丹徒歷武康成安復九閱歲夷考臣所得于父師者徵之民譬譬隨聲自謂于所治之內雖匹夫匹婦罔或不得其情者但世俗之所尚仍候人之顏色為內交要譽之資則臣切取之故凡臣之所為本非特立獨行而眾訕之來則實有由耳及 陛下召用之後臣日見 陛下藹然有關雝麟趾之意每念文武之道布在方冊由百世之下等

各臣錄續集卷五

六

百世之上苟欲行之非我 陛下必不能也於是臣之心始戚戚焉故臣之立朝三二年間凡所以明倫理修學政息邪說闢異端莫不懇懇為 陛下陳之雖犯天下之重怒而不顧也至于小民之勞苦稼穡之艱難急本緩末革弊除奸內安外攘之序實務虛文之判有前古人君之所不堪聞者 陛下莫不容而納之臣竊自喜先師所謂人心未嘗不古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者誠不可誣也然古道可行固可驗于今日矣而世俗之可畏亦于今日可以見之故臣之學似由此而可行而臣之身則由此而危矣然非 陛下之果于不用而置臣于危地亦非夫人之果于不能容臣也臣無真德實行不能調于眾口實為有負于 陛下耳 奏議



公上闕雍蔽以起用大臣疏謂內閣乃輔導之臣用非其人則幾務不免叢挫吏部乃銓選之地用非其人則賢否不免混淆陛下所以慎之又慎不輕于付託也致任大學士謝遷先朝重臣貞德素著以復內閣必能咸有一德成陛下仁孝治功而君臣之間隔可除矣致仕南京吏部尚書廖紀久職銓衡清介絕俗以復吏部必能慎簡百僚副陛下求賢至意而小人之妨賢可絕矣

公又謂今天下之勢西北之邊事戒嚴東南之蠻夷猾夏皆以上下壅蔽所致故兵革不息地方多虞臣以為岑猛之亂蓋由總督者貪功啓釁之所致也今能用有譽望如王守仁者以總制兩廣則撫勦得宜而東南之地不足憂矣哈密之警亦由撫治者處置失宜之所致也今能用諸兵

谷臣錄續集卷五

七

務如王瓊者以總制三邊則壅蔽盡闢而西北之患亦不足憂矣但王瓊才高意廣速誦招尤王守仁矜飭軍功喜談新學士論所以多沮之者然方 聖明銳志中興天下正在多事豈可置此具經濟大畧之人於無用地乎

並疏畧

武定侯郭勛提督團營暴橫不法道路以目張永無疾暴卒中外洶洶以勛致毒且言勛專橫賴永有以制之今永暴死而上方且聽勛手捏重兵提督如故此固 上誠信不疑之道然非消患未萌之計也公屢與楊一清張璠霍韜言皆不聽後又勸璠當思所以保全之使不得久持兵柄以壞國事璠復以為迂闊後勛果恃寵益橫不可制卒以致敗諸公後皆服公之先見云 遺事

仁廟監國初以軍國之務方殷慮有詐偽乃命少傅蹇義大學士楊士奇等密陳事宜賜以銀圖書各一封識其文曰繩愆糾繆固以見圖治之盛心謹密之至意前所未有也今上嗣統求治益切乃命大學士楊一清張璠桂萼各賜銀圖書二賜萼者一曰忠誠靜慎一曰繩愆匡違其獎借箴規責望之意可謂至矣

桂文襄公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古傲上不能徇時曲媚見辱于知府林魁更歷武庫成安三縣低徊十餘年未嘗以淹屈降志後為南京刑部主事遇 皇上登極議追崇之禮一言悟 主遂極峻用讀公奏議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無所忌諱至密論四事若放宮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難言者况其講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又

谷臣錄續集卷五

七

漫錄

其于進退之 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漫錄  
公已中舉 其恭一日偕詣文宣廟凡指示宜木主空稱先師空祀啓聖雖能勿齋程篁墩有議古山能信之見山能言之羅峯能行之一代正祀高出前古難得也公初知丹徒縣楊遠庵能知之獨不為林知府所喜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請避之見山亦遂棄官去後起補武庫令行時令讀法一遵古制純王之政今世所鮮惜登樞不久耳此公如久于位三代禮樂可興也其議大禮亦得之于兄舉人華兄見 詔而嘆曰豈有不肖宮中不識 孝宗面且不繼 武宗而繼 孝宗主議者亦心不安也 祖訓兄終弟及明白可信何必多贅哉必伯稱伯兄稱兄姪弟各分父子天倫何妨乎以後見山之議一



皆行之 沂陽雜議

霍韜 文敏公

字渭先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保謚文敏

公廷對時擬為狀元大學士楊廷和以公文峭直抑寅二甲第一士論惜之

今上即位之初詔議追崇大禮內閣楊廷和及禮部尚書毛澄執議以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以今上比漢哀帝及宋英宗故事稱孝宗為皇考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聖母昭聖慈壽皇太后又奉聖母懿旨上本生父母曰興獻帝興國太后公時為吏部主事與南京刑部

名臣錄續集卷五

八

主事張璉桂萼等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與漢哀帝宋英宗為人後者事體不同尊號宜據實以稱庶為得禮爭論數年竟從公等議改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為皇伯母上興獻帝尊號曰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曰聖母章聖皇太后各正厥名焉

滄江野史

宸濠既擒宦幸張忠許泰輩復導上親征公奏疏曰南征諸臣罪人已執猶動衆出師地方以寧乃殺民奏捷豺虎經過郡邑一空江西平民再遭荼毒誤先朝于過舉擢國是于將危獲人成功掩為已有張忠許泰之罪大矣

通紀

公以明沛之識弘博之學嶄之氣昌大之才舉天下而鼓

舞之殆山川間氣靈炳之所發洩而鍾焉者也公蓋繼曲江之後曲江既相不免于李林甫之猜忌功業弗究識者大以為憾公之踪跡大類之世或謂公議論多過激夫中正者道也激者時也道雖無激而有時乎為激渭崖子之激激于時也觀其時證其言息過半矣倫以訓文集序門人梁大畜曰霍文敏渭崖公之集疏凡若干卷大畜得備觀之首陳三劄次論大臣封伯次論六科褻服皆時之所建者也在宮唐則究積弊任大臣儲材裨治條陳國家容典謂法祖即可求治鑿鑿可據再觀公之序記書傳謂君不得正禮臣不敢侈榮告西庄墓不求恩贈與朱二守馳詞執禮不忽正路與張羅峯秉衡筦政不徇所親冢山屢書掌邦治公清信敏黜幽陟明掌邦禮嚴和雍肅紀法是

名臣錄續集卷五

九

守公自幼師孔孟以居處恭為則自心所發以應于外處天下事皆以公明臨之而無所越所獨得者為疵周禮禪伍象山學宗程朱而定之訓刪裁詩傳以紀精蘊道德性命究極精微發前聖所未發嘗自言曰諸可言者孔孟言之程朱發之世之人立標題門戶勸聖賢偏主以為衣鉢小得失自一念而身國天下皆足以垂式彰範繼往開來其造詣之深而文章煥然公誠無愧大丈夫矣又曰觀公不就秩宗寵命至再至三於禮有當因典在必守者則陳善閉邪堅議不變下之詔獄侃侃據古從今為重卒動天威悟聖主以無虞挫公宗族立訓矩合塾敦恩對妻子言不及私平生未嘗探金寶自猶子以至同氣禮秩如一任子思子受之立廟斥廩置田于以合渙統散



焉

嘉靖初公為詹事奏劄曰臣聞漢文帝入繼大統首問每歲  
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文帝此  
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  
蒙首召戶部問之曰祖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內府  
需費幾何百官廩祿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何  
藩封祿米幾何內宦月糧幾何較之今日歲計所增幾何  
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夫昔也所費所  
出不有倍蓰于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愈極蓋有以處之  
乎次召吏部問中外文職幾何次召工部問各監局歲費  
物料幾何各以祖宗朝額數較之今日增加幾何命六  
部皆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搏節之思自不

名臣錄續集卷五

十

能已心由此正慾由此窒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矣  
史氏曰按霍文敏公此疏惻惻憂國愛君命六部開具大  
數揭帖置之黼座朝夕觀覽使君心昭然惕然於其故必  
不敢侈然以自肆而思所以制節而變通之此誠納約自  
牖不戒以孚之妙其有益于國家生民非淺淺矣

公見京朝官有罪輒命錦衣官校擒拿拷問上疏曰天下刑  
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兼刑獄橫撓之越介冑之職  
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尚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  
扶漢鼎宋祖敦廉耻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士爭死沒世  
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而已足見今之喪廉耻賤節義者眾  
也顧不係所養乎士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  
衆執之脫冠裳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

幽汗獄剛氣由此折盡矣下亦甚乎使有重罪或廢或誅  
可也乃募脫汗獄朝立清班解下拘繫便披冠帶使武夫  
悍卒指之曰某也吾辱之矣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遂無  
忌憚君子遂昧良心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少  
節槩之士也伏願自今錦衣衛勿治刑獄士夫有罪宜諫  
則諫宜廢則廢宜誅則誅宜贖則贖勿加笞筆勿加鎖梏  
以培養廉耻以激厲節義此于世道甚非小補

並通紀

嘗讀空同子上我 孝宗之疏矣其切也不迂其實也不浮  
其明也不晦其有括也不鑿其舉大也不煩可以攝邪可  
以翼正可以濟艱可以弘化郁郁乎賈傳之烈惜乎 孝  
宗上賔未見諸用有遺恨焉公之出適我 皇上紹統御

名臣錄續集卷五

十一

極選彥登傑考修典章協和邦國之會每疏上則 聖心  
允乎溫肯慰慈頒諸臣工傳諸天下其視空同之遇何如  
耶

疏要二卷先憂如訟精理如敬輿蓋直如表聖 並疏要序  
侃侃文敏直毅無前意垂程馬業喜固遷黜亦甚顛諛非少  
年奇踪穎脫飛辨河縣累書交疏謂非我職政資清議理  
賴皇極憤或詆口義或形色過惡揚善矯枉逾直昔胡從  
宏今乃嘆老淹速殊途行遠一道堅冰不遲包桑宜早乃  
圖聖功勗哉師保 名臣頌

皇明名臣續錄卷五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六

### 王廷相

字子衡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

初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忌觸諱謫判毫州陞高淳知縣尋授四川道御史巡按陝西鎮守太監廖鑾扇虐關中公隨事禁革廖仇恨提學京圻會中官王劉董納賄屬事公焚其書王劉共計陷適廖誣奏公釋憾遂合力構公下制獄謫顛榆縣丞開老計謝撰墓誌巡撫四川覃威布信撫輯有方沙保向訊倡亂公往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遂安

各臣錄續集卷六

陞南京兵部尚書革內外守備各監局科尅役占諸弊軍民如出塗泥中以魏國守備年久宐如各處文武官推代表奏入 上遂更置

陞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督團營兼掌院事慎選差明憲體以臺政分條類奏 上允行中外改觀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其於營務修舉廢墜明作士氣無敢私役科害者會吏部兩考察京官三考察外官皆公簡嚴當去徭奔苑歛跡上幸承天公具疏留駕不允命公扈蹕時蒙召問沿途勞費狀公以直對裁省甚多九年考滿加太子太保有玉帶廐馬之賜

翊國公郭勛諸不法事覺朝廷因詰其領營勅連公名遂令罷歸抵家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途事時遊東園會各

葛巾野服訢訢焉臺諫交薦為戶書再舉兵書不報及卒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流有庇民之德繼主之誠宜加卹典不報

公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為先御下則公直不虐有益國是雖負天下之謫不恤蓋識見中有持守持守中有精力義理堅定隨事而應故雖累遭下獄鼎斥震撞搖掣可憂可拂之勢互交目前而志氣不可奪也論者以公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類青谿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若方之古人則宋李沆之忠毅魯宗道之骨鯁二陸之理學蘇黃之詞藻皆可擬也 並誌

各臣錄續集卷六

浚川先生王公少負經濟之畧已究造聖之學入登清言出牧甸邑藩臬宜力方鎮經營利刃割不格于盤錯良弓發咸中于正鵠暨長內臺治禁兵卿士服其絮履朝廷咨其大猷三考陟明加秩太保銑辱公之交四十年誦厥富篇瞻厥素業名哉命世之儒 崔銑序

頴南杜樞序公家藏集曰以予觀于是集四言若風雅五言若漢魏騷若屈宋賦若班揚律絕若沈宋諸人而文之氣魄法度本之六經談之百氏理道彙倫章章乎備矣雖左氏司馬子長殆弗之過也其道體諸篇蓋自思孟之後稱獨步焉昔李杜以詩名韓柳以文名程朱以理學名先生乃兼有之

公與張元傑都諫書云承集議大禮之教僕不敢放言但禮云適子不後一子不後大宗不得奪小宗今然乎不然是變禮矣以禮之變者處天子而以禮之常者處天子之父



而曰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可乎不可乎利天下之尊... 然使其親絕祀使今議禮諸君子與吾執事自處其父母... 將且為之乎僕意不但諸君子與吾執事不肯為凡有仁... 愛之心者決不肯為矣此于治體所傷不細不但係一時... 文字得失而已也蓋既以變禮處天子亦當以變禮處天... 子之父此為適均漢宋... 代事情與今迥然不同豈可執... 一而論此在當國者一轉移之間可以立萬世之大防執... 事今在議禮之次漫以此義奉助

與張羅峯閣老書曰公受知 主上雖古昔嘉譽之賢魚水... 之權殆不是過飛 詔再起 聖心奉奉所毗賴益篤矣... 伏自大賢弼丞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閣穆祛除精華... 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

名臣錄續集卷六

三

矣此固 主上聖智聰明總攬軋綱所成而公即心啓沃... 秉獻入告之功亦不為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 治病然切毒之劑既投沉痾之病已脫脉息內融精神外... 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為急... 務耳然安靜工夫僕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 主上操... 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日前 並浚川集  
公嘗曰大識者外偽不能累大氣者外侮不能動大德者外... 物不能遷又曰權所以運國勢紀綱所以繫國脉人才所... 以主國命故國之不亡者三權不下移國不亡紀綱不墮... 國不亡不用小人長國國不亡又曰迂儒強執不識古今... 之空鄙儒依阿不顧國家之計俗儒淺陋不達治忽之幾... 皆不堪委任人曰儒者貴識義理貴識治要識義理則父

子君臣之道不為識治要則興衰成敗之幾不迷又曰志... 不存乎天下者不可以言用道不本之經術者不可以言... 治政不要之安民者不可以言仁時皆以為名言

浚川先生嘗作慎言十二篇深探隱化暢發玄旨學者莫不... 諷誦之又作雅述二篇悼後人之襲迷示行者之曠途修... 身理國之具循殺蹈實誦辱充于先生四十載論心談義... 商訂箴規至忘爾汝不特形骸先生秉介履素推枉犯難... 在困忘憂在達忘樂就文味道少勉者化故能闢已塞之... 路昭不礙之燭焉 辰果序

公氣類元不能撓久縮院草風表百司凜抑奔競有要地眾... 越禮趨之公獨不往晚尚玄術群小所慚者以是點之

名臣錄續集卷六

四

### 何瑋

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

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懇辭不就

公為諸生時懷慶太守王公瓚見公文曰是何止解元起世... 之心聖賢之徒也遂遣子受學焉 上公墓誌

公發解中州登進士入翰林為編修值逆瑾用事求去瑾敗... 召命復職以經筵進講忤旨被謫遂乞歸養嘉靖初起為... 浙江提學副使陞南太僕卿晉工部改戶部踰三月又... 改禮部非所願也再疏乞休薦者交章欲留京調理公懇... 疏始得回籍不踰月復以薦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益... 非其志又懇辭至再復免公非過于求退其心有非人所



能測也

公家居處舍不過數椽敝衣蔬食日以觀書玩道為樂當世  
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至屏從造廬  
雅談終日 並柏齋集

崔后渠與公書曰別公十年學無一成但此心不敢有愧于  
冥冥耳世道日非人為榮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如公之  
立而不挫何可得耶

御史毛鳳韶奏疏曰 陛下近准禮部右侍郎何瑋回籍養  
病以遂高蹈之節以長恬退之風甚有補于 聖治但中  
外咸謂何塘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風庶幾忠貞足以勵貪  
懦邦禮之任允宜斯人恐代之者未能過之則屢更數易  
似于國體未宜如蒙愛惜人才改命在京調理病痊供職

贊 陛下中興博博大之治以返淳古敦朴之風必有賴于  
斯人矣

浚川王廷相題公疏云竊見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何  
塘道純行修通達世務與之咨論政事據經按史檢括參  
合不迂不執卓有劑量且於天下之物淡然無欲自一身  
之外視之漠然雖衣裳冠履具飾而已即此一行可以滌  
清濁俗庶勵貪鄙况所學足以裨佐治理乎此通今博古  
謨謀廟堂之臣也

公為翰林古朴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  
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位通顯又復乞歸杜門埽跡雖官  
司禮餽悉卻不受其于貨利若將免焉 續記  
公篤遵古訪雖世局變推而公不受染逆瑾熾威群僚入見

有跪禮公獨挺乎自立瑾大恚然止奪公官後起督浙學  
尋致仕張羅峯當國甚器重之舉劾 聖治期大用之始  
入京胥賄輒面數張十三愆眾為愕然 國琛集

魯官鐸

文恪公

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進士仕至兩京國子祭  
酒卒謚文恪

公未第時遊學荊州時工部主事關中王瓚權稅于荆見公  
文謂之曰子三楚奇才勗哉會元可得也後果如其言  
王開封傳

公弱冠游邑庠提學副使薛之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弘  
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等改翰林庶吉士少師李

文正公東陽雅重之授編修預修 孝宗實錄 武宗踐  
祚詔諭安南公克正使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  
其儀禮諸所醜遺悉却之文人稱嘆

遷國子司業進南京國子祭酒改北京屢歷成均其教主于  
理道不屑章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宿弊給紳  
欽仰 並河志

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錄名德以重士風疏曰祭酒師儒  
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  
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為祭酒  
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輩人為國儲賢以  
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約質渾晦志尚清純道足以鎮  
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登華展弊正育賢成德振



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弘治間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頌美 陛下亦將同 孝宗矣一時撫按諸臣暨兩京臺諫論薦先後以十數於是推卿佐者五皆不應年六十七卒撫按諸臣以恤典請詔賜祭諡文恪 林公素議并河陽志

公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掠民牛馬或給為公家物必釋之其感化如此

公會試北上家僕荷擔驅驢以隨遇大雪夜寒甚公必令同寢處同行者非之公曰彼亦人子也其忍令獨寒哉其厚德如此 並遺事

名臣錄續卷六 七

公得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築亭雜蒔花木為游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為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已有園集

編修童承叙狀公行曰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傾動朝野年不及期頤而清德粹言垂式後昆究其所得不在尺寸間矣

山佳銑

文敏公

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禮部右侍郎卒諡文敏

公由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劉瑾擅權改南京吏部主事歷陞南監祭酒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再陞禮部右侍郎後屢起不果用

公著文苑春秋四卷凡百篇法尚書紀厥綱要其篇冠之序法詩以表見作者之志省曾讀而嘆曰美哉茲撰乎非王佐之才不能與此誠理國之金鏡瘳世之良方也其編者漢至元而以 高皇帝中原撥終焉者以見否極而泰聖朝萬世之業幾治此也命曰文苑春秋者其文咸出于史以獲麟之志名之耳公性淵醇清邵卓然鍾儒燕居著書者數年若易象春秋傳說皆仲尼之心也 黃者會序

名臣錄續集卷六

公自少負奇器賢探聖接洽洽修滌昂藏世不欲自詭于俗洽涉典訓繕心旨歸廣授徒以師道自任其肆為文辭亦瑰璋自發不襲人居翰苑以爭禮罷職履起為侍郎 國琛集

公嘗言碑誌盛而史廢矣唐詩盛而教亡矣盛創具而友濫矣表箋諛而君志論矣封誥儷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費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難矣 又曰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餘又曰賢士大夫始勵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凶失乎急論議則累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黨則崇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盡事又曰學不至道乃真行也道不法聖乃曲塗也聖莫大于夫子道莫切于倫



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履定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參驗之詳可矣 並松窗齋言

公作述居住者崔子舜五堂之廬退修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為園舍背有渠水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于舍入于高平渠已崔子被召修史遷長泮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圃一區有田二夫水可澗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闢微章續綴文訊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與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

各臣錄續集卷六

九

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狡而天矣况乎好新而以常為陳重異而以恠為奇陋統綺而衣麗毯厭膾炙而食蚺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醉醲飽鮮者且有伐生之患况于蚺蛤哉吾見其驅民于疾疾而已

舒翰撰與林泗州書曰所示崔司成欲表章胡子意善崔公古學芬心師之久矣故所見畧同胡之純粹疑於薛過之而薛之比則蔡虛齋亦其人也不知執事以為何如崔公以為何如生欲來春歸時為蔡請謚雖不必當道者可否亦庶幾後進之士少有提撕且讀其書考其行可以為他

日建議者張本唐虞世遠雖自名大儒者無復讓德之意如崔公者良不多見也林見素楊遠庵王陽明吳東湖此皆好善樂士為一代之表表者然亦不免自家先據地位要之還是韓范一班人物但若虛齋之見善即欲然自以為不及稍不同耳崔公似有此意不知吾兄取友當世亦論及于此否 梓溪遺文

浚川王公稱公才識明達允負經濟

### 呂柟

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正德成辰進士第一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

公垂髻入學輒有志于聖賢之道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莊誦

各臣錄續集卷六

十

祈寒盛暑不越戶限足寒則藉以麥草而已年十四應試臨潼貧不能僦館宿新豐空舍夜夢老人自驪山下謂曰爾勉學後當魁天下明日獲試超補廩膳生屢為督學遂菴楊公虎谷王公所拔又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大進

公為修撰時劉瑾竊政橫甚西夏亂公疏請 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則禍亂潛消內外臣富貴可常保瑾惡其直因嘗却賀禮又不往見欲殺之乃乞養病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直定不得其過而返 並馬理撰墓誌

公歸五年以言官論薦復起供職於是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咸和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 太祖一舉而取之 陛下不可不深念也或謂公曰元主之



戒無乃傷于直乎公曰賈山借秦為喻漢文帝尚能用之况主上之明聖不為漢文者乎

軋清宮災應詔上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

寢預圖儲三曰郊社禘嘗祇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

顏順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各處鎮

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乃復引疾歸

公前後家居者十年謝非義之餽剗請託之跡門庭肅然無

異寒素今天子即位詔起公入史局纂修武廟實錄

上御經筵公當進講上疏請溫尋聖學其畧曰學貴知要

而力行故慎獨克己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伏

望尋溫體驗甲申四月奉詔修省上言十有三事皆格心

責難之言頗過激切遂下獄謫判解州

各臣錄續集卷六

十一

公至解會知州病卒公攝州事恤犛獨減丁役勸農築築堤

以護鹽池開渠以興水利建解梁書院以訓士行呂氏鄉

約以厚俗政舉化行轉為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瀕行士

庶數千送之河干不忍舍哭聲震野公口占云試聽黃河

東岸哭為官何必要封侯 並王九思撰墓表

公為南太常時內閣張羅峯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

獨不往時羅峯甥王激亦仕南都眾與結好公禮接之外

無交言羅峯屢欲退公不果

公為禮侍時霍渭生為尚書適羅峯病婦卒霍約同祭從徵

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峯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

此倘不附私黨奸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霍衛之後

見霍懸榜都市暴夏言愆公諷收其榜已請榜外事弗答

以善語之至是屢語不合又所說不從復有一變為正人之語公兩入覲夏累詢霍愆公弗應以大臣當容才答之故霍疑公黨夏亦疑公黨霍霍陰短公于朝夏亦陰外公後霍死夏去公之心卒莫之明也故仕止此 並誌

公在南京日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為發明講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庵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何害其為同哉學者不負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耳竟于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

各臣錄續集卷六

十一

公內克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適其直官里貝不淫貧賤不後戚武不屈者矣君子方之程伯子豈不信然哉 薛應旂撰傳

本朝學者見道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觀于讀書錄可知也乃至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

令德不忝文清至于著述公則為盛其大者若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四書因問

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識指來學之迷途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墓表

先生今沒已久門人列在仕籍者殆徧海內凡敦本欽華篤行好學恂恂然去空談者即不問可知其為先生門下

士也以故諸生為之語曰當代非無儒先生則為真儒當代非無學先生則為實學海內以為確論 著存錄



公卒大學士介溪嚴公時為宗伯言呂侍郎有道仁人也疏列其美請謚與祭比崔文敏公不報 存荷稿

### 邵銳

### 康僖公

字思抑浙江仁和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太僕卿卒贈副都御史謚康僖

公為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遂幡然檢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元清最先知厚為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脈嚴理欲之辨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此學者病根苟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名臣錄續集卷六

十三

公魁禮闈奄瑾虐熾方熾同年多請往謁毅然却之曰可使天下後世謂進士謁中要自斂始耶卒不往及呂仲木為狀元亦不往謁輿論並高之 並家傳

公初舉進士改庶吉士時值逆瑾專政因其黨內閣焦芳子黃中冢宰劉宇子仁亦在選傳內旨俱授翰林編修非其志也瑾誅有詔革傳奉官併及公改寧國府推官 行狀

督學江西謂故太常黃子澄死建文之難久未祀督學福建謂漳郡教授陳思賢率其徒吳性原棟應宗林珏鄒君默曹廷瑞呂賢六人為德君哭臨于堂事聞械忠賢至京師二人者皆以身殉事久湮沒皆命有司立祠祀之

為廣東石方伯急于撫字而累于身謀嶺表歸裝輕約如去時左轄山東一年每嘆事多掣肘然恒欲主張國是振起

士風救十一于千百邊餉漕河事安多所參定賦役之弊更其甚者民大便之

公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 今天子勵精更化群哲剴劇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為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即援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與革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

桂文襄公為武康令時與公厚善及居政府嘗賂公書竟不答首相聞其名數欲見之卒不往有以相意來風公者第答曰有命按閩時持法不撓後為有力者所銜以是妨于柄用 並傳

儉庵梁公遷按察使公勉之曰大吾心胸以集眾善廣吾耳目以宣群情贈韓愈憲汝節之言曰克之以量罔有弗容守之以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進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為方伯贈以言曰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舟學之至也而後可以勝大任先民所以建業于商周者蓋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

名臣錄續集卷六

十四

公每厭世俗頌贊表誌諸作多溢美嘗為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我死不求誌刻石與列俎徒為泉下媿平生為已之學樂見于此矣 並遺事

公試春官第一即知義理之學為江西福建兩省提學咸以正學從事教先德行藝取理講樂陳古詞祠表忠烈士類宗之性光明純粹表裏洞徹居官行已交友接物一以道



義廉儉官至方伯卿寺門第蕭然其恩蔭讓其伯兄之子  
尤人所難者以病告歸卒天下學士惜之

續記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六

終

名臣錄續

卷六

十五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七

陳鼎

字文相山東登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浙江按察使

陞應天府尹卒

公之先世為宣城人高祖迪建文時為禮部尚書靖難師起

迪與太常卿黃子澄兵部尚書齊泰等上疏論大計文

廟繼統召迪責問不屈死之子孫因戍山東故公為山東

備遺錄

公舉進士為給事中以名節自負侃侃直言無所畏忌大有

聲譽正德中宦官廖堂鎮守河南貪虐暴橫民遭荼毒其

弟鵬附逆瑾作威尤甚子鑑正德庚午冒祥符籍入試餘

名臣錄續集卷七

姚編修孫清失官依鵬為代筆鑑遂取上第踰年公發其

事劾之除名直聲益震廖大街之會流賊起條陳弭盜機

宜與巨璫爭辨不撓坐是繫獄罷歸嘉靖改元 詔復公

官陞陝西叅議撫治商洛時逆賊猖獗聲震三輔公悉平

之擢副使兵備延綏番夷叛化三十餘年公至撫馭有方

番夷帖服後哈密事竣擢公浙江按察使 山東通志

為浙江憲使凜凜持風裁藩臬諸公咸敬憚之舊都司官與

藩臬同出入宴會公不許且不為禮都司官大以為憾在

任廉介正直門無私謁禁和買戩夷姦上下畏之如神不

久得寒疾既革忽起坐榻上舉手墜空拱揖若迎客狀家

人問故曰楊憲長來請我交代為城隍也言訖而卒成化

中山西楊承芳先生為浙憲使廉公正直後陞都御史卒



相傳為杭郡城隍今公云然則生為直臣死為明神英靈不爽理固有之也 海上紀聞

公系出忠貞秀鍾海岳其昂藏激烈直與泰嶺爭衡而雄文藻思殆海錯蛟犀輝映宇宙是故出入禁闈批鱗觸禁雖濱九死而不移是故發諸事業皆磊落峻絕斬然名世公名鼎別號大竹者志節也故今集仍從大竹云 陳芹山撰文集序

### 韓邦奇

字汝節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卒 謚

公性剛直尚節槩初舉進士值劉瑾亂政朝士奪氣同年多

各臣錄續集卷七

往謁之有約公者公卒不往為時所重

公為浙江按察僉事分巡杭嚴獨持風裁凡鎮守并織造中官有所求為于有司率裁抑之積忤既久後因富陽縣產茶與鱸魚二物皆入貢採取時民不勝其勞擾公目擊其患作歌曰富陽山之茶富陽江之魚茶香破我家魚肥賣我兒採茶婦捕魚夫官府拷掠無完膚皇天本至仁此地獨何辜魚兮不出別縣茶兮不出別都富陽山何日頹富陽江何日枯山頹茶亦死江枯魚亦無山不頹江不枯吾民何以甦後被鎮守奏公作歌怨謗阻絕進貢逮至京下錦衣獄視其官 並海上紀聞

公初被逮時杭府縣贈錦衣官校金祈途中寬挺公斥之曰危則危耳何以金為乃公府縣贈公路費公悉揮之挺挺不

屈直烈丈夫哉 沂陽日記

嘉靖初以薦起公山西參議分守冀北先是公弟邦靖亦以是官分守威行惠懷甚得士民心公既下鴈門士民父老園告于公曰先使君之治誠善矣願使君守而勿失感慕咨嗟有泣下者後公所行一無改于舊民甚安之是歲仲冬之變公夜出撫眾眾先率兵來告曰使君天心我眾安忍加害來者恐驚動使君奉衛耳夫靖既去而大同之人追慕如此感恩嘆息于夜半捨擻之際亦可以徵靖也已 王九息撰傳

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間日以廩米易肉一斤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二小青衣侍立三司官入揖議事數語而決公庭如水不聞履聲諸王府總兵武衛官俱相

各臣錄續集卷七

戒不敢犯 張鰲川言

在南京兵部廉簡鎮靜寡于交接雖六卿同列亦罕往返每拜表 聖誕令節赴禮部行禮禮畢孑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人方之軒司寇惟行王家宰九臯云

公性好學老不釋卷尤精于律數所著律呂直解并樂書數十卷行于世 並海上紀聞

公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遵奉先生及闔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為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奉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為之立孝弟之碑為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不解衣不滋味者二月餘形且瘁靖寤曉之公



泣曰吾弟意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為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絕宿客遺生事哀經蔬食祥而弗解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王翰撰維楨奉公書曰數承翰賦皇棟難任就使獲諗台體嘉豫倍于曩時天之佑人國必因助安老成如此乃茲喻中顧自引棄謝因圖歸休則聞者弗信之矣且老臣禪國在譽望伏歷奸邪謀猷論議足以定難而解紛彼勞勞趨走奔命効力于手足耳目之役者斯一命之士之職也昔

名臣錄續集卷七

四

需子之對文王若以臣捕獸逐麋臣誠老矣或坐而策事則臣尚少此可以今日驗幸徐計之以從人望

又云今翁釋褐歸里也凡懷公家念者咸以為國有老成輕重以之豈空固引求去而不恤其他此其言非不然第論大體不識時變耳公今在靜居中私自追數自嘉靖來所登進大臣幾何人能如翁靖幾何人則可知達人之稀有末路之難圖也故楨每見翁乞歸疏至輒以為空者此也翁位不滿才官不究施海內人士共嘆之他時當有明其志者 並存寄稿

### 劉天和

字養和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南

京兵部尚書

公為御史巡按陝西持憲秉度退奸進賢抑強扶弱興利祛害法行遠邇風裁凜然坐忤權貴乃逮繫獄發檻之日關中老倪數千哭臥轍下至有死而不悔者在獄備極拷苦乃諳知金壇縣 庫海推序

公性資在重吏治精明守湖州時嘗疏定兩則以便徵輸民到于今頌之立生祠于峴山之麓 湖州志

擢陝西提學副使關中人聞之喜曰今復得見我劉公耶比車至潼關士女迎者如堵墻至有褰簾而觀者或泣或喜曰是我劉公矣於是膠庠之士鼓掌而言曰此先生至士風不患不周漢也公乃敦本尚朴黜浮崇雅先行後文銷頑蒸蕪一時士習翕然且變山州鄙邑有交望其先試者

名臣錄續集卷七

五

庫序

西戎諸蕃在 國初秉忠效力惟中國之命是承成化弘治之間不啻編民矣承平日久駕馭或失其道戎落有弗悅焉及與師問罪則應之曰先朝視戎如子災與之恤患與之禦今不敢望其恤與禦也且乘隙殺戎以為功部落遭外侮方襄首以望中國之援也乃復若此戎將奚從浸淫日久至戊子以來洮有板兒若籠納即打魚岷有刺即粟中占藏之變大肆猖獗至庚寅劉公天和以右副都御史受命巡撫陝西視邊至岷練兵儲糧師旅大奮西戎震懼望風納降據誠悔過者凡若干族公推誠布信戎乃大悅矢不敢忘中國大義一二強族有負固者諸降戎自攻勦之盡滅其種戎方悉平 呂溼野平番記



上德已巳河東决沛縣飛雲橋入運河嘉靖戊子治水者通  
疏開封趙皮寨口道河南由亳泗歸宿分流入淮以殺東  
流水勢已丑飛雲橋之流北徙魚臺之穀亭勢將及濟寧  
舟行開面一時順利而潰决堤岸衝廣河身廢壞開座阻  
隔泉源自濟寧南至徐沛數百里間運河悉淤運道阻絕  
朝野憂虞于時有引黃河濟清河二議莫能决時公以右  
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曰吾誰適從哉吾惟審地形相水土  
之宜計工役權利害輕重任勞省費以求無負于國無病  
于民爾吾何容心哉乃博采羣議躬行相度自趙皮寨東  
流故道凡百二十餘里而至梁靖全河底視南流高丈有  
五尺自梁靖至河口東流故道凡二百七十餘里而始至  
穀亭已悉為平陸曰道遠費廣河不可復道矣乃議惟濟

名臣錄續集卷七

六

淤修開以復先朝成憲為便乃測淤淺深度河廣狹淤以  
尺計工以日計定番休以節夫勞兼雇役以省民力復議  
濟南旺淤淺以免盤撥築曹單長堤以防衝决復沽頭管  
閘部屬及諸閘官胥役夫公手自籌算甫旬日而議定謀  
協織悉詳備區畫程度先後條列以聞 上深用嘉納賜  
勅有竭誠體國之褒南北圻輔山東河南文武監司而下  
悉聽節制許一切便宜從事乃申令戒期分工畫地用是  
大小臣工罔敢勿協淤深泥陷不能着足之工則雜施土  
草截河築壩橫填填路下施新製塊枋方枋杏葉枋魚貫  
以濬之泥最稀陷最深者則用木筒柳斗下取俵時自傳遞  
登岸瓦礫之士則用鐵鑿沙溜之士則用塊枋山石之士  
則用鐵叉濬深泉湧之士則分番役夫車戽而後將泉深

者倒水施工濬已既深功已垂就而河廣淤深所在隨濬  
隨墮者則增雇夫役以重濬之凡開座之頽廢者悉增葺  
而修復之復植柳以護堤岸濬月河以備霖潦建減水閘  
以司蓄洩築縷水堤以防衝决置順水壩以束漫流宣諭  
上德曉以國計至重役民為不得已之故於是衆心和悅  
群力畢效百工告成運道復通萬艘畢達績聞 天子嘉  
悅晉公工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仍理河道是役也凡  
濬河三萬四千七百九十九丈築長堤縷水堤一萬二千四  
百丈修閘座一十有五順水堤八植柳二百八十餘萬株  
役夫一十四萬有奇白金七萬八十餘緡始於乙未春正  
月迄于夏四月財力不多費而功倍于昔人時日不久曠  
而効收于三月亦前所未有也 楊旦撰治河始末

名臣錄續集卷七

七

先生以大司馬兼都御史總制三邊越四稔若所駿擊若所  
鴻謨咸載奏議中稱制府奏議君子觀之有五評焉評曰  
輕車踰險強弩貫札增埤拒衝浚塹戒襲胡戰弗克胡守  
弗堅若言邊備校古宜今威戎捍虜則南仲之謀也顧惟  
餽餉屈乏進有後憂謂烏獲猛矣使枵腹操束薪且弗勝  
也况捧千鈞若言邊儲殫精竭慮危陳愁論則葛亮之忠  
也虜寇我圍為禍甚鉅小入小挫大入大劔達乎庚子之  
捷百七十年僅此一觀若言邊功褫魂奪膽埋威生氣則  
衛霍之勇也功雖細必錄罪雖眇必罰賞非濫濫罰非近  
苛若言舉劾獎美勸良策驚磨鈍則小白之公也今者  
天子嘉其勞士紳讓其美三陲頌其德四域流其聲炳乎  
煌煌赫焉盛矣先生遜弗處也若言陳謝却名如釋辭能



如芥則淵禹之虛也又曰先生之制軍也患敵若癩恤士若子苦顏瘁形人皆信之午餘六表服官三十餘稷乃愈益約躬勅度長算却慮戚戚焉惟社稷之大計是圖靡情志焉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先生當之

存詩稿

### 寇天叙

字子停山西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仕至兵部右侍郎卒

公筮仕南京大理評事即清介自持不濫交游政少暇閉戶誦律讀書布袍蔬食猶如書生時歲將改猶衣常服同寮王崇陽疇曰新歲亦可更新衣公應曰無乃買一紵服遺

名臣錄續集卷七

八

公公亦服之償其價 呂柟撰墓誌

陞寧波知府一以愛民節財為政均徭清稅剔冗除害鋤強杜謁與利彰善成殫心力嘗書青天白日高山大川愛民如子處事如家四語一座右丁丑歲侵乃請於巡按秋糧得折價民有挽回烏府萬家春之謠嘗與鄉試外薦三試卷皆屬公總閱有知縣某者持一卷請覽公曰此不宜取知縣固請則固止之開榜後拆所請卷乃其所私者同事者曰公神目也在郡三載政績卓異超陞應天府丞老稚攀號跪請留鞫公固遜挽舟不能行

宸濠倡亂 武廟親征過止南京供億叢控府尹胡公感勞成疾獨公應答時內外權倖無慮數百公處之有方莫敢肆侮且於妄求冗費多所裁停未嘗科取上江二縣

初上未至推幸先選女樂千五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十數餘多菜色憔悴公言于權幸曰如此輩以俟駕反取罪耳權幸懼問計公曰吾嘗記名於簿召彼親識及或食店酒肆領養用則取諸簿耳於是一日之間活人千餘

江彬之寵獨冠一時群賀生辰率行四拜禮公獨長揖彬甚銜之日偵公私久無所得偵者竊曰提督將不利于公可一往謝公正色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為命若得禍謝豈能免彬謂人曰寇公真君子也於是他發幸亦皆因此斂跡若有需索公必曰吾當見 上親奏

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改鄖陽方兩月又改甘肅公至月餘回賊三百寇犯山丹公調度擒斬酋首脫木兒及餘黨

名臣錄續集卷七

九

三十六級回賊退服不敢復肆先年土魯番大掠甘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逾番文求和通貢語尤詳慢公上議宜出師示威可得無事回夷於我有必通之勢我於回夷無終絕之理若此虜求通不得必至侵擾我不大集兵糧使其來則挫劬彼必不肯輸誠邊方無可寧之日矣時總制王公欲遣帖劫其王速檀清速兒公又議自我 太宗設立哈密後為吐魯番侵奪先後經畧大臣止為此尺寸之地今雖為彼占奪其名猶為我地若帖云即將速檀拜牙蘭送 哈密為王如本人不振聽爾選擇本類有力量一人主理國事則使此虜自專廢置是棄其地矣不可行因上陳七事一嚴清解以實軍伍二請備禦以固邊疆三廣屯種以實邊儲四添京運以養遊兵五處料物以飭器



用六添火器以壯軍威七雷部官以督軍儲皆北邊切務俱獲命允

公在甘肅二年華夷帖服邊人惟恐公去巡按御史胡體乾疏請空進秩以酬經畧之勞久任以慰邊人之望乃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值歲大飢公疏請盡蠲租稅大發鹽銀以行賑濟忠誠懇切上為之感動勅下如公議關中之民賴以全活繼造太監至陝供億甚繁則因歲歉奏請停止上命取回人心大悅謂公有回天之力並誌公撫陝三年政不易令官不踰節事畧紛更民用寧謐飢饉相仍而保又曲盡邊防告急而計度愈開關中父老以為鈞陽公後一人而已 遺事

名臣錄續集卷七

十一

### 張欽

字敬之直隸通州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副都御史

公為監察御史奉命守居庸關正德丁丑八月 武皇率江彬等數十騎欲出關北幸公扣馬諫沮曰此我 皇家後門命臣守此所以防非常也孰敢擅啓閉 上強之公曰死則死耳關不可啓 上遂獵昌平而還公即上疏曰主上之出必告 宗社必詔天下必命勳戚文武大臣扈從今者俱無是必姦人導 陛下遊幸或假托 陛下欲與北虜交通消息不道之甚乞勅法司緝捕明正其罪以免後虞疏入 上大怒改命他御史及中官守關二十八日駕復出居庸無復阻者遂至大同駐蹕陽和城虜數萬截

我歸路言欲求見天子我師亦陳城外於是 上驚悟頗有悔出意曰早聽張御史言當不至此也即遣夜不收三人至京取銀百萬兩九月二十四日 聖誕張太皇遣內閣梁儲中官張永往請不回戶部措銀二十萬兩差侍郎侯觀賚赴大同犒賞虜人并官軍然後返駕嗟夫 英皇北狩被留虜庭往事之明鑒也一出而費二十萬銀何益之有嗣是幸宣府幸太原榆林諸處輕蹈虎狼之窟其不至於顛踣者亦幸也使各處守關者皆如欽豈致是哉噫若欽者可謂有功於社稷者矣 白下紀聞

名臣錄續集卷七

十一

武廟頗事微行忽有馳騎突至曰 駕將出關公即誓死連發三疏請還曰不然事且不測群小氣沮竟奉以還天下莫不想望風采曰毅哉張公不負御史也已蓋公論所屬如此嗚呼天下當謹于微使正德初造密勿大臣克體過巷之道善為之圖逆瑾未必遠橫瑾橫矣必欲盡適上意然後可以竊柄幸竊柄必欲盡箝天下之口然後可以惟所欲為而衣冠之禍始有不可勝言者矣瑾誅餘毒固在群小乘之用固寵權而天下始有不勝其禍者矣當是時公屹然砥柱其間用遏暴漲誠不負御史者公論非公是屬顧誰屬耶 皇明經濟錄

韓邦靖西巡歌曰去年宣府建行宮今歲榆林駐六龍聞道巡關張御史曾回 聖駕在居庸紀實也



公為人慷慨剛毅為御史綽有風力自居庸阻 駕直聲聞于天下

# 宋以方

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瑞州知府死 宸濠之變贈光祿卿

公未第時夜泊鄱陽湖夢更持檄曰上帝命汝作靖州城隍 公靖州人甚訝及守瑞乃知瑞古靖州也後復死于鄱湖 則其生為瑞守死為城隍吁亦異哉 甘泉詩序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雷光燭數 里地為之赤良久乃滅時公為瑞守占之云地方當有兵 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

名臣錄續集卷七 十二

凡濠使至有所求為輒拒抑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于 公久矣明年己卯六月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遮曰公其以 死行乎公曰封疆之臣死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 果執付南昌獄十四日濠友殺孫許二公及出城械公前 驅至舟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者少 懈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而死當時 陽明奏記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巡撫江西廉得 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蔭其子為大 學生公性好學居官手不釋卷天文地理陰陽兵法無不 究心其死亦素所辦非倉皇應變之為也 以方貌不揚悃悃無華克勵節操其守瑞也值華林賊兵火 之後瘡痍未復一意撫綏民其空之宸濠肆橫每談及義

氣激發若不與並生者其死也瑞人哭之如喪考妣跡其 所 愛民仁也知濠之反智也臨難慷慨赴死勇也三 德 矣其真烈丈夫哉 並雜識

湛甘泉先生為嘉忠詩序畧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 者也不二其心而沉淵以報 天子非忠不寧殺其身以 壯敵王之憤過方張之寇正人心衛宗社非功乎故死而 無功君子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功以正忠則其為 忠也大矣 孤樹叢談

顧東橋尚書弔之以詩曰皇天不弔顏公死湘水無情屈子 沉疆圉一身關國體忠貞千古繫人心精魂白日濤猶怒 祠廟空山柏已森宿草孤墳何處奠只餘清淚洒衣襟

名臣錄續集卷七

十三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七終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第八

屠僑 簡肅公

字安卿浙江鄞縣人正德辛未進士仕至太子太保左都御史卒贈少保諡簡肅

公初授監察御史按居庸等關上下險峻寒暑不憚所至飭城堡繕障陸險林木有疎缺輒補之實軍伍簡戎器定將帥之賢否立舉刺焉時權宦更進用事邊徼崇債帥武備方弛而公綜理周覈務為整肅臧巡撫鳳舒兵備最至謂公過嚴好名公曰諸關國之北門司鑰者夙夜寅畏猶懼有失乃縱其懈弛乎邊墻以塞諸口林木以厚險固日消月損一旦有急將何以阨虜僑非過嚴好名或者公等過

谷巨錄續集卷八

怠無實心為國耶臧舒語塞拜謝曰公真御史也

武宗北狩命公擒生虎使者日再至公抗疏曰此惡獸也欲生致之必有櫻其爪牙者陛下忍不惜民命以供一時之玩乎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今以人主而玩逸才之獸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語甚切其事遂止

逆濠煽虐賄結中外朝野以目聞公且按江右亟謂所親曰柰何令此強項御史來耶今鎮守太監畢真以金器綵服數十逆公于杭公殺然却之至江右與巡撫孫忠烈公議事宜慨然與革逆濠為之稍歛並程文德撰行狀

公按江西明憲肅度廉應修貪風紀大振關父喪有知縣某者侍公同鄉以數十金為贖公大怒榜暴其罪行各屬禁止之列郡肅然無敢犯者知縣卒以此去官

江西紀聞

皇上入繼大統駕至良鄉公與迎慶忭曰真聖天子也一見決矣屢疏勸上日視朝親賢人更化善治上錄公巡按廣西時平泃頭桶岡等賊功陞俸二級掌六道事平爭之強夏文選曰保定圻輔大郡須得屠公治之實挾仇排公也前知保定者以蕞冗去未究竟案山積公蒞治月餘悉理之宿弊頓清大寧都指揮白璽以稔惡聞上命公究之廉得其實請斬璽璽根據盤密人不能堪而無敢執其外者公毅然裁決竟得如請威名赫然總兵陳瑾恣睢自尊役屬郡縣公曰國典具在總兵與太守豈相統屬者耶不為屈黨瑾者欲庇瑾調公知延平府公至延平

谷巨錄續集卷八

刻宿弊如保定七閩咸誦法焉

遷南京刑部尚書轉北部不踰年轉都察院左都御史國史出按方岳則都御史疏舉二人引對黜陟請命一人以往御史銜命出理幽枉禁奸懲擊貪暴舉刺百職事竣而還則都御史察課其功能始得還任都御史非公清正直練習憲度為諸道御史素信服者有缺失亦得論列公端笏在廷正已率下有松柏堅貞之操風采凝峻秉枉屏戕有藜藿不採之威繫情怨物有江海容受之量自起家即為御史為御史者十有四年收歷郡守岳牧者十有三年一長廷尉四任司寇皆能使廷無冤獄國度以貞用是領避車之秩升專席之班者十年而諸御史敬信悅服于公



無異詞者

國朝以左右都御史加宮保者以儔敏公鑑屠襄惠公肅彭  
幸庵公澤王恭靖公璟至公以左都御史書三考之績晉  
秩太子太保世稱克終允德者五人公實兼之公有儔敏  
之仁幸庵之正恭靖之清而於襄惠為從子議論典章得  
諸承傳規矧蹈迪得諸漸被用能樹立卓然終始無玷云  
並行狀

公自為御史為都御史終始一節未嘗俯仰于時平居提挈  
綱維涵蓄細碎至于臨事決疑屹然岳立苟係國體以身  
當之無阻悔色大學士李本銘公墓曰靡曉曉以缺我持  
者臬也靡皦皦而涅我守者索也其履為玉雪其終始一  
轍也是謂完名與節御史大夫之烈也 墓誌

名臣錄續集卷八

三

翰撰王維禎與公書曰今天下風俗視古昔大盤矣趨時者  
為賢雖有荷蘭化為蕭艾大風東至物未有不西靡者也  
獨翁抗身巖廊之上撐柱頽波之間固所謂季葉之孤標  
縉紳之鉅範也 存寄稿

弘治中安福張公敷華自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卒謚簡肅  
今公亦自司寇為左憲與張公同張公剛介執法操履冰  
蘖公又與之同沒而得謚簡肅又同若二公者今不可多  
得矣 海上紀聞

### 劉源清

字汝澄山東東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兵部左侍  
郎兼都御史總督大同三鎮軍務

公為諸生時讀唐史巡遠傳卒業起曰張巡許遠何如人異  
日誤為人臣空如何同舍生相顧愕然避去

公初為江西德興令德興通賊數萬積歲久不辦而以通事  
繫者百餘人公至問通賊主名吏指繫者告公怒曰所問  
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遂理孫氏通威震  
巨室徵發無敢後期則積歲通咸入而以通事繫者更得  
直矣 本傳

調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人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  
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六月寧王反殺孫許二公  
偽檄傳至邑中洶洶謀亂公閉關下令曰敢逸者斬有  
家僮欲避去即手刃之以徇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  
俟事急舉火寧遣兵校妻伯等來取印及徵兵公俱斬之

名臣錄續集卷八

四

檄報傷縣互為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  
賢首挫之功也公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貴不  
可圖細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安  
守伍文定起義公率兵進勦寧王就擒 西江紀聞

公為御史值正德末籍錢寧廖鵬家金帛蓋數百萬計公奏  
請勿入內庫盡賜戶部代民租輸邊嘉靖初上言二事謂  
宸濠既誅詞所連染者宜從平及監局倉場內使等官率  
踰額者用不如省官宜罷之便 上皆嘉納之

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宣早艱食奇人稽價以牟厚利米  
益湧貴公奏行空運以京通粟運懷來懷來以次運宣轉  
相淮注軍食遂裕更以餘贏制糴稽價者不得低昂始盡  
入米糴法平於是宣雖旱不病



宣人素不知學公奏建懷忠祠祀盡節邊陲者起學舍置都講授文武士端敏者業其中春秋試以經義兵策又于諸城茂修治學宮宣士始知方每戰必曰死入懷忠祠何恨文學彬彬殊有郇魯風

都指揮使劉傳守備赤城虜三萬騎入馬營傳聞砲率所部百餘騎赴援至則虜眾傳曰即退何面目見劉中丞直前搏戰虜圍之數重令士皆下馬步鬪引滿四射箭無空發最後射殺其酋長虜咬指擁眾去傳身矢如蝟毛衣甲盡赤以矢透髀卧月餘卒公厚恤其家官治墓具親為文祭之且奏乞賞延厥子以勸後於是一軍感動

征西將軍李瑾軍容整邊事修又多斬獲功公悅謂曰子良將也然鞭撻太過今令已行宜少戒仍薦諸朝未幾軍亂

名臣錄續集卷八

五

殺瑾執巡撫都御史潘倣逐代王王奔宣府事聞上命公與征虜將軍卻永討之永鎮宣時兩為公劾退與公積隙王康毅公再入兵部右丞倡為文武並建之說而重書固云彼此不相節制會代王請賑濟大學士夏言時為禮部尚書言奏因賑濟得查勘大同功罪則以其黨禮侍黃綰往迨上總督尚書言以百戶史安囑公曰以居麾下營戰功問故則司禮史太監姪餉言三千金故為囑安公謝却之安還取所餉金言以此恨公思有以中之言陰賊尤著旦夕思傾大學士張公孚敬代其位大同之變孚敬主征計謂兵數叛恩太狎威太褻莫若以兵誅之可保百年無事上忻然以命公城久不下言伺隙密請公文結近侍謀兵柄嗜殺要勳庸不為國家重鎮慮者言欲擠孚敬以

是勸 上上疑焉故查勘之說得售遂以組織公事付縮縮用蔭起家以議禮附孚敬進言勢轉盛又附言盡翻軍中良政點灼以為非法疏入詔逮公逮者未至公自歸司寇於是兩京科道官連章救公言入閣必欲殺公及罪言者坐公以主將不固守律大理丞林公希元曰總督開府非守將比奈何坐以此律果爾希元必不署於是兵部尚書唐公龍左都御史王公廷相奮曰寺承職是學士江公汝璧與言俱貴溪人解之曰劉侍郎令進賢能捍衛湖東諸郡不被兵即吾邑賴以全公忍忘諸言曰如負縮何汝璧曰縮反覆小人不負縮縮行且負公矣言默然謀少解 上知公枉放為民 並傳畧

太僕少卿東平趙公 曰公為人崛起寒素偉幹負氣臨義

名臣錄續集卷八

七

奮不顧利害思起古人對之無惡容向使公任重推轂不貳武臣戮彼鯨鯢易于反手功與古良將等矣孫公燧曰進賢即遇變有劉子在韓公邦奇謂汝澄討叛氣壓山河兩公奚取焉彼固有見爾

湛甘泉曰昔宸濠之禍之起也偽檄之傳道經進賢而劉子者斬其使燬其檄閉妻子杜門以死誓戰不利則將焚妻子自殺以報國濠竟以不得援而敗當是時劉子之功與新建同而報則異焉識者憾之

朱裳

字公垂直隸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右副都御史公父鳳嘗教公曰汝裳勸清操無以家為慮予一盂飯一裘



一葛是外我何有又曰古大造坎輻內抱安天下才竟  
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以立功為孝乃父後以裳貴贈副  
都御史 崔銑撰墓誌

公少勵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  
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俾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  
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  
輟口明年舉鄉試甲戌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  
一日自號安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  
堂土壁席門自奉常茹菜連旬無肉食為御史按山東時  
魯人謠傳曰長齋云

為鞏昌知府嘉靖初 詔舉先朝故典選天下方面知府治  
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

名臣錄續集卷八

八

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瑄而下八人公在中

公凡在官鑰戶遠嫌堂室如寺妻子甘非惡公益自信乃又  
寤理探賸以聖賢自期謂尊德性道問學其的旨也衍而  
成論士頌其庶知友服其不市名民惠其不取

巡山西鹽法錢寧來求利拒不與有倖人奏討鹽引司徒石  
公曰爾徒往未御史不汝免也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關  
鑑構下詔獄公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畜猫捕鼠猫  
鼠相持主人其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史得從輕刑又勸  
上戒逸遊近儒臣 武皇巡幸諸司請大治備以俟公不  
許後果有重欵獲譴者人曰如朱公在免此矣還朝又諫  
止南巡數變人焚之禍坐是出知鞏昌府 並碑  
公為浙江副使清操廉潔冬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

夫人荆釵布裙菜羹飯糲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  
養同知其貧共製衣一襲為壽父力却之終不受蓋其  
家教如此 海上紀聞

舒芬

字國裳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謫廣東市舶副提舉復職卒

公幼岐嶷峭穎異于凡兒南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  
奇其才謂當魁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群雖於書無所不  
讀實勵志聖賢之學不屑為博物洽聞之士

正德丁丑入對大庭敷奏詳贍忠義奮發 賜狀元及第授  
翰林修撰 薛應旂撰傳

名臣錄續集卷八

九

戊寅春權倖江彬等蠱惑 武皇導之遊豫議以三月警道  
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金陵下蘇浙復泝江浮漢登秦嶽  
太和且徧中土繁麗諸處將相大臣多從諛之都下人情  
洶洶危懼公約諸同志上疏乞留俱會闕下吏部尚書陸  
完出危言沮之公邀同志者與酒酌之曰匹夫不可奪志  
吾輩乃為大臣所奪乎遂連疏以入而部院寺屬諸僚亦各  
上疏 上大怒車駕不果出下諸臣錦衣獄命跪午門外  
梏拳五日復褫衣廷杖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異惟口  
呼 高祖之靈冀以感動 上心杖畢幾斃瘞瘡臥院中  
堂院者懼禍使人標出之公屹不為動曰吾官于此當死  
于此既而復蘇謫福建副提舉其餘罰俸降調罷職編成  
有差時死杖下者十有一人公惻惻嘆曰使予早從宰臣



之沮則諸疏且緩矣今致諸君之死亦可獨生乎聞者感泣君子謂公此舉振士氣沮奸謀植風化寔大有功于世教也 事略

今上即位詔起公適宅父憂嘉靖癸未秋服除復修撰甲申夏會議大禮公疏凡三上伏闕待罪再杖于廷明年太安人卒于官舍公扶柩歸丁亥春三月疾作卒所著有梓溪集編緝周禮定本則尤其所注意也平生不事生業家無立壁巡按江西御史儲良材為小築省城以居其妻孥傳

泰泉黃佐序公文集曰江右大魁惟一峯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榮問同官止修撰抱道而終又同雖儕之伊洛諸賢可也夫豈徒以文傳者哉又曰先生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一

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書夜必計過自訟即相告蓋軋軋惕若其真積深矣嘗謂地因騎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威佐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先生謝曰吾子督過是也即焚其草每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為主七政以歲為主凡盈虛朧胸伏逆運留如指諸掌觀望星氣占則必應佐弗能及也又曰先生之為人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其修身潔其處貧樂故能合內外貫天人名理如程朱詩文如韓歐而多所自得然則先生進退存亡其為天下國家所關係豈細故哉  
公學博而行修自布衣窮居無不可稱說于世嘗悲悼俗學其為文志意溢發辨出萬物之表而義理淵邃有紫陽氏

之家法焉為詩好古雅謂流連光景為無益昔人考文者徵實于憂時敢諫其公之謂歟公拜掄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謫福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年之享年四十有四風神玉立眉宇英特秀爽遇事侃侃無幾微矯飾蓋其養之正出之果而非有意必也處朋友不阿徇有切劘之益尤善成就後學公既以素所樹力為天下嚮往其積落也天下方顛顛焉跂踵以竢賴 天子仁聖褒崇彌直凡先朝所謹言惟罪播遷之臣並見錄用往往躋通顯其播遷而死者亦蒙贈錄而公召復遽憂阨以終數也文其可無傳乎 郡人張整序

### 牟斌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二

字益之北京人錦衣衛指揮字鎮撫司事  
正德初斌掌錦衣鎮撫事人闖竊政逐大學士劉文靖公削韓忠定公司徒秩諫臣劉龍戴統以下凡數十人俱下獄斌輕刑莫居曲為申救御史任諾懇諸寮上奏署其名彼寔他出斌曰古人耻不與黨人公乃為忠而悔耶劉瑾令斌復要時去銑奏首權閣字斌謂其寮曰存此則諸公臣節白也日昔宋鄒道鄉以失原奏被害吾儕無自為計奏入瑾怒又偵知底言官實遂廷杖斌垂死瑾誅斌復在鎮撫司知府劉祥與橫關相論奏閣賂張雄令曲歸劉祥并賂斌斌不從惟陷斌安置武昌感疾而卒斌再用時長子死工部循舊事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矣堅卻之斌庫屋敞衣再



遭禍怡怡若分然

論者曰正德中前則劉瑾以修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蓋其惡終則張雅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罔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凡三人云 並崔銑傳

斌謫武昌撫按藩臬諸公皆重其人曲加禮待命有司飭公解以居之斌謝曰某逐臣也安敢居此自僦民房獨處謝絕人事閉門誦書有司供餽一無所受行橐蕭然及卒官為治殮人咸惜之 紀聞

### 王佐

字 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己丑中武舉第一仕至都督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二

公之先以靖難功授錦衣衛指揮公中武舉狀元後以都督掌錦衣衛事京師人稱為王堂才敏而志忠律已廉介扶翼善類祛擊凶邪凡詔獄或義該從輕雖披逆鱗必委曲別白至十數上不肯阿順以違義當是時直臣氣伸作敢言之風公實陰相之京師乃徒劉東山者狡而黠能通寫行移遊于壽寧侯張鶴齡延齡之門每日賂二張陰事籍記之積之數年一日赫二張索萬金二張無奈與之數千又善點賭與娼家盡又來嚇之不能繼遂奏二張陰事下詔獄公力為之辨既又嚇延齡得千餘金出入騎大白馬隨從棍徒數十輩橫行城中顧指氣使莫敢誰何九卿大臣皆眦視之以為朝有泰則夕可虜也後又勒詐延齡之妾為妾不從又奏其謀及公復辨其誣願以百口保之且

悉 東山平日奸惡狀數上 上悟下其事于公公密擒之 奉詔枷于午門前數日竟死京師萬眾舉手加額曰非王堂替天行道何以能此張氏得保全者公之力也後公卒文武大臣及軍民咸哀惜之 沂陽日記

王錦衣能詩文不好利不肯搜索京城富家細過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故人皆敬之稱名執法前後為錦衣者皆莫能及也 紀聞

### 梁震

武壯公

字 河南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嘉靖中累功陞左都督卒贈太子太保加贈太保謚武壯

公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陞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與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三

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進遊擊將軍益憤志撫士卒練訓東西援應有斬虜功十一年進副總兵延綏十二年斬虜首功陞都督僉事 事畧  
嘉靖甲午虜酋吉囊盤據河套數年秣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我邊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唐公與總兵官都督僉事劉文講畫戰守之法部署咸定七月寧夏報吉囊結營花馬池唐公下令曰賊寇延綏定朔將軍張鳳主之寇寧夏平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主之其當衝截突總督官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八月十四日戊戌虜果合眾出青沙峴劉文督戰當衝伏兵盡起大敗虜眾斬首一百二十七震與參將吳吉等遇虜于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五參將史經等分布靈州遇虜北奔各哨奮勇斬



首一百三十虜幸得及老營晝夜亟遁二旬之內連獲三捷震之功居多 唐海撰平虜碑

十四年總兵鎮守陝西當定時關中少虜患大同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十五年陞右都督改總兵大同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昏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網紀讓爾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殺主將者侍眾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眾鎮兵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進左都督又出黑山門獬兔莊各斬首八十敘一子百戶十八年公鳩率給餉軍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四

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

公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二十年俺荅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踰太原窺平陽公不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塞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谷殘破 朝廷亦思公優與卹典改贈太保謚武壯

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切虜營得虜營馬盡與切者以故人皆效死趨利虜益畏公不敢輒近塞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人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並事畧

近代名臣頌曰起起梁公行間奮迹多面蒼背鷹胸虎額意擁雷霆機深几帝士戢其武亦甘其澤移鎮雲中兵驕將猥旌旗一麾登靈頓改夜懸陰山畏使青海奪彼草泉縵

我海壘紫纏千群蒼頭百隊禍孽唐藩威行漠塞胡殞于城憂我恒代龍贈上公增此敵愾

### 馬永

字天錫直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嘉靖中累功陞都督

公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六年流賊起督戰功陞都指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公以千總隸彬稱疾不起彬強起稱病篤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馬蘭峪塞殺參將陳軋以公為參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塞戰拍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三年陞署都督珍事克總兵官治三營尋署都督同知兼簡諸軍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五

老弱聽其農而取其庸值給健武者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未幾 上至喜峰口欲出塞公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內侍曰此馬永耶笑而止 小傳

正德中公守中路擦崖于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寨墩堡民方耕牧輒被擄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具一月糧芻親率材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陣如長蛇鉤戟長鎗據崖簡石營內砍木伐瓦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解舍次第立與雖軍士之金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遷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為一壯寨

公之戰洪山口也伏仗山丘阨隘身領控弦白挺數十障以督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乃自蹶張引強以斷後



胡先胡半為伏兵所殄餘皆緣溪澗竄逸群胡聞之號呼  
塚適自是不敢牧馬洪山口 並呂涇野記

嘉靖四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用兵不利  
朝議且撫公上疏力言不可撫它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  
河北藩鎮之禍勅公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五  
年公上言乞宥諸言大禮獲罪者又言陸完有平賊功宜  
贖罪錄用其子奎總兵寄祿南京督府十二年大同再亂  
殺總兵李瑾討之久無功廷臣薦公召至業已撫罷兵復  
還南京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公總兵遼東  
十七年虜入塞率兵五千人搗虜巢焚其廬還十八年遼  
兵再亂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 傳  
都御史浚川王公上疏薦公曰近日扈從 皇上展謁山陵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六

會巡撫都御史党以平言及邊事極稱先任總兵官馬永  
驍勇有謀庶潔無欲平時一聞邊報即率領家將當鋒赴  
敵以為官軍倡是以人皆用命而戰無不捷又能重賞邊  
士凡夜不收尤加厚恤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  
入無不先知預待是以虜賊畏之如神擒獲小竊之賊乃  
不加殺害捷之數十使去或討鹽米而來即親出關外分  
給是以虜人戴如父母永在任數年虜不犯邊臣以為蠻  
荆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紇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  
永任遼東總兵宜仍調薊州虜決不敢輕入則都城北面  
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疏上方欲用公  
而公已卒

公在南京卜居徐氏東園不攜室家杜門謝客焚香讀書射

隼投壺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久不越外戶回  
視前日威望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為媿軍  
民之窮困不得其所者為憂 並呂記

公卒于遼東遼人為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人皆哭兩鎮皆  
祠公公為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設伏待虜以  
故虜往往失利去公善養士同甘苦又善知人獎拔蕭陞  
劉淵祝雄皆起列校為方鎮 傳  
近代名臣頌曰馬公特起明慈信劬悅禮敦詩跨馬穿札守  
督漁陽心懸大寧曾是甌脫薄我郊垌乃餌其酋乃攜其  
群百里未關三捷來聞密章獻忠收攬賢傑義戒坤囊謹  
深需穴全遼喁喁再秉符旂涉河陷陣逾山毀巢疆圍外  
靖卒伍內置腹心弗潰股掌斯調

名臣錄續集卷八

十七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卷八完



皇明名臣言行錄續集後序

予少志慕古人長無可述老益懷愧嘗以彭從吾楊月湖二公所著我

朝名臣錄僭加增削并予所編近代名臣錄為前後二集通梓行矣正德嘉靖以來猶有可錄者乃復搜訪得四十八人為續集

郡大夫掖川侯公見之深加嘆賞謂不

後序

可無傳遂付吾邑丞尹鶴計工梓之適大尹沐濱何公至協力贊助二公嘉惠後學之心盛矣刻成爰書末簡以諭夫同志者

嘉靖庚申秋海鹽八十二翁徐成識于思文閣



書名臣錄續集後

茲錄已入梓余甫承乏武原者三日東濱翁乃以吾鄉荆山王公東圃劉公遺事見訊余欣然走使訪之往復幾千里後數日錄告成余讀之輒嘉嘆曰夫人之閱古人于千百載之上而能懸斷其心迹贊述其風烈以其據有成跡定論具在方冊若夫當世之鉅輔名公翊贊

跋

密勿策機定難其事散逸其行卓絕非若古人之具有成跡有定論者之可據東濱翁年逾八袞迺能遠覽博稽購訪行實且其事核其法嚴其詞簡古凜然一史筆也吁不亦難其人哉故觀李幼武續宋名臣錄而知宋室之隆興也觀東濱翁之續我

朝名臣錄而知



昭代之獨盛也後之聞風勃興進步方躅  
者將必有昉于是矣猗歟休哉茲錄也  
其殆佐運之猷風世之軌乎  
嘉靖庚申歲秋九月之吉後學莒父沐  
濱何思謹敬跋









徐愚谷先生編輯

# 明名臣言行錄

采山堂藏板

## 明名臣言行錄序

後世之史繁故宋遼金元之書至今未定明之史雜而  
 偽萬曆啓禎之際事多失實已不可據甲申之變史尤  
 麗猶有一書爲一人而出以蓋厥愆有一事一人言之  
 而他人假竊冒之以爲名若然者不必求天下後世之  
 人共信但求其可疑疑則是人有藏身之地開辨白之  
 門而真偽是非不可畫然而斷此奸人之雄然亦終不  
 無敗露之日見睨曰消良可哀也今夫國家之淆亂莫  
 甚于言行之背馳孔子曰躬行未有曰聽言觀行孟曰  
 言堯服堯必行堯乃爲是堯苟言堯服堯而行桀則其

彭序一

罪尤甚于桀不如言桀服桀之猶無揜著也故世之所  
 謂名臣不必其言之曉暢而綜核磊落而激昂惟觀之  
 于蒞官施政蒞官施政惟觀其便于民有利于君國則  
 其行之無可疑者矣歐公謂悃悃無華之醫惟病人以  
 爲便則爲良惡用是喋喋利口僕馬鮮明衣服麗都之  
 自爲夸詡而于病之人了無所與抑何爲哉崑山徐子  
 季重纂名臣言行錄屬予序予何敢當而季重意篤不  
 獲辭季重家世通顯多藏書備當代之文獻且高尚不  
 仕銳志纂述其用力于此者亦既專且久矣其于昭代  
 諸書旁及家乘傳誌凡有裨于言行者采之無所不備



累年損益乃成是書而于甲申殉難之名臣遐陬僻邑  
廣為搜羅尤極敬慎足為信史惜其家長貧閉戶丘園  
不獲如司馬子長之周行海內所聞傳聞或有同異然  
已卓然自成一書為當世之金鏡不可易也季重之意  
惟欲人慎飭其言行以尚友于盛世之真儒耆舊名德  
偉人如接眉頰如覩衣冠如共寢興而嚴于屋漏如炙  
模範而對于明庭苟俯仰之無慚表裏之不玷則象山  
所謂不識一字亦足為堂堂之人而六經廿一史俱我  
註脚諸家猶塵批也此予與季重之所並礪于末年而  
求述者也季重固以是書為師表以其撰述之微言大

義為子孫知我何敢罪則聽之此季重竊取春秋之意  
當有得之于言外者矣南昌遺民彭士望謨



明名臣言行錄序

史之為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  
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似乎恕矣然非皎  
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為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  
比之列傳為尤嚴也今徐子之為是錄也博採兼取一  
善之長必錄無暇窺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尚有議其范  
平章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無乃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經喪亂顧  
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滿一璋瑣瑣朱墨徒供全軀保  
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塵破胆田疇竈婦且窺其底裡

黃序

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已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  
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鹵降  
人為究竟遂使天綱毀紊地紐凋絕溥天相顧命懸晷  
刻嗟乎顧安所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掌江河之  
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  
成天下之心而後有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  
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焉有不敗乎徐  
子是錄大畧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  
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濶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亦  
可謂無與于此者也以是求之顧未嘗不嚴也夫事功



必本于道德節義必原于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能逃蔚宗之譏三百年來堂陛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概至于末造清議不衰明之爲治未嘗遜於漢唐則明之人物其不遜于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充臣卑動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尚論其故乎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難則雜以俘戮如陳純德等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如乾學楊嗣昌喪師誤國籲天錄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殺寇紀張其捷我高信美謚字姓私加野抄地志

黃序

二

織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姚江同學弟黃宗羲撰

明名臣言行錄自序

天下之治亂辨君子小人而已矣君子小人之辨義利而已矣而義利之辨在公私理欲進退難易之間未有君子用而天下亂小人用而天下治者三代以前勿論漢唐宋之得失其効已可睹矣明自高皇肇興首闢區夏正直蕩平胥天下而偕大道無論小人不敵爲卽君子不自居其名公忠體國誼固當如是也故遜國革除之際仗節死義者甚衆雖以文皇斬伐之而不能盡母亦民彙物則之良有同然者耳降而仁宣英憲孝武六朝重熙累洽之世偉碩代興或翼贊皇猷或砥礪名節

自序

或以理學著或以循良顯或定國是而濟時艱濟濟踰險亦云盛矣迨肅皇入繼大統大禮議興永嘉以一言取相其裨躬峻潔朝野肅清誠有足稱者然不能開誠布公報復太甚遂開黨同伐異之端則風氣漸變矣猶幸人心近古公道昭明有讀書明理之儒作犯顏敢諫之氣雖朝有巨奸邊多蠢動而九服宴如江陵受遺皇靈遐暢強兵富國措天下衽席者二十餘年不可謂非其功矣嗣後輔政者率模稜取容鮮克勝任自國本論起而門戶以分朝堂水火矣東林以氣節相高而攻東林者借調護官府以求勝精神智術盡銷沈于相傾相



軋之中一切吏治邊防民生國計俱置不問寵賂滋章風俗大壞雖以烈皇帝之憂勤而弗能救豈非氣運使然歟雖然人才之盡壞實由心術之不正急功名多議論惡讜言喜附和世所謂君子者未必皆君子而世所謂小人者乃真小人卒至民窮盜起將驕卒惰舉三百年之宗社忽喪于若輩之手此予深為神州痛而并為領袖諸賢惜也茲故于諸臣言行各載其實豈專取法乎哉亦寓勸懲之志俾在位者敬修其職業漁小羣為大羣無赫赫之譽而為可居之功則幾矣

康熙辛酉孟春崑山後學徐開任謹撰

自序



凡例 共十七則

- 一 是編采名臣嘉言懿行著于往牒者據舊入編不致師心自是約以楊月湖徐東濱沈鈞玄為準
- 一 史以傳信無論野史家各有愛憎即國史實錄秉筆諸公亦不無偏黨茲編別偽存真以留直道
- 一 是編止論品行不論官爵如品行卓有可觀即一命小吏窮鄉布衣皆在所錄
- 一 古今鮮完人錄中諸公品節未必盡純第舉其長而畧其短亦紫陽取趙普之意也

名臣章奏內彈劾要津由辭未免過當然為君國

凡例

- 起見終不失其正存之以徵本人一生品節
- 一 人物止辨淄澠不爭洛蜀別戶分門貽禍宗社黨同伐異獲罪神明是用痛心疾首矢虛矢公盡破畛域讀者察之
- 一 建文殉節諸公久鬱未伸近得南都追謚人心始快故不厭詳書之
- 一 甲申殉難諸公祗據坊行初謚書之 新朝賜謚下邑朽儒聞見未廣俟考明補入
- 一 隆萬以來名臣姓氏已列而言行尚有未及錄者無全書也當徧搜採入



一名臣言行昭昭耳目者俱已備載然尚有遺珠緣  
摻羅未徧也後人發揚先德碑記傳誌伏祈郵寄以  
俟續刊

一 是編雖敘時代然節行經濟理學忠烈循良文學  
濟濟皇皇爲世所景仰者仍從類編以便觀覽

一 嘉靖中葉以後百餘年來名臣項背相望未聞有  
續錄者予詳加稽考寧嚴毋濫必天下萬世清議所  
與者然後錄之非敢私意去取也

一 近時編輯非愚則諛或溺於私情或憚於勢要是  
非混淆黑白貿亂茲不敢復蹈前轍

一 茲際修史之時先朝舊籍雖不存而遺者亦多  
悉登館閣究心史學者以是編爲一狐之腋可也敢  
曰謀野則獲哉

一 節義之士 興朝首先褒旌以勵臣節如唐之郵  
堯君素明之特祠余闕福壽載在史冊萬古景行茲  
因於鼎革先後之際殉節諸公見聞所及登之錄中  
以爲激勸之助

一 是編斷自前朝開國年起迄南都未造年止嗣後  
雖有孤忠大節彪炳人間者不便槩及

一 近代名公志傳山川阻修頗難搜輯賴姪徙菴果

亭立齋兄弟史館構求抄錄惠我顧肯有未逮更解  
囊捐助而姪孫藝初實君道積輩共贊襄焉至若校  
讐磨對則姪孚若孫世濂甥支守默窩塚効力居多

愚谷載識

凡例三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卷一

魏國徐武寧王達 鄂國常忠武王遇春

曹國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鄧武順王愈

信國湯襄武王和 西平侯沐昭靖王英

宋國馮武壯公勝 潁國傅武靖公友德

江國吳襄烈公良

卷二

越國胡武壯公大海 鄖國廖武閔公永安

永義侯桑忠烈公世傑 東丘郡侯花忠毅公雲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 梁國趙武桓公德勝

號國俞忠烈公通海 郢國馮公國用

泗國耿武壯公再成 東莞伯何恭靖公真

卷三

韓國李襄愍公善長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

御史中丞章莊敏公溢 南陽郡侯葉貞肅公琛

姑熟郡公陶文憲公安 縉雲伯胡襄節公深

靜誠先生陳公遇 丹陽縣男孫忠愍公炎

卷四

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濂 待制王忠文公禕

附 吳忠節公雲

尚書詹文憲公同

尚書唐敬安公鐸

祭酒陶公凱

學士劉公三吾

司業劉恭介公崧

大學士吳公沈

祭酒宋文恪公訥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卷五

東山趙先生沆

徵士梁公寅

環谷汪先生克寬

教授胡公翰

編修蘇公伯衡

司直郎汪公仲魯

禮部侍郎曾公魯

翰林學士朱公升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長史桂敬裕公彥良

卷六

太守魏公觀

經歷熊公鼎

訓導葉忠愍公居昇

附 鄭士利

太守方公克勤

州判錢公唐

知縣道公同

典史青惠烈公文勝

大理寺卿李公仕魯

卷七

侍講方文正公孝孺

修撰王文忠公叔英

左拾遺戴毅直公德彛

編修王文節公良



編修程公濟 紀善周貞毅公是修

國子博士黃公彥清

卷八

尚書張公統 侍郎毛公泰亨

尚書陳忠烈公迪 侍郎黃文貞公觀

尚書齊節愍公泰 尚書鐵忠襄公鉉

卷九

尚書侯勤貞公泰 尚書暴剛烈公昭

布政張節愍公昂 侍郎胡介愍公子昭

侍郎卓忠貞公敬 侍郎盧貞達公迴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三

主事巨毅直公敬 侍郎郭公任

卷十

都御史茅忠愍公大芳 都御史陳忠節公性善

御史大夫練忠貞公寧 御史大夫景忠烈公清

大理少卿胡忠烈公閏 大理寺丞鄒公瑾

大理寺丞劉公瑞 大理寺卿黃節愍公澄

太常少卿盧節愍公質 太常少卿廖文節公昇

卷十一

戶科給事陳莊景公之繼 戶科給事韓莊介公承

刑科給事黃忠獻公鉞 戶科給事中龔公泰

御史曾忠毅公鳳韶 御史魏毅直公冕

御史王貞愍公度 御史甘貞定公霖

御史高忠愍公翔 御史王忠莊公彬

御史鄭公智 御史韓公郁

卷十二

參軍高忠毅公巍 按察使王貞毅公良

副使程忠介公本立 經歷宋直愍公徵

知府姚忠惠公善 知府陳惠節公彥回

知府葉公惠仲 知縣張莊愍公彥芳

卷十三

知縣顏忠惠公伯璋 知縣鄭惠節公恕

教授陳貞愍公思賢 教授王貞烈公省

吏目鄭貞莊公華 主簿唐公子清

典史黃公謙 知縣向公朴

舉人劉公政 生員高公賢寧

安節先生龔詡 衛卒儲貞義公福

卷十四

長史葛果愍公誠 燕府伴讀俞公逢辰

長史程端直公通 長史石公掇

長史劉剛節公璣 長史龍忠愍公鐔



卷十五

魏國徐忠貞公輝祖 都尉梅榮定公殷

都尉耿公璿 指揮宋公瑄

指揮朱壯烈公鑑 指揮楊公松

指揮謝公貴 指揮彭公二

指揮馬公宣 都指揮瞿襄烈公能

都指揮宋壯愍公忠 都指揮崇壯愍公剛

都指揮俞公瑱 都指揮彭公聚

都指揮孫勇愍公泰 都指揮莊公得一

燕山左護衛倪公諒 都督廖公鏞

卷十六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五

郎中梁公田玉 中書梁公良玉

中書何公申 中書宋公和 郭公節

舟工梁公良用 道士梁公中節

何公洲 道士郭公良 玉華山樵 雪菴和尚

河西傭 川中補鍋匠 馬公羽 耶溪樵者

雲門僧 東湖樵夫

樂清樵夫

卷十七

叅議解文毅公縉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溥

祭酒胡公儼

卷十八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少保黃忠宣公福 尚書陳節愍公洽

附 知府劉公子輔 尚書師公遠

卷十九

尚書胡忠安公澆 尚書王文端公直

左都御史顧端肅公佐 尚書魏文靖公驥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侍郎段襄介公民

卷二十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六

尚書王文忠公英 襄城伯李公隆

英國張忠烈公輔 新寧伯譚公廣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 寧陽伯陳公懋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卷二十一

按察使周公新 僉事陳公祚

侍郎戴公綸 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侍講劉忠愍公球 御史鍾忠愍公同

侍郎廖恭敏公莊 侍郎章忠毅公綸



按察使楊公瑄 子源附

卷二十二

侍郎曹文忠公鼐 尚書鄺忠肅公埜

尚書王忠簡公佐 侍郎王襄敏公永和

卷二十三

尚書于忠肅公謙 尚書王忠肅公翺

左都御史陳僖敏公鑑 尚書周文襄公忱

尚書柴公車

卷二十四

少保李文達公賢 少保高文義公穀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七

侍郎薛文清公瑄 知府岳文肅公正

侍郎呂文懿公原

卷二十五

尚書李襄敏公秉 侍郎葉文莊公盛

尚書王莊毅公竑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尚書年恭定公富 僉都楊恭惠公信民

卷二十六

定西侯蔣武勇公貴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 興濟伯楊忠敏公善

靖遠伯王忠毅公驥 威寧伯王襄敏公越

都督王公信

卷二十七

祭酒陳文定公敬宗 侍郎劉文介公儼

御史孫公鼎 僉事黃公潤玉

太守劉公實 太守張公寧

給事毛公弘 布政夏公寅

卷二十八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尚書軒介肅公觀

僉都魯端毅公穆 尚書崔莊敏公恭

尚書姚文敏公夔 侍郎林恭肅公鸞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八

尚書趙公榮 侍郎黃文毅公孔昭

尚書陳康懿公俊 尚書黃襄敏公鎬

尚書林莊敏公聰 尚書王恭毅公槩

卷二十九

少保彭文憲公時 少保商文毅公輅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少師徐文靖公溥

卷三十

少保丘文莊公濟 少師劉文靖公健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少傅謝文正公遷

卷三十一



尚書項襄毅公忠	尚書余肅敏公子俊
尚書程襄毅公信	尚書馬端肅公文升
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尚書原襄毅公傑
僉都御史高公明	

卷三十二

太師王端毅公恕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尚書彭惠安公韶	尚書劉忠宣公大夏
都御史戴莊簡公珊	

卷三十三

尚書賈公俊	尚書周文端公經
-------	---------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九

尚書張莊簡公悅	尚書耿文恪公裕
尚書倪文毅公岳	尚書黃公紱
尚書秦襄毅公紘	尚書陳簡襄公壽
少保董公軒	

卷三十四

都御史鄧襄敏公廷瓚	僉都御史楊貞肅公 <small>繼宗</small>
侍郎孔公鏞	侍郎徐公恪
都御史朱公瑄	都御史熊莊簡公繡
尚書樊清簡公瑩	

卷三十五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弟守耻子茂元附
尚書吳文定公寬	侍郎謝文肅公鐸
侍郎張文裕公元植	侍郎程公敏政
侍郎儲文懿公燿	侍郎羅文肅公玘

卷三十六

尚書閔莊敏公珪	尚書韓忠定公文
都御史張簡肅公敷華	尚書楊康簡公守隨
尚書林文安公瀚	尚書屠康僖公勛
都御史陳公鎬	尚書許襄毅公進
尚書雍端惠公泰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十

卷三十七

徵君吳公與弼	學正曹靖修公端
布衣陳公真晟	胡文敬公居仁
兵部婁公諒	布政張公吉
副使丁公璣	布政周公瑛
布衣周公蕙	

卷三十八

修撰羅文毅公倫	郎中莊文節公景
僉事黃公仲昭	尚書章文懿公懋
吏目鄒忠介公智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祭酒蔡文莊公清

太常卿潘公府

中允景公暘

卷三十九

簡討陳文恭公獻章

給事賀恭靖公欽

御史陳恭靖公茂烈

通政張公詡

舉人李公承箕

卷四十

太守王公璉

太守况公鍾

副使曹公遠

副使陶公成

副使張公昂

副使毛忠襄公吉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十一

知州徐公珪

知縣丁公積

太守徐公九思

知縣樊孝介公玉衡

卷四十一

少傅王文恪公鏊

少傅劉文肅公忠

少師楊文忠公廷和

少師梁文康公儲

少師楊文襄公一清

少傅蔣文定公冕

少保毛文簡公紀

卷四十二

尚書傅文毅公珪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

尚書邵文莊公寶

尚書孫清簡公需  
副都御史曹公鳳

卷四十三

總兵劉公寧

總兵彭公清

都指揮朱公驥

錦衣指揮牟公斌

威寧侯仇武襄公鉞

卷四十四

都御史孫忠烈公燧

副使許忠節公遠

附參議黃公宏  
主事馬公思聰

太守宋公以方

大理丞黃忠裕公鞏

工部何忠節公遵

兵部陸忠定公震

御史蔣忠烈公欽

指揮張忠壯公英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十二

卷四十五

少保石文介公瑤

少師費文憲公宏

少師張文忠公孚敬

官保張文毅公治

少師徐文貞公階

卷四十六

尚書喬莊簡公宇

尚書王恭襄公瓊

都御史王公雲鳳

尚書林貞肅公俊

尚書彭襄毅公澤

尚書孫榮僖公交

尚書毛文簡公澄

尚書陶恭介公琰

尚書李康和公克嗣

尚書吳清惠公廷舉



卷四十七

尚書秦端敏公金 尚書趙莊靖公璜

尚書蔣恭靖公瑤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

尚書劉清惠公麟 尚書朱恭靖公希周

侍郎周公廣 侍郎陶莊敏公諧

侍郎劉端毅公玉 布政使楊公子器

卷四十八

尚書廖僖靖公紀 尚書李康惠公承勛

尚書胡端敏公世寧 尚書伍忠襄公文定

總督姚公鏞 尚書王肅敏公廷相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十三

尚書熊恭肅公泮 侍郎潘公希曾

卷四十九

尚書楊文恪公廉 尚書汪文莊公俊

侍郎何文簡公孟春 太僕卿邵康僖公銳

祭酒魯文恪公鐸 侍郎何文定公塘

侍郎崔文敏公銑 尚書韓恭簡公邦奇

侍郎馬文簡公汝驥 光祿馬忠憲公理

考功薛公蕙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

卷五十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卷五十一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太常卿魏恭簡公校

侍郎呂文簡公柟 尚書張文定公邦奇

侍郎余公祐 通政余公本

卷五十二

尚書梁端肅公材 尚書唐文襄公龍

尚書周恭肅公用 侍郎歐陽恭簡公鐸

侍郎寇公天敘 副都御史朱端肅公裳

總督應公檣 尚書鄭端簡公曉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十四

侍郎唐公胄 都御史馮公卿

卷五十三

尚書翁襄毅公萬達 尚書毛襄懋公伯溫

尚書劉莊襄公天和 尚書李襄敏公遂

巡撫趙公時春 巡撫唐襄文公順之

尚書張襄惠公岳

卷五十四

祭酒鄒文莊公守益 修撰舒文節公芬

贊善羅文恭公洪先 尚書歐陽文莊公德

侍郎王文定公道 侍郎程文恭公文德



都諫戚公賢

主事柯公維騏

卷五十五

郎中王公幾

郎中錢公德洪

布衣王公良

子璧附

郎中徐公愛

太守季公本

主事黃公弘綱

郎中林公春

叅政羅公汝芳

太常王公時槐

叅政蔣公信

卷五十六

太僕卿楊忠節公最

御史楊忠介公爵

主事周忠愍公天佑

員外郎楊忠愍公繼盛

經歷沈忠愍公鍊

給事陸公衆

太常少卿周恭節公怡

御史馮公恩

編修楊公名

通政沈公束

給事楊忠恪公允繩

主事唐公樞

卷五十七

尚書王恭簡公鈞

左都御史屠簡肅公儔

左都御史周簡肅公延

尚書方簡肅公鈞

侍郎曾恭肅公鈞

刑侍吳端簡公梯

都御史李莊介公中

尚書王襄毅公邦瑞

侍郎蔡公天佑

都御史王公大用

卷五十八

尚書胡莊肅公松

尚書吳文端公山

尚書王莊簡公學夔

尚書王公用賓

總督石公永

侍郎靳公學顏

侍郎冀端恪公鍊

卷五十九

總督曾襄愍公銑

副都御史孫清愍公

侍郎楊恪愍公守謙

巡撫朱公統

商端愍公大節

尚書張襄愍公經

少保胡襄愍公宗憲

卷六十

鎮遠侯顧公仕隆

子襄附

都督王公佐

都督楊公宏

總兵楊公銳

都督馬公永

太保梁武壯公震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

總兵祝公雄

都督馬公芳

總兵楊公照

卷六十一

都督沈公希儀

總兵劉公璽

都督萬公表

都督石公邦憲

卷六十二



都督劉公顯 都督俞武襄公大猷

少保戚武莊公繼光

卷六十三

少師高文襄公拱 少保趙文肅公貞吉

太師張文忠公居正

卷六十四

左都御史葛端肅公守禮 尚書毛端簡公愷

尚書吳介肅公嶽 侍郎鄭恭介公世威

尚書曹公邦輔 尚書譚莊懿公太初

尚書劉公體乾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十七

卷六十五

尚書楊襄毅公博 尚書譚襄敏公綸

尚書王襄毅公崇古 副都御史龐惠敏公尚鵬

尚書潘公季馴 尚書張襄惠公佳胤

卷六十六

尚書陸文定公樹聲 尚書萬文恭公士和

侍郎瞿文懿公景淳 尚書何端恪公維栢

尚書孫文恭公應鼐 侍郎殷公邁

卷六十七

左都御史李敏肅公達世 尚書丘簡肅公樞

都御史海忠介公瑞 尚書袁安節公洪愈

尚書劉莊介公一儒 尚書郭襄靖公應聘

侍郎陳莊靖公瓚

卷六十八

尚書畢恭介公鏞 尚書宋莊敏公纁

尚書王恭肅公遴 尚書嚴恭肅公清

尚書陸莊簡公光祖 尚書孫清簡公鑑

尚書陳恭介公有年 尚書蔡恭靖公國珍

卷六十九

左都御史辛肅敏公自修 尚書曾恭端公同亨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十八

尚書張公孟男 左都御史衷簡肅公吉貞

尚書趙端簡公參魯 右都御史王恭簡公樵

侍郎王恭介公汝訓 侍郎朱恭恪公鴻謨

侍郎呂公坤 侍郎丘公度

卷七十

侍郎許恭簡公孚遠 侍郎楊文懿公起元

侍郎鄧文潔公以讚 諭德張文恭公元仲

郎中孟公化鯉 尚寶孟清憲公秋

叅政李公渭 通政周公汝登

卷七十一



左都御史溫恭毅公純	侍郎楊端潔公時喬
尚書孫恭介公丕揚	都御史孫莊毅公璋
侍郎郭恭定公惟賢	侍郎魏介肅公允貞
尚書丁清惠公賓	
卷七十二	
大學士馬文莊公自強	大學士王文端公家屏
大學士沈文端公鯉	大學士于文定公慎行
大學士李文節公廷機	少師葉文忠公向高
卷七十三	
侍郎趙文毅公用賢	少詹吳公中行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十九	
侍郎沈公思孝	巡撫艾公穆
祭酒陶文簡公望齡	
卷七十四	
尚書黃文簡公鳳翔	尚書余文恪公繼登
侍郎郭文毅公正域	尚書馮文敏公琦
侍郎劉文簡公日寧	尚書王文肅公圖
修撰焦文端公竑	
卷七十五	
尚書李襄毅公化龍	尚書涂恭襄公宗濬
尚書魏恭襄公學曾	侍郎梅公國楨
卷七十六	

御史劉毅思公臺	大理寺丞傅公應楨
大理寺維公子仁	御史萬公國欽
給諫史公孟麟	都諫張公棟
光祿寺丞朱公維京	禮部于公孔兼
禮部張公納陞	副使顏公鯨
卷七十七	
吏部顧端文公憲成	光祿卿劉公元珍
光祿安公希范	侍郎葉公茂才
尚寶丁公元薦	御史錢公一本
太僕卿吳公默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二十	
卷七十八	
少傅劉文端公一燝	少師韓公熿
少師孫文忠公承宗	
卷七十九	
尚書周公嘉謨	尚書張公問達
尚書趙忠毅公南星	尚書汪公應蛟
尚書王莊毅公紀	左都御史曹公于汴
尚書王莊簡公佐	尚書鍾公羽正
卷八十	
都御史鄒忠介公元標	都御史高忠憲公攀龍



尚書馮恭定公從吾 尚書孫文介公慎行

卷八十一

都御史楊忠烈公漣 僉都左忠毅公光斗

都諫魏忠節公大中 太僕少卿周忠毅公

御史袁忠愍公化中 刑部顧裕愍公大章

卷八十二

吏部周忠介公順昌 諭德繆文貞公昌期

巡撫周清惠公起元 御史周忠毅公宗建

御史李忠毅公應昇 御史黃忠端公尊素

工部萬忠貞公燦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二十一

卷八十三

尚書陳公道亨 侍郎蕭公近高

尚書余公懋衡 總督何公士晉

太僕滿公朝薦 巡撫方公震孺

卷八十四

經畧熊襄愍公廷弼 少師朱公燮元

卷八十五

御史張忠烈公銓 僉事潘節愍公宗顏

參政高忠節公邦佐 兵部何忠愍公廷魁

知縣張烈愍公振德 巡撫王公三善

卷八十六

總兵杜武壯公松 都督劉公綖

總兵滿武愍公桂 總兵趙公率教

都督張莊節公可大

卷八十七

大學士文文肅公震孟 大學士賀文忠公達聖

大學士蔣公德璟 大學士范文貞公景文

大學士吳公姓

卷八十八

尚書李公騰芳 尚書鄭公三俊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 二十二

侍郎鄒公維璉 侍郎李公繼貞

都御史張清惠公瑋 少詹姚文毅公希孟

侍郎羅公喻義 給諫傅公朝佑

巡撫梅公之煥 御史成公勇

副使湯公開遠 吏部華公允誠

職方劉公永澄 禮部張公采

卷八十九

太常少卿鹿忠節公善繼 尚書呂忠節公維祺

尚書盧忠烈公象昇 尚書孫公傅庭

尚書傅公宗龍 巡撫王公漢



卷九十

巡撫蔡忠襄公懋德 知州王忠愍公燾

巡撫衛忠毅公景瑗 巡撫朱忠莊公之馮

巡撫馮公師孔 知縣吳公從義

御史劉忠毅公熙祚 推官蔡忠烈公道憲

知州徐公世淳 知縣蕭公漢

知縣房公景春 知縣劉公振之

御史金公毓峒 布政夏公萬亨

卷九十一

左都御史李忠文公邦華 尚書倪文正公元璐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二十三

侍郎王忠端公家彥 侍郎孟忠貞公兆祥

子節愍公章明附 副都御史施忠介公耀

大理寺卿凌忠清公渠義 太常寺卿吳忠節公麟

卷九十二

諭德劉文正公理順 侍講馬文忠公世奇

侍讀周文節公鳳翔 簡討汪文烈公偉

都諫吳忠節公甘來 御史陳恭愍公良謨

太僕寺丞申節愍公胤 御史王忠烈公章

兵部金忠節公鉉 兵部陳忠毅公德

吏部許忠節公直

諸生許潛忠公琰 布衣湯公文瓊

卷九十三

都督周忠武公遇吉 惠安伯張忠武公慶臻

都尉鞏貞敏公永固 新樂侯劉忠壯公文炳

都督劉忠果公文耀 太監王忠愍公承恩

靖南侯黃忠烈公得功

卷九十四

閣部史忠清公可法 大學士高文忠公弘圖

大學士姜公曰廣 尚書徐忠襄公石麒

巡撫祁忠敏公彪佳 總督袁公繼咸

明名臣言行錄總目二十四

侍郎左公懋第 主事黃忠節公端伯

通政侯公峒曾 進士黃公淳耀

卷九十五

都御史劉忠正公宗周 少保黃文烈公道周

侍讀徐公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一

崑山後學徐開任季重編輯

中山徐武寧王達

直隸鳳陽人累功封魏國公卒年五十四贈中山王謚武寧配享廟庭

王家世農業年二十二值元末從上起兵授鎮撫周旋二年上視其動靜語默悉超羣英于是位諸將上凡有征伐皆以代行乙未以身脫上厄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乃命王為將東取溧水溧陽王至守者不戰民庶咸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丙申從征入建業命為大將浮江而下破京口時張士誠據平江誘我降將陳保二發舟師自常州來逼王禦之敗其軍於龍潭追至常州請益師得三萬人分軍薄城士誠弟士德以卒數萬來援擒之大破其軍進圍常州未下賜書讓之各奪一官復益兵二萬王與常將軍夾攻之常州下

丁酉八月取馬駮沙戊戌十月克宜興十一月上親征婺州命守建康己亥四月池州捷聞陞奉國上將軍同知密院六月上自浙還遣西征皖城既旋自無為登陸至浮山砦擊敗趙普勝部將胡總督因克潛山

庚子五月陳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眾三千人常將軍曰此勅敵也不殺將為害王不可以狀聞上報使者天下戰方始多殺何以勸後而常將軍先以夜坑過半上不憚悉縱餘者王自是專為大將矣

陳友諒悉眾圍洪都上自將赴之召王自廬州來會與友諒遇于鄱陽湖王先諸將敗其前茅獲一巨舟而還時友諒兵盛帆檣後先不見際上命王還守建康王至申約束嚴斥堠鎮靜若不有外兵者而上則已破誅友諒還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克武昌偽平章姜珪詣王乞降曰當死者珪耳百姓無辜王善其言下令禁戢侵擾江漢列郡聞之望風歸附

丙午征吳廬戰皂林生擒張兵六萬直抵蘇州築長圍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層下瞰城中上設火筒發連中又設襄陽礮礮風着人皆死城中震恐遣人詣建康請命上曰將軍天性忠義沈毅有謀端重有武顧軍中稟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便宜行吾不中制時平江城堅難猝拔莫天祐為士誠守無錫更相唇齒其將楊茂善泗數從水中為偵王獲茂釋而厚賞之



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知城中困乏乃親督兵  
攻破之九月縛士誠送建康得兵二十五萬論功召  
見于戟門封信國公賜賚優厚降褒

王下姑蘇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  
人子一脾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  
者死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  
奈何久抗王師

丁未十月命爲征鹵大將軍帥諸將取中原抵齊魯所  
過輯兵守禦規畫芻糧兵不民擾所得將士帥而徂  
征洪武元年二月克樂安三月引兵上黃河下洛陽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長驅嶠函直抵潼關五月車駕幸汴梁詣行在謁見  
七月渡河取衛輝彰德廣平趙州由臨清上德州取  
長蘆至直沽獲其海舟作浮橋以濟師又令副將常  
遇春等帥舟師並河東西以進令步騎遵陸而前元  
丞相也速等望風遁去克河西通州元主及其后妃  
太子北走八月庚午遂入元都戮其監國淮王帖木  
兒不花及左丞相慶童平章送兒必失朴賽因不花  
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鹵諸王子六人封府  
庫圖籍寶物以兵千人守宮殿門使宦寺監護其宮  
人妃主餼廩無缺人民安堵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

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遣人至京獻捷承詔置  
燕山等六衛守北平

十二月進圖太原王謂諸將曰聞擴廓帖木兒出太原  
道保安經居庸攻北平孫都督總六衛兵足以鎮禦  
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彼進不得戰退無  
所依此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  
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引兵徑進  
擴廓帖木兒至保安聞之果還兵鋒甚銳王遣精兵  
夜襲其營擴廓帖木兒聞變倉卒急踰帳乘驛馬遁  
去遂克太原得兵四萬人馬四萬匹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四

二年取鹿臺河中西安鳳翔會諸將議兵所向皆曰張  
良臣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先取慶陽從隴  
西攻臨洮便王曰不然慶陽城險兵悍未易猝拔臨  
洮西通蕃夷北界河湟人足以備戰鬪土足以供軍  
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塞束手就降矣臨洮  
旣克旁郡自下諸將曰善進至鞏昌遣副將馮宗異  
攻臨洮思齊不戰降良臣懼亦以慶陽降王西征平  
涼良臣復叛王趨至涇原遣將率精騎抄其出入絕  
聲援別將圍其城良臣開門挑戰王麾兵擊敗之其  
下開門納我兵王入城良臣投井引出斬之陝西悉



平十二月上大賞定中原諸將以公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進封魏國公賜誥命鐵券復賜第京師表其里曰大功坊五年復命守邊歲鎮北平

定西之役擴廓發精兵千人由問道從東山下潛劫東南壘舉軍皆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王自率帳前卒擊之敵始退德濟故功臣越公大海子也王械之送京師上釋之而以書諭達謂將軍自効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不誅吾且念其信州諸賢功不得不曲赦以伸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五

不忍自今而後將軍毋事姑息

十七年太陰數犯上將上心惡之召王還嘗留王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送至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大驚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上益悅

王南征陳友定至蘇州聞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爲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中櫛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貲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王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所至

之處攻城不屠與人不戲凡受命而出及成功而還每不自矜至于封姑蘇之府庫置元宮之美人財寶無所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志無疵昭明日月者也胡惟庸爲左丞相儉而貪以公元勳貴重因欲納好公惡之反賂公闖者福壽使爲間以圖公福壽發之公亦不問惟時時爲上言惟庸不可過委過委必敗後惟庸反上以是益重公十八年春二月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六



開平常忠武王遇春

直隸懷遠人累功封鄂國公卒年四十三追贈開

平王諡忠武配享廟庭

王賦性剛毅膂力絕人年二十二爲盜魁劉聚所得拔爲什夫長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乙未聞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自請爲先鋒上曰爾自有主吾安得留之王涕泣堅請上曰且從渡江俟克太平事我未晚也六月上抵采石磯元兵陣于磯上其下巨舟如織相距三丈餘王乘飛舸至上麾之前卽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取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七

平授管軍總管

丙申春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上慮將士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別出奇兵擣敗之悉俘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

庚子夏五月從徐公拔安慶趙普勝之水寨時陳友諒陽言拔安慶王策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卒于九華山明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

辛丑春張士誠寇長興上命王援之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羅友賢據池州神山寨通吳杭歙震動王討斬之餘黨悉平

上所任將帥最著者三人曰平章邵榮右丞徐達與王榮最爲宿舊且善戰既貴而驕忽有異謀事發就縛上欲宥榮死以慰勞臣衆唯唯王直前曰人臣而以反名寧可宥臣誼不與之共生上乃飲榮酒流涕而僇之以是心益愛重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八

癸卯春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于安豐王從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勝敵兵大敗而去遂同徐公圍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而還

秋七月上率諸將援武昌八月遇友諒于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偽平章舟風急火熾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梟猛奮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諸將以友諒兵尚強請縱其去王獨不言上悟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迴流而上舟蔽江面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禦之敵兵奔潰追北數十里與之



酣戰自辰至未不解上所乘舟及王舟皆膠於沙王  
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  
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未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于武  
昌冬十月王帥師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  
壁出降荆湖悉平陞中書平章政事

丙午秋八月諸將攻浙西師次太湖偽萬戶尹義等逆  
戰王擒之直趨湖州之毘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  
大潰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偽丞相張士  
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統奇  
兵錄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壅溝港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九

其歸路士誠出親兵拒關王一鼓勝之士誠復遣其  
將徐義統赤龍船親來援王復擊敗于烏鎮冬十月  
舊館降得兵六萬湖州亦下遂進圍平江丁未圍之  
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盡秋  
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五萬授平  
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冬十月拜征鹵副將軍同徐公奉命北伐洪武元年王  
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李景昌遁進攻  
河南敵兵五萬屯于洛水之北將出迎戰王布陣旣  
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

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  
後皆平

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諸郡又平八月三日燕  
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十二月師次太原其守將擴  
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鋒銳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  
兵雖集而步卒未至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劫其  
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從之擴廓帖木兒果  
中傷而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

二年進攻大同河東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  
降奉元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  
通州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遂擣永平過惠州至大  
寧也速遁破開平元君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  
人及平章鼎住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牛  
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贈開平王太廟  
及功臣廟位皆第二子茂襲封鄭國公

王謙慎不矜有功無過運籌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  
大將軍征伐謹聽約束及其自將卽能節制將校所  
向克捷由其志識明而才力雄故施之各得其宜也  
其在上前或時有直諫無不嘉納



岐陽李武靖王文忠

字思本泗州盱眙人累功封曹國公卒年四十六

贈岐陽王謚武靖配享廟庭

王父貞尚曹國長公主生王甫十二而公主薨時江淮

盜起父貞携走亂軍中幾不能存聞上駐兵和陽始

來見焉上見甥喜且泣賜姓名朱文忠延師誨之一

日取所業示幕僚曰是亦可矣當于馬上習之

丁酉以舍人統兵援池州奮擊破陳友諒之卒尋帥所

部取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

戊戌二月敗元判院阿魯灰于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一

潛昌化獲其婦女輜重甚衆王恐士卒驕莫肯鬪因

激衆怒盡焚其輜重曰患戰不力耳何患不富貴遂

前襲破洪元帥營會鄧愈胡大海兵取嚴州授帳前

左副都指揮守之張士誠遣其徒率苗獠水陸奄至

王敗其衆取俘馘載巨筏中乘流而下賊遁去取浦

江禁焚掠示恩信民大悅進克諸暨

壬寅進浙江行省中丞苗將蔣英劉震反金華賊殺其

帥胡大海王聞亂率兵馳赴賊委城遁

癸卯諸全守將謝再興叛挾張士誠寇東陽王馳救復

破之再興走王以反側郡處兩叛間又與強鹵接壤

而練兵繕甲屹不可動

乙巳士誠遣僞司徒李伯昇率兵號二十萬寇新城王

救之令去城十里而軍守將胡德濟謂賊勢盛盍少

避之以俟大軍王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

我敵吾未戰而退則賊勢益張莫若與戰死中求生

正在今日遂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當驕

可一戰擒也賊擒輜重皆汝等有明日合戰王橫槊

引數十騎乘高馳下直出陣後衝其中堅格殺數人

出入陳中所向皆靡督衆乘之敵遂大潰城中將士

亦鼓譟而出斬首數萬級擒將校七百餘人委棄鎧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二

仗輜重羸亘數十里伯昇僅以身死

丙午師進克桐廬新城富陽至餘杭叛將謝再興之五

子降丁未杭帥潘原明使其員外方夔納款王詰之

曰師未至而遽款得無爲緩師計乎夔曰王師所過

秋毫無犯杭之吏民鼓舞而慶有主其何敢緩王引

入臥內款接因命條畫入城次第遣歸原明封府庫

籍軍餉執叛將蔣英劉震出降王宿城上今日敢有

擅入民居者斬有一卒借民釜立磔以徇中外按堵

如故卽軍中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復李姓

洪武元年平閩中叛寇還爲偏將軍從常將軍北征由



遵化渡鹿兒嶺進薄上都克之走元主俘獲萬計俄常將軍卒詔代將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師次太原慶陽則已平矣而鹵攻大同甚急因諭衆曰吾與若等受命而來闔外之事吾得而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數千擒劉平章進次白陽門斬四大王時天雨雪王疑有伏引數騎入山覘之前軍去鹵五十里而營復進五里阻水自固鹵果夜悉銳來攻不可動質明望見鹵益大至乃以兩營委鹵俾死戰久之度其機疲選精兵爲左右翼奮擊大破之生擒列脫伯俘斬及降者萬餘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三

人窮追至莽哥蒼而還論功賜金幣當大將軍之半三年正月授征鹵左副將軍總兵北伐出野狐嶺降其守將進師察罕惱兒擒其平章祝貞夏五月克應昌獲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宮人諸王達官宋元璽金寶玉冊以歸元太子僅脫身走追之不及而還進攻虹螺山擁兵自固者皆請降捷聞上大悅王上平沙漠表是年大封功臣封曹國公同知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與世券

四年西蜀平命王率兵鎮撫五年春同中山王復征迤北王總東道兵五月取和林鹵遁去王曰兵貴神速

千里襲人難多負重乃留東平侯韓政守輜重于驢駒河令士卒持二十日糧兼程至明海南來益衆王據險爲營示弱鹵疑有伏遁去軍還失故道乏水多渴死王患之忽所乘馬足跑地泉隨湧出三軍賴以濟六年冬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七年春總兵北伐駐代遣將分道出捕鹵擒其平章國公攻大寧高州大石崖斬其宗王朶朶失理至豐州追斬魯王皆鹵子女人畜歸由是邊境肅然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四

陳上上怒日本謂與丞相胡惟庸通欲討之文忠諫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此儒生家言何從出爾口使人盡殺其客王出歸見館客橫屍牖下病悸不治上幸其第撫之十七年三月堯子景隆襲爵誥詞中有云朕姊子李文忠列之羣將位以公爵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爾慎鑒前失永服朕訓增枝前軍左都督方英中都正留守

王器量沉閱人莫測其際臨陳蹈厲奮發遇大敵膽氣益壯故戰無不勝及釋兵家居恂恂若儒生嘗師金華范祖幹胡翰講明性理之學出爲詩詞皆偉壯可



觀至音樂華靡事泊如也

王行師未嘗妄殺其馭部曲嚴而有恩百戶陳恭戰死其子從母嫁陳乙乙犯法吏議籍其孥王曰陳非陳妻子固陳子也奈何沒入奏出之大同之提執其名將脫列伯以至王釋之延坐共飯其故官在俘籍者隨才錄用不至失所浦江鄭氏聚族而居者十世元末兵興舉宗避之山谷間王下令召還戡士卒不得入其里門毀傷其室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五

寧河鄧武順王愈

直隸虹縣人累功封衛國公卒年四十一贈寧河

王諡武順配享廟庭

幼有大志智勇過人父順興與兄隆聚兵臨濠相繼卒衆推事王年十六每戰必挺身破敵乙未上駐師滁陽王率所部來歸充管軍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帥舟師來寇上親督兵禦之王與徐將軍以奇兵擒陳也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六

丙申從定金陵破鎮江陞元帥守廣德丁酉移戍宣州取徽州浙江楊苗率衆十餘萬來攻王與越國公胡大海分門出戰大敗其衆戊戌正月克婺源三月取嚴州遷同僉樞密院事己亥領兵畧浙江臨安大破張寇

庚子鄱陽院判于光右丞余椿擊走偽漢部將辛同知等饒州來附王移鎮之饒濱彭蠡湖接漢界漢數遣舟師攻城王輒出戰殲其衆

辛丑除江南行省叅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王益布上威德撫納降附右丞胡宏等皆自拔來歸八月以兵襲浮梁轉戰樂平敗蕭總管之衆擒萬戶彭壽等諸屬邑皆下進圖洪都駐兵臨川之平塘聞州人熊



鼎有謀畧延見與論事上遣降將吳宏取撫州撫帥  
鄧克明欲拒宏而畏王兵強遣人詐獻地以緩我王  
用鼎計卷甲夜趨比旦入城克明單騎遁自度不免  
以分省印來降遂定撫州於是上進兵取洪都降其  
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同僉康泰等召王以步兵來  
會授江西行省叅政鎮之而命宗泰仍故官以所部  
從宗泰初不欲降迫廷瑞意怏怏懷二心又以王秩  
卑不欲居其下廷瑞知之密言狀上命二人部兵赴  
大將軍攻武昌舟次女兒港叛還夜砍新城門入王  
倉卒以數十騎且戰且走從騎被殺殆盡窘甚連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七

三馬輒路幾不得免最後得養子馬乃脫奪撫州門  
出歸于上上弗罪也大將軍聞變還兵復洪都走  
祝宗執康泰于是大都督文正開府洪都王副之明  
年陳友諒領國來圍號五十萬治戰艦高與城等文  
正堅守王分撫州門最衝力戰三月餘晝夜不解甲  
上來援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圍始解論功與克戰  
等尋破平鄧青等二萬人于永豐從開平王蕩臨江  
諸山寨圍贛州下之南安南雄韶州諸路悉降進右  
丞相加湖廣行省平章時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  
無有如王與李岐陽者

移鎮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燧火相望新附之民未  
有定志上賜書曰汝謹法度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  
有罪者宜詳審古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畧次之汝能  
勉焉我無西顧之憂矣王奉諭撫綏之遐邇悅服

吳元年十月擢拜御史大夫洪武建元命大將軍經畧  
中原以王為征戎將軍進兵取江淮未附州郡三月  
取唐州南陽生禽蔡國公史克新等遂取隨州守將  
左丞王誠降金商均房地悉平

三年命為征鹵左副將軍同大將軍出隴右大敗王保  
保於定西土番烏思藏等部來歸者甚眾十二月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六

衛國公食祿三千石賜鐵券世襲

五年以征南將軍討平澧州等處溪洞蠻獠九年土番  
諸部為梗劫剽烏思藏貢使輜重王以征西將軍率  
沐都督等往討之分兵深入覆其巢窟追至崑崙山  
斬首捕鹵數萬獲馬牛羊二十餘萬捷聞上悅召還  
至壽春薨年四十一上哭之慟親臨奠視葬地歎曰  
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夢炎為  
製神道碑追封寧河王諡武順

王沈毅詳敏事上最恭順有所委不憚危苦功成不矜  
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八州之民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東甌湯襄武王和

字鼎臣直隸鳳陽人累功封信國公卒年七十贈

東甌王諡襄武配享廟庭

幼孤卓越有奇志嘗從羣兒嬉輒勤習騎射及長身長  
七尺侷儻饒智畧壬辰率壯士從滁陽王眺蕩善戰  
從九灣再破定遠時高皇以王婿寄肺腑請于王  
與和共事下和州諸將皆帝等莫肯爲下而王長  
帝三歲獨謹執部曲禮帝甚悅陳也先來寇王拒却  
之

乙未從渡江下采石定太平也先復來寇王擊其水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十九

矢中左臂不爲撓與中山寧河二王自東門出甲轉

戰至城北大破擒也先以獻分兵取溧水句容

丙申從定建業與中山王取鎮江進統兵元帥畧定金  
壇覆窩莊戎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克常州爲其守  
帥與張士誠境接王頗好飲嘗請事于上不允醉而  
有怨言曰吾鎮常州如坐屋脊左右顧惟所便誰能  
難也上聞隱之王醒亦媿悔悉力拒士誠再破其軍  
又逐莫天祐擄其妻子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士  
信圍長興會常將軍兵合戰士信大敗遷中書平章  
乙巳擊斬江西劇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

士誠既縛論功賜帛上卽大位建御史臺爲左御史大

夫立東宮爲太子諭德

時方谷珍據溫台慶元三郡未下王督諸軍征之谷珍  
匿海島王遣人持書諭降谷珍乘勝下福州洪武元  
年畧定閩中諸郡擄陳友定海上宴然旣而扈從駕  
幸汴梁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拔河中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山關隴皆平明  
年復從中山王大破元丞相擴廓于定西遂定寧夏  
追鹵于察罕腦兒獲其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九  
月還京師封中山侯祿千五百石始露其守常州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二十

語王頓首謝過

明年爲征西將軍與副將軍廖永忠等以舟師自夔陵  
攻夏扼險不能進永忠趨之王未決而征鹵副將軍  
穎川侯友德自秦隴深入取漢中永忠乃決計先入  
破其扼險之師長驅抵重慶王始繼之夏主明昇以  
重慶降友德亦定成都蜀平上推功友德永忠受上  
賞責王逗撓姑子彩帛八王頓首謝罪又明年以偏  
將軍從中山王北討分道擊賊敗于斷頭山歸命往  
中都同李韓公建宮闕尋覽通州外郭徙鎮彰德上  
以王用兵數失利不任將而堅忍多智數又能與李



太師抗故特委以綜理之任且念爲里中長者十年竟封爲信國公歲祿三千石與誥券

十四年從中山王北伐覆灰山營獲其平章刺里哥樞密副使九通又明年巡四川永寧之塘濠訓練士馬十八年五開山徠亂王以兵討之葬其穴鹵斬四萬餘時天下無事上不欲諸大將屢典兵而王從容爲上言臣老願得歸故鄉待骸骨上悅賜寶鈔治第鳳陽尋悉治功臣第旣而倭盜海邊上患之有指揮方鳴謙者故谷珍從子上以其習海事問焉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備之爾能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兵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水具戰船若壘錯落倭無所從入入亦無所得若縱之赴岸魚肉吾民矣上喜則曰于何籍軍對曰兵興以來軍強民弱民樂爲軍若四民籍一民當響應時諸大將多物故上知王智慮未衰強起之曰卿雖老爲朕一行因請與鳴謙偕至台以其客王文啓見因爲王圖上要害城戍處奏聞一如所請于是自登萊淮揚吳越閩嶺濱海要地築城凡數十民丁四取一爲兵戍之旣竣事而新第成率妻子陞辭資子甚厚二十三年入朝忽感疾遣歸里二十七年上思王特詔與入覲手摩撫其體語及舊勞對之雪涕

王沈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行師受任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陳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家蓄賸妾百餘晚年皆資遣歸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見故交遺民騷如也以功名令終智矣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黔寧沐昭靖王英

定遠人封西平侯卒年四十八贈黔寧王諡昭靖

配享廟庭

八歲而孤遭兵亂母携之逃難上起兵收之撫爲子旣長溫爽有姿槩與李岐陽等俱賜國姓名文英數從征伐入侍帷幄晝夜勤勵目無忤視上器重公中宮尤愛之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鎮江甲辰轉指揮使加昭勇大將軍

洪武元年王取鉛山崇安遂從大將下福建擒平章陳友定爲製姓沐而单名曰英出鎮建寧三郡尋僉大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都督府事四年進同知九年鎮撫關西事有不便先更制而後聞十年副寧河王征西番渡黃河畧烏思藏耀兵崑崙轉戰千里俘鹵萬計封西平侯食祿二千五百石賜世券

十一年授征西將軍窮追西番降其萬戶迄失迦平其部落擒洮州十八族番酋并其衆三萬雜畜二十餘萬關地千里還鎮關中十三年元脫火赤愛足擾邊王復帥所部蕩和林畧亦集乃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涉流沙七晝夜至其境分兵四翼薄穹廬大破之獲脫火赤愛足覆其全部十四年從大將軍異道出

古北口克灰山會寧渡臘胸河獲知院李宣

十五年以征南右副將軍同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率師三十萬征雲南由辰沅遵陸路出羅鬼攻普定普安循格孤山之南出奇兵襲畢節擊可渡河皆克之梁王遣其將達里麻駐兵曲靖拒守王謀于友德曰雲南兵屯曲靖必意我軍深入勞頓且以程計之謂未能猝到彼必懈惰我若兼程以進出不意掩其未備此批亢擣虛之術也曲靖一破餘皆傳檄而定友德然之遂乘大霧進至白石江阻水而止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悉擁精銳陳水上傅穎川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五

欲濟師王曰未可乃陽整衆鳴鼓若將濟者而別遣奇兵潛從上游繞出賊後賊陳動王乃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泗者數百人皆蒙盾直渡以長刀仰斫彼軍奪氣却數里結陳而待擊之勁戰自旦至晡蹀血震蕩王縱鐵騎橫貫而蹙之賊大潰生擒達里麻僵屍百里梁王聞敗走死直抵雲南諸郡皆下獨大理猶爲元守王與永昌侯攻之其帥段世據龍尾岡爲固王分一軍夜從間道登點蒼山襲其背質明王麾騎亂流至關壯士被羽先登關破伏兵從後夾擊擒段世援大理移兵取車里平緬不浹月雲南郡邑悉平



分省列衛戍簡置守令勸課農桑後與潁川侯分道平東川烏蠻寇而募兵叛者合圍雲南守帥馮誠等告急王簡萬騎馳救之賊夜遁乘勝急擊遂悉復諸失守者詔諸將班師王留鎮之三歲而破平塵沙勒斬首千餘級

二十一年百夷思倫發等聚其衆來寇號三十萬王選卒二萬拒之南對壘使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率萬衆乘二十象來戰誠一戰殺數百人獲一象還王曰賊不足平也明日賊悉衆驅百象來鬪象皆背負欄楯挾大竹爲筒于兩旁筒置短槍十餘以標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五

我王多置火銃神箭于前分軍爲三馮誠領中軍甯正居左湯昭居右大戰左軍小却王令左右斬左軍帥首左帥遙見一人拔刀馳下卽麾衆復前王督戰益急不移時寇大敗斬首三萬級俘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皆被矢如刺蝟賊帥皆伏殪象背羣蠻震讐稽顙奉貢不敢復爲梗明年復平東川破走叛首阿資入朝賜宴奉天殿賚黃金二百兩白金五千兩彩幣百襲鈔五千錠陛辭上撫之曰使我高枕而無南顧憂者爾也王歸鎮復大破阿資衆走之使使以兵威折脅八百媳婦國并諸番有重譯貢者初王留鎮

之明年哭孝慈皇后再鎮之三年哭懿文太子極哀吐血卒年四十八訃聞上勸哭命以喪歸賜葬都門外追封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

王沈毅有智量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濫殺旣鎮雲南事事修舉墾田至一百一萬二千畝辦方物以定其賦視民數以均其役疎節目以寧便其人嘗從容詢一儒生欲觀書勸讀大學衍義益以通鑑綱目不二三年學問大進論事輒援引典故又于壁間大書周子太極圖說張子東西二銘朱子敬齋箴孔明出師二表李密陳情表韓愈佛骨表朝夕瞻對求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五

理趣擇民間之俊秀及土官子弟皆令入學肄業使知禮義朔望自往釋菜設食給衣曰首善之地風化攸出不可後也嘗得太極圖善本并白鹿洞規刻石置文廟平居無所嗜惟有馬癖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支遁一僧爾猶愛其神駿畜之吾將也馳逐于兩陣與吾一心以立功者在良驥耳是不可愛而他愛乎畜息甚富良者屢以充貢餘遇征討分給將校勇敢善戰者所得至十餘匹後雲南父老與蠻彝土官願卽府城立廟以聞報可



宋國馮武壯公勝

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後名勝定遠人累功封宋

國公卒年十南都追贈寧陵王諡武壯

父文質有三子長曰國用季曰勝皆驍勇僥智畧國用貌都雅動止舉舉而公長軀偉面磊落慷慨生時黑氣滿舍若煙霧經日不散里中異之淮南兵起兄弟聚眾立砦自固高皇畧地至妙山國用儒服來謁上曰若書生耶試爲我計安出國用曰建康龍蟠虎踞帝王都會其帥懦弱不任兵宜急擊下其城據以號召四方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此吾心也歸砦挾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七

其弟拔眾俱來上見公尤愛異之引其兄弟爲心膂事寄當李善長亞而皆善戰典親軍諸忠勇知計之士惟國用兄弟至最先三汴河之戰國用手獲其帥與公偕攻和之板門寨先登又敗雞籠山寇會得巢湖水寨兵遂從上渡江破擒陳也先赦之與盟插血而嘔國用曰其人必叛也先果行刺不克走爲下所殺姪兆先復擁眾據方山與蠻子海牙分水陸相犄國用從破海牙及兆先盡得其眾上選降卒驍勇者五百人爲宿衛獨國用擐甲侍帳中上寢息自如五百人皆感服上卽以屬國用公將之攻金陵先登復

從取鎮江俱授萬戶因從取寧國定泰興宜興俱進大元帥國用以忠謹擢帳前親兵都指揮使專待謀議從征金華進平紹興功最多屬疾卒上親臨奠哭之勳賜葬江寧贈郢國公

明年公代爲都指揮使陳友諒逼龍灣上禦之大戰石灰山公率宿衛直擣其中堅大破之再從拔江州及解安豐之圍走元將左君弼移兵取江西諸郡合兵下淮東公獨圍高郵爲所給失兵千上召而撻之徒步至軍怒甚勒軍一鼓下之從討張士誠下吳興進圍蘇州破之論功次平章遇春進銀青榮祿大夫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天

右都督

洪武元年會取汴梁克河南陝州西拔潼關守之復西下華州旋師謁上于汴拜征鹵右副將軍命守汴其冬從大將軍下山西克平陽絳州制詔右副將軍居遇春下湯和次之楊璟又次之渡河取鳳翔李思齊走臨洮兵逼臨洮降之還從大將軍圍慶陽執叛將張良臣全陝悉平前是上諭達大軍已下慶陽右副將軍權鎮節制諸路兵馬而大將軍與偏將軍和先還京議功賞達遂還又五十餘日公亦至上責之曰將軍不奉詔耶外過鹵內填撫關陝所寄甚重而弁



髦之何故公頓首請死上以功高弗問至定賞頗列其事金幣減半

三年春再以征鹵右副將軍同大將軍出搆定西大破王保保自秦州南出一百八渡徇畧陽擒其平章蔡琳入沔州又遣別將由鳳翔入連雲棧合攻興元克之蜀地大震征哨極于西北凱還論功封宋國公食祿三千石賜券誥謂公兄弟親同骨肉痛切支體又謂公十餘年間內則除肘腋之患外則建爪牙之功平定中原佐成混一所謂揚甚至賜文綺帛八十匹五年春爲征西將軍率五萬騎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元

以疑鹵且分其勢兵至蘭州遣傅將軍以驍騎五千爲先鋒連戰敗鹵遂定甘肅進亦集乃路降其守將小顏帖木兒次別力篤山岐王朶兒只班走獲其平章張加奴等及馬駝牛羊十餘萬時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得失相當獨公以捷聞而有言其匿鹵橐駝馬者賞不行自是連以將軍印練兵臨清北平繼往大同討元殘寇散不剌等還鎮陝西改河南冊其女爲周王櫛妃

十三年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寇邊明年大將軍討之上命公佩征鹵將軍印練兵河南待發項之天象有警

勅公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封地就語都指揮馬兒宜慎防刺客未逾月又勅曰天象屢見不可不警秦晉二王還京宜選精銳嚴宿衛王至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守城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守城官兵以三之一迎餘悉城守時北方初定而上之嚴密如此

元丞相納哈出擁大眾金山數窺伺遼東爲患乃拜公征鹵大將軍傅友德藍玉左右副將軍步騎二十萬備之諸公侯皆從上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諭之降公等至通州謀鹵有屯慶州者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永昌侯玉以輕騎乘大雪掩之殺其平章朶來大獲士馬而還公出松亭分築大寧寬河等四城遂駐大寧踰兩月留兵五萬守大寧以全師壓金山納哈出見乃刺吾而驚曰爾尚在乎乃刺吾頗爲述上恩德且示以富貴納哈出喜卽遣其左丞探馬赤等至公軍獻馬初納哈出分其衆爲四一日榆林一日養鵝莊一日龍安一日禿河其人畜輜重富於元主不肖預朝會召之亦不往公大軍直前逼納哈出度不敵乃因乃刺吾請降公使藍玉以輕兵往受之納哈出覘知我兵盛指天噴噴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



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王大喜出酒與飲納哈出別酌所携酌玉王讓之先納哈出即先飲復酌酌玉王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讓弗肯衣玉亦持弗飲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鄭國公茂者公子婿也公故欲兒子畜之茂不受且迫欲自見而其部將趙指揮解胡語謂茂此且欲遁也茂遽前縛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佩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兵擁納哈出馳而見公其將士妻子凡十餘萬在松花河者聞而驚潰公遣降將觀童往諭之皆降凡四萬騎并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羊馬驢駝車服至百餘里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公復遣諭再三折弓矢擲地來降公以禮宴待哈納出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罪狀鄭國公上聞大悅使使諭公等所以勞賜納哈出玉帶龍衣及其部曲金幣無算封為海西侯械鄭公茂至京會有言公娶鹵妃及受良馬無算者又失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許公過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公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而諸將士亦無封賞者茂削爵安置嶺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公子諒與家奴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上諭公家奴如律特免諒死二十七年諭公曰天道以有餘補不足人反其道乃以不足奉有餘嗚呼禍福之來皆人自致朕命卿子出鎮西鄙近以家人違令聞朕察言觀色良由不得其所故爾然小人畧無怨言誠可愛惜朕念卿昆弟相從開國有功且聯姻親不忍不為卿言自後役人俾得從容足衣食無窘迫自然效力下無怨咨則家道昌矣二十八年暴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名山藏云勝家居僮僕倚勝橫欄稅輻重乘載勝獲稻打場壅旣場下碾碌礮其上取共有鞞鞞聲出人騎善馬邑有樊父名為瘦國用妻家也勝一日為酒召樊父盛陳其金銀器盃與樊父戲而令瘦之樊父既得難勝曰必千金乃還勝怒走於上樊父亦訟勝言其居家所為若日場下壅兵器上子勝酒日我諸子皆不得封

奔州贊曰馮國用不死其岐陽伯仲乎公有大將材積戰功久而其中不能無欲且又時時見鶩桀焉能免乎金山之役壘書凡三下以中山開平二王喻之始而勉之中而戒之終而愧焉雖然公功大罪不能掩譴廢可也嫌死不可也不王可也不侯不可也



穎國傅武靖公友德

字■宿州人累功封穎國公卒年■十■南都

追贈麗江王諡武靖

元季避亂穎川礪山中為大盜李喜之所得從破山東  
焚燒上都宮闕躡關隴轉剽入蜀嘗為軍鋒冠李喜  
之敗歸明玉珍不能用走從陳友諒

辛丑高皇攻江州公率眾來歸上奇之俾為別將屬常  
遇春從援安豐掠廬州還從逆擊陳友諒於鄱陽湖  
公操輕舟盪其鋒身被數創戰益力手殺數百人復  
與諸將邀之禁江口友諒死師旋第功最復從上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征圍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顧諸將誰  
能奪此山者賞公即率萬人先登一鼓而奪之流矢  
中頰鏃出腦後復洞脇不為沮武昌平超授雄武衛  
指揮使復從徐達下廬州西取蕪陵畧衡州襄陽安  
陸俱取之與元守兵戰身被九創破擒其將任亮還  
師淮東克泰州進逼淮安破張士誠援兵於馬驢港  
復大破元將竹貞于安豐

吳元年命公守彭城王保保遣大將李二來寇勢張甚  
駐陵子村公度兵寡不敵調其散掠率步騎二千自  
呂梁渡直趨擊之驍將韓乙出戰單騎刺墜馬遂敗

之度賊益兵且復至歸而陣于野臥槍開城門以待  
李二果盛兵至鼓之士騰搏賊大敗之縛李二以獻  
上悅進江淮行省叅政召入以麾蓋鼓吹送歸第翌  
日復命中書叅政李飲冰楊希聖携音伎一部就第  
飲飲冰等醉而裸與伎人戲上怒皆黥之諭公曰若  
擐甲胄出百死一歎之固當而彼士人何為者吾不  
而咎也

明年大將軍北征上所褒勉不四五人而獨謂叅政友  
德與右丞薛顯勇畧冠諸將可授先鋒當一面公遂  
從大將軍破沂州斬王宣下青州連收山東河南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克元都精騎偵邏古北諸隘從定中山真定進兵太  
原王保保來援兵未交萬騎突出壓營而陣公帥死  
士五百衝却之因合謀夜掩其營王保保棄軍走復  
敗賀宗哲于石州逐竹貞至宣府復從大將軍西入  
關走張思道逼臨洮降李思齊大將軍圍慶陽公以  
驍騎扼走路慶陽下關陝悉平賜白金文綺

洪武三年復從大將軍擣定西大破王保保移兵伐蜀  
領前鋒出秦州奪畧陽關鹵其平章蔡琳入沔分兵  
由鳳翔經連雲棧合攻漢中克之以饋運不繼還軍  
西安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公以



精騎三千攻斗山寨夜令人各持十炬列山上蜀兵疑大軍至驚遁復與大將軍偵探極西北還封穎川侯

洪武三年冬拜征鹵前將軍與征西將軍和德慶侯永忠濟寧侯時入蜀伐夏和與永忠由瞿塘以舟師取重慶公率顧時由秦隴以步騎趨成都辭朝上曰蜀人聞我西伐必悉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拒我師出其意外直搗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公至陝揚言出金牛規階文守備弱即趨陳倉選鋒攀緣山谷晝夜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守將丁世珍倉皇拒戰擊走之階州下遂趨文州蜀斷白龍江橋自固公立督兵修橋以渡遂拔文州渡江所至皆不戰而潰進拔綿州漢水漲伐山木造百艦而渡欲通軍聲于湯將軍為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日月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之解體葺圍漢州其丞相戴壽太尉吳友仁等分瞿塘守兵來援則公已破其守將向大亨親督勁兵逆擊大敗之拔漢州進圍成都壽以巨象載甲士前戰公勒強弩挾火器衝之象皆却走兵躡籍死無數萬上引其功切責東諸將所書木牌亦達東軍遂趨夔州七月壽大亨以

成都降公湯將軍亦克重慶公分兵盡下川蜀諸郡縣十月還京十二月論功上曰平蜀功傳一廖次旌之文子之金湯將軍和不與賞焉

五年副馮將軍征沙漠由西路出金蘭先率驍勇五千馳趨西涼進畧甘肅手射殺平章不花至瓜沙州大捷是時師出三道獨公獲全勝而以主將坐小法不被賞踰年復為前鋒出塞鹵聞絕漠徙去還軍填北平上疏言五事其一請通清河冰水便漕粟其二宜招撫流民給以種具復三年其三古北等隘罷民守戍發兵千人代之便其四關外新附丁口貧宜給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糧厚恤其五北平郡歲供億大軍宜有以紓之上褒允下所司速行

十四年為征鹵副將軍與大將軍達討故元平章乃兒不花出塞大破鹵北黃河選輕騎夜襲灰山獲其部落人畜甚眾其秋拜征南將軍與藍玉沐英統兵三十萬征雲南上曰雲南遐僻取之當自永寧始先遣驍將別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雲南喉襟彼必併力拒我審勢出奇取勝在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一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



南既克分兵徑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可不煩兵而下公馳至湖廣遣別將郭英陳桓胡海等帥兵五萬由永寧趨烏撒而自率大軍由辰沅取貴州攻普定普安下之進取曲靖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以拒我師公用沐英計兼道蒙霧潛渡白石江下流出其後而畢濟于上流之江既陳公麾軍大戰縱鐵騎擣之生擒達里麻遂平曲靖公遂城烏撒得七星關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烏蒙叅部皆降十五年上諭公梁王尚在霽翠不降雖得雲南亦難守遂進兵克大理擒土酋段世分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兵畧下鶴慶麗江金齒車里平緬皆降霽翠悉欵附梁王入山自縊死俘其眷屬及威順王子伯伯于京師凡三百餘人公因俗立法定貢賦興學校掩戰幣廣屯田南人大悅十七年還京論功進封穎國公食祿三千石與世券

二十四年北征追故元遼王方進兵遽下令班師函信之少懈趨師深入掩襲鹵衆而還東川蠻復叛命公率諸軍往討之并討越州叛酋阿資皆破之還命與諸將駐兵湖廣要地休士且以壓服諸蠻之叛服不嘗者尋赴北平練卒從燕王出古北口悉收其部落

踰黑嶺至鎌子海窮熊皮山而還召歸加賜還鄉請懷遠田千畝上引公儀休事諭止之再遣練兵備邊復理山西諸衛兵已副宋公總山西河南兵馬屯田公侯在事者悉聽節制還進兼太子太師尋復與宋公往北平山西備邊聽秦燕二王節制二十七年十一月暴卒二子忠尚壽春公主爲駙馬都尉讓金吾所鎮撫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名山藏云藍玉誅友德以功多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上春秋高行且夕盡我輩我輩當合從連衡上聞之會冬宴從者徹饌徹不盡一疏上責友德不敬且曰召爾二子來友德出衛士有傳上語曰携其首至項之友德携二子首以入上驚曰何遽爾忍人也友德出匕首袖中不過欲吾父子頭耳遂自刎上怒

分徙其家屬於遼東雲南而王弼亦自盡

弁州贊曰當時持重善將將無如中山王至暗嗚跳盪獨開平王而友德差次之稱二虎將開平死大封之後友德始益展而有方面勳取巴蜀定滇竿其擘擘蓋庶幾中山矣後友德公者爲涼公藍玉其戰功亞友德至上寵任之友德弗如也然卒以謀反死



江國吳襄烈公良

初名國興定遠人

氣岸雄偉與弟禎俱以勇畧聞太祖起滁濠公兄弟委身相從服勤左右軍中有秘機公能沒水偵伺而禎異服為間諜甲午秋從上取滁州乙未春從克河陽六月從渡大江與元兵戰于采石拔其營乘勝克姑孰尋下溧水溧陽丙申從定建康又從大將軍徐達克鎮江下常州丁酉下江陰命良以指揮使領兵鎮守時偽吳張士誠據姑蘇跨有淮東浙右地大物眾兵食富強而江陰枕大江正當其要衝士誠又多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三

詐動以金帛啗誘將士良行上諭之曰彼以詐我以誠爾為邊將鎮守封疆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逋逃毋逐小利毋與爭鋒惟保境安民而已命其弟禎增兵助為守士誠率舟師蔽江而來建牙君山公以計破之敵宵遁自是敵舟師不敢沂大江與漢人結連合從而上得專力戰荆楚間

公戍江陰十年晝則披甲乘障夜則枕戈警備內外姦人不得出入暇延章縫論書史絃誦相聞自持淡食苦無所嗜好太祖召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我無東顧憂車馬珠玉不足旌其能命儒臣朱濂等為

歌詩美之既追吳巫子門過江陰勞軍周巡壁壘歎曰卿非昔日吳起乎吳平加昭勇大將軍蘇州衛指揮使鎮吳公在吳一如治江陰時

洪武二年置全州守禦千戶所命領精銳往守之三年論功封江陰侯與世券五年為征南將軍討廣西叛蠻盡平其地移兵入銅鼓五開踣騰浪諸溪洞蠻獍畏威懷德輸租奉法令八年上移江南民十四萬田鳳陽壯京畿令公與李太師周德興等督田事十二年齊王受封青州命營建王府納其女為王妃留三年載疾卒年五十八贈江國公諡襄烈肖像祭功臣廟

子二人長高嗣侯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

越國胡武莊公大海

字通甫虹縣人國初仕至行省叅知政事卒追封越國公諡武莊配享廟庭

公長身鐵面智力過人甲午謁上為前鋒從入和州拔采石克金陵遂攻下京口丁酉三月克常州先登授右翼統軍元帥宿衛佐鄧將軍自績溪進取浙東諸郡擊敗元將八思爾不花追其萬戶吳訥于遂安元苗帥楊完者以兵十萬來救公自婺源兼程而進橫槊陷陣斬其部將遂克嚴州降完者溪洞兵三萬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功遷樞密院判官因說鄧將軍曰蘭溪為婺州右臂去嚴為近公引兵下之婺入我掌中矣從之遂下蘭溪進攻婺婺不下上乃自往擊之公引其客王宗顯來見上曰客何自來曰烏江人上喜客吾鄉人使偵婺還報曰將貳可下也曰有之汝為守元將果開東門納降上以宗顯知府事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以王愷為都事民賦軍器咸屬焉

偽吳將呂珍圍諸全堰水以灌城公馳救奪堰反灌之珍大窘于馬上折矢誓求解兵公許之都事王愷曰賊狡謀難信不如襲之可大勝也公曰言出而背之

不信既縱而襲之不武遂引兵還珍亦遁去

庚子夏閏五月陳友諒克龍江上命公擣信州以牽制之公遣裨將葛俊率兵往過衢州王愷止俊乘驛至金華謂公曰信州為友諒門戶彼傾國入寇必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臨之設或挫衄吾衢先釋騷矣公從之乃親率師至靈溪步騎數千出迎戰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禦遂拔之改信州為廣信府時信方絕糧人皆勸還師公曰此閩楚襟喉地不可棄乃繕城浚隍為堅守計以養子德濟協諸將鎮之李明道來攻自往內外夾擊大破擒以獻辛丑夏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月上以婺浙東大郡通甌引越授公為江南行省叅政鎮婺如故

初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等歸附公喜其驍勇隸之麾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公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眾曰胡叅政待我輩厚然兵柄在主將不殺則事不成舉大事寧暇顧私恩乎眾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祐之等約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英等入署陽請公至八詠樓下觀弩公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公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槌若擊矮子狀因中公腦仆地英即斷其首



并殺其子關住而愷與總官高子玉皆遇害脅僉書  
安慶院判張斌從已公兩目有光每夜出燁燁如炬  
既沒敵人擾邊屢顯祥異或見夢于人或覩靈火滿  
野洵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李將軍下杭縛英  
至京上命懸公像市曹刺英血祭公贈越國公諡武  
莊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忠貞廟  
公嘗自謂曰我不知書吾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擄  
人婦女不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健兒驩附縞帟寧輯  
有祭征鹵之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鄖國廖武閔公永安

字彥敬巢縣人

少倜儻以氣自豪元季江淮兵起與弟永忠聚兵保鄉  
里甲午屯湖中爲木寨以捍寇患左君弼據廬州作  
亂公等頗爲所窘乙未春使韓成持書見高帝和陽  
願以舟歸時高帝久駐和陽衆已數萬謀東渡江政  
不得舟得公等書顧李善長大喜曰此天意自率兵  
至巢湖爲公援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四

時中丞蠻子海牙集樓船塞馬腸河以阻諸兵上歸和  
州集商舟多載猛士至黃墩與中丞戰于裕溪敵舟  
高大不利進退公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之遂  
率兵入大江至青沙坊再攻中丞水寨獲鬪船一十  
五艘由是從容待上還于河州攻破鯨魚洲  
六月己卯朔公引舟從渡江時西北風順舳舻齊發公  
舉帆前行向牛渚頃刻及岸守者大駭出兵來拒上  
麾甲者以進敵不及支卽走諸軍奮擊遂拔之乘勝  
徑克太平蕪湖等處蠻子海牙僅以身遁丙申三月  
統兵攻擒陳兆先復攻集慶克之得軍民五十餘萬  
改集慶爲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  
公爲昭武大將軍統軍元帥克鎮江平太沙下沙等



寨取金壇常州宣州張士誠兵寇瓜埠公擊敗之

十一月徐達等圍常州公自其壘來援內外夾擊大破

之丁酉三月常州平以功陞同僉江南等處行樞密

院事宿衛帳下十月同大元帥常遇春自劄陵進攻

池州公合攻之遂克戊戌與俞通海等攻江陰并取

宜興無錫等處生擒朱元帥陞同知樞密事六月士

誠兵寇常熟公與戰大敗之七月庚子破士誠兵于

通州狼山八月總兵征蘇州宜興復叛十月與徐達

邵榮復宜興既拔其城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

乘勝深入後軍不繼俄水淺舟膠與戰不利遂爲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五

獲士誠欲降之公不屈遂拘囚之後徐達援常州士

誠弟來戰達遣王玉擊敗擒士德上喜曰士德士誠

謀主其人智勇今擒之張氏之成敗可知矣遣人往

求和好士德毋痛之議歸公以易上不從士德死竟

不獲歸甲辰上念公陷于強敵守義不屈遙授中書

省平章事封楚國公賜誥丙午七月卒于姑蘇年四

十七僞吳平乃還喪上迎祭于郊哭之慟親爲文命

配祭功臣廟洪武元年命築壇于雞籠山祭之二年

祭太廟以公配享下禮部議諡曰武閔

永義侯桑公世傑

字無爲州人沒于陣追贈永義侯伯享太廟

元亂與廖俞張諸公結水寨巢湖乙未納款趙普勝蓄

異志公洩其謀上得歸和陽集商舟載勇士至黃墩

攻敗普勝及蠻子海牙上趨入和陽諸軍大集即攻

破采石鱗魚洲鐵長官水砦取太平擒也先蠻子海

牙遁擒兆先入金陵拔鎮江陞秦淮翼元帥下金壇

丹陽從圍常州攻寧國常州平陞判行樞密院事與

徐達常遇春取馬馱沙克大浦口江陰下太湖收宜

興尋與諸將攻江陰石碑海寇樂瑞奮戈躍馬陷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六

死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瑞窮促來降贈永義侯

上起兵屢經危殆諸將戰死甚多最初爲宋國興定

遠人父朝用從渡江授天寧翼元帥國興生而壯偉

每先出登授總管上與陳埜先戰南臺兵却國興年

十八請出關上壯之衣以白龍袍與常遇春馳入陣

敵見袍誤以爲上攢槊刺之被執見殺遇春翼上潰

圍出是日也國興妻曹氏亦赴井死



東丘郡侯花雲

字懷遠人授前部先鋒判行樞密院死于太平之寇吳元年追封東丘郡侯

貌偉而黑驍勇絕人癸巳杖劍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鹵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夜襲破繆家寨上以濠城殘敝將取滁州自單騎前行雲獨從後遇賊數千於道拔劍躍馬衝陣而進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兵既至遂克滁州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三百以功授管勾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七

乙未率所部從渡江上克太平以忠勇宿衛左右下集慶陞總管徇鎮江丹陽丹徒塗壇諸縣皆克之過馬駛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雲且行且鬪三日夜皆擒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守牛塘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于太平拜院判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七月兵過寧國陷山澤中八日羣盜相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守太平庚子閏五月陳友諒以舟師圍之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乃以巨舟乘漲泊城下令士卒緣舟尾攀堞上城中乏食士馬憊乙亥

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鹵非吾主敵也曷不趨降賊怒碎其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忿激至死不少變年三十九追封東丘郡侯立祠太平命有司歲時祀之

夫人郤氏方戰急時一子僅三歲夫人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無後嬰兒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擒夫人赴水死年甫三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屍遂抱兒以行偽漢軍擄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覓授漁家屬之曰此兒良宜善視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八

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漁家視兒在網漁人出竊負以走夜藏幽穴中天曙脫簪儻舟渡江遇積軍奪舟棄江中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俱行明年春達上所孫氏泣抱兒拜上上亦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徭忽不見時皆異之兒八歲賜名煒侍皇太子就學年十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陞指揮僉事偕孫氏至太平奉郤骸骨束草像雲葬上元縣世宗初立其五世孫遼東復州衛指揮僉事請于朝郤氏贈貞烈夫人孫氏安人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

字仁甫合肥人

才畧豪邁沉毅剛果與俞通海以巢湖水軍來歸上率兵援和陽營于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太平擒陳也先擢管軍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復屯方山伺太平擊破之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克鎮江陞秦淮翼元帥從下常州宣州再陞僉樞密院事從下宜興普勝陷池州進擊敗之柵江口復池州友諒犯龍江伏兵戰大捷追至采石大戰歿于陣年三十三贈蔡國公諡忠毅侑享太廟子宣幼養子同嗣職宣長上命宣嗣為中軍都督僉事同復姓名為汪興祖以開國功封東勝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九

梁國趙武桓公德勝

鍾離人

狀魁偉有膂力馬上運槩如飛壬辰江淮亂為義兵隊長時年二十八歲善戰為賊所畏顧雜處羣中無所自見西謁歸德王恇哥察其馭軍無律必敗將擇所歸時上駐軍滁陽聞母李氏在軍中七月棄其妻來從命為帳前先鋒從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破張家寨克全椒後河諸寨元將脫脫圍六合禦之中流矢幾殆上親臨視乙未剋雞籠山羣盜與偽將韓溥酣戰直搗烏江下和州含山三月夜襲陳也先營戊申也先來侵力闢却之四月拔叛門寨五月擊長官寨遂取儀真錄功授總管府先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

丙中敗陳也先方山營苗軍水寨收丹陽金壇廣德宣城轉領軍先鋒戰毘陵湖州擢左副元帥戰友諒龍江下銅陵臨山寨出淮南征高郵陞統兵元帥從破漢水寨走友諒收黃梅廣濟克瑞臨吉撫四郡祝康泰據南昌叛殺葉琛從復南昌授僉江南行樞密院事臨江吉撫三城叛又復三城協守南昌統精兵為戰將

癸卯漢圍南昌公出戰射殺漢金指揮益兵晝夜急攻



城且壞公先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巡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脅箭浚約六寸卽拔出之拊髀歎曰吾自壯歲從軍傷于矢石屢矣其重無踰此者豈命也夫然大丈夫死不憾所恨者不能從主上掃清中原垂令名于竹帛耳卒年三十九追封梁國公諡武桓子獻代領其衆後侑享太廟位第八公沉鷲簡靜剛明質直馭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改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畧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性篤孝友有士君子之行獻歷都指揮同知世襲清浪衛指揮曾孫輔立功封武靖侯

號國俞忠烈通海

字碧泉巢縣人積功官至中書省平章政事

父廷玉弟通源通淵江淮妖賊起時父子結寨巢湖自守左君弼據廬州輒窘廷玉公聞上駐兵和陽走歸款時上欲渡江得公父子水軍甚喜曰吾衆數萬已乏食欲渡江乏舟巢諸將以舟師來附殆天贊我也遂親率師至巢湖拔出寨

雙刀趙謀劫上公密白上挾兵歸營時蠻子海牙悉驅戰艦結寨采石元帥也先子陳兆先合淮兵數十萬屯管方山相爲犄角窺伺太平丙申正月公從上攻

采石寨蠻子海牙遁走三月從平陳兆先營是月克臺城歷沙縣焦門克林苗軍水寨拔鎮江置秦淮翼元帥府以公爲統軍元帥四月取丹陽金壇丁酉常州平陞行樞密院判官尋克江陰州宜興四月克寧國經東洞庭山元兵暴至公不爲動賊不敢逼戊戌討江陰復取通州十月克太湖宜興等處時雙刀趙據樅陽擊敗之復池州陞僉書樞密院事

庚子陳友諒犯龍江同諸將擊走之縱火焚其舟賊衆潰進樞密院同知八月從討友諒克銅陵搗九江掠蕪黃友諒遁還武昌還軍擊叛將祝宗復南昌上曰



吾得南昌斷友諒臂大喜已而友諒發憤率眾圍南昌上率公等西援友諒解圍東出鄱陽湖逆我師大戰公乘風火焚其舟漢驍將張定邊者直前戰公率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獲偽王友仁友貴賊稍退時公舟沒入敵寨鏖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舟意公戰沒少頃舟飄颻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呼奮前大敗敵兵且移舟拔水寨遁去我軍先柵罌子口及橫截左蠡遏敵歸路公曰湖有淺舟輒膠戰不利盍移兵入江據上游敵舟入我直擒易耳敵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見我水陸結寨不敢出糧盡盜窘繞下流欲遁公追擊敗之友諒死班師還賜公良田金帛

甲辰二月攻武昌陳理出降三月陞中書省平章事四月廬州平守之拊膺勞來復業者眾城西北石灘淺洄浚廣加倍丙午四月從取濠州九月征浙西克湖州十一月太倉崑山崇明嘉定松江皆降偽帥陳仁壽乘大艘百餘已避入海聞兵行秋毫不犯復回鄉里來降願列編民者數千人吳元年三月圍姑蘇徐相國檄令共討賊敗賊滅渡橋提兵蕩其營至桃花塢中流矢卒贈豫國公改號國公謚忠烈侑享太廟

廷玉戰沒贈河間郡公通源封南安侯通淵越鶴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郅國馮公國用

定遠人以功陞親兵都指揮使卒年三十六肖像

功臣廟洪武三年追贈郅國公

性聰敏過目成誦喜閱孫武子竊晝夜不釋有意會處  
輒歎曰吾當以此佐太平取功名也甲午同弟國勝  
率所部謁上於妙山上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  
儒生耶問定天下計安出公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  
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天下不  
難定也上大悅俾居帷幄贊兵政從克滁和引舟翊  
上渡江克采石乘勝取太平元將陳也先犯城下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五

獲其全軍也先陽款附勸上勿聽後果被擒蠻子海  
牙與陳兆先犄角窺太平國用從攻采石寨破之俘  
其人船蠻子海牙僅以身遁已從上破陳兆先營擒  
兆先盡降其衆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  
者多疑懼不自安上覺其意是夕遣令入衛環上而  
寢獨留國用一人侍臥榻防護備至上解甲酣寢達  
旦疑懼者始安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  
遂拔之還軍從克鎮江大破元兵于京口遂下丹陽  
擊寧國以功授萬戶又克泰興宜興授大元帥守禦  
未幾陞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侍謀議從上征金

華克之遂下諸暨攻紹興卒年三十六上哭之慟築  
壇雞鳴山祭之子誠累有戰功仕至右軍都督府都  
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六



泗國耿武莊公再成

泗州五河人

癸巳來歸從征授百戶立功泗滁和陽建康鎮江陞元帥守鎮江克揚州改守揚州宜興數被吳寇又改守宜興尋還守揚州上取金華為前鋒屯縉雲之黃龍山取處州即以為守石抹宜孫率眾驟至擊敗之宜孫走死嚴戢部下招撫流凶有竊發者擒治赦其餘黨先是士卒無論大小徵私粟民間號皆糧民甚苦莫敢言公曰民盡饑死軍亦何為白于胡叅政罷免民乃得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七

壬寅苗帥李佑之賀仁德叛方與客飲變作公上馬收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爾奴國何負汝乃反急解甲降不降吾斫汝萬段揮劍連斷數衆兵不繼賊攢刺墮馬死胡琛等收其屍藁葬之贈高陽郡公洪武二年侑享太廟三年加贈泗國公諡武莊

東莞伯何恭靖公真

字邦佐東莞人仕元江西福建行中書省左丞洪武元年歸附授湖廣左布政使封東莞伯南都補諡恭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六

少英偉好書劍為元淡水場管勾元亂棄官歸鄉里慨然以生民為念至正十五年邑民王成陳仲玉構亂公請于行省舉義兵除之公躬擐甲胄往擒仲玉以歸成築砦自守乃使其弟迪驍將黃從簡高彬等頓兵圍之募人能縛成者鈔十千未幾成奴縛之以出公釋之引坐笑謂曰公奈何養虎遺患奴求賞公如數與之使人具湯鑊烹奴駕轉輪車數寸人推之使號於眾曰四境毋如奴縛主以罹此刑也又使數人鳴鉦督奴妻噓火奴一號一羣應之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服其賞罰有章競趣歸之行省上其功

惠州人王仲剛與叛將黃常據惠貪暴肆殺眾募真義迎其守惠遂解惠州之困逐常戮仲剛併有惠循二州行省又上其功授惠州判尋遷惠陽路同知廣東都元帥

癸卯南海民邵宗愚陷廣州守將何濙死之公率眾復



其城號令明肅廣人大悅元累進官爲江西福建行  
中書省左丞

乙巳宗愚復叛公禦之踰六月其部將與賊通城復陷  
公率惠州所部至廣廣民響應復克之轉右丞是時  
元亂無象南北阻絕公益練兵保障開署求士聘南  
海孫黃王佐掌書記中原知名之士如江右顏子中  
茶陵劉三吾建安張智皆往依之或陳符瑞勸爲尉  
陀計者卽逮而戮之曰吾俟真主耳

太祖既有天下征南將軍廖永忠率舟師下廣永忠在  
閩中則先馳書諭公至潮公遣人上印章籍所部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九

表詣降永忠送至京師太祖大悅詔公乘傳入朝貢  
獻方物賜文綺紗羅綾絹各百匹銀千兩將校各賜  
有差侍膳內禁賜宴中書授江西行中書省叅知政  
事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爲治者上  
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  
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頃者師臨閩越卿卽輸誠來歸  
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  
變者矣公叩頭謝曰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  
結聚鄉民爲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  
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太祖曰夫能不賈禍

于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  
東用特授爾是職以表來歸之誠

時方園珍李思齊先後來歸皆授行省叅政第與空名  
奉朝請而已太祖獨令公之官公兩爲叅政三爲布  
政使所至威德並用風行霆斷而一出于忠厚周慎  
謹畏是以太祖委之不疑先是奉命與其子貴入雲  
南開通驛道規集芻粟遣還鄉收召其土豪從征得  
萬餘人皆稱旨旣還朝拜貴明威將軍指揮僉事  
公豐偉美鬚髯吐音如鐘少時有相者謂曰公才兼文  
武霸王之器惜生南方微帶火色位不過封侯果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

其言

二十年八月上念其功曰吾始有天下命將四征雖有  
降附不見義旗則尚負固來歸之誠無過何真封真  
東筦伯賜鈔萬貫第京師復官其第六子宏爲尚寶  
司丞其明年卒年六十七使子榮襲爵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

丞相李韓國善長

字百室定遠人仕至太師丞相封韓國公暴卒年七十七南都補諡襄愍

公讀書巖持文墨以英事稱里中推為祭酒元末盜起未有所遇會高皇畧滁陽公謁道傍留幕下掌書記嘗語公務和輯諸將成功自是益專精為上謀筴諸將有來歸者公與語察其材言之上復為上布款誠使得自安而中有以事力相羯疾者委曲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祖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上曰漢高帝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働何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幸以教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碩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朱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

滁陽既沒上代總其兵元眾猶盛上自畧地收兵公以一隊守城元兵來襲設伏大敗之上大喜曰不謂儒者能辦吾事方謀渡江會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等以舟師萬餘請降公說上曰天贊我也既渡泛牛渚拔采石乘勝取太平上命善長置榜諭士卒擄掠者斬太平下即懸之五父達肅然無敢犯

上克建康取鎮江公與諸將奉上為吳國公軍機進止章程賞罰皆佐處分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公必留守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上為吳王拜右相國請准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于洪都設三局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廣開鐵冶定魚稅諸利孔雖若煩悉而裁取有衷民不為困國用益饒上初渡江懲元政廢弛頗用重典一日謂公法有連坐三條不已甚乎因請自大逆而外皆除之戊申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公居守者三月聽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獄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右丞憲而行之

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久給足軍食



其功甚大進封韓國公賜鐵券誥詞比之蕭何四年正月致仕賜臨濠地墳佃戶董建臨濠宮殿七年以公弟存義爲太僕丞移江南民十四萬墾濠田命公總田事八年秋南安侯監田弗勤又勅公留鳳陽者數年子祺尚皇長女臨安公主爲駙馬都尉歲祿六百石是年廣洋陳寧劾公不問十三年正月胡惟庸反辭連公羣臣請逮獄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不忍罪勿問公秦還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三

戶旣而仍給御史左中丞安然老命公理臺事十四年議征漠北雲南十六年上文官封贈蔭敘例十七年河南水命祺賑恤二十三年春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公猶在前列未幾坐罪不問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公上召公流涕而語以開創君臣之際公出遂自殺存義之子佑及四侯皆賜死上命禮葬公厚卹其家爵除

公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富

貴無復加矣藉令自圖不軌猶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佞倖萬一之富貴善長于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于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求取天下于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此善長所親見而敢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急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則尤不可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亦不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四



誠意伯劉文成公墓

字伯溫青田人元進士棄官歸隱入國初仕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卒年六十五正德中諡文成少穎悟絕羣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徇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洛之學于鄭復初先生即得其旨先生大器之

後舉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揭後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濟時器也進賢有老人鄧祥甫者善天文見而驚曰公聰明絕世器識宏深當為一代偉人盡送所藏秘書于公公負氣甚豪不可一世士以編強書生自命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五

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射湖水時魯道原字文公諒皆以為慶雲將賦詩公獨縱飲不顧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衆大駭以為狂惟西蜀趙天澤尤重公以為韓信孔明之流作文以期之

方谷珍反海上省憲舉公為行省都事公建議以為方氏首亂宜捕斬之方氏聞之懼請重賂公公却不受執前議益堅而谷珍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京賂用事者授谷珍官聽其降劾公擅作威福奪職羈管紹

興公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密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夫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

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所游必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公受兵且撫且討寇悉平時石抹宜孫為樞密院判負義幹公與之相犄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方上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故儒學資遷總管府判奪其兵權即棄官歸青田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依以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六

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正惡谷珍士誠輩所為今乃効之耶天命有歸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耶公決計趨建康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獲萬全哉會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遂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從之

陳友諒傾國入寇勢張甚獻計者或曰降便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之或曰背城一戰不勝而走未晚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



者乃可破賊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遂決策誘與戰盡覆其衆上以克敵賞酬公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奉小明王公怒罵不拜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因陳天命所在上大感悟始定計取天下攻皖城不拔公言宜直擣江州上悉軍西上友諒遁去上使都督馮勝攻南康命公授方畧公以片紙封日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已而青黑雲起具如公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城取其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七

陳氏洪都將胡均美遣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床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公聞母富氏喪至是辭歸時苗軍反金華括蒼殺守將胡大海耿再成孫炎等衢人洵洵守將夏毅憂之迎公入一夕而定公爲發書屬縣俾固守以俟邵平章兵至而悉誅諸叛將

方氏素畏公名卑辭以幣來唁公白之上使受而答之因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公赴京道經建德適張氏入寇李文忠時爲帥欲擊之公曰勿擊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走而尾之此成擒也三日黎明公登城望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旌旗如故且聞嚴鼓聲莫敢發公復趨之至其所則空壁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衆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士誠而衆謂蘇湖地肥饒宜先取公曰士誠自守鹵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取陳氏士誠直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率師迎敵大戰於彭蠡湖相持未決公請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從之陳氏平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收中原公密謀居多上時或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曆見日中有黑子奏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參軍胡濙伐陳友定果敗沒上方欲刑人公適入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傅故欲應之公曰頭上血衆也傅其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爲停三日刑待之而海寧降上悅悉付公縱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八



熒惑守心羣臣皆懼公密奏宜罪已以回天意上許之衆乃安大早上命公諡滯獄甫決雨隨澍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從之

張士誠既獻俘上意欲殺士誠密言曰元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豪傑之士雲合烏集誰不願帝士誠非有弑主篡君之罪殺之無名且業已稱王一方其志氣不小臣觀其人非爲人用者急則死耳莫若好待之上乃使李善長慰問士誠善長夜過士誠曰主上與足下共起逐兔之秋人各求所獲非有宿怨深讐也足下於元又非有不諱之惡爲世大罪也特以天下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九

勢終當一耳主上推心置人待足下甚厚倘若愛其餘生順天之命異日者亦得剖符裂土世爲休臣士誠堅臥不起出言不遜善長大怒罵出

中書叅政張昺故元臣有二心使人上書誦功德勸及時娛樂公曰是欲爲趙高也上領之昺憾公嗾齊巖巖中傷公未及發而昺先坐事誅司天臺災翼巖論公天文事不知其本出上命也上怒窮治得與昺通謀狀殺翼巖

上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上言善長舊勲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

地耶汝忠勲足任此公叩頭曰是欲易柱必得大木乃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覆臣駑鈍豈堪此大任上乃解

洪武元年正月上卽位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尋拜御史中丞會章濫奏定處州七縣賦北宋制畝加五合上特令青田止五合起科曰使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

振肅而後惠政可施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因發中書省都事李彬罪狀誅彬李丞相大恨俟上歸愬之上惜公持其章不下而諷公以病請告就醫青田瀕行奏曰鳳陽雖帝鄉非建都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後皆如公言上手詔敘公勲伐召至京累欲進公爵公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殆甚于憲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獍將債



轅而敗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耐繁劇爲之且孤大恩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愞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

三年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子璉捧表詣闕謝恩上手書問天象事公條對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宜少濟以寬書奏上以付史館

既括之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曰三魁爲醜盜藪方氏所由亂公奏于其地立巡簡司控扼之其姦民弗便也相率挾逃卒以叛大豪復陰主之公使子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一

上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攝相事卿公舊語使刑部劾公欲構談洋地爲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上不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公知奪其祿公馳入朝見上但引咎自責不敢言歸矣

胡惟庸既相公私憂曰吾安敢希言驗卽驗如蒼生何遂悒悒得疾惟庸陽爲修好挾醫往候飲以毒藥又三月寢劇給驛舟護歸卒以天文書授子璉使伺服闋進戒之曰勿令後人習又爲遺表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寬猛若循環毋持一端諸形勝要害之

地宜宿重兵與京師聲勢相聯絡授其次子仲璟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聞也及惟庸敗果思公言

公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勇氣奮發不復反顧而揣摩事計多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自言其功上天威嚴重獨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上亦禮重之呼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得譴者公密爲營救而免初與同郡葉胡章宋四公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于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于世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二

公與宋公文章又爲當代首稱云楊文懿公日子房不見詞章玄齡僅辨符檄公勲業造邦文章傳世可謂千古豪或疑公逮事胡元專門象數何異訾伊尹之屢就恨周公之多才也



御史中丞章公溢

字三益龍泉人洪武初仕至御史中丞卒年五十

六南都補諡莊敏

公始生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成童疑然莊重諸兄應繇頗為儕類侵苦公忿曰彼謂我弱耳吾不自厲豈為男子乃往受事眾皆憚服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游講正心修身之學既又聞金華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禿堅不花與說悅之已而改官陝西要公與俱至武林心忽驚悸力辭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三

感

壬辰斬黃妖寇起犯境公從子存仁為寇所執奮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滅族事耶賊怒并執公公不為屈賊壯之不敢加害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之

處州府判以兵來欲盡誅註誤者公走說石抹將軍曰貧民迫凍餒故相挺從盜誠得一循吏招輯即為良民今不出此而肆行剪屠失民望且以資賊非計也

將軍曰善即檄判官毋擅殺

寧海民為變攻圍台城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為援公即起曰吾邦賴將軍以生今有急正報德之秋也集趨勇數百人趨城下夾擊賊潰

寧海大饑豪民積粟不糶公言于將軍行縣賑之至縣即抵豪罪發其粟充用龍泉亦歲儉大家有粟高其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乃行勸分之政民受惠為多石抹將軍平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盜公有力焉上其功浙江行省承制授公龍泉縣主簿不受青田盜潘惟賢攻龍泉監縣寶忽丁棄印走公同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四

叔剛與賊戰敗之復縣治寶忽丁懼棄職獲罪反害叔剛於家于是處之七邑盜蠡起公屢以戰功授松陽縣尹歷官武德將軍僉浙江都元帥府事皆辭不受曰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今子弟肝腦塗地而我獨取功名弗忍為也

時天下日趨于亂公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庚子高皇東帛來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上問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上曰卿等其留輔予擢僉屯田司事巡行江淮田荒蕪及耕墾者皆



籍之差稅賴以便會有疾在告上詢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強否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主上遇之厚不敢言鬱鬱成疾耳上卽命公歸省賜金綺留季子存厚于京師

胡濙出師溫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饋餉無缺師旋卽以總制事付胡還所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按察司遷公司僉事入見上慰勞曰紀綱之事今已屬卿公既至視荆襄多廢地建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上曰所言甚善今未暇耳

湖廣鎮撫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公廉得狀坐以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五

未幾河內道按察使宋思顏浙東按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璠俱以事被逮事連公上遣劉基諭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恐既而胡濙兵入閩陷沒處州震動陞公浙東副使鎮之公辭曰吾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罪而臣蒙恩獨原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疆場之事臣死不避副使之命敢辭仍僉司事比至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城中空虛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賊不敢犯長子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命提兵爲遊擊而公卽處

城鎮之公謂父子相統非制請罷上不允

浦城軍食不繼上命右丞李文忠與公計之李欲運處州糧公以舟車不通而軍中所掠甚殷請拘入官均給之兵食乃足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或疑其詐公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爲圖自全計非詐也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郡命下德柔已爲友定所併公因留其使厚存恤之

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戍青田寇至仲欽逆戰而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以徇自拒戰破禽之朱亮祖取溫州軍中掠人子女公悉搜出還其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六

海隅旣寧請朝京師上曰卿在邊良苦俟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召公且命分兵征閩以存道守處州入見上諭羣臣曰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征閩諸將何如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上立詔文忠出師如公策處州糧額以軍興加徵十倍公言之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溫賊旣叛又請降奏戮之方作海舟徵巨材檄處州與諸郡同辦公曰此皆限以峻嶺縱有木何從出力言



于省臣止之

上卽大位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屑細故或以爲言公曰憲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能哉

上親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怒議禮不合以致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連朝無足怪者縱禮官失議陛下精誠自足仰格神明願賜寬貸上爲之霽威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公入閩閩平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持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事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七

歸農今復調之是爽信也上不憚公奏繼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上喜曰孰謂儒者果迂濶哉先生爲朕一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沒乞守制不允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崑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或上黨尋移平陽

公自喪母悲戚過度居常忽忽營兆域親負土石感疾益深臨終親友何濟來候曰常收斂此心毋有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卒公性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

里閉室廬被焚公稽顙額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備極孝養二兄別居已久旣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狀貌宏偉器局曩曠而撫世酬物一本于誠外若和緩至臨大事則議論爭辨不避權勢必折衷于理嘗曰古人爲學主躬行實踐故章句之學皆不屑意而人倫日用關世教者恆切切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六



南陽郡侯葉貞肅公琛

字景淵麗水人

元季兵亂從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時青田葉賢三等作亂公為畫策捕斬之其餘山寇竊發者以次剪滅行省承制授元帥守桃花寨王師下處州謂其下曰金陵兵有紀律且氣候精明必成大事遂來降僉院胡大海以公偕劉基送建康辛丑授營田司僉事復命同佐鄧愈守洪都祝康之亂愈脫走公被執不屈大罵死之上聞痛悼遣使以祭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于院判耿再成之祠令有司歲祀後陳友諒

滅配享洪都功臣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十九

叅政陶文憲公安

字主敬當塗人元書院長國初仕至行省叅知政事卒年五十七南都補諡文憲

少穎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于易得程氏讀書日程及呂舍人學規遂湛心濂洛之學為文純雅疏邕舉元甲申鄉試戊子試禮部不第授明道高節書院長乙未上取太平與耆儒李習出城迎見上狀貌喜謂父老子弟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生民今有主矣上召語時事公曰今豪傑爭雄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撥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眾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二十

服以此順天人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上曰善吾欲取金陵何如對曰金陵古帝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據其形勝出臨四方何向不克上又曰善留叅幕府為都事

丙申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得劉宋章葉上問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畧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上多其善讓

辛丑克黃州難其守者上曰無逾于安命往視事兵荒之後政務一新甲辰移知饒州賜詩以行時征伐用急公善諭民樂輸軍興不乏乙巳信州賊攻城公與



千戶宋炳拒守登城諭曰爾皆吾民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豈有今日城破必不相害公命射之賊不敢逼會援兵至賊大敗遁去諸將怒請屠從賊者不許曰民爲賊脅非其本心奈何殺之明年入朝民爲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闕侯去之日命復守饒州民又爲之歌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祠事之吳元年置翰林院召爲學士知制誥修國史時召四方宿儒集議禮制公總裁定修律爲議律官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五

洪武元年上與儒臣論學術公對曰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上稱善且重其才賜門額曰國朝謀畧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壬子公奏言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若亾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社稷壇創屋非禮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上是之已未又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社稷諸神請製之上曰五冕禮大繁今祭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祭社稷等則服通天冠絳紗袍餘不用御史有言公隱過者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取道路言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命黜之

夏四月代汪廣洋爲山西叅政上曰朕渡江初卿首率父老見軍門爲朕陳王道論時務浚合朕心朝夕幕府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讜論江西乃上游都會擇卿撫治公寬仁達吏事政績益著居四年疾劇草上時務十二事卒年五十七上甚哀悼爲文祭之贈姑熟郡公國初諸禮多公裁定大配禮專用公議裕禘禮定于詹同齋戒禮朱升五祀禮崔亮朝會禮劉基祀祭禮魏觀軍禮陶凱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五

太祖嘗與公登京城問焚屍之氣惡之公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枯骨近世徂于胡俗或焚之而棄骨于水孝子慈孫于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爲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遂著爲令

公有二子曰昱曰晟晟爲浙江按察使貪信用輕薄小吏上并昱戮之其家四十餘人皆充軍多死亾無所傳州司逼索公妻公繼妻陳裹白入見太祖問媪爲誰叩頭具對上曰陶先生嫂乎有幾子復叩頭曰臣前子二人皆不肖伏法家人四十餘坐罪傳軍散亾失伍州司督責甚急惟陛下念先臣安一日勞太祖曰晟死其罪言及陶先生令我惻然立召兵部臣曰



朕渡江之初陶安首得見先後蒙涉諸艱功在彝鼎  
家人所犯卽盡赦之使公妻還自老公前妻喻姓名  
德常有賢孝之美王師克金陵公移家金陵喻邀母  
同行母不可喻曰今四海兵爭惟高城浚池都會之  
地可以托身母從之及陳友諒陷姑孰母以移居免  
人服其先見

縉雲伯胡襄節公浚

字仲淵處州龍泉人吳元年擢王府叅軍總制處  
州征陳友定被執死贈縉雲伯南都追諡襄節  
穎拔有知畧通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謀術數醫藥卜  
筮莫不精貫與劉基宋濂王禕葉琛相友善慨然欲  
自見於功名元亂閩浙間盜起公歎曰浙東地氣白  
禍將至矣集鄉兵寨湖山已處州民相挺爲盜元將  
石抹宜孫善用士辟公叅謀公以言令化諸盜盜多  
解石抹宜孫辟爲假元帥統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  
縣

天兵取浙東婺衢旣下獨處州爲石抹所守不降已亥  
皇帝遣胡大海由間道取處州石抹敗北大軍入城  
狗屬邑葉琛來降遣琛諭以禍福遂出應命上素聞  
其名召至京擢左司員外郎與論事稱善詔還處州  
招集舊部曲從西征上旣平江西命守吉安會浙東  
苗軍變殺守將已而復平命總制處州軍民事時山  
寇竊發人情未固捕首惡誅之防禦甚周慮戍兵單  
弱多方召募遂得兵萬餘人曰兵足矣諭于衆曰兵  
少不足禦敵師衆又無以餉奈何衆對曰養兵所以  
衛民苟不爲禦備計子女玉帛且不保而况于食遂



因衆心量度民恆產權宜加賦軍興饒焉

江西食浙東鹽而有司十分稅一販者鮮至公請以二十分取一商販大集以沒入田代租民甚賴之薦進士吳世昌司學事文教始興

諸全守將謝再興上愛將也其長女妻兄子文正上故使守諸全再興有二部將私販杭上惡其泄陰事于周誅之召再興還以叅軍李夢庚代之亡何則使還守之再興疑懼不安遂殺夢庚降周則反爲周來犯東陽公從李文忠擊走之去諸全六十里並五指岩下度地城戍上聞再興叛方遣人城諸全比使至城已戍則大喜亡何周將李伯昇大率其軍號二十萬以來城堅還引去上說賜公名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五

溫州方明善攻我平陽公出偏師復之并復瑞安所侵地而親統正軍攻溫州明善勢蹙與其仲父國珍議納歲幣詔公還師明善繼以鹽若干來進貢上命處州易銀以入內藏上怒銀色惡責守令使償公曰此吾過也守令祿薄何能償乃售龍泉田以銀九百兩代輸

公入覲上問宋濂曰胡濙何如人對曰文武才上曰是也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時上已卽王位乃擢王府叅

軍仍總制處州等翼陛辭上諭之曰俟闕浙盡平當還汝中書矣命征陳友定取浦城崇安建陽敗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友定懼帥銳卒來鬪圍我營公以氛惡未卽戰爲朱亮祖所迫不得已進擊之破其二柵敵悉銳圍公數重日暮公率精騎突出伏起馬蹶見執友定不敢害會元使至督促乃見殺年五十二追封縉雲郡伯

公知識絕倫藝術無不精曉侗儻好施予其守鄉郡凡五載取衆一以寬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比伐閩有星變上曰東南必失一大將亟使諭之公已被害上甚痛惜之聞者莫不流涕子楨刻木具衣冠葬之友定旣誅上使楨齎肉以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五



靜誠先生陳遇

字中行金陵人

天資純粹篤學博覽元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  
溫州路教授元末棄官歸安澹守約自名靜誠人稱  
之爲靜誠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聖救此創  
殘上定金陵南臺侍御史秦元之薦公學識不羣因  
以書聘之曰子因胡元失馭海宇瓜分豪傑兵爭干  
戈四起子提兵東渡遂取臺城歷思自古英雄創業  
誠難獨理轅門雖多將士帷幄尚乏主持恆側席以  
求賢冀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世居江左名德鬱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毛

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技才兼文武超越等倫  
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文會徵伊呂先主猶聘孔  
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  
法倘以生民爲念應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武實  
以安民助成大業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  
不偉與拱筮車塵起展素蘊蓋丙申四月八日也既  
見與語大悅運策帷中日見親信幸其第者三諸計  
畫多秘不傳

甲辰上卽吳王位賜冠帶授供奉司丞不受戊申上卽  
帝位公陳治道以復中國先王禮教爲首務三授翰

林學士皆不受乃賜肩輿一衛士十人護其出入洪  
武庚戌春常奉命至浙江還朝密有所陳賜白金彩  
緞除中書左丞力辭辛亥召對華蓋殿賜坐命草平  
西詔授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學士復辭時西域進  
馬甚奇公見之引漢故事爲諫上大悅賜大銀一錠  
除太常少卿又辭戊午復除禮部尚書固辭上曰士  
有志節者不以功名關懷朕不強卿以成卿之名也  
自是每燕間輒召問保國安民大計時功臣蒙譴者  
多公力爲救解多所全釋上常諭曰先生有子令帶  
刀侍朕對曰臣三子皆幼俟其成立圖補報上說賜  
兼金對衣時寵遇之隆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甲  
子秋病作醫療踵至尋卒年七十二上震悼不已遣  
官賜祭加東園秘器賜葬鍾山上所賜詩文翰墨甚  
多并公著述嘗燬于火今畧見世德錄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毛



丹陽縣男孫忠愍公炎

字伯融句容人封丹陽縣男死于城南都補諡忠愍

面黑如鐵跛一足長於歌詩時丁復夏煜皆以詩名日夜相切劇下筆快掃百紙可盡嘗與煜對飲賦詩務出奇相勝每得雋語搥案大呼譁聲震四鄰上渡江召見與語請延攬賢士以成大業上悅辟行省椽諭事慷慨激切多合上心從征浙東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已亥擢行省都事

處州降命耿再成守之而以公為總制聽其辟任一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三

不從中覆匹馬入城召父老諭以天命所集宜稟教化不且為僂眾皆感悅仍擇勇健者練為兵紀律嚴明人皆退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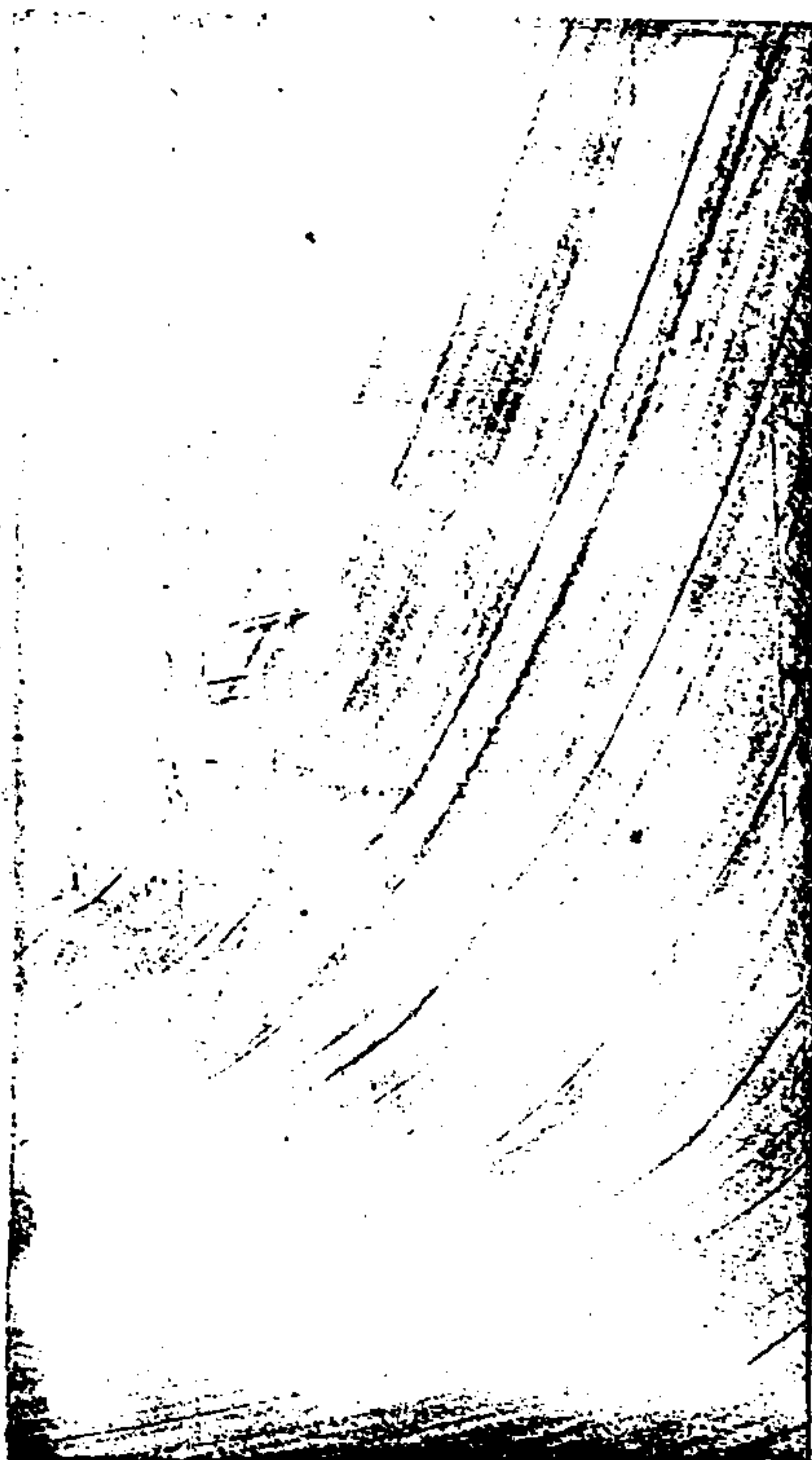
時上求才急而秀民有才能者見亂皆伏匿山中不肯出公承上命招致劉青田劉以仕元耻為他姓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寶劍贈公公作詩以為劍當獻天子人臣不敢私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人事以諭劉劉無以答乃逡巡就見公置酒與痛飲論古今成敗如傾河決壑畧無疑滯劉乃大歎服曰始基自以為勝公今不及也因就聘見上即誠意伯也

公以口舌安反側郡上方征伐無一卒與公於是苗軍叛執公幽空室中夜以燔鴈斗酒饋之曰與公訣公拔佩刀割鴈舉卮酌酒仰天太息曰嗟大丈夫乃為鼠輩禽然我死死義耳賊死肉臭狗且不爾食卒怒持劍瞋目擬之公飲酒自若食竟賊叱解衣公罵曰此綺紫裘乃主上賜者當服以死引枕臥遂遇害年四十事聞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為賊擒亦不屈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四

學士宋文憲公濂

字景濂浦江人國初仕至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

十三正德中諡文憲

先生姪七月而生兒時苦多病既長嗜學師事吳淵穎

先生萊未幾悉得其闕與鄉先生柳文肅公貫黃文

獻公潛深禮重之歎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墜矣遂

以文名擅天下主于鄭氏者二十年至正己丑大臣

薦為國史編修固辭入龍門山著書

庚子高皇帝徵至金陵問世亂奈何對曰願明公不嗜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殺人上悅除江南儒學提舉授世子經壬寅召講左

氏春秋傳甲辰改起居注侍左右明年侍上論黃石

公三畧公進曰尚書典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

願陛下留意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為治之道但三畧

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公曰天下

以人心為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

雖有金帛何補于國耶

上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

給之勿取租丞相退上顧公曰向所言事當乎對曰

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至獨富捐利於民

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以疾告還家賜金帛太子贈

有加焉六月上箋謝恩奉書太子勸進修德業上覽

書喜召語太子書意且賜書褒答丁未上命徐達為

征鹵大將軍帥諸將北取中原命公作檄以諭之

洪武二年徵總修元史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國史

時甘露屢降召賜坐上執金杓煉湯于鼎以露投之

手注卮而賜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故與卿共之因

問灾祥之故對曰受命不於其天於其人休符不干

其祥于其仁上侄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公曰文正

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矣

上嘗言古帝王當晏安之餘多好神仙朕謂國治民安

心神怡康即神仙也對曰漢武帝好神仙而方士至

梁武帝好佛而異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

治乎上潏然之

上既追外王父為揚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

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為不當服

袞冕何也公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殺

禮也三年遷國子司業四年坐議孔廟禮謫安遠知

縣未幾召為禮部主事五年陞太子贊善大夫



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公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  
令取覽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上坐西廡賜大  
臣坐令公講衍義中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  
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民力既竭讐以重刑幾至大  
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  
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上曰朕上畏天地下畏兆  
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公離席頓首曰願陛下慎終  
如始天下幸甚陞侍讀學士兼贊善大夫令集歷代  
姦臣事為辨姦錄分賜太子諸王又命序祖訓纂大  
明日曆七年日曆成序進稱上度越前王者六挺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南服統一華彙功高萬古一也避亂民間初無興念  
憫民塗炭始取之羣雄之手得國之正二也百戰百  
勝未嘗摧衄治政詰戎文武將吏咸仰成算獨稟全  
智三也動靜起居森若神鑒禮行郊祀存於心目惠  
鮮小民恐一不獲惟墨吏黠庶是威是刑敬天勤民  
四也后妃不預政外戚兢兢循理闔寺給掃除而已  
家法之嚴五也大帥佩印領兵以從征伐凱旋上章  
歸士束身還第兵政有統六也又做貞觀政要擇言  
行之大者為寶訓五卷為序上之  
公侍上久多所陳說直諫不務文飾嘗曰君猶父也天

也其可欺耶上欲俾叅大政辭曰臣無他長徒以文  
墨議論事上頓首力辭每燕見坐賜茶詢舊章講治  
道甚條析至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公激密不洩  
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  
廷事指二字不對上嘗強公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  
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九  
年除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曰朕起布  
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  
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徵孫慎為序班仲子遂中書  
舍人復以年老艱步行命太子選良馬賜公又作良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四

馬歌以寵之  
時有上萬言疏者上怒其迂衍罪且不測問羣臣阿意  
者輒指其疏此不敬此詆誹罪當誅召公問對曰彼  
應詔上疏本效忠無他惡可濫罪上復覽疏顧有足  
采者召罵阿意者曰若等激吾怒何異以膏沃火向  
非宋景濂幾不誤罪言者上嘗廷譽公曰古人太上  
為聖其次為賢為君子若景濂事朕十九年口無毀  
言身無飾行寵辱不驚始終無異不謂君子人乎匪  
惟君子抑可謂賢矣  
十年致仕賜緡綺御製文集太子贈衣三襲上曰朕最



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辭行請歲一朝是年九月入朝上廷問公屢矣及至大喜日侍上遊歷觀關盤旋禁禦便殿侍食至暮始退上歎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夔皆知卿名卿自愛公避謝不敢當歲盡辭還既行數日上問公子璉曰朕疇昔之夜夢爾父笑談如曩時璉曰非陛下垂念臣父至切何以形諸夢寐璉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購文集不啻拱璧而公胸然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爲學使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五

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尤篤于倫品與人交和易任真內誠外恕一見信服臨財廉非義不取大書于門曰寧可忍俄而死不爲苟利而生日本使奉勅求文獻百金卻不受上問公對曰天朝侍從受小藝金非所以崇國體上然之接引後學如恐弗及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或勸爲子孫計曰富貴豈一家物哉我乃所以遺之也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公致仕居青蘿山閉門纂述人不見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人以爲不飲酒不嗜欲所致十三年冬孫慎以罪被刑公罪

且不測太子力救得釋安置茂州以疾卒于夔臨終端坐斂手而逝公墓初在夔永樂中遷葬華陽置祀田正德中謚文憲

公歸田日銘于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先生送東陽馬生序言自幼嗜學家貧無書每假借藏書家手自筆錄天大寒硯水堅手指不能屈伸弗之怠錄畢走送不敢逾期約既冠趨百里外從鄉先達執經問道先達德隆望尊門弟子填室屋立侍左右俯身傾耳或遇其叱咄色愈恭不敢出一言俟其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六

悅則又請當其從師負篋曳屣行溪山巨谷中窮冬烈風大雪深數尺足膚皸裂不知也至舍四支僵動媵人持湯沃灌以衾擁覆久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無鮮肥滋味之饗同舍生皆被綺繡戴朱纓寶飾之帽腰白玉之環左佩刀右備容臭燁若神人而已緼袍弊衣處其間無怍色

門人方正學曰當元之衰國朝始興也地大兵強據名號雄視中國者十餘人皆莫能得士太祖定都金陵獨能聘禮太史公公始見即勸不嗜殺人論道上前授經太子未嘗不言仁義天下既定上方稽古制治



凡郊廟山川祠祀律曆禮樂藝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太史公裁定太子寬大仁明天下歸心愛戴太史公之功居多

方正學又爲文以祭之其辭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鑒一世而舉世不知公之爲人道足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足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空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七

世烏足以知之徒諷誦其雄文執其辭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迹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塵埃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

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於山顛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酌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太華以爲殺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於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八



待制王忠文公辭

字子充義烏人號華川國初以聘起累官翰林待制奉使諭降雲南死節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文幼秀爽奇敏及長長身山立屹有偉度習古學師事黃文獻公潛為高弟與宋濂齊名

戊子元政亂公上書數千言時宰嫌其切直格不聞危素張起巖並薦不報時有齊琦者得邵子先天數推言天人興衰殊驗見公嘆曰王君異代名臣耳公亦知世不可為隱青巖山著書

戊戌太祖親取婺遣使徵公憐然喜曰大亂極而真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九

出齊琦之言驗乎即日詣行在署中書省椽商畧機務每稱子充不名間與論文稱善因命采故實為四言詩授太子辛丑進平江西頌上覽喜曰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癸卯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未幾外艱乙巳除侍禮郎兼引進使定議禮制除起居注丙午陞同知南康府公披榛莽建府署撫瘡殘集徙散收廩賢士搜除姦蠹經理廢壞郡得安輯賜黃金帶丁未召議即位禮忤旨洪武元年降漳州府判尋上疏曰臣聞帝王祈天永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在乎修

德而已人君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其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成四百載之業欽惟陛下艱難十載大業已成今日急務宜法天道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不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動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君能修德天意自回天鑒自永臣願陛下法天道者此也夫君民一體古者藏富於民取之有節近發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十

音減茶課免軍需民心咸悅庶幾得遂有生之樂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順人心者此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上嘉納之  
二年召還與宋濂修元史為總裁官開局天界寺公史事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嘗被賜梨漿他日在史館渴甚問謂濂曰何當得大官梨漿如昨日上聞復使賜之書成拜翰林侍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三年預教大本堂公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



坐從容宴語奉使吐蕃尋召還

五年往雲南諭元梁王既至抗言曰皇上聰明神聖天人所歸惟爾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遣使者來諭意宜亟奉版圖歸職方官封如故身名俱全不然天討旦夕且至梁王不聽館于別室數日又諭曰朝廷以雲南百萬生聚不欲殲于鋒刃今元綱解紐天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恃險遠屢拒明命龍驤百萬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卽爲改館會元有遺孽自立於朔漠遣使脫脫至雲南覘梁王有二心迫殺我使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決命達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十一

里麻匿公于民家脫脫聞之謂梁王不得已出公見之脫脫欲以威屈公罵曰天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至遂被害司徒達里麻等殮而火之莫識其處或曰瘞地藏寺北時六年十二月之二十四日也年五十有二又八年辛酉朝廷興師問罪生擒達里麻梁王自殺雲南平立祠祀之著有華川前後集玉堂雜著續東萊大事記子紳字仲縉博學能文洪武二十九年走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建文元年四月

紳上言父死節狀下翰林議贈公翰林院學士奉議大夫諡文節正統六年又贈公翰林學士諡忠文

公歿之明年宜興吳雲使雲南雲字友雲敏達善詞賦洪武初以故官召授弘文館校書郎改渭南丞有善政歷陞刑部郎中磨勘司令以刑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坐事被逮上憐其才釋之謂公曰雲南未奉正朔卿能爲朕作陸賈乎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七年九月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土釋二十人與公俱至沙糖口二十人者謀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十二

曰吾屬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公令塞服辨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給梁王公不從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壯其節命收骸骨葬蜀給孤寺後雲南入版圖朝廷始知其死官其子徽爲國子生徽貧不能還鄉以公嘗仕湖廣卽葬江夏縣金口鎮弘治中徐文靖公言于朝贈刑部尚書諡忠節與忠文並祠雲南嘉靖中又官其曾孫承宗中書舍人



尚書詹文憲公同

字同文舊名書婺源人官至吏部尚書南都補諡文憲

生而穎靈獨抱奇氣學士虞集弟盤見而奇之妻以女受易于甘楚材學春秋于劉彭壽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彬州學正遇亂道梗因家黃州陳友諒徵爲學士承旨兼御史高皇帝平陳首召爲國子博士易其名曰同尋陞考功郎中未幾以爲侍制起居注

丙午四月命有司求遺書上謂公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見大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誠萬世之師也遂命攷宗廟時享禮

吳元年四月上諭公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示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其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隱

洪武元年四月命畫古孝行及起家戰伐歷世愁苦爲圖以垂世訓上謂公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茲以貽子孫俾知

王業艱難也公對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甚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

惟見富貴習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艱故示之俾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是年十二月以公爲直學士

二年三月陞侍讀學士會中丞劉基疏請加禮大臣公因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剴切上深納之

又諭公曰古人爲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典謨之言明白易知無淺怪險僻之語至如諸葛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出師表亦何嘗雕琢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讀之自然忠義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立辭雖艱澁而意實淺近即使過於司馬相如楊雄何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爲通道理明世務者無事浮藻

四年陞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在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民安任非其人則瘵官曠職卿等居銓衡之任宜任公平以別賢否

六年正月上謂公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



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爲害甚于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亾者不少蓋爲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苟不知遠之則小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爲迷惑者幾人焉况創業垂統之君爲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公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能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誠萬世子孫之法也

七月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上御奉天門謂公曰論行事于目前不若見之於往古卿儒者試言古先帝王爲治之道公對曰帝王之道治莫善于唐虞三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五

可爲萬世法上曰三代而上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九月公等上言自上起兵渡江以來征討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而未成書乞編日曆藏之金匱傳於後世上從其請命與侍講學士宋濂爲總裁官

七年五月丙寅皇明寶訓垂成公以老乞歸上賜勅褒答允致仕未幾復起爲學士承旨六月上謂公曰大

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於禮未當卿等具議之於是公與學士宋濂議以上行初獻禮奠玉帛將畢卽分獻官行禮初獻亞獻終獻皆如之上從其議又謂古人祭用香燭皆所以道達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遂定凡祭祀罷上香復以老乞休卒于家所著有天衢吟嘯及海涓集子徽爲左都御史兼太子少保吏部尚書以事坐廢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六



太子少保唐敬安公鐸

字振之鳳陽虹縣人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南都補諡敬安

庚子從討江州授西江縣丞召爲中丞勾管出知延平府洪武三年入殿中侍御史四年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上諭公元時任官但重木色人廷臣產南方者不得入風憲若耳目得人自無壅蔽何問南北公對曰臣聞元朝以四方多事命廷臣改憲職巡撫初出人皆驚動既至畧無能爲民間相與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苦來如震雷去如敗鼓至今羞之陛下重風憲明正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也未幾出知紹興府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七

七年陞刑部尚書卽改太常卿內艱賜半俸十三年召爲兵部尚書十六年改諫議大夫官係初設上仍諭以好惡公私之說孜孜奉職奸不得容尋坐事降御史上言致治在于任官任官在于得賢宜選德行廉能京官徧歷郡縣訪求賢才體察官吏又於見任官內遴選歷練老成兼儒吏名望隆重者居布政按察之職庶得鎮靜一方民安盜息而治化有成矣從之十八年陞副都明年復爲刑部尚書錦衣衛凌虐罪囚

上命焚其刑具以囚送刑部

二十四年置詹事院正三品上謂吏部侍郎侯庸曰朕觀歷代賢明之君其于輔導太子必擇忠正賢良之士體甚尊嚴後世若唐太宗爲子擇師如李綱之徒直言正義頗有裨益今設東宮詹事統領官屬衆務前兵部尚書唐鐸德量充然兼通儒術其改秩仍食尚書祿本年致仕二十五年復起詹事尋加太子賓客太子少保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六

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及上念其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詹徽以才勝公以德勝上嘗曰都御史詹徽刑部掌部事唐鐸二人性行不同下人事之亦異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役吏髮蓬而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鐸始友繼臣至今三十四載交不知變色口不出惡聲德有餘而才不足屢被小人誣誤極刑者數矣朕淡知其德曲宥弗罪奸人忌徽剛則誹訕滿朝鐸重厚無疵然一切文移計粟皆舞文弄法鐸無奈何夫聰明決斷者以爲刻淵德海涵者以爲愚人心之不古有若此耶三十年卒年六十九



卹賻最優蓋終始保全文武舊臣中未見有及者弟  
鑑散騎舍人直宿衛

祭酒陶公凱

字中立台州臨海人洪武中薦與修元史官至國  
子監祭酒

生時有大星墜簷光照臥室比成童讀書過目成誦遲  
重不妄言笑孝弟忠信卓然自立嘗夜歸限大溪不  
能渡忽有人撐小舟泊岸卽登舟渡回顧無所見人  
皆奇之里人大疫探病入其家見妖入甕卽與封識  
棄水中遂愈又入城晚宿三江病家夜禱公朗誦離  
騷經聲清越以長病者驚汗而差儀容步履有嚴有  
則從學者甚衆父有孝行家貧公以束修助治喪如

禮祖母墓奪于勢家咸贖而表之無他兄弟一妹適  
仙居顧氏蚤卒撫所遺子女甚篤故里中稱德義者  
必曰陶氏父子積詩歌成帙劉青田爲之敘相者袁  
廷玉見而驚曰後十年當爲異代名臣

至元中以明經除永豐教諭不受主杭州施克弘家太  
祖起兵訪公延至置上坐與語不敢居因進取天下  
之策且曰羣雄地實兵強未易圖殘元政衰民怨是  
空地也直取之易耳上大奇之每用其策後別去  
戊申卽大位以書徵之公矢心不仕上求之切諭使人  
曰陶凱不應可取一族人首級來族人四遠求得凱



見上授編修與諸儒纂元史又撰洪武廣韻上稱善  
命教大本堂授楚王經除翰林應奉文字三年陞禮  
部尚書請建奉先殿于乾清宮左上日焚香上食朔  
望薦新若節序生辰祭用常饌行人禮上從之  
公每議禮與藁城崔亮相可否亮亦有學識善論奏是  
歲請選人專任東宮官罷兼領職庶輔導有所責成  
上曰古者不備官惟賢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勲  
德者兼東宮官非無謂也嘗慮廷臣與東宮官有不  
相能遂成嫌隙或生奸謀離間骨肉其禍非細朕今  
立法令府省臺官兼東宮贊輔之職父子一體君臣  
一心庶幾無相構之患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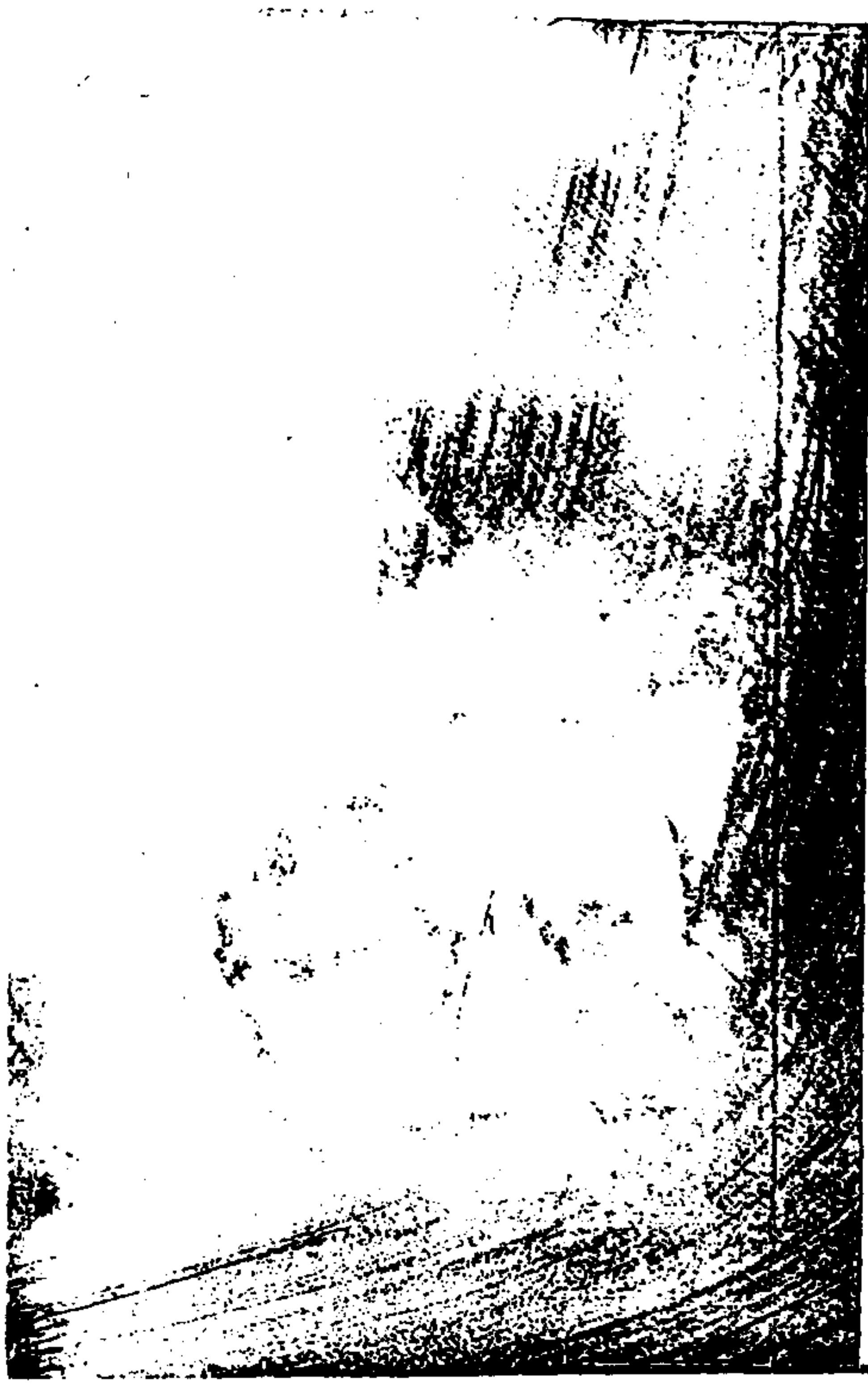
五

五年公言漢唐皆有會要記載時政及起居注記言記  
事宜令臺省府各置銅匱簿錄聖旨及時政依會要  
編類爲書上從之出爲湖廣叅政致仕  
八年召爲國子祭酒尋老復以叅政致仕自稱耐久道  
人上聞之怒曰何自賤也會遣高麗悞用符驗坐與  
知罪死贈太子少保葬長潭山下  
公資性過人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立就初游  
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澹山中授經養親文  
多隱約明興應召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

兼領翰林學士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  
遂盛傳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五





學士劉公三吾

名如孫以字行湖廣茶陵人洪武十八年以薦授左春坊左贊善歷陞翰林學士

兄耕孫壽孫皆仕元死節公少習舉子業元季避兵廣西行省授靖江教授遷儒學副提舉王師克廣西乃歸茶陵洪武十八年以茹瑺薦為左春坊左贊善時公已老矣博覽善記應對詳敏屢承顧問悉多稱旨十九年三月上省躬錄初上命儒臣編古帝王祭祀災祥感應可為鑒戒者為存心錄既又命公編漢以來災異之應臣下者為書賜各省躬錄至是頒行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二十年御注洪範書成上謂公曰朕觀洪範一書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本于天道驗于人事真帝王為治之要道也箕子為武王陳之武王猶自謙曰五帝之道我未能焉朕每為惕然遂疏其旨朝夕省覽公頓首贊上明聖道福生民此萬世厚幸遂命為撰序

二十二年陞翰林學士上御謹身殿與論治民之道公言南北風俗不同固有可以德化亦有當以威制上謂公曰愚民犯法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惟怨以行吾仁而仁或可濟公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

仁怨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上曰善為國家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誠如卿言

二十三年正月吏部侍郎侯庸劾公等在職怠惰宜黜降別用上曰儒臣不任劇事令教國子降公為博士未幾復職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命翰林院重加校正公言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韻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詔刊行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四

此命也朕第四子賢明仁孝英武似朕欲立為太子何如公進曰陛下言是但太子天下本若易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也上不及對但大哭而罷十二月自陳婿戶部尚書趙勉夫婦坐賊罪乞免官許之未幾復職

二十七年正月上退朝謂公曰自古帝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眾心離於下積怨叢於上欲國家不危難矣公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上又謂公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



之事難達矣公曰人君惟博采衆論任賢使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儉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爲所蔽也

七月巳酉上讀書分命羲和之章謂蔡氏傳以日月五星爲左旋與天象不合當以朱子詩註十月之交爲正及御註洪範以惟天陰騭下民爲天道相協厥居爲君職而蔡氏並屬之天非天所以命人主作君師之意又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多有未安者乃大徵諸儒張美和錢宰等定正之命公總其役賜名書傳會選又謂公等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五

氣凝於奎壁今年春暮其氣始消文運當興爾等宜考古證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於是禮遇諸儒甚厚各贈以綺繒衣被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別於侍衛前燕享則坐於殿中仍以朝鮮所貢玳瑁筆賜公及修寰宇通書禮制集要成俱倍加賞賚

二十九年八月頒表箋文式於天下先是天下諸司所進表箋多務奇巧詞體駢麗上甚厭之乃命公等撰慶賀謝恩表箋成式頒天下令諸司凡遇賀謝恩如式錄進

三十年令公主考會試北士偶黜試官皆凌遲市誅獨

公謫戍乃用六月朔日覆試以武城人韓克忠爲首世稱南北榜又曰春夏榜云

建文初召還命製大明一統賦賦曰繫我聖祖剛健中正寬大英明神籌先定運量至誠配以聖后端一靜貞德符文母道合大任儲君有象賢之器羣胤皆屏翰之英觀其得國邁於漢唐行師正於湯武申明五常民用歸極一洗元俗世皆還古訂先王之禮樂復中國之端甫建官而革宰相之尊列爵而罷子男之數去神祇之封爵改先師之塑土祭先王以御名待亾國若賓旅統韻書之偏音開諱名之二端紀年號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六

以不改除封禪而靡壇無徽名尊號之稱頌絕離宮別館之遊觀服制定而兵制嚴家法正而國法安德政不陳於大臣公侯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隸於五府藩王不伍於百辟惠澤不限於豐凶諫言不壅于直入威重典於豪強隆師道於勳戚變文體於靡萎排佛法之幻惑斥神僊與祥瑞禁符讖若巫覡他如聖政森于茂述祖訓立其大綱日曆纂玉堂之披寶訓函金匱之藏托謁辭以資世筆大誥爲民常文字衍疇而註老律令酌漢以斟唐論語解厥蘊與書傳正夫并偃禮制頒在司府集禮詔及彘疆孝慈改服兮



仁義盡昭鑑諭儲兮詒慮長相鑑著賢奸之傳用賢  
列上下之章實翰天縱雄文風決誠典謨相與表裏  
殆雅頌并其鏗鏘此蓋大端餘固難詳公所賦足櫟  
括聖祖治政之大云永樂初竟坐前語暴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毛

鳴

司業劉恭介公崧

字子高江西泰和人元至正丙申中鄉試洪武三  
年以薦授兵部職方司郎中官至國子司業南都  
補諡恭介

舊名楚國初改今名七歲能賦詩嘗侍世父夜寢聞雞  
聲因命為題應口成一絕末云喚醒人間蝴蝶夢起  
看天上火龍飛世父驚歎家貧力學年十六授徒十  
九游南昌時善賦者李叔正而下稱十才子見其製  
作莫不推讓復走楚浙所至觀覽名勝詩道益昌薦  
授龍溪山長不受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毛

至正丙申應鄉試報捷者至適自田中摘粟歸悵然泣  
下曰始二親篤於訓子奈何今日不及見時天下大  
亂州城陷家覆蕩避地累歲無以為生會國初四方  
以次平定薦授職方郎中小心謹畏屢署駕部總部  
事奉命鎮江徵糧多公侯田土往往掣肘力持平與  
小民一體輸納歸奏稱旨又往廣東買馬得五百八  
十四匹又明年往山東點視驛遞驗漂失海船衝冒  
風雪凡四閱月訖事在兵部幾三載以振職稱  
六年陞北平副使持憲綱靜臨之招徠逋逃慰安反側  
考覈屬官以廉慎為先讞獄必以情與學教士刻石



立規考問風俗創文天祥祠度驛路衝僻爲之哀損  
關防鹽引及私販者甚有政績坐事爲胡惟庸所中  
輸作京師尋放歸

十三年惟庸誅上手勅召拜禮部侍郎稽古典禮上嘉  
之以文學雅正屬以撰述學士宋景濂見而歎曰此  
司馬遷之文今未有過者而於詩則尤所遜服四月  
攝吏部尚書時郎陸讓以察爲明一處以寬銓次有  
方藻鑑不爽

五月甲午雷震奉天殿上命廷臣悉陳得失毋有所隱  
公等頓首曰人君一身上通乎天災咎之至惟修德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元

行仁可以弭之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道臣  
等盡言臣聞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能修人事此所以  
消天災也上曰唐虞之時君臣更相戒勅卿等輔朕  
當以古人爲法盡心無怠尋以老乞休許之

十四年三月徵拜國子司業賜鞍馬令朝夕繼見燕語  
移時四月得疾猶強坐訓諸生日天子遣崧教國子  
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卒年六十一上爲文命御史

唐壽諭祭

公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嘗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  
十畝皆館授時所置後居官未嘗增益一布被嘗爲

鼠所傷始命更置仍補其鼠傷者以衣其子歷官十  
一年未嘗以家累自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遣還每  
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五更衣冠起坐待旦當赴北  
平時始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托鄉人及歸  
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復問公手筆醫卜地理  
等書六十帙北平八府志書三十帙北平事蹟一帙  
詩文三十餘帙及職方詩集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大學士吳公沉

字濬仲金華蘭谿人洪武十二年薦授待制官至

東閣大學士

父師道故元國子博士有文學守宋儒家法公克世其家累辟爲縣學訓導不就洪武十二年十月以儒士舉誤上名曰信仲既除翰林待制訓修撰王釐曰名既誤冒昧不更是欺罔也釐以國法方嚴恐觸上怒止之不聽告改正上曰是誠恪人遂眷遇之

十一月甲午朔上觀漢紀顧謂公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可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賞其父經營儲蓄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而異貲家必墮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損民而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丁酉上諭持身保業之道又謂公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防謹小行而無已者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者必至於成大惡常人且然况人君乎又曰安生于危危生于安安不克慮則能致危危而克慮則能致安在能謹與否爾上御奉天門視朝畢謂公曰人君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真切事也公曰求之於古行者鮮矣是故亂日常多治日常少上曰使其真知賢者與治其國何有不

好真知諫者在於忠已何有不納惟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已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公曰陛下之言及此國家何幸也

十二年十二月以事降編修十三年六月丁卯復以爲待制公薦教授童冀儒士吳慎遣使徵之十四年冬十月辛酉給事中鄭相奏言尊無二上稱臣於東宮是並所尊矣公駁之曰東宮國之大本所以繼聖體承天位者也臣子尊敬之禮胡得而異焉請凡啓事東宮如舊制上從之十五年十一月以爲東閣大學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十六年二月上將享太廟公進精誠錄先是上謂公曰朕閱古昔聖賢其垂訓立教大要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以三事以類編輯至是書成上覽而善之命公撰序三月公因講周書至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上曰甚矣國家不可有小人有人必敗君子故唐虞任禹稷必去四凶魯用仲尼必誅正卯公進曰書言去邪勿疑所以漢致其戒上曰國家不幸有小人如蓄毒藥



不急去之必爲患小人巧于悅上忍于賊下君若喜其順已而恣其所爲將無所不至矣公曰小人中懷奸邪而言似忠信不可不察上曰然小人善於逢迎彼知人主所樂爲者不顧非義乃牽合附會曰是不可不爲人主不樂爲者不顧有益於國亦牽合附會曰是不必爲此誠國之賊也自古知人固難而知言亦不易八月丙戌以進講後期降侍書等改博士時方興文事公獨謂兵不可廢每云武經七書多依托之言惟司馬兵法與孫吳爲可信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穰苴之說所傳非全書宜孫吳之盛行也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所以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尚義非尚詐乃曰兵詭道也非其本意遂纂易詩書論孟詞義涉戎事者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題曰六經師律家食時已草創及官成均與諸生訂正傳之崑山秦約見而嘆曰文武一貫有功世道之書也後以懿文太子故被讒死于獄

公富蓄遠覽志負經濟三進三黜而無喜愠嘗著辨言孔子封王爲非禮自是布政夏寅祭酒丘濬皆主其說并欲去謚至嘉靖中乃行之而用王禮如故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祭酒宋文恪公訥

字仲敏滑縣人別號西隱元進士知縣國初仕至

祭酒卒年八十

先生父壽卿仕元封魏郡公諡忠肅幼承家教矩矱自檢性遲重齒胄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舉至正癸卯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

洪武十三年徵詣公車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擊節廓蒙學者歸嚮常同諸儒應制撰救文援筆立就稱上意超授翰林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博士龔敦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令爲太學碑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一月改文淵閣太學士時年逾七十上自製誥詞引尚父與周八百爲比嘗寒附火燎脇下衣傷膚上聞之爲文警訥曰脇者協也聞火焚汝脇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惶恐謝明年祭酒吳顥免官上簡用公特賜勅以往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廡不復家宿一時士皆適用上親爲制詞褒公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命盡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曰一生獻茶路而碎其甌念



臣不才失於敬教中心自訟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進士望江主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彝奉貢惟沙漠口鹵未遵聲教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本始年中單于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充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充國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集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充國者哉陛下宜選其尤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充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士魁選恆在太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謨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

等誣公罪曠吏部尚書余燦移文令致仕公陛辭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

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爲司業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大學士吳公伯宗

名祐以字行江西金谿人洪武四年辛亥開科進士廷對第一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公生而岐嶷十歲通舉子業識者奇之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戌鄉試辛亥廷試俱第一是時初開科取士高皇親製策問詢以古帝王敬天勤民之道公條答稱旨擢第一人賜袍笏冠服授承直郎禮部員外郎與學士朱訥同修日曆

胡惟庸方用事欲人附已公性剛直不肯相屈下惟庸恨之八年惟庸竟中傷公謫居鳳陽公上書論時政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五

因言惟庸專恣不法不宜獨在中書恐久之爲國患辭甚剴切上得奏卽召公還賜衣鈔使安南歸爲國子助教

十二年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皇太子嘉納明年改翰林典籍御製十題命賦立就詞語峻潔上大稱賞曰才子也賜織錦衣十四年陞太常寺丞明年爲國子司業皆辭不拜忤旨貶金縣教諭至淮安召還爲簡討壬戌初設殿閣學士以爲武英殿大學士十六年弟仲宴爲三河知縣薦舉不實公爲所累復降簡討十七年坐文字進不以時謫雲南卒

公溫厚詳雅博學能文性不苟合屢獲譴無所悔所著有南宮使交成均玉堂諸集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五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

字備萬豐城人國初薦起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有二正德中謚文恪

少聰穎好學十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祖洞雲先生嘗曰是孫必為令器壯年以經學授徒壬辰兵變隱居惟聖賢道學為己任所著有詩經解頤輯釋史輯等書奉繼母盡孝壬寅亂劇扶母逃竄皆得免上平天下開設學校豐城舊為富州州守強憲中舉為訓導南昌守許方延至郡問于朝授教授洪武八年召赴京廷試諸儒第一授翰林修撰署院事知制誥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三

逾年奏對失旨或遼東畧無愠色日賦詩咏懷有遼海集未至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畊以供賦役我取汝祖所著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証之

公自遼陽放歸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

十七年召為翰林侍詔時方革元俗嚴婚禁民習舊多犯法上疏論婚姻律曰國重世臣家重世婚今民間婚姻之訟甚多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法不得為婚以故讐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

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有司逼奪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冤憤抑鬱無所控訴悲號道路感恻人心議律不精禍乃至此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謂姑舅兩姨不可以卑幼上匹尊屬若己為姑舅兩姨子彼為姑舅兩姨女無尊卑之嫌為子擇婦為女擇婿古人不以為非成周之時王朝所與婚者不過齊宋陳杞四國而已故當時稱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為婚姻可知至於列國齊宋魯秦晉亦各自為甥舅之國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朱陳之好

明名臣言行錄卷四

四

皆世為婚媾其顯然可証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娶姑之女呂榮公夫人張氏乃侍制張盥之女侍制之女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也今江浙此事尤多以致訟獄繁興賄賂公行風俗凋弊願以臣章下羣臣議弛禁以通人情別族以明世教上是其言十八年較禮闈陞文淵閣大學士上與羣臣論治善曰致治在任人擇眾賢為耳目則視聽周任眾知為計慮則澤施溥今天下太平選任賢才宜留聖慮他日講心箴家人卦皆稱吉以疾告歸卒之前夕有星如虹墜于居舍正德中賜謚文恪

卷四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五

東山趙先生訪

字子常徽州休寧人洪武二年召修元史事竣不願仕還未幾卒年五十二

先生資稟卓絕好觀文公大全集語錄等書由是有悟遂厲志聖賢之學不事舉子業少長受學於九江黃楚望先生得授六經疑義千餘條以歸辛巳秋復往得口授六十四卦義與學春秋之要復以書謁虞公集於臨川曰聖賢之道大矣學者可不知其要乎嘗聞之吾之至尊至貴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加之者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心是也吾之至親至切舉天下之學不足以先之者求放心之謂也然非真有所見無以為日用常行之地非真有所得無以為造詣歸宿之極所謂為學之要者庶幾在此此訪之所以日夜憂懼以求聞乎先覺之訓而未之有得者也時江西憲試請題虞公擬策問江右先賢及朱陸二氏立教所以異同先生具對尤為精切詳備虞公評其後曰子生朱子之鄉而得陸氏之說於二家之所以成已教人反覆究竟明白蓋素用力斯事者非綴緝傅會之比也厥後再往公愈加敬異及疾革先生適在左右凡喪事損益皆

以為託

嘗云格物是窮盡物理程子所謂講明義理分別是非之類是也致知是程子所謂明諸心又云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之類是也二事不可合為一唯程子言之甚明若曰致知在格物在字之義不同遂疑格致分而為二則傳中言齊家在修身修身在正心謂二者合為一可乎且聞明道先生謂學者若無事可行且去靜坐之言而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輒歎其善學及朱子得於羅李二公所相授亦必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為何如而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其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為有在乎是也由是雞初鳴則起澄心默坐涵養本源以為致思之地而後凡所得於師之指及文字與義有未通者必用向上工夫以求之於是造詣精深而一旦豁然矣嘗論為國家者不能舉天下大勢以定攻守之宜而所在浪戰不求智勇之士真可任將兵者使臺省貴人郡縣俗吏共軍旅之權仗行省討亂御史臺督視如平時而誅求劫奪之弊反復壞爛之由朝廷終無自知之兵財兩匱郡邑一切以矯假病民而上官方且守故常不知通變長久之道賞罰不明故是非淆亂



而治安撥亂之術行軍克敵之方皆廢不講徒欲以歲月削平安可得哉大率近歲用兵之失不越斯言而先生經濟之才亦可見矣

新安自朱子後儒學稱爲東南鄒魯然其末流或以辨析文義纂輯羣言卽爲朱子之學先生獨超然有見於聖賢之授受不徒在于推究文義之間故其讀書一切以實理求之反而驗之於己非有以信其必然不已當時鄉先生皆留心著述所以羽翼程朱之教者具有成書先生受而讀之猶謂未知爲學之要常曰讀書最患多疑每展卷則羣疑競起如蝟毛要須得程朱復作而命之而後可釋然爾是以質諸師而不得者卒求之程朱遺言而有見焉其於窮經之要則有得於黃先生而推極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三

先生以爲周易春秋二經皆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不傳之妙然後孔門之教乃備其于春秋不舍史以論事不離傳以求經不純以褒貶泥聖人以爲左杜主史釋經而不知筆削本旨公穀知求筆削之旨而不考魯史舊章俱不能無弊乃離經析意分爲八類辯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詞以著聖人筆削之旨作春秋集傳十五卷以明聖人經世之志著

左氏傳補註十卷師說三卷以爲學者求端用力之階又註葬書問答一卷

先生之學以積思爲本領以自悟爲歸宿勉夫向上之工夫而至乎窮經復古之成效豈偶然哉學者稱東山先生有東山集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四



徵士梁公寅

字孟敬江西新喻人洪武初徵修述禮樂書成將授官辭歸結屋石門山四方學者稱為梁五經

家貧力學遍通六經累舉鄉不第辟為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太祖平定四方徵天下名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公就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為三局公在禮局審計精詳諸儒推重之書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公舉手加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擴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天理而遇人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為愈于華封

三祝

新昌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公請教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徵笑徐答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人曰孟敬議論平平再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歸語人曰我不敢復見石門先生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所著有周易參義詩書演義周禮考証春秋考義及漢唐以來君臣事畧宋元史節要及石門集行於世

環谷汪先生克寬

字德一又字仲裕徽州祁門人洪武二年朝廷命行人以禮徵至京刪修元史授以官力辭不受給驛而歸

父東山處士六歲教之孝經語孟隨口成誦遂于理學寢悟乃取四書自定句讀晝夜誦讀恍然知為學之要專勤異於儔輩或達旦不寐母夫人見公勤苦太甚謂處士君曰是兒讀書過勤脫或致疾不可不戒處士君呼公諭之曰讀書以養氣為主不宜過勞公曰某自樂此不為勞也自是讀六經諸子歷代史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六

鑑綱目等書悉皆成誦延祐四年丁巳公年十有四歲是秋鄉里傳錄江浙秋試三場題目公一見揮筆成篇鄉先生驚異曰此天才也

元延祐戊午郡守聘主道一書院往浮梁拜吳可堂先生仲迂于州學以文印正吳先生曰讀書明理祈體諸身文章異時可不學而能也聞之惕然遂篤志聖賢之學既歸扁其齋曰思復銘於壁以自勵焉

泰定甲寅謁嚴陵吳先生朝陽與論所學吳喜曰子可謂真知作春秋心法矣是秋舉浙江鄉試次年對策見黜南歸益刻勵為學遂厭科舉取春秋博考諸說



同異得失以胡文定為主而研究衆說會萃成書名之曰春秋經傳附錄纂疏行于世易有程朱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通禮有經禮補逸綱目有凡例考異其餘論著尤多至於經史聖賢之言心融神會造詣深淵故爲文渾融典雅而獎掖學者多所成就後以經學教授宣歙間數與鄭師山先生講理論學意氣相得尚書汪巢溪先生謝事家居尤重之四方從游甚衆嘗語學者曰聖賢之學以躬行踐履操存省察爲先至于文章特其餘事篤志著述不以一毫利祿動心諸學者即其所居稱環谷先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七

至元戊寅父歿哀毀踰禮至正壬辰蘄黃兵至避兵溪山所居焚掠殆盡處之晏如事平返故廬洪武二年聘至京同潛溪諸公刪修元史九月事畢特旨俱留祿仕老疾力辭乃命禮部設宴賜白金三十兩采段二表裏給驛而還抵家壬子年卒年六十九

教授胡公翰

字仲申一字仲子金華人洪武初以薦召修元史授衢州教授十四年卒年七十五

幼聰睿甫七歲志氣卽與凡兒異一日於道中得遺金守不去坐候遺者至而還之長游蘭溪從吳貞文公學博覽經史又登許文懿公之門學益淵邃時黃文獻公潛以文章名天下天下師尊之見公文大驚稱贊之不容口而公蹇然不爲之屈也遊京師羣公交譽之或勸之仕不應還過廣川弔董子謁曲阜拜孔子墓而歸已天下亂避地南華山中著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八

洪武初大臣交以才行薦召見時方籍金華民爲兵公從容進曰金華民多業儒不習兵籍爲兵徒糜廩粟耳上立爲罷之已上憫公老儒不欲煩以事授衢州學教授會修元史召入局纂修撰英宗睿宗實錄及拜住道童丞相傳書成賜金綺而遣之

公高明卓絕慕程邵二先生之爲人所養甚淡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極乎博而守則約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爲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爲當其所著衡運井收皇初正紀諸篇皆單精名理窮極造化而爲天下之大



綱正法也吳祭酒沈以爲如五曜麗天芒寒五色朱  
絃在廟肅然其音云所著有春秋集義文曰胡仲子  
集詩曰長山先生集

編修蘇公伯衡

字平仲文定公轍裔孫長子遲知婺州遂家焉仕  
洪武爲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

少警敏絕倫誦讀不勞而習中歲大肆力于文詞洪武  
丙子選國子學錄尋陞學正屹然以師道自任發策  
試士皆天下國家大務品第精覈多士翕服著空同  
子瞽說四十首學者皆傳誦之教胄子者五年以近  
臣薦擢爲翰林編修以曠疾辭去於是司業宋濂率  
六館之士祖餞于龍江謂日文定公古史一書至今  
傳之資治通鑑尚闕宋元公歸矣其尚續諸他日使  
人稱曰蘇氏一門世濟其美將不在茲乎公謝曰方  
抱疾未能也歸治一室靜坐或終月不出與人少所  
接對人亦罕得而識之所與游者皆四方名士非其  
人雖未嘗拒絕然自不敢見也

洪武十年宋濂歸老入謝上問曰今在外文學復有如  
卿者舉以自代濂曰伯衡臣鄉人博學飭行爲文辭  
蔚瞻有法要不可以微疾廢上許而徵之至京入見  
上屬目欲用之辭以舊疾賜衣鈔遣歸二十一年聘  
主會試事竣復辭歸後起教授處州以表箋忤旨坐  
罪卒於獄士論惜之



公需齊宋學析義如蠶絲攻是非如白黑宋學士稱其  
文體裁嚴恣姿態橫逸如春陽被物根葉條卉小大  
圓偏各隨其物而暢之視膠滯一體守常而不知變  
者萬萬也文集六卷其論文曰尉遲楚學為文問空  
同子曰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  
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無法典謨  
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  
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  
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  
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三言而非不足辭未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十一

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河何也曰有  
本也如鍵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  
領之於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  
建國都何也曰謹布置也如草木焉根而幹而枝枝  
而葉而葩何也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  
十二脉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  
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  
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  
何也曰浩汗詭怪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  
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霧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

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  
也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  
也曰潔淨也如大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瀨之  
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複馳騁也如羊腸如鳥道何  
也曰紫迴曲折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  
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  
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  
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  
怒如杞梁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  
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菽粟如布帛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十二

精金如美玉如出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  
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  
之所載丘明高赤之所傳孟荀莊老之徒之所著朝  
焉夕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為也聖  
賢道德之光積於中而發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  
猶天地之化雨露之潤物之魂魄以生華蔓毛羽極  
人力所不能為孰非自然哉故學於聖人之道則聖  
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  
其道并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出以告公  
乘丘曰楚之于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歟微空同子



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于文  
倘焉無難能者矣

司直郎汪公仲魯

初名敷以字行號一貞婺源人洪武中官至左春  
坊左司直郎卒年七十有九

從其鄉先輩倪士毅鄭玉朱升切磋學問元季與弟同  
集義旅守徽舉授休寧尹攝知婺源州事既歸太祖  
授安慶稅令尋以肺疾辭還身雖臥病激勵其鄉里  
子弟爲學州縣屢奉朝命存問洪武十七年復以明  
經辟至上召諸儒講論仲魯說西伯戡黎篇稱旨賜  
仲魯語曰朕求人輔嗣人不易得蓋非行無以取信  
非言無以達意善言不迫乃聽而不厭善行不虧乃

近而不狎苟非備美曷稱厥官茲特授爾承務郎左  
春坊左司直郎爾其輸忠効誠小諷大戒若積贊以  
期山如導流而入海無有所隱斯之爲善時受顧問  
俾翊贊儲皇上亦日召侍講與朱善劉三吾並稱三  
老特賜朝房御製諸詩命續和並稱旨諸近臣僚亦  
皆推讓

公敦靜簡實不妄言笑見罪囚有以春夏死者輒涕泣  
請決以時上稱仲魯善人明年以喘嗽乞歸許之命  
其母辭秋則復來已與劉三吾並召賜坐上顧公曰  
朕素知爾爾無善惡皆在好愛孔子曰善者好之不



善者惡之能無間耶朕許爾歸秋則復來今復思之且無煩動老人光陰寧可必也然朕觀爾鬱然麗眉蓋壽徵矣今誠劇喘人晚得此疾往往壽考爾善自愛朕復戒爾近侍之臣予告還鄉郡邑官長來見當閉門以絕否則筆之于東俾僮僕輩示之若曰仲魯幸蒙聖恩賜告理宜杜門謝客輪租應役則有恆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是則可考終命矣公叩首謝曰陛下全臣晚節愛臣甚矣敢矢無斃明日辭朝都門送車填溢人以爲榮觀公信道甚篤氣和而莊文章淺博古雅悉軌于正義所著有浯溪集又十有六年考終于正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禮部侍郎曾公魯  
字得之江西新淦人洪武初召纂修元史官至禮部侍郎

年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稍長取三史日記之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材忠佞制度沿革咸能言之家藏子集數百家各撮其菁華僻書隱牒不憚道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誦讀達旦發爲詞章靡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然猶謂未要于至道述長書一通謁虞文靖公集於臨川年十九益潛心濂洛關閩之學尤愛吳文正公徵之書吳公居臨川其著書滿家公一一訪獲之玩繹未嘗釋手久之充然有得盤桓林泉若將終身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十六

元季天下大亂州縣騷擾公召里中豪集健兒持兵以保障一方仍椎牛醢酒開陳禍福衆拱聽無敢犯者人號曰君子鄉

洪武初詔纂修元史遣使者起於家贊決功爲最多書成上坐端門召諸史臣有白金束帛之賜公將乞身還山會朝廷開局編類禮書以衆請堅留禮家故糾結難議羣言沸騰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非有不服者爭相辨詰公歷舉傳記答



之各心醉而去

二年十二月選入儀曹爲祠部主事當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祭公索其文觀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年號公責之曰龍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安在使者頓首謝易乃已安南來貢主客已受章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也公曰前王陳日燧爾今驟易名者何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隱遂得其篡奪狀故託修貢以覘之上聞之曰烏蕤何狡獪如此却其貢不受五年二月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對曰不過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七

主事耳即日超六階拜侍郎倭襲入寇戎將每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臣草詔歸其俘公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上大悅八月奉旨考京畿鄉試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有咏歌公獨撰賦以進十月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誦之獨奇其文曰此曾魯作也援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可驟至哉無何以疾乞骸骨中書以聞上惻然許之十二月辛卯歸舟至南昌謂次子圭曰吾命止明日不能至家矣然吾以一介韋布之士受國寵恩位躋法從又得守正而斃死復何憾所憾者不見二孫之成立也

卽趣筆爲書戒之壬辰次石政潭遂斂衽而逝

公蓄德熙和不見忿戾之色退然若不勝衣孝友甚備喜周人急四方賓客至門倒屣迎之無倦容其從仕精白一心知無不爲凡典禮制度必經公損益而後定所著書有六一居士集正訛南豐類彙辨誤藏于家嚴陵徐尊生有言曰京師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指朱濂與公也公讀書之室扁曰守約齋學者遂稱爲守約先生得年五十有四鄉紳書歐公外集後云少時客遊新淦新淦之仁和有利李繼武者敬士而好文尤好蓄古文奇書聞人有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六

書世所貴重者不計其資之多寡輒重購之嘗得故禮部侍郎曾魯得之所校歐陽公居士內外集知以爲奇寶而藏之予嘗借得其次集蓋板本大字上下邊幅最高濶曾公皆手自校讐中間頗多缺板又手自補完曾氏家多古書所校諸本有吉本家本刊本諸集辨其同異及其改易增損皆朱書小字於其上

下旁邊字極謹細常滿其邊幅以爲其用心何其若是之密也非積日累月之勤何能至是哉是時曾公沒已久而其子坐事見籍官散鬻其書故繼武購得之子甚惜曾公用心之勤而其子孫不能保而全之



為可恨又以外集之文罕有傳者其所考異尤為難得因取而備錄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十九

翰林學士朱公升

字允升休寧人元池州學正入國朝官至翰林學士

幼師陳櫟剖擊問難多所發明櫟濊器之至正癸未偕趙汭從黃楚望講道明年歸作經書笏註是秋登鄉試內艱後四年戊子省授池州學正田歲入富于他學官吏蠹食既至會計出入盡去宿弊以身立教士皆興起秩滿南歸斬黃之兵已至徽矣避兵奔竄往往閉戶著述不輟越五年丁酉明兵下徽被旨召見上問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上嘉其朴遂參密議尋辭歸凡禮樂征伐典章文物多所贊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二十

吳元年丁未拜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上親製誥詞有曰眷我同宗之老實為耆哲之英無何陞為本院學士特免朝謁以優禮之七月領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閣視上親擊石磬命公識五音誤以宮音為徵音上不懌賴熊鼎解之得止

洪武元年二月上御東閣顧謂升曰近觀周禮有所謂六夢者朕嘗感異夢厥兆維何對曰人之精魄上通于天此陛下受命之兆也軒轅夢游華胥天下大治帝王之興自有天命蓋振古如茲矣



定宗廟時享之禮公與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焉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賣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

三月辛未命儒臣修女誡又諭公曰治天下者修身爲本正家爲先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不可使預政事至嬪嬙之屬不過備職事侍巾櫛若寵之太過恐驕恣犯分上下失序歷代宮闈政由內出未有不爲禍本者卿等爲朕述女誡及古賢妃之事可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法者示後世子孫有所持守公受命纂輯二年三月戊戌復命撰齋戒文是月請老歸石門乃居梅花初月樓上親灑宸翰以賜卒年七十二學者稱爲楓林先生所著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孝經四書小學旁註及書傳補輯諸書傳解行于世子同爲禮部侍郎

公自幼爲學卽以列聖傳心爲主踐履實用爲工上窮道體幽探元化謂聖人精義入神之功或寄於百家衆技之末是以一事一物莫不旁搜曲揆沿流溯源謂濂洛既興考亭繼作而道學大明于世然後學者

往往循途守轍不復致思其已明者既不求其真知而未明者遂謂卒不可知豈前賢所深望于後人者哉加以詞章浮靡之習蕩其中科舉利祿之心誘于外是以聖學明而實晦飄流忘返慨然思所以救之於是考六書之源究制作之始以得名言之義味詞助之旨以暢指趣之歸而聖賢之心見于方冊者始可得而見然後傷叅之以傳註之文究極乎濂洛之說熟玩乎其所已明而深究乎其所未明嘗曰先儒傳註之意所以求經之明也而近世舉業往往混誦經注既不能體味乎傳註而返斷裂其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知味樂學何所自乎於是始作諸旁注離而觀之則逐字爲訓合而誦之則文義成章綱提目舉一覽可知其有訓而未類疑而未安者必窮研極慮不合乎聖經不止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長史桂敬愍公彥良

名德稱以字行慈谿人元鄉貢進士洪武六年徵授太子正字仕至晉府長史南都追諡敬裕

元仕平江路教授罷歸張士誠方谷珍禮聘皆不就

洪武六年徵天下儒士浙江叅政徐本首舉以應時待詔公車不下數千公以白衣奏對稱旨除皇太子正字授承事郎侍講上出御製詩文示近侍之臣彥良誦聲琅然左右皆愕眙顧上獨喜以爲誠上選給事中蔣學等十七人講學文華殿多侍寵不自修飭欲擇人以爲師以命彥良及修誤孔克表各賜金三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兩日昔許魯齋教弟子多爲宰輔卿其勉之

上嘗問治于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乎正心正心之要不過懲忿窒慾而已上善其言一日上問曰元政寬弛遂致大亂朕矯之以嚴有犯必誅顧法數行數犯奈何對曰德則逸法則勞法以靖民則民勞而弗靖德以靖民則民靖於德矣上喜曰此吾心也

嘗從登內城上從容問曰朕比來好惡當否對曰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當上曰善卽揭其語便殿

七年有事于園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二字上譴之彥良對曰予小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罪也上稱善久之曰卿勤援經史屢聞獻替上賜墨吏死彥良力諫如律不聽復進曰三尺法當與天下守之上領焉因使獄三府疑獄得原者若干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上一日法天道天不言而時行物生君奉天而統六合當仰法於天明並日月恩如雨露威並雷霆信如四時蓋百職效勞而庶務自理也苟身兼庶獄庶慎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矣夫天道好生聖人法之亦好生好生之德洽于人心故人皆化于善而不罹于法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法天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爲天下腹心膏腴之地今荒蕪日久陛下幸加惠下令諸郡屯種而懇闢未廣臣以爲莫若于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衆多之處募民往耕願應者資以物力寬其繇令樂于趨事及犯罪者亦謫之



屯耕盡中州荒閑之田無不農桑數年之後民物殷  
富財恆足矣三曰順人心言當順其欲四曰養聖德  
夫聰明睿智乃天生聖人文武仁義之德莫不具備  
惟萬幾日感意念橫生如重翳之蔽白日得養者或  
鮮矣故雖大臣必兢兢戒謹加存省審察之功節其  
慾懲其忿怒俾清明在躬則猶青天白日重昏擴然  
志氣如神必得其壽此養之道也五曰培國脉夫  
三代之所以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其民不  
專之于刑罰故民遂其生養太和薰洽而天命從佑  
饗也秦隋則不然仁義不施專肆苛刻力役不休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民不聊生而天不佑之矣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惟  
陛下以三代有道之長爲法秦隋之失爲戒六開經  
筵言宜延擇老臣名儒日講經書以資啓助七精選  
舉言官得其人則庶務理而萬民樂選舉之際誠重  
誠慎六部十三省布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忽然而  
用又忽然而輕廢者哉必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  
者然後以任毋苟備官其提刑按察及知府固難周  
知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以充知  
州知縣與民最親令按察使及知府歲貢廉勤淳厚  
之賢不限以已仕未仕而慎其賞罰則人皆悉心求

賢而野無遺才矣其新進人士且當試以佐貳之職  
而隨加甄擢八慎刑罰致欽恤民命之意九敦教化  
言今大興學校廣生員所爲教者必先德行而後文  
藝抑浮華而尚淳篤宜亦可驟用長天下奔競之心  
十馭戎狄言守備爲先薄伐次之啓彘貪利如漢武  
秦隋焉斯下矣今海內旣平車書混一北狄蕪鹵當  
選將練兵分屯防鎮伺釁而動蠻彝朝貢間有未順  
者獨當修文德以來之無勞勤兵十一蒐才俊言古  
之俊才或隱于屠釣或出于版築或出于亾命皆足  
以興邦而名世宜令有司博舉薦以聞十二廣諮訪  
昔舜好問好察明目達聰故能以天下善爲己善而  
雍和成化今萬化統一正逃視遐聽之時宜令常朝  
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官入覲之時令敷  
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吏治許令諸人  
陳聞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  
治務者居之而詳擇其中上頗采用焉二十年十一  
月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五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六

太守魏公觀

字杞山蒲圻人

幼讀書蒲首山中勤苦弗輟性喜吟咏觸物感興陶寫自如乃構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薦於朝辭弗就國初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諸儒同謁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助教浙江提刑僉事

吳元年改兩淮運使入為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公曰太宗雖才兼文武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於善未免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為優上曰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為憂羹侯怨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度亦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為已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為優也洪武初建大本堂命侍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公以詩紀之

二年甲戌甘露降於乾清宮上問災祥公曰帝王恩及于物順於人則甘露降陛下誕寬民賦眾庶懼豫底于清寧神應之臻職此故也十一月冬暖如春上召

借危素詹同吳琳宋濂遊觀內苑錫燕紫閣御製序文賜之

三年正月轉太常卿改定太廟祀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為令是月陞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公為國子祭酒宋濂為司業四年廷試進士公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俱為讀卷官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最盛而伯宗卒為名臣

九月坐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謫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即召還以為禮部主事賜燕奉天門喜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日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賦詩

五年三月上念姑蘇為京輔重地經張士誠之亂荼毒罔有寧宇廷臣咸薦公有治才乃出知蘇州府既蒞事懲陳寧苛政鋤暴樹良敬老恤民大建學舍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穎之定儀節高啓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歲吳縣楊茂年林文友皆九十餘延為上賓壽誼還崑山親餞諸郊再拜送之禮教興洽課績最天下陞四川行省叅政父老上疏



乞留仍守本郡

七年公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興既滅之基遂與高啓俱獲罪上悔之命所在致祭皇太子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三

副使經歷熊公鼎

字伯穎江西臨川人元末鄉薦入國朝官至衛經歷

方正有節操元季爲山長玄端淡衣據席說經課諸生學不廢亂益熾贛郡帥延公問守禦方畧公悉意經畫而一主於救民及寧河王鄧愈帥師下江西聞公賢下令徧求之公起詣軍門揖見王王致之帳中日夜咨訪一軍皆歡以爲主將得軍師也上幸豫章召見慰勞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四

吳元年召議禮儀除中書考功博士尋遷起居注時上精求禮樂之事嘗召翰林學士朱升等陳樂器於庭上擊磬命升辯五音升對忤旨上大怒欲寘諸法公從容論解之上曰升每謂審音顧不辯宮徵何耶對曰石音難辯自古而然唐虞惟后夔能和磬聲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上曰任此豎儒治樂樂何繇和公具言樂之和由人所致人君能致中和則萬民和萬物和而樂音和矣上怒乃解釋升不問升既出謝曰非君幾殆矣

舍人耿忠奉使回奏廣信所上茶稅失實時新行赦上怒趨中書遣御史往廉狀丞相李韓公諫不聽御史



已受詔丞相復諫不從公與給事中尹正進曰朝廷新立將布大信於四方今肆赦之後復以細故而煩御史按問既失信且褻國威上良久乃曰止其追御史毋往

上詔浙西民輸糧京師率五石致一石民甚苦之公曰國家都金陵以浙西爲根本而遽困之農作方興僕僕道路苟一年失耕害不淺矣上悅卽詔罷之

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擢浙按察僉事台溫方氏竊據以來人道乖戾公按其豪猾六百戶悉屏之遠方平陽州吏目貪坐罪首州守與佐並相構爲姦遣公訊

胡名臣言行錄卷六

五

而州民數百遮使者爭知州鑑無罪時方重故出之法公進民再詢辭不變則歎曰法以誅有罪也吾豈可身畏譴而戮無罪人乎具以情白上釋鑑不問寧海悍民陳德仲以憾支解黎異異妻屢訴無爲白之者一日覽其牒深疑忽有青蛙立案上曰蛙無黎異乎果異則止勿動吾復爾寃蛙果如言明日逮陳訊得實誅之凡事未便者皆爲奏改兩郡民漉然如更生始兩郡旱旣至輒雨民曰此能使君雨也是年秋立按察使司於山東擇其人行新政上曰無如熊鼎矣改治濟南州縣官多失廉平陰跡數十輩悉如法

論罷之六郡肅清陞其省副使

三年封建諸王驛召拜晉王傅坐免尋召除晉王府叅軍以尚書授王宋學士濂薦公於書最濂詔爲皇太子說書明年上御文華殿召公問曰秦漢來諸侯王不肖者幾何公謝未考遂命之蘇州按獄還復問如前公復謝未考收刑部主事奪叅軍所受俸

八年授岐寧衛經歷公上言西涼岐寧本漢唐內地不可棄朶兒只把非有歸向之誠特假中書威重以劫服其他種今急之必席捲遁雖得地而無民緩之則羽翼成而跋扈難制宜稍給種糧撫其遺民而以良

胡名臣言行錄卷六

六

將參守之便上喜因入謂熊鼎迂不迂也徵還次西涼爲朶兒只把所賊而卒上感悼遣使弔祠焉



訓導葉忠愍公居昇

名伯巨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中爲山西平遙

訓導

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于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喜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公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

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公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七

二事易見而爲患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于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于上臣困于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主無事則易驕佚有

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問吾骨肉詔逮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者有鄭士利是年考校天下錢穀冊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署字有名者皆逮御史獄獄數百人自尚書以至守令署印者皆坐抵欺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謫戍邊丞相御史大夫莫敢諫士利爲書數千言詣闕上言凡數事而于空印爲詳既奏上亦怒輸作之終身卒殺空印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八



太守方公克勤

字去矜號愚菴浙寧海人仕濟寧太守

少從鄉先達學窮研力索至忘寢食會元季方國珍爲亂江浙行中書檄同知金剛奴募民爲水兵公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盜者亦挺挺欲動奈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也金剛奴怒不答既而水兵果于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于此遂隱山谷中採食松柏不返

國初被徵辭索之急起家爲濟寧府知府錫冠帶寵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九

比至官首爲書一通懸康衢諭天子愛養元元之意民卽有不平聽詣府自言禁隸卒呵問引耆耄坐語訊得失郡學官缺聘賢者爲師廟社各立學學凡數百區撤浮屠氏或新或葺所在煥然學子繫籍者至千人

始有詔民開廢閑田者聽闕三歲乃稅吏徵近功不俟期輒斂之復以田定科錄民益惰且散公奉詔益勸課田以增闢與民約列丁產爲上中下三等等析爲三有徵發視差等書吏不得竝緣爲姦歲暮轉戎衣于燕時令役民舟者有誅他郡以牛車從事天雨雪

牛僵死于道民破產十八九民請以舟僦役公曰吾知從民便而已抵法非所憚也載以舟行省義之

問

郡倉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寧道出郡境公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卽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省臣愧之

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卽工公奮曰民困不救烏用二千石爲密聞之中書卽日詔罷役先是不雨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

公祖既徧禱羣祠涕泣臥祠下詔朝大雨民躍呼而散是歲五穀俱熟五年秋鄰境蝗公聞卽省愆輟食稽首額天迨夜聞空中薨薨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過郡獨有年民有獄訟大者笞辱小者諭遣之不留案牘庶獄膠轕日省錄無久淹或文未具時作糜遍食之每秋成卽移文與民期日輸倉粟聽民槩斛不遣吏而稅常先登

江浙二行省歲運糧百萬詣濟寧水陸千里撫如部民不令有纖毫怨懟舊比每斛益四升以禱蠹耗公言之朝蠲其耗



府召州縣官吏不使皂隸爲半印信符半自藏之復行其法于封內一以信符召民民得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千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雞犬散被郊坰諸社稷山川祠壇遺器服咸飭無所闕修驛傳于城南門庭堂弘敞踰昔皆料材役工于農隙爲之民不知勞冬寒河凍驛舟不行命舟人伐木作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

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牖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一

而時蓄洩之魯橋棗林二牖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牖丁緝壤石治灰而甃之郡故以葦困峙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什伍遞相救恤遂不復火

大將軍達副將軍文忠征燕過郡士馬十萬駐次稍久要官勢吏爭索芻糧公依序酬應一軍稱能永嘉侯朱亮祖將舟師北征水涸舟膠不可動勒民夫五千決河以軍法申督公不忍夜泣禱于天天忽大雨水起數尺而去

公爲政以風俗爲急以德化爲本郡最煩劇民孚化久

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授詩書法律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威必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不陳杵械懸韋鞭楹問示無刑罰奏六歲績最錫燕賞還郡上召見獎諭曰政成當顯用卿尋爲屬吏程貢所構誣詔楊御史廉按御史憚失出峻治之以用倉中炭葦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數千人子孝孺上書政府請以身贖父罪不報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又就逮而沒年五十一蘇伯衡謚之曰貞惠

公孝友備至與人交洞見肝膈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二

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兖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笞而却之鄉人爲饒陽令者以燻鴈侑書力却去而於人最厚南冠過郡者必米醪遺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同列以事奪祿旦夕延共食會飲醉投案大詬去禮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公佯爲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大醉不識君何謝也晚益畏慎晝所爲夜必白之天俯仰無愧作宋太史以爲古體道成德之君子云



州判錢公唐

字惟明象山縣人

博學敦古行洪武元年舉明經陳王道稱旨授刑部尚書二年詔孔子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公上言孔子百王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天下祀孔子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從之上以孟子以事君寇仇等語嫌之欲節畧其書并議廢配饗令有諫者死且命金吾射之公極言不可坦胸受射曰臣得為孟子死足矣上見其誠懇命太醫療射時已撤主矣復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三

得不廢一日召講虞書陞立而對或謂公草野不知君臣禮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陛下不跪不為倨又嘗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待罪午門外終日上悟賜飯即命撤圖乞致仕不允尋以懇直謫判壽州

知縣道公同

字[?]河間人其先韃靼族洪武三年以才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

性剛毅廉潔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公至視民如子堅執公法凡事違理者一切不從由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公公不為懼時有土豪數十人遇閭里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公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以令眾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公勞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四

酒食徐為言之公厲色曰公為大臣不當為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公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咎公公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至亮祖亦誣公抗訕先聞上方委亮祖兵事又淡思梗者即命使取公首級適公奏亦至上始悟以其職卑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公已先死邑民悼惜之上亦悔亮祖竟用是得罪至杖死公性峭直器宇魁岸奉母備甘旨與妻子同粗糲布政使



徐本雅重公嘗按一醫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  
語公釋之公曰徐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公死  
後縣吏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  
人或以為神云

典史青惠烈公文勝

字質夫夔州大寧人仕為龍陽典史

公勤軫民疾苦龍陽故濱洞庭歲罹水患賦額繁重年  
徵三萬七千有奇積逋數十萬斃于催敲者相踵公  
至歲大侵無以輸供億疏入以身請不報再疏再不  
報歎曰何面目歸見父老生死等耳明主可以赤心  
悟也乃擊登聞鼓以進遂自經于鼓下高皇帝矜其  
為民殺身詔寬龍陽租二萬四千餘石定以為額邑  
人貌祠之扁曰惠烈年三十三子孫貧困不能歸因  
家焉其後曰孟宗者為舉人凡列名學宮者皆其後  
也萬曆中勅本縣建祠仍謚惠烈



大理寺卿李公仕魯

字宗孔濮州人洪武初以薦召至京歷官大理寺卿

幼穎敏勤於問學足不窺戶外者三年該博淵沉益切尚友之志聞娶人朱公遷得晦翁朱子之傳千里負笈從之一見深相合論精探究盡得其所學而歸元末大亂隱居不出然所在聲望奕奕高皇龍潛時已識其名洪武初詔求天下有能傳朱學者所在以聞有司乃舉仕魯應召乘傳至京上一見喜之曰吾求子久矣何相見之晚對曰陛下方以武定天下臣逢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七

掖下士溺于章句不能左鞭右弭馳驅中原冀禮典樂成之會以文事進身故意有所待耳上曰文武初無異道俎豆軍旅豈截然兩途且朕方收攬才士以佐太平乃以文武擇乎遂除黃州府同知公曰臣所夙願惟欲朝夕陛前備顧問以行所學上曰姑以民事試子耳乃奉詔抵任風裁整峻政理寬和乘亂後加意撫循民之瘡殘者卹之吏之莠蠹者斥之期年後刑清訟簡民以大和以治行卓異聞于朝召拜大理寺卿律比精嚴守正不撓時有僧金碧峰者應對稱旨求為僧建職司授官許之公曰陛下建極之初

意所祈嚮即為後世子孫天下臣民之標表奈何不崇聖學而信外道乎懇疏至三十章上堅不從涕泣叩頭曰陛下既深信其道無惑乎臣言之不入也願還陛下笏放歸田里上震怒命武士摔搏之立死階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六

十六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侍講方文正公孝孺

字希直一字希古台州寧海人至正丁酉生以廷  
臣薦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靖難後不屈死南都  
補諡文正

父濟寧守克勤有惠政始生之日有大星墮于其家幼  
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為文雄邁醇淡鄉  
人稱為小韓子年十五侍父宦遊濟上覽周公孔子  
故宅求七十子遺跡慨然歎曰使吾得遇孔子同時  
縱顏閔未可幾其餘豈多讓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長從宋公濂遊宋門下多名士公一旦遂出其上先輩  
如胡翰蘇伯衡皆自謂弗如也恆以明王道闢異端  
為己任故世咸以為程朱復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  
告笑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窮豈獨我哉

洪武十五年以吳沉揭樞薦召見賜之宴几稍歛必正  
而後坐上喜其舉止端整謂皇孫曰此莊士當老其  
才苟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詞連公籍其家械送關  
下上識公名特賜開釋令奉祖母孀妻子還二十五  
年又以薦召至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學  
教授公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獻王聞其賢聘為世

子師公每見王必陳說道德講經論文無虛日王甚  
喜為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癸酉丙子徵入典試應天府戊寅皇太孫即位廷臣交  
薦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凡將相大  
政議輒咨公上好讀書每有疑即召使講解臨朝奏  
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公就展前批答公嘗作書事  
詩曰斧辰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  
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  
爐香繞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時大召名儒修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公為總裁會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改謹身殿名正心公獻銘作疑命神寶公又獻頌皆  
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

北兵起日召諮議詔檄皆出公手建文帝遜去文皇以  
姚廣孝言召用公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曉諭再三  
終不從又欲草即位詔皆舉公乃召出獄斬衰入見  
悲慟徹殿陸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公曰成  
王安在文皇曰伊自焚死公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文  
皇曰國賴長君公曰何不利成王之弟文皇降榻勞  
曰此朕家事耳先生毋過勞苦左右授筆札又曰詔  
天下非先生不可公大批數字擲筆於地且哭且罵



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聲曰汝安能遽死即死獨不顧九族乎公曰便十族柰我何聲愈厲文皇大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復錮之獄大收其朋友門生每收一人輒示公公不一顧乃盡殺之然後出公磔之聚寶門外公慷慨就戮為絕命詞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氏妻與諸子皆先經死悉燔削方氏墓初籍十族每逮至輒以示公公執不從乃及母族林彥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九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三

族既戮亦皆不從乃及朋友門生廖鏞林嘉猷等為一族並坐然後詔磔於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謫戍絕徼死者不可勝計公季弟方孝友就戮時公目之淚下孝友口占一詩曰阿兄何必淚潸潸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媿公之弟公又有二女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連袂投橋水死公初被薦時王叔英與書以時措之宜為言公亦然之及侍上輒慕古王政即欲見諸行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公和而貞事親孝篤於師友克勤被誣謫戍上書乞以身代宋濂葬夔州公自漢中走往祭墓告蜀王恤其妾備至

公五經百家皆已蘊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文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于大道嘗謂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警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化而後政刑作深慮論十首以篡臣女主 雖一天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藝裔得一字寶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四

金璧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有周禮考次大易枝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諸書 逸不傳

洪熙初登極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公成化初遺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幼子以故公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是君恩也公死節事至今百六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仁取義之死靡悔斷然不可泯滅而同時文學柄用之臣際會功名史有別書以故



彭惠安公韶哀江南詞有曰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乞餘生無乃非直筆魏澤字彥思溧水人有孝行洪武末官督府經歷建文中謫寧海典史外史氏曰嗚呼公平日以周公孔子孟子自處海內之人亦皆謂程朱復生及其得君之專也格心之學經術之業無聞焉何邪然其一死之烈天日爲之悽慘人以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歸之其亦無媿也夫

修撰王文忠公叔英

字原采號靜學台州黃巖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翰林院修撰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謚文忠初從外姓陳篤志力學洪武中與楊太中葉見大方孝孺林右並徵至京辭還鄉二十年薦起家仙居訓導三十年改德安府學陞漢陽知縣有惠政常遇旱虔禱不效遂絕食天大雨復所晴遂霽

建文初方孝孺欲復古井田公遺書力阻之曰凡人有才固難能用其才者尤難子房之于漢高能用其才者也賈誼之于漢文不能用其才者也方今明良相值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于古而亦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是也亦有行于古而難行于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則人之從之也易難行而行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貴得時措之宜也方得書薦之朝

已卯召爲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問學曰謹好惡曰辨表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證今古可見行事又曰太祖除姦剔穢抑強勦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去病急或傷體膚



去草嚴或傷禾稼是故體膚病去則宜調燮其血氣  
禾稼草去則宜培養其根苗并論行限田法甚具識  
者知其有經濟遠畧建文漢嘉之日見信重

靖難兵至淮上公奉命募兵廣德聞上已遜位即慟哭  
會齊泰奔公曰泰貳心矣急擒泰至密問之乃相抱  
哭相語共圖再舉已而知不可為乃沐浴衣冠書絕  
命詞藏衣裾間自經于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  
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余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  
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嚙意者  
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常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嶺周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七

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  
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補  
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於後世聞者悲之

文皇登極治奸黨妻金安人繫獄死二女赴井死公將  
死移書洞山道士盛希年葬我洞山麓希年天台人  
收葬公墓在州城西五里許正統中楊士奇題其墓  
曰嗚呼翰林修撰王原采之墓士奇本公薦起也後  
建忠節祠祀公妻及二女有貞烈祠在黃淡畧上公  
所著有靜學集

左拾遺戴毅直公德彙

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二靖難後不屈死  
南都補諡毅直

入翰林為編修甫三載陞侍講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  
以論思為職然既列近侍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  
失民生利害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群李絳之徒  
在翰林皆能直言讜論補益當時顯聞後世爾盍以  
古人相期待公與侍讀張信等皆頓首謝由是感奮  
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以直聲震于朝後改監察  
御史益善於其職建文年間改右拾遺靖難師迫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八

黃子澄齊泰等日夕畫策防禦成祖即位召見不拜  
被戮邑人立忠烈祠祀之

公死時有兄俱從京師嫂項氏家居聞變度禍且赤族  
令盡室逃并藏公二子於山間毀戴族譜獨身留家  
及收者至一無所得械項氏焚炙遍體焦爛竟無一  
言戴族遂全



編修王文節公良

字欽止江西吉安縣人建文庚辰進士靖難師迫服腦子死南都補諡文節

建文已卯鄉試第一明年對大廷復當第一以貌不及胡廣且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等語人以爲敢言遂擢廣狀元而以良次之遵洪武乙丑事例首甲皆授修撰良與第三人李貫皆與焉公聞靖難師起居常憂懼及于事迫乃闔門涕泣不已與妻子訣曰食人之祿者死人之事吾不可復生矣豈能復顧汝等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九

北師入城胡靖解縉吳溥爲良鄉人皆集溥舍縉陳說大義靖亦憤激慷慨良獨流涕不言溥曰三子受知最濶事在頃刻若溥去就固可從容也隨別去溥子與弼尚幼嘆曰胡叔能仗義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獨王叔死耳語未竟隔牆聞靖呼曰外闈甚可看豬溥顧與弼曰一豬不忍寧自忍乎須臾公舍哭聲動已伏鳩死矣

文章雄偉光耀常曰悖于理而工于辭者非不知理悖也欲希世而盜名也吾竊耻之詩調高古一以理爲主警策淵永字畫精楷皆稱其爲人

永樂初上出建文時羣臣封事千餘通令解縉等編閱留軍馬錢糧數盡焚諸言語干犯者因從容問貫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未對貫獨頓首曰臣貫實未嘗有也上曰爾以是爲美耶食其祿思任其事當國家有事時官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惡夫盡心於建文者惡導誘建文壞法亂政耳爾等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當忠于朕不必曲自遮蔽也後貫遷中允坐累繫獄十年竟死獄中貫亦吉水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十



編修程公濟

字朝邑人洪武中明經建文初授編修帝遜位周旋艱險後莫知所終

以明經為岳池教諭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公寢食在朝邑而治岳池學事不廢建文初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兵起朝廷謂非所宜言繫至京將殺公召入仰面大呼曰陛下且囚臣至期無兵臣死未晚遂下獄已而兵果起赦公以為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將北行徐州之捷諸將樹碑敘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一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見碑大怒趣左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十一

鐵椎椎碑再推遽曰止止為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椎脫處得免公曩之祭禳碑也淮上諸將敗建文帝召公還京師

初公與邑人高翔並以明經徵翔勵名節公好術數翔止公勿為此公不聽已而有兵事公又勸翔學我術翔曰我願為忠臣也金川門破翔招公同死公曰我願為智士也翔竟死之建文帝急召公入問計公曰天數已定惟可出走免難耳立召僧為建文帝落髮公從之出每遇險幾不能脫公以術脫去相從數十年後隨建文帝至南京人尚識公至京莫知所終

紀善周貞毅公是修

初名德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末薦辟仕至衡府紀善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諡貞毅

少孤力學舉明經為霍丘學訓導入見高帝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帝喜擢周府奉祠正逾年從王北征至黑山還陞紀善建文元年王有過盡遣府吏詔獄公以嘗諫得免

建文元年改衡府紀善上聞其母賢書賢母二字賜之因言師胡樵渚賢復書樵渚二字賜之衡王者建文帝弟也衡王未就國公留翰林修纂好薦達知名士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十二

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眾共挫折之公屹不為動

北兵渡江宮中自焚公留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年四十九自銘其衣帶曰在藩國欲不負藩國故常河間東平其王切諷以孔孟之仁義而不已也在朝廷欲不負朝廷故常堯舜其君歷陳以禹臯之道德而止也欲繼先哲之淳風開後來之正覺越十餘年而言皆不行志皆不遂以至于此非天也耶歸於聖人之門庶無罪悔因自盡於尊經閣下其帶至今



子孫世守之祭必以陳

文皇繼統都御史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誅戮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日中書舍人臨川聶同文因迎新天子天熱走急遂死途中噫均一死也豈若死舊君之為得哉

公嘗約楊士奇解縉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同死首至胡廣門見其方令家人飼猪乃亟退餘悉負約後士奇作公傳語其子曰當時我脫與若父同死今誰為若父傳者聞者笑之

公內貞外和孝友忠信非其義不苟取性行坦直奇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十三

冲澹其學自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好吟咏每旦伸紙濡毫自述所懷文先理致若不構思雍容雅贍皆可傳誦所著有詩小序詩集義詩譜論語類篇廣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勸莠集進思集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生死為慮故其行無不果因取古今忠節遺事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不負其志

國子博士黃公彥清

不知何許人

建文四年公以在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私諡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公實不在軍中金蘭等得釋金蘭後官至知縣南京故老言建文已卯庚辰間法網疎濶道不拾遺有得鈔于衢者輒拂其塵土置高潔處以石鎮之而去一時士風朴實尚義者多靖難兵入京之夕郎御史給舍四十餘人相與絕城遁去詰朝御史以聞文皇不問已而深山窮谷中往往有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如所謂雪庵和尚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七

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八

尚書張公統

字昭季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官至吏部尚書建文四年七月自經於部之後堂

爲東宮侍書才識通敏太子器重公洪武十二年冬陞通政司左叅議試左通政十五年雲南平出爲右叅政陞辭上賦詩二章賜公歷進左布政使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祠祀公廨上下典儀經費程度悉公裁定彝民孚說遠邇莫安是時雲南寓賢董倫王景韓宜可輩不問識不識皆厚恤之以故遷謫至者如歸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二十六年三月秩滿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曰曩者討平西南彝命官撫守爾統實先往任今五年言出則諸彝聽服令布則四野懽忻皆由誠信相孚克共乃職今年來朝不待考而朕知其功出乎天下十二牧之首故嘉汝績復命仍治黔南汝往欽哉賜宴及道里費

公治雲南既有次第乃設廟立公廨錄上勅諭三侯及諸武臣所以經理蠻方者藏之廟學而序其端曰書具六禮雖兼著臣言皆君道也故一代謨訓功烈必言命言天而臣奉承之洪武辛酉歲天兵西下雲南

自興發之始暨奠定之後神機妙算出自上裁有詔有勅或諭大將或諭守臣莫不明見萬里綜理微密所謂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虞書以典命篇釋者謂冊在几上象尊閣之意臣統謹按故事再拜錄藏于文廟之尊經閣上嗚呼西南之地方數千里皆山林幽昧種類龐雜性如飛走易惑難化仰惟創業之君輔運之臣風雲際會于一時而威德周回于四表故能投之斯獲豐功偉績如是神也于以見聖人經營之勤瞻焉西顧者屢矣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逸不忘勞安不忘危敢告後之君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十一年召爲吏部尚書滇人如失父母時建文帝劾求遺逸日集闕下率命公試鑑識精絕各當其材會修太祖實錄被旨試翰林編纂官考第高下公得楊士奇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辭之工也奏第一授王府審理副靖難後召公及戶部尚書王純諭曰卿二人久事皇考習知典故今皆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公出遂自經吏部後堂死

公嘗爲雲南公解記曰雲南於古爲荒外不治之地山



林幽阻民俗草昧各種各部如蜂蟻然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繫其心又奇險可以容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苟束之以法而強之以不能彼不信然相籛則缺然長往矣昔在漢晉雖嘗設官亦卽其要會而領之隋唐間頗置州郡皆不過羈縻而已固未嘗如中國閭井其人也元以四彝氣類相近因而撫之爲宜然其弗靖者猶爾也是以志烈之士非不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有所不行亦噤齟久之乃已徐而思之有如耐饑渴習霧露乘高走險殊死而不顧者乃其所長然而性多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三

荒情暗事機雖則易合亦復易離制禦之道必也德威廉信四者兼資故當無事則宜佚蕩簡易寬小過守大綱如班定遠之言或有蠱賊則乘其未滋霆衝電激指的而中之以懲其餘斯亦攻心伐謀之大端敬告來哲不知所裁

靖難兵起錄中朝奸臣二十八人統與焉以茹瑺李景隆薦得復職上飭建文改易群臣散官之制顧侍臣歎息曰建文他亾論卽吏部散官一節何關利害陵土未乾寧忍爲此遂愴然變色曰凡開創之主經歷多而謀慮遠每作一事籌度始行欲子孫世守之訣

明名臣言行錄 卷八

佻之臣伸其私智妄用更變嗣君不明乃謂善之至國敝民叛喪厥社稷因與戶部尚書王鈞並召曰卿等皆老矣可解職務月給半俸居京師統退自經于吏部之後堂

外史氏曰統之死較之諸公雖未爲烈然其過于鄭賜王鈞輩則遠矣故忠義流芳中亦載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四



侍郎毛公太 即毛大亨

不知何許人

建文元年代王謙為左侍郎蹇義為右張統為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畧統死太亦死

尚書陳忠烈公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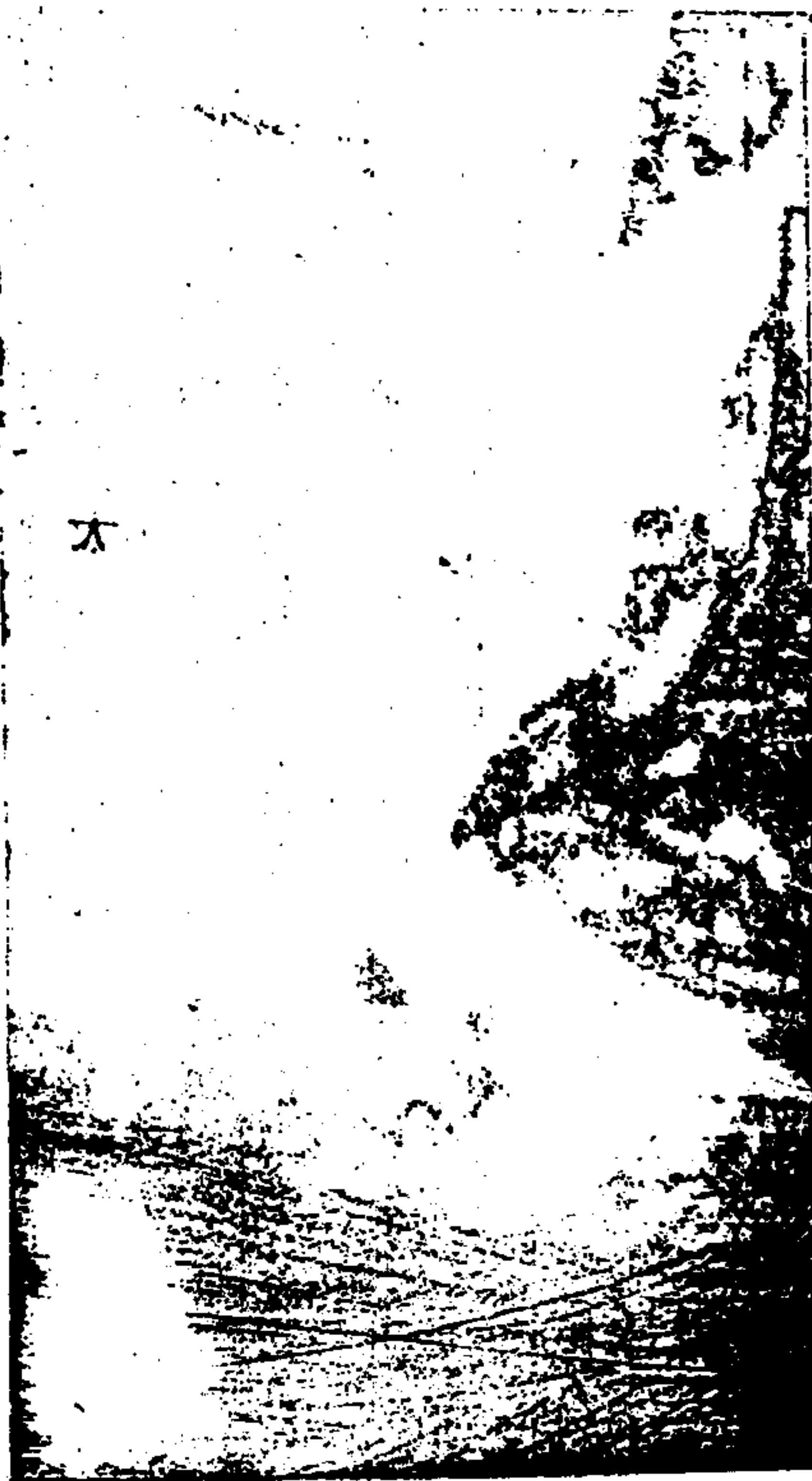
字景道寧國宣城人洪武八年薦辟仕至禮部尚書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諡忠烈

幼儻有志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嘗為郡草萬壽賀表上覽而異之十二年近臣薦召為翰林編修十八年陞侍講預修大典二十四年陞山東左叅政捕蝗弭盜民德之二十七年內艱二十八年陞雲南右布政使時普定曲靖烏撒烏蒙諸彝煽亂公率土兵擊破之捷聞賜金幣

三十一年建文帝即位改官制定六部一品免尚書鄭

沂等徵公為禮部尚書建文二年知貢舉是年水旱有旨集議公言刑獄未清宜勅法司擇公廉仁厚者分詣郡縣審覈獄囚無令久淹致傷和氣又言逃民家業既喪且畏公私逋負失今不卹必嘯聚為患宜使有司招徠其不願歸者聽附籍種田暫免差役則民安而盜息矣皆從之

北兵起公與齊泰等上疏陳大計請擇大將知兵者委以成功李景隆方視師極言奸邪不忠不可使任兵權三年加太子少師辭兼俸李景隆及諸將屢戰敗受命督軍儲過家未嘗入聞變即赴京師文皇繼統





召公責問慢罵不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叱勿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與食問公好否曰忠臣孝子的肉香美無比益唾晉俱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區不貳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俟來保拾遺骸歸葬縣計家橋姻戚之連坐者掘而投諸湍幼子珠生五月乳母芮潛置溝中得免八歲為怨家所訐文皇特宥死詔戍撫寧尋徙登州為蓬萊縣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七

洪熙初詔釋公宗姻戍邊者還鄉給產業成化壬寅郡人祀諸鄉賢祠甲辰郡守涂觀復于公故居立祠祀之後湮廢嘉靖乙未驗封郎中李默謫判寧國復置祠祀郡人私諡曰靖獻

侍郎黃文貞公觀

字淵伯池州貴池人洪武辛未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諡文貞

初從父養姓許幼穎敏受學元待制黃暉暉死節公益砥礪嘗築翠微書舍誦讀甚勤洪武甲子貢入太學是歲領鄉薦第一辛未會試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為言復擢第一拜修撰日侍御前每賜顧問命編寫省貪等錄上以其有政事才凡法司諸榜文令公撰成即書之又令清理軍職貼黃兼管註銷諸司案牘侍東宮講論累遷尚寶卿禮部侍郎乃復其姓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八

建文中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文皇索齊黃時公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公奉詔募兵上游并督諸郡勤王文皇已即位列文職奸臣罪狀公名第六先索寶不知所在或言已付黃觀出起兵矣公至安慶聞變痛哭謂人曰吾妻翁有志節必不辱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奔至言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得之索釵釧出市酒殺夫人急携二女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公慟哭至李陽河聞建文皇帝避位新天子即位三日矣朝使索寶來召



知不可爲給曰入賀新朝禮當豫習朝服東向再拜  
投羅刹磯湍流中人急以鈎挽之僅得珠絲棕網以  
獻命束芻蒙公帽而剄於市年三十九逮姻黨百餘  
人繫獄仁廟初悉放還友人柯暹立傳不敢出是後  
清溪居民時見冠冕者一人携二三四女郎立溪畔人  
謂公也駭歎立祠

景泰中進士邑人孫仁使遼有老卒朱黻給事公館亦  
以公累戍邊者黻故爲諸生從公游仁問舊事且泣  
且言甚悉翁氏池口人沒時有司收其屍并二女具  
棺殮以待朝命不報天順中池人至南京柳林破棺  
猶有存者詢之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女云清江龔  
守愚知貴池始于學宮西偏卽其故址立祠祀之今  
金陵賽工橋側亦有翁夫人暨二女墓祠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九

尚書齊節愍公泰

初名德畿內溧水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兵部尚  
書建文壬午六月殉難南都補諡節愍

初受知太祖更賜今名歷禮兵部主事會雷震謹身殿  
上禱郊廟公以官九年無過得陪祀三十年陞兵部  
左侍郎明年進本部尚書上嘗召公問邊將姓名公  
歷數無遺又問諸圖籍公出袖中手冊進簡要詳密  
上大奇公是年閏五月受顧命輔皇太孫時諸王皆  
尊屬擁重兵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  
王國所在吏民悉聽朝廷節制詔下諸王不說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

齊尚書疎間我也嘗使北平賄公公受歸請爲兵費  
上亦倚重公文皇時自燕邸入臨至淮安公言上急  
出勅符勒歸國又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  
罪國輒除於是遷周王橚於雲南徙代王桂於邊執  
齊王榑囚之湘王柏闔宮自焚降岷王榘爲庶人圍  
燕王宮符下甚急

建文元年靖難兵起公專主籌畫命將出師上日召學  
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詔闕外事一付  
公公遂移檄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公怒曰名正言順  
敵乃可服故靖難兵遂以誅公爲名上疏請發奸臣



齊泰黃子澄等與臣訊究陛下卽不發臣必不依兵且抵京赤地千里時尚遣諸王督監諸軍公以谷王樵漏師慮遼寧二王近燕爲變皆召還遼王至寧王竟不至

二年靖難兵日進逼淮泗乃假謫公與澄官求解兵遣李景隆致意于燕謂齊黃屏窺遐荒可息兵歸藩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公未及還金川門開建文遜去公追至廣德欲往他郡起兵興復所乘白馬慮人識之乃以墨塗馬旣而行遠汗流墨脫有見者曰此齊尚書馬也竟被執見文皇死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死叔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一

時永陽彥等謫戍兒甫六歲給配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爲舖舍人猶稱尚書舖仁宗爲長陵神功聖德碑述建文焚崩喪以天子禮臣僚非其罪者咸復之於是公等宗黨皆得赦給還田土且戒天下毋得以奸黨相告許云嘉靖中知縣謝廷蒞爲祠祀公嘉靖已酉尚書鄭曉至溧水造公祠見其五世孫光裕卽六歲兒之後也

尚書鐵忠襄公鉉

色目人居鄧州洪武中國子生仕至兵部尚書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諡忠襄

授禮科給事中調五軍斷事奏對詳明上喜賜字鼎石藩府坐法刑官久鞫不能奏當上屬公立決上益喜凡兩法司疑獄盡屬公未幾陞山東叅政

建文元年秋北兵起耿炳文戰敗二年李景隆代將師五十萬駐德州命公督餉飛芻輓粟水陸並進軍興不乏五月靖難兵圍濟南甚急公暨徐將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叅軍張都統王太守王府校等悉力防禦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二

令軍民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出戰令軍士噪罵文皇以大礮擊城將破公書高皇帝神牌懸其處遂不敢擊每隨機應變竭智能禦守盡毀北兵攻具累敗之相持三月圍解宋叅軍說公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去其留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守者寔多郭資輩書生大叅公能出奇兵陸行抵真定南朝諸將潰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其間豪傑有聞義而起者大叅公便宜署部號令招徠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間素號驍勇大叅公檄



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合南兵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叅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公以軍餉盡于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駑材無足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大義未幾又有東昌之捷建文以却敵之賞賞公進布政使再陞兵部尚書叅盛庸軍務賜金幣誥命封三代

平安戰小河公援之北兵連敗王真戰沒中原震動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三

皇欲北還會中官有招者諸將亦請乘虛直進遂督兵渡淮盛庸連敗不踰月京師不守公擁殘兵在淮南為人執以獻十月至京俘見反背坐庭中正言不屈令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竟不肯顧燕其肉納公口中令啖之問曰甘否公厲聲曰忠臣孝子肉有何不甘遂寸磔之至死猶喃喃罵不絕文皇乃令昇大鑊至納油數斛熬之投公屍頃刻成煤炭導其屍使朝上轉展向外終不一顧文皇大怒令內侍用鐵棒十餘夾持之使北面笑曰爾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沸蹙濺起丈餘諸內侍手糜爛棄棒走屍仍反背

如故文皇大驚詫命葬之時年三十七父母安置海南男福安年十二發河池編伍康安七歲充匠尋戮死

外史氏曰嗚呼使中原數載之間守土之臣盡如鉉也則靖難之師雖出神算豈能飛渡江淮也耶惜乎用之已晚不能盡厥施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八

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尚書侯勤貞公泰

字順懷南和人官至兵部尚書建文四年七月殉

難南都補諡勤貞

北兵起上抗禦之策督餉山東屢進言於李景隆不能  
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四年又出淮安督  
軍餉得便宜行事文皇即位公至高郵與隸上高茅  
卯仔同執下錦衣衛獄七月十日死弟敬祖子玘皆  
死籍其家幼子京兒永樂九年尚繫錦衣獄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尚書暴剛烈公昭

字昭山西浮山縣人洪武中薦舉仕至刑部尚

書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剛烈

初授大理司務歷北平布政司叅政二十八年陞左都  
御史二十九年陞刑部尚書清介有峻節服官布衣  
麻履而已三十年五月奉旨取大誥條例附載于律  
名曰大明律誥六月署政平訟理二旃論罪囚上諭  
公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言  
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安有是言爾等  
每論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時裁決恐  
未得其情至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其餘不  
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  
行人持訟理旃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旃  
宣德意遣之繼令府部院科等官詳加審錄寃者即  
為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如律其雜犯死罪  
者准贖

建文帝即位充采訪使至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請  
為備北兵起設北平布政司于真定公以原官掌司  
事與鐵鉉等悉心經畫北兵入京執之不屈上怒命  
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不絕口斷頭乃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布政張節愍公昂

字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才官至刑部侍郎建

文元年七月被擒死南都補諡節愍

建文皇帝即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

藩國所在宜簡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為守臣彈壓公

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貴並受密命未幾詔讓文

皇公與貴遂集兵部署守王城文皇亦稱疾不出長

史葛誠謂公王無恙公不信張玉朱能請文皇起兵

文皇曰昂貴已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

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坐名逮府中官較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三

皇盡縛置庭中召公與貴入付之公以文皇見兵大

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朝廷不妄防守遂懈至端

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為

爾等所迫耳公不屈死屍得還葬

公初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可寄心腹令訶府中事

友直輒竊其章泄聞於燕王而都指揮張信亦以貴

謀告之以故府中得為備公死友直遂得為北平叅

議靖難後族公家株連其親戚法司以程亨等五人

見太宗曰張昂之親與鐵同頑直須爐冶耳引出生

燒之疎遠及里人並戎邊一子得避脫文皇屢夢公

被髮為厲出焚其屍面色如生公家祖墳在水南正

德十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外史氏曰嗚呼當撥甲王宮之時正所謂騎虎之勢也

公乃輕身寡謀一召而往自投虎口又誰之咎耶以

其不屈而死故錄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四



侍郎胡介愍公子昭

初名志高字仲長四川榮縣人洪武中儒士仕至刑部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殉難南都補諡介愍

富經術性方介從方孝孺游漢中蜀獻王重之以明經儒士薦為榮縣訓導建文初陞翰林簡討又陞山東按察僉事進刑部左侍郎建文四年九月死之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復初母郭氏皆年八十餘并其子五人給緝繼等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五

棄官辟世丹陵蜀獻王濙憐之令削髮為僧以親遺體辭有子二人生數歲子義曰我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難竟棄去莫知所之

侍郎卓忠貞公敬

字維恭浙江瑞安人洪武戊辰進士仕至戶部侍郎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諡忠貞

生而穎悟絕人七歲從羣兒戲相工曰此兒骨髮殊異必為名卿惜血不華色耳年十五讀書實香山夜歸值風雨迷路望遠微有火光尋之乃小院見一老叟與僧帽不受求歸與一牛騎而行到家則黑虎也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好直言或以太剛則折為戒曰吾知盡諫職耳禍福非所計也時諸王在宮中服飾與太子無辨一日乘間言于上曰朝廷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六

視效全在宮中此紀綱所先今陛下與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

陞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建文覽奏大驚翌日語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卽位責公不奉迎曰此非前日奏裁諸王者耶公厲聲曰若用敬言王安得至此文皇怒欲殺公而憐其才謂姚廣孝曰諸奸臣皆欲害朕惟敬諫徒封內地若聽其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探囊取物耳使敬言誠用陛下豈有今日於是公遂死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夷三族文皇帝曰國家養士三十年唯得一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諡曰忠貞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凡五十卷遺書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又若干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九

八

侍郎盧貞達公迥

浙江仙居人

建文三年爲戶部侍郎公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酒酣輒長歌人或謂公在旣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或曰盧珙

主事巨毅直公敬

陝西平涼人

初爲監察御史建文中戶部主事以清慎稱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之夷其族

十通文庫第 14 版文內



侍郎郭公任

鎮江丹徒人

廉慎有吏才建文間為戶部侍郎朝廷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公奏曰天下先其本而後末則易成除惡不去其本臣愚以為迂也今日儲財粟以備軍需果何為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曠日遲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絳縞將坐自困耳文皇聞而惡之及即位責問不屈被戮妻子俱死三女給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九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都御史茅忠愍公大芳

名諱以字行揚州泰興人洪武中儒士官至副都御史建文壬午八月殉難南都補諡忠愍博學能詩文負奇氣謁孟廟有千古難忘義利關之句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為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資甚寵公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為記稱公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濩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建文元年擢副都御史靖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我老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文皇臨御得所作詩八月十七日坐奸黨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死永樂四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坐誅孫二漆孫歸孫死獄中正德末祀於縣遺文五卷郡人侍郎儲確輯之名曰希董遺集



都御史陳忠節公性善

初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乙丑進士官  
至都御史建文四年三月衣朝服躍入河死南都  
補諡忠節

上第過御前上見其容止凝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  
授行人司副入翰林爲簡討初誠意伯劉基卒命李  
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石室中從鐸  
詣闕上之公善楷書召入便殿繙錄上威嚴進見者  
惶汗手顫不成字惟公動止安雅書法端正悅賜  
公酒是時威譴叵測公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二

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  
政使韓宜可隸謫籍公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公名及卽位一日退朝獨召公  
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公感知遇盡所  
欲言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公請  
見曰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臣  
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  
起改公爲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  
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王資皆被執文皇縱之歸  
公衣朝服躍入河死之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時餘姚黃輝陳子方與公同死節輝有詩曰爲臣真  
欲効全忠豈料翻爲與叛同子方詩曰北狩謾藏青  
史筆南還猶是白頭公  
又有僉都御史司中召見不屈命以鐵帚刷其膚肉至  
盡而死姻婭同死者八十餘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三



都御史練忠貞公子寧

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仕至御史大夫建文四年六月殉難南都補諡忠貞

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遷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公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居詩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長籜龍之句竹庄大異之稍長與金少保幼孜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爲良臣我必爲忠臣過安慶謁余忠宣祠詩曰將軍名節冠荆揚千載精神日月光血戰孤城身已殞名垂青史汗猶香殘碑墮淚空秋草折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四

載沈沙自夕陽我亦有懷追國士爲君感慨莫椒漿洪武十八年以進士入對上發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繇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朕統一華彝官遵古制律倣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委以心腹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優以祿位但能敷古於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深永不克已彰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治爾諸文士雖在建學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條陳可

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舉子寧對曰陛下以得人之難詢草茅之陋謀之可謂廣求之可謂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聽之與抑姑試之與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好言以招禍觸諱以亾身非臣敢恤也陛下所謂敬事而畏神人此唐虞三代命官之語也陛下臨御十有八載孜孜求賢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夫人君之道在知人知人之職在任事君有知人之明臣有任事之責故唐虞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造次任之也陛下孜孜求賢而數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五

用弗當者亦察之不詳用之太驟之過也陛下擢用天下之士責望非不濩委任非不專然迄無報國之效何耶徇名而不求實之故也古之用人者必其人之足當是任而後用之不疑今則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且天下之材生之甚難成之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爲難又忍以區區小過而卽付之刀鋸斧鉞之地哉漢武以英武之資朝奏暮召小不如意誅戮隨之以有限之才縱之無窮之誅若此無已奈何爲治陛下與天下之學校育天下之賢才而教之之術未盡故士之成就者未至也臣願



陛下選師立教求胡瑗之法立治經治事之科歲考其成則成德至矣能詳于始則可畧于終能勞于先則可逸于後陛下命臣以志根名世自斯舉始是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報陛下請服膺敬事畏神人一語至于阿曲求恩逢迎將順非臣所學也策奏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丁內艱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

建文卽位改吏部左侍郎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多所建白辛巳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六

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旣渡淮靖江府直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公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媿而止

文皇卽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公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爲鄉人所持恆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公

所著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公刊其集行于世

公死時有侍媵抱匝歲子匿民間得免展轉入閩備保六世孫綺爲新寧陳舉掌書記萬曆戊戌陳計偕入浙有江右生同舟先一夕夢公持刺來謁心異之比入舟見書記侍測雅暫不羣指問何姓答曰姓練生心動叩曰得非吾里練中丞後乎綺不應而涕淚滿面生疑駭固叩之得其詳爲言自先世來有血裙可據大書一練字蓋被擒前夕書以付侍媵者閱不示人綺緘于衣領中至是發之有光曄然上冲者久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七

亟以百金贖之陳不受遣綺綺不肯行曰以死殉國人臣之恆且九族赤矣歸將何爲生益賢之歸家具白當事者以幣來徵授以衣巾俾奉公祠爲置廬田百畝一時聞者嘆息泣下以爲天道有知多作詩記其事

天啓中敘忠臣之裔官其孫孫夢乃公來語汝勿做他家官亡何其孫死



都御史景忠烈公清

本姓耿陝西真寧人洪武甲戌進士仕至御史大夫建文四年九月殉難南都補諡忠烈

倜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公請之不肖與公固請請以明旦即還而書生旦往索書公曰我不知何書吾不假書於汝生忿怒訟之祭酒公即持書往見祭酒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書徹卷問生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生退公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八

公在而妖不來女詰之曰吾避景秀才清也女以告父父追及公語之公書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

公試禮部第三錄詩書二經入翰林三載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與實俸出川陝巡察私茶

建文初改爲北平叅議往察燕邸動靜王讎之公言論明爽大被稱賞尋還舊任及建文闔宮自焚公覘知其出亾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即仍其官委蛇侍班若不介意人頗疑之一日早朝

公緋衣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

清及朝公獨着緋遂收之得所帶劍詰責躍起奮立嫚罵曰欲爲故主報仇耳上大怒數之曰且不說天子即親王敢爾命抉其齒且抉且罵頃之含血若有所啟衝而前直噴御衣上命剝其皮草植之械長安門鐵蒺藜肉至盡碎磔其骨是夜上夢公仗劍遶殿追逼明晨駕過其屍索忽斷行二三步爲犯駕狀乃命藏于庫中猶時入殿庭爲厲命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九



大理少卿胡忠烈公閏

字松友江西鄱陽人洪武中郡舉秀才官至大理少卿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忠愍

博學修行與吳存何英徐素為同志友講業長沙王吳芮祠中以忠義相砥礪歎曰天下何時平乎畫一松于壁題曰蒼虬出壑系以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太祖征陳友諒下饒州過而見之甚喜問得其名召見越八年上即位已四年矣郡舉秀才入見上曰此題詩鄱陽廟壁者耶授都督府都事進經歷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

建文帝即位改官制以直諫選為右補闕北兵起與齊黃輩日夜密謀設法防禦東昌捷至陞大理少卿文皇入京召方孝孺草詔繼召公及高翔數人者衰經至哭聲徹殿陛上召公先入諭令更服公曰死即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該死面傳抄提恐之竟不屈命力士以金瓜擊其齒齒盡聲不絕上怒縊之死以石灰水浸脫其皮草實懸武功坊籍其家子傳慶與其族二百七人皆縛至市斬次子傳福年六歲發充錦衣衛幼軍十一歲即出幼戎交趾宣德五年取回交趾各衛軍傳福類調永清七年改附近例調饒

州所十年南兵部史主事考績北上携往備奏方宥

史乞養還家同歸天順元年傳福年六十一鰥而死

主事子桂芳曰此豈章惇所為耶毋亦胡公數之窮

耶不然天以完節付巡遠天下為重一族為輕萬世

為重一生為輕南安詩云忌公人是愛公人信哉七

十五翁書

一女郡奴方四歲入功臣家稍長識大意髮至寸即自

截去日以糞墨汚面誓不辱後遇赦歸貧無依止閭

里競餽遺焉年五十六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胤

貞姑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

親友謫戍數百人累死數千人國初徵聘高賢及累徵不起逸士緣先生故一網打盡矣

胡家橋故址左右荒榛時見光怪久之有一猿獨哀鳴

徹曉稍夜人不敢行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

宮萬曆中御史屠叔方疏請盡釋戍籍人得允文移

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捲入天際久之仍墜故處

人謂公英爽尚存梁溪顧涇陽序其事



大理寺丞鄒公瑾

吉安永豐人

洪武中以薦舉授巴縣學訓導金華王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當以忠謹名當世既而至成都都人士皆願與交建文中詔求賢趨公入朝陞湖廣僉事進大理寺丞靖難師入與其甥魏公冕等同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大理寺丞劉公瑞

南昌人建文二年進士

以刑科給事中遷大理寺丞廉明執法靖難後約刑部郎中王高同棄官去跡露被執召問練安方孝孺何如人公曰忠臣文皇曰汝逃忠乎公曰存身以圖報耳命與高俱劓其鼻文皇曰作如此面目還成人否公嘗曰我猶有面目即死可見皇祖文皇怒立捶殺之戎其家

大理寺卿黃節愍公子澄

初名湜以字行改字伯淵江西分宜人洪武乙丑會元仕至太常卿建文四年殉難南都補諡節愍少受易歐陽貞書周與學春秋梁寅有文行負盛名登第後授翰林編修陞修撰伴讀東宮累官至太常卿建文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公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強卒底亡滅小大強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太孫喜每呼子澄黃先生太孫即位倚任公謂曰先生無忘東角門之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公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泰議削奪諸王兵權時燕世子及兩郡王俱在京泰欲先收之公不可曰彼知而先發有名不如遣歸坦懷無疑也乃白建文先使李景隆襲執周王勅燕議其罪文皇為曲解公曰燕周同母兄弟燕王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出兵開平諸鎮及更置北平守臣何府中事日急

靖難兵起以索奸臣周公輔成王為言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建文召問公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



十萬四方並進旦夕且成擒公遂薦李景隆爲大將代炳文景隆尤昏懦忌刻戰輒敗棄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公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勵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于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公拊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薦景隆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上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彘何日見齊桓上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

北兵至淮上建文不得已逐公及泰且密使募兵而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四

竄齊黃使告燕文曰此緩我也請悉召平安盛庸吳傑師還卽已建文爲遣少卿薛巖求罷兵又不許兵抵江干公奉密詔携妻許氏四子珪玉潤澤由洞庭微服至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造黃冊編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玄微守譜籍玉爲里正更名彥修守室家約善同死國事善又上言于澄才畧足捍國難不宜屏棄閑遠以快敵人乃亟召公未至金川門失守購急太倉武士湯華縛詣京師屢挫不屈稱殿下左右呵之抗言臣知殿下以兵力取富貴不知殿下卽此位若欲用臣是不欲以綱常治天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五

下乎上解顏曰聞卿博學善讀書不比方孝孺執迷朕將悉赦若罪曰經史柔翰治世所用亂世將安用耶况富貴瞬息何足重輕殿下向來悖謬不可爲訓恐子孫有效尤而起無足怪者上變色曰此天命有在聞汝欲借兵日本勝我果有之乎曰皇祖起義兵定天下生殿下勇力冠世托東北大藩永衛王室北狄胡塵不能往靖而反內噬若臣引彘內攻與殿下逆謀何異上曰此細人言不足信朕亦不以此罪汝今以魏徵趙普不足學則迂甚矣令引江西所錄族人從子文福富遠輩六十五人妻族外親三百八十人齊至哀號震天上謂曰朕知汝必不爲我用當認何罪責書於紙曰湜本爲先帝文臣不職諫削藩權不早以成此兇殘後嗣慎不足法上命截其手曰汝雖不入島夷足跡已至海上復命截其足磔死年五十三族人無大小出江西者皆斬獨彥修爲崑山音語充解役收骸骨江行夜歸藏焦山

永樂 年漢王高煦謀逆上乃追思公言創漢護衛徙居樂安州謂侍臣曰卿等謀國勿以黃子澄臨刑語爲諱於是路防稍弛携歸欲葬江陰君山黃歇墓側守墓者不容歷嘗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二



日葬崑之馬鞍山御史劉璉爲立傳銘曰天生忠臣  
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祐眷屬友之力天護骸  
骨子之力死而不亡君之力百世芳風山之力藏銘  
于中萬年出

萬曆初其孫黃熊與蔣乾同以上塚酒醉爭地致訟還  
舊山登祭忽地中聲如雷化青氣一道上冲從西北  
去又裂一潭見劉御史舊志驗實上聞表墓立祠宇  
吾學編云一子走易姓名爲田經遇赦家湖廣咸寧後  
復姓有黃表者字汝明中正德辛巳進士

贈同里劉醫士歌世人欲學醫國手今人不見古人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六

古人已遠可奈何力追猶落軒岐後四時錯運六氣  
淫窮簷蔀屋多呻吟眼前盡是學醫者到頭蘇息誰  
關心宜春劉君故鄉客京國相逢舊相識囊中贖貯  
活人方住市懸壺不盈尺夜來疎雨敲梧桐爲言歸  
思生秋風侵晨過我揖我別行李便逐南飛鴻嗚呼  
上醫不可見搔首乾坤淚如霰還家種杏蚤成林宋  
清當有河東傳志云其詞跌宕奇絕讀之快然惜其  
時無有收輯之者尺牘片語流落人間氣焰光華固  
不必多也

太常少卿盧節愍公原質

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戊辰進士

世家桑州爲巨族父鄉中稱善人母方氏孝孺之姑也  
公於孝孺爲外兄而文學得於方門爲多洪武戊辰  
及第第二人孝孺以詩賀之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  
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  
授承事郎翰林院編修越二年庚午聞父喪詔賜驛  
舟楫幣遣歸又四年乙亥四月陞太常少卿建文中  
多所建明文廟登極坐黨詔族其家與弟原朴等皆  
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七





太常少卿廖文節公昇

襄陽人

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為左府斷  
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  
正月勅修高廟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  
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為總裁官公及翰林侍  
講學士高翼志副總裁翰林修撰李貫國子博士王  
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齊府審理副楊士奇崇仁  
學訓導羅恢馬龍池郎甸長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  
修官公博雅有史才卓朗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撫  
實聞茹瑺等自龍潭還慟哭訣絕自經死都御史陳  
瑛奏昇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等  
並宜追戮上詔弗問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八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一

戶科給事中陳公繼之

莆田人建文庚辰進士靖難兵入城死之

授給事中嘗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奏請稍  
為限制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北師南下建  
白抗禦多肆指斥又言于朝曰徐增壽燕之至親必  
有陰謀宜先事誅之不聽已而果然文皇即位召責  
問不屈磔于市夷三族父四秀母黃氏年垂七十發  
甘肅編伍皆卒于道男徵仔四歲隨母姚氏給配象  
奴女阿宗給指揮袁江為奴弟余翺等坐戍邊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戶科給事中韓公永

西安人或曰浮山人不知始所自起靖難後不屈  
死

建文時為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音吐宏朗每慷慨論  
兵事建文帝喜之金川失守杜門不出與陳迪巨敬  
戴德葵等同以奸黨逮至欲官之對曰吾王蠲耳奚  
以官為不屈死之時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黃福  
尹昌隆以歸命居官如故



刑科給事中黃忠獻公鉞

字叔揚蘇州常熟人建文庚辰進士授禮科給事中  
中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忠獻

幼明敏好學家無藏書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今古卽  
借觀之或竟日不歸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不樂  
仕詔求賢急公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爲郡縣所知數  
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  
中至陂無書讀托市鹽酪率一二日卽入城從其友  
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輒盡每以無餘爲恨楊  
澹者元末隱士也學古而行高嘗避雨泊舟公舍旁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窺見公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孺子好學  
至此哉日能讀幾何公答曰苦無書讀過目卽不忘  
也澹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豎子能從吾遊  
乎公喜再拜卽從澹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  
數數來易澹怪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能記憶澹大  
喜曰吾架書且萬卷實惜不能舉付汝汝當就吾舍  
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  
併辟福賢良澹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令  
獨携一子耕讀遠郊畢此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  
奉覽奈何不自韜晦卒爲人知貽累我家公徐曰第

母患當爲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如農夫且曰卽  
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從之因同詣尹曰鉞  
與福同筆研數載知福爲澹福才能問學並在鉞下  
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卽行不足以應詔君且得  
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獨遣公以生員除宜章典  
吏

建文元年己卯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  
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  
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  
雖去宜有以教我公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知  
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餘  
而御下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  
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  
勉以忠孝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公相對慟哭  
以死自誓公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  
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帝詔總蘇松常鎮嘉興五郡  
兵勤王以書招公公卽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俊果  
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  
素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公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



三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公曰善款服已得宥公復  
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死  
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是年  
七月十一日善死報至公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祀  
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今  
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詒家人歸祭具遂  
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  
言且并錄公家親族悉驚伏公友人楊福具棺衾日  
夜泣橋側百方求公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  
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復弔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四

詩曰江風夜夜鼓橫波江雨朝朝泣薜蘿九辯不回  
哀郢志三軍難奪采薇歌手披宿草孤踪滿夢轉空  
梁月影多誰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淚沔沔墓在  
虞山北麓邵圭潔立石

戶科給事中龔公泰

字叔安義烏人洪武丙子鄉薦官至戶科給事中  
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造就外傳日記數千言長刻  
廟造詣深邃洪武十九年鄉薦明年入太學奉旨閱  
齊府獄監安東倉盡力剔抉吏部策試第一除戶科  
試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中文皇渡江公與妻  
傅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爾第攜幼穉歸否則俱溺  
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公馳赴為軍校所獲見文皇金  
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公自投城以死年三十六公遇  
事剛果有為以孝友聞在人擠公溺池中幾死閱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五

病在弗較鄉有巫言人禍福輒驗公至不能出一語  
人服其正子永吉累官兵部侍郎改南京大理寺卿  
致仕



御史曾忠毅公鳳韶

字鳳韶吉安府廬陵人洪武丁丑進士建文初授

監察御史靖難後不屈死南都補諡忠毅

會諸藩王來廟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皇帝曰至親勿問北兵逼議遺書燕使罷兵息民無敢行者公慷慨請行姚廣孝言于文皇却其書乃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皆不報

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加吏部侍郎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立朝剛鯁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六

腸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即一死之可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我文天祥屬妻李及子公望曰我死勿易我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自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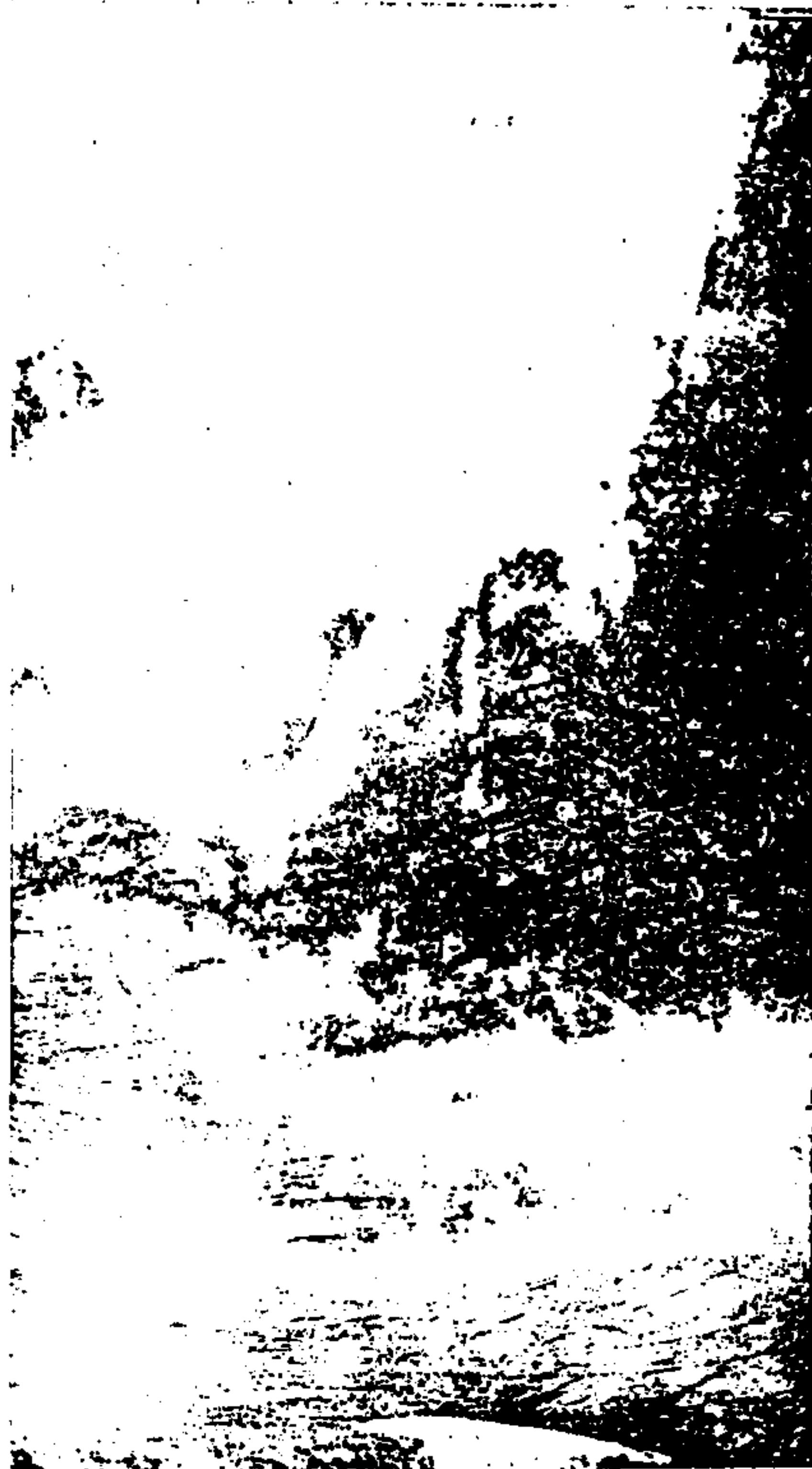
御史魏毅直公冕

吉安永豐人靖難後自盡南都補諡毅直

建文中為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會輟朝公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公宜急迎附公毅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為時用奈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公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或謂瑾即公甥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七





御史王貞愍公度

字子中廣東歸善人建文四年七月坐不遜死南都補諡貞愍

少肆力學問通經史能文學為鄉里師以明經儒士薦起家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行靖難兵起公與齊黃等調兵食建文二年監會試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總兵公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徵景隆還不誅反用事忌庸并讒公公稍疎斥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公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勅公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八

孺與公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卒年四十七

或云公居邑之東平坊因往役藩司牧伯禮為其子師會朝使祭南海神設席公與焉酒酣作詩即席口占數絕多所規諷或記其咏橄欖曰南海飛騎薦荔枝誰知橄欖更清奇只因根托尋常地無自吹嘘到帝畿因詢大事大奇之

御史甘貞定公霖

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靖難後被執死南都補諡貞定

為監察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至今微弱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九

御史高忠愍公翔

朝邑人靖難後召入不遜死南都補諡忠愍

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為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召公公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公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皆加稅曰今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為漏澤園



御史王忠莊公彬

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送北兵不屈死南都補  
諡忠莊

起家為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公與指揮崇剛  
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公與剛知之執禮及  
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  
斤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  
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公禮弟宗厚賂力士母  
誘其子會公解甲浴盤中為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  
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於獄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江都知縣張本開城也 正德中揚州祀公名宦

御史鄭公智

字叔貞天台寧海人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力學好古工文詞方孝孺薦之蜀獻王召至成都王與  
語經史論詞藝公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  
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為監察御史吏事精敏  
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論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十一



御史韓公郁

字康郁鉛山人為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不聽未詳其所終

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為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臣每念及此未常不流涕也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太深故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廢湘王焚代府被推而齊王又見告矣為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十一

矢亾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轉輸九重之憂方澁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臣至迂感恩至重且厚不敢不言幸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植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為周公俾其各命世子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文皇未至公先遁去曾孫和天順己卯舉人乙榜

深水教諭嚴教方正為縣令張曷所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十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二

參軍高忠毅公瓚

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中貢入太學官至參軍  
斷事建文四年六月京師破縊死驛舍中南都補  
諡忠毅

事母蕭至孝洪武十七年以孝行旌尋授前軍督府試  
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  
及抑末技慎選舉惜名器數事上嘉納之後坐斷事  
不稱旨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姪代役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建文皇帝即位知州王欽應詔辟公赴銓曹上書論政  
事其一日太祖分茅胙土先據形勢陝西百二山河  
其人悍勇西隣土番故以秦府王之山西表裏山河  
地產良馬其人剛壯北近□鹵故以晉府王之燕國  
地里坦平肥沃貢賦饒衍雖沙漠不毛廣蓄馬羊其  
人不耕不蠶皮衣肉食弓馬是務遼金殘元藉之興  
業故以燕府王之四川雖曰西南一隅山河阻澗玄  
德武侯虎視吳魏故以蜀府王之其餘楚湘齊兗谷  
代遼慶星羅棋布比之古制雖分封過當然莫不欲  
其護中國而屏四裔也今親王驕逸不法違犯朝制  
不削則紀綱不立削之則傷親親之恩以臣愚見莫

聽晁錯削奪之策當下主父偃推恩之令秦晉燕蜀  
四府子弟分王於吳楚湘潭如是類比而分王之少  
其力而減其地賢如河間東平者下詔褒賞之驕逸  
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犯則容之再犯則赦之三犯  
而不改則合諸親王告于太廟削其地而廢處之豈  
有不順服者哉疏上建文帝奇之

靖難兵起命從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復上書言臣  
願使燕曉以大義遂遣往燕公自稱國朝處士臣某  
上書燕國大王其畧曰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  
心輔政天子嗣位誕布維新之政朝野皆曰內有聖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可待不意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知其意何出朝  
廷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為謀動干戈孰若  
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者君臣之義大明骨肉之  
親愈厚釋猜忌之疑塞讒問之口慮不及此而欲效  
漢七國之謀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萬一奸雄豪傑  
因時乘釁率數萬眾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  
獲罪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  
掩真定易若建瓴然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  
出葭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



將士殆亦疲矣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國之眾應之計大王同心之士大約三十萬大王與我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况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困阨而死于殿下乎即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斯時也追復臣言其可得乎巍蒙太祖教養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為孝子當為忠臣死忠死孝臣至願也書上不報

李景隆敗公自拔南歸建文二年五月遇鐵鉉于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退靖難兵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作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赳赳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構之勉旃眾資羣策屈力保全盛統兵者盛庸也餘不可考矣京城破公縊死驛舍

按察司王貞毅公良

字天性祥符人浙江按察使靖難後抱印信自焚死南都補諡貞毅

歷官刑部左侍郎建文三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誓必死文皇以前事頗德之特召將大用使者至公執下獄詰旦縛出期戮以殉道中忽眾鼓譟起奪去公還坐堂上收抱司印及其餘九印悉騰置于篋携歸入門謂妻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厲聲曰我不難處君為男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乃為婦人謀乎從容餽公食抱其子歔歔如廁自投于池而死公殮妻畢即列薪于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往匿某僉事家或曰托諸汴商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上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燧私識公死事每談及流涕沾襟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材提學副使劉瑞收公署東水鑑亭為祠祀公銘曰允烈王公委其靈矣火其身不火其名矣億千百世赫亦明矣時有李文敏蔚州人監生為御史陞四川按察使永樂中以奸惡誅



副使程忠介公本立

字原道裔出伊川上世徙杭再徙崇德今析桐鄉  
官江西按察副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南都補  
諡忠介

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喪  
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不就鄉  
人稱爲孝隱先生嘗執手告公曰世之學者爭務科  
舉以經學爲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  
富當志于聖賢之學公遂篤志修檢就學金華朱克  
修寓金華最久造詣益深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五

國初舉明經秀才洪武九年除秦府引禮舍人同秦晉  
燕府官僚召見奉天門賜馬楮幣毋艱去官十三年  
補周府從王之國大梁二十年春進長史從王來朝  
被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家大梁携  
一僕之任時六詔初附叛服靡常酋史可伐煽誘百  
彝爲逆公單騎入彝巢諭之酋咸感悅歸附西平侯  
沐英布政使張統皆禮重之委以統領守禦公深憫  
民彝之患矢心盡瘁以救一方創爲賑濟安撫之策  
未嘗以文法自委歷道險遠山行野宿自楚雄姚安  
大理鶴慶麗江永昌徧往撫綏遇饑便宜賑恤民彝

稍安二十五年英卒公爲文祭英英宗人重請撰碑  
記述功德許之三十一年奏計入京還鄉應天府尹  
向寶翰林學士董倫薦其學行政事宜留中朝徵入  
翰林充纂修官修太祖實錄未幾陞試左僉都御史  
授四品散官食正七品俸建文三年坐失陪祀調降  
仍留翰林編纂明年實錄成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  
江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公所著有吳隱集後百  
三十年福建布政使吳昂刻于閩壽康洪武庚戌旌  
表孝子知縣王文禮器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六



經歷宋公徵

不知何許人

建文元年為宗人府經歷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聞之皆恨公公又嘗與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貳心當治罪文皇既立得其章疏責問不屈死夷族

知府姚忠惠公善

字克一湖廣安陸人洪武中舉于鄉仕至蘇州知府建文四年七月殉難南都補諡忠惠

公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齋會稽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為唐相倡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

三十一年擢知蘇州府初上以吳民染夷俗僭靡建武繩以重法歸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公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宥允協時宜數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

嚮轉稱大治為列郡最

隱士王賓居陋巷公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公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公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于公月朔望必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公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見公然芹



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月朔相會于學宮公如期至迎芹置上坐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耶公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公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公于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爲行軍司馬

建文元年公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帝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公言於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九

已很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公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公所約共航海公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公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亾子澄遂去公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公曰若一郡守乃敢舉兵抗我邪公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

後有沈魯者以詩弔曰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

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穢史何曾說果卿聞者悲焉  
正德中巡撫秦金祀之鄉賢祠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十



知府陳惠節公彥回

字士淵莆田人仕徽州知府靖難後械至京死之籍其家南都補諡惠節

父立誠歸安丞被誣論死家破公謫戍雲南第彥回遼東公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公與祖母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公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積良罷依南充縣丞于中和未幾聞中教諭嚴德政薦公明經爲保寧府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三月上崩公入臨給事中楊惟康薦公文學廉幹陞徽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十一

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文元年春以循良受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徽父老走京乞留會公衰絰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徽除彥回戎籍公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蒞郡再疏又不許葬郭徽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公視事時走墓下哭甚哀徽人名爲太守山公恒以亾命冒宗爲愧悒悒不自安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卽蹉跌奈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

後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召義勇赴京適弟彥困至自遼東邂逅旅邸悲喜交集郡中士人曹從善者偶聞而

往賀焉公顧謂曹曰予荷朝廷再造之恩此生不足以報萬一予固有以處之矣到郡遣吾弟歸以治家事予身許國他勿恤也子其爲我述一詞以道吾家顛末仍爲索筆書務本二字以遺之俾知孝弟爲修身克家之道曹唯唯固已知公之必徇身矣未幾復蒞郡會靖難師渡江公率義勇赴援而勢已不支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屈死時年四十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二

十二



知府葉公惠仲

初名見恭以字行台州臨海人永樂元年二月諭  
死時年六十四

與兄見泰夷仲並有文名稱二葉仲惠初任廣武衛知  
事陞知縣建文初以知縣充史官修高廟實錄二年  
同考禮部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實錄時書靖  
難事為逆黨論死籍其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

知縣張公彥方

龍泉人

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告改樂平知縣四年勤王  
詔下公舉旗糾義起兵一邑響應有武弁沮之公大  
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  
遇北來遊兵執至樂平縣梟首暴屍譙樓下時暑月  
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  
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一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三

知縣顏忠惠公伯璋

名瓌以字行廬陵人建文元年以薦授沛縣令靖  
難師入沛自經死南都追諡忠惠

以善政撫民未幾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  
歲給餉瓌布置有方民不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  
兵直擣濟寧過沛民皆竄匿兵退設法招來之復業  
如故九月設豐沛軍民指揮司集民壯五千築七堡  
為備禦計尋調三千益山東軍所存皆疲弱不任戰  
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十二日北兵來攻遣縣丞胡先  
百戶邵彥莊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呼弟  
珏及次子有為曰兵勢如此孤城無援汝歸白大人  
既為人臣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  
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  
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  
雖死終無憾望采民間達聖明是月二十二日夜二  
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  
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經死時年五十有為不忍  
去復還見父尸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



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公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公友人晏璧璧與公同郡宦於徐因為公傳其事言公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于族嫻鄉黨稱其六行無異辭以故守令知而薦之及為沛令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床共食談誦慷慨練達機宜溪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國危則亾之若公寄百里之命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賢于人遠矣觀此璧亦行誼君子也正統中御史彭昂為公起墳祠祀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知縣鄭惠節公恕

字本忠仙居人建文四年城破死之南都補諡惠節

治尚書能賦詩善書畫好古博雅家甚貧釜魚甑塵一介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敬嚮寧波知府禮聘為昌國訓導未幾陞蕭知縣留心撫字民愛敬之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公死之年五十六後籍其家二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教授陳貞愍公思賢

廣東茂名人靖難詔至慟哭于明倫堂而死南都補諡貞愍

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行藝最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文皇靖難詔至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率其徒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鄒君默會廷瑞呂賢即明倫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身殉或曰死于道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教諭王貞烈公省

字子職吉水人北兵至坐明倫堂率諸生慟哭而死南都補諡貞烈

洪武五年領鄉薦進京詔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公以親老乞歸養尋以文學徵上親試稱旨當殊擢公自陳才薄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外艱起復改睢陽凡八年又改濟陽靖難兵至公為游兵所執從容引譬詞義慷慨衆舍公公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公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卽墨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訪竟得遺骸歸葬公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四

吏目鄭貞莊公華

臨海人字思孝洪武十八年進士謫吏目北兵至不屈死南都補諡貞莊

初授行人奉使川廣稱旨受賞建文元年詿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起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尋醫携家托友人無錫丞趙次進亟還州州長貳以下盡棄城走公獨率民吏憑城死守憂勞病甚水漿不入口者三四日北將朱能攻陷東阿分兵取東平公曰守土之臣義不苟生請援山東又不至乃力疾戰不屈死時年甫三十台州祀于八忠祠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五



主簿唐公子清

不知何許人

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  
邏察事皆付之北兵執公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公  
曰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典史黃公謙

不知何許人

以儒生為沛典史果敢能戢下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  
職北兵執之使至徐招降公感顏知己願與同死亦  
死之

知縣向公朴

字遵博慈谿人宋文簡公敏中之後洪武中授獻

縣令北兵至被執懷印死年四十三

父壽宗慈湖之學世稱為樂齋先生公益精究其旨力  
學養親洪武二十五年命督府都事張允直訪求人  
才以公應詔陛見帝問居家何為對曰種田其容秀  
而文上心知其非耜中人也因詢大麥何以四節  
對曰以其占四時耳授獻縣令單車就道不携妻子  
兵燹之餘闢荆棘畚瓦礫教百姓農桑與同甘苦流  
移漸復業北兵起獻當兵衝無城郭乃集民兵激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忠義與北將譚淵迎戰眾寡不敵被執懷印死獻民

哀之拾遺骸葬道左後陳瑛為都御史瑛亦獻人也  
懷怨死事諸臣最濼請究治不已有楊姓父子懼瑛  
知狀發掘黃夜負骨潛葬邑北十里永樂初王中秘  
尹實北上詢得葬所夜夢公服血污葛衣共談往事  
起秉燭為文乘星月往哭之洧川令韓彥起匿其二  
子于任司諫顧道輯其遺事書于寶峯庵佛座三人  
者皆義士也二子道淳道微道淳被徵稱痼疾不赴  
有王偉元攀柏悲號之風嘉靖間公祀本縣鄉賢祠  
隆慶五年又祀獻縣名宦祠萬曆初奉詔撫按建祠



本縣北門外王尹實韓彥復顧道附祀別室楊氏父子服食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舉人劉公政

字仲理長洲人

父有經學為沛縣教諭公聰敏力學治春秋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京畿士千五百人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章得公卷孝孺喜曰此烏中孤鳳當虛左處子是科登書二百十四人公第一四年建文君遜位殺孝孺公慟哭不食死之或曰公在永樂中誓不復仕投徒終其身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生員高公賢寧

濟陽人儒學諸生義不就職遣歸

受學于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公時在城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公固辭其友紀綱時為錦衣指揮倖用事勸公就職公拒不聽曰君以軍旅發身余本書生食祿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上得遣歸年九十七卒



安節龔先生詔

字大章崑山人建文中為金川門卒靖難兵入勸  
哭而歸隱居不仕鄉黨推重南都補諡安節

父晉洪武兵科給事中戊五開死公年十四勾補伍調  
守金川門靖難兵入大勸變姓名王大章遁歸方大  
索夜走任陽投馬陳二氏匿大困中即困中讀書間  
夜渡婁省母更二十餘年禁稍解賣藥授徒人固知  
之無告者

宣德中周文襄撫江南具禮訪問兩薦為松江太倉學  
官堅不就曰詔仕無害于義恐負往日城門一勸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十一

繼後巡撫者亦皆有書論世務所言不售而自賦云  
胸中有長劍一日幾迴磨剛腸疾惡而言必以忠信  
孝友訓子弟委曲詳盡尤長于詩景泰中吳民大飢  
寄葉文莊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漫錄  
一一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  
空有鳥速村報曉寂無鷄頽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  
音凍餓妻更有社公同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鍋無  
粒粟竈無薪只有松楸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  
憐流毒到亾人無子獨與一老婢居破廬中有田三  
十畝種豆植麻歌咏自得而於聲利紛華泊如也年

雖高而耳目聰明矍鑠健步出入未嘗乘輿馬一日  
小有不安顧左右謂曰吾將逝矣早跋涉艱危瀕于  
九死幸獲全遺憾今日復何憾哉成化己丑正月癸  
未年八十有八卒時整冠端坐讀大學一章有氣起  
屋上門人謚曰安節先生所著有野古集  
邑人沈魯銘其墓曰蚤罹世故多危疑中更因伏幾不  
支雖有利器將安施詩書之樂慰我飢文章節義慰  
我悲年垂九十志不移嗚呼先生後進師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十一



戍卒儲貞義公福

字無錫新安鄉人洪武初隸燕山衛籍

年二十餘頗好義建文末挈母妻逃去文皇即位詔換購戍卒入伍至燕山公在錄中調曲靖衛復挈母妻以行因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哭泣不輟竟不食而死母韓妻范為營地葬之范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官有聞其寡者欲委禽焉既而聞其事曰此節孝婦也我安忍犯之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傷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為廬于墓傍范年八十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即其廬葺為菴集尼居之名崇孝菴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三

十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四

長史葛果愍公誠

不知何許人以進士為燕府長史死于發難之日

南都補諡果愍

建文元年燕王使公奏事京師謁朝廷所為帝召問府中事情公不敢隱遂密有委托使公為內應公許諾還燕復命王以其詞色有異遂深疑之燕王佯病瘧暑中四圍皆著火猶自言寒三司官入問疾皆懼危篤獨公告之以不得于君之故因令人上變會燕王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上執之既成獄即終符逮燕府官屬而張昺謝貴受密命約公與護衛指揮盧震為內應燕王既擒昺貴尚扶雙杖而坐燕府官屬賜宴行酒方進西瓜命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梓葛誠盧震下殿王乃擲杖曰我何病為爾等奸臣所迫耳誠震不服遂斬之後族其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一



燕府伴讀余公逢辰

字彥章宣城人或曰鎮江人靖難兵起泣諫不從死之

洪武中選充燕府伴讀已遷教授漸親信用事建文初成祖密謀靖難公叩頭出血力諫請執藩節知不可挽間洩謀中朝使者成祖自京師歸稱病篤大暑圍爐搖顛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朝廷聞之稍稍弛其防矣公與長史葛誠密告藩間張昂謝貴曰王本無恙公等勿懈恐一旦不可測成祖猶丁寧溫諭與相效翊公遺書與其子訣示以必死及兵起慟哀陳說者再四竟伏誅萬曆改元邑令姜奇方奉詔建祠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長史程端直公通

字彥亨績溪人洪武庚午舉人官遼府長史文皇登極逮至京死獄中南都補諡端直

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洪武乙丑貢入大學丙寅父喪徒步過嶺迎柩還葬葬已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太學時祖父平年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徼戍卒如林願豈少臣祖者辭極懇切書奏高皇憐之持其章不下私驛召其祖既至乃并召公東西立玉階下顧問曰汝識此人否祖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孫相對哽噎不能仰視高皇歎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庚午公舉應天試時遣諸王將兵行邊以封建策諸貢士於廷對稱旨親擢第一授遼王府紀善辛未從王閱武臨清壬申從之國遼東時王府未建祖喪歸復廬三年復任未幾高皇上賓庚辰從王渡海南還北平兵起草封事數千言陳備禦之策辛巳進左長史明年十月王徙國荊州從行悉心輔導王敬禮之國事皆以咨焉先在遼府中衛士紀綱者山東黜生也狡猾善詞事得幸公每召而答戒之文皇即位綱得見留為錦衣指揮使被寵乘



間言公前有封事械公詣京師庾死家人發戍邊簿錄其家得懶田數十畝遺書數十百卷牯皮數張黃希范方知府事雅與公善至是亦為衛卒所捕并籍其家同赴京師而績溪程姓最衆幸使者仁恕罪止一房餘獲免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四

長史石公撰

山西平定人

洪武中為寧府左長史靖難兵起諸郡縣皆下公在大寧言于主將獨嚴守備上怒攻拔之得公不為屈遂支解而死

長史劉剛節公璟

字仲璟青田人文成公次子官谷府長史文皇登極逮至京不屈自經死南都補諡剛節

弱冠涵濡經傳喜談兵究極韜畧握奇諸書偉貌豐髯議論英發甌賊葉丁香叛延安侯唐勝宗討之決策于公破賊還薦公才畧上喜曰公真伯溫兒矣太祖宣諭吏部命襲父爵公回奏有長兄之子薦在上大喜命薦襲爵考宋制除公閭門使隨駕傳旨次年八月陞谷王府長史從王之國宣府上諭曰凡事執正兵機尤不可忽公設險足兵諸邊屏息嘗至燕文皇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五

與公奕公輒勝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公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公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令叅議李景隆軍事景隆又不聽景隆戰敗公夜半渡蘆溝河水陷馬斃公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公子豹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公翼上馬南奔知軍事多悞必不可支稱疾求歸見許建文三年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令還家待用明年六月建文帝遜位公稱疾不起法官論公逃叛逮至京臨別姻戚舉餞之曰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



良允為魏徵可也蓋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戮公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生死之分已決矣及入對猶稱殿下且曰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簦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乙酉提學副使萬潮肖像配享文成祠所著有易齋文集十卷無隱集偈頌二卷

雲門道忞讚無隱集云無隱公雖處仕途翼讚王公乃于無隱之法用隱身之術故能敲空作響與世混同若有耳目聰明文字學者莫能測其涯涘也吾觀閣門公講見太宗皇帝時當機一語聲前句後斬盡葛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六

藤何等劬兩公又有雜興詩云老禪真箇野狐精談話滔天信不行睚到盡頭無一物碧天流水若為情此處用得耳目聰明文字學否請雲門老漢再下一語

列朝詩集

長史龍忠愍公鍾  
字德剛萬載人官晉府長史文皇即位被執不屈死之南都補諡忠愍

洪武十七年貢為國子生授浙江按察使以累左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左長史靖難師起徵兵于晉鍾引大義力主發兵潛邸即位詔械公繫錦衣獄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兄恐慟肝腑盡忠為臣盡孝為子二端於我歸于一所衣色形骸歸于故土今其家書遺草及諸哀輓猶存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五

徐忠貞公輝祖

初名允恭鳳陽人中山王長子嗣父襲封魏國公靖難後不屈下獄死南都補諡忠貞

身長八尺五寸顧盼有神王數鎮北平留宿衛御家家

衆肅然理左府事月給祿二十石王還自北平道病

疽手詔遣往迎勞王薨又三年戊辰襲爵賜誥稱揚

中山之烈而勉公忠以立志禮以守身恪盡繼承之

道明年賚公與諸公各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

三千錠文綺三十疋綾十疋俾還鳳陽賜第以歲時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入覲尋給兵百二十人爲衛復賜鈔四百錠皇太孫

年長以嫌名賜今名詔還公田於官仍太倉支祿五

千石

時故元降將阿魯帖木兒隸燕府有異志爲人所告齋

密劄往諭王謂得實合策捕誅之還領中府又遣諭

文皇送鹵鹵至京并出獵勤兵之法

二十九年會禮部翰林院試國子師生第優劣移吏部

錄用公常侍懿文太子學通經書大義從詹希元學

書善書大字戊寅閏五月建文帝卽位特見信任八

月兼太子太傅

初高皇帝崩燕王使世子及高陽王高煦三子高燧臨

京師公密奏請竟留世子等勿遣因言臣觀三甥中

高煦尤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

日必爲大患而增壽力爲庇護得遣歸高煦歸則竊

公善馬去

靖難兵起與齊黃盧振張昂葛誠通謀議督諸兵北進

靖難兵至江上公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

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遂還京燕王入城獨守先廟

不迎既卽位廷臣論劾令自陳狀止書中山王開國

功文皇大怒曰此與齊泰輩同罪當誅沈吟久之削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爵錮私第尋下獄五年死或曰自裁

十八年上念中山王功大且以后恩召其長子釋伽保

見賜名欽襲爵盡還誥券茲祿賜田明年來朝乞守

父墓不待命辭上恨之復削爵徙鳳陽仁宗卽位欽

來朝復爵尋卒弟增壽素通燕王爲建文帝手誅及

卽位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子孫世襲魏公雖得襲其

恩數視定國差減云



駙馬都尉梅榮定公殷

字伯殷夏邑人汝南侯思祖從子尚高皇第二女

寧國公主永樂二年仇家承上命擠死篋橋下

公恭謹有謀勤問學能騎射諸駙馬中高皇尤愛公十

九年勅公提督山東學較兼理地方勅語謂公篤學

精通經史堪爲儒宗受密命輔建文皇帝北兵起公

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號令嚴明文皇假道

公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文皇曰留汝口與殿下言

君父恩義文皇竟不得道淮安會有內間言南朝諸

重將皆分屯山東京師空虛遂引兵直趨而南南諸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將反隔于後亟來追倉皇戰不利沿淮相持者數日

糧乏欲走公合勢出戰俄以驚疑大潰諸將皆被執

去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公尚據

淮上上迫公主招公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

公公得書慟哭詢皇帝所在中使曰去矣公曰君存

與存君亾與亾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上上曰駙馬

勞苦日勞而無功徒自慙耳文皇寵賚甚至公不能

平時見詞色文皇疑之每夜遣小中官潛入公第察

之公愈怒永樂二年冬都御史陳瑛言公招藏亾命

私匿亾人瓦刺灰與女秀才劉氏朋邪詛說幾得罪

上前後以公主故隱忍而心脚益甚明年冬早朝公

讐家都督譚濶指揮趙曦令人擠公死篋橋下曦又

誣公自投水死都督許成發其事上怒罪濶曦二人

對曰此上命也奈何殺臣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

落二人齒斬之謚殷榮定

初公主謂上果殺殷牽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笑曰爲

公主踪跡賊無自苦公主謹護二子順昌景福上以

順昌爲中府都督僉事景福爲旗手衛指揮僉事賜

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二甥後俱

改孝陵衛指揮使宣德中與世襲孫純成化辛丑進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士爲定遠知縣忤上官棄歸襲武階官至中都副留

守

初北平兵起公主嘗貽書阻以大義文皇不答兵至淮

北與公主書言與師不得已之故令遷居太平門外

勿罹兵禍公主亦不答公死瓦刺灰持刀割仇人手

足剖取其腸持祭公遂自縊于旁



都尉耿公璿

濠人父長興侯炳文尚懿末太子女文皇登極竟坐罪死

洪武中為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江都郡主建文元年都主進封公主公為駙馬都尉掌前府事公勇悍有武容靖難兵起以王室懿親得預聞兵事炳文北行公方勸直搗北平已而炳文戰數敗公快快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建文君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復稱郡主永樂元年春憂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五

及楊文率遼東兵圍永平不克退保山海關吳高被問奪兵徙廣西楊文守遼東獻數請攻永平以動北平文不聽靖難後獻論死

指揮宋公瑄

郵國公晟之子洪武中為叅隨舍人立功遷指揮僉事建文初陞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靖難兵有功靈璧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靖難後晟功大著封西寧侯卒永樂六年兵部上侯諸子孫名乞嗣封公子本晟長孫宜嗣上惡公令瑄弟琥嗣侯琥尚安成公主琥弟瑛尚咸寧公主琥罪廢瑛嗣侯没于土木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六

指揮朱壯烈公鑑

北平行都司都指揮守大寧北兵至大寧諸將陳亨房寬皆降公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加卹典永樂檄中所謂萬段凌遲處死者即公也南都補諡壯烈



指揮楊公松

為都指揮耿炳文為主帥駐兵真定遣公為先鋒進據  
睢縣遣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潘忠屯鄭州公  
帥驍勇者九千人進據雄縣約忠為殿燕王謂諸將  
曰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為樂此可破也亟行夜  
半至雄縣圍其城門而潘忠援兵未至公令軍士登  
城大罵燕師益憤黎明破其城而入公與麾下九千  
人戰死燕王度潘忠在鄭州未知城破必引眾來援  
遂命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又令軍士數人伏  
路側望見忠等接戰即舉砲既而忠等果至王進兵  
逆擊之路傷砲舉水中伏兵亦起據橋忠戰敗急趨  
橋不得渡北兵腹背夾擊之遂生擒忠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七

都指揮謝公貴

洪武二十五年以錦衣指揮僉事陞河南都指揮僉事  
署山西行都司事二十八年坐趙隆事當死上特宥  
降河南衛指揮僉事建文初議削諸藩時燕王稱病  
朝廷名為備鹵齊泰薦貴智勇為北平都指揮使張  
昺為布政使俾通王府官屬伺變練兵先發後聞元  
年六月公等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城內圍王  
城外牆又以木柵斷端禮等四門燕王聞之曰我病  
不出雖塞可也公等乘馬張蓋過王門不下又殺王  
城守卒軍士登城擐甲執兵飛矢入王城四面鼓噪  
震動外勢日急而王已久知其故為備甚嚴七月有  
醉卒磨刀于市者降媼問故厲聲曰殺王府人媼竊  
以告指揮張信信入備告二人密謀乃召指揮張玉  
朱能等集護衛勇士八百人議先擒貴昺王曰彼防  
守如此猝難動須以計致之可也今朝廷遣內官逮  
護衛所屬悉依名收之就令差來內官召貴昺付所  
逮者貴昺必來來則縛之一夫力耳乃匿壯士譚淵  
等端禮門內遣召久之方至衛從甚眾至王門門者  
呵止其從惟貴昺得入至端禮門被擒王親臨詰斬  
之其從者猶未知移時不出稍稍散去遂攻九門黎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八



明已克其八惟西直門未下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  
守者皆散盡克九門起兵

都指揮彭公二

未詳始所自起

建文初爲北平都指揮驍勇善戰有威名兵起殺謝貴  
公急跨馬大呼市中曰燕府反從我有賞集兵得千  
餘人欲入端禮門文皇遣健卒龐來興丁勝格殺公  
兵亦散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九

都指揮馬公宣

北平都指揮使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貴公巷戰度不能  
勝東走薊州悉發守兵西逆戰不利復還州張玉等  
來攻閉城堅守文皇遣使反覆諭之終不聽諸將力  
攻公出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建文帝褒卹其家

都指揮瞿襄烈公能

驍勇有名洪武中以四川都指揮使與同知徐凱統兵  
從涼國公由大渡河擊西番有功又與都督徐司馬  
爲副總兵從總兵都督聶緯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  
兒已而改副涼國公藍玉公破賊雙狼寨建文卽位  
從李景隆爲裨將攻北平公力戰勢甚銳與其子通  
率精騎千餘人殺入張掖門景隆忌之令候大軍同  
進于是北平連夜汲水沃城方大寒冰凝而滑明日  
南軍雖欲登城不可得矣景隆兵大敗退駐白溝河  
北軍追及公父子奮踴躍所向披靡殺傷北軍甚衆  
北軍遂却北有內官狗兒者亦敢勇相當率衆力戰  
王自率數萬騎夾攻破之擒其都指揮何清時日已  
暝各收軍還營明日復戰王先以七騎馳擊之且進  
且退南軍飛矢如注馬三被創三易射矢亦盡幾爲  
公所及王佯招後軍疑之脫去及日薄暮公復引衆  
躍而前大呼滅燕斬騎百餘人俞通淵滕聚復引衆  
來會會旋風起王見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  
入馳擊與高煦騎兵合遂斬公父子于陣通淵聚皆  
死精兵萬餘人並沒無一還者南都補諡襄烈



都指揮宋壯愍公忠

知勇有名洪武二十九年百戶有論死者非其罪也公疏救百戶御史劾公上曰忠率直無隱爲人請罪何罪爲并宥百戶戎邊三十年御史劉觀劾公作威福邀名譽調鳳陽中衛明年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西夔無功以公爲叅將從征鹵前將軍楊文以往凱旋復官錦衣視四川傳道建文元年三月勅公以都指揮總邊兵三萬屯開平盡簡燕府護衛壯士從公聽節制護衛胡騎指揮關童者素驍勇公遣童入京北平有永清左右衛左調屯彰德右調屯順德都督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十一

徐凱屯臨清耿獻屯山海與公相犄角約北平藩閩張昂謝貴長史葛誠爲內應盡拘親藩官屬燕旣殺昂貴誠起兵公率兵三萬至居庸關適守將俞瑱敗走退保懷來燕兵遂守居庸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關須乘其未至擊之衆皆曰敵衆我寡難與爭鋒宜固守以待王曰用兵當以智勝論力則我不足以智則有餘彼衆新集其心不一且忠輕躁寡謀狠復自用先擊之必破乃率馬雲徐祥等精兵八千人卷甲倍道趨之甲申至懷來獲謀言公誑諸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盡努力復家警報

國恩文皇聞之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衆呼其父兄子弟相問勞家故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公率親兵倉卒列陣未成王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將入城不及被執諸將以得公頗有喜色王笑曰忠庸才耳得之不足爲喜喜則驕驕則不戒不戒則敗幾萌矣爾曹戒之遂誅忠子謙鎮南衛指揮使編軍伍後亦賜死南都補謚壯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十二

都指揮崇壯愍公剛

揚州衛世指揮其使同知僉事不可考矣建文初靖難兵起公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事屬公晝夜不解甲同列懷貳心者忌公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素不喜公公亦不屈而死



都指揮余公瑱

北平都指揮使與謝貴密謀不遂貴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公守關公簡練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王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我得此可無北顧憂公駐兵于此譬如家之後戶豈容他人措足非彼即我勢豈兩立今彼不量力欲來攻城莫若乘其初至人心不服易以取也緩則增兵繕守後難圖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擊公且守且戰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再謀攻關忠兵又敗北兵給曰石頭城破矣應曰石頭城即破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十三

吾自與此城共存亡力盡被執不屈死

都指揮彭公聚

北平都指揮與孫太副宋忠守懷來忠敗公力戰死當是時諸將校為靖難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肯降發憤死大半不可考矣

都指揮孫勇愍公泰

都指揮使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有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公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南都補諡勇愍

都指揮莊公得一

洪武末為西涼都指揮召至北平為燕兵右翼出塞有功建文初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敗惟得一軍得全盛庸戰夾河得一奮力助庸斬其大將譚淵北兵勁騎乘暮掩擊得一力戰死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十四

燕山左護衛倪公諒

上變告府中事府中官旗盡逮詔獄于諒周鐸誅死文皇即位收諒殺之沒產壯者戍瘴鄉幼者刺離間親王字充錦衣鞍轡局幼軍



都督廖公鏞

巢縣人祖永忠開國功封德慶侯父權嗣封鏞以適子任散騎舍人歷官都督

建文中與議兵事時宿衛殿庭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與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兩子復命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衰經至闕下大哭上益怒令以刀抉其口兩子至耳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兩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四月錦衣鎮撫司奏獲鏞銘送刑部論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五

五

鏞弟鈇及從父淮安指揮僉事俱謫戍邊公母東甌王長女也并銘女送浣衣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六

郎中梁公田玉

定海人歷官至郎中

靖難兵入金陵公與葉御史俱髡髮為僧避去久之松陽人王詔遊治平寺觀轉藏聞藏上嚙嚙有聲異之令人緣藏登絕頂無所見見書一卷載建文時出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滄字多斷爛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得田玉郭良梁中節梁良用宋和郭節何洲梁良玉何申凡九人人僅數言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題曰忠賢奇秘錄贊良玉曰行儒名釋知我者誰至寶淪沒久而同輝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一



中書梁公良玉

梁郎中族中書舍人

靖難後訣妻子易姓名挾微貲走出金陵城逾嶺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為業以死贊曰忠臣蹇蹇適彼海濤耽書玩市資以盍簪屯如適如哀此陸沉

中書何公申

不知何許人為中書舍人

建文末奉使四川至峽口聞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疽發背死贊曰兩涯洶洶中作霹靂義氣馮殷與之俱激奸諛過此寧不惕息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二

中書宋公和 中書郭公節

不知何許人皆中書舍人

靖難後變名挾卜筮書走異域賣卜給衣食客死

舟工梁公良用

亦定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于朝

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為舟師已而死于水或曰梁氏父子兄弟為舟師投水死者五人贊曰泛泛柏舟載浮載沉中流誓楫懷我好音肯欠一死匪名是尋以完我族庶明我心

道士梁公中節

定海人未詳仕何官

少好讀老子太玄經靖難後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三

為道士入山去

何公洲

海州人不知仕何官

與宋和郭節友善素以忠義相勗靖難後遂相約棄官為筮人客死異域竟不識其姓名王詔合和節洲而系之贊曰箕子陳範嚴氏隱卜義有從否道有宜告烈烈英賢寥寥冥鴻



道士郭公良

不知何許人

靖難後與梁中節相約棄官為道士去贊曰駕言導引  
嘯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

鄭端簡為撰括王子之詞合而銘之曰今吾故吾知我  
者誰瘠若漆身希蹤采薇戢戢潛龍寥寥真陽豈吝  
姬疇而甘漢卜山陬水滌天涯海濤會其可逢鼓以  
南音肯欠一死以明我心白霓晝見虞淵沉沉孰呵  
護此悠悠古今嗟乎靖難時死者無慮千人宋張林  
黃諸君子百方搜考僅得百餘人此二十餘人者幸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四

而不死又得好義者密錄其姓名藏之蕭寺秘處歷  
百餘年而王詔始見之縉雲鄭僖為識其事竟以紙  
字磨滅故僅得九人其十一人不可考矣

玉華山樵

東陽縣東山永樂初有自稱大呆子性天然者寓其間  
儀容俊偉趣識超卓惟披麻戴笠不服常服盤桓於  
山南村落與之遊飲者每得其詩畫詩畫雖未過人  
亦不塵俗將死囑主人曰斂吾屍縣于林木足矣主  
人卒葬之其邑里姓名終莫之知嘗有歌云七載艱  
難走閩越日夜思親鬢成雪回頭往事付空花形影  
相隨衣百結當時恨不蚤見幾扁舟一棹江南歸西  
風塵土障天起秋水鱸魚空自肥即今寄食荒村裏  
佳士出迎常倒屣當歌對酒忍暫歡握手論心愧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五

已老懷豈能忘故山神遊往往於其間為君寫此轉  
悽惻片雲零落何時還又有歌贈王姓者曰宗兄人  
始知其姓王建文時忠臣也時稱玉華山樵



雪菴和尚

名暨不知其姓

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人卽不殺謫戍窮邊不死于道死于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氛有松柏灘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豪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六

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宜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棄儒經不誦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辭時時買楚辭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酌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爽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

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死死之日其徒問曰師卽死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陽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卷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于世或曰此松陽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七



河西傭

不知何許人

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為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即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棄故葛衣不肯棄直悶悶不答傭錢稍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飡飲傭力作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語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留都官去乃還有問留都官傭何人者留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八

川中補鍋匠

不知何許人

往來夔慶間為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夔慶人有欲學補鍋者即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即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為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即不復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寒雨暑不出補鍋即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常寄宿蕭寺中忽夔中市相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九



馮翁

不知何許人

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  
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  
比見補鍋匠歸卽剷去詩曰夜夢何奇行龍飛天漢  
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霽皆五色蜿蜒無損  
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  
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耶溪樵者

未詳所自

永樂時樵會稽之耶溪上日鬻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  
畫詩於溪沙畫已輒亂其沙人怪之一日窺其畫從  
後抱持乃得詩云夢入鴟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  
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  
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熒熒  
一點真尋匿去不知所終

雲門僧

會稽有雲門寺最幽寂有老僧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  
墨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建  
文時出亾諸臣匿名晦迹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六

東湖樵夫

樵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  
秋詔至臨海湖主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  
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  
矣樵夫慟哭遂投河水中死竟不知何人高資亨爲  
作東湖樵夫傳



樂清樵夫

逸其姓氏

自山採柴歸聞文皇卽位殺方博士卓侍郎等額天號哭曰國旣就篡我不願爲其氓遂棄柴投港橋下水死

鄭端簡合論曰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並失其名操行之高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已余獨幸夫雪菴諸君子恐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其族也

何司徒合論曰乘人之敝車者不以折輟不抹登人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一

壞舟者不以遇溺不拯以諸君子之才上者通經學古次亦明韜習置可以效攻戰令不徇溝瀆之諒皆足附鳳攀龍垂名後世而前戮旣酷後烈方道至于竄蹟埋名報之冥冥此皆欲以九牛之毛維天地而泰三光若此者亦足見高皇帝餘教之未衰而建文皇帝尊賢敬士求仁義者之報矣

谷應泰曰聞之川澤納汗瑾瑜匿瑕王者之大度也以故什方舊怨漢帝首封射鉤小嫌齊侯不問况吠堯者主未必桀而詈我者節重于許乎若乃文皇之正位金陵也宜發哀痛之言爲謝過之舉其能從我遊

者固且厚楮以寵范陽尊官以禮魏徵矣若或天命雖改執志彌堅亦復放還山林聽其自適逢萌之掛冠東都伯况之杜門廣武狂奴故態何相迫乎而文皇甫入清宮卽加羅織始而募懸賞格繼且窮治黨與一士秉貞則袒免並及一人厲操則里落爲墟雖溫舒之同時五族張儉之禍及萬家不足比也又况孔融覆巢之女郭淮從坐之妻古者但有刑誅從無玷染而或分隸教坊給配象奴潘氏承恩于織室才人下降于廝養此忠臣義士尤所爲植髮衝冠椎胸而雪涕者矣嗣後甲申之變從亾者僅二十餘人何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

十二

豐于前而嗇于後歟成祖之作法涼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七

叅議解文毅公縉

字大紳吉水人洪武戊辰進士官至左春坊大學士謫交趾叅議下詔獄卒年四十八南都贈禮部侍郎補諡文毅

幼穎悟絕人七歲賦詩十八舉鄉試第一戊辰登第選中庶吉士太祖一日幸大庖西諭縉曰爾試舉今政所宜施行者直述以聞公上封事萬言畧曰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既無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又無貨利聲色遊畋玩好之欲既皆遠過於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漢宋又何遜讓於唐虞惟願陛下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令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立國至於今將二十載無幾時無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良由誠信有間用刑太繁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切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孤識陋蠅集一時兔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於

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

上沂唐虞下及殷周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刪其無益

勒成一經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禮記出於漢儒

蕪雜尤甚宜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

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若夫配天宜復

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

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肄官妓

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娼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

易置闍寺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陛墀皆爲

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木輅

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佈墾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

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祀之妄者火之俾

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

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革京

城之工役流三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

薄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

明時授時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伏見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

孳孳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竊盛



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  
之末也簿書之期訟獄之斷詔詰之勤鈞距之巧此  
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  
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甚非所以厲清要  
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  
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哉御史糾彈皆承密旨  
未聞舉善但曰除奸蓋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  
之罪必疑受賄逢迎甚易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  
得禍也陛下進人不擇于賢否授職不量于重輕建  
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于州  
縣屈于下僚孝廉人材冥道瞽趨而咸布于朝省驟  
歷清華椎埋器悍闖茸下愚者朝捐刀鋸暮擁冠裳  
左棄筐篋右綰組符剔履之賤袞繡巍峩負販之傭  
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豈忱詢有德古者鄉鄰  
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  
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紀綱不立節目無  
張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  
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  
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此不可視爲迂濶而不

切當今之急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徵百家神  
怪誕妄恍惚無不洞矚其謬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  
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所謂傳國  
寶者臣考按前史焚燬久矣屢求屢得真僞莫明卽  
真有之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地有  
盛衰物有盈歉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盈也好黠得  
以侵欺歎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  
泉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  
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  
咎或疾病死喪逃亾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呈州縣  
不爲理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  
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  
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其困而革  
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常平義倉之法積之以漸至  
有九年之食無難者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徂于  
晏安隙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  
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武備隳之過也及今修治  
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整葺開武舉以收天下之  
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又古時多有書院遺基



學田舊業貢士有庄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郎何職也而以名爲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耻之節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五

止此急於陳獻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公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公上顧數稱公奇才兵部尚書沈縉忌公年少得上意乞改公御史使遠上公在臺嘗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公爲詹徹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太疏太切齒恨公公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濫文得罪且不測上憐公召公父諭曰大器晚成若其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公曰而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汝未晚也賜之以鑑又命公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

皆留中公歸家八年前崩來奔喪有司劾公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元年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公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公侍讀不數日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

時儲位未定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上密詢公公稱世子仁孝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諭逾年冊世子爲太子進公翰林學士兼左春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六

坊大學士初議頗洩丘福等謗公洩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公未幾用兵交趾公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上遂疎公出爲廣西叅議李至剛奏公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奏事南京會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公駁上出塞輒遠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上怒逮公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月公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仁宗時以宮臣得爲通政尋亦謫遠郡初成祖寵信公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公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公厚善公具實封對義天



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僧之心奏上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餘徐驗東宮因問公建文君所用何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材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出公奏示西楊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七

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頑亮中書舍人

公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唯  
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見詩大有所感即命所  
親信夏原吉迎太子於南京

公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  
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  
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  
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  
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  
崖岸雖野夫穉子皆樂親之求文翰者日輻輳率與

之無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  
哉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敘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  
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  
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八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名遇以字行泰和人由薦舉官至少師兵部尚書

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

公一歲而孤母夫人再適里人羅氏稍長知其家世私竊博土做作神主別室祀其祖先羅氏父知之遂復公姓年十三通舉子業爲鄉里師有儒生携書數冊過館下色悽甚公問故云有老母不能養乃分其徒半與之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公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重公邑有冤囚公爲令言得解囚懷金謝公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不預聞辭不受建文初翰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九

林修撰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授王府審理副任編纂修高皇帝實錄

文皇卽位遂擢翰林編修時方開內閣於東角門內卽令同解縉等入直陞侍講上諭公曰朕知爾文學親擢置此爾但盡心勿自疑畏

二年立皇太子兼左春坊左中允一日講大學公呈講義上覽畢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章一部大學皆具矣侍講學士王達講乾九四舉儲貳爲說皇太子疑其言問公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程子嘗言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

有聖賢用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

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公請燬其書庶不誤後人上勅行人錮季友至饒大會藩臬郡縣吏民撻之盡焚其家所著書

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或得其目以進上閱之無公名獨召公問故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衆皆作詩文以贈其行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十

而受否未可知且爲物甚微當無他意上遽命燬其目

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玠所問憂鬱成疾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公曰臣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卽安上曰微汝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

六年冬巡狩北京命公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兵部尚書劉儁私語公曰道中供帳皆已自備請以有字易自字公善之奏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



七年儲君賜宅於東華門外樓居十楹皆新繕闔闔既拜賜問諸隣向誰所居曰起衛卒五家成此然則今五家者何在指其旁五家曰併於此矣歎曰豈以一人故而令十家無所容白於儲君請辭曰臣爲宮臣願殿下得四海心豈以一臣失十家心且臣受此宅將必有臣佯求易宅者是臣作俑矣固辭乃聽

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太子公曰詩以言志明二喜起之歌南薰之詩皆言志也殿下明經講道之暇若娛意文事兩漢詔令皆可觀非但文詞高古亦可裨益治道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十一

上還南京一日召問東宮所行何如公以孝敬對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恆日中具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公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

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公援宋仁宗之悔力言之得免秋上北征還下公錦衣衛領繫尋宥之

十四年上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欲發其事獨召公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既知矣言之何害公對曰臣

與義事東宮故外人無敢與臣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陛下善處之使早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利上默然起還宮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孫及諸皇孫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如何公對曰二王尊屬當分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公言合然下有十六字未書授筆命公足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十二

二十二年大行訃至京師皇太子卽遣皇太孫奉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趙府爲變因秘不發喪皇太孫辭行請印識顧急未有所與公言上所用東宮圖書請暫假以行皇太子卽取授太孫旣行皇太子謂公曰卿言誠是昔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譏誼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蹇義當悉究心吾當重用卿二人公曰此收人心之一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臣兩人不應先及



時有詔減冗費而惜薪司准常例賦北京山東粟八十萬斤爲災之用公入奏卽命減其半

天下諸司來朝兵部尚書李慶言民間蓄馬蕃請令朝覲正佐官領之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公奏曰朝廷求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畜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于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必責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公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生駒南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號泣於道路臣恐將來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十三

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吾偶忘之當卽批出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公諭曰內批豈真忘之聞李慶呂震輩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欲依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畜馬不便者命公據此草勅止散馬公頓首曰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已領者如何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生駒虧損不責償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公曰繼今令有不便惟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

人有上書頌太平者上以示諸大臣公對曰陛下恩澤

雖敷但流徙未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聖明留意上曰朕與卿輩繩愆糾繆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關生民果安乎自後宜直言毋隱

上嘗論科舉之弊曰北人學問不逮南人公曰長材大器多出北方如當取百人則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就用矣命與禮部議未上而宮車晏駕宣宗卽位遂行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十四

上監國時御史仲成嘗以事忤旨後陞湖廣憲副因他事逮治公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躋之上喜卽罷治仲成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上頗厭之免謙朝羣臣恐懼久之無復敢言事者公進言曰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怒謙其言亦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之公曰此非臣言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公書勅引過而待謙如初

洪熙元年四月公及蹇夏東楊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上慘然曰天命也歎息而起又明日召公



及蹇公諭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幸得保全言已而泣二人亦泣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也遂賜公楊貞一印閏月上崩

宣德元年漢庶人反隨駕東征罪人旣得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趙王上領之命楊榮傳旨令公草勅公不可曰事須有實今以何爲辭榮曰今逆黨已言實與趙謀何謂無辭公曰如此能服人乎乃往見蹇夏及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惟二叔其有罪者不可恕無罪者當加厚庶幾仰慰皇祖之靈榮曰汝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五

草勅吾當以聞俄復召蹇夏蹇夏乃以公言白上上不憚而止然言者猶喋喋乃特召公問曰論趙事者日益衆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與陛下最親上曰吾亦思之今欲封羣言示之令自處何如公曰更得一璽書諭之尤好于是趙王得書喜曰吾生矣卽遣護衛上表謝恩而言者頓息上思公言召賜金幣二年十月安南進陳氏嫡孫嵩表乞立陳氏後上召公與楊榮謀之榮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因其情而與之便公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未得乃郡縣

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極矣漢棄珠厓前史爲美願勿疑上意遂決

三年上諭朝臣貪濁奈何公對曰貪風始于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故對曰十五六年後文皇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仁宗嘗諭羣臣惟吏部侍郎師達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公曰風憲所以儆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儆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儆之上撫掌嘆曰除惡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公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六

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亦稱之遂以顧佐爲右都御史五年二月上御齋宮因四方水旱欲下寬恤之令獨召公議之上曰免災傷田租當是首事聞民間欠畜馬驢驟官追甚迫此苦亦當恤凡爾所知悉爲朕言公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佃民困乏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有無一槩趣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唯當於產有處取之無者



勿強也年來刑獄不清召災恐由於此宜戒飭法司  
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悉徵在京役於  
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莫顧  
未免怨歎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皆免老弱  
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爲匠者察實除之上  
稱善卽書勅行民大悅

夏上立文華門召公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榮畜馬甚富  
今察之皆邊將饋榮者公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  
兵馬以故得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才否阨塞險  
易遠近及鹵情順逆惟榮耳臣等皆遠不及上曰朕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初卽位榮數短卿而非義原吉卿顧爲榮地耶公頓  
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

六年七月日旣夕上微行至公宅公叩首曰陛下奈何  
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萬一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  
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後錦衣獲二盜伏林  
莽候車駕謀作亂者上歎曰士奇言不虛賜金綺

七年二月上諭公曰憶前下令恤民今已再期民事不  
又有可恤者乎對曰官田減租聖恩已下戶部格而  
不行追徵如舊此循習之弊上艱然曰今再下勅寬  
恤舉此爲首如再格不行必罪之因問今事之當恤

者公以處迹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爲對又  
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  
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  
併坐舉者

裕陵卽位冲年昭皇太后臨朝任公公乞屯田以省漕  
運又乞開經筵簡選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  
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于下欲如洪武永樂故  
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公等上疏言宣德  
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  
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舉主審察不至亦或實是徇  
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  
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  
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專欲隳  
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  
舉之人後有贓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  
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

時遣清軍御史公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  
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  
湖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



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嚴寒多致死亾漢爲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令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鄜堃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

又言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其餘備荒皆有定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因時斂散又相其地宜開濬陂塘修築圩岸以備水患天下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十九

漁倉穀盡毀凡諸水利亦湮廢或被占奪稍遇旱災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加心事雖若緩關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理糧課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若有災之處則候稔歲而後行郡縣官考滿兼以廢舉爲殿最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上曰此祖宗之良法美意命戶部亟行之

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璽書展墓遙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蠲逋慎獄休養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亦高拱九重不事

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公雖欲侵權稍自斂戢

初胡后賢以無罪廢爲仙姑是年哭痛張太皇太后而殂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公臥病命諸臣往問公曰當以后禮殮葬景陵衆曰此非內中所欲公遂面壁不對惟曰後世罵名諸臣畏太后議以殯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八年子稷坐事逮繫給事御史共劾公上優旨留用九年復賜璽書慰之公感泣積憂遂不起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二十

初闢不可無有德之人先踐

自江西還朝所過不受餽遺惟耿清惠公餽雞果則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于交際如此公初喪母夫人宅兆未得婦家有壞塚世遠無遺骸術家言葬此後必貴欲以贈公公曰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乎且所重有後者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已不爲孝况又舉以畀人哉自是其家無復舉廢塚售人者

公薦達士類多踐清華如吾蘇一郡尚書楊仲舉都御史吳訥五經博士陳繼初仲舉與公在武昌同患難



之交訥黑審匠以一文嗣初教書儒生以一詩皆入  
啓事悉登臺閣

東里先生嘗見崑山屈昉送行詩一首知崑山縣羅永  
年以事入京東里問崑山有屈昉永年茫然慚赧而  
退未幾詔舉經明行修之士昉應詔除南海縣丞前  
輩留心人物如此

公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  
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嘗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日  
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  
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解縉尹昌隆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王

死言於仁皇皆存後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  
壯老一心云

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見人有樂如  
已之樂有憂如已之憂

少師楊文敏公榮

字勉仁建安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少師工部尚  
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

祖達卿家素饒積善樂施嘗因歲歉募民栽萬木以資  
鄉人貧者歲久滋茂遺訓子孫此木惟施作橋梁寺  
觀及室廬棺槨無專以利家厥考士美克承先志益  
廣厥施公方爲諸生嘗與同門講學論古之名相皆  
歎謂不可及公徐曰臯夔伊周或不可及其他皆可  
學而至知者謂公器識不凡矣建文二年進士授翰  
林編修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王

靖難後兵初入城公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  
朝乎先謁陵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既而  
召公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由是寵遇日隆既而召七  
人入內閣公年少最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  
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公赴命上示以奏報曰爾  
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公曰不須救臣嘗  
奉使至彼彼城堅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鹵必  
退矣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隱備夜半報至  
鹵圍解詰旦上以報示公曰何料之審也當是時內  
難初平危疑未戢公內承顧問外酬職務兼纂文事



日無虛晷人咸謂公警敏不可及公曰吾何警敏逾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忠誠耳

永樂五年命經畧甘肅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上大悅

六年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簡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喪弗能舉者悉為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割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

何福守甘肅言鹵脫脫不花來歸公復至甘肅受降還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五

復命仍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福寧遠侯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春從征本雅失里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迫賊境上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百人專主護衛而以公掌之口寇平班師軍士乏食公言宜召乏糧者即日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并下令軍士糧炒多者許假貸回京倍償由是獲全者衆皇太子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後殿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浚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

十年守臣宋琥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左將為邊患上命公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畧冬還言餉道阻險天時沍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且小醜不足以煩大軍遂旋師未幾叛者復附

十一年從巡北京明年從征瓦剌時皇長孫侍行上令公三人暇即侍皇長孫講析治理公每遇駐營伺間進講駐蹕輿和以尚寶司乏人命公兼掌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公奏允不敢發師次大石鎮文皇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公對宜擇將帥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兵食不足矣上是其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五

時朝臣忌公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缺祭酒衆共舉公實欲疎之上不許公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獎為密章上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忌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詔諸司即日悛改怙終者不赦

十八年冬將西征親藩奏建文中江西所聚集民兵可徵用出奏示公公對云陛下已命罷之今復徵非信動衆非仁料兵非勇遂寢三殿災公偕金幼孜陳便



宜十數事皆見施行尙書夏原吉以兵饑不給坐繫  
呂震言其柔姦侍讀李時勉嘗論事亦有言其賣直  
者皆激上怒公悉委曲爲之辨解

乙未浙江巡按奏麗水政和山寇劫掠請合兵討之公  
奏言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相  
聚苟活朝暮爾何敢爲亂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  
堅其爲盜之心况兵出良民先被害願遣使撫諭之  
不足煩兵從之卒如言無事

師次榆木川上不豫召公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  
時倉卒莫知所措公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尙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五

遠不宜發喪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條畫軍中事益  
嚴號令人皆莫測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寶馳報  
者公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至北  
京致大行遺命退而復以軍中所宜施行者陳之  
仁宗升遐時皇太子守南京中外恟恟公急迎太子入  
卽位人心大定高煦反公首勸親征上難之公曰彼  
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  
臨之事無不濟臣請先行皇太后然之遂從其計漢  
庶人果開門降  
馬麒激變交趾黎利叛文武大臣皆勸發兵擊利上不

聽竟偃兵息民公有力焉賜範銀圖書五其文曰方  
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且  
而致訓戒以表眷待之隆

御史劾奏劉觀貪賊并其子輻上大怒追觀父子付法  
司坐重法公與士奇乞貸之上曰爲汝二人曲貸其  
死發爲邊吏公曰辱之過甚與死等爾上曰欲父子  
皆貸乎公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思與法兩盡矣  
上從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五

文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編修  
入閣未嘗一日離左右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  
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  
仁惟不忍却人之饋凡鄉人有饋必先詢其人之貧  
富若貧亦不却但酬以別物與所饋相稱而已  
夏太常仲昭嘗聞之楊文敏公曰吾見人臣以抗直受  
禍者每濼惜之事人主自有體進諫貴有方譬若侍  
上讀千文上云天地玄紅未可遽言也安知不以嘗  
我安知上主意所自云何安知玄黃不可爲玄紅遽  
言之無益也俟其至再至三或有所詢問則應之曰  
臣幼讀千文見書本是天地玄黃未知是否文敏之  
言如此



盧都御史膺在邊以鹵使入境節損供給為中貴人所  
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文敏曰事固有輕重  
使吝其小費而遠患或生則所費益不貲矣此不可  
不知

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  
帝山陵累從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  
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  
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能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  
厚財豐贍賑窮厄貴賤賢愚皆歸心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三

太師楊文定公溥

字宏濟石首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少保禮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  
初授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為洗馬一日東宮觀漢  
書嘆張釋之之賢公進曰釋之誠賢然非文帝寬仁  
亦未得其志行因采文帝事編類以獻

漢庶人潛謀奪嫡離間宮臣公下錦衣獄垂十年家人  
供食數絕糧又上命叵測日與死為隣愈勵志讀書  
不輟同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為曰朝聞道  
夕死可也經史諸子讀之數回仁宗登極釋公公出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三

獄哭文皇伏地不能起上亦哭陞公翰林學士

洪熙改元上開弘文閣于思善門命公掌閣事上手弘  
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公嘗密疏言  
事上褒答之

宣德元年上召公語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  
得宜上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  
不訓練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  
扈上出喜峰口征鹵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  
創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



生于不虞嘗爲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爲難上曰然

六年冬上御文華殿三楊並侍諭曰朕承天位夙夜不怠記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揭之座上朝夕省覽今以刻本賜卿當亦思開創之難盡心輔朕國家安卿等亦安矣尋陞禮部尚書兼學士

英宗卽位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先帝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无

在時屢論臣等勸學東宮遺音尚在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乞早開經筵豫擇講官必得學識方正言行端謹老成厚重達大體者數人以供其職及選左右隨侍之人涵養本原輔成德性皆見嘉納

一日昭皇太后坐便殿上西面立后傍詔三楊及國公輔尚書淡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冲年幸并力同心共安社稷又召公前諭曰先帝每念卿忠屢形愁歎不謂今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昭皇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先是永樂中上時巡北京太子居守以讒故宮

察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昭皇太后爲言

嘗上言近年清解軍士北人苦瘴癘南人苦嚴寒又西北二邊急於防守而所在壯勇之士乃發戍南方且洪武中犯死罪者不分南北發戍所以宥其死而懲其惡永樂宣德以來憫其遠道艱苦留操近地所以全其生而圖其用自今邊卒清解者宜悉從南北所宜發戍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三

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甚勤時江陵知縣范公理獨不然公聞而異之薦知德安府其爲縣才八月也公桃符有曰黎庶但教無菜色官居何必用桃符

宣廟最好詞章選公與陳芳洲日直南宮應制公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壽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兮一星燦祥光兮八紘兆皇家兮永齡我懷思兮治平賴忠貞兮弼成宜壽域兮同升公以指圈畫壽域二字欲易而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曰先生有則改無則罷遂去以賜內閣中官請問西楊曰壽域二字何



如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還詰公曰八荒開壽域此詩何如公默然

後奉命御製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學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密旨封令西楊另製一通題曰大明新建廟學之碑公執用其題西楊言凡言重建者既作之後又作是也廟學前元所建非國朝事且廟與學是二若只書太學而不書廟於禮未安廷議雖建西楊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學識於是可知

正統四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十一年卒嘗言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于父母生身之恩又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三

曰人必有躬行之實然後可以訓子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公能舍己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學士文貞為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卒又明年昭皇太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

丘仲浚雜著云一時賢相稱三楊避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違軒龍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大變誰實啓之春秋責備賢者其能遠哉

祭酒胡公儼

字若思南昌人號頤菴鄉貢士官至太子賓客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致仕卒年八十三

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皆通其說洪武丁卯鄉試第二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為講說經史寒暑不廢內艱服闋授長垣縣乞便養親改餘干著為令建文元年薦陞桐城知縣心存撫字政尚寬平蠲逋賑乏除虎驅蝗表祀循良歷有惠政四年兵事棘御史大夫練安薦公學達天人智資帷幄下吏部召公比至京靖難兵渡江來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三

文皇即位擇翰林官吏部薦公上曰儼曉天文宜令欽天監試選翰林供事解縉又薦公遂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七人同直內閣尋陞侍讀公每承顧問應對從容至論成敗得失之故必反復明切上為傾聽承樂二年陞左諭德兼侍讀外艱去詔奪情道過南京見東宮詢及民情所對皆救時急務公持論少戀諸同事人頗不能容乃薦公學行堪為師表陞國子祭酒公率以身教士心翕然嚮慕時諸生托故告歸者法坐戍邊公中救得免公雖出內閣不復預機務然朝廷大制作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推



總裁遇文皇帝幸太學御彙倫堂賜坐講經俯聽甚  
悅賜資優厚歸田後乞修白鹿書院及春秋祀許遜  
韋丹家食二十餘年公自處淡薄衣食僅足閤居日  
與學者講求問學方岳重臣待以師禮言不及私其  
處是非利害可否之間審度情理務求相安群倫中  
有不合卽引退不與辯以故所至敬愛之嘗典湖廣  
鄉試取楊溥居首批其所刻文曰他日立玉階方寸  
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効公孫弘之阿曲後溥  
歷內閣卒爲時名臣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七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八

少師蹇忠定公義

字宜之巴縣人洪武十八年進士官至少師吏部  
尚書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

公初名瑑登第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一日上顧問公  
汝蹇叔後乎卽書義字賜公易名一考當調命滿九  
載朕且用義建文帝卽位知太祖欲用公超陞吏部  
右侍郎靖難後轉左逾月陞尚書代張統當是時盡  
改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公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  
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上喜公忠實從其言或有譖公不忠建文君上不聽  
永樂二年兼爲詹事上欲諭太子率令詹事往導意太  
子尤愛重公七年車駕巡北京佐太子監國惟諸王  
及遠羣奏請詣行在餘悉聽太子處分公熟於典故  
達政體不動聲色事賴以濟滿九載賜敕獎諭十七  
年父喪歸起復詣北京謝遣中官護還京明年從太  
子朝北京十九年三殿災特敕廷臣二十六人巡行  
天下公及給事中馬俊巡應天諸郡問民疾苦考察  
黜陟文武吏出太甚者數人還吏部二十年上北征  
還坐東宮事與西楊領紫錦衣衛尋釋



獻陵卽位預政議者四五大臣首進公少保兼尚書文  
二俸歷進少師賜公及東西楊公金公夏公繩  
愆糾謬銀圖書各一諭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  
識進內制呈五臣及黃文簡公誥草上特增二語曰  
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又面諭曰  
此朕實心未幾又鑄蹇忠貞印賜公公厚重不敢專  
斷每承顧問常持兩端不能決然忠實無他賜西楊  
謂公勿過思公應曰事不熟慮有後患上嘗笑曰義  
士奇言皆是東楊或詆公語聞上上不直東楊公頓  
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皇上慎察上笑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吾亦不信偶言及耳宣德初從征漢庶人軍中進止  
多從公時議赦交趾公及夏公力言祖宗疆土不可  
棄上不聽命擇人使交趾公薦伏伯安西楊語夏公  
伯安不可使公當榻前力爭當是時上尤信任夏公  
比召諸大臣入議公薦伯安上顧原吉云何對曰不  
可公曰伯安有口才羣臣不及上又顧問士奇云何  
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識遣使必辱國上從二人言  
不遣伯安使公亦不以二人爲異已宣德三年秋從  
巡邊還上顧蹇少師老不欲煩以事勅輟吏部務專  
論道左右明年夏郭進代公尚書又賜公忠厚寬弘

銀章一七年年秋冬有司治公第八年一品九年賜宴  
禮部公生日賜鈔萬馬一裕陵卽位日公齋宿得疾  
越五日卒

公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  
典法不苟爲包含必歸于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貴  
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  
尤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苟不縱士奇嘗言魯簡肅  
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嗜  
玩好傅獻簡之遇人以誠范忠文之不設城府公益  
兼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三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字維喆湘陰人鄉貢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

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重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公至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洪武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爲誰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四

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之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欲陷之耶劉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帝卽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至問民疾苦吏治得失其細事付之有司嘗出漳州見舊塚將頽問左右曰元達魯花赤迭理彌實之墓守死不降葬此公曰忠臣也命整其墳樹碑表之至福寧見道傍草庵問之曰元福寧尹王伯顏與其子相子婦潘死節于此公曰一門忠孝無愧卞壺命遷其主於室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

建文用事人不宜重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乎旋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命詳定

兩浙大水命公往治且遣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表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宜歙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澗水諸湖入三泖頃浦港漚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五

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菱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三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茆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



涇澗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遂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公俯歎曰民疲極矣採死不暇况重役乎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于國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原吉古之遺愛也召還掌部事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勢要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塲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庾府庫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于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糧數卽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爽上益親信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六

時賞功封建征彝下番營北京費億萬計皆取辦于公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車駕北征命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卿其盡心輔導公旦入朝獨近展前叅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

判不動聲色京師肅然駕還北宮上諭羣臣曰原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十一月扈駕還南京尋命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蓋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有一人犯駕欲罪之公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

九載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于南京上久不見太子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公進曰請令原吉往上問故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七

曰太子久不召今忽有命恐過疑惑致他虞上遣公往太子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欲自裁聞公叩命乃曰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及見公備道上旨太子始安卽與就道公先馳奏上復命迎之曰東宮其緩行比至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公與楊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可不切也上善其對

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



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罪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詔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公陞賞孰便對曰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上從之西域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爲不可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藝狄乎臣不敢奉詔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八

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拜獨猴遠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黨至公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公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旣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公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

十九年上議征鹵公力諫上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曰卿可出視事公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

敢出駕回召問國事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少蘇民困太子卽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母喪乞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

袁忠澈以風鑿得幸文皇上以其言常不遜首欲誅之公曰忠澈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澈官

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手勅欲除鬻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大臣密議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激上大怒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九

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

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郊迎后留公助襄王居守太子旣卽位時時密咨公或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有所白滿庶人反指公徵赦租爲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往事可鑒臣見所命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起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



人猶令人繞城罵公罪人既得大被恩賞賜絕金銀印曰舍弘貞靜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九月扈駕巡邊上取公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命取上供賜公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郭資代公是冬從上閱武郊外至免兒山上怒諸將不肅令褫其衣公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公隨之上曰卿休矣公曰陛下憐臣至矣諸臣瀕於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爲卿釋之公誕辰親繪壽星圖爲詩賜公五年春卒公識量寬洪人莫能測有郎汚精微批俱甚公入奏曰臣之罪也詔與易之從隸汚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汚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公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慰遣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公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恐色中忍于心久則無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

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公公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公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當是時蹇夏齊名蹇公簡重夏公弘裕外兼臺省內參館閣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

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勢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貫又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充嗣又治之隆慶中又壞海忠介公治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一



少保黃忠宣公福

字如錫昌邑人洪武甲子貢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八贈太保諡忠宣

公自少不凡由鄉貢授項城縣簿改清源縣有惠政陞金吾前衛知事改龍江衛經歷上書論國大計高皇帝奇公超陞工部右侍郎靖難後李景隆指公爲奸黨公厲聲言臣罪應死但目爲奸則非上知其正直不問尋遷左逾月陞尚書永樂三年都御史陳瑛劾公不恤工匠不問改北京行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一

民如子勞來安輯躬勤不倦交戒郡邑吏專意撫字曰新造之邦新附之民政令條畫並宜寬簡朝士遷謫至者咸見溫恤問疾周貧禮賢雪罪兵民咸悅羹蠻欣附中官馬騏怙恩肆虐誣公有異志上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不問公在交趾幾二十年獻陵卽位召還交人扶携走送號泣不忍別

宣德九年馬騏激變交趾時陳洽以兵部尚書代公累奏乞公還撫交人會公持節出封親藩卽日召還勅曰卿遺愛在交交人思卿卿強爲朕再行以工部尚書出領交趾藩臬事比至柳總兵敗沒公亦被賊執

賊驚下拜曰公不北歸我曹不至此饋白金餼糧肩輿送出境至龍州公盡取賊遺歸官還京爲行在工部尚書

四年與平江伯計漕事五年公請于濟寧以北衛輝真定以南近河北役軍民十萬人屯田積穀省漕粟下行在戶兵部議郭資張本言緣河屯田便事竟不行七年上宮中覽公言漕事便宜喜公有經畧恤民隱出其章示西楊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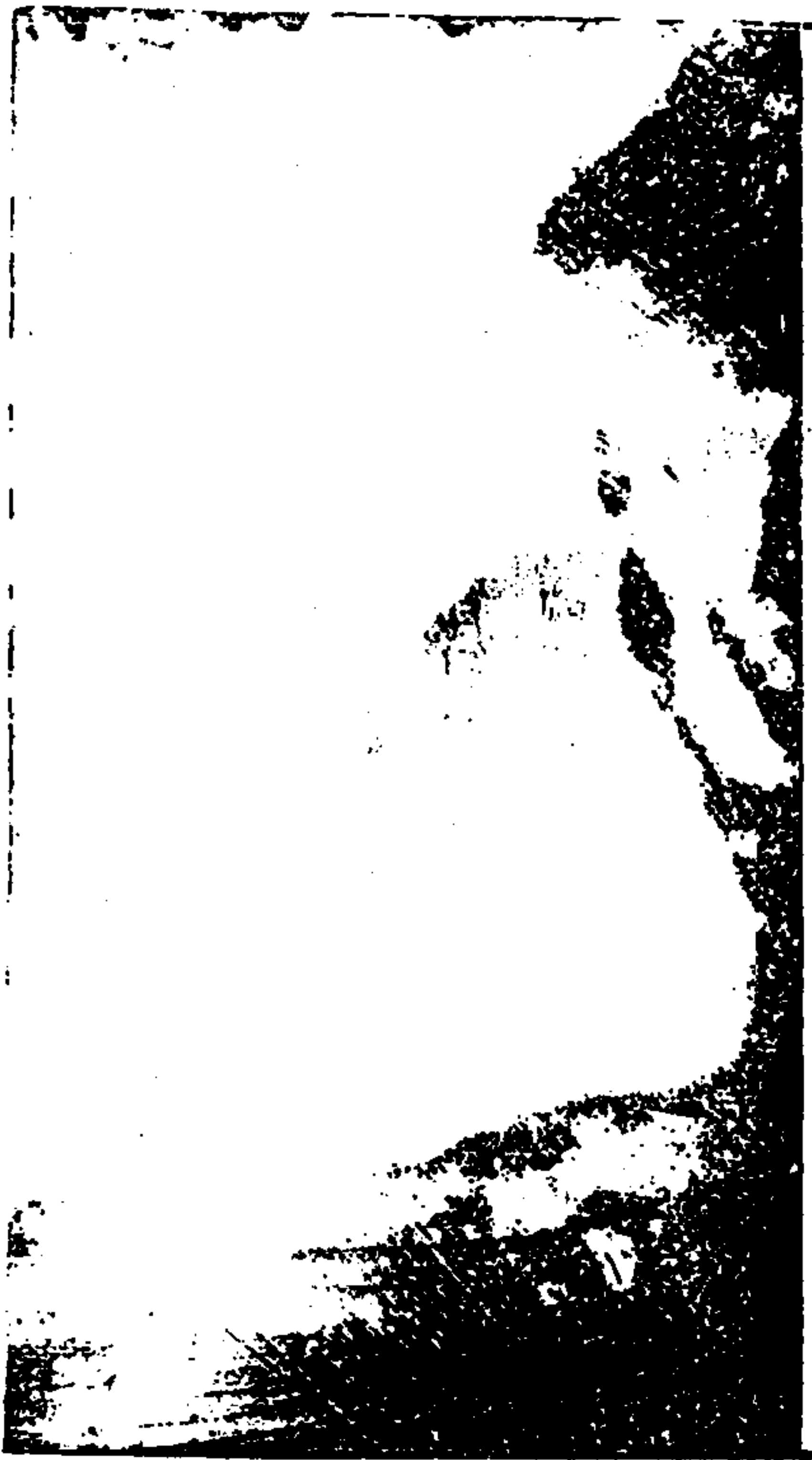
瘵及得交趾命總藩憲安新附具有成績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朕欲得老成忠直之人處南京根本重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誠當對曰福必不負陛下明日遂命吏部改公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公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裕陵卽位加少保參贊機務留都有文臣參贊機務自公始公每事先籌定付



襄城伯襄城伯亦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  
不出一語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  
嘗一事錯時以公議復設提學憲臣正統五年卒成  
化初贈太保諡忠宣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  
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姦闢諛無所顧  
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俸賜分贍族姻屬績之日室  
無百緡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四



尚書陳節愍公洽

字德遠常州武進人洪武中以薦起仕至兵部尚  
書死交趾之戰贈少保諡節愍

公長身玉立與兄濟暨弟浚同遊鄉先生謝子蘭之門  
子蘭謂人曰陳氏兄弟才氣如此河東之薛不得專  
美于前矣公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洪武中薦布衣  
善書授兵科給事中命點軍卒過目輒識其面且記  
姓名不怠再至輒笞之總戎請罪公上其事高皇帝  
聞而嘉之賜金織衣一襲爰以真戍五開死公去官  
走五開觸瘴癘冒險五千里竟負骨歸葬焉建文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五

兵部尚書茹瑄薦公才可大用詔起復授文選郎中  
文皇正位首擢吏部右侍郎尋轉左承樂乙酉遷大理  
卿丙戌交趾黎季犛構逆命馳往調土兵三萬以佐  
大軍交趾平召還己丑交趾餘寇作亂仍命英國公  
張輔討之而以公參贊機務遂擒渠魁簡定而還時  
北鹵犯邊上親征公奉命同張輔練兵于塞外辛丑  
往鎮交趾能輯和其民先教化而後刑法夷人安之  
乙未還京進兵部尚書丁酉復同豐城侯李彬鎮交  
趾兼掌布按兩司事

仁宗即位勅領交趾布政按察兩司仍參軍事未幾內



官馬騏等苛歛暴橫交人再叛攻交州城敗賊去宣德元年賊勢益張成山侯王通復引兵渡河擊賊戰寧橋公力陳利害言賊狡有伏誘我不可出通不聽遇賊公奮身力戰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創甚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欲還營中且曰王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朝廷厚恩四十年報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恐耻者乎衆皆潰散公奮勇持戈進手殺數人知力不能支自刎而死賊相視駭歎事聞上曰大臣以忠殉國一代幾人贈少保諡節愍宮其子樞刑科給事中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六

公恂恂謙謹清儉寡欲孝友出于天性動止語默皆有禮度惡詔諛尙正直于人無所毀譽而遇之必以誠不事侈靡不畜媵妾所至惟家僮二人以給使令晚年不喜飲酒閒居沉默終日危坐人莫窺其底蘊博涉書史論至古將相忠義之事必正顏定色英氣橫發擊節稱嘆若已有之雖有邊徼經營軍旅之務稍暇卽讀書自娛手未嘗釋卷其爲詩文傲健往往皆有思致卒之明年通棄城而歸交趾遂爲賊所據時與公同難者諒江知府劉子輔廬陵人以太學生爲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用法公平不見喜怒巡

浙江有風裁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守諒江撫民如子民亦愛戴子輔賊攻城勢猖獗旁郡縣皆陷子輔獨效死守援久不至食盡城破城中兵民盡闕死不肯降子輔曰郡亡我亡義不污賊自縊死一子一妾皆先死事聞贈叅政賜祭復其家時都指揮李任諒山知府易先政平知府何忠皆不屈死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七



尚書師公達

字九達東阿人洪武中由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官  
至南戶部尚書

少孤事母極孝年十三母疾危殆思食藤花菜地不常  
有公亟出求至城南二十五里得之及歸夜已二鼓  
道遇虎公驚呼天虎舍之去持菜還母食之遂愈年  
二十餘貢入太學從御史出按遼東方嚴不阿御史  
劾公逮至闕下囚服入見狀貌偉麗面如玉盤戟髯  
拂拂太祖目而偉之卽以公爲御史不三月擢陝西  
按察使至則獄囚繫者數千公檢案牘訊鞫各以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八

罪輕重立爲讞決旬月而盡

永樂改元召爲兵部侍郎未幾改佐吏部典選幾二十  
年嚴密慎重人莫敢干以私車駕北征沙漠以公督  
運公以道里回遠飛芻輓粟疲不能給奏設頓舍于  
道令民互相送迎以次轉輸著爲定式營建北都遣  
公采木湖湘公以十萬之衆深入窮山賈販不通軍  
夫艱食乃爲除關道路檄召商賈往來貿易軍民樂  
趨績用有成凡在湖湘八年仁宗卽位念公暴露日  
久召爲戶部尚書兼掌吏部修明國賦選拔人才朝  
廷倚重焉宣德二年卒于位賜祭葬如制公爲人器

宇恢闊議論侃直天性朴儉不殖生產所得祿賜多  
分宗黨顯貴四十餘年有子八人無以贍也宣宗嘗  
與輔臣論扈從北來大臣持廉守正者惟公一人郡  
邑皆祀于學宮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八

十九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九

尚書胡忠安公濙

字源潔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贈

太保卒年八十九

永樂元年陞都給事中戶科時傳建文崩或云遜去諸舊臣多從建文去者上益疑遣公巡天下名訪張儼備又名頒書徧行郡縣察人心時又傳建文在滇南公以故在楚湖南最久十四年內艱起爲禮部右侍郎明年巡江浙二十一年巡均襄還朝會上駐宣府公馳夜上謁上已就寢聞公至被衣急起召入勞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賜坐與語公言不足慮也先公未至傳言建文蹈海去上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上疑始釋

太子監國藩王謀奪嫡造飛語上命公往察密疏聞公具述監國七事言太子誠敬孝謹無他太子卽位轉太子賓客兼祭酒南京未幾闕宮中密疏見所述七事大喜謂公忠慎朕不及知也俄崩景陵卽位復召爲侍郎禮部兼太子賓客會公來朝留行在禮部

宣德元年進尚書二年賜第給闈三年賜文恭世家清和恭靖二銀章是秋扈駕出會州明年夏再扈巡邊

沒常豪人田宅盡賜公尋兼詹事六年兼領行在戶部事公有才猷濶厚不淺禮典財賦經畫有章景陵嘗曲晏公及西楊蹇夏曰海內無虞四卿力也

裕陵卽位益敬禮公元年失行在禮部印自劾上不問改給行禮部印九年疏引年祗允十四年北征留守京師廷議迎上皇時王文厲色曰孰謂爾可和彼不索金帛且索土地憂方大耳衆相顧不敢言于少保徐曰防變方畧我與總戎責也俄旅退賴公有定執竟上奉迎儀注景泰元年楊善使鹵公言上皇蒙塵已久宜附善等進上服食不報又請明年正旦朝上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皇於延安門不許二年災異乞歸不允尋進少傅時議立見濟爲東宮下禮部會議都御史王文首言當立大學士陳循等皆唯唯公不能爭而見濟竟立時給事中林聰首言皇太子無過不肯署名王文怒目叱之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當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次及公驚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卽移疾不出朝廷遣問之公曰本無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景帝始知聰爲人所誣竟坐末減迨英宗復辟公扶病入朝乞謝事且辭師傅二職上憫其老從之陞辭賜白金寶鑑給驛舟以歸歸之日鄉人老穉聚觀者以



億萬計乃陳所受賜于堂感激泣下時弟克恭克寧克誠年皆七十餘蒼頭白髮聚樂一堂遂扁曰壽愷復優游桑梓者七年疾復作召諸子前曰爾輩圖報國恩勿墜家聲遂瞑目而逝

公爲人平易寬和廉靜寡慾自奉澹薄起居有常居官敬慎一毫不苟歷事四聖立朝幾六十年薦拔士類甚多十知春闈貢舉之士盡出其門平居未嘗疾言遽色雖庸夫俗子亦知其爲長者所著有芝軒集若干卷又嘗輯錄醫藥經驗者曰衛生易簡方經進又有律身規鑑俱行於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三

少傅王文端公直

字行儉號抑菴江西泰和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少傅吏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諡文端公自幼端重異於常見家貧力薄刻苦讀書永樂改元遂領鄉薦明年登進士時成祖篤意古學詔選進士曾祭等二十八人爲翰林庶吉士俾讀中秘書冀成遠大之器公在選中感激奮志不數年文辭追古作者上以公卓越諸士召入內閣凡機密之政屬執筆焉尋授翰林修撰車駕巡幸北京仁宗爲皇太子監國留務之重選任尤嚴時翰林則留黃淮楊士奇與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四

公三人輔導公夙夜勤慎不懈中外咸倚重之及再幸北京公扈從仁宗卽位進侍讀學士宣宗爲皇太子慎選宮僚首陞公右春坊右庶子仍兼侍讀學士凡經筵講義及文武羣臣誥勅皆以屬公又兼記注至於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宣宗卽位與修兩朝實錄進階中順大夫英宗嗣位詔修先朝實錄以公總裁書成進禮部左侍郎仍兼學士久之以禮部缺人命公出蒞部事宗伯胡公大喜闔部之政悉付之公處之裕然若素習者吏部尚書郭璉去位詔以公代之命下士類皆悅



先生典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  
得給事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  
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  
教鮑老當筵舞更覺郎當舞袖長言多切中云

正統己巳秋北鹵犯邊車駕欲親征公獨以爲不可率  
廷臣上疏止之不獲特命公留守京師

學士周敘自南京貽公書曰永樂宣德間嘗仰望少師  
東里先生然迹其舉措究其底裏士大夫公論不容  
掩也易曰知幾其神乎書曰慎終于始又曰惟克果  
斷乃罔後艱竊思三楊輔政之初一幾也不濶思熟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五

慮身任其責惟陽斂陰施掩人耳目雖曰自保其實  
誤國故致今歲七月之禍此時先生與諸君子輔政  
之初又一幾也宜鑒覆轍爲宗社生靈永遠之謀失  
今不圖噬臍莫及豈得卽能效子房之從赤松晉公  
之營綠野乎

景泰元年禮部議遣使迎復上首召大臣以通和壞事  
欲與鹵絕公首對曰必乞遣使勿有他日之悔上色  
稍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請朕爲之非出朕心少  
保于公進言大位已定孰敢有議但欲荅使盡禮紓  
邊急耳辭揚而意婉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言已卽

退羣臣旣出文華門太監與安甫訇而出呼曰爾等  
欲荅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  
未對公面發赤大言曰豈可爲此言今日羣臣皆朝  
廷人一唯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詞色俱厲與安語  
塞而去卒遣使迎復其力居多

公方面修髯器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  
接人和氣可掬學富才敏詩文精緻四方求者接踵  
屢典春闈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三十餘年恭勤不  
怠與王文安公英齊名時稱二王及位冢宰益加廉  
慎時方面官罷廷臣薦舉專屬吏部公留意人才委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六

任部屬凡御史出巡歸者必令報其高下以備拔用  
自是四方多號得人奔競之風頓息  
公于一切世味安于淡薄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  
致政家居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佃僕耕蒔擊鼓唱  
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  
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徐諭諸  
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內閣調出理部事  
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  
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以此  
蓋知此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



公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與時所介者實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累公等行當自知矣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自序昔與文進交之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後曰公愛文進盡十年而不怠也使公以十年不怠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公置之不省後十年舉為史官困于譏讒臥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橐少百年公論蓋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七

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為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方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為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為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為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公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自吾始矣

都御史顧端肅公佐

字禮卿河南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萬曆中補諡端肅

為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佐以文士易之公連發三中無不驚服擢御史守正嫉邪遷江西按察副使召為應天府尹尋以營建冗棘改順天公歷兩京尹剛稜不撓貴戚豪勳斂戢永樂十九年貴州有彝警改按察使貴州或曰勲戚家不利公以故相排撼云獻陵素知公廉律召為通政使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八

宣德三年臣僚奢縱御史多貪淫不法都御史劉觀被斥上問東西楊廷臣誰可掌憲者兩人未即對上曰未必乏人至此西楊對曰通政使顧佐歷內外臺有風采東楊亦言佐尹京威廉上喜曰佐乃能如此擢右副都御史賜璽書曰都察院朝廷耳目國家綱紀用得其人則庶政清平羣僚警肅否則百職怠弛小人橫恣近年在京諸司奸弊紛出司風憲者不能糾舉且與和同國何賴吾爾佐剛直廉正簡在朕心特畀斯任其竭誠盡力恪恭夙夜毋憚勤勞彈劾愆謬毋避權要毋枉良善毋縱奸宄各道御史即宜審擇凡廉勤公正老成醇厚者留用不達政體貪淫無耻



及曾犯贓罪者送吏部降黜公差給假丁憂者亦如  
之御史缺行吏部慎選不得濫授欽哉遂考覈御史  
貪淫不律嚴暉等二十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  
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  
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  
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五年  
暉潛入京造詞脅人公又劾暉踪跡詭秘且欲殺臣  
上誅暉西市陞右都御史奸吏犯科者摺奏公受隸  
金私遣歸上以公臺端不以發其過密示西楊且曰  
爾不舉佐廉乎西楊閱奏謝曰事有之顧中朝官祿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九

薄僕馬薪芻咸資之隸遣隸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  
朝官皆然臣亦然蓋自永樂至於今先帝固知之以  
故增中朝官俸上怒曰朕方擇佐用小人輒誣佐必  
下法司治對曰末事不足干上怒請付佐治思法並  
行矣上召公授吏狀且諭曰此不足爲卿累小人不  
樂卿檢制敢誣正人汝自治之公頓首謝公呼吏至  
言上命我治汝汝宜改行我且貸汝上聞之益喜數  
月又有囚告公久淹不理上又怒召西楊諭曰此必  
死囚教之欲中傷佐立命三法司會鞫實出千戶戚  
清清殺無罪家三人奏當死繫獄上曰不誅清佐安

能行法立命磔清西市  
正統元年開公尺籍二年公考察去御史邵宗宗九載  
滿在吏部上爲原宗詰公公請老勅戶部復公家居  
十餘年卒公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  
爲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知不善則當去我何可徒  
言哉且晚東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行道  
者輒引避獨處一夾室非公事不與諸司羣坐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十



尚書魏文靖公驥

字仲房蕭山人永樂乙酉貢士官至南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八謚文靖

丙戌會試中一榜為松江府訓導尊嚴師道教而且愛學舍諸生有夜讀者自携茶粥往慰厲之九載詣闕請留復教三年召修永樂大典兩考江西鄉試十七年用吏部尚書師達薦陞太常博士成祖曰劉履節九年御史先帝方授此官勿卑之也命從北征仁宗改元召公至御前諭曰久不見卿思卿朕將作弘文館必卿與楊溥共任之賜太乙金丹六錠御書封識曰魏仲房收用其見重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十一

宣德初陞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太常少卿三考會試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侍郎踰年為真時進士有未終制求為考功者同官許之公毅然曰選法不可欺其親况欺上也居官清正有聲雖權璫王振亦禮重之贊振方帕而已嘗遇振於塗不為避振叩之衆為公危後上以問公公實對且慷慨曰臣不才備位六卿如臣犬馬不足惜奈朝廷何上慰是之八年以老辭調禮部復辭又調南吏部以優視之已丑滿六載復以老辭弗允間命獄時大旱當減刑

有王剛惡逆當刑或憫其年少謀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耳天道不時正謂此也獄決而雨又四人互毆一人死所司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宜上請得旨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十三年乞致仕弗允陞本部尚書己巳率諸司條陳安攘之策景泰改元年七十七請老至京大學士陳循公所取士也謁公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退謂人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十二

茂陵卽位進榮祿大夫居家二十年布袍糲食簡約廉勤好別白君子小人老年事其兄教諭馱愈恭謹雅好吟咏有南齋集公性鮮猜物嘗奉使南察積俸金臨行莫寄頓付同鄉同年子為刑曹郎者其人請付鑰公曰是何待前輩薄乎刑曹郎舍人範偽易之公揀俸疑部司所為及揀柴薪銀又然範工曰有某曹舍人嘗為此物幾是也公曰無洩寧亾金不可失驩已而刑曹郎遷辰州守瀕行請誨公曰以君才何郡之足為特親近纖密所當閑矣辰州佩其語而未審也暨舍人以他事露



并及前事辰州感之急携俸來償公不受曰銀具在耳其厚如此

公詣闕歸嘗乘小舟阨於要津其子稍設儀仗公見命撤去曰豈藉是乎嘗過杭野服昇藍遇錢唐主簿于朝天門急不及避簿遣隸追訶之公曰蕭山魏驥簿曰蕭山會稽何耶公曰蕭山致仕魏驥者也簿惶懼不知所爲匍匐請責公急爲引咎扶之去

成化七年年九十八監察御史梁昉言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之八月特遣行人存問賜羊酒有司月給米三石勅未臨浙公先以是年九月己丑卒前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十三

夕公覺神思有異口占曰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遺書付其子完勿動擾鄉里經營墓兆時有司已得請如例葬祭完以遺言辭從之

明年縣民沈安等一千五百四十人奏公開復湘湖生啣巨澤死既其漏不有祭享何以報德乞請降勅賜祠與宋縣令楊時合祀可之勅合祠德惠祠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字敏德常熟人號思菴由薦舉官至右副都御史卒年八十六諡文恪

公父爲沅陵縣主簿被誣繫京公乞身代事未白而父沒公治喪如禮不用浮屠法力學尚義兼善醫術有名江東郡邑交薦爲學官不就永樂末舉醫生至南京上疏懇辭時仁廟監國聞之命教大臣子弟于禮部儀侍郎重公遣子銘從學洪熙元年除監察御史歷陞右副都御史清肅之暇又取前代名臣諫疏以厲其屬年七十卽引疾退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十四

公談及淺學後進曰此韻府羣玉秀才好赴航船爾航船接渡往來船中羣坐偶語紛紛其碎破摘裂之學祇足供談笑也

公素與襄城伯李公善臨行李以紫貂裘帽及白金百兩爲贈公一無所受巡按貴州時復命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夔州府公不啓就封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贓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還家閉門著述家務悉委諸弟子所著有思菴前後集性理羣書補註小學集解所編集有晦庵文鈔詩鈔吳



文正公文粹文章辨體等書其立論於性理之奧多所闡明

錢知府昕初習舉業公遺之詩曰阿昕近喜習科場百里從師日夜忙我老曾聞前輩說一憑陰陽二文章蓋錢故富家此詩亦規諷之意也

初赴京時鄰有婆婦少而美夜穿壁將奔之公亟排戶冒大雨出次日即遷他所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公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為創新第于城中公曰訥素不愛華靡且厭城市何為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五

公敬慎直廉不務矯飾議論舉措自耻詭隨嘗巡撫浙西表陸宣公里修岳鄂王墓斷秦檜碑以扶植綱常為務為文根抵經書通達今古在臺十餘年昌詞義色風采凜然雖心存恕厚未嘗察察求人過而奸賊不法之徒自然消縮摧沮宣德五年請老年八十六卒諡文恪

侍郎段襄介公民

字時舉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選庶吉士官至南京刑部右侍郎天啓中補諡襄介

改庶常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主事蒞官廉慎而明敏處疑獄必歸於厚踰年扈從北京召修四書五經及性理大全書成被重賜復還刑部陞郎中益精獄議尤為尚書所重

永樂十八年山東妖婦唐賽兒作亂三司官以縱寇誅召廷臣簡代者共推舉數人授公山東左叅政討平之廷議擇守臣當是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六

既又盡逮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緹輯曲為解釋人情始安再駕征北鹵勅公轉餉舟自濟寧至通州俄又令陸轉居庸關出塞公節約曲筭省財力民不擾事集道中忽降勅令公與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

宣德二年召考會試禮部三年召入戶部為右侍郎之南京是時車駕在北京久南京諸司習于翫愒任錢穀刑名者其務叢脞尤號不治至則躬勤率之莫敢或違始若扞格已而服從咸修其職明年實授本部右侍郎又明年改刑部其振起作新一如戶部罪人



聞公至皆相慶于獄伸抑疏滯浹旬之間聲譽用彰  
三年以績最賜誥授嘉議大夫得寒疾數日小差矣  
將出視事左右謂未可以風曰數百人困坐獄中翹  
跂待我奈何可自佚哉強出疾復作遂亟有問之者  
答曰不能報上恩矣如老母何言已遂卒貧不能喪  
吳文恪公力爲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  
公不果公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干  
以私

尙書王文忠公英

字時彥號泉坡金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禮部  
尙書卒年七十五

選庶吉士入翰林未幾召公及王直入內閣書機宜奏  
疏五年授修撰扈上北巡十四年進侍講二十年從  
征胡至濶樂兒海旋師至威鹵命碎李陵臺驛令牌  
沉河中絕鹵爭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  
者朕需爾爲用宜宣力勿憚勞公因言鹵遁幸勿入  
險窮追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  
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密奏朕又

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阻之上駐安平鎮軍中  
有怨言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過稍與恩澤異  
日得其死力上喜立命兵部尙書李慶給餉及輜畜  
東宮卽位陞侍講學士又陞右春坊大學士兼故官支  
兼俸明年乞省歸朝景陵召入便殿謂曰洪武中學  
士有宋濂吳沉朱善劉三吾永樂初解縉胡廣皆有  
名汝英慎自勉五年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七年內  
艱起復裕陵卽位充史館總裁講官陞禮部左侍郎  
兼侍讀學士八年出理部事領日講

丙寅奏京師去冬少雪今年自春徂夏雨澤不降種不



入土小民缺食此皆臣等政事不修激怒上蒼所致  
伏望陛下施賑恤之恩臣等宜益省愆戒飭仍乞齋  
沐祈禱以格天心上從其言果大雨五日先是奏請  
致仕不許是年七十復上章乞罷政吏部言其精力  
未衰上是其言不允戊辰八月上特旨陞南京禮部  
尚書明日謝恩畢內傳旨曰上以卿久任先朝多效  
勤勞陞秩南京得安佚既視事南京二年得疾而終  
是為景泰元年也公與修文仁宣三朝實錄文章典  
贍尤善草書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明名臣言行錄卷十九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英國張忠烈王輔

宇文弼祥符人累功封英國公卒于土木年七十  
三贈定興王諡忠烈

王器宇雄壯顧盼有威靖難時屢立戰功封信安伯以  
父功進新城侯四年充征彝右副將軍佐成國公討  
安南成國公卒軍中進王大將統二十五將軍兵八  
十萬入賊境賊沿江列柵六七百里水陸拒守王師  
至江口破其堅壁遂拔多邦城進攻破交州乘勝引  
兵蹙清化覆其巢穴降彝民十餘萬季犛遁入海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兵賊子關賊來襲逆擊敗之繼督舟師往攻斬賊數  
萬追至奇羅海口擒季犛并其二子蒼澄交南平得  
郡縣一百三十四戶三百一十二萬王建議復古郡  
縣置交趾都布按三司凱還進封英國公七年餘孽  
簡定又反王率師二十萬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  
九年交賊陳季擴又反稱復陳氏王又出討之賊走  
海洋據險荷花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設  
象伏以俟王偵知令先驅曰羣象來衝一矢落象奴  
再矢披象鼻象奔還自相蹂大軍乘之賊敗獲陳季  
擴以獻十三年留王鎮守盡平餘寇十四年召還京



二十年從上北征二十三年冊王女爲貴妃洪熙元年加太師

文皇崩禮部尚書呂震上言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太祖制釋縗易吉服震奏已遂退徧語羣臣且易服楊士奇謂震曰洪武有遺詔未可援此例且仁孝皇后崩太宗縗服後仍白衣冠數月今上於皇考乃遽卽吉乎蹇義兼取二說上之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經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公如上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上諭左右大臣曰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士奇所執是也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不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宣德初漢王謀反密遣人通王王母賢令王縛見上得蚤覺從上親征加祿歲三百石顧佐爲都御史請保全功臣王辭兵權時時與蹇夏三楊諸大臣侍上左右備顧問王振專權視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王王亦依違以避禍正統十四年沒於土木之難王三征交趾皆與沐晟偕王功爲多恭慎有禮爲武臣冠

襄城伯李公隆

字彥平和州人年十五襲父爵

祖旺從太祖開國有功累官至燕山左衛副千戶父濟又以軍功累至都指揮同知從靖難功多授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襄城伯食祿一千石公其長子也襲封時雖甚少而氣槩英偉上澆器重之每六師北伐輒分領兵扈從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讓其能上益奇之以爲可用丙申車駕臨北京命公留守南京仁宗卽位命總兵鎮山海凡東北邊關皆屬節制威望著聞鹵酋震懾未幾復還南京洪熙宣德間屢有白金文綺之賜眷注甚篤公在南京十有八年荷列聖知遇褒嘉寵待所賜勅前後幾二百道自古大臣得君之深而始終無間亦少有如公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公行不違道而持之以誠小大之務必盡其公威行惠施近悅遠懷人雖有貴賤愚良寬鄙粗細不同皆敬愛之如父母召還之日自都城至江上泣而送者相屬於路公雖總理軍政然謙已下賢務循大體不苟爲異同有司黜民丁隸府軍往督府與兵部再閱之不中選者例有罰公曰彼出自田里兵非素習然方



壯顧教練何如教練有法則怯可勇勇可使為精兵由是鮮有罰者

丙寅命率師巡邊賜之鈔幣及寶刀一曰軍事貴嚴寶刀之賜意其在此然威令素著臨邊申飭守備內外整肅訖還不戮一人朝廷或有政刑疑未決命文武大臣廷辨之公侃侃正言犁然當于人心士大夫益重之閑居手不釋卷古聖賢之言行皆服行不怠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盧坦之言以貽世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欺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之重爾等其力勉之正統十二年薨時年五十有五

黃忠宣公在南京帥府叅贊機務日一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為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公丰姿凝重器宇宏遠最識大體接儒者之禮尤恭上下官僚靡不敬畏三楊學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為自安計數年終于第自後代者數易其人終莫能繼

都督山襄毅公雲

字 徐州人累功官至都督同知卒年六十四 贈懷遠伯諡襄毅

文皇征迤北公以指揮使隨行功為諸將先陞都督僉事宣德初廷臣薦公廉勇有謀充征蠻將軍代顧興祖鎮廣西廣西溪峒徭獠叛服不常數為邊患公至鎮嚴號令公賞罰每與賊戰臨機應變身先士卒三年降南安廣源蠻四年討柳濤賊斬首二千四百五年斬平樂蠻四百級討慶遠諸蠻斬首七千四百自是蠻莫畏服嶺南無警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五

廣西守將韓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公繼之則光前絕後矣公沉毅不洩廉正自持馭諸土官專厲威嚴刻期征調無敢先後

帥府有鄭牢者老隸也鯁直敢言公進之日世謂為將者不忌貪廣西饒珍貨我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黥墨終不可滿公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我正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公擅作威福公自陳上不問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永寧伯譚襄毅公廣

字仲宏丹徒人初補驍騎衛積功封永寧伯諡襄毅

父添四從太祖開國有功留禦明州卒公年十四補父籍繼被選入補驍騎衛再調府軍為伍長帶刀宿衛尋授燕山中護衛從征乃見不花又征驢駒河黑松林孕顏山等處已從靖難有功成祖即位陞大寧都指揮僉事已領神機營從征迤北充驍騎將軍又從征九龍口為前鋒以神箭萬人射數萬賊於高崖乘勝揮左右夾擊大敗之陞中軍都督僉事賜白金文綺鞍馬二十二年陞左都督充總兵官佩鎮朔將軍印鎮守宣府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六

正統元年以泉州知府蔡錫為山東副使參理公軍機文書六年捕鹵獲口馬中律封永寧流伯食祿一千二百石錫以誥券九年上憫公老不欲重勞以事命武定侯郭公往代其任驛召公還未幾而告薨年八十二

公長身玉立膂力絕人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衄亦未常妄殺人愛人下士恆恐不及士卒勤勤饑寒不啻在身所統神機兵鮮明晃耀進止有節人望見皆曰此

譚家馬也上有所指揮亦曰譚家馬至 鹵相戒亦曰慎無犯譚家馬葉文莊為請諡遂得諡襄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七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字彥純合肥人歷仕洪建五朝間封平江伯卒年六十九追封平江侯諡恭襄

少穎敏不凡內篤孝行洪武中侍父官成都習兵畧精騎射未幾嗣職父謫戍遼陽公請代原戍特詔父子並免復職從征卜木瓦寨冒險先登賊復從征餘寇賈哈刺時寇衆數萬據險以拒官軍分三道公軍後進由番西涉打冲河得間道乃出奇兵作浮梁渡河既渡撒梁以固志遂壓寇境寇憑險迎敵一日十三戰奪其險明日復七戰擒賈哈刺撫輯其餘衆矜恤無告出貲置義田二百畝於成都積所入租凡貧不能衣食婚嫁及死不能斂葬者皆給之陞四川行都司同知進督府僉事建文時召防江靖難兵至江上具舟迎降封平江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永樂初北京軍儲不足充總兵都督宣信爲副帥舟師海運米百萬石請建百萬倉於直沽尹兒灣城天津衛籍兵萬人戍守舟經海島下令交市人不敢譁兩便之舟還值倭寇劫沙門島公率衆追至朝鮮盡焚其舟殺溺死者甚衆三率舟師備倭閩海海溢江北岸崩公起隄自海門歷通泰北至鹽城凡八百里又

役人二十萬起高丘嘉定爲海運表識名寶山上爲文樹碑山上

既開會通河罷海運公建議造淺艦二千艘疏清江浦引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以避風濤就管家湖築隄亘十里以便引舟浚儀真瓜洲通潮鑿呂梁徐州二洪石以平水勢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望湖長隄開泰州白塔河通大江築高郵湖隄鑿渠亘四十里以通舟西北造梁以便陸行自淮至臨清相水勢高下建閘四十有七以時啓閉皆舟楫通行永遠之利於淮濱作常盈倉五十區以貯江南輸稅於徐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九

臨清通州皆建倉以便轉輸慮漕舟昧河淺淺自淮抵通州濱河置倉舍五百六十八所舍置卒俾蕪舟可行處緣河隄鑿井樹木便夏月行者凡於事慮之周而爲之果初歲運二百萬石後增至五百萬石國用以足

獻陵初下詔求言陳七事其一言江南轉漕軍民並困上覽之戚然命有司議所以寬恤者賜勅獎公與世伯券景陵時鎮守淮安兼督漕運漕政益修卒贈侯諡恭襄

公闕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談論壘壘公餘披閱



載籍考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時相講  
議善交際能推利濟人所謂海運者本虞夏時沿江  
入海貢道自劉家港開洋經黑水綠水白蓬頭水諸  
大洋險又有伏礁洄以故糧多漂至歲數萬石挽卒  
往往溺死自宋公開會通河罷海運瑄又治邗溝通  
江淮於是漕大利便并罷中漕之運漕渠在江淮間  
者公功爲大在齊魯間者宋公爲多公久祠清江浦  
漕渠旁往往有公祠至正德中始祀宋公濟寧分水  
河上

彭惠安曰英公著平交之績吾不計其終平江興運之

利吾不追其始噫二公之得失可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寧陽侯陳武靖公懋

字舜卿鳳陽壽州人父亨以靖難功進都督同知  
戰鏢山爲平安所殺成祖卽位贈涇國公諡襄敏  
公器宇宏遠識見超卓負膽氣工騎射年弱冠卽從父  
領兵爲前行凡填上廣昌蔚州大同白溝濟南之戰  
與父同功又禦敵于單橋藁城西寨東平州鎮小河  
戰尤力累陞右都督永樂初論功行賞進封寧陽伯  
食祿一千石賜諸券賚予甚厚

六年佩征西將軍印鎮守寧夏至鎮號令一新凡口人  
降附者親撫綏之務得其歡心七年先後招來降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部衆三萬餘人牛羊駝馬十餘萬上皆賜降酋姓名  
居之寧夏韃靼平章都連等旣歸復叛去公率將士  
追擒之收其所部人口及駝馬牛羊四萬餘上悅遣  
使者卽軍中特進封爲侯子孫世襲

八年春上親征北鹵將左掖兵扈從十一年冬還鎮十  
二年春上復親征仍將左軍俘馘甚衆明年還鎮十  
四年夏有報鹵酋馬哈木死者公曰是欲懈我邊備  
也卽申飭諸將固守已而鹵將果來見有備而退二  
十年春上復北征率所部兵以從還京賜玉帶金綺  
龍衣禮聘其女入宮冊封麗妃尋命歸寧父母賚予



駢蕃當世無與為比二十一年詔統陝西寧夏甘肅  
三鎮兵出勦叛鹵公率眾直抵賀蘭山擣其巢穴盡  
收其酋長十部落及其牛馬駝羊數萬凱還上大悅  
寵賚有加二十二年復隨上北征師還以公兵為殿  
至京遂領前軍都督府事

仁宗即位加太保復官其長子昭為勲衛宣宗初從征  
漢庶人復鎮寧夏三年春秦徙靈州城以便防守四  
年春得玄白二兔以進上賜璽書獎諭六年還京十  
年命佩平羌將軍印移鎮甘肅

英宗初鹵阿台朶兒只伯等來寇公連敗之黑山等處  
生擒斬首二百六米餘獲馬駝牛羊驢騾三萬五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十一

有餘阿台朶兒只伯復來圍鎮番城公與都督李安  
復戰敗之平川追及黑山指揮劉傑刺其賊首陳中  
獲其樞密銀印生擒鹵賊孛羅雲朶兒只伯通追敗  
之久之効罷削祿

五年奉朝請十三年冬福建民鄧茂七作亂命率師往  
討之至浙江有欲分兵先守海口者公曰如此是絕  
其生路則為死寇矣不從明春師次建寧有欲屠沙  
尤二縣者公曰如此則益堅賊心矣乃下令諭之俾  
洛復業能斬賊首者官與王師同於是降者日衆曰

賊勢已孤無能為也乃五路進兵一鼓而收之凱還  
賞勞加等命領中軍都督府事尋兼領宗人府事景  
泰中加太子太師天順改元恩遇益隆六年春忽得  
疾踰秋不能起上言臣老死不足惜惟陛下以生民  
為念任賢用能以圖太平之治則國家幸甚遂薨時  
年八十有五追封濟國公諡武靖遣官諭祭及營葬  
事東宮及諸王亦各致祭

公偉觀修髯語音洪亮胸懷磊落敬禮文士雖位極人  
臣未嘗妄自尊大而南征北伐口不言功當為中興  
名將稱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

十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一

按察司周公新

字志新南海人建文己卯舉于鄉授大理寺評事  
官至按察司

初名日新文皇帝呼為周新遂更名焉永樂甲申拜監  
察御史彈劾不避權貴人目為冷面寒鐵公長安中  
至以其名恐小兒皆走匿

巡按北京制令吏民有犯流徙者免罪發北京民稀處  
種田羈繫數月候詳多死獄中公奏請死罪及職官  
有犯詳擬待報外餘悉從刑部或巡按詳允就發種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田則下無淹滯之患上有寬恤之恩上諭都察院曰  
御史言是也且命北京百姓有犯應決者許其收贖

燕民大悅

三年擢為雲南按察使未赴命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  
之喜曰冷而寒鐵公來吾無患矣至即洗其冤釋之  
一日視篆忽旋風吹異葉至前詢之獨一僧寺有此  
木曰此必寺僧殺人瘞其下也發之得一婦人屍人  
稱神明一巨商遠回抵家日暮潛以其資置石下妻  
問之告以故明日求之不得往訴之公公曰必而妻  
有外遇也鞠之果然遂併治之境中有虎害為文告

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偶行道上蠅蚋迎馬而聚尾  
見一暴屍遺小木布印令人市布得印誌同者鞠之  
乃劫布商賊也立正其罪召布商家給贖家人大驚  
其發奸適伏多此類

嘗巡屬縣易服色以入觸怒縣官收繫獄中盡知一縣  
疾苦明日迎按察使乃自獄中出縣官恐懼免冠伏  
謝罪竟按黜之由是諸郡縣吏皆望風股栗莫敢肆  
錢塘令葉宗行者有廉操公微行其廳惟見笠澤魚腊  
初從其家寄來者公袖少許出明日召宗行飲出視  
之宗行卒公手書祭文入而哭之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同僚以鷲炙饋公公懸于室後復饋者指示之某僚有  
受遺者必問冷面寒鐵公知否家故貧未顯時妻治  
臬為活後同官有內宴諸婦各盛飾惟公妻荆釵布  
裙大類田野婦盛飾者皆慙慙乃更為澹泊其風節  
類此當時周憲使之名震天下

錦衣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調事多作威福受吏賂公  
如京師遇諸涿州捕繫之千戶脫走訴于綱綱更誣  
奏上怒令馳馬逮公承綱意者榜掠無完膚既至蒲  
伏陛前猶抗聲曰按察司行事與在內都察院同陛  
下所詔也臣奉詔擒奸惡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



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爲直臣死當作直鬼是夕司  
天奏文星墜上大悔不悅者久之問左右周新何處  
人對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  
者叱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主浙  
江城隍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後紀綱以罪誅  
事益白

公沒無子夫人獨挈遺衣及書數卷歸廣貧居如洗都  
御史楊信民巡撫時存問其家周以月俸嘗語人曰  
周志新當代第一人吾黨所未及也

僉事陳公祚

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官至福建僉事

自庶吉士爲河南叅政時朝廷方營建武當山公言事  
編置均州力田凡十年宣德初召爲御史按江西疏  
言帝王之學在于明理明理在于讀書而知要陛下  
備有聖質惜經筵未甚修舉講學少有程度聖賢精  
微之蘊古今治亂之由豈能周知洞察朱儒真德秀  
大學衍義凡聖賢之格言古今之實跡靡不具載明  
白懇切陛下欲致太平舍是書不可願于聽朝之暇  
命儒臣進講非有大故不宜間歇使知孰爲忠賢孰

爲奸佞古今若治若亂政事若得若失必能開廣聰  
明增光德業而人臣以道義輔主者愈見信任以奇  
巧蕩上心者自見疎遠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上覽  
疏震怒曰嗚蠻子朕不識大學衍義尚堪作皇帝耶  
誅之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皇上無書不  
讀也上意解乃逮其父子妻姪闔門十六口分禁之  
男子繫鎖撫婦女下浣衣局英宗卽位復其官則公  
親已前死乞行服不聽乞歸葬終制辭益哀切有曰  
古人立德必以孝爲忠聖主任官必求忠于孝俾不  
克居喪之子而求爲仗節之臣是欲以負叛之臣而



求爲順歸之士也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自當投諸四裔尚可列諸士朝加諸官爵邪上嘉其誠許之

正統三年公還朝出按湖廣擊方岳而下甚衆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遼王貴烺淫亂殘酷公與巡撫侍郎吳政奏王過坐不盡發王內亂事並逮下獄已遇赦一調南京應詔復論辨戶部侍郎吳璽被誣及主事吳悅冤死事上欲窮治會犯在赦前免坐未幾擢福建僉事凡民間房屋過制悉撤去之以其材治學宮修官舍閩人謂之都料匠已得謝歸公面目嚴冷雖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五

家人亦少恩意獨重其里人邢量旦則挾冊質疑昏莫乃返量終歲不一至公廬公不怪也

公言事英果屢中奇禍九死不同薛文清公瑄曰永錫無一畝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產以惠其家屢偃屢起夷險薦更而勁操苦心如金百鍊無改色真可匹休古人按文清稱公之貧如此浮薄者猶謂公不贖族此何心也

侍郎戴公綸

高密人

繇人材進階侍郎見知于太宗仁宗爲太子時好田獵公以侍讀累諫不聽因奏上召太子問曰汝平日與誰最相得對曰戴綸因示所奏太子啣之及卽位因詰前事公乃抗聲辨論辭益激切因怒被箠死天下聞而寃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六



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公名懋字時勉以字行號古廉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官至祭酒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改忠文

公少有大志甫成童每自勵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庶嘗時與修高廟實錄憂去服闋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進翰林侍讀

十九年三殿災詔求言公陳十五事一日停止工作二日罷四夷朝貢三日沙汰冗官四日濟賑饑荒五日慎選舉六日嚴考覈七日清理刑獄八日罪黜職官九日散處達官十日罷遣僧道十一日買辦作弊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七

二日革接遞軍夫十三日矜免侍親充軍生員十四日設法償運十五日優恤軍士皆中時病有旨九十四事而行之十一月復言事忤旨繫獄二十一年鹵寇犯邊擇人扈從以學士楊榮薦復職洪熙改元公以時政違節乃條陳二本上之上怒命力士捶十八爪折其肋幾死時侍讀羅汝敬亦言事俱改爲御史今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臥病一月而愈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至而鞠之已又令王指揮縛公斬西市王指揮出端西

旁門公已爲先輩使者縛入東端旁門門中相左王指揮至獄知公入亟走還縛公送西市公已得見上上憐公忠臣能直言立脫桎梏復其官

宣德元年冬駕幸萬歲山召問公以激怒先帝之由詢至數四乃誦言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事尚有何不言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汝之諫稿在否公對稿已焚矣遂得宥仍授侍讀預修兩朝實錄成陞侍讀學士一日上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令諸臣拾取公獨正立上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又嘗至文淵閣賜諸學士飲上呼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八

李時勉非朕安得飲此酒公頓首謝曰臣蒙再造之恩不勝感激

公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于門旣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爲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卽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旣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酌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



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爲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爲第須真血竭千戶曰吾曩固嘗賦公立命索之夫人昇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正統時爲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崇廉耻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變士習諸生貧不能婚病不能醫死不能喪者節縮餐錢力爲贍給督諸生讀書寢興有常燈光達旦書聲不絕恩義浹洽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九

啻父子教化大振

公爲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卽誣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荷校國學前諸生石大用蘇州人是以書經中京開鄉試上章願以身代號哭奔走闕下請赦公者數千人以故得解尋乞致仕去諸生走涕泣送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又明年聞北狩北而頓首號慟上疏選將練兵迎還車駕數事景泰元年卒諡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

侍講劉忠愍公球

字求樂安福人別號兩溪永樂辛丑進士官至侍講以直言忤權奸死錦衣獄年五十二贈學士諡忠愍

父諱純嘗夢文天祥至其家公生焉天性孝友事伯兄尤謹同居合食始終無間言從弟玘爲莆田知縣奉夏布一疋卽日封還貽書誠之曰力行清白以光前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十

除禮部儀制主事取前後條例類爲一帙於是禮儀制度一檢閱之頃可盡得之嘗奉使掌蜀府喪禮王厚

餽之堅卻不受其在經筵拳拳於開導啓迪凡考校編纂之事尤克盡心而爲人寬厚議論慷慨不爲阿比之習平居憂時之心恆切

京師大水民饑具陳策泄拯濟之方時北鹵數來貢公深以爲慮邑而麓川不靖適王振操柄之初乃逞其忿大舉兵伐之公上章大意欲罷兵屯田以招降之而專意於西北邊防以備鹵寇



六慎刑罰以彰憲典其七罷營作以蘇人勞其八寬  
逋賦以憫民窮其九息兵威以重民命其十修武備  
以防外患王振怒公言總乾綱意在詆已欲嫁禍無  
由錦衣指揮彭德清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  
謁而公獨不為禮彭銜之會公上疏乃激振曰劉某  
疏中權不下移之言暗指公也振大怒而公疏中嘗  
言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未幾編修董璘  
自願為太常少卿振因誣公與璘同謀故先言以為  
璘地遂酷拷璘已而陰嗾錦衣衛使馬順浚探其獄  
陛前粹公去一日五更携小校推監門入公與董璘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一

同隊小校前持公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  
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頸流血被體屹然  
不動順走前舉足踢倒因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  
以蒲包埋衛後空處董從劾匿其血裙數日密歸公  
家家人始知公死乃以血裙為襯葬之其邑人成器  
設公位龍泉山巔為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為祭忠  
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  
鏗鏘金春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蟾天犀也正統十四  
年冬贈翰林學士諡忠愍子鉞鈺舉進士鉞官廣東  
叅政鈺雲南按察使

御史鍾恭愍公同

字世京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官御史以直諫死  
錦衣獄卒年三十二天順初追贈大理寺左寺丞  
諡恭愍

父復翰林修撰與劉公球善劉公上封事約同列名進  
鍾疏成為妻所知泣勸中止明日球如鍾鍾已它往  
妻從屏後大叫曰爾自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球驚  
走且歎曰鍾固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暴病  
死妻亟悔慟每號輒曰早知若是盍與劉侍講同死  
耶公聞之以問母母告故公懷忿誓必伸父志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一

既舉進士授御史景帝五年以災異求言上言比者定  
州新樂縣擒賊二人屬臣問訊皆云也先使來覘中  
原視形勢要害處也先帳下多有南人我之虛實彼  
備之臣聞此言浚為寒心在朝大臣恬不介意昔  
秦伐趙諸侯自若獨子順諫燕王曰燕雀乳堂子母  
煦煦相得窳突炎上燕雀不知禍及而顏不變當是  
之時皆以子順為狂燕敗子順言中今在朝大臣有  
不變之顏矣臣茲言之不狂則謬臣草茅時聞內豎  
構惡戕戮劉球諫臣自是鉗口太上北征未見有人  
明目出諍臣見諸臣之為燕雀也皇上赫然中興誅



強梁旌忠直親六師禦敵于郊也先喪氣俛首北還  
蓋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皇上有堯舜之仁湯  
武之智周文之小心鞭撻四彝致太平無難者奈何  
也先甫退瘡痍未復侈心遽生願自今無徇貨色無  
甘遊戲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  
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專彈劾去無  
益之賞罷冗雜之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養軍  
鑒前車慎後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  
自責太宗之十漸卽改然後延攬英雄講明方畧則  
天意可回中國可安而也先可徐圖之矣帝覽奏集  
禮部集議竟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三

景帝易儲公每獨深思痛憤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  
待漏見禮部郎中章綸泣下曰上不復沂王者吾死  
諍之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  
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  
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  
三十二骸掩園土莫敢收葬裕陵復辟日鍾同忠誠  
節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縣茂陵  
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通政知事  
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園土歸葬時公歿久矣血漬

臂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授綸例請諡  
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言詳切執  
不與諡衆共嗤笑禮官耻之故得諡恭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十四



侍郎廖恭敏公莊

字安止吉水人宣德庚戌進士仕至刑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三贈尚書諡恭愍

幼時卓偉不凡弱冠舉江西鄉試中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工科給事中十年擢刑科都給事中正統六年陝西饑命往賑之率以便宜從事全活甚眾比還多所建白時東里楊公士奇當國家人有不律者率同列抗章論其不職或曰獨不為楊公地乎曰此所以報公也八年擢大理左寺丞十一年陞南京大理左少卿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五

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上皇被留南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變與未復鹵仇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卽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朝見以敘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為翰林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觀上皇即位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瑾為正副使冊封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皇上於東廡百官感上皇兄弟友愛如此天下其有不治乎今幸上皇迎歸伏

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上皇于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令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于國家恩義通于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為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仁宗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下也今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矣近年日食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六

變地震且陷山崩水溢災異叠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巳臣切憂心以為弭災召祥之道莫過于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內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上忽念公往年有疏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時內艱未闋繼遭父喪上憐公忠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上曰莊有大節可取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

公為人直易表裏坦然性剛急詞氣激烈少不當意輒面折已則釋然雖間為濫機者所中卒不能自易也



廣廷大義棘棘不撓及以言被罪名稱籍甚四方想聞其丰采然不子子爲異飭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貴勢態尤篤于鄉里故舊營護拯拔極其力之所至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無一食不對賓客旣爲法官所親或勸稍謝往來遠嫌議乃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沒之日無以爲斂鷲居第供費歷時不能售鄉之仕于朝者相與哀助假貸以佐之河東文清薛公謂公于議論知識獨能得其遠者大者真知言哉

侍郎章恭毅公綸

字大經樂清人號慙夫正統己未進士歷官至南禮部侍郎卒年七十一贈尚書諡恭毅

授南禮部主事景泰初爲儀制郎中陳政事闕失一日躬攬乾綱二日緝熙聖學三日面議大政四日爲政得人五日肅振朝綱六日廣開言路七日敬畏天戒八日精慎選舉九日嚴明考覈十日守備邊境十一日征討不庭十二日禁止罪犯十三日官吏養廉十四日作興人才反復萬餘言又請增解頗以廣賢路更鈔法以順民情汰僧道以去蠶食禁越訴以懲姦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一

民勸屯種以養兵薄稅斂以利農多見採用

北鹵也先遣使行成公言宜暫結和好力圖修攘又言災異非常宜下詔求言詞極剴切

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同諷禮部請復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憤卽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一畏天戒二任燮理三養聖躬四節幸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敦孝義八慎賞賚九重名爵十革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辨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言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爲陰盛之類請悉罷



之其惇孝義言謂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陛下嘗受冊封親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又以天位授陛下尊稱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日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臣朝見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汪后于中宮以正母儀復沂王于東宮以定國本如此則倫誼篤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鍊迫公引大臣并通南宮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故并逮之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沙四塞刑乃少緩明年秋大理卿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者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九

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禁錮愈嚴越二載英廟復辟輒嘆公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出獄中脫桎梏擢吏部右侍郎上令內侍簡公十四事疏不得內臣從勿誦數言上擊節嘆賞

命往鄭府冊妃途遇襄王入朝公謁見王曰是請復儲章郎中耶對曰然王喜曰我朝養士百年乃得此好人

山東大水民饑守臣請免田租不允公請減其半上許之

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公卿飲公不往楊善在

禮部議論多相左忌公共短公上前改南禮部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也先遣使上表自稱可汗朝廷欲賜勅而疑所以稱之者命廷臣議公言可汗乃彝狄極尊之號今以稱也先將置脫脫不花於何地又止稱大師又恐鹵鹵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爲瓦剌王庶爲得體茂陵嗣位有司奉遺詔百日外請大婚公言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顧諒陰大昏配情理自別乞諭禮部來春舉行時雖迂公言識者韙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十

成化初謝鐸修英廟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嘆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而一不之載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徐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鐸曰景泰數年間事復有大於此者不書此將奚書盍上請增入錄中公慨然曰業已成無益也至今淡以爲恨歷官南北聚書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其要尤究心于奏議而間發爲詩亦不事雕琢云



按察使楊公瑄

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卒年五十四

天順初公爲御史印馬圻內民羣訴曹石二兇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兇怙寵擅權勢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旣還京彗孛連見二兇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兇有洩語二兇者二兇先譖諸御史上前暨彈章入上震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兇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五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戎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戎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兇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戎廣西南丹二兇相繼逆誅釋歸茂陵卽位言官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

其巡海道以軍官多放戍卒嚴禁之立五日一操點之法以邊餉太糶而屢空爲革勢豪攬糧之弊奏增一通判專理以武臣多不學爲葺學延師教其子弟凡墩墩解署舸艦甲兵皆以次繕葺之無遺力加

空海之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堤鄆衢所之裏外海塘徙眺所之海塘海鹽縣之大海塘皆修築之有功而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鉅禦患尤大

在杭州以西湖舊濶廣能溉諸邑田至十六萬頃今漕過半奏請浚濶之如舊於湧金門北闢水門放河流入城河出清河闢抵海寧黃灣以溉十六萬頃田復于畏吾寺前後建三橋以通水門俾小舟常入湖取泥以濬濶可久不湮功雖未就慮則深遠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五

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日乃知倭僅兩船入貢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陞按察使力振憲度察吏奸斷訟明敏無留獄禁官署毋蠶桑以爭民利諸婦女毋入寺觀以障風俗甫半載病亟察案問候尚論築海塘法及濬西湖之利無片言及私卒祀海鹽東海上著祀典

公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因逆瑾亂政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搖動天璇天機



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淡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  
毋輕出入闕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  
親元老大臣日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科俱稱源占  
候之言淡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  
連日霾霧交作為眾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于君小  
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瑾怒矯旨杖三十釋之  
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占候得火星入太微  
垣帝座之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  
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復矯旨杖三十謫  
戍肅州行至懷慶卒于河陽驛妻斬蘆荻覆尸葬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二

大學士曹文忠公飛

字萬鍾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廷試第一仕  
至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沒于土木贈太傅文  
淵閣大學士諡文忠

公幼有遐志日誦數千言居常篤行事繼母備極孝養  
為人疏通俊爽初授教官不樂為願得煩劇一職改  
泰和典史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登進士授翰林  
修撰楊文定公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  
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於公明敏之才頗相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

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乙丑廷試讀卷得商輅

第一

公學贍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為英廟所  
眷注國朝制母止封兩人正統十二年公陳情乞將  
前母孟氏一體追贈詔允之不為後例蓋特恩也  
七月鹵酋也先大舉入寇中官王振力請親征上命英  
國公張輔等兵部尚書鄜堃等及公與侍讀學士張  
益扈從巡邊是月壬寅車駕至雞鳴山癸卯次萬全  
峪是夕金星犯亢甲辰次懷安是夕黑風四塞丙午  
次陽和是夕火星犯土王振蔚州人邀上幸其第迫



挾進兵成國公朱勇滕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竟日  
跪伏草中喋無一語惟欽天監正彭德清首斥振曰  
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乘輿於草莽誰執  
其咎公繼之曰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宗社安危豈  
可遽進振怒詈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八月辛酉次  
土木命太監吳亮相相地布營陣未定鹵已據南河次  
日鹵僞退王振復矯制起營迫之鹵大蹂躪我師敗  
績死者十餘萬人公及諸臣五十二員死之景帝聞  
之贈公少傅諡文襄遣官諭祭官其子恩爲大理評  
事英宗復辟加贈太傅改諡文忠又官其孫爲錦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

衛百戶

尚書鄭忠肅公瑩

字孟質湖廣宜章人永樂壬辰進士仕至兵部尚  
書死土木之難贈少保諡忠肅

公舉進士癸巳拜監察御史南京鈔法阻滯公奉命往  
察擒市豪一二人還奏曰市人聞令皆震懼鈔法今  
通矣上領之而罷倭寇犯遼東公往按問奏免戍守  
失律應死者百餘人山海關吏卒邀阻行人以取財  
逃亾者受賕輒縱出境公悉擒治抵罪

丙申北京營建役者累萬人多病上命公視給醫藥公  
躬履其地而時其藥食全活者無算戊戌石州人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

闕下告變言州人與陝人羣聚千餘人謀不軌上擢  
公爲陝西按察副使經理其事且議用兵公至察其  
誣其實以聞有詔勿問而誅其造誣者宣德己酉陝  
饑華陰宜州尤甚公私匱竭乃移劾縣粟賑焉羸病  
不能興者官爲粥食之民以全活

庚戌以憂去服除拜應天尹上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  
銀印公政務安養市征田稅皆酌其平歲大熟麥兩  
岐民歸德於公悉拒弗受

正統改元進兵部左侍郎時西鄙有警公獨任事上嘉  
其才特除其戎籍以示寵異時京師久雨壞民室廬



公竊憂以爲陰沴兵象遂上疏以爲安內靖外在兵  
統兵馭衆在將必智者然後能運籌制勝勇者然後  
能奮威摧敵今邊方弗靖用兵禦寇四海之廣豈無  
如古孫吳衛霍者儔苟不豫求于無事之時何以應  
用于倉卒之際宜令公侯伯五府并各營把總官在  
外都布按三司巡按御史廣詢博訪各舉所知具以  
名聞倘以不效連坐舉主如此則將帥得人兵政修  
舉矣上聽其議先是麓川用兵公舉定西侯蔣貴爲  
將以往卒賴有功

陞尚書盡滌宿弊振舉戎務天下軍衛總旗小旗當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

四

者於例必就試京師有道遠無資不能來至終身不  
得代乃請於各都司試之人以爲便嘗自念曰治軍  
吾職也當爲國家惜其力養其銳氣以備不虞故凡  
軍家利病有當興革者必爲上言之多見信從

己巳夏也先入寇中人王振勸上親征公力言但當嚴  
飭宣府總兵楊洪固守應禦不煩六師不聽七月六  
軍啓行公從征出關屢奏言鹵犬豕不宜屈至尊惟  
指麾諸將足以成功又不聽王振惡其數言事欲疎  
之勅公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安陞馬幾殆  
從者請少留懷安就醫藥公曰天子在前我爲大臣

豈可托疾求醫自便力疾而往車駕至宣府過雞鳴  
山鹵寇踵至成國公朱勇出戰敗績公漢以爲憂再  
上章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皆不報最後復申前  
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公厲聲曰  
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懼振愈怒叱左右扶  
出公與王佐相對泣帳中十五日土木營中無水土  
馬皆饑渴衆請戰振又不許鹵四面集矢下如雨須  
臾師覆上北狩公死之明年詔贈少保官其子儀爲  
主事公學博行莊仕宦四十年風裁凜然見重于士  
大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死不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

五

公初任陝西憲副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常以俸易一褐  
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  
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耶卽封還秋闈聘典文  
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汝居憲司吾爲  
考官何以防範且將貽笑於人公迎書跪誦泣受其  
教而已後爲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爲兵部侍  
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于土木士林惜之清議無  
所貶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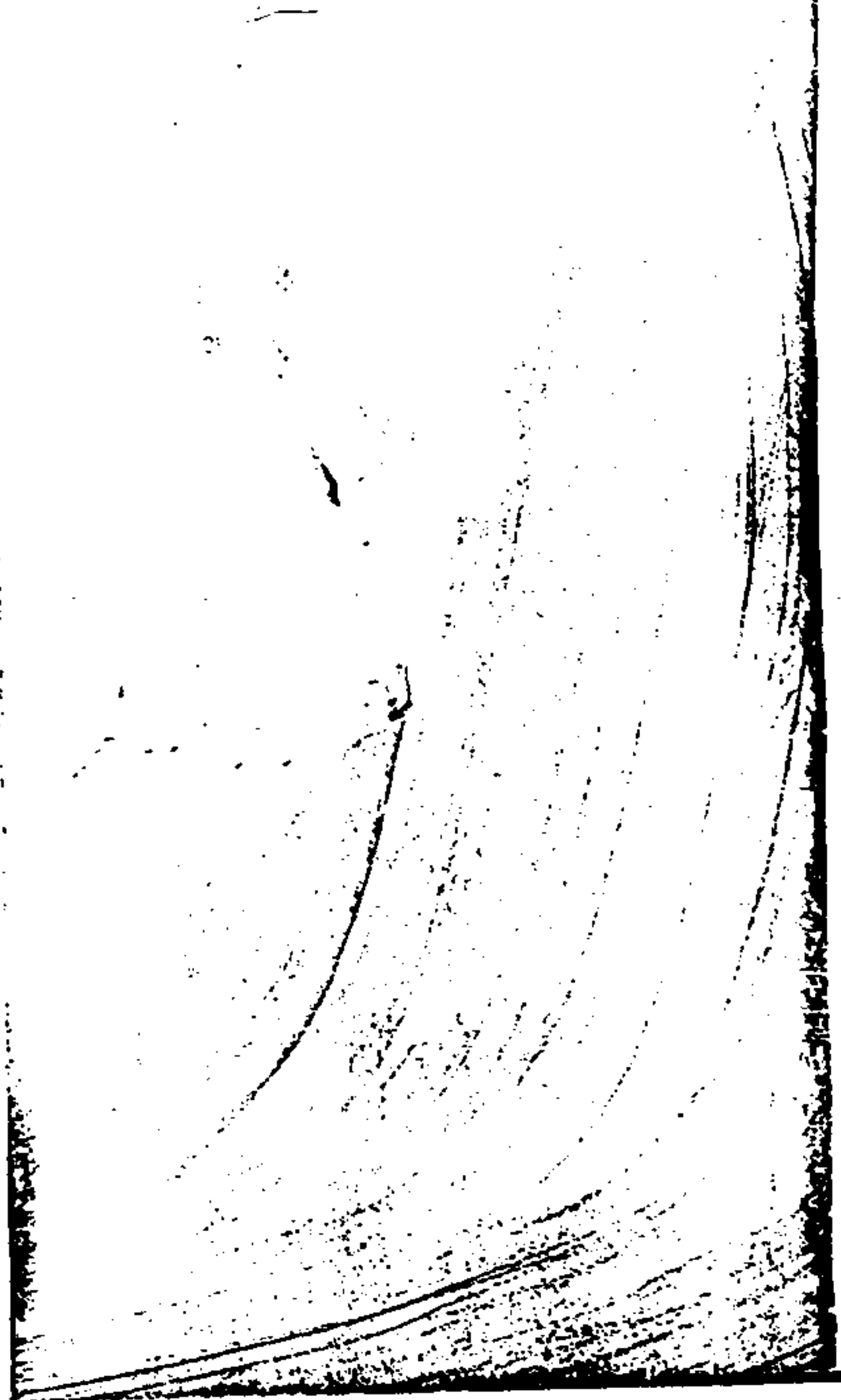


尚書王忠簡公佐

字  山東海豐人仕至戶部尚書死于土木之難

永樂中為吏科給事中宣德初進戶部右侍郎經理陝西糧儲疏言軍衛倉作弊百端請改隸有司使官軍俱得俸糧天下稱便已而鎮守河南召回提督京倉久之命理部事進尚書公敦實寬厚心地坦夷器宇洪偉在官雖無赫赫名而政無不舉正統己巳八月死于土木之難景泰初贈少保官其子道為戶部主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 六



侍郎王襄敏公永和

字用節號梧竹崑山人永樂甲午鄉貢仕至工部右侍郎正統十四年八月殉土木之難贈尚書

神氣爽邁異于常見幼時有誘以學奕者永和曰是惡足學取其枰立碎之既而從學邑庠日記書千餘言久而不忘大父得疾永和日躬侍湯藥至廢寢食父有疾伏枕十八年無頃刻少厭怠臨卒語之曰吾病不能養老母賴爾能孝吾瞑目無憾矣其孝行見愛于親類此

年踰弱冠舉鄉貢以大母及母皆在堂未及會試後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 七

乞就教官以便養親得嚴州府儒學訓導尋丁大母憂服除改任饒州府所至誨導諸生多有造詣時饒學聖廟弛壞請修于守不應公責以太守維風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典禮樂哉太守大慚謝又四年黃岡李儀來判府事卒鼎新之

秩滿羣試于吏部在首選吏部尚書蹇公獨器重之暫禮致為塾師比當除奏為兵科給事中居官務持大體而畧細故督王或鎮薊州達賊千餘人犯邊斬關而入官軍無禦之者公曰此而不罪則關為徒設後必有大于是者矣遂率同列抗章數之上命封



其章示或使建功贖罪嘗副駙馬都尉王誼持節行冊親王有魏承奉者蹇傲待不以禮公怒曰吾等將命遠來今蹇傲乃爾夫慢命使是慢朝廷也罪孰大焉承奉股慄謝過

還掌科事九載秩滿遷都給事中未幾擢工部右侍郎預董營建宮殿之事殫力盡心民不知勞而事速濟為同僚所敬服嘗往巡視淮南諸郡旱蝗訪求民利病悉得其實而致便宜于民比還特受命掌部事奸弊為之一清

河決山東河南諸郡改而北注漕河被其潰溢受命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

治之鑿呂梁疏支河濬泄有方卒之水害息而功告

成

人內附詔會籍東昌公奏東昌要害之地况邇者水溢城不浸者一階耳今以葬人處此久則非便宜因其弱以分隸諸郡不報北還適英廟北巡公從行而殞于軍景泰嗣位追贈工部尚書賜諡襄敏

公器宇宏廓威儀莊重且博學強記為詩文清麗條暢有集若干卷子汝賢廕大理評事汝霖正統戊辰進士奉公恤民勞瘁成疾終河南布政使

公聞訃時淑人陸氏在京邸頓絕數四憤罵曰恨為婦

人不能斬某萬段以雪耻遂感疾亦卒汝賢奉公衣冠同葬于吳縣玉泉之原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二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九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三

少保于忠肅公謙

字廷益錢塘人別號節菴永樂辛丑進士歷官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卒年六十追贈太傅諡肅愍萬曆中改忠肅南都時贈臨安伯

公生有異質甫七歲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按察僉事行學督諸生過峻爭噪而犄之方詭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公獨前掖之起僉事者乃欲以罪公公對曰噪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也今不罪噪公者猶可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因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乃止

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風骨峻秀音吐鴻暢每對奏宣廟前上必為傾聽是時顧端肅公佐長臺事御寮屬甚嚴獨重公按江西辨一誣獄出數百人之冤死者藩國挾和買為市廛害公按懲之歸復偕錦衣官較按官船之匿私鹽者不避權貴河道以清

從駕討漢庶人高煦罪人既得上命公數其罪辭嚴義正肆口而成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還師賞賚與大臣同

庚戌山西河南災廷議必得大臣兼理之上親畧公名

擢兵部侍郎賜勅以往年僅三十三朝野榮之公感上知遇夙夜拊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若歲饑則多出官鎡糴民粟歸庾儉則吐庾粟減直以糴公私得相贍而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公令邑各給田與之牛種而以次責其稅毋令與土著淆河勢將潰公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責以修補乃至所過經由官道俱責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渴者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往往翫狎請別設御史併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為官屯邊用充溢

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避民困時災傷民流移恐復業者憚於徵輸無復固志即奏免所欠稅糧復請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為殿最其地霜早田薄當輸邊者多折齋金銀姦民恆竊以逃公請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銷以便分給尤為民利

公在官久威惠流聞嘗輕騎自河內歷太行而盜有窺者公厲聲叱之皆大驚散走曰不知為我公也當入



朝議事人謂卽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充交際耶  
公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因賦詩見志  
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  
中貢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公無私謁嘆之勒給事  
中廷劾公以久不遷怨望擅舉人自代亾人臣禮下  
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獻上振怒適解乃謂大臣吾嘗  
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  
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左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  
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公畧相埒公甫出獄而山  
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公者以千數周晉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

已巳鹵酋也先寇獨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王振遂  
挾上下詔親征公與鄜莖上言諸邊將士足制之皇  
上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自重奉以與犬羊角乎上  
不聽莖乃從治兵而留公理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  
報至京師大震皇太子幼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鄜王  
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時中貴人振雖以歿鹵中  
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振罪請用反  
法於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

翼虎者今日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閹之嘗  
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  
有趨匿者公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曰捶順與二  
閹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俟得請皇太后卽族振且籍  
順等家衆姑退于是王乃起公徐徐步出掖門吏部  
尚書王直者最爲篤老臣執公手而歎曰朝廷政藉  
公耳今日雖百王直何能爲尋進兵部尚書公謝弗  
允乃上言扈駕文武臣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  
旣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鄜王旣卽大位益賢公虛已  
委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入見泣奏曰鹵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

而南今六師精銳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矣  
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  
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  
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葉盛等叅焉凡  
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之民皆徙入內  
安插毋令失所而囂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與  
鹵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  
贏米爲之直鹵之所急者草諸廠亦宜聽軍稱力取  
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鹵馬大同宣府嘗經剽掠請



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公惜其才勇請赦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

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敗降也先因爲其用盡以我虛實告之導之入寇奉太上皇破紫荆入京師戒嚴而侍講徐埏者妄言天象倡議南遷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爲慟哭廷諍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山陵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庾廩咸在今日是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監太監金英是公言上聞之曰善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五

其一聽處分時石亨欲盡閉九門堅壁以避賊鋒公言不可請率先將士躬擐甲胄軍於德勝門外背城誓死泣諭三軍曉以國恩大義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一日也先擁衆至城下公及亨統兵出禦鹵見我軍嚴整不敢輕犯駕在鹵營我亦不敢輕發一矢朝廷日遣使至也先營問安喜寧嗾也先邀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廷議相顧不能決問公云何公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以數騎來嘗我公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鹵鹵遂以萬騎來薄我伏發敗之已諜知

鹵移駕漸遠乃發大砲擊其壘鹵死者數千計也先大沮宵遁衆請進擊公曰勝未足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實多况上皇在鹵中不得不慎

京師解嚴時謂少保功高宋李綱不能及公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城下不盟幸耳大同叅將許貴乞遣使議和以款鹵徐爲討伐計公謂前者非不遣使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遣而鹵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王榮遣而不獲徵上皇一信其狡焉侮我何似而可言和况鹵不共戴天警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鹵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變勢亦不可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六

因劾貴介胄之臣而委靡退怯當斬于是邊將人人言戰守鹵不能挾重相恫喝始欲歸上皇矣公以涿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而兵力單甚使都指揮陳旺石瑞王信王珥等分將之而右都督楊俊帥焉久之皆屹然重鎮俄謀報鹵逼總兵朱謙於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於鴈門關烽火連屬衆皆恐請大發兵援之公不爲動乃上方畧授亨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若將大舉者已而鹵果不至公謂喜寧不除鹵卒弗靖乃以計授楊俊捕而磔之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鹵間者田小兒鹵自是益



計屈知悔禍矣

時復議遣使與也先和且迎上皇羣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釋公曰天命已定誰復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遣使奉迎上喜從公言于是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返駕

永樂間處降鹵近畿生養蕃息驕悍不馴當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會西南方用兵公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賚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楊洪自獨石入衛而所留老弱凡八城悉歸也先然彼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七

亦不之守公謂此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使以精兵繇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守八城遂復公奏京兵分隸五軍神機三千諸營者雖各有將不相統一遇征發動相支調兵將不識卒難濟事乃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一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也故其法迄今守之

楊俊議奏悉發京營與諸鎮兵大舉逐鹵可以得志公

持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鹵或分兵牽制何以應之非萬全策也上從公言俊素跋扈時謂公此議足以奪其心後竟以不法論斬

是時浙閩則有鄧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蕭養又有獯猺而三楚之貴竹苗獠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出師皆出公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耀霆擊靡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者

貴州苗寇作亂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鎮之公曰不設二司是曩之也曩之何以通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八

焚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

石亨因公成功驟躋侯爵心愧之乃奏公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副千戶公辭至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亨而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公出之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並恨切骨

上嘗賜公關西甲第辭曰單于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饗此又不許乃置上璽書袍鎧冠帶弓劍之屬于室而加封識歲時一謹視而已



公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中貴人興安  
太醫院董宿視之云治痰必須竹瀝上為親幸萬歲  
山伐竹以賜且命計公日用需悉出自尚方公惶恐  
謝且乞歸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

丁丑正月景皇帝不豫公同廷臣乞復皇儲未報英廟  
復辟亨等用徐有貞策誣公迎立外藩坐以謀反律  
然所司以金牌符冊具存實無顯跡可據而廷鞫曰  
亨等加鉛鑽鍛鍊文不勝憤辨之苦公笑曰亨等意  
欲死我辨何益既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  
徐有貞直前曰不僂謙此舉為無名遂論棄市籍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三

九

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公沒之日陰霾蔽天行路嗟嘆  
吉祥麾下達官指揮朶耳者以一觴酌其地而勸  
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勸如故先是杭之西湖涸龜  
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吾甚虞于  
公陳汝言代公為兵部以賄敗籍其貲列內廡上召  
大臣入視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  
無餘貲汝言未期抑何多邪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  
之時恭順侯吳瑾侍進曰于謙在不令鹵至此上默  
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未及知後知之備為上言公  
匡濟功及迎立外藩之誣上深悔之每詰亨等皆對

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向臣言耳于是上淡啣亨輩  
待時而發有貞金齒之行而亨輩俱不免者皆由于  
此

景泰時用人多謀于公時祭酒缺有貞嚮意補之以門  
生楊宜為公內姻托為之請至于再四公曲意從之  
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公至文華殿密諭之曰  
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  
汝用之將使後生秀才被他教壞心術公無所對惟  
叩頭謝而已退則汗流浹背左右遙聞其說而不悉  
有貞竟不知遂啣公以至于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三

十

憲廟初公子冕赦歸上疏白冤狀上憐而復其官遣行  
人致祭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為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  
其忠天下誦而稱之孝宗初特贈太傅諡肅愍建旌  
功祠冕改文資累遷至應天尹有幹用聲婿錦衣千  
戶朱驥亦坐戍邊宥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  
公為文肆筆立就其于奏疏尤明切嘗口授兩吏傳  
寫指腕為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李東陽曰當鹵之擁太上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  
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



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公獨颺言曰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

王舟子曰景帝之信公謂其能禦圍非有布衣腹心素一不合則睽再不合則去夫人主以私愛欲易太子雖留侯不能得之漢高而公能得之景帝乎哉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蓋甘受之矣嗚呼傷哉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能朝外議稍積王冢宰直與諸大臣議請舊太子某憲宗御名監國太上還大內議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一

其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藁留於禮部尚書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輩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五夜部聚整定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請竟寢焉成化初姚為冢宰常以稿出示郎中陸景且曰朝廷本無事但庸人自擾之兼亦無迎藩之謀特以此誣于謙輩死耳見寓園雜記

尚書王忠肅公翊

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四諡忠肅

永樂乙未登第改庶吉士授大理左寺丞註誤左遷行人宣德元年楊文貞薦陞監察御史十年陞右僉都御史

正統元年鎮守江西植良善抑奸貪風采凜然官民畏愛四年松番用兵不效公出贊理專布恩信招懷降附出賜金市牛酒慰犒番酋商巴等十八寨來歸松番遂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十一

六年鎮陝西七年提督遼東軍務時遼東法令久弛師出輒北公至總兵以下庭謁公語所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三軍股慄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牆垣濶溝塹五里為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壁貫千里相望鹵見嚙指走公益簡閱卒伍汰老弱賑窮乏配鰥寡人情大悅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十數年間得金穀馬牛羊數十萬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皆智勇有統馭才為鹵所



憚鹵也先分衆寇廣寧公下令堅壁清野以困之賊乃遁去

景泰三年兩廣擾亂朝廷命公以總督便宜行事公威望素重諸蠻聞公來大懼公畧兵威推誠撫諭盜賊止息叅將范信有才畧因事革職公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思恩土知府岑瑛屢有勞效或疑其反側公爲居之桂林城中人言乃息其他上官有爭職者公度勢量情予奪得宜人心帖服四年召還京遷吏部尚書嚴考察公銓注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使並稱得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三

十三

南陽爲石亨逐去裕陵召見公問李賢何如人公力言賢才得復留內閣益見倚任賢在內閣亦左右公上進退大臣時時召公質可否公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稱公先生屢乞休不允公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公臥所求救賊併執公公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畏服公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期壽最高

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翱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雨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公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惕厲憂勤仰思待旦第宅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命有司起第縣西外多列屋公悉令拆之公餘退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於恩讐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二三

十四

嘗鎮守遼東還朝饋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饋之固辭某曰公于他人之饋皆不受我之饋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于衣領間臥起自隨雖夫人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公爲冢宰仲孫以磨入監將應秋試有司以印卷白公曰汝才可登第吾豈忍蔽之但汝本有階得仕設復悞中則妨一寒士矣裂卷火之

公典選日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



令大不樂夫人咎公曰身為冢宰不能庇一外孫耶  
公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科為長令于  
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

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關鞭戍卒趙甲邂逅身死其妻哭  
之死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者訴璟殺一家三人  
公判曰甲死于罪妻女死于夫父非殺也其令璟償  
其葬埋之費璟得無累卒為名村焉

公為都憲時夫人密娶一妾逾半年方語公云我年老  
不堪服勞左右特娶一妾相代公其納之公怒云汝  
何破我家法毅然不容相見即日具金幣送之返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五

公遷冢宰妾猶在室云豈有天官妾而改嫁他人者  
即他人亦豈敢言娶公八十四卒妾衰服往哭其子  
竚遂留妾終身

李文達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惠安曰淡然無欲不識姜姬  
而况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為  
確論子竚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保陳僖敏公鑑

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太  
子太保卒年十 諡僖敏

初授御史陞按察副使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  
事公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安輯凡練  
兵屯田水利鹽法事有經畫薦按察使王文副使全  
濂入內臺正統元年與于公上疏請定輸粟贖罪法  
在陝十餘年教興政理每入朝民必遮道送不忍舍  
比還歡迎父老或走數程久旱公至即雨兩久公至  
必霽人益愛戴公召入臺為右都御史與王文共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十六

正統景泰間文與公更出鎮陝西已而文當代公反欲  
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為  
定規王後遇公即忿然不樂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  
命其伺察公家苟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  
較尋陞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景泰四年秋致仕卒諡  
僖敏陝人尸祝焉

民有疾發願誓為公昇輜則不事醫藥祈禱輒愈一出  
行臺人爭昇之雖禁不息



尚書周文襄公忱

字恂如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卒年七十三諡文襄

文皇簡進士二十八人進學文淵閣公乞預上喜公有志改庶吉士壬辰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北京新建太倉命公督運南北畿郡之賦

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併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糧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不堪命流亾日多逋負日重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十七

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嘗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公乃以爲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公至詢父老皆云吳俗豪富有力者不出耗并賦之貧民貧民不能支盡流徙公創爲平米官民田並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公奏行南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

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准減除公又同知府况

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可以勝其

有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乃減八十餘萬舊例不得團局收糧糧長自徵收公曰此負欠之由也遂令

各縣立便民倉於水次每鄉圖里推富而有行糧長一人總之名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又于糧長中

差上下戶爲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于支撥更爲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

減省爲舟檣轉剝之費置立簿籍填入銷出支有美餘存積在倉號曰餘米米有餘則減耗次年徵十六

又次年徵十五更有餘乃奏立濟農倉農民缺食及

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其修築

圩岸開濬河渠則直給口糧不責價也每歲插蒔時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給之秋成隨糧上

納若遇凶歲則再賑之秋熟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

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船出官造民率自雇經年往復多失農月公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令於淮

安瓜洲等處水次對與軍船交兌令衛所出給通關還繳淮安正糧一石兌加五斗瓜洲兌再加五升如

南京并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嘗諸縣交兌者加與過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十六



江船錢米二斗豐年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觀墊蘆蓆折米五合恐兌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糶餘米蓋倉二十餘厥於瓜洲江畔遇到船糧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雇人看守

民間馬草歲運兩京勞費不貲公請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束折銀三分千束銀三十兩若南京則輕齎赴彼買納人皆稱便

北京文武職官俸糧皆領票於南京關支米賤時銀一兩買粟米七八石公奏准折納金花銀每兩准米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九

石解京折支京官俸嘉定崑山等處折納官布每疋准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比解又以紗籠不堪十退八九公奏稱布疋劬重紗籠價反賤紗細布輕價乃高乞不拘劬重務在長濶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

各傳馬疋衣被諸應客者皆領于馬頭凡有死損馬頭橫科民財買補公令每田一畝收米一升九合隨糧帶征另貯遇有死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馬頭科歛之患遂息

正統初淮楊災鹽課虧公巡視奏令蘇州等府撥剩餘

米每縣撥一二萬石運貯揚州鹽場准作各縣明年秋糧聽電戶上私鹽給米時米貴鹽賤官得積鹽民得食米公私大濟

十四年邊事急工部索兵仗數百萬計其明盜須用水磨公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盜非遲歲月不可公令鑿錫以濟急用

英宗北狩鹵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之因糧于我也時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豫支半年糧聽其往取于是肩負者踵接于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三

二十

一空

采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勅公上供甚急會公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速公還治公不應至京言京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民遺官田而逃者居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雖良田皆廢而不耕公乃立召佃法俾民得開墾而薄收輕賦又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丹江陷海田并除其稅額而以鄰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為田甲使專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亡來歸蘇松饑民三百餘萬盡發所儲



猶不足以購公復思廣爲之備舊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公與三府謀曰彼能受于南京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憂矣三府皆曰善請於朝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贏及平糴所貯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嘗二府次之明年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農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

有竊美餘互告訐以撓公法者乃歎曰吾反不便于爾耶辭不復理不一年奸弊百出松父老流涕道路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三

求復故帖然以寧

吳大儀湖浙大熟公令人爲大賈多橐金入湖浙故抑直勿糴歸但對諸米賈言果中米價甚高公等可自往諸大賈競販米入吳公遽下令發廩貧民收其直之半米價頓減諸賈盡失望度歸更無聊得賤糴公乃大召諸賈具牛酒爲謝至手酌之給以行貨諸賈盡醉權去既去公還令官糴以實濟農之倉

公在南圻凡二十二年兩遭喪皆起復視事先是胡槩巡撫江南用法嚴峻公濟之以寬凡告訐輒不省或面語公不及胡卿使下情不能上達公笑應曰胡卿

勅有祛除民害語我勅但云撫安軍民朝廷委任自異耳溫顏遣之

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稅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買馬公計水路萬里舟車之費過于輪數路途險遠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乞勅有司水陸應付船隻車輛令南京差主事一員監從送之

上任既專公亦盡心於其職爲人謙恭不立崖岸開誠訪納雖卑官賤吏皆以所見自効一日去騶從走入田野與村人相語問民間疾苦每至輒令聚而言之惟恐其不盡也屬郡有荒歉卽便宜從事補以餘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

三

賦外更無科率凡百上供及廳舍學校賢祠古墓橋梁河道以至琳宮梵刹多所修葺濟治一切取諸餘米人爭爲立生祠沒因祀之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公焉性尤警敏善記有奸民以公理過數事嘗之者公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耶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某年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爲神有一冊曆記日所行事及陰晴風雨有告報輒按據詰訊人莫能欺



嘗聞一死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嘆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建文二年二月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特以懲一時之頑民耳豈可為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得官戶部靖難後仍復舊制以迄于今 見建文書法錄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奢靡徵斂困弊及假納土宋人沈其賦籍于水王方贊更定稅法悉令畝出一斗民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五

蒙其惠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畝三升中田二升五合下二升水田五升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餘萬矣 見水東日記

浙西初平司農卿楊憲以其民富實欲厚斂以資國因增其賦一畝加為二畝倍征其稅民不堪其苦皆怨之上初不之知有陳敦禮者揚州人善滑稽號憲加賦為揷田後以罪伏誅後人專咎聖祖為張氏死守非也 見實錄

尚書柴公車

字叔與錢塘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七

初授兵部武選主事即以勤慎得名未幾陞員外郎已丑成祖北征與尚書方賓從行凡軍務倚辦隨機應變無留滯凡官屬從者又能庇佑之眾皆樂從及還陞江西叅議時營造事嚴命入閩中取大木丁夫之貧病者處之有方故事集而民不告勞

初經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饋蜜一罌公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三

五

納至閩縣有婦人抱嬰兒哭訴曰夫亾田產見奪于豪橫公察實移文所司還之

歲餘人為職方郎中職方事最繁公治之有餘力會諸言當有變詔沿江諸郡擇賢守以公知岳州公鎮以靜民安之岳州有江湖之險官船來往當役民上下挽送多或至千百人暮夜促召不能集公私病之公計主客戶有丁幾何約三丁役一丁五十人領以總甲署其名小牌百人領以百長署之大牌視所役多寡用之牌下皆來集無後者民得番休皆便之公事之暇則至學宮與諸生講學或行田間視耕獲賞勤



而戒惰居三歲郡大治

復召爲職方郎中丁內艱奪情任事宜德庚戌陞兵部右侍郎公素有才望人後其進命下皆爲喜轉左侍郎時殘鹵假息塞下西鄙戒嚴朝廷命將往經畧之以公重臣俾參贊軍務凡發卒蒐騎積糧餉爲戰守備皆有條法上嘉之賜織金綺衣一襲

鹵入鎮番副總兵劉廣自涼州出兵往援逼鹵而退鹵隨逼涼州廣閉門不敢出鹵大掠而去廣不以實聞反奏功微賞公劾其罔上又陳其欺誑不法事甚悉請必寘之法詔械廣父子至京又劾奏寧夏等守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五

失律亦召還上益以公公廉詳慎爲國盡忠賜以白金文綺公前後章疏十上皆劄切人或以後患怵之公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也同事者每或不悅其所爲公亦惡其樂宴飲不恤國大計遂斷酒肉宴會皆不與而據理堅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詐冒必糾正無毫髮私

岷州土官都指揮僉事後能以家人冒功得陞賞具奏罷所陞官能覆以爲請上宥之又反覆論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方按覈皆請罷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朝廷倘

以後能土人宜寬假則以他名賜之爵人莫敢援例

若詐冒而陞臣實以爲不可詔嘉其忠誠遣使賜金帛特食從二品祿三年以秩滿陞尚書仍兼軍務既而事平召還命視部事且侍經筵聽講其年八月告歸省墳墓上可之然欲託以邊事命公速來已而還朝感疾命太醫日往視而疾益甚數驚悸起曰誤事誤事命速治行益心不怠忠而忘其身之病也上聞而憫之俾還鄉治疾未行而公不起矣計聞朝廷賜祭葬加隆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三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四

少保李文達公賢

字原德鄧州人宣德癸丑進士官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五十九贈太師諡文達生而氣宇凝重嘗得疾劇母夫人葉危之有老嫗來視曰此非凡子勿憂言已即去明日而愈人以爲神宣德壬子河南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命世之才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見御史薛公瑄益好學沉潛英宗嗣統上疏言帝王之道赤子黎民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獸糞狄理一分殊愛有差等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五胡之亂可鑒已乞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無益之費又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不行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群起扇亂以應募公言

不驗

正德元年授吏部驗封主事上言國家都北京以來廢弛莫甚于太學繕飾莫多于佛寺興措如此可謂大舛尋詔新太學寔自公發之三任吏部俱稱職尚書

王直以公輔期之而西楊每以不識公爲歎南陽知府陳正倫西楊友也因要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

已已駕陷土木公瀕死而還景帝即位上正奉十策曰勤聖學顧箴警戒嗜慾絕玩好慎舉措崇節儉畏天變勉貴近振士風結民心辛未詔議禦鹵長策公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陞兵部右侍郎明年考察四川諸吏又明年還改戶部上言也先弑主併吞包藏禍心令聽其講和獻馬削浚膏血輦送金帛醜類日強生民日困持此悠悠實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非長策乞勅邊臣練兵觀釁于少保壯公言下其章勵邊臣五年轉吏部

英廟復辟召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景皇崩左右欲以汪后狗葬者上問徐有貞及公公言景泰初汪后即遭幽廢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惻然是其言遂遣居舊府

山東奏民饑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公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饑者公言天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死而不拯也因噎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



爲然命增銀四萬兩民賴全活

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復功竊弄威福上不  
能堪密語有貞及公宜協心輔朕亨率兵西征御史  
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其敢言命吏  
部議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公所使懇于  
上乃諭旨言官劾公并下獄是日風雷雨雹大作上  
悟釋之詔俱謫外公得福建叅政將行上諭王忠肅  
公曰李賢不當與有貞並請王公因頓首力言公淳  
謹可大用請暫改南吏部王意公且可遠去避禍上  
顧不喜曰南京遠仍留公吏部左侍郎踰月承天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災詔復尙書學士

上思建庶人久幽掖庭謂公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對  
曰陛下此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  
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遂遣居鳳陽聽婚娶自在左  
右或以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乃宣諭群臣  
石亨薦江西處士吳與弼上問曰何如人公曰與弼儒  
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  
若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上乃命行人齎勅帛  
聘之上喜其來曰與弼當授何官公曰與弼老儒必  
能成就君德授春坊諭德專輔青宮與弼固辭乞歸

田里公復請徇其志以勵風節

初石亨以文臣總軍務于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  
無何邊徼騷然上悟其非命公舉可任巡撫者都御  
史李秉任大同芮釗任甘肅白圭任遼東王宇任宣  
府陳翌任寧夏一時號爲得人

御史劉濬劾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怒將繫濬  
公曰耳目之任職所當言惟明主用其是舍其非而  
已不當見譴濬得薄責溥還上諭言官廷劾之奪其  
太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上厭左右招權納賂與公言及之公謂人君之權不可  
下移每事獨斷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無此相礙何  
事不順吾五更二鼓起拜祖宗畢視朝循此定規定  
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訪問大臣商  
確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  
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奸邪不忠如此公曰自古賢君  
脩德勤政莫不皆然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  
以爲堯舜之君矣上一日又曰內官蔣冕雖曾效勞  
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卽於太后前言曰皇后無  
子亦當換朕卽斥之及立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  
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以此遠絕之公曰讒說殄行自



古帝王所深惡者絕之最是

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被逮上謂公曰此人何如對曰  
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私耳公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因言遣給事郎中往勘上曰再  
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實彼必以爲回護既勘  
果無實富得致任

上召公從容問政治得失公因極言錦衣衛官校差出  
提抄罪人勢如虎狼貪財無厭有司不勝其擾左右  
貴近譖公多妄言上遂疎公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  
有甚于公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而待公如初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五

謂招怨公曰若除此弊怨亦不辭初上於便殿屏人  
謂公曰吉祥好預國政奈何公曰惟在獨斷可以已  
之自古人主權不下移若陛下果能自攬每事自斷  
以公處之則彼之勢自消而趨附之人亦自少矣上  
曰朕意亦然

上命公擇可爲戶部尚書者公稱副都年富執法不撓  
可居是職上亦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一日上  
召公謂曰戶部之缺非年富不可公曰此人不悅者  
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  
顧私情遂召用之

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出鎮大同諷大同人薦  
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于法因問公迎復事公曰天  
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群臣表請復位名正言  
順何至以奪門爲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倘景泰先  
覺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  
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以正統十數年間凡事節省  
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  
以迎駕奪門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是  
年賜公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六

時江南北大水公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

木板枋之類及暫免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  
柴一歲省銀萬兩

曹賊反擊公傷首及耳又劫公疏申救賊敗上急召見  
公公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下寬恤詔解散  
逆黨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自石亨等排黜臺  
臣言路閉塞其流遂至此極上報可下寬卹十餘條  
而以開言路殿焉

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未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  
竑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鹵鹵引去邊臣尹旻請  
罷兵議者懼有後警公上言兵在外可暫而不可久



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鹵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乘河開班師使民得屯種爲便上命廷臣議率從公言

癸未春上生是疾不視朝召公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公請駕出郊壇卽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公曰朕惟俯伏難起欲令一人掖之何如公曰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

二月晦夜空中有聲公密疏曰上不恤民則有鼓妖請下寬恤詔以弭災變上覽之卽召公曰此事正須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七

生言其具寬恤事條密封以來公遂疏十事一清淹禁罪人二止銀場煎辦三停歲造紙劄四獨被災糧稅五弛芻粟之徵六罷虧損馬疋七飭邊臣撫恤兵民八命有司存恤流移九戒御史察貪吏十禁外官因事科歛上曰朕諦觀之皆實惠也卽詔天下行公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燒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止各邊守臣進貢已下番所遣使臣停內外買辦采辦上不從公執之數四止取前十條行之左右見公力爭皆寒心同列亦爲公懼公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於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可

默然以苟祿位然上聖明亦不爲忤也

天順四年有會試被黜者愬考官有弊上不悅以章示公公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弊如臣第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解

五年四月上謂官軍一季俸銀十四餘萬兩公曰自古國家惟畏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有金書鐵券誓以永存子孫一再犯法卽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八

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公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公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公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公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讓竟不得行

憲廟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時災異屢見公請出宮人簡近侍左右人五月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復疏言天戒顯赫如此乞無狎左右聽其冒誘惟日與老成人講論修德行政念茲在茲頃刻不怠庶回天意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迎駕而陞今一切禱



職非法上特復之而以奪門陞者紛然入懇不已公言于上曰自石亨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爲易貪利者惟幸有事宜早治之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是公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

成化丙戌遭父喪乞終制不許遣太監林興輔行旣抵家襄事畢卽自促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公因上道中往來所得軍民利病人事乞重選守令母拘常格留河南運粟以備民饑停通州諸衛薪炭之徵以甦民困蠲江南馬戶而復民戶代之以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九

勞役增天津及河南榮澤新鄉諸驛以便往來開衛學軍生歲貢以振淹滯上卽命所司議行是歲秋率廷臣言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深嚴內外秘密內帑蓄積無得妄費遊有嘗所無起離官賜有嘗度無開倖穴祖訓一書載此明備願垂省覽

爲人孝友忠信謙恭嚴密能容善類得時行志自三楊後莫能及之其薦用耿九疇軒輒年富王竝李斌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遇天變民瘼憂形於色每以裁抑浮費蘇息民力爲本謂內帑財物非濟兵民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之用自公柄政前後發內帑銀救荒恤邊凡數十萬計人有亟難以身救之而於植臺諫慎刑獄尤惓惓焉

公一日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遣使邀公往公語曰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公至公云太監誤矣此處乃天子顧問之地某等乃顧問之官太監傳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也曹云吾適病足耳先生幸恕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十

罪其不少徇於中貴如此

鹵鹵字來近邊有言傳國璽在其處石亨請發兵乘機掩取之上爲之動公曰頻年災荒府庫空虛兵民困極宜與體恤且鹵近邊未嘗犯塞無故伐之必買釁况秦璽亾國之物亦不足寶上豐然罷之內府奏乏金用詔下戶部議請以蘇松嘉湖四府折糧銀折金五萬兩公曰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踴貴聞雲南諸彝有歲辦金銀若以銀折金亦足以充國用

禮部侍郎缺有求近習薦陞者上問公何如對曰不知



其人臣所知者學士宋紹可任此因進言邇者士風不立多貨緣求進如用紹請於黼座召吏部而命之庶幾士類知警兩廣兵興編修丘公濬具嶺南事宜告公公繳奏言濬言可用請付軍中爲平賊之功松潘羗叛已勅三司調兵勦之久未下公曰三司預煩牽制自不能成功若朝廷命一大臣統之則事定矣上問誰可將者公薦都督許貴而羗始靖

言路屢闕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公力主之惟成化初言者歷詆中官之惡謂不可使與國政得補外而或咎公不申救者公曰此事何可激也甘露之變黨錮

之禍諸君獨不知之耶

公每以盛滿爲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雖位及三孤不治田宅不鬻侍女自號浣齋孝友敦睦之行又人所難云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逮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十一

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賢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使暄投進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公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公驚訝暄卽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畧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辭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死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十一

瑣錄云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初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忠肅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終制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



公有所薦必先諭意于二公至御前時各時文官則  
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  
知如此還須召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十三

大學士高文義公毅

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選庶吉士官  
至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卒諡文義

辛丑授中書舍人甲辰陞左春坊未幾以學行獨優陞  
翰林院侍講丁外艱服除還行在宣德乙卯主考順  
天鄉試人服其公正統收元英宗初御經筵少傅楊  
士奇等上言經筵講官必得學問貫通言行端正者  
以供其職遂薦公與苗衷馬愉曹鼐四人專侍講讀  
賜三品章服公每進講敷衍詳明聞者嘆服戊午預  
修宣廟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甲子主考應天鄉試乙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十四

丑進工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入內閣

十四年己巳秋聖駕北狩命公留守尋進工部尚書兼  
翰林院學士時景帝即位鹵情叵測邊境日嚴選使  
鹵者中書舍人趙榮獨請往迎遂陞大理寺少卿公  
嘉榮之奮忠卽解所束金帶與之景泰元年都御史  
楊善迎聖駕自北還議奉迎禮公欲從厚涉疑未定  
有千戶龔遂榮投書于公言奉迎當重之意公卽袖  
其書以進且曰武夫尚知此禮况儒臣乎陳循見之  
恚甚公執議如初已而朝廷以遂榮非分得譴比聖  
駕至百官郊迎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



義之

時閣學士陳循專公患之疏請增內閣得旨下閣臣推舉而王文以都御史得入閣與政孤卿入閣自文始甲戌冬給事中林聰忤執政王文等欲害之乃諷御史劾其私而羅織其罪公獨持正議卒從輕典士論避之乙亥星變疊見上疏自陳宜譴罷以謝天意不允丙子順天府鄉試執政陳循王文以子不得舉訐試官侍讀劉儼去取不公上令公覆試諸失舉者朝退公請對殿門力言二臣子文亦可觀第解有定額儼等本無罪夫貴胄與寒賤爭進已不可况又不安於命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五

欲殺考官可乎由是儼得白

裕陵復辟內閣臣皆流放竄極睿皇帝獨嘉公曰公議迎駕及南內事每左右朕無他腸可致仕賜金幣襲衣給驛舟以歸越四年庚辰以疾卒年七十贈太保諡文義  
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視義所在勇于必為雖違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尤號得人所著有育齋集八十卷

侍郎薛文清公瑄

字德溫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卒年七十三諡文清

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晨夜玩讀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檮楚皆呼為薛夫子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六

初王振問西楊吾鄉誰可大用者西楊薦公乃召為大理少卿至京不見振振數問西楊曰何不見薛少卿西楊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公厚令賢道意公曰原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公獨立振就揖之自是銜公矣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人王山振姪也妻在禁弗許遂誣妻毒殺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寃三駁都御史王文誥事振嗾言官劾公受賄故出人死請廷鞫振喜曰是固應死詔縛詣市殺之門人皆奔走哭而公怡然曰辨寃獲咎死何媿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會振有老僕是日大哭厨下振問何哭僕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聞



而意解適有兵部侍郎主偉申救得免放歸田里  
居家六年閉戶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  
吏科程信論薦起爲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京大理  
寺卿中官金英奉使出南京公卿俱餞江上公獨不  
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蘇松儼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廬窟海中時遣王文  
廉之坐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辨之獲免者衆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召入內閣居數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歎曰君  
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四方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  
人處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  
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  
買櫝而還珠也

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大節  
光明俊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  
之以誠立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著讀書  
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  
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  
公擢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欲一識面公曰

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行中識  
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歎不已自大  
理入內閣李賢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公曰其自外  
臣驟進誠意未孚上一日召見便殿上服短衣小帽  
公不入上遽易服入見語及移時皆正心誠意之言  
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

公嘗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榮未視斯  
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又曰孔子云不患無位  
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  
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余每夜就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  
不合則展轉不能寢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  
也因筆錄以自警

又曰修德行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  
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  
也韋應物詩曰所願酌食泉心不爲磷緇亦可以爲  
守身之戒大丈夫當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  
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又云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人不  
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



子孫計殊不知子孫命當富貴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富貴將自至使其命不當富貴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焉如宋之呂蒙正文范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又曰嘗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可以與談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夢寐亦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九

又曰象山言讀書爲義外功夫必欲人靜坐先得此心若如此說未有不流于禪者

愈收歛愈充拓愈細密愈廣大愈深妙愈高明清明廣大氣象到人欲淨盡處自見匪言所能喻也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論萬事當以三綱五常爲主

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惟識量過人者能之格物所包者廣自一身言之耳目口鼻身心皆物也如耳則當格其聽之理目當格其明之理口鼻四肢則當格其止肅恭重之理身心則當格其動靜性情

之理推而至之天地萬物皆物也天地則當格其健

順之理人倫則當格其慈孝仁敬智信之理鬼神則

當格其屈伸變化之理以至草木鳥獸昆蟲則當格

其各正之理又推而至于聖賢之書六藝之文歷代

之政治皆所謂物也又當各求其義理精粗本末是

非得失皆所謂格物也然天下之物衆矣豈能徧格

而盡識哉惟因其所接者量力循序以格之不疎以

畧之不密以窮之澄心精意以徐察其極今日格之

明日格之後日又格之無日不格之潛體積玩之久

沉思力探之深已格者不敢以爲是而自足未格者

不敢以爲難而遂厭如是之久則寡者開蔽者明理

雖在物而吾心之理則與之潛會而無不通始之通

也見一物各一理通之極也則見千萬物爲一理朱

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

用無不明者可得而識焉矣

人之念慮不正者有二有妄念有惡念如思慮不可

必得之事妄念也思慮悖理逆道之事惡念也凡此

二者心纔知覺即遏絕之必使念念皆出乎仁義禮

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性情之正則不正之念自消

而思慮皆天理矣此實皆用省察之切要不可毫髮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三



間斷也孔子教人多就事上用功鮮有指出本原者至孟子則指出本原矣

人皆妄意于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甚矣

南陽當國每以書寄公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

退居于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

亦此意耳天順八年六月卒劉文安嘗請公從祀孔

廟隆慶五年詔從祀稱先儒薛子

羅整菴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

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于天下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上四

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

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

此言而已

門人閻禹錫讀書錄序云先生崛起數百年之後心印

滌洛神會洙泗學以復性為本言以明性為先其言

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

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

嗚呼至矣盡矣先生之處世自功名者視之則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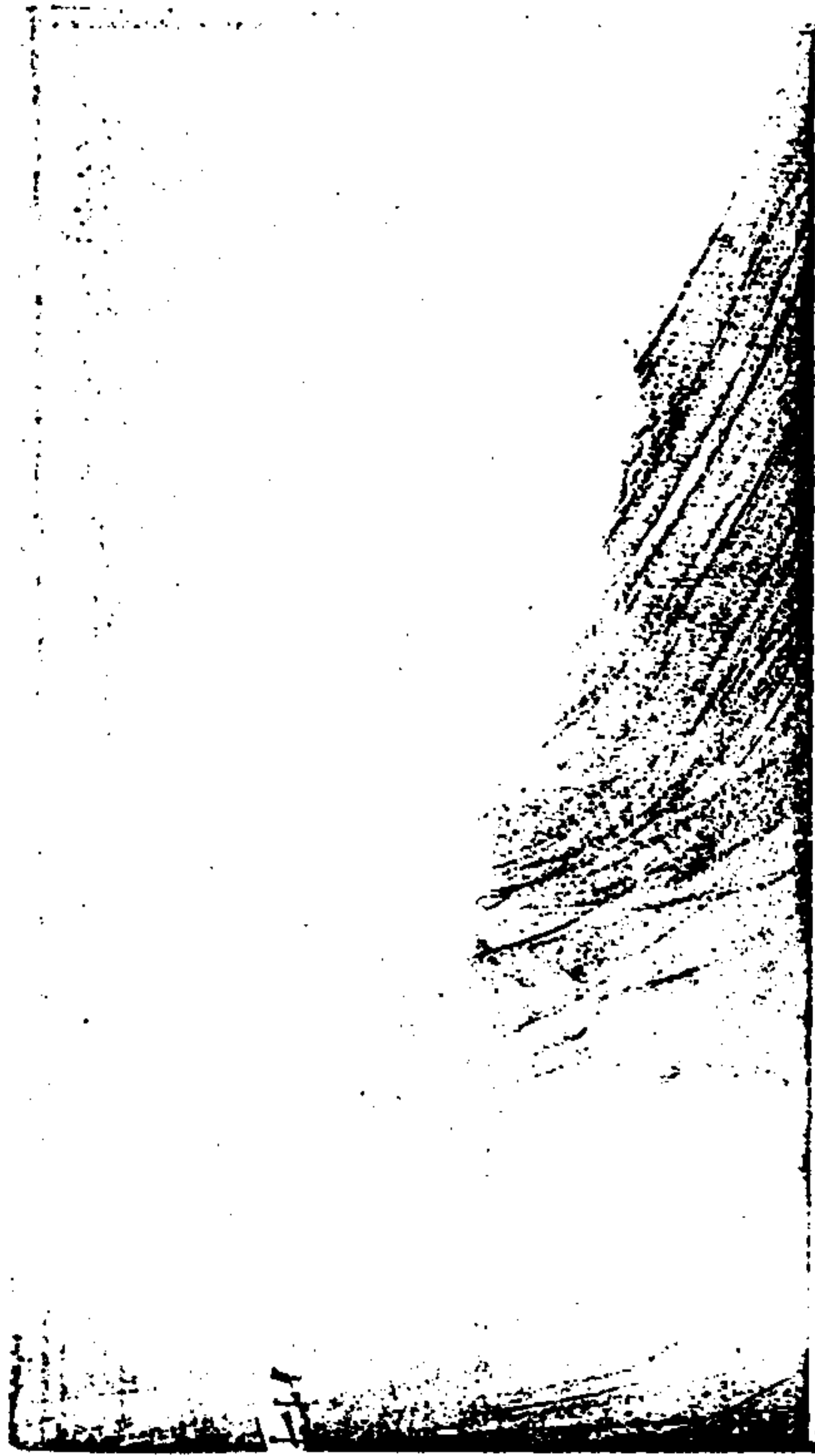
偏自富貴者視之則以為迂尚綺麗者則病其枯澹

尚博洽者則病其拘束抑孰知先生貌象大極心遊

天真而無所待乎外也哉先生仕止久速克實光耀許魯齋之後僅見而已其飄然脫灑無所顧慮雖劉靜修鳳凰翔於千仞之氣象又何尚焉是宜行已立朝磊落潔白終始無虧而立德立言與天壤俱存也楊廉贇曰本朝理學實始于公求之于宋若濂溪翁惟得其傳欲考無從復性之教最為有功孔孟程朱平生所宗讀書有錄無理不窮大露天機豁我頽蒙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五





太常岳文肅公正

字秀方號蒙泉涿縣人正統戊辰進士及第以修撰入閣被謫復任成化初出爲興化知府致仕卒年五十五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

公長身美鬚髯氣屹屹不能下物舉鄉試卒業太學李忠文時爲祭酒簡四方名士置講下公與商文毅彭文憲王端毅皆與焉正統戊辰會試同考誤寘落卷侍講杜寧見曰此我輩人也遂擢第一廷試及第授翰林編修嘗閉戶夜草疏請復恭讓后位號其兄端俯樓隙窺之驚曰奈老母何取其草裂之乃止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三

景泰壬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編修英宗復辟改修撰上廉知其名吏部尚書王忠肅翔亦薦之召見文華殿上遙見遽曰好旣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對曰涿縣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尚書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朕所取者今用汝內閣凡事爲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受命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軹自外入見之愕然曰何爲至此公不對時亨軹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日朕自擇一閣臣甚佳亨軹請爲誰上曰岳正亨軹陽賀曰誠佳上

曰但官小耳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二人奏曰陛下旣得人俟果稱職進官未晚也上默然然時時召見公公感上知遇銳意功名知無不言

欽天監湯序奏災異請盡去奸臣上問公對曰奸臣無主名若求之人人自危且序術疎淺不足信事遂止錦衣衛官校邏得一僧是妖言惑衆者獄具僧坐反太監牛玉援近例請官邏者公謂事縱得實不過合妖言律耳邏者准應捕律給賞而活其從者十數人朝論譴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四

時亨與太監曹吉祥怙寵擅權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亨等勸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公與呂文懿原見上曰爲政有體捕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之理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緝晦不如勿究上曰正言是也

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算皆梟于林木不能悉致公取地圖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梟于何所其人驚伏

公問爲上言曹石勢盛宜早爲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公徑造亨所諷令斂戢二人謂公許我短顧以



上意劫我益大恨會承天門災下詔罪已公視草歷陳弊政有曰敬事天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冤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姦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野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忠言正士不用歟抑爲軍衛有司闢茸酷暴貪冒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詞極切直天下傳之遂有飛語指爲誹訕七月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郭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五

母老留閩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公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掠備至肅州鎮葬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梏急氣奔欲入楊四者爲公所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公曰梏有封印奈何公曰可燒整令熱以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梏剝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公因此乃得至戍所時內監猛虎石鎮甘肅奉上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鎮巡而下亦雅重之致客禮焉上亦

時憶及輒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四年曹石俱敗上謂李文達日向岳正固言之文達因請曰正有老母得放歸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憲宗嗣位有御史楊瑄者亦以劾亨謫戍廣西臺諫請復二人官以勵忠直吏部擬調南京上曰勿調留院充經筵講官纂修先朝實錄時陳緝熙邢遜之相繼爲祭酒以官錢不注公用簿被讒得罪去文達勸公代爲祭酒公曰此事正所不直安忍代爲有忌者僞爲公劾文達疏草文達遂大疑會廷薦公爲兵部侍郎與都給事中張寧名並上寧負才氣亦被譖逐皆補外公得知興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五

化府至府建涵江書院及孔子廟鑄祭器作小西湖開兼濟河築南北堤塞白埕港別購民田開河直趨涵口修江口橋以至通津鐵河溪諸橋無不修治而白埕功最鉅復購穀予饑民倉出羨餘以補料價民輸料京庫類多侵尅公親爲會計且教之納卒省半費而素規利弗遂者騰誦書獨彭惠安詔陳太嘗音知而辨之公亦厭吏職成化三年來朝乞致仕未幾卒于家

公在內閣不久被黜或告之曰未信而諫公應之曰初上用我責任教戒甚至敢不盡心君子以諫官處我



則恐未然

公自贊云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于正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正曰上念公如此行召公矣曹生爲寫陋容遂隳括其辭題于上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赦汝再敢不敢臣嘗誦古人之言蓋將以死而靡憾矣

公於書無所不讀謂天下事無不可爲高自負許俯視一世詩文高簡峻拔追古作者字法精邃大書尤偉旁及雕繪鐫刻悉臻其妙嘗戲畫蒲萄遂稱絕品晚好皇極書有所論述及經解皆未及就惟類博稿十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毛

卷行于世

文章如司馬遷而著述未就經濟如韓穉圭而勲業未施先見如呂獻可而擯棄以死陰德如竇禹鈞而繼嗣無兒惜哉

侍郎呂文懿公原

字逢原秀水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五謚文懿

公質性渾厚容貌端偉未冠已讀書博洽能出入經史父嗣芳萬泉教諭兄本爲景州學正父歿景州不能歸喪或勸公火葬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州時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旁行聞者皆酸慟已而奉母南歸家益貧攻苦力學知府黃懋閱秀水學官文奇學官對曰此邑里中呂生文也呂生貧不能補弟子員學官致家塾教諸子懋輒歎郡中乃有文士如呂生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四

毛

草萊中者急召公見公入見衣藍縷甚試之舉業文詞理皆勝問之經書輒能默誦講析懋益驚異與之新衣謝不受會理葺齋舍與之諸餘材木又謝不受懋曰生家貧弼此且得善價又謝不能太守益大奇呂生當是時太守得輒補學諸生懋卽遣公入學是秋發解浙江第一明年中禮部會試廷對賜進士第二人入翰林時選翰林講讀官裴綸杜寧謝璉王玉江淵陳文李紹商輅劉俊及公十人習制誥於東閣十四年罷

景泰中倪謙及公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於文華



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二人講倪講詩國風公講書堯典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侍講公對中允右兼侍講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上曰何踟躇乃爾二人頓首對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上喜二人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遣祭蜀王往還萬里間凡有饋送一毫不取未幾充經筵講官辛未進侍講壬申夏以右春坊右中允兼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四

元

講癸酉與修歷代君鑑秋八月主順天府鄉試丁丑與修寰宇通志明年書成進右春坊大學士兼侍講每書成進講輒有寶鏤白金文綺之賜

天順初改通政左叅議仍兼侍講入內閣尋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公公朝會衣青袍亨笑曰行爲先生易緋公不答未幾岳公正暨公列上石曹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微覺上意大恐遂共謀摘承天門災詔中語謂內閣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對近臣厲聲曰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正何也岳既去公得留公與李賢同在內閣李公通達見事立斷

公守正謹恪稍濟之持重修大明一統志公充總裁毋憂去道景州啟父窆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公不聽奉載舟中寢苦枕塊極哀毀竟病抵家尋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

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予性儉約身無統綺篋中惟賜衣幾襲輒分祿贍宗姻貧匱者清心寡慾調第無隱過至老勤學晨夕不少輟子憲廕試中書舍人舉順天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四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四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五

尙書李襄敏公秉

字執中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仕至吏部尙書卒年八十有二諡襄敏

授延平府推官擒治克豪爲豪誣構下獄事白公名遂著越兩考擢都察院經歷未幾改戶部主事景泰初以郎中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請帑金三萬買牛給貧乏軍民秋成償其價上允之軍民樂業邊餉亦足

三年秋瓦剌入貢上言迤北使臣納哈赤等三千人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駝畜四萬餘匹除進貢外存養宣府日支草料宣府草不過二十萬束料二萬石我兵尙不給何以供虜使且永樂宣德間虜使進馬官驗不堪者令虜草地牧放不許入境駐劄窺伺正統間許住牧大同以故濶知地利數犯邊今鹵使畜多譎詐之計不可不防總兵楊能紀廣不任公疏糾之能亦誣奏公有旨取回別用科道官連章言公劾楊能未辨曲直遽以抵撫之口改罷彈糾之臣適令風憲溺職邊圉廢官命勘果誣公視事如故切責能等

四年掩土木鶴兒嶺戰沒遺骸萬五千請下大同紫荆

諸鎮金掩凡十數萬是秋病乞代不許許公一子視疾

鹵牧近邊廷議擊之公言邊墻外故鹵牧放地非犯邊也若掩殺之倖功開獄不祥莫大焉鹵質我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予一石小口予五斗鹵欲盡求一石公皆許之以示中國重人輕物之意二事人謂得體

常條陳邊務其目曰蓄將才恤孤寡增衣糧汰冗員專防守肅邊備行營田革奸弊杜奸謀停造作修城池均田土貨官鹽悉允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攸頓

天順改元罷天下巡撫總督官致仕者二十餘人留用四人公復得巡撫江南時郡縣多貪吏去其甚者數人餘皆懾服未幾召還初公在宣府巡按宣府者御史張鵬公有所責武臣以屬鵬訊鵬曰我豈屬吏耶執不與訊公奏劾下鵬治鵬則治之曰非爲李公奉詔書也其後鵬與楊瑄謫成南丹時錦衣門達封識桔拳遣千戶押戍甚嚴行至南都瑄謂鵬曰李公巡撫於此也令兄當日爲李訊獄今來周旋矣言未訖傳呼至見瑄鵬哭不能起爲之脫桔鵬瑄曰門錦衣



遣千戶封押甚嚴脫且罪公曰在我解帶貽鵬瑄長跪為千戶請自是兩人所過士大夫皆厚禮之人以此多公

二年內閣李賢請設邊巡撫如故復改大同公行事勁正凡脫削軍士者必置於法羣情洶洶度不能自容乃以事中之坐除名久之上知其誣特召復職掌南都察院事

八年進右副都御史再巡宣府越兩月擢左都御史掌院事屬歲當考察舉劾無所避公論快焉上以大同等處邊備廢弛命之整飭鹵至戰于鳳皇山俘獲萬

計并勅公總督遼東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三

成化二年董山誘海西寇遼東公及武靖伯趙輔討降山逮山至廣寧誅之徙其黨廣西加太子少保還臺三年代王翺為吏部尚書公素剛直不阿居吏部士大夫有聲望者不次進擢以監生雜冗倣古身言書判不稱者給冠帶以還人多怨望大臣有忌之者嫉給事中蕭彥莊劾其處事乖方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前祭酒陳緝熙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愠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方公被劾時六館士願不試以贖公聞薄責乃止丁未進階光祿大夫又二年卒

年八十有二公居官介然無敢干以私者居鄉則人得親尤好施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四



吏部侍郎葉文莊公盛

字與中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吏部侍郎卒  
年五十五諡文莊

授兵科給事中己巳之變率同列請誅將臣扈從失律者謝天下然後選將練兵討鹵復讐如此則大綱既正大義自明而聖駕可旋矣聞者壯之

監國卽位頒賞廷臣公以時艱辭不許十月京城戒嚴請罷內府軍匠悉遣征操及鹵騎近城又請令有司熟糧料以給戰士遣散卒迎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一日三疏悉中機宜鹵退請明賞罰言効勞如孫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五

鎡死事如謝澤韓青宜賞以示勸其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罰以示懲從之

陞都給事中監守城兵劾于少保德勝之捷時邊境未寧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鹵騎何以薄都城邊關不固則縱守京師不過保九門耳其如陵寢何其如郊壇社稷何其如田里生靈何宜急遣固守宣府居庸便會河南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除貪虐賑饑寒民稍解散得安輯

景泰元年春還朝復上言京城天下根本而八府旱蝗

相仍加以鹵寇侵擾民不聊生乞議寬恤三月久旱兩京災異迭見公會臺省諸臣相與惋歎曰自昔災異皆君臣引咎今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臺諫之臣緘默無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然必得羣臣會奏庶幾可濟因詣謁諸大臣而竟無肯居奏牘之首者未幾兵部尚書于謙因他事奏官多民擾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侍郎儲懋卽揮筆批定公因曰此誠民病今若合辭上請上或可從且人臣論事但當觀事體如何主上仁明多有得旨已行因論列而卽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負朝廷下負主者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六

八月北鹵送駕還京有隱名具帖言迎復事者禮部尚書胡濙持與衆觀之大臣顧忌不敢舉公曰此野人無情之言達于上感動必矣都御史王文沮以匿名書公不顧具疏之有旨令胡濙封進帖雖留中而正論有不泯焉

二年間禁中頗事遊畋又請舉行祖宗午朝故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少師王直等正統中皆阿附權奸此



輩老猾不宜在左右及言北鹵之來朝宜驅寘於南方忤旨下勘吏科給事毛玉屬奏稿辭連罪觀公曰觀之說固疎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辭連權奸中貴人激怒在此然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玉曰上怒甚不可易公曰朝廷大開言路未嘗罪一言者雖罪觀猶令我曹勘議蓋甚盛德也君獨不念劉球乎球之死至今以王振馬順為恨雷霆之下萬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朝廷不容直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計乎玉意稍解公因抹去冒頭誣陷大臣擅開邊釁及終所謂正觀罪為進言虛妄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七

之戒等語奏入有旨杖觀調外

時有一權奸斥逐在外內旨將起用之明日命下矣公率科道具章劾之時已夜半舊制通政司平安本不進諸臣章疏不得入公固欲通進主守者難之公曰此疏不得進明日上章并劾君矣主守者乃通之命遂寢

遷山西布政司右叅政督宣府軍餉尋命協贊獨石等處軍務獨石馬營八城遇鹵失守殘毀未復公列其利害可興革者為八條以進八城既復乃立社學以教子弟設煖舖以便行旅均蔬圃以給將士制度品

式織悉備具而又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糗成卒不任戰者屯田給軍中諸費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

七年外艱去天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起復公至請令鹽商人米餉邊與都督顏彪破賊砦八百所斬首萬餘級皆積年反覆之賊也

八年移鎮宣府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千八百餘匹修建屯堡鹵至烽堠輒發不得掠人畜

公在兩廣時丘文莊不喜公以故李文達亦惡公遂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八

殺降之謗至斥公勞擾嶺南者

成化二年文達卒上欲得人入內閣勅王忠肅公慎簡內閣忠肅公薦柯潛萬安劉定之吳節及公五人上用定之四年陞公禮部侍郎五年改吏部六年賑畿內八年北鹵入河套議增兵設險或請大舉搜套驅鹵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勅公往議方畧上言搜河套復東勝未可輕議唯增兵守險可為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便上從之九年轉左侍郎未幾卒于位年五十五謚文莊公博學宏才清修苦節



每稱慕范希文惜其未獲柄用當是時慎舉諫官如  
公及姚夔林聰尹旻張寧輩皆其選也尹嘗問張宣  
德以來科中人物誰第一張曰季聰尹曰季聰何敢  
望與中

在吏部爲左侍郎尹旻爲右侍郎時冢宰缺公以資當  
轉時懷恩在司禮以公不與通問謂人曰葉先生拜  
帖朝入冢宰之命夕下公終不屈乃以尹爲吏部尚  
書

公旌節所至輒訪求古碑刻摹搨之雖文字漫滅破碎  
者亦收拾補綴不忍遺久而集成三巨冊題其首簡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九

曰五嶺奇觀 見柯公潛集

公在兩廣時巡按御史吳禎小有才悅而薦之禎驟得  
爲僉都御史旣以殺降誦而所繇召還實禎傾之公  
繇此雖在吏部不薦一人世亦譏公晚節乏進賢之  
譽

居諫垣論事持大體不激不隨勢利紛華澹然無欲俸  
賜金帛屏去不視宦遊過吳微服輕舟不使郡邑知  
之餽遺亦不受家居巡撫某來謁公具盤飧唯雞卵  
二菜肉各一巡撫出歎曰葉公一清至此哉今人弗  
如矣旣貴還鄉猶徒行嘗謁撫臣于石湖書院撫臣

以所乘輿強公乘之行經東禪寺公托故下輿入寺  
竟徒步而歸所著詩文奏議水東日記總若干卷行  
于世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十



尚書王莊毅公竝

字公度號慙菴陝西河州人正統四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七十

諡莊毅

公正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為戶科給事中邨王監國初坐午門視朝百官劾王振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起捧順首曰此正奸臣當亟誅百官批殺順又索王毛二長隨監國為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為若曹鑿俄遣都御史陳鎰籍振家并其黨

是冬鹵犯京師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十一

戰勝追鹵京師解嚴公上言鹵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為戰守計勿遂謂無事陞命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動羣心北門屹然尋病還京蕭啓代之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撫清理鹽法賑濟

時徐淮大饑死亾不可勝計公經畫救濟至忘寢食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公不待奏報欲盡發廣運官儲賑之戶曹主之不可公曰民窮至此吾恐遺憂朝廷若不急發則有變吾當以爾謝眾怒而後請罪于朝主者不敢阻乃大發以賑近者飼以粥遠者給以米

流徙者給以糧病者醫死者葬鬻者贖還前後全活二百二十九萬餘人民大安謠曰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巡撫先是上于樓轎聞報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竝疏輒開倉賑濟大喜曰好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公所至先除奸墨畧寬假貪吏望風遁去閭閻豪右相戒無敢犯法一時吏民畏如神明劾巡河御史王珉貪淫謫取戎開平四年會災傷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封抵江北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滄沒老樨顛連流徙過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十二

嘗觀易泰卦象曰內陽外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類候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然小人之行豈儒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姦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



無益之工嚴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  
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  
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  
帝三王與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  
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  
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  
省下災郡邑賑濟公又上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  
遣屬吏沿河贈賑每遇過舟董令出米爲粥分給賴  
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千五百人勸諭富有力量  
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三

十兩錢綿衣半之量給被災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  
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  
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  
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  
少顧鴻鴈之哀鳴方息鷓鴣之棲戢未寧更藉休養  
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戶部尚書金濂皆言公心  
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懼  
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都御史仍治淮安上皇復  
辟謫浙江泰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  
順五年李來寇陝西我兵再敗京師曹賊反傷二三

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會鹵退再蒞淮上威行惠敷  
聲望益重茂陵卽位收用名賢陞兵部尚書

時兩廣蠻大起公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  
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公曰天子方棄瑕錄瑜疑  
雍罪不常用乃竝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公剛勇練於  
邊政而徇法多忤或有爲公慮者私謂公曰自今凡  
事宜慎重事有大利害可不計耶公曰自今不遇此  
等事則已遇此等事吾亦如此處之使利害有甚於  
此者吾亦不計也言者媿服旣而上疏復在京團營  
軍士舊額革除諸將私役宿弊及薦修撰岳正都給  
事中張寧三事不報公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五上章乞休以歸蓋公守正  
嫉邪人之嚴憚不能盡行其志也正德中謚莊毅與  
李秉皆一時名臣比居鄉公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  
博奕諧謔公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胡逐細民歲狎  
不自愛秉亦非公曰所謂大臣者豈立異鄉曲矯激  
爲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四

公年七十一作壽殯于先隴之旁鄉人語公曰今制大  
臣終官爲營葬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佛然曰竝  
以謫薄奉命總師自分馬革裹屍仰賴神謀廟算師



無大曠謬膺獎擢期于自效屬時罹疾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當路以微意外之寵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五

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字永熙吳縣人正統七年進士官至右都御史卒年五十七謚襄毅

拜湖廣監察御史奉命錄囚碭山教諭丘純責膳夫祝磨兒磨兒父令遁去告教諭筆死棄屍他御史坐教諭死然屍無所得黃河傍撈一支解者父乃執兒屍也教諭辨不得解竟誣狀公疑之蹤跡得磨兒教諭得白

十三年巡按江西時有詔下鎮守中官而都御史誤啓其封懼以咨公公請冥中官而身為解之明日偽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五

六

封識而藏舊封于懷俟會問使郵卒持以付已伴不知而啓者稍讀三語即驚曰此非吾所當聞遽令吏還中官則已潛易舊封矣公起謝罪復欲與郵卒杖中官以為誠反為救解飲飲而罷

廬陵賊起公與巡撫侍郎楊寧捕斬二百人解散其眾陞按察副使廣東不數月少保陳循薦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黜奸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

景泰七年劾寧王不法并論府寮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罪諸府寮天順初調山西副使坐陳循累致仕



二年遷大理右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時長院者寇  
澗剛愎少許可乃獨心敬公公亦時時有所喻益  
石亨誅錦衣指揮劉敬坐直所邀亨午具論奸黨罪死  
公曰律意結交亂政者爲奸黨今敬與亨交而非亂  
政况亨盛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卽坐此罪則  
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東漢時以朋黨害忠賢覆轍  
可蹈耶是冬巡撫大同陞辭召至文華殿諭遣之賜  
寶鈔至則修戰守練卒伍固城堡逾年戎政大改鹵  
不近塞七年還議事上喜公狀貌陞兵部侍郎諭南  
陽曰九邊撫臣宜得如雍者南陽薦山東按察司王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七

越代公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真將官也英宗崩內

閣學士陳文問公于南陽左遷浙江右叅政

成化元年兩廣蠻寇弗靖上命都督趙輔充征彝將軍

分湖湘閩廣土漢兵討之兵部尚書王竑薦公才氣

無雙能幹大事遂以僉都御史贊理軍務公拜命會

於南京衆議欲分江西兵及達軍由庾嶺入廣東大

軍從湖廣入廣西隨在逐之俟其團結乃合諸兵圍

困此萬全計公曰不然兵法有云萃于中間先其難

之謂也夫兵聚而爲正分而爲奇今兩廣已無完郡

舍大藤峽賊巢不圖而趨其末未見其能濟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  
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嘗山蛇動無  
不應攻無不克何煩於逐自古蠻彝來寇不可以禮  
義較惟戰勝自戢叔敖云寧我薄人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薄之也兵貴拙速不尚巧遲何泥於困衆從  
公議乃合軍兼程而進遣偏將平陽峒諸賊又進平  
修仁荔浦諸峒遂直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老數百  
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今日幸遇天兵得生爲  
良民願先三軍鋒公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  
斬之左右初亦疑旣縛而袂中利刃出乃悉斷頸散

明名臣言行錄卷之五

六

于足剝腸胃分掛菁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

公天威也遂破之前後斬獲四萬一千有奇盡降其

餘黨斬其藤改爲斷藤峽置藤縣千戶所控賊出入

刻石紀功班師陞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

子錦衣鎮撫公以與弟陸

四年公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預爲彈壓

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六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兼巡撫

開府梧州公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

謫議遂起內臣黃沁忌公束縛不得肆嗾人上書誣

公上爲遣使卽訊公引疾乞歸時年五十三



公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  
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江西嶺南  
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摛詞灑翰風生泉湧天才  
逸發

公鎮兩廣威嚴擬于三公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促縮  
如小吏軍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  
之選

公征大藤峽諸賊憂其險阻難下方食躊躇適新會丞  
陶魯直膳在側公顧問之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  
謀賊耶公曰然丞能爲我擊賊否曰匪直能且易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公怒曰吾部下百千人熟視無可當我寄者若妄言  
合咎魯不拜抗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  
攻賊者也公特未悉我能耳公異之改容問曰若所  
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公曰何少也曰兵在精  
不在多公曰唯汝擇魯乃標式曰孰能力舉百鈞矢  
射二百步者軍士凡十五萬其比于式者纔二百五  
十人曰未也復下令募數日始足魯乃爲別將日操  
練陣法勞以牛酒甘苦共之士樂爲死率以先登大  
破賊斬首無算所得賊穴中金帛悉分給三百人已  
無與者公大稱賞言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

府事按察僉事副使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  
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  
家軍至不遁卽降無敢抗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况  
三百人乎

公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賊已覺恐遲失  
事二更卽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  
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  
謂公得將將之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尚書嚴恭定公富

字大有鳳陽府懷遠人本姓嚴籍訛爲年永樂丁酉鄉薦會試中乙榜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

初授山東德平訓導乞修定先師廟配享從祀封爵禮儀召爲吏科給事中糾正違失務存大體陞陝西參政巡歷郡邑察民隱革奸弊興學勸農尤嫉賊吏

正統九年陞河南布政使饑民流聚數萬大肆剽劫公撫輯散解之轉左布政使土木之變邊境道阻部檄公督運冒險而進無後期者尋陞左副都御史提督大同軍務兼理邊儲舉廢政革苛徵抑豪橫廣屯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五

民始有更生之望軍功爵賞必覈無濫襄垣王遜輝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奸豪所忌不可許景帝爲勅王守法度勿得汗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謂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謙上議曰穰苴布衣監莊賈軍以軍法誅賈卒破秦晉齊以一穰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朝近日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皆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妄言沮軍法宜寃主者事遂寢公嘗按山西參政林厚坐厚法厚亦誣公臺置獄訊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

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厚竟削籍去

公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力轉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天順初石彪倚亭中公危法逮詔獄事多誣得致仕不數月卽起爲南兵部侍郎轉戶部又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官吏畏服奸豪屏跡有募人居東昌者頑犢桀黠公慮爲患奏于朝因其來京留之以消其不逞之謀

天順四年春召拜戶部尚書錢穀會計躬任其勞事有關於利害者僚佐或難之公曰第行之吾當其責公毋署名可也吏胥諸司莫不畏憚束手聽命左右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五

悅公者輒巧譖沮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年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時王忠肅公年七十八上又諭南陽曰繼翔吏部非富不可公經理財賦蒞以勤廉不動聲色出納節適八年春陝西用兵督餉非人屢乏軍興公薦方面有司楊璿余子俊可用吏部以爲侵官公上言薦賢爲國同心共濟若事輒任已動率尤人恐乖推讓之風自失寅恭之義且乞致仕不許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僉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名誠以字行新昌人永樂庚子鄉薦宣德庚戌擢工科給事中官至僉都御史卒于官

小心廉謹出使江西整刷軍伍民情宿弊上疏奏之皆當時急務改刑科有直言之節正統癸亥陞廣東左叅議受密旨許言事招捕雷化高廉等州盜賊諸叛皆平蠻獠向化時按察使郭智所行多不法公劾罷之黃翰來受代而所為益甚又劾之連僉事韋廣黃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啓行時廣人爭携金帛就舟相贈俱不受既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廣之軍民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老致仕官員及山獠洞人鹽場竈戶共一萬餘人連名具狀相率赴三司保留乞備其事上聞亦有跋涉萬里直詣闕廷稱冤者動以千計

已巳車駕北巡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盜有黃蕭養者久繫獄臥床之竹年餘葉生同繫者相詫為祥教以不軌使人藏斧索餽私艤船待海上與十九人破鉗鉞出揮斧而行追者莫近遂入海為大盜設置偽官招誘愚氓漸至十餘萬來攻廣城執都指揮王清至城下使諭眾開門清罵賊被殺詔遣都督董興總兵都指揮同知姚麟為副帥師往征之

廣人寓京者連章乞公遂命公與兵部侍郎孟鑑監督尋使巡撫廣東臨發白羊軍士莫不泣送公至廣廣城閉門被困者數月矣公給民木鐸出入自如賊至乃收保招撫脅從歸附日以千數復使人持檄諭蕭養蕭養曰得楊公一言死不恨尅期來見公單騎而往賊羅拜前泣公開誠為盡莫不懽悅越五日又至公復往見賊以大魚獻公受之不疑投降者又數千人未幾董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景泰元年三月五日有大星殞于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質明都指揮使姚麟來白事尙與啜茶談議忽疾作扶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臥內卽仆矣城中軍民間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手香燈弔哭者幾萬人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大人死吾屬無生意矣計聞天子悼甚遣官諭祭公卒後僅閱月大軍卽平賊凡賊所經處盡屠之民仰天號曰使楊公在吾人豈受此禍哉廣人追送柩還哭奠者阻塞道路如喪考妣既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奏請立廟于廣州額曰惠濟春秋致祭上曰可賜諡忠惠

陳璉祠堂碑曰公存心以仁處事以義予人以信歷官二十餘年終始一節彘險一心而論者徒以公廉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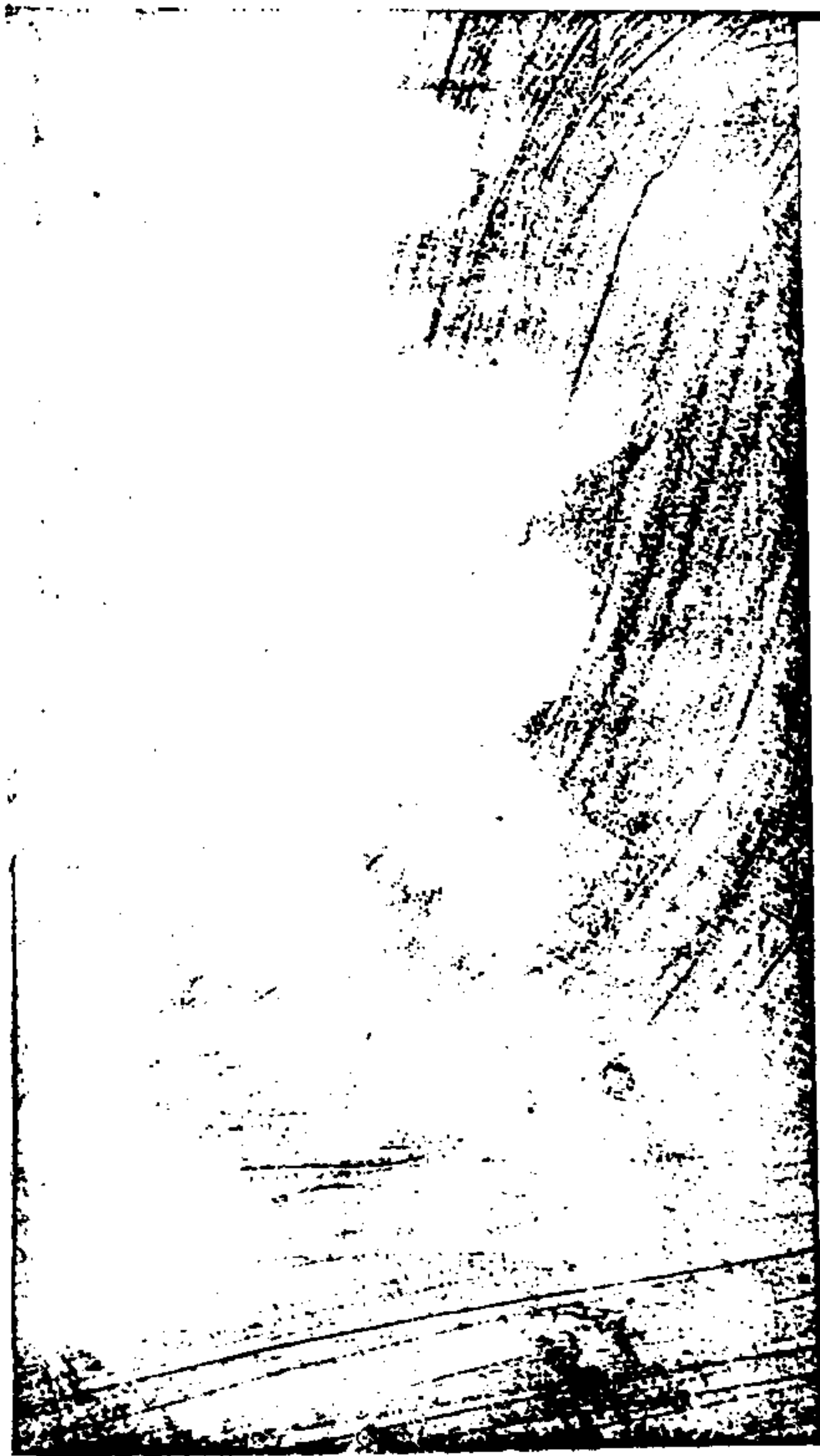


一毫不取與布衣蔬食寒士爭淡泊而已此未知公之全者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五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六

定西侯蔣武勇公貴

字大富江都人父來住以義勇附太祖起淮甸洪武十一年隸燕山中護衛積功封定西侯卒年七十贈涇國公

永樂中起小校累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後征交趾四征沙漠敗阿魯台于龍口洪熙元年復至大松嶺擒殺賊衆陞都指揮僉事調掌彭城衛事宣德二年四川松潘彝叛以公充右叅將率軍捕之首募鄉道從東路險絕處攀緣而進賊驚曰兵從天上來耶一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日戰十數合以全勝聞賜勅有奪橋斬關如古良將之譽明年陞都指揮同知鎮守密雲諸關番彝復叛仍充叅將討之尋陞左軍都督僉事充副總兵公謂彝性變詐非長驅撲滅患未可弭乃大閱士連破黑虎等四十餘寨斬首千五百級生擒稱是投崖死者無算彝遂寧謐賜勅獎諭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鎮守其地凡事有利害悉奏罷行之就成州千戶所建州治興儒學使知所教列屯而耕堡壘相望使知所守廩庾以足人心大安

正統改元召還陞右都督時西戎僞王阿台等寇甘涼



邊將屢失利命佩平鹵將軍印率京營五千騎征勦凡陝西甘肅及涼州等處官軍悉聽節制兵至鎮番出魚兒海子哨還時鹵酋把禿孛羅率衆犯莊浪公命將禦之生縛孛羅等百人又謀報阿台屯伏河西遂躡蹤倍道至亂山奮勇衝入且追且殺至石城泉斬首二百餘盡獲其馬駝衣械鹵有逃奴來言阿台府在公議卽往副將李安沮之公拔劍厲聲曰汝任邊寄肉食且數年坐視其縱橫不制尚掉三寸舌以撓我師敢復諫者死乃策馬前馳見賊遂整陣而前生擒男婦數十人送營復令軍士疾走至兀魯碎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鹵衆牧馬遂突衝馬羣以鞭擊箭檠聲驚之馬盡佚鹵旣失馬皆挽弓步戰卽令衆躍馬揮刀齊入以旗牌手督之遂大捷又分爲犄角勢列五百騎爲左右翼縱百騎登高峻疑之旣遇賊夾擊戰逾九十里阿台亦窘死西土遂寧捷聞遣中官齎綵段白金宴勞封定西伯食祿千二百石給世襲誥券晉鎮甘涼四年召還以雲南麓川宣慰思任發累寇邊六年命充總兵官佩平蠻將軍印賜蟒袍銀盃甲以行公與總督兵部尚書王驥至雲南遂遣兵勦之賊勢稍却師集金齒分三路進而公與尚書從中路令上江兵夾

攻會南風大作縱火四面矢石俱下如雨公乃擐甲鼓勇而前賊大潰斬首十萬餘級江流盡赤移屯騰衝賊據木籠山爲連環七寨又驅象爲陣合數十萬人於馬鞍山悉破之勢如拉朽直擣巢穴蕩無遺氛賊父子僅以身遁凱還詔戶部侍郎王質持羊酒迎犒臨清至則上親慰勞遣中官賜金幣羊酒於家擇日御奉天門設教坊樂部勞平彝功陞定西侯賊父子旣遁聞被擊于緬甸八年命與尚書下緬取賊仍寵賜以行時緬人數報送至而潛以金樓船載賊離五十里而不至公曰此給我也過江則絕我歸路且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瘴癘將發不乘此而剪之可乎於是誘緬人聽賞公則往焚其舟大戰一晝夜其賊首已先去賊子思機發之在孟牙者亦遁去盡俘其妻孥象馬以還破其賊寨二百餘處焚燹遂平九年還上復親宴勞加祿二百石賜白金綵段金酒器鞍馬以寵異之公之子雄見賊去急率漢達官軍三十人追殺不及而賊反扼其後衆寡不敵自刎沉于江時年二十四其三十人亦從之死上嘉其忠勇贈懷遠將軍彭城衛指揮使

十二年瓦剌遣使來朝諜者知脫脫不花及也先侯使



回卽分兵入寇上命公總兵禦之至境嚴耀威武賊引去召還嘉勞甚至十四年正月忽感風疾薨于家公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衣糧器仗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陣冒險衝敵爲士卒先所向披靡雖目不識字短于謀畧然天性朴忠忘已下人故能有成功登上將爵通侯爲一時名將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字宗道漢中人以功封昌平侯卒年

穎國公諡武襄

公起身行伍生長在邊機變敏捷善用計出奇兵擣虛或夜劫營累功陞都指揮

正統元年内臣韓政阮鷲疏公短上詰二内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上又每舉公功勵諸將公益自奮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鹵宣府大石門寶昌州捕鹵阿台打刺花斬首功二百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食祿千石充總兵鎮宣府鹵畏公呼楊

王

十四年鹵入敗我土木上皇道宣府北狩去公閉城門逮繫詔獄是年十月鹵犯京師出公獄中與孫鏗范廣等率兵一萬擊鹵涿州紫荆等處遂至固安大捷捕鹵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功四百八十邀還俘掠人萬計馬牛羊弓刀數萬鹵去進侯景泰二年賜世券還鎮宣府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公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將不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大臣皆重公威畧每左右公初指揮杜衡誣公尚書魏原卽訊雪公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公上



付公自治公以故感激也先之難奮不顧身轉戰于里一時諸將公功為最公子傑嗣侯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傑庶兄俊嗣侯俊先以擒叛者喜寧功陞都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六

定襄伯郭忠武公登

字元登臨淮人營國公英之孫勳衛舍人累功封定襄伯卒贈定襄侯諡忠武

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詞正統七年從王驥征麓川有功九年從沐斌征騰衝有功署都指揮僉事

十四年七月鹵入寇急進都督僉事副劉安守大同會上親征至萬全前軍覆沒倉卒議班師公告學士曹乘張益駕入宜從紫荆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纒四千里鹵至上北狩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危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公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死問傷裹瘡傅藥眾皆感戢既而鹵奉駕至城下索金帛約賂至歸駕公閉門不納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此公道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孫祥霍瑄出見獻上皇金幣瑄尤効力及約賄往鹵笑不應竟擁駕去

十月鹵以和為名犯京師公率所部兵并糾集忠義從鴈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護闕庭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腹背受敵首



尾不救又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

再上疏言鹵人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疑十二月鹵復欲犯京師公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鬪勇其涿州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鹵自屢勝以求出入自由不聞出一兵拒之者公不勝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八

憤拊循將士激以忠義誓必殺賊景泰元年正月賊入境公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賊營自朔州掠回公召將士問計或言我寡莫若全軍而返公曰我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卽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於是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公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谷公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里至栲栳山斬鹵首二百餘奪還人馬器械萬計捷聞進封定襄伯是役也公以八百騎破鹵數千爲一時戰功第一

閏正月公獲鹵謀二人械至京皆也先所親信鞠之云喜寧與也先謀遣人至京覘兵衆寡大明皇帝立未立期今年五月名送上皇奪京城誘也先入寇皆喜寧及小田兒也先戰大同把八平章死戰北京卯那孩平章及其弟孛羅死人馬約九萬戰死疫死不下萬餘老營駐九龍口其精銳在斷頭山又言鹵甚怕我大砲神銃短鎗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九

公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爲者相與共事復上疏曰往來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旣無廉耻之心蒞政惟肆貪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彘狄之禍又曰鹵勢雖云請和變態豈能預科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無事之時若不早爲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鹵旣退公欲大興屯田苦民力困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爲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公初至大同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公智勇兼備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一年百戰未嘗挫衄嘗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鑿溪塹覆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



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  
當是時巡撫年富知公公與都督孫鏗不睦鏗乞分  
公軍公亦會病稱疾不出富為聞于朝上詰責鏗天  
順元年奪爵為都督僉事南京是秋謫戍甘肅茂陵  
卽位復爵出鎮甘肅未幾召還充團營總兵八年卒  
贈侯諡忠武公事母至孝居喪秉禮武而能文謀而  
善斷公無子以兄尚寶丞斌之子嵩請于朝為後得  
嗣伯減祿五百石十四年卒子參乞嗣不許授世指  
揮使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國朝武臣能詩者莫過定襄伯謫甘州時有送岳蒙泉  
歸朝詩曰青海四年羈旅客白頭雙淚倚門親莫道  
得歸心便了天涯多少未歸人又曰甘州城南河水  
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  
少游經舊戰場詩曰一夜西風捲漢旌連營兵甲散  
如星孤臣獨抱寒天恨諸將難逃誤國刑自恨中原  
無猛士誰知高處有神靈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  
天戰血腥有聯珠集行于世

興濟侯楊忠敏公善

字思敬大興人官至禮部尚書封興濟伯卒年七  
十五贈侯諡忠敏

少補諸生不甚通經術而性沉敏能為人筭事年十七  
文皇起義兵署典儀所引禮舍人文皇卽位之明年  
召補鴻臚寺序班二年改鳴贊又四年進司賓署丞  
選侍昭皇帝于青宮又八年進右寺丞又六年進為  
卿與學士楊士奇楊榮善既家都城以積著起貨治  
居第郭外有園亭花木之屬諸公休沐有所宴賞則  
視公家如歸又時時饋遺名果餌不絕以是大得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卿問聲又十二年滿考進禮部左侍郎

明年從北征至土木師潰間行達京師時已六十五矣  
足胠不為倦鹵犯京師以公曉暢軍事改都察院左  
副都御史使佐于謙營九門外郭以與鹵角數有功  
進右都御史自侍郎至右都御史皆領鴻臚寺事是  
時太上皇帝在漠北元旦故事自朝正出卽相率於  
朝房投謁稱賀公獨流涕曰此何時也太上皇帝何  
所而我曹稱賀耶眾為止

時所遣使漠北若王復趙榮李實等皆以庶僚假卿佐  
往鹵挾太上皇請賂不甚讐欲奉之還而朝意更緩



至是以鹵酋責王復等非大臣故遣公再往然絕不爲奉迎計亦不予公一錢公乃悉其貲不足則貸之中貴人悉益市綺繡師比阿錫女紅線釵之類既至也先所使館伴者來與飲帳中詫公曰土木之役爲何六師抑何弱也公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而中貴人振欲邀太上幸故里初不爲戰備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二十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砲火弩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腹透七機又用言者計沿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蹄立穿刺客林立夜度營幕若猿猴而皆已矣置之無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十一

用矣問何言無用日和議成則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賂之其人悉以語也先次日公入謁又大賂也先也先喜坐定公乃前責之曰太上皇帝朝太師所使使必三千人歲必再卽釋子亾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太師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又予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公曰非敢削馬價也太師之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忍拒是以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也先曰者者胡語是也公復曰帛有一二剪裂幅不足者諸通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卽太師所使進馬有劣

弱而貂皮敝豈太師意邪也先又曰者者公因復進曰太師之攻吾兩矣所磔殺剝剔以數十萬計而太師之部曲寧無有血吾刃者上天好生太師獨好殺夫是以數有雷警今者能奉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益喜曰者者因謂公歸而太上皇帝有重寶來購乎公曰太師得重寶而歸我太上皇天下後世謂太師貪重寶也歸我太上皇而不索重寶天下後世以太師貴信義而賤貪黷令名奕奕何况我之德太師無已而重寶以漸繼也也先大悅曰者者遂以公見太上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十二

公再拜進醪糈問萬壽侍立不敢坐也先數目太上皇太上皇謂善太師與汝坐則坐公頓首辭曰君臣之禮雖草野寧敢廢哉也先嚙指顧其下曰咄咄汝曹中國禮乃若此遂以輕騎奉太上皇帝與公歸歸而上以非初遣旨薄其賞僅遷左都御史仍領寺事而大司馬謙心許之時太上皇在南宮元旦朝正出復且修投謁公復泫然曰太上皇不受賀何我曹乃相賀也識者益稱之

公始善中貴人振後善中貴人吉祥等而與石亨比會景帝病公知亨吉祥有迎太上皇謀遂與之合而發



南宮錮太上皇即位論公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興濟伯尋加號守正改文臣歲祿一千二百石子誥券世世承襲改領左軍都督府尋加禮部尚書兼領部事而定襄伯郭登亟疏公使鹵功請位之三公於是亨吉祥忌之稍稍間於上漸疎絀而明年公亦卒子宗自勲衛襲四年例奪爵為金吾衛指揮使孫增尚公主授駙馬都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十四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字尚德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以軍功封靖遠伯卒年八十三贈侯諡忠毅

為兵科給事中使山西獨徐溝鹽虧課二十餘萬陞山西按察副使召入尹順天宣德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陞尚書

正統二年阿台朶兒只伯數入塞寇掠甘涼左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狐疑莫發於是驥輟部務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驥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鹵至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五

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僂敬軍中以殉公故秘之而大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於是諸將士股栗莫敢仰視公乃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騰脂堡西抵滾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滾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戰守大至則併力拒敵軍



勢遂大振

鹵至莊浪公授方畧出戰稍捷鹵引去未幾鹵復至公馳至甘州簡副將蔣貴率精騎追擊戒貴曰勉旃不能成功毋相見也貴感奮直前搏鹵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城鹵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公曰鹵未大斃不畏吾不退去使我憊于奔命非計也遣諜知鹵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較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璽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計朶兒只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賜死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十六

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偽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花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公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

麓川宣慰思任發叛麓川本百變僻遠不當中國一郡而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命公統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兵公曰賊方熾毒我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部署至金齒分三道

擣上江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會大風縱火焚賊柵乘勢力戰斬首五萬賊退走保險拒我我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其象陣馬鞍山思任發遞移兵討韋郎羅韋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公遣偏師抵賊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懼斬其首并縛妻子來獻七年班師還京封靖遠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世指揮同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十七

于隴把加祿三百石是年巡寧夏甘涼塞十三年木麓川賊孽思機發反孟養公又督軍至金沙江賊堅柵西峰拒我公潛渡破賊柵思機發遁公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召還京停獎勞勅改公領平蠻將軍討貴州苗獲其稱剗平王蠱富者檻送京師僂之加歲祿百石土木之難羣臣廷劾中貴人振不道株及公

景泰元年與世券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鹵性諂詐叛服靡嘗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



異日不叛况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南衛所下兵部公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真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廬俾耕牧自便著此爲例上從之

改南京兵部總督機務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公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爲一新而大司馬謙弗重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以寵公而內猶嚴之時禁私役閹人俱令籍入宮唯黔國公寧陽侯得留四人公獨留六人公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女伎供張奉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於南宮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六

公與焉復領兵部事加號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公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子瑞嗣世伯一孫添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太傅王襄敏公越

字世昌濬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左都御史以軍功封威寧伯卒年七十四贈太傅諡襄敏

博涉書史爲詩歌文章援筆立就而藻思益發爲人多力善騎射好談說經濟大畧睥睨顧盼有天下志舉進士方對策大廷忽有旋風起攝其策雲表已而不見皆惟異之及秋而朝鮮貢使附公策來而曰其王方視朝有旋風捲一物下者則進士卷也敢以聞景帝閱姓名謂吏部曰識之此當任風憲於是緣進士選得監察御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九

英宗復辟視朝觀公進止奏對數目屬之時寇浚長都察院束濕僚吏亾河當者而公於臺事精所建畫必出深意表以故愛異之久之擢山東按察使各聲愈籍籍等大同有鹵警當置巡撫上喟然曰安得如韓雍者而任之時雍已撫宣府吏部乃請徵公召見便殿公故偉服而短其袂上熟視良久曰非故快御史耶可使弁而將也遂擢右副都御史以行會鹵稍徙去公乃飭兵政繕器甲簡士伍修堡寨爲經久計成化六年視師延綏輕騎襲破鹵於崖窰川俘四十餘人鹵首加百遷左副都御史又破之於黃草梁俘五



人鹵首百二十進右都御史前是文臣視師者多從大軍後出號令行賞罰而已至公而始多選驍勇跳盪武騎爲腹心將而與鹵搏始有戰矣然尙不敢與鹵軍鋒角惟以間諜探鹵累重所聚而劫之或剪其零騎用是得數成功名公再設伏微鹵破之俘斬百餘獲馬牛羊器仗稱是公復謀知鹵滿都魯李羅亂加思蘭三酋自河套渡分寇西路而其妻子營於紅鹽池乃率總兵許寧等以精騎五千襲之兩晝夜行三百三十里至其地分兵千餘爲十伏以相救而身與寧等分兩哨薄其營遂破之擒斬三百五十五級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三

獲其女穉駝馬牛羊器械不計其數焚其廬帳而還時滿都魯等行剽至韋州頗有所獲而遇諸鎮兵邀敗之斬首鹵一百四十九奪所鹵男婦二千馬騾牛羊十三萬甲仗千六百餘賊旣以失利矣歸而廬帳妻子畜產皆蕩盡乃相顧慟哭遠徙不敢復居河套故地捷聞再賜璽書褒諭俄召還京論功加太子少保食從一品俸同李賓掌都察院事兼提督十二營兵馬

兵部尙書缺公意必見屬而余子俊自外鎮得之忽忽不樂乞歸不允乃上疏陳紅鹽池之戰謀皆自臣出

爲故尙書白圭所抑沮錄功在諸將後而部曲亦有未陞賞者下兵部余子俊爲請進兼兵部尙書明年復加太子太保

中貴人汪直領西廠訶察中外事威福傾一時而年少好言兵公亦與之好直欲誅建州莫以爲功而遼東都御史陳鉞賄之重且始謀以故直用保寧侯朱永總兵東討身監其軍俾陳鉞參而不及公尋破建州莫永至封保國公陞賞優渥公艷之乃謀於直以鹵酋西犯邊詔保國公永爲平鹵將軍率師西討公爲總督直仍監其軍令永將大兵由南路身與直將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六

五

輕騎由宣府大同俱會於榆林旣至大同謀鹵帳在威寧海則選二鎮之勁騎二萬餘分道乘風雪薄之鹵狼狽出戰遂破鹵斬首鹵四百三十七級鹵男婦百七十馬駝牛羊以數千計旗纛甲仗萬餘捷聞公遂進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歲祿千二百石子誥券子孫世襲自是益精心事直矣

嘗曲宴內伶戲爲貴人裝兩手各操金鉞恣睢而前問何人曰汪太監所持何物曰兩鉞耳不仗此不能一步上笑而弗罪也當是時保國公永師至榆林甫



三日無功召還尋復命公等出師至大同適鹵從東山等墩入境剽掠公縱兵擊之擒十人斬首百十三級獲馬七百餘匹詔進公太子太傅增歲祿四百石復錄一子官

為平胡將軍直仍監其軍駐宣府調度擊鹵鹵已退公等請班師不許遂巡延綏而鹵入寇河西清水營等處公等使遊擊將軍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叅將支玉敗之於大窰梁延綏總兵許寧敗之於三里塔擒十二人斬首鹵三百十一人功最多鹵亦創懼不敢近邊而捷聞僅加祿五十石汪直賞亦薄尋改公征西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王

將軍鎮大同猶與直共一鎮大學士萬安等巧請移公帥延綏以離之而命延綏帥許寧填大同言者以寧直不相能遂改直於南京御馬監既行則姦事大露上乃命給事御史論紕直入罪因并紕公詔削公官爵追誥券徙置安陸州而盡奪其諸子錦衣都指揮使等官

弘治初赦還鄉尋上書自列寃狀會有左右之者得復左都御史致仕公居嘗喜奢華自奉若諸侯王而其御軍卹下財往來若流水籠罩豪傑不知所從人皆願為之死機事百端閃倏變幻出沒若神鬼軍行過

陝西秦王賜宴奏伎公語王下官為王吹犬久矣寧有以相酬者因盡乞其伎女歸一日大雪方坐地爐使諸伎抱琵琶捧觴侍而一千戶訶鹵還即召入與談鹵事甚哲大喜曰寒矣手金卮飲之復談則益喜命絃琵琶而侑酒即併金卮予之已又談則又喜指其中最姝麗者曰欲之乎以乞汝自是千戶所至為效死力積功至指揮其夜襲鹵帳將至風暴起塵翳目衆惑欲歸一老卒前曰天贊我也去而風使鹵不覺歸而卒遇鹵入掠者還而我據上游皆是風也公不覺下馬拜功成推卒功以為千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王

十年鹵大入塞陝西急起總制寧夏甘涼諸路軍務諸鎮守巡撫而下悉聽節制仍許以便宜行事公至即犒賀蘭山之別部行剽者覆之斬首捕生過當捷聞加少保太子太傅請復哈密封以兵援其王還國疏上不報而中貴人廣敗自殺言者皆首攻公上雖雅重之不為報而公坐憂悴病劇遂卒公再起欲還伯爵不得而諸子多官環列者

沈先生周云始威寧伯與保國公永帥千人巡邊鹵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為陣列自固鹵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反顧自率驍



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鹵不覺明日乃謂永曰  
我一動鹵躡擊無雉類矣結陣示暇形以惑之也次  
第而行且下馬無軍聲故鹵不覺也

王文恪公曰世昌紅鹽池劫鹵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  
往往黜其功

崔文敏公曰少聞世昌文武大畧比入翰林人多言其  
任術不足數及修泰陵實錄得見國史知其塞上功  
甚偉世昌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  
久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其於邊徼險易  
鹵情真偽將品事勢定諸胸臆覈如示掌出奇取捷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五

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馴辨強皆樂爲之用效之者  
皆自以爲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權挫劔而  
志不少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隨侶鍾屠瀟王  
濬四御史健將武校多出其門睦族敦舊賜窮郵貧  
援培卑幼如恐不及

都督同知王公信

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襲寬河衛千戶累功陞都

督同知

父忠征迤北戰歿母岳氏生公半歲持節育于成旌爲

忠臣節婦

正統己巳鹵犯京師拒戰西直門功擢永清衛指揮僉  
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遷指揮同知天順辛巳  
破曹賊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鎮通州改守倒馬關  
修治城堡鹵不敢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五

公守荆襄二年石和尙劉千斤反荆襄公進據房陵民  
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公主帥逗遛不  
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  
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走追斬有功陞  
都指揮同知

鎮臨清兼管倉糧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  
畜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  
上疏以本鎮地方連遭水患禾稼漂溼即陽新築垣  
衝塌過半軍民愁嘆倉廩空虛忠當預防因條上慎  
專任實倉儲修兵衛禁科罰四事朝廷嘉納

辛丑疏言湖廣蠻蕞雖腹中之蠹實無能爲但我軍奸



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纒停布縷何在求免飢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惠守令人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上下其章於所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所部都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延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海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  
公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廡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劉忠宣公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王君實若

人那討得來

提學沈副使鍾稱公操履潔白如馬援曹彬謙厚如祭遵嗜學如杜預別白是非利害如趙充國實不愧古之名將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六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六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七

祭酒陳文定公敬宗

字光世號澹菴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官至祭酒卒年八十三嘉靖中謚文定

選翰林庶吉士與修高廟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修五經四書大全成改翰林侍讀後丁母憂宣德改元起復修兩朝實錄未成轉南京國子司業秩滿陞祭酒為人矜嚴好禮久居太學力以師道自任嚴立教條痛革舊習日勵諸生進學成德是時瞽宗之政肅于朝廷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關中楊鼎發解試禮部下第疏乞入南監從公學上從之鼎至監清苦力學後舉禮部亦第一廷試第二仕至戶部尚書

公善飲嘗飲襄城伯李隆所隆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飲醕酌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公拳握最謹其矜嚴如此

仁廟在東朝時公九年考滿禮部尚書呂震署銓選喜諛諛中書陳夔訓謂公曰前者春坊庶子鄒濟通考行跪禮遂擢太常少卿今亦當如此公曰屈侍從之膝以希陞擢執若守志不渝時侍講李時勉修撰馬

鐸皆以為然比至吏部考滿皆不跪眾皆驚愕僅得復職

公遇寮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請逮理周文襄曰盍疏申雪即為屬草詞或遷就公驚曰得無誑君周笑曰法惟奏事不實耳不果上事亦竟白公剛正介潔不見喜愠官太學二十餘年諸生多位至卿貳公獨久不調時北監祭酒李時勉約束諸生身教亦嚴世稱南陳北李景泰元年引年與魏文靖公同致仕公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別號澹菴居士至是又號休樂老人云有澹菴集行于世天順三年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太常少卿劉文介公儼

字宣化江西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第一官至太常卿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侍郎諡文介

自幼端介不凡雖治舉業必探底裏年二十餘領永樂間鄉薦下第歸家潛心又二十餘年乃慨然有志魁天下正統壬戌果擢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以古文明天下

景泰初進侍講五年教習庶吉士六年修寰宇通志爲副總裁繼續宋元通鑑綱目復領之七年志書成進太常少卿兼侍讀主考順天鄉試內閣陳循王文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子入試並私屬公公不爲地則大恨旣放榜訟公閱文不明取士徇私請如洪武中劉三吾等坐公罪重開科試士上命高文義公覆試諸得舉者朝退高公請奏事聞上且力言二臣之子文亦可觀願辭有定額儼等本無罪上重違二人意令順天府准其子會試王文復疏辨上不喜曰敢再言者以大臣擅法論于是六科給事中張寧等劾陳循王文職居輔導任重經綸所宜遠嫌薦士爲國家持正誼引大體乃以父子私情煩瀆聖聰臣聞宋范質爲相從子昇求遷作詩戒之韓億爲相子維舉進士以父任執政不就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廷試方之循文父子高下可知沈文通登進士第一馮京第二厥後用貴胄不先寒畯進馮退沈方今舉錯得失又可知順天應試士子歲千八百有奇中式者纔百三十五人雖云考試未精然濫進貴胄之風如何可啓循等乖悖久彰人心共怒伏望速問如律用懲玩欺不則賜歸田里別選正臣以居清華密勿之地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上是科道官言第以大臣宥置不問先是廬陵羅崇岳舉順天第一坐詭籍斥還本學時臣爲之語曰解有名還學生榜無氏便貢士明年英廟復辟循文得罪倫瑛謫戍命公署翰林院事有寵用之漸竟卒贈禮部侍郎諡文介公天性至孝居喪致毀族人數千指貧窘者爲喪葬婚娶寡弱者扶持之做宋范仲淹立義田先祠之左鄉有貧悉燔其券立朝侃侃交必正人爲邪者面折不少借直聲大振士大夫間



御史孫公鼎

字宜鉉江西廬陵人永樂間鄉科仕至監察御史卒年六十有六

歷江浦松江學博士甚得士心彬彬多興起者楊文定溥薦爲監察御史督南畿學政公教一以德行爲本而文藝次之學置本源錄錄諸生善行以身爲率不事譏防行部令勿先知從單輿猝至諸生集輒閉門面試一文或破題數首隨閱隨定畢便開門呼名而出案牘隨之先後允愜私囑者無所措手嘗見庭橋方熟命左右摘嘗因分畀諸生同啗之一生獨取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七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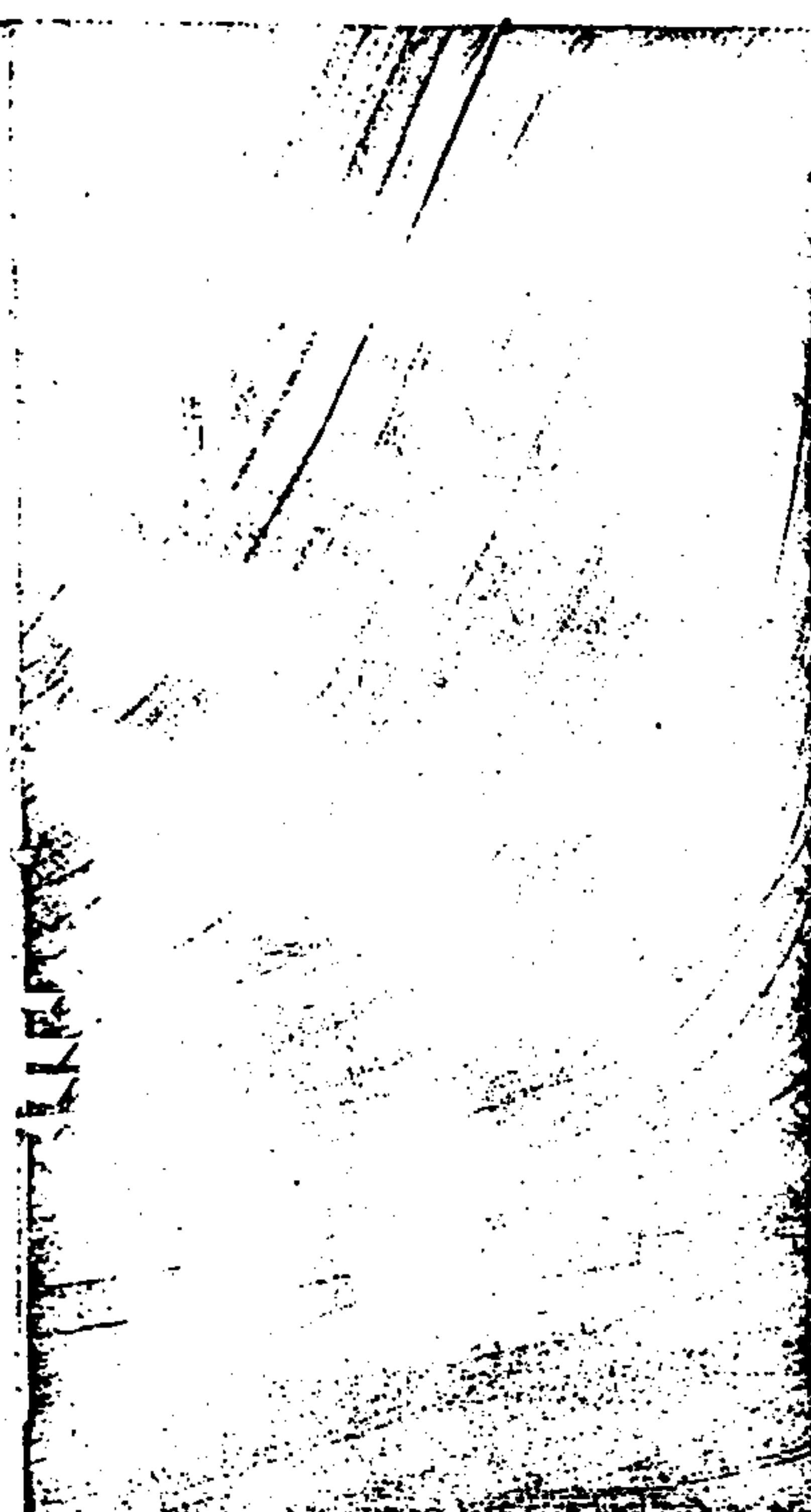
二公問之以奉親對公大賞倍遺之

應天苦旱饑甚奏免其租什七賑濟萬三千餘石賴以全活者甚衆庚午秋試時上北狩公小試罷謂諸生曰諸君從有司試當簪花燕饒今日爲臣子枕戈之秋老夫不敢陷諸君於不義乃與飲茶令從中道行自步送出門旣而詣闕上疏請隨所用以致死不報乃自矢于文信公祠去蒞所部道遇金尚書濂慷慨對泣有萬里丹衷扶日月兩人清淚對山河之句其忠憤如此

庚午初封其父母得告歸省父聞恩命至擁騎郊迎公

塗行控御甚虔觀者榮之明年還朝念親老請致仕歸後祭酒司業缺當道屢欲薦起之郡守金陵張瑄疏公孝追曾閔學踵程朱宜起居論思之職皆未果名卿大夫過公鄉者必禮于其廬鄉人子弟考德問業者無虛日歸六載爲天順元年十月朔卒於家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七 六





按察司僉事黃公潤玉

字孟清浙江鄞縣人舉京闈鄉試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卒年八十九

生五歲侍母病夜不就寢家人異之六歲就塾師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成誦塾師奇之十歲道上見遺金不拾十三歲改元永樂詔徙江南殷實戶實北京父當行公傷父老行萬里輒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愈于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無人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徭賦墾圃種蔬以為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心為嚴師以聖賢為矩矱擇然後言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端無所苟焉都城有富翁獨與一女居招與同賈辭或問何也曰瓜田不納履耳於是里中子多從之學為文理致淵永

舉鄉薦授學官用薦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斥藩臬郡縣之不職者百十人英廟卽位以楊文貞薦為廣西提學僉事屏澆薄獎俊賢士風丕變時寇起軍興都指揮吳某妾掠子女萬餘口公劾而歸之副使李立入民間死罪且數百人亦為辨出之萬口稱快

改湖廣按察司時巡撫都御史李實張甚藩臬皆折節下之公無加禮而連黜貪墨屬二人皆實鄉戚也實大恚劾之謫知和州含山縣惠利有恩已請老去

公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迺取儀禮分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而以禮記諸篇載田事者附焉別為一卷通五卷皆為之註釋總曰儀禮載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淵與撰學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副鄭氏誤註為裳而玉藻長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中繼掩尺注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為之註嘗因安遠侯柳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居二十載壽八十有九而卒時成化丁酉五月二日也



知府劉公實

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官至南雄知府卒年六十六

改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公意且得教職竟爲同知金華在任三年不以妻子隨廉操直節綽有聲稱金華早賦述叢積催科急民或鬻子女公疏得免又贖還其子女公閒輒探閱經史卽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之不爲改郡有顏孝子宗忠簡呂東萊祠墓公爲修葺鄭義門合爨久不能給又買馬出力給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九

山西公爲疏乞免役

南京鄉闈較文舊例給帷幕衾褥遂以爲贖公却之丁母憂廬墓蔬食以終喪擢順天府治中

景泰中召修宋元史筆削任心無所咨承屈遜見所修不合已意笑聲徹閣陛間聞者驚愕相戒勿以彙示公擬知南雄府府當嶺南孔道商稅鉅萬知南雄者輒盈糶推其餘何過客得其歡心且爲游聲譽公至存稅一繕郡學補張九齡大庾嶺松不肯私一錢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南雄意得重賄不得苛辱公郡人擁公竟出中貴去至韶韶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言

中貴橫索賂辱太守事中貴懼急傳馬馳奏公抗勅

使毀勅大不敬詔逮公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從

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

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

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

居恆喜著書尤長於春秋中夜有得甃童子然燈起書

爲人清強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彭文

憲稱其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

惕不沮蓋實錄也

一日行縣始出郊一狸迎拜于道行十里許引類羣至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十

且行且拜公下馬視之羣狸馴伏良久乃去嘗夕寢

夢神語以公署將火公驚起至廳事火且然矣因率

衆滅之其精誠感召如此



知府張公寧

字靖之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汀州知府卒

年七十一

公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莫點金精恐飛去之句  
人已識其不凡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實第  
一不遂廷對數千言宏博剴切侍郎姚夔讀之驚問  
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忠肅奇其才大學士王文以  
南人忌之抑置二甲

授禮科給事中嘗諤自將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  
議景帝必問張給事云何丙子順天鄉試內閣陳循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十一

王文以其子不得舉中傷考官劉文介幾得罪公奏  
元宰私其子而為暴才稱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聞  
者竦然

皇復辟因災變日御齋宮用祈消弭公會六科乞詔  
在京衙門將稅政苛法所當改革者悉奏舉勸上尤  
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濼留  
意優詔允答曹石恃迎駕功竊美威福事關禮科公  
舉奏無避聲焰減戢上以是知公

朝鮮毛憐讐殺內降遣公與都指揮武忠偕往既行遼  
東奏至勅使臣取便進止公時至遼東拜勅言君行

臣忠敢自便乎即語鎮守官設備而行至則宣揚威  
德開示禍福東人感服解爭遣陪臣入謝還陞都給  
事中

憲皇嗣位公首勸經筵進講大學衍義又薦起王竑李  
秉為兵部尚書都御史諸大臣不悅皇太后生辰設  
齋醮禮官飲大臣金錢祈福公言人臣當和衷敬德  
仰贊聖孝上綏懿祉釋老不當崇奉辨香非可祈祝  
行之祇壞風俗傷名教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劾南陽  
獲罪謫邊公又合六科申抹以故諸大臣益忌公適  
廷薦公及岳正堪任騰清黃侍郎都御史者竟陞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十一

知府汀州

公至汀先教化後刑罰盡除厲民弊政興學校表節義  
恤孤獨禁遊惰郡事一新諸上官故忌公才在任幾  
一年歸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淳金奏都皆以疾  
辭王端毅公道郡城特造公敦勸之卒不起家居三  
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西行者靡不造謁  
得一接見為幸名震海外行孚鄉黨高風峻節足以  
敦薄俗勵後進

公偉貌修髯雄文直道重瞻屢回屬意大用銜命萬里  
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卹民隱早見遄歸養高林壑



開家有則孤踪無玷如公者出則爲天下士處則稱鄉先生者也

雙節寒香晚翠者公之妾也公歿主母以皆少年將遣之二妾剪髮見志寒幌孤樓窮年相守家人鮮見其面公故食貧身後家益落二妾茹荼食蘖不知老之將至嘉靖中詔表雙節公女恒情者爲指揮姚麟妻亦早寡而守節君子曰斯可以觀德也已詩云刑于寡妻此之謂也

布政使夏公寅

字正夫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山東右布政使

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杜門誦經史百家言久之發爲文章淵閑與密脫去流俗自成機杼陞江西按察副使提學專崇行實黜浮華閱卷一目數行下又善鑒別復文山祠葺白鹿書院修陶侃讀書臺以風勵學者陞浙江叅政處州民苦虐政走山谷招不聽曰須夏叅政來公檄至卽散成化丙午進山東右布政使敬簡有容愛民節用或勸興作不聽曰勞而不怨斯可公留心當世聞朝廷善政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憚終日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竝建其勢宜嘗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飢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清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望實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清吳中早饑有司莫以告公投書巡撫發廩二十萬石糶十萬石三吳併獲以濟他所論列若文廟禮樂之數正風俗立紀剛崇文化作人材之類



皆切於政本平生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  
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閑過二  
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客悚然避席曰名言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七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七

五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八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字禹範盧氏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官至南刑部

尚書卒年六十五諡清惠

宣德辛亥擢禮科給事中議論持大體有清譽正統二  
年兩淮鹺法大弊擢運司同知公性節儉嚴肅尤慎  
交接吏胥豪商勢家凜凜不敢肆嘗條奏鹽法便宜  
事者為令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陞都轉運  
使嘗坐水旁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清已而被誣逮  
下獄得釋又以都御史清理兩淮鹽法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一

景帝初陞刑部右侍郎屢辨疑獄有婦訟其夫坐離異  
公曰不可杖婦而歸之已兼江北巡撫歲凶盜起公  
善循拊流民復業者七萬家勅審錄諸郡大辟囚得  
釋者二十六人有婦人來何苟家者去而死婦家訟  
苟與弟殺婦苟誣服公疑之釋苟兄弟已而竟得殺  
婦者警家也人服其明

景泰三年王文當出鎮陝西代陳鑑文不欲行諷諸御  
史留已公以侍郎出鎮守除弊屏貪威望益著先是  
巡撫多部寺司堂官文移不得輒下按察司下亦不  
肯受約束公奏得竟下邊將請增臨洮諸衛戍兵下



公議公言邊城士卒不爲少將官能嚴紀律精練習  
勤撫恤絕侵漁養其銳氣加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奮  
不然徒冗食耳竟不增戍四年轉右副都御史仍鎮  
其地會有言市羊角爲上供燈公上疏曰昔宋神宗  
買浙燈蘇軾諫止之今買羊角製燈無乃類是上遂  
止

天順改元公來自陝西留爲右都御史時子裕任給事  
中公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改裕爲翰林檢討是年  
諸御史劾曹石逮詔獄并逮公降江西右布政尋轉  
四川上知公清正一日對輔臣論人才言九疇去非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八

其罪南陽對曰九疇操行誠不易得未幾以禮部召  
至京陛見上憐其老改南京刑部尚書曰遂卿優閒  
四年卒上又曰可惜此老以左都御史蕭維禎代公  
公孝友純至居喪秉禮平生無他嗜好公退焚香讀書  
而已交人不泛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事是非確  
然不肯詭隨好善嫉邪別白太過以故與衆寡合累  
遭讒困賴上保全之子裕自有傳

尚書軒介肅公輓

字惟行鹿邑人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官至刑部尚  
書諡介肅

天性廉介嘗督漕淮上嚴寒忽墮水援出裹被坐有司  
急進衣却去竟候舊衣之乾陞御史獨振水蘖之聲  
爲浙江按察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約同僚三日  
出俸易肉一斤故舊經過輒留供飯飯惟一肉或至  
殺雞見者皆驚異曰軒廉使殺雞爲客大破費遭喪  
卽行僚屬尚未及知公旣去陳璇代公亦清嚴浙臬  
稱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八

景泰四年公爲副都御史巡撫浙江改南臺內艱奔喪  
天順初首用公爲刑部尚書耿九疇爲右都御史二  
人廉介有名海內信向未幾耿公欲去石亨不果反  
爲亨逐去公亦病請致仕上召公至文華殿面諭留  
視公疾不可強與致仕及陞辭上復問公曰昔浙江  
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又問卿  
年未老病愈可再用乎公又頓首辭疾上賜金爲道  
路費公去上復思公召爲左都御史督南京糧儲  
公嚴毅遭人無賢否悉峻拒不與接歲時詣禮部拜表  
慶賀屏居一室撤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鼓嚴出行



禮禮畢竟御肩輿歸條儕聞公來輒避去亦不樂與處南武駕郎沈琮嘗言留都大臣唯公及魏驥廉平峻偉不務文飾間令吏寫公牘數十冊卒後修史有司從其家取行實無有也其敦朴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八

四



僉都御史魯端毅公穆

字希文天台人永樂元年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卒年五十七天啓中補諡端毅

幼舉動異常兒稍長攻苦食澹篤志經史嘗大書咬得菜根段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及登進士第還鄉杜門讀書未幾赴召邑長贖鈔萬緡辭弗受或曰贈亦禮也何故却之公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

拜監察御史位廟監國時列上漢庶人不法罪狀留中常州巨商罹法當斬鄉人懷金三百兩乞減死公斥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八

五

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

擢福建按察僉事雪冤濫繩貪墨摧豪強泉州進士李思義妻吳少而美舊與富烟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及其姪吳竟適林李宗人訴于郡郡受賂反坐李宗人誣又訴憲司憲司受賂如郡十餘年不決公廉得其情一訊卽服

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妾生子與兄子貲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出逐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於是悉歸其貲晉江縣境有四閘水以蓄洩溉



田數百頃爲豪右專利歲旱細民羣訴公罪其專利者民皆驩呼鼓舞超陞僉都御史召入臺朝退方治事疾作而卒貧不能斂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公爲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欲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餘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莫不咨嗟嘆息

尚書崔莊敏公恭

字克讓北直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書卒年七十有二贈太子少保諡莊敏爲戶部主事有能譽出督延綏邊儲南陽薦知萊州府府庫故歲入漕海布數萬輒浥爛守者率破家公請量留漕海布餘並出爲軍餉不踰年布盡歸守庫者八百家

千遺官部署勤王在萊六年吏與民懷立去思碑於楊震祠中

景泰三年陞湖廣右布政使盡革諸冗費及和市苗民侵武岡督餉訓民兵勦賊賊皆聽撫公安監利流民相殺公曰勿急急且大變下令流民願附籍者聽否且俟秋成遣歸衆遂定調左江西篋中惟律書數冊衣數襲而已

省有廣濟庫者庫官吏乾沒五十萬公發其奸賊行臺韓雍竟法連坐布政使失職郡邑肅然制爲役法調輕重任一歲之勞得九年之逸至今行之



天順戊寅改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所至郡縣進諭耆老令人得盡言於是周知利病崑山民王凱素無賴利別籍所遺田產自冒為軍御史連坐隱蔽者二十四人悉配戍眾訴于公公下有司集里老覆其實事遂白乃坐凱罪

松江舊役澇清夫天旱則開門隨潮引清水灌田水大則泄之以防滄沒後漸廢弛沿江之民歲被淫潦卽親詣其地督工挑浚分江為三段崑山縣自夏界口至白鶴江上海縣自白鶴江至泆家渡嘉定縣自泆家渡至莊家涇皆以次受役至今利之又浚曹家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八

八

蒲漚塘新涇大營浦諸水民因目曹家港為都臺浦以識不忘

四年鹽山薦為吏部左侍郎五年代李秉為尚書以母喪去位服除改南京吏部首黜諸司不舉職者數人以正吏治尋奉勅叅贊南京畿務凡政令必與二三同事論定而後行兩以疾乞致仕不許後再乞乃許之成化十五年十二月卒年七十一訃聞贈太子少保諡莊敏賜葬祭官其子璿為中書舍人

公和厚坦易靖共自守遇人不為矯飾而是非臧否未嘗不公臨事惟求合理便民雖難不避其為政知大

體愛惜人才尤親善類卒之日遠近聞之莫不悼惜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八

九



尚書姚文敏公夔

字大章桐廬縣人正統壬戌會試第一官至吏部

尚書加太子少保卒年六十贈文敏

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入太學祭酒李公時勉一見知  
爲偉器壬戌與從弟龍同登進士癸亥擢吏科給事  
中首疏八事多見采納甲子夏旱奉命祀北鎮雨應  
時至都御史王翱鎮其地喜曰此所謂隨車雨也爲  
立碑於廟

巳巳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臣勸郕王進議未決詢諸  
六科公曰朝廷任用大臣正謂社稷計何必詢諸小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臣衆乃請文華殿懇請事遂定十日鹵大舉進逼京  
丁丑衆議戰守不一公言兵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  
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齋勅宣府遼東  
令總兵官楊洪曹義各選勁騎刻期以進與京軍內  
外夾擊未幾洪義統所部兵來賊果一夕遁去

丁丑春正月景泰不豫尚書胡濙在告公強之出十四  
日率文武大臣于左順門問安退集東閣內議立皇  
太子疏懇請未允次日公欲率百官伏闕以請是  
夕與學士商輅議定遂請十六日早三鼓至朝房公  
屬輅具本稿有陛下爲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

章皇帝之孫正位東宮等語公躍然舉筆於立上漆  
一復字時同官鄒幹等俱稱善已時入朝衆議合文  
武大小官僉名以一樣寫二本因遲延至十七日早  
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輩竊弄威權憾公不附已乘間調公南  
京禮部英廟素知公爲人且聞立儲之議未幾驛召  
至京賜一品服轉左侍郎戊寅調吏部有真定守以  
賄敗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判  
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  
後亨敗附亨者降黜而公之言益重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癸未晉禮部尚書詳雅敬謹明於典禮克稱厥任上澆  
嘉之甲申憲廟嗣位命侍經筵乙酉上耕籍田幸太  
學皆從公請宴賜有加公率羣臣上封事其畧曰皇  
上常念祖宗之付託思天下之艱難勿以目前無事  
而恣于宴安肆于逸樂以禮法齊家以節儉制用官  
爵無濫授金帛無妄費土木無妄興齋醮勿頻設出  
入有防巡遊有度節嗜欲養天和留心萬幾無怠政  
務上嘉其言慰諭甚至丁亥朝鮮進海東青公言非  
故事宜詔自今非常之貢物不得進以示不寶遠物  
之意



戊子四月以災變率羣臣上疏言皇上春秋鼎盛而震位尚虛宜均愛六宮以繁子嗣乞罷西山所建之塔斥回阿叱哩之流留心經筵裁決政務親君子遠小人服食言動悉遵祖宗舊規庶回天意上嘉納之慈懿皇太后崩卜葬有異議內閣執不可繼之以疏事下禮部公率羣臣覆奏詞甚懇切有曰山陵宗廟聖孝所先綱常典禮國家攸重萬一合葬祔廟之禮少可疑阻關係非細豈能保其將來無據理改而從正者上覽奏感泣卒從其議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十一

臺省由天子親簡吏部僅選守令以下耳公至乃悉委之連舉臺省藩臬十數人皆稱職中外服其公明辛卯加太子少保冬葦出軒轅公上疏反覆諷諫壬辰南方大風雨水溢公疏言自古禍亂常起于災傷饑饉之餘毋謂天道姑息有象無應只圖因循便安于目前也上是其言命禮部會議行之上疏乞歸不許已而疾作臨終謂子瑩曰吾受國厚恩不克圖報死後勿隨例請葬祭以重吾過言弗及私

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精敏逾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遇

事勇爲廷議大政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十一



尚書林恭肅公鄂

字一鶚太平人景泰二年進士官至刑部侍郎卒年五十四贈尚書諡恭肅

拜監察御史時言官得志輒妄言摺撫中傷人益交結橫甚公獨持大體畧細故言必當實嘗監京府試內閣陳王子不得舉誣考官劉文介公又以公兄子林挺得舉誣公私挺逮挺考訊且并逐公及較挺文文固有辭理事得白英宗復辟盡左遷諸言事瑣猥挾勢賜張者簡諸守正持大體者為大郡知府公得鎮江陞辭召見賜食楮幣諭擢用意公至郡汲汲興利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古

除害不出一言暴前人短惟曰必如是乃是鎮江漕河孔道經孟瀆頗險言者請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陽以避之巡撫主其議公言迂遠多石又壞民廬墓請按京口閘甘露壩故迹稍浚浚通舟春夏啓閘秋冬度壩道里近而功力省從其言果便至今過者必指曰林太守功云

六年調劇治蘇州公一切簡靖即有建革必審覈再三然後施行蘇人重公名旦夕責効頗笑守迂緩已而見其深思曲算圖久遠利即又稱林太守經濟才也蘇學先師像歲久多壞或欲因舊而飾之公奮然曰塑

像非古我太祖建學易以木主陋俗乃革即未壞者猶當毀之况遇其壞耶聞者莫不悚服

超拜江西按察使平反冤獄必據律不肯輒重輕徇上下意廣信有妖賊妄稱天神夏尚書等遠近驚疑公榜戮其魁事遂解歷兩布政使歲饑奏減恆賦十五萬石禁樂戶買良為娼遏嶺南獠寇不得入境至今稱良方面者必歸公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五

成化六年陞南刑部侍郎審訊刑獄必從容調劑僚屬問務適情法內艱去服闋召刑部侍郎時年未五十嘗望出諸卿右眾冀公大用未幾卒於官貧無以為斂黃文毅謝文肅二公經紀歸其喪公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寢必夜半漏盡即起馭下稍嚴交遊不苟事母程淑人極敬愛母不說跪請移時必母說乃起歷仕中外二十年家無益產篤行孝廉君子也嘉靖二十二年御史趙大佑上公節行贈刑部尚書諡恭肅公貌莊重對妻子無情容見小吏必束帶為郡多正謬俗鎮江祠隱士焦光為冕服像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為非法易去蘇郡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為合禮



公官至三品而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  
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六

尚書兼大理寺卿趙公榮

字孟仁福建閩縣人其先陝西通渭籍以能書秀才選授中書舍人直文淵閣仕至工部尚書兼大理寺卿卒年六十賜祭葬如例

已巳之變鹵衆奉上皇車駕至土城邀大臣出迎會議遣官往衆相視無肯行者公毅然請行遂陞大理寺右少卿充鴻臚寺卿與右通政王復出城朝見進羊酒等物見也先及其弟伯顏帖木兒擐甲胄屬弓矢引公同復等前露刃夾之謂公等是小官索大臣干謙王直胡濙石亨等出迎公同復辭歸太上諭二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七

日彼無善意汝等宜急去二人方回面鹵騎恣行剽掠會四面援兵漸集鹵夜遁公還仍直文淵閣

景泰初陞工部右侍郎與都御史楊善同使瓦剌奉迎聖駕回京錄功轉左侍郎理部事時與偕者千戶湯胤勣湯和孫也公見伯顏帖木兒伯顏帖木兒問公中國事公未及對胤勣輒先發時時于坐上箕踞岸幘朗誦其所著平戎論伯顏帖木兒色變胤勣出脫脫不花謂譯人曰彼髯者何為哉恨不殺之耳太上皇還轉左

英廟復辟進公工部尚書時文臣盡行貶斥公以使鹵



受知於上雖石曹表裏爲奸公朴實知義不入其黨  
五年曹欽謀不軌犯闕殺都御史寇深錦衣衛指揮  
使遼杲公披甲躍馬呼於市曰曹家是亂臣賊子當  
共剿殺我輩是忠義臣子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百  
人同孫懷寧鎗提兵襲欽於陣前獎勵士卒以滅賊  
須臾事定以功命兼支大理寺卿俸一日上與李賢  
論廷臣才能因舉公破欽事曰曹賊反時兵非公責  
出身當先此心此事故未易及上嘉其忠七年卒于  
官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狀

侍郎黃文毅公孔昭

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南京工  
部右侍郎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諡文毅  
年十四遭父母喪哀毀骨立既長執友建寧守賀汝知  
其賢薦松溪訓導不果嘆曰士有志用世乃藉人薦  
舉耶樓居讀書刻苦特甚至忘寢食

自舉進士卽著廉名爲屯田主事察友忌公嘆奸吏誣  
奏事竟白同察坐傾險去官以故譽益起遷都水員  
外郎督造江南餽遺無所受調吏部歷陞文選郎中  
持銓清慎汲汲以人才爲慮嘗曰國家之用才猶農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九

家之積粟粟積於豐年乃可以濟饑才儲于平時乃  
可以濟事自頃未矯激沽名以閉門謝客爲高天下  
人才何由知之公退客至輒見詢訪有得必書于冊  
量其才隨其地望叅之輿論薦用各當其才或因勢  
家干請欲私用其人輒力言不可卽不能盡沮其人  
多自敗衆始服公之正

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持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  
身儉素雖老且貴如未仕時尤不妄交遊陳恭愍謝  
文肅獨以道義相好林公一鶚旣沒念其子孱弱爲  
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之奉詔薦應天府尹樊公



瑩福建按察僉事章公懋士論以為得人

公體貌嚴重不躁語戲笑沉靜自守厚倫睦族讀書尚

理致尤精詩格

謝文肅曰公在文選每見其喜則知賢者之得進見其  
憂則知小人之不得退如是者蓋十有五年始終一  
節不少變陞右通政五年陞南京工部右侍郎三原  
屢薦公竟未及柄用而卒張莊簡稱公學純志潔方  
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嘉  
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亦為文選郎中備子  
縮官生從張桂後論大禮歷官禮部侍郎遣使交南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三

陞尚書未行落尚書以侍郎致仕

尚書陳康懿公俊

字時英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南京吏部尚  
書加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諡康懿

正統丁卯鄉試第一明年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父珪  
為文昌教諭卒于官公渡海迎喪海南富土物公私  
以事至者類相載而歸公一無所取征秋青草于天  
津諸衛公言舊負未獨新額游積人不能堪詔減三  
十五萬束江南蘇松諸郡貢土供銀七十餘萬公授  
委往督不數月告完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三

使得隨處貿易而無引輸粟二斗以餉軍公私俱便  
成化元年以戶部郎中陞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為戶  
部右侍郎公練習錢穀凡四方災傷邊鎮請芻粟為  
裁盈縮條析利害曲折佐尚書楊鼎鼎亦能聽公言  
七年京師大饑勅公發太倉粟百萬斛賑糶公禁絕射  
利者請于上凡糴以升斗計滿一石者閉不與其計  
遂沮而饑者獲濟

八年鹵入河套命將北征勅公督餉于秦晉諸邊時歲  
饑邊庾空竭而榆林延綏道險遠輸者病之公發金  
於內郡市易且修西安韓城徑道以便飛輓凱還加



俸一階尋遷吏部進左侍郎丁酉拜南京戶部尙書  
庚子改兵部叅贊機務甲辰轉吏部丙午致仕加太  
子少保弘治元年卒諡康懿公爲人沉毅簡重操履  
端方旣仕以清白自持位至六卿蕭然如寒士

尙書王襄敏公鎬

字叔高侯官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  
書卒年六十四

選監察御史十二年奉命按貴州時麓川蠻反詔尙書  
王驥總兵張軌征之未能定貴道梗公躬率精銳轉  
戰而前會官軍爲賊襲敗驥軍退屯沅辰時列城皆  
被圍而平越尤急議者以平越無積貯欲棄委賊公  
獨不可平越貴咽喉無平越是無貴也乃集城中軍  
民檄撫苗共守之賊日夜攻圍人乏食至掘草根煮  
皮甲烹人屍以食而氣益奮乃以竹筒密疏于朝調  
官軍項背夾攻大破羣賊始解圍蓋九閱月當是時  
徵公貴幾殆

景泰三年使還湖湘蠻復反命大臣戡定公叅其軍湖  
湘平遷廣東僉事改浙江復以爲廣東左叅政雷廉  
高三郡負海素多盜公皆破滅之  
公按貴時年甫三十本起諸生及當群蠻變制勝伐謀  
若素閑軍旅者其後屢建戰功由是朝議以公爲可  
大用歷長藩臬入爲副都御史又轉佐銓館閣羣公  
莫不雅敬公拜南京戶部尙書以疾乞骸賜璽書馳  
傳歸卒于途贈太子少保賜祭葬諡曰襄敏



少保林莊敏公聰

字季聰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少保諡莊敏

授刑科給事中即以古直臣自矢日所不盡心報國者非夫也劾石亨楊洪孫鏗諸大將著風裁

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上皇將還朝廷猶以鹵情多詐為疑禮部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投書于學士高穀大畧謂上皇之出非游畋無益為宗社計爾今都人一聞駕旋無不踴躍則人心未厭上皇也奉迎禮當從厚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否則貽訕青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五

史穀袖其書入朝以示廷臣王直曰此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胡濙欲封進感動上心王文曰匿名文書不得言遂止于是公及葉盛程信等上疏白其事請按問上詰大臣書從何得皆云得自高穀穀云得之道路澹恐累穀遂詣闕自言書本出自臣手冀感動無他腸耳死無悔乃下廷議或言鹵不可信即迎駕一車二馬足矣公言上皇北狩與陛下迎鑾皆社稷綱常大計宜厚無他日悔竟從其議

景泰二年春內臣善增恃寵驕縱勢甚熾大臣中有候其生日約武弁持賄賀如往年之事王振者公偕六

利十三道上言盡暴其罪乞治之不然必蹈覆轍章成又增二語曰復起群邪趨附之風大開小人奔競之路奏上即命錦衣捕治之後雖復釋然竟不復肆矣

景泰三年奸臣進易儲之說事下廷議眾持疑莫敢發公首言皇太子無過不可易涕淚憤激不肯署名奏牘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未幾備設東宮官遷右春坊司直郎商文毅言公不宜散置改補吏科都給事中劾吏部尚書何文淵刑部尚書俞士悅通政司李錫工部侍郎張敏諸大臣益多忌公王少保喉御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五

史王溥劾公挾持吏部甥選教官得善地文致其罪以專擅選法論死大臣當連名署奏牘胡忠安不肯署稱病臥數日上遣中使問對曰本無疾聞欲殺林聰殊驚悸不安耳上聞意立解左遷國子學正

英宗復辟起公左僉都御史賑山東饑還陞右副都御史捕江淮鹽盜五年曹欽反殺左都御史寇濬公署院事欽已就擒冒功者至割乞兒頭上功公力請禁戢平雪讐嫌欽外舅賀三當欽勢談時戒子弟勿往來至是選者以賊姻戚縛至官龔遂榮方得錦衣指揮亦誣賊黨公曰賀素與欽絕懼有今日耳遂榮嘗



批逆鱗者豈從賊反訊之果寃皆釋之

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公往賑奏截漕粟數十萬給之明年九載滿秩陞右都御史巡撫大同將吏用命邊事稍寧逾年致仕越二年召掌南院兼督操江又三年召為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十三年與定西侯蔣琬按事遼東馬鈞陽及御史強珍竟坐謫戍明年乞致仕不許十八年卒公恂恂和易身若不勝衣遇事可否毅不可撓抗議易儲直聲大振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王

尚書王恭毅公槩

字同節號恕齋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

敏達有才暢習吏事初授刑部主事歷陞員外郎郎中屢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案無留牘獄無寃詞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上問所過官吏賢否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使寃且言王廉使清勁鋤豪拊善有恩有威殿下幸為百姓奏皇帝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法司雪誣還任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八

王

歸業天順七年遷大理卿出入十年凡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濫刻為明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成化八年遷刑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嘉納商文毅知公薦代姚文敏吏部主議者不喜南人竟用尹同仁十年卒諡恭毅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八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九

太師彭文憲公時

字純道安福人正統戊辰進士第一官至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憲

自少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惟命錦衣衛尋索而已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色詰其誤事之由公舉止殊從容但唯唯謝過人以是服其量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十四年英廟北狩邸王監國被命同商輅入內閣景泰元年春乞終繼母喪許去三年服除不得入內閣供職翰林丁丑英宗復辟再入內閣兼翰林學士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公而心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

戊寅春上皇烈慈壽皇太后尊號詔誥天下公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公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上徽號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上大悅

天順末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中傷南陽上曰賢去專用時中貴以語公公愕然曰李公有經濟才何遽至此因爲力辨其誣且曰李公去則時不得獨留語聞賢得雪又河南有衛官強橫凌人刺事者誣其謀反門達煅煉成之公曰人可輕殺耶具言於上得從未減活其家數十人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憲宗嗣統進吏部右侍郎兼職如故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李賢曰今日當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公曰李言是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嘗今爲此舉反遺所當尊豈不乖戾大失人心於聖德所損多矣是夏時曰待請命既入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耶宣德自有例李色變因曰公曰爾執筆公曰今日事宜與宣德間不同胡太后會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時曰既如此便照例寫讓表牛玉亦助其言公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寫爲人臣子者若阿諛從順是萬世罪人也夏時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偏公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公拱手向天曰太祖太宗之靈在上誰敢有



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為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為宜眾乃曰如此是好遂再入請命良久出曰上再三勸諭蒙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時曰既是同尊又何分別公曰二字好稱呼非有尊卑於其間也眾曰然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曰同議者懼不測俱默然惟李開端公繼之力爭後數日單包至閣下言曰同尊二母乃上本心但苦不知禮者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大臣之道當如此也彼默然者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何為

成化元年進兵部尚書二年賜歸省還朝三年四川宣府遼東地震上疏陳六事皆規切時政八月英宗實錄成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眾相視莫敢先發公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乞念綱常之大體先帝之心必求其至當此實古今典禮萬一有違在廷百官言之宗室親王言之天下萬世之後亦將言之豈得保其終無據理改正者乎上猶重違母

后之意未允公與在廷文武羣臣跪伏文華殿三請上為感動始從公議

秋彗星見三台時儲位久虛公懇乞修省疏言外廷大政固所當先宮中根本尤為至急望正名均愛廣繼嗣為宗社大計又言大臣進退皆宜斷自聖衷不可專委旁近如皇上素知其人亦宜召吏部面議或召臣等參詳庶權歸朝廷人無希幸上嘉納之

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眾劫掠四出公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四

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為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而副將毛忠恃勇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敗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公見其張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



項知朝廷已別命將乃秦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公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公因問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公曰益緩不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因問邊軍去否公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住營將不遣程又請差緹騎往偵動靜公止之曰偵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咸爲公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公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親問之乃云被劉清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實誅之上大喜賜內閣等俸奴一人改公吏部尚書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五

五年冬無雪疏言自古旱災皆由下民愁苦感動天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招剋太甚而獻珍珠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囊橐伏望懲革以惠生民上是其言

太監劉永誠沒家人陳有軍功乞贈伯爵公曰祖宗成憲具在誰敢違之事遂寢乙未進少保尋病卒

公資稟既異加以學問之純自少至老敬謹如一日居閑無惰容行則兩手常拱飲食不聞七筋聲尤不喜紛華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交朋友久而益敬人有善稱道之惟恐其不章論薦人才未嘗私以語人言官以言語微過被譴亦必委曲調護賴以全者甚衆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六



少保商文毅公輅

字弘載淳安人正統乙丑進士第一官至少保吏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諡

文毅

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爲祭酒見而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乙丑會試廷對皆第一爲翰林修撰己巳郕王監國陞侍讀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時北鹵入寇人心洶洶公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鹵逼京城公與文武元僚經畧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九

七

鹵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鹵酋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鹵得榜與書自相疑遁景泰元年秋英廟回鑾公迎至居庸關旣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安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窮治不已公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得罪衆得釋

三年初議易儲公謂此國大事有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五年鍾同章綸相繼請復儲禍不測公因召對力救綸得免景帝不豫太監興安侏廷臣云何公奮曰陛下爲宣

宗章皇帝之子當立宣宗皇帝之孫他非所當立

者疏未及進石亨輩奪門迎上皇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于少保等極刑召公與高學士穀入便殿慰諭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班赦石亨密語公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公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遂騰誣謫欲附致于少保刑案典安爲公和解上愈怒興安曰當時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耶上怒稍解但坐削爲民公去後上每念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嘗與姚夔劾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召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九

八

成化二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至京以野服見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勤政納諫儲將材飭邊備革冗員設社倉崇先聖之號以配天開入德之基以造士上嘉納之

四年慈懿皇太后崩詔議葬禮公與彭文憲力言附葬附廟所以篤先皇夫婦之懿昭今上母子之情率廷臣伏闕泣請上爲感動從之是年彗星見言官劾公力求退上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王魏朕用輅何不可欲加譴調公又力請宥言官得不問

七年彗星再見入太微垣公上弭災七事一崇正道二



謹命令三親賢臣四慎賞罰五納諫諍六勵官守七恤軍民八年天下大水復請省科斂減力役寬兩稅弛厲禁悉從之

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嘗從容議及郟王監國公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位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皇子薨上方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懼忌無敢言公獨婉轉探引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萬姓皆稱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誠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九

爲夫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愜朝野之公論逾月皇子母紀貴妃薨公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斂如禮是年十一月立皇子爲皇太子

十三年建玉皇閣宮北公疏言皇上爲此上爲母后祝釐下爲生民祈福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千古未爲合禮昔傳說告高宗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乞停罷神祠送像宮觀祭服祭器樂舞之具盡送太常收貯一應齋醮之事悉加停止勿爲褻賔庶幾天心昭鑒可以變災爲祥上從之

黑青見條上八事曰番僧國師不得重給符券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諸色人許直言自達分遣部使者慮囚理冤抑停不急營造實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增置雲南巡撫上皆嘉納

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公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志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公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十

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置易此人不黜國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即日撤去西廠由是見忤于直會前輔臣楊榮會孫擘以罪逮至京語連及公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公遂請老加少保給驛以歸公去萬安首相復西廠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直矣公家居十年卒

致仕歸比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歎曰余與公同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公丰儀山峙襟度淵澄早擅三元旋登內閣以經濟爲



已任以薦賢為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  
疊疊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中遭誣罔坦然不較  
權奸既敗事白復起倚毗益建明良多

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文貞文達莫或先也子  
良臣為翰林侍講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字主靜號呆齋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會元官至

禮部左侍郎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公自幼天資絕倫過目成誦父石潭公日授以書不令  
作文字公每私為之一日病石潭公於床褥間得所  
作祀龜文詠桃漿諸詩大驚異然亦未嘗口許之自  
是稍以文辭進然每進輒斥之一日又以所作文字  
進石潭公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鄉  
舉正統元年丙辰會試第一賜進士及第三名授翰  
林院編修

四年己未京城大水詔求直言公上十事其一曰號令  
之出宜求其大公至正久而無弊信賞必罰不為苟  
且其二曰公卿侍從宜時常召見俾承清問因以觀  
其才能察其心術而進退之其三曰降口近處京畿  
宜漸分其類移近南地其四曰宜以京官出任郡縣  
使民得蒙循良之政其五曰宜倣唐制朝官陞任之  
時舉賢良自代其六曰武臣子孫宜習韜畧其七曰  
守令宜加詳察其八曰宜鋤富恤貧其九曰廷臣丁  
憂宜令終制其十曰宜遏僧尼奏留中不下十年秩  
滿陞侍講



十四年己巳上北狩景帝登極公上言十事其一言戰陣宜倣古減火鎗增刀斧其二言守禦宜繕亭障塞喉隧其三言簡用使臣其四言遷移降鹵其五言兵士月錢其六言守令虐民其七言選賢充將其八言武臣濫爵其九言總攬權綱其十言經筵進學朝廷嘉納焉尋進洗馬

壬申北南遣使來朝固邀廷臣往報居言職者以為鹵懷窺伺之心宜絕之而勿往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乃上疏屢數十百言備陳前代所以待彝狄之道與今國勢之強弱事理之順逆以為宜暫遣使以羈縻之使得以益修內治倘我以和往彼以惡來則足以增我師之直氣朝廷雖從言官之議而亦以公所言曲盡事理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三

成化間歷任禮部左侍郎入內閣再進密疏皆國家大計凡處事公正而操履嚴謹視昔有加一日使傳旨命製元宵詩公據几不停揮頃刻成七言絕句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情未究其所施而卒

公之學自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然逼真蘇氏父子者居多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

弱冠即授徒於鄉資束修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既入仕即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公襟懷坦易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鋒峭厲雖勇者有弗及

明名臣言行錄卷二十九 十四



少師徐文靖公溥

字時用號謙齋宜興人景泰甲戌進士第二官至大學士加少師卒年七十二

爲兒時已卓然成人少長從里師游嘗取經典法言爲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爲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其父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爲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公曰歌能顯親揚名乎若其所願則異于是人共器之初授翰林編修天順元年侍東宮講讀成化紀元遷左庶子充經筵講官纂修英宗實錄陞少詹事乙未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九

五

考會試陞太常士兼學士擢禮部左侍郎改吏部二十三年孝宗登極簡入內閣總裁憲宗實錄同知經筵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加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

時岷藩訐奏知州劉遜詔逮繫獄言官救之并逮群議洵洵公力解免乙卯命撰三清樂章公率同官上言天子祭天地至尊無對故禮以少爲貴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特牛漢祀五帝儒者非之况三清乃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乃以李鼎居其一是以人鬼列於天神非理也至于郊祀樂章

皇祖舊製今所傳樂章雖載永樂大典是書博採弗精不可以黷禮臣等誦習儒書若邪說俚曲尤所不習且初設文淵閣命學士居之者實欲其講議政事解論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欲其阿諛順旨以取容悅也上從之

丁巳總裁會典武宗出閣加少師兼華蓋殿大學士公在內閣承劉吉恣肆之後處以安靜十餘年間以仁厚寬裕培養國體其所納約將順天下陰受其賜有所謀議歸於慎守成法而已或勸其建白公曰國家法度我祖宗所以加惠元元至矣盡矣爲人臣子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一九

六

不能守耳孝宗卽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儉邪用老成一時善政雖出上斷公贊弼居多在經筵敷陳明達進止從容凡有規箴多見嘉納每退食私第推誠延訪如恐不及言不必出諸已惟其是用人不必所知惟其賢人薰然望其容飲其和而莫測其量之所至天下服其休休

公居父母喪廬墓三年自奉甚非非賓祭未嘗殺牲周卹施予不少靳惜初入官卽分俸贍族及在內閣置義莊千畝上爲蠲役人頌其義邑人吳尙書友雲洪武初死事雲南事久湮滅特致書守臣請賜贈諡祀



享會以目眚致仕歸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二十九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

少保丘文莊公濬

字仲澂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七十八贈太傅諡文莊

舉鄉試第一卒業太學祭酒蕭鎡濬器重之景泰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讀書秘閣自六經諸史百家箋疏今古文詞至醫卜老釋外家小說靡不覽觀為文章不求奇古平易順暢可讀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公奏記大學士李賢言兩廣蠻賊自總兵顏彪行師無律而我威始不振自其縱兵擄掠而民財始大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

屈自其殺平民為功而人心始日離賊徒始日盛今用兵之策大要有二曰逐日困而已逐在廣東困在廣西何言廣東賊當逐也廣東故無賊賊皆來自廣西猺獞而居民從之使其盡反巢穴民無所從莫煽以變所以必逐也何言廣西賊當困也猺獞在峭嶺險峽中雖有官軍百萬亦無所能一鼓直抵而盡殲之也所以必困也今廣東十府殘破者六其地之相去遠者或至千里若逐之從一路則敵之與我彼此相避必難成功必分為四路一路自廣州三江口趨肇慶歷四會封川等縣泝流而上至藤江一路自肇



慶之新興過陽江抵高州界壽電白信宜出茂名化州繇間道徑岑溪等縣界一路自藤縣直泝北流江登陸繇鬱林博白陸川出石城抵雷州復自石城往廉州之靈山下橫州江一路自廣州之連州徑賀縣出平樂四路之兵俱會潯州窮搜極追且招且勦此逐策也廣西猺寇所在有之惟潯州大藤峽前臨河後抵柳慶左界昭梧右接邕貴中皆高山峻嶺惟其蓄積有限必資火種刀耕其田盡在山外若進兵屯守蹂其青苗使出不得擄掠退不得耕耨斃之不過一二年耳春夏之交蠻地大瘡今欲進兵宜以七月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二

春夏退屯于潯州既秋復進軍士乃完此困策也夫今日賊徒所以倍徙于昔者皆良民耳彼平居輸賦供力養兵奉吏我保障賴之寇旦夕來焚蕩其室廬戕殺其親屬入城則閉不納入山又與賊遇不幸見鹵姑且順從冀須臾無死賊因而劫持虐用之行使負擔息使樵爨攻城則驅以當矢石反奔則棄以委官軍民所僥倖不死固心語曰我豈從賊不得已耳他日賊平故可趨賦供役如平居忽聞大軍之來喜若更生乃及既至真賊遁入深山了不可得不得已從賊者盡甘心焉興言及此深可傷憫今之總師宜

戒前事召諭父老子弟指誓天日使無疑顧出榜招徠許以自新或與殺賊贖罪然後良民可使不爲盜也而又除去總兵等官領去旗牌及挽弓報効等項名色以絕其驛騷加意撫綏廣州一府以固其根本獎諭服順之土官使聽調遣厚加犒賞所得賊財盡以與之以結其心嚴私鹽之禁以爲賞勞之資以足其欲被鹵軍民自賊來者或知其情勢俾爲嚮導以借其力有欲報讐者編爲義兵使隨軍調遣以壯其氣如是而賊不破者未之有也賢善公策以轉聞上嘉納之命錄示總兵巡撫卒用破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三

成化元年陞侍講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軌之迹公曰已已之變徵于公天下不知如何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執事謂黃竑易儲之奏出前工部尚書江淵公獨曰聞當時竑殺其兄爲此覲免死耳且廣西書奏用土產紙易辨也索其奏驗之果廣西紙衆乃服

十三年爲國子祭酒十六年進禮部右侍郎掌監事公嚴立師道綜理詳察采諸儒言行事者家禮儀節集朱文公微言彙爲二十篇做論語爲朱子學的以通鑑綱目義重正統秦隋漢唐之交子奪太速稍次其



世變升降治亂大端與國統偏全作世史正綱爲大學衍義補補真西山衍義治國平天下事附以當世利害大學衍義補初成適泰陵卽位表上覽上喜命陞公尚書禮部掌詹事府事時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副總裁憲宗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是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疏十餘萬言

公在位務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習平順正文體經濟覈人材更張立治體又請訪求遺書臣竊惟圖籍所載皆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天地山川人物風俗之所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四

禮樂刑政制度文爲之所出今賴知古後賴知今者也天地間物雖珍奇異寶失可復得獨經籍者宇宙精華生人元氣是以自古帝王當務爲急卽漢唐宋創業之君始有天下莫不先收圖籍迨厥中世稍有散闕輒分行天下懸賞購之授官酬之五代亂離猶然不廢高皇帝至正丙午年首求遺書既平元都得其館閣秘藏又廣購於民間沒入于罪籍一時儲積不減前代太宗當多事之時猶聚衆千百纂集永樂大典以備考究今承平百年中外無事請勅大學士等將內閣見存書籍計委學士以下督同典籍等官

一一彙若干部部若干卷木刻比較年月及委官名銜識於其後或有副餘分送一部于需京國子監仍勅南京內外守備大臣會同禮部翰林院官稽閱永樂中數有僅一本無副餘者下國子監再行抄錄他若內閣所無或不備者錄付禮部分行天下提學憲臣榜示官吏軍民之家與凡官府學校寺觀鋪坊令送所在有司謄寫較對先後進呈其藏書之所一在京師一在南京使一書而有數本一本而有三處復做宋朝曝書給酒食費之例每歲三伏先期奏請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員偕寮屬同赴曬晾畢事局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五

規上嘉納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澁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勅凡歷官未三載俱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貪暴實迹亦勿黜一時不肖者皆喜然自是貪殘吏



日肆矣

三原在吏部持正不肯徇人公不說會劉醫官素出入公家失職憾誣訐三原衆皆疑劉醫官疏出公意以故臺諫交劾公公乞老未允八年卒贈太傅諡文莊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卽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媵姍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衆論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功與鹵和不爲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皆怪詭可駭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皆正論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六

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乎必可行行之必可興治而致吾君子堯舜不爲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太師劉文靖公健

字希賢洛陽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

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衆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益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有經濟才當是時萬安劉吉相繼去宜興瓊臺與公在內閣公正色簡言廉靖不肯依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七

時上方勵精凡國家大事率召見輔臣公亦以身任天下之重與李東陽謝遷二人同心輔政上數至文華殿平臺煖閣面議大政如吳一貫張天祥獄睿皇后陵寢殿禮進退五府四營公侯伯災異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公確直見事稍遲李公才敏達謝公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允侃侃十四年鹵寇延綏王師久駐累請缺餉公言邇者邊餉缺乏致厯廟議屢遣廷臣計無所處臣等每思至食不下咽竊惟天下之財其生有限若非節蓄于平日豈能驟集于一時近年以來用度太侈伏願皇上躬行節儉減省供應絕異端無益之費停內府不急之工上嘉納之



上欲遣內臣往武當山設像懸旛修醮傳令閣臣撰勅并祝文公言茲山宮觀像設已極壯麗復有此舉實爲無益矧今災異迭出生民困苦苗賊肆亂軍旅方興轉餉繕兵猶恐不給君門萬里豈能悉知宜斥邪妄以遏無良

十七年又率同官上言近有旨朝陽門外修建壽塔者臣等竊惟人主信佛莫梁武帝爲甚卒饑死臺城信老莫宋徽宗爲甚卒囚斃鹵地本以求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鑒戒我祖宗相傳以治天下者堯舜周孔之道而已似此異端蠹財惑衆何關於治佛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之役非所以訓天下垂後世也又令撰真人杜永祺等誥命及封號疏言臣等竊惟異端不可信誥命封號不當與夫誥命朝廷所以獎貞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最乃得頒給况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諡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何能封號多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皆曰此朝廷所賜予儒臣所擬撰天下後世其謂之何十八年進左柱國支正一品俸一日上召至暖閣公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

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不肯上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公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公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公因奏曰臣聞國家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時上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上數數稱善上仁慈敬慎尤欲守成法惡慘核公等亦見太子未壯上體清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務却謀遠顧省機密發使天下隱受其福至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抑盡刷洗近侍權復高皇帝舊然亦未敢輕動也當是時三人者在內閣鈞陽在吏



部華容兵部浮梁都察院洪洞戶部同心戮力天下  
仰望文采又明年上遽病外議籍籍謂禍本有所起  
也

乙丑上大漸召公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歔歔冷太  
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公等悉心匡輔公等皆泣  
受命莫能仰視康陵卽位新政猶肅未幾劉瑾等導  
上遊戲廢政公三人上疏極諫請誅瑾等不報又與  
諸大臣伏闕門諫焦芳洩於瑾瑾得先見上泣請并  
斥言諸大臣過欺官家幼冲上果疑怒諫竟不得入  
公因乞致仕謝公亦去焦芳遂入內閣自是好黨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

熾羣小附之盡逐諸骨鯁卿士大夫瑾尚恨公不已  
矯旨奪公官罰輸粟瑾誅得復官致仕比上數巡邊  
幸江南輒泣不食歎曰吾死無以見先帝矣

公在閣下六卿許襄毅輩凡七人往候之蓋欲推焦芳  
入吏部也公曰老夫不久歸田此座卽焦之有但恐  
諸公俱受其害耳後七人俱爲焦所擠如公言其識  
亦可尚矣

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  
林無疑公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  
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故鄉

惟公一人

公罷政歸西涯李公祖餞歔歔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  
日哭爲使當日出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嘉靖初公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卽其家賜束  
帛餼羊上尊酒官公子爲中書舍人公年九十四卒  
贈太師諡文靖公骨相奇古學問澆粹行履純正偉  
識宏材蚤際聖明晚罹姦佞進不盈侈退不窘戚爲  
近世賢輔嘉靖二十一年又官其曾孫一人爲尚寶  
司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一

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楊遂菴罷相後年七十餘世廟特起於家改兵部尚書  
兼總制三邊道經洛陽謁公公出見辭色甚倨佯問  
曰前我記汝亦曾爲閣老耶楊隨問而對公曰旣爲  
閣老而復出作總制內閣體統爲汝一人壞盡矣楊  
亦細云朝命不得不赴公曰進止由汝何得乃爾我  
老不能對客矣遂命二孫陪茶楊大慙而出



太師李文正東陽

字賓之茶陵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正會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公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隸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公閣試炎暑賦嘆曰觀子之志蓋欲爲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化元年授編修癸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一

卯進侍講學士甲辰充東宮講讀官丙午主順天鄉試弘治己酉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前職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甲寅擢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敕八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公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彝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二

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節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上震怒俱下獄公復同上疏救之上爲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

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爲天道茫昧



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宜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上皆從公言

十八年上不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卽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尙書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公同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四

健等上疏不報于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侍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畧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尙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

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

都邑廐牧廝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糜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尙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或忤瑾荷校公疏救釋爲民

時逆瑾用事雅慕公欲致之不得適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京事且不測公力爲之解因約一會公嘆曰此爲知已屈也乃詣外第訪之瑾虛賓席以待禮恭遜甚其家人云自柄國以來未嘗見此客與此禮也楊公遂得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五

一日朝罷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群臣悉逮詔獄公論救得釋是日暴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鉞順天府推官周忱禮部進士陸伸賜而病者無算

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隣佑皆籍沒充軍強盜日衆連坐親屬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執送法司槩坐充軍遠近騷然公皆極力止之全活無算瑾欲橫斂凡文臣有公錯註誤者姑免提問令各罰米實邊諸士大夫畏之亦甘從罰初白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破家者衆公言各官罰納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令納於原籍預備倉却



爲實用從之

四川鎮守太監羅齋請便宜行事瑾主之公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戍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宜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七

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革去巡撫若併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唯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止便宜餘如所議

平江伯陳熊漕運江南以濕潤米折爲贖遂至大獄公力爭之瑾謂不宜姑息公曰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太宗朝開通漕河有大功金書鐵券子孫

皆免一死豈可盡革以傷武臣之心瑾曰國初功臣如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厥殺有功豈足深惜公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厥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真鑄之變朝廷命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此係累朝舊制如何可革公曰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七

舊制行事官校止在京城岑差出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若真者取回則僞者無所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語塞五年夏旱霖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瑾奸伏誅上以公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蔭其從子兆蕃爲尙寶丞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



及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

流賊勢甚張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外莫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殘害數十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等皆嘆曰公言是也議遂定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賊平上以公有功加廕一子錦衣指揮辭改廕文階六品再辭不允

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而愛傲視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

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

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卑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公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所著有懷麓堂稿前後續百餘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公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群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爲一時文章領袖嘗冬月五更入朝至長安街值崔後渠方在道上酣飲後渠拱立于轎前曰請老先生少飲數酌以敵寒氣公卽下轎連飲數觥升轎去宰相憐才愛士脫畧勢位如此

鄭端簡曰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



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泰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又曰余見學士大夫多嘗李公東陽豈其然哉豈其然哉文正為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歛金錢為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於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云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太傅謝文正公遷

字于喬餘姚人成化乙未進士第一官至少傅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太傅諡文正

初授修撰有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為賀公辭曰此公素不為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弘治元年上在諒陰內侍郭鏞請選妃嬪以備六宮公上疏言先帝三年之喪未終豈宜遽有此舉姑俟祥禋禮畢行之未晚上即已之八年與長沙同入內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內府倉庫諸司宦官蒞輪納者每多索賄賂民不勝害公嘗乘間言之上令撰旨禁約公曰虛言設禁無益也須令曹司搜剔弊端明白開奏而後嚴立條禁有犯必誅庶可以甦民困上悅即如其言行之由是諸司宿弊一切革去

泰陵大漸入受顧命武宗登極近習蠹政戶部尚書韓忠定公率百官伏闕論之賴公等主張于內將寘之法會事洩遂不克公等皆不能安於其位矣再疏乞休既去會吏部尚書焦芳入閣劉瑾擅柄二人浚相結納欲甘心於公人皆危之公曰天祐皇明當無他



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娛

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文定公及公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文定溫粹含弘公明暢亮直文定詩文尤有古意一時並負公輔之望丘文莊卒文定適憂去公入內閣十餘年間號能持正不失爲賢相文定竟不得入內閣洛陽爲首相公數言文定洛陽曰吾且去用之未晚他日又言又曰吾且去用之未晚公曰吾豈私原博耶顧渠科第先予年齒先予望實先予越次在此慙焉故言之而公終不聽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耶洛陽笑不答正德初天變輔臣皆上章自劾公求去不得復上疏薦文定及王文恪自代

嘉靖初遣使存問公謝疏曰臣匪才誤蒙孝宗知遇顧託之重欲圖報稱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既而格心無術輔導不效引身退避杜門省愆俯仰懷慙罪責難追分與草木同腐幸溝壑未填遇皇帝聖明嗣承大統一新萬化疲困更生如臣衰朽特軫聖慈不加負國之誅重錫優老之典寵命下及慚懼交并顧茲垂暮之年諒無圖報之日惟有一言獻納庶幾少效涓埃臣聞傳說告高宗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監于

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古訓者二帝三王之典謨訓誥及諸經史之所載者是已成憲者聖祖神宗之典章法度凡今諸司之所職者是已仰惟聖性睿哲生知而聖德成就必資問學經筵儒臣分直進講所以薰陶涵養者在是燕閑之時尤宜博覽群籍以廣見聞苟有疑義難明卽召勸講之臣面賜質問務求通解戒一暴十寒之失積日就月將之功則聖學緝熙追蹤古昔帝王之盛近代不足言矣我朝祖宗之法斟酌古今之宜諸司而能恪守萬世可以常行奈何世遠人亡政久集積漸失其初者有矣聽覽之際宜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飭百司講求成憲苟有窒礙難行卽召執政之臣面加商確務合舊制究詰舛訛之端振革廢弛之弊則聖政有恒而聖治之成可以紹休祖宗垂裕無疆矣夫一日萬幾固未易縷陳而一心萬化惟在於知要臣故特舉君道之至要以裨聰明之萬一其他軍民利病政治缺失陛下明詔許諸人直言無隱况以言爲職者林立于廷必能爲陛下次第陳之惟望留神省覽兼聽廣納不以疎淺而或遺不以拂逆而見拒則宗社幸甚生靈幸甚嘉靖六年春復召入內閣尋進戶部尙書大學士如故明年三月乞歸十一年卒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一

太保項襄毅公忠

字蓋臣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二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授刑部主事陞員外郎扈從北征羈鹵中飼馬公挾二良馬而南越四日馬疲遂棄馬步奔間道攀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百數而公不知也公初在土木帳中聞同官言降口禿堅今帶錦衣鎮撫俸者其子在鹵中用事公識之至是僉遣譯者詰公為誰公詭言錦衣衛匠僮乃禿堅次子也問其父留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

十四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一

京狀公備道之禽乃庇之以免

景泰二年陞廣東按察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癸酉從都御史馬昂征瀧水賊趙音旺等公入謁昂問計公曰此獯倚大藤峽恃險播患脅從者眾難以進攻莫若懾賊以威諭民以德民出賊則勢弱而成功易矣昂喜遂委公監軍同諸將率師破斬之餘潰奔降者千數

天順三年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



賑之全活萬計聞繼母喪陝人數千赴闕乞留奪情  
還任明年以大理卿徵既行陝人復詣闕借留乃改  
右副都御史仍撫其地時洮岷番作亂公調兵撫捕  
之遂降其衆鹵犯延綏公及寧遠伯擊鹵遁去關中  
水泉斥鹵宋有龍首渠歲久湮廢居民病之公開渠  
三十里涇陽鄭白渠亦久廢奏募工疏鑿灌田七萬  
頃人懷其惠立生祠祀之

四年固原土達滿四怨將官劉清生事構其黨叛不三  
月有衆二萬據石城遠近戒嚴守將寧遠伯王壽廣  
義伯吳綜巡撫都御史陳价率官軍勦捕大敗都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揮費良死之事聞勅公總督軍務同馬鈞陽劉玉進  
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遽退公卽陣斬千戶以  
狗陣始定會有星孛台斗尾指東南占者謂木在秦  
州不祥公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仗皇威問罪  
師直而壯何堅弗克兵家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  
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始類此乃不候援至卽移師  
據賊水草困賊朝議恐師老賊乘我詔問公當濟師  
否公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主義者惡公  
異已各扇浮言公益堅困賊相持百日賊稍來降公  
隨二卒單騎抵賊寨曉以禍福緒脅從賊日相率來

降獨滿四率驍賊時時出劫營前後大小二百餘戰  
却之公又潛遣人決其流水賊中甚渴滿四使愛將  
楊虎狸夜出營遠汲被擒公叱令斬之虎狸伏地乞  
命公卽假以詞色許立功不死解金鈎束賜虎狸遣  
去約爲內應以故滿四竟爲虎狸所誘擒斬首七千  
六百俘獲二千六百因陳四事爲經久計是時兵事  
急訛言洶洶公督軍石城下矢石如雨無懼色馬鈞  
陽勸公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甘心効死鈞  
陽服公勇毅徇國召還仍協理院事故馬端肅每語  
人曰土達驚猛關中根本四未平時朝野洶洶使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公畢竭心力露宿原野者  
六十餘日躬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醜獻馘殄  
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封拜如寄  
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  
京圻大水勅巡視順天河間永平公發廩賑濟更設法  
義勸得米十六萬五千石銀布牛具數萬軍民全活  
者二十七萬餘人  
六年大旱荆襄流民咸遁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  
倡流民爲亂公出總督軍務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其  
負險不服縱兵擒勦不赦凡遣還鄉者百四十餘萬



編成者萬餘俘斬二千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  
進左都御史會有星孛天田言官謂荆襄安殺所致  
公再疏自列言爲國任怨乞歸不許八年又討平野  
王剛小王洪召還院荆襄以公處置得宜三十餘年  
寧謐如故而議者猶苛求不已故公辯疏畧曰臣忠  
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媚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  
臣之所指兵科之所糾兵部之所叅駁大率謂臣以  
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  
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于  
癸狄彗出旱傷皆臣所致又謂奏報與功冊級數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四

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辯何由自明竊惟荆襄自劉于  
斤石和尚王彪就擒而後有李鬍子王洪燃燼煽禍  
千百成羣遠近荼毒今臣奉命總師與李震等督兵  
悉捕僅俘百餘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  
而法司聽其翻異不知前巡撫楊濟泰將王信等屢  
奏猖獗難禦者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  
謫發邊戍而家屬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  
二如光化縣陳長于籍雖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  
集無賴一千餘衆爭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  
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

也臣始因嘯聚揭榜諭之謂荆襄山中已殺數千蓋  
張虛聲休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  
繫死者實不過千較昨討劉于斤擒殺至數十萬者  
何如哉科臣乃謂憐于癸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  
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  
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  
邀首功臣皆革去不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  
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參駁奚以服人且兵部尚書  
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任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  
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五

斤尚遣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蓋亦少思乎今臣已  
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  
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  
外皆慮荆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旣平靖而流言沸騰  
反以臣爲口實昔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誚鄧艾伐蜀  
來檻車之徵非惟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  
聖明不加罪譴伏乞投閑賜臣致仕奏入帝曰荆襄  
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皆不聽今覽卿奏事理益明  
卿何嫌何疑遂告退避所辭不允十年代王槩爲刑  
部尚書十一年爲兵部尚書代白圭公以職方最屬



要樞卽調劉公大夏陸公容爲郎

自戶兵分曹彼此莫知實數公一至部卽以團營軍糧冊親自磨對但見在籍操練軍比景泰初已減七萬五千七百有奇而月支如故嘆曰團營改設僅二十五年伍旣虛而餉不縮敢曰非我度支也坐視彼輩乾沒耶具疏以聞曰前此無論矣今以往如再不追究非惟民脂日削國課日靡抑且戎行愈耗根本滋空其何以資緩急之用上命公會戶部從實秉公究明

錦衣百戶韋瑛者挾汪直爲詞察屢與大獄擅執京朝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六

官中外重足莫敢正言其非公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或先漏言于直疏入幸上明聖大怒罷直厥瑛戎邊而直見上泣言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二人調南京御史戴縉因言直奉法無他以迎上意故上復令直領厥直遂首誣公下廷訊事本起于千戶吳綬綬在楚軍中撓法公遂去附直用事搆公欲置死地公廷辯慷慨不少屈落職去久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公兵部尚書致仕家居二十六年中朝縉紳推舊德宿望可當大任者蓋未嘗不屬望焉弘治初吏部侍郎彭韶巡視兩浙嘗薦

其可用而公遘疾竟不果起

陳建曰項襄毅坐困滿四可比趙充國之坐困西羌而彭文憲商文毅主議不移不媿魏相朝廷有人社稷之福也使當時叛四不殄而與套鹵連和則誠可懼然則京軍雖往徒費餉搖人心何益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七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

字士英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肅敏

授戶部主事陞員外郎開霽明敏有吏才兩勢家爭田久未決公一言立斷出為西安知府西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極冗繁難治公酬酢從容上下孚悅西安民苦城中水廉飲輒病公為開新渠引山泉行地中匝徧城市人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涇陽山高水下溉田病迅不得畜公出府金責清強吏鑿山開水道轉灌田千頃陞陞左布政轉副都御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八

巡撫延綏延綏自正統中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移鎮榆林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公請復廣榆林城增添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及罪謫南戎子孫不能南風土者皆聽還伍以實榆林建學立官司擇其俊者為弟子員俗不藝圃又教之樹蔬果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為重鎮矣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鹵不敢復恣肆出入公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九

為內地國初逐出北鹵遠遁黃河外至正統初渡河犯邊始於沿邊立界石創營堡築墩臺天順以來鹵知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窺伺惟延慶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為鄉導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鹵顧居內而吾列屯守禦反在其外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山斗崖依山形隨地勢或剗削或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東西二千里每二三里間為對角敵臺砦連比不絕空處築牆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有九小墩七十有八大墩十有五兩月成自是鹵寇益稀

十二年移鎮陝西會詔議弭盜安民之策選將練兵之方公共奏一曰衛國二曰保民三曰弭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皆從之著令十三年入兵部為尚書公在邊日久熟知鹵情及將校勇怯地理險易遠近鹵所出入故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宜未幾致仕復召加太子太保改戶部公又能知錢穀經費曲算盈縮諸吏少年敏悟者皆



自謂不及也

十八年總督宣府大同山西三關軍務公言禦鹵利用戰車運有足之城策不伺之馬此守邊簡易之法條式奏上上可之造戰車數千輛為練武圖以教士卒二十二年再出宜大還京以左都御史致仕復召為兵部尚書乞致仕不允

公疑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故榆林修建之功為最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法盡修宜大兩鎮邊牆而沮于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建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十一

樹即近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謫紛起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百世弘治十三年卒于官

公為知府時有盜過其門曰是總人無所得遂引去弟子寰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物人惟積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貴剛然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為名言

尚書程襄毅公信

字彥實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卒年六十三謚襄毅

始為進士即受知于楊文定公曰遠到之器也正統乙丑授吏科給事中景皇即位疏薦起大理卿薛瑄等數人

南犯京師公監軍守西城上五事曰新號令以振軍威募勇敢以備警急召勤王以遏南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時都督孫鏗禦鹵西城失利欲領眾入城公不可疏言朝廷掃國兵而授之鏗今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十一

失利即開城納之則鹵勢益張人心益危趨鏗戰必効死力上立詔勿納鏗而鹵勢漸逼公與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城上鼓譟發鎗礮佐鏗鹵退遂請勅石總兵于少保移營關廂外禦鹵號令諸將

景泰元年使蜀還廷議奉迎上皇有冀千戶者投密書高穀家言禮宜厚語漸聞莫敢發公倡同列會疏入明年上中興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祥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又明年上修德疏陞公及葉文莊公叅政山東山西公至遼東憂去六年服闋改四川理餉松番天順元年入賀會錄景泰間進言



者陞公大僕卿公案故事理營衛馬三營大將石亨孫鏗曹欽並疏言太僕苛急請馬隸兵部公言太僕卽專馬政而太祖諭馬數勿令人知今隸兵部馬登耗太僕不得聞卽有警而馬不給孰任其咎上是公言歸太僕

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建州酋董山通朝鮮受僞制爲中樞密使公廉得僞制疏請先發伐其謀上爲遣給事中使朝鮮錦衣譯官出建州董山匿不承出僞制示之皆愕懼乞貢馬謝罪遼東總兵海寧伯董興倚吉祥姻又昵都指揮夏霖恣不法分巡僉事胡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十一

發霖奸賊罪四十事公條上詔錦衣指揮郭英逮霖籍其家英得霖貨未減霖寇濫遂劾公惑外臺官瀆聖聽詔詰公不肯引咎徵下詔獄調南京太僕卿成化元年起爲兵部侍郎時四川貴州山都掌蠻據大壩山箐之險破合江以上九縣勢甚猖獗上用廷議進公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與襄城伯李瑾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之公至永寧分大軍爲三道自督入金鵝池分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叅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授以方畧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飛梭下礮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

稍却攀崖而上順風舉火焚其龍背豹尾二寨賊退保大壩而貴州軍已犄其後四川雲南軍攻其左右矣賊驚散不支連破二十餘寨斬首五千生擒二千餘賊復走入天井水磨二洞洞竅幽暗不可入公命諸軍以土石塞其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土獠附賊乘還師撲勦又大捷都掌悉平請移瀘州衛于渡船鋪以控諸蠻分山都掌故地隸永寧叅部更大壩爲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熟彝論功兼大理卿言官論公上首齒不實公四疏請老不允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十二

七年春無雨雪公應詔條關政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清理者五其大者延綏兩廣歲遭殺掠邊以提聞朝以捷賀上下相蒙戎彝益肆四方流民悉聚荆襄不早規畫變起中土天子六師居重馭輕京營士馬疲耗器甲頓朽非大更張緩急可憂詔下兵部在事者難之未幾三方多事悉如公言鹵久據河套中議遣大同守將楊信將兵十萬搜套公執不可曰大舉繫國勢強弱關陝連年受兵今勝形未分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衆服公言罷之

公改南部叅贊機務劾退守臣應城伯孫繼先軍府肅然或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叅贊謹非嘗有司事非所



預征南蠻制詞官殺皆得專斷公自發兵至凱旋不敢賞殺一人同事者以爲言公曰刑賞天子大柄顧闕外事不易集假大臣束攝人卽幸事集輒自專非分也少時力耕養父母及貴寡慾自簡割田五百畝爲義庄贍姻族人子敏政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公性嫉惡太甚每日論事必須先別是非論人必須先別小人君子人有善樂道之如已出有過面斥之不少恕而中則實無芥蒂亦無後言嘗慕宋張詠之爲人誦詠之言願斬丁謂以謝天下然後斬詠以謝謂以爲真丈夫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字負圖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八十五贈太師諡端肅

生而有異兆貌瓌奇多膂力嘗與群兒嬉十數爲群角之靡不仆年二十六登進士家宰王直異其材選授御史巡晉楚有名天順七年陞福建按察使憤鎮守中官擾民輒繩以法民戴其德歌謠載道

成化四年固原土彝滿四反拜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項襄毅公討擒四陞左副都御史時流賊起漢中李鬍子潼關火竭兒滿城王彪聚衆劫殺敵官軍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十五

悉計剪除之八年鹵寇平涼鞏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千遂陳時政十五事及禦邊三策尋命節制三邊秋九月北鹵寇韋州侵固原及好水川公伏兵湯羊嶺鹵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以紀遂進兵平岷州

叛番

十二年召入兵部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公制五花營八陣圖訓士上禦邊十五事鹵退陞左侍郎戊戌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鉞方欲自解與副帥韓斌謀誘殺進貢彝屬更奏搗巢捷且請大兵議勦撫太監汪



直志方銳欲自往爲言上遣太監懷恩單昌等詣內閣召六部議萬安等相顧莫發兵部尙書余子俊言鹵使人貢而掩屠其家何以爲中國恩太監曰撫之乎曰撫之則以一大臣偕大通事往足矣公疾應曰善懷恩入白之上卽傳之命公偕大通事詹昇往勸直不得行恨公公至乃盡赦其被屠家餘衆數百人撫以好語給以布粟而海西與三衛亦來聽公察其意不實乃具言狀而行諸路伏兵以待俄復入寇伏兵發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鹵駝馬稱是因以兵威諭都督產察懼悉請歸命而汪直必欲自出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六

至鹵已解散直無所獲濠街之陳鉞行事乖方公多更置約束不得動亦恨公會汪直巡邊鉞懼見罪戎裝遠逐除道飾厨供張鮮備賄託僂從見卽叩頭便辟公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鉞而詆公鉞乘間譏毀直還奏公妄起邊釁謂女直建州諸鹵皆以公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邊上遣司寇林聰同直往勘直稍禮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公詔獄公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已而直鉞皆敗公得雪復官致仕

十九年起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

犯公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明年陞右都御史督漕兼江北巡撫未期陞兵部尙書尋改南京參贊機務

弘治改元召爲左都御史掌院事二月上耕籍田旣宴而教坊以雜劇進出褻語公正色曰新天子當知稼穡艱難豈宜以此瀆亂宸聰耶卽斥去之二御史以糾儀下獄公謂卽位之初不宜輒罪言官遂得釋時論避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七

哈密忠順王者故元遺孽文皇帝寵其王子金印使率其民城哈密居之以通西域貢道其位高而兵最弱忠順王死王母當國爲土魯番酋鎖檀阿力所擒齒人畜併奪金印去鎖檀阿力死子阿黑麻立以金印歸我公請以王母之甥陝巴爲忠順王鎮之阿黑麻怨我賞薄謂陝巴賤種也何得王哈密復輕兵入鹵陝巴及金印去而使其驍將牙木蘭以三百騎入守公奏請執阿黑麻之貢使寫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安置閩廣閉關絕貢以孤其勢而阿黑麻復遣牙木蘭據哈密公請勅肅州副總兵彭清等統番漢兵襲牙木蘭牙木蘭遁走追勦六十餘人阿黑麻遣使謝罪入貢併以陝巴金印來歸遂復哈密



皇太后清寧宮災太皇太后皇太后同居仁壽宮上命  
公與工部亟議修建公言闔營軍徭於役不可復苦  
楚蜀災不勝採伐三廩有儲木尙可材太僕馬惜薪  
司其價可以資工匠木石費尙不足則幸發內帑金  
數萬足之故落成而公私不告置皇太后徙居懽甚  
蔭公一子錦衣百戶賜錦幣優等

建州酋當伏加叛械繫至京不服公折數語伏地請罪  
竄之海南貴州苗叛公議遣鎮遠侯顧溥討之授以  
方畧克其寨數十斬馘數千級苗遂平

十一年春皇太子出閣加少保公上疏畧曰皇太子國  
之儲貳天下根本宜擇老成純謹之士以資啓沃不  
宜雜以浮薄之流恐虧損盛德上嘉納焉

十三年南酋火篩擁衆寇大同京師戒嚴上賜宸翰召  
入便殿咨戰守方畧公薦保國公朱暉等整兵爲備

勅各邊謹斥堠修戰具南知有備卽時遠遁

十四年拜吏部尙書十七年早朝畢上坐暖閣召公面  
諭曰明年天下覲吏畢集卿用心採訪大彰黜陟公  
對曰聖心圖治如此宗社之福臣敢不盡心圖報稱  
命中官掖下階明年考察來朝官汰不職者二千餘  
員人無異議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九

正德改元內臣王瑞以大婚禮欲用儒士七人篆刻番  
字已得請矣公方杜塞倖門堅執不從給事中安奎  
疏乞聽公言不可墮奸計大臣垂首喪氣直道何由  
得伸非國家之利瑞慙誣公拒命賴諸大臣力辯事  
始白累上二十一疏求致仕去逆瑾恨公持正三年  
坐薦許進雍泰爲朋黨除名調公子錦衣百戶秀鈞  
州所瑾誅復官秀錦衣五年卒

公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衆莫  
敢決公至一言而定性介特寡言笑不尙華侈舉止  
嚴重修髯偉貌望而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九

雖位極人臣名聞曩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植事變  
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搖奪可謂社稷臣矣議者謂  
公忠鯁如汲長孺勲名如郭汾陽相業則比韓稚圭  
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初公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  
群鶴飛繞其廳久之乃去翼日里人王姓者自葉回  
忽遇公于途見公蟒衣玉帶騎從甚盛自北而南若  
出師狀拜而別焉吁異哉  
公卒未幾而大盜趙燧亂河南行剽至鈞州以公家在  
捨弗攻攻破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已跳匿燬其家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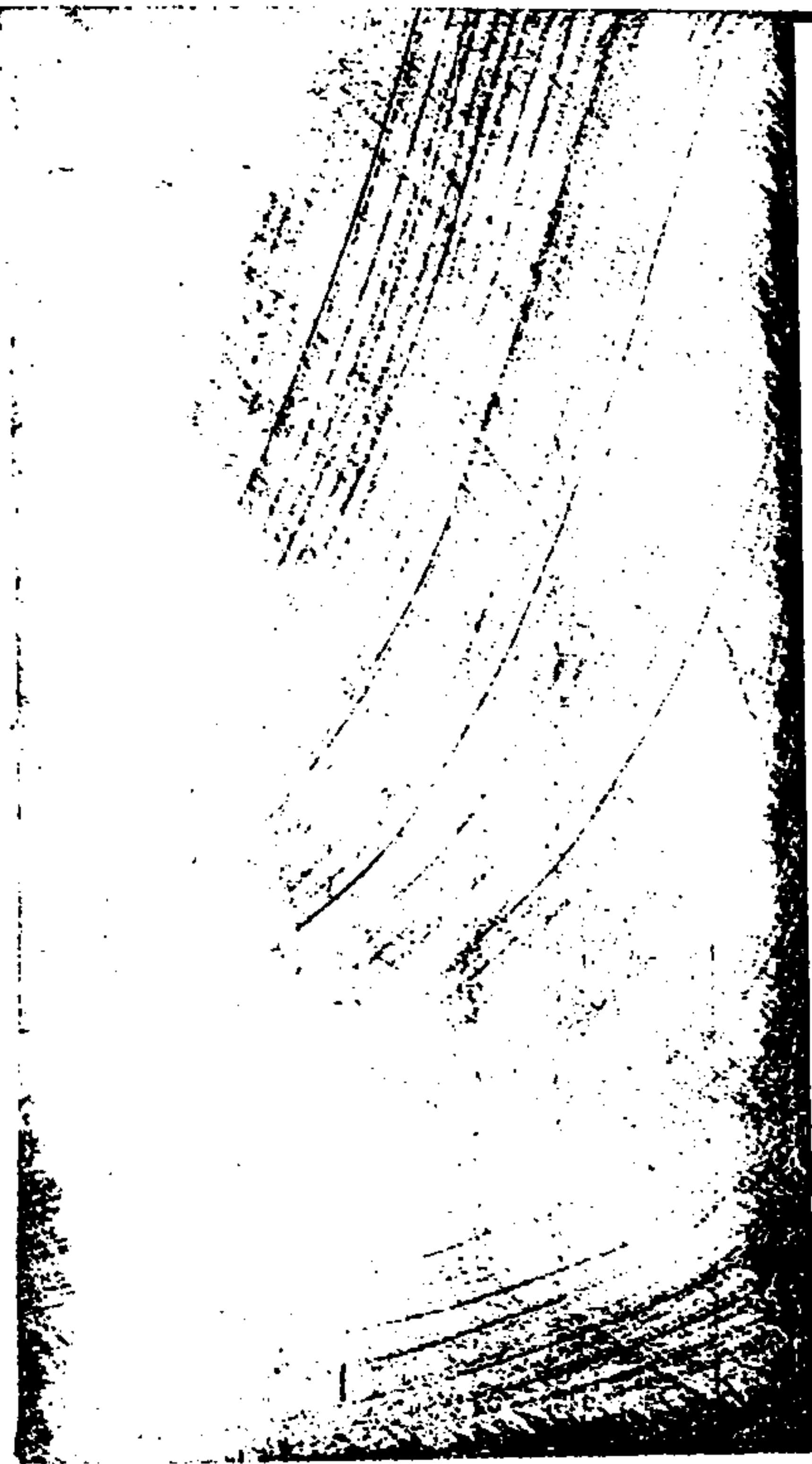


芳篋取其衣冠縛葦若人者而屠裂之曰恨不為天下殺此賊

讀西征石城記見公仗皇威除害戡亂之武讀撫安東  
葵記見公敷皇仁篤夏綏彝之文讀興復哈密記見  
公圖皇圖大一統之規模文武兼備安攘胥得舉出  
公之遠猷匪直德望才業而學問文章又可考見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二十



右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仕至太子太

保右都御史諡恭簡

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大司馬  
卿堇溪器之曰吾鄉老臣周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  
子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留反其黨周明  
松等四出剽掠朝廷遣公與中官守要地毋令得合  
閩寇時勦寇大軍尙駐金華公至徑趨處榜諭脇從  
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謀者報  
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公立誅明松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五

於市皆驚通賊平還京都督汪金以戚晚之貴縱家  
人奪民田公與諸御史劾之景皇帝責金而歸其田  
於民中官姚廣單增怙寵恣橫又率同列劾之皆抵  
罪

景帝易儲詔群臣入議公與給事中林聰議不可尙書  
胡濙曰事定矣毋動帝召江淵三赴便殿公前語淵  
曰上皇南宮賴有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  
滋惑益甚公當國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西事已  
定公與聰相向泣懇是悟執政意俄有詔風憲官被  
告訐者皆外補公上章極論其非執政益忌之



遷廣東布政叅議過家省母母聞公歸橐惟賜金十兩  
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寇亂之後撫  
周察招流亡立均徭法其法以十年爲限一役九休  
民甚稱便峒蠻爲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  
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公持不可罪首惡而  
已

英宗復辟林聰已爲都御史公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  
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盍亦言上吾能證君公耻於自  
陳旣歸巡撫兩廣都御史葉盛屬公督察勦賊參將  
范信會勦大藤峽至廉橫間誣民爲賊黨欲殲之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三

馳赴信壘凡所俘獲審實縱去信念功不成月餘未  
退會盛使至公亟請令信班師又別置營以處被掠  
女婦兵罷訪其家歸之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諍救全  
活不下萬數遷本司右叅政

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使福建八郡歲輸大青大綠  
非土所產厚價買諸他省吏胥每由以爲奸公擢屬  
官廉能者總收之買以輸官民免科歛提督市舶中  
官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籓臬力辭不能却乃受  
而輸於官

八年遷陝西左布政十年陞左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陳

安邊大計悉中窾要拔偏裨授以間職如王璽劉誠  
皆爲時名將

總督兩廣軍務代韓襄毅雍時大征後民多死鋒鏑及  
散走崖谷又歲存饑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而襄毅  
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捕獮輒殺威行百蠻公至  
太息曰此如治病用峻劑良已然臟腑則旣虛矣非  
輔以梁肉元氣何賴乃一主于撫柔竭力勞來撫綏  
疲瘵徭徭使復業約飭將士寇來仍在伍不許輒進  
兵諸峒民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一切  
征需供億之費獨節十五六禮賢勸學疏南海陳獻  
章學行於朝乞大用數年間流人復業者數十萬家  
府庫充實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三

交趾侵老撾地界連歲戰爭衆疑其謀入寇勅詢處之  
之宜公奏曰交趾蕞爾小國不過與老撾爭地耳遣  
使諭之彼當悔悟不可輕用兵上用其言交人感愧  
貢方物上表謝罪

公在甘肅積軍美三十萬兩廣積四十萬餘流民復業  
者十五萬家或謂公先後督府積美撫民功多矣何  
不奏聞公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公在兩廣幾十  
年上念久勞於外乃召入掌臺事六載考績加太子



少保會有星變詔求直言首陳八事多人所不敢言者上皆納用及有疾侍郎何喬新適奉勅賑饑晉陽聞其遣使奏事即召使至寢室手書勉何大畧謂民饑盜起可憂賢者所當努力無一語及私時病已亟字半不成越三日卒其忠愛之心歿而後已云

公居處服御如寒士在督府久一不以家累自隨衙齋蕭然獨從老蒼頭二人而已陳獻章以為入其室神爽頓清如夜入三洲岩秉燭讀蘇子瞻題名云所著有澹菴文稿誠菴奏議認真子集凡若干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五

尙書原襄敏公傑

字子英陽曲人正統乙丑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尙書卒年十 贈太子太保諡襄毅

擢廣西道御史奉勅巡按江西剛決不滯風裁獨著景泰 年陞江西按察使持身清白不可干以私而吏弊盡除天順 年陞山東左布政使清田賦正均徭民咸宜之成化二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地方孤介自矢觸法者不少貸五年召為戶部左侍郎六年差泄河南考察文武官員八年以憂去九年江西盜起詔奪情起視公澁沉有智畧殘孽盡除十年事寧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五

成化初元陝西至荆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連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鬚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暵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祭酒周洪謨憫之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同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盧江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



襄流民者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遂爲右都御史李賓浚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疏上之上可焉遂命公以右副都御史往蒞其事公受命馳至編歷諸郡縣浚山窮谷宜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欣然願附籍爲良民公於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置郡縣以統治之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縣割卽津之地置卽西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五

縣割漢中洵陽之地置白河縣又陞西安之商縣爲州而析其地爲商南山陽二縣又析唐縣南陽汝州之地爲桐柏南召伊陽三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卽卽縣城置卽陽府以統卽及竹山竹溪卽西房上津六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卽陽衛于卽陽以爲保障之計經畫既定乃上言謂民猶水也水性之就下猶民之秉彜好德也曩脅從之黨豈皆盜耶設君置之州縣簡任賢能輕徭薄賦先以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以化成其俗則荆榛疆土入貢於版圖之間反側蒼生安枕於閭閻之下撫安之策莫良於

此因薦鄧州知州吳遠爲卽陽知府諸州縣皆選才以充復慮新設郡縣漫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裕堪代已任總治三省上悉從之擢道宏爲大理少卿撫治三省八府州縣進公右都御史再遷南京兵部尙書未任卒漢南之民聞之皆爲流涕立祠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七



僉都御史高公明

字上達貴溪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右僉都御史

卒年六十四

公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初登第爲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于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例爲妄訴者設苟等訴不誣法當杖景皇帝從之著爲令村氓趙釗等爲妖言吏欲逞功執其黨數十人誣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文致其反何刻也錄是其家屬獲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天

巡按河南糾斥不職吏六十餘人郡縣冤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辨之黃河南徙民耕淤地畝收數斛議者欲履畝坐稅公不可曰河徙無常稅額不改平陸復爲巨浸嘗稅猶按舊籍民何以堪議者乃止

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納賂下獄死聲益振忽午刻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報九門毋出行者使號諸塗得卒百餘襲捕之

四年御史趙銘等疏劾來朝吏語觸上怒詰疏出誰公任實草疏不以累趙都御史寇溪言累年奏牘皆屬

高明乞貸明過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王鹽山薦陞山東按察使上謂李文達曰高明宜內用又謂寇溪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

御史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之率諸同年買棺治斂屬鍾子啓歸葬焉

憲宗踐祚擢南京僉都御史振風紀明法令劾罷諸貪殘吏南都肅然時淫雨災公極言內自宮禁外至彘狄皆陰盛陽微急宜修省以回災異

楊州鹽寇起守兵失利勅公勦捕公造巨艦榜籌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畧御史戴琥顧以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露踪跡不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天

逞江海間稍靖中官鬻私鹽縛儀真指揮羣卒大闕公盡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公公亦三疏請終養

成化二年上杭盜起卽家賜公勅便宜討賊公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賊恃險不應進兵擣其巢俘四百餘人誅渠魁十一餘並輕坐析上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賊海口民矯令募亾命謀不軌公不欲再興大獄或至用兵止坐妖言誅之衆遂定卽上疏乞骸骨納勅符去



公嘗曰孔戣三宜去司空圖三宜休吾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治盜微宜再退賊平疾作宜再退自稱五宜居士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傲然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一 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三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二

尚書王端毅公恕

字宗貫三原人號介菴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端毅

爲翰林庶吉士以不喜治古文辭出爲大理寺副條刑罰不中六事上之朝景泰五年擢知揚州府屢辨疑獄歲饑發廩不俟報且給醫藥多所全活作資政書院教郡子弟天順四年歷遷江西河南左右布政使安輯流冗解散盜賊成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撫治荆襄南陽豪爭礦殺人獲渠魁餘悉解散以內艱去會襄陽盜起詔公起復會兵搗其巢劉千斤石和尚作亂佐王師討平之大帥欲縱兵搜山公不可下令曰擅殺者斬復榜示流民復業民爲建生祠繪像事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四年巡撫河南入朝言時政六事轉南京刑部左侍郎外艱歸七年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以地切交趾言禦彝方畧時鎮守內臣錢能使其麾下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



等復與其國互市相載還公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鑄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其賄飛章露劾能私通外蕪罪當死當是時瀕別為私郵以通滇省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公復上章極言萬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贖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戮致龍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為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在雲南九閱月疏二十上尋召掌南京都察院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

巡撫南直隸公以近年貢獻太多所在騷擾疏言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恐因而妨政害事力為屏絕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乞崇恭儉為天下先召還織造官明敕中外無獻珍玩奇貨生民幸甚中官王敬乘傳至東南大索奇玩所在驚懼公上言當此凶歲謂宜遣使賑濟而乃橫索玩好昔唐太宗遣使諷梁州獻名鷹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背子捍撥鏤牙大亮與蘇頲不奉詔臣敢不效之又極言敬苛暴失人心損國體傷

和氣而召災沴上立詔戒敬久之敬等俱收捕下獄梟同惡王臣首于江南中外稱快謂公有回天之力公以天下一切納貢賦者苦收取過重至破家乞嚴禁革光祿寺歲供白粳槩及庖人賤工請稍裁省皆報可蘇州時有羨米請以六萬石補常州之夏稅又以補諸府戶口鹽鈔六百萬貫官田賦太重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而周行賑貸其貧者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之人以為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公與周忱兩人而已忱以十八年公不二年其久與暫不相當然忱彷彿姚元之公則賢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一

於宋璟矣

太監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古書名截江網者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公言典謨訓誥無逸旅葵皆帝王治平與要何取截江網外道妄誕何取觀音羅漢百戶汪清齋無印信駕帖至郎中鍾蕃所公言若有賜死重事而無印信可驗其人將死乎將不死乎公皆劾奏之轉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芳與妖僧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下獄經歷張蔽救之亦下獄公言二人志在盡忠而得罪恐人



自此以言爲諱設有奸邪誤國誰肯復爲朝廷言者  
疏入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徽南京  
公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大率與中官爲  
難多報可天下益服公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  
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公疏果至至爲  
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  
天子亦漸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上諱會  
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公太子太  
保以尚書致仕公怡然就道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四

老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以備顧問上報曰朕  
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  
閣也公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  
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仲昭賀欽被抑如  
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  
安遠侯柳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公言紘不當  
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裁抑僥倖褒獎名節甄拔淹  
滯無敢以私干者  
劉吉在內閣每持公公直已不屈守備內臣蔣琮與南  
科道相訐科道多貶黜者而琮自如公言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知州劉槩御史湯鼎  
高祿爲本司參議公言祿出自科目自可遠到而越  
次超陞恐非所以愛之也幸以天下之官待天下之  
士勿以親戚妨公議事乃止時有建白多謂業已行  
矣公言天下事設有未當雖十易之不爲害若謂已  
行無及則古之納諫如流者豈皆未行乎徐生者太  
醫諸醫也傳陞院判公執奏下吏部會禮部太醫院  
同御藥房太監選用公力爭祖宗來未有吏部會內  
官推選官員例上曰徐生善藥與院判公遂乞休屢  
疏上上曰卿持正輔佐朕心知之勿辭公遇事輒言  
有不合卽引疾求退上每溫語留之執政滋不悅謂  
爲好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五

徽王奏乞陞鈞州爲府晉王乞爲世子別設典膳皆論  
止之山西叛賊王良等伏誅或議除其黨千人公以  
爲脅從宜免議始定公在吏部時臺諫劾巡撫及藩  
郡官內批罷黜公以爲不得其職連疏乞休皆不許  
公在吏部有少子承裕年二十餘爲舉人公令開門納  
客具得人才文武之概退卽所聞用多稱職延安知  
府崔某考滿考功郎持牘上公曰此人廉吏也君所  
考未盡其節因署美考次日往謝曰某忝郡吏何由



辱知公曰吾諸子留三原郡守惟公無間遺耳公在吏部有賢士大夫至部堂者延之後堂禮以賓禮命坐留茶人人謂公能傾心好賢也

上念公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劬勞乞陞職下吏部公請逮問有旨免問而增俸二秩公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濬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公下既入直文淵閣兼大學士公尚持其吏部銜據濬上會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而中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六

留者九十餘員言官有拾遺疏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下吏部公乃詳據各原考語及所察知者以聞有旨未必實令再詳訪具奏公自疑有沮之者乃求去益力而上特慰留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公矯詐強悍疾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公看詳回奏公不憚疏辯臣傳作於成化二十年而致仕乃在二十二年即臣傳內所言皆昭先帝納諫之盛何名彰惡文泰無賴逞此機巧非老

於文學陰謀詭計者不能乞於午門而究文泰及主使之入以正法紀遂下文泰錦衣獄獄具謂文泰嘗謁丘濬語及公傳濬謂此沽直詢君傳若行上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具奏欲論公以語故為民都御史吳楨楨亦為奮言潤色文泰草而授之因請逮公及濬楨面質上為左文泰秩而責公賈直沽名俾焚其傳草而濬楨免究公意不能平復上疏辯不聽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不賜勅而文泰心怏怏謂濬不能為地又二歲濬卒文泰往弔其夫人叱之出曰為若而使我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天下何弔為時人快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七

河南耿公裕為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而城而行益愧之也後耿公代王公為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如貧士只騎一騾而已有司驛遞何從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



矣

公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年九十矣猶攷論著述言動必揆矩度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卒年九十四公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聲若雷白氣瀾漫遂瞑少子承裕仕至南戶部尚書諡康僖

李夢陽曰國制文極六曹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愾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三楊熙績臺省坐臻太平所謂代天之相也英廟之遇文達密畫顯斷萬幾精覈局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八

一變成化間三原河州覃縣封丘居則岳屹動則雷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倂幸請劍必殛使見之者畏聞之者懾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邪委任權力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密苟濟其事小枉安焉局體又一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運數然與蔡虛齋曰公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言是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如生少知章句訓詁

人便舉而進之學官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以爲當然矣又未幾作三場文字纔可讀便迫迫期中舉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且或有過時杆格之患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者也况自幼入學而其所學者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者以此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其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間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九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

字廷秀南城人號椒丘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刑部  
尚書卒年七十六贈太子少傅諡文肅

公髫髻時已有出群器識日惟從事家學而問辨出人  
意表嘗以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  
昭陷於逢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其爵乎若  
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如公論何又  
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預從祀之  
列抑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又嘗病陳子極續長編書法卒曹彬包拯不書官呂文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

煥降元不書叛張世傑滿海不書死節為周殿撰中  
規所奇而沈晦周謹時然後出言動必以儒為準其  
學以窮理為先博物洽聞為輔正心修身而措之家  
國天下為期自公之暇凡書有異種輒從假錄藏書  
至三萬卷

公初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問徽以嘗師其先公贈以  
白金文綺公却之徽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日子  
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  
擢南京禮部主事政務甚簡終日閉戶讀書宗伯姚公  
重之語人曰何主事方為時用恐不習於政奈何乃

徽公收糧公平斗斛謹出納嚴勾稽而痛懲奸吏之  
侵漁者姚公喜謂公曰推是以往無施不可丁父艱  
歸卜葬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  
孫貧欲鬻其葬地眾謂此吉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  
父吾不恣為也

刑部廣東司分轄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官  
多優容之否則摺摠報復故多憚難為公獨曰法者  
天下之公有犯至司輒從公坐罪不少貸嘗有百戶  
逐其舅之子而奪其財產者舅子死其孫訟于官掌  
衛事袁彬囑公右百戶公悉奪財產歸其孫百戶叩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一

之嗾刺事旗校百戶摺摠卒無所得由是官校相戒  
不敢犯

任福建按察副使擒豪強捕海盜減礦課罷牛租控險  
設縣表儒賢政績高偉不瑣屑簿書

陞河南按察使鈞州人趙甲飲陳乙肆夜歸溺于河甲  
之子訟乙毆死誣服公曰肆櫛比民居毆必有聞去  
河遠負尸投之必有見者驗甲尸腦有沙石乙得辨  
出開封歲饑公發麥實賑之所全活無算陞湖廣右  
布政使荆襄大水漂溺千餘家躬為拊循發粟給錢  
葺其居



成化十七年晉副都御史巡撫山西督三關兵事南自河曲入塞急遣伏兵仄溝旁斬南大敗去召入刑部左侍郎鹵僉擁眾寇大同殺邊將紫荊居庸告急勅公巡邊遣諜覘鹵營聲言遣兵搗其巢鹵懼不戰遁去

山西大饑人相食上命公賑之得便宜行事公請內帑淮鹽銀數萬兩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數十萬石分部賑卹又憐饑人疏溝渠出粟償直凡活人三十萬播州宣慰使楊輝嬖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軍諸夷寨立懷遠宣化二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三

長官司又割播州凱離五十二寨設安寧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專其家結凶黨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愛遣公卽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賂諸權貴人欲公囚愛待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子母奸惡罪條上白愛無反謀革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產業自給播州遂定陞南刑部尚書疏奪內臣守備蘆州還民

泰陵初召公刑部爲尚書上疏乞禁京師胡語胡服革官校私駕帖鄒御史者凶橫欲躡得大理丞公薦曲

阜魏紳郎中鄒御史恨公會公外氏與鄉人訟卽誣公得金錢與行路輒上下其手要地人又從中主之公杜門引咎辭位下諸根連人詔獄窮治無踪跡公雖湧白竟不安其職請老去公卿臺諫交薦起公竟不得卒後江西巡撫林俊論公文行政節應諡法得諡文肅

公守官清慎律已方正在閩時典帑內臣死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遺三司公獨力辭不獲則受而輸于公帑及陞長汴臬都指揮僉事武成德公薦聞職贖以犀帶銀器數事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成慚而退致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三

仕日楊愛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又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擷英宋元史臆見椒丘集



尚書彭惠安公詔

字鳳儀莆田人號從吾天順丁丑進士官至刑部尚書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為刑部郎時張岐從外臺蠲僉都御史入院公疏岐不可用乞召故尚書王竑李秉侍郎葉盛以伸公論下詔獄都給事中毛弘等論救得釋尋進廣東司郎中司隸輦轂間事多涉貴近豪戚脅挾撓沮公屹然不吐茹

外戚周或冒賜額奪真定民田勅公即按頃畝公至繞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令馮驩收責于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四

驩顧折券矯賜薛人今真定田祖宗以來許民開墾即為恒產不復增科以勸農往年韓太監廣寧侯屢奏虐民賴先皇明聖民間稍得安業乃今周或又復強詞飾奏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履畝奪小民尺寸地附益貴戚又逮下詔獄言官交論得釋他日又有貴戚請荒田者上怒顧左右曰周或為彭詔所持令朕負朝論奈何又以為請耶

成化六年陞公副使按察四川劉氏扈氏曾氏殺人獄疑久莫能決公至立斷進按察使請王府葬祭停遣兩臣及行人又劾雲南太監錢能冒貢珍奇擾驛遞

十四年為廣東布政使薦陳獻章劾鎮守太監顧恒非禮貢獻又劾市舶太監韋眷矯稱進奉私庇富豪輒亂舊章安開新法民間力役更無曠丁籍上均徭豈有餘戶又劾珠池監丞黃福採捕禽鳥騷動雷廉又劾錦衣鎮撫梁海本廣州人往來傳道輒稱貢儀水陸舟車飲食帳幃百方橫索所過蕭條海乃太監芳第芳見疏大怒且中傷公會公應詔陳言條上漸不克終四事言內臣貢獻皇妃加於嫡后陛下褒賞其家幾與先帝后家等一也內臣日增數至萬計利源兵柄盡付其手作奸犯科一切不問二也四方貢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五

物通番航海科擾百姓驚動四夷三也六卿大臣益加師保諸寺監卿兼領高官及其休去月廩歲輿徧施比部四也上不喜芳輒從傍言公每事輒邀各方命左班相左右得大官益肆無忌上直視芳不應芳懼伏地調公貴州

吏部尹尚書屢薦公大臣器上故知公名二十年遂陞副都御史巡撫江南督糧儲公簡靖明法禁吏不敢犯明年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內外官貢獻非宜道改副都御史巡撫順天

時國計頗乏公上疏曰國家昇平百十餘年可謂盛矣



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于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以害財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加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遠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則寺觀日增矣初賓貢有節今四夷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上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尙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制少刻今梓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情好奇矣凡此皆所以害財者十分愛惜猶恐無以爲繼况以更啓他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六

秦陵卽位廷臣交薦召爲刑部侍郎會浙江不靖勅公巡視劾罷不識守臣誅其渠魁事遂定戶部言鹽法沮壞卽勅公理鹽法公繪煮海貧人晒淋熬負折閱朋儕之苦爲八圖以獻尋召入吏部爲侍郎

弘治三年彗星見天津公言軍民利病曰厚根本曰減役錢言時政得失曰正近侍曰慎官爵又請午朝無循故奏細事

四年陞刑部尙書安遠侯柳景總鎮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奸賊鉅萬景有挾欲破法擠紘公竟抵景法禡

其爵景賊入八百兩忽降獨旨公言景賊十未及一卽蠲他日遂可營復爵位爵位旣復遂可營求出鎮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疏入不從在部二年請致任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林俊嘗疏言公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諡不報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諒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歉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不可奪所著有國朝名臣錄贊莆陽文獻志政志文集百餘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七





太保劉忠宣公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號東山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卒年八十一贈太保諡忠宣

公舉鄉試第一天順八年登第為庶吉士居二年解館

當留而公自請試吏授兵部職方主事進車駕郎中

調職方司公明習天下事所覆奏多當上意大司馬

倚之若左右手而是時中官汪直用事獻取交南策

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公故匿其籍尚書余子俊

為榜吏至再公密告曰曩一開東南立糜爛矣尚書

悟乃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六

朝鮮使貢苦建夷遮道請改道繇鴨綠江中官有朝鮮

人為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鴨鵝關由遼陽經廣

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三四大鎮此祖宗微意若自

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

鹵寇雲中邊帥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守無虛日每一

報至尚書必問劉郎中云何言輒行行輒效時右侍

郎缺中官有欲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冀往一見公

吳詞謝之卒不往太宰又欲以為太僕卿公私語所

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為秀才時見府縣

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處此其事當如何行其事

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

中一出非知府即參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

負官耳吏部乃陞公福建參政福建職巡海道兵久

弛而倉儲又缺卒難就理公曰在得人耳謀于鎮巡

首選衛所軍政官而擇其尤者總諸水寨兵造戰哨

船若干艘緩急異用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

而督察之不半年海道肅然

弘治三年陞廣東右布政時監督諸軍平後山賊軍人

俘賊屬數中有女子儀容閑雅步止羞澁公呼問乃

潮州士人家女被賊掠去長欲收為妾蠻婦妬忌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十九

以為女公惻然問之一室令二老婦守之統軍都指

揮王永意公欲得給與衣裳鉛粉又半月出視光彩

動人公問其所願答曰願回本鄉公曰回鄉須差軍

護送千里之程豈勝汗辱乎乃擇里長兒嫁之且以

數牛賜其家耕作

嘗過厓山吊大忠祠念宋慈元太后陵寢無主輒泫然

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

於義弗稱乃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浙江左

布政去陳獻章以道學自命少許可獨與公善嘗稱

曰劉公愛民如子守身如女母論于今人中即古人



亦未易當也

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公右副都御史治焉公既至乃集山東河南二省守臣議之公曰河性猛悍張秋乃下流猴襟未可輒治治于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堤以禦橫波且防大名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渡河三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堤起河南胙城盡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縣長三百六十里量能任功五旬而事竣運艘無滯功重而費輕逾于徐有貞甚璽書褒賞入爲戶部左侍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子

此行剛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乃榜通衢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市轉買邊人糧草積運牟利此法立有糧草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矣

十一年三上章乞致仕歸築草堂居之天下因稱曰東

山先生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卽携二僮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盜賊衰止

十五年召爲兵部尙書力辭復不許旣廷謝上御幄殿召問之曰朕數用卿而數辭疾何也公對曰臣老且病今天下民窮財盡萬一不虞責在兵部臣自度力不足辦故辭耳上默然居數日復召問曰徵歛俱有常何至今日獨言民窮財盡公對曰正謂其不盡有常耳他固未暇論臣在廣時廣西取鐸木廣東市香藥費固以萬計上曰卿嚮者言之固已停止矣其他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一

子

徵歛可一一議而革也于是上益察知公廉且練事時左都御史戴珊亦有材見知上嘗嘗朝坐金臺有宣必公與珊偕時鹵數犯邊而太監苗達者在延綬嘗擣鹵營妻子有尅獲以捷聞上器之密謀令帥師擣鹵而問于公曰卿在兩廣知苗達乎延綬至今稍息肩矣公對曰臣在廣不知然問之從征將士所俘獲婦稚十數耳幸而大鹵深入不相值值之則無噍類矣上曰卽爾太宗何以屢得志于鹵公對曰陛下聖武故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不能什二且其時淇國公一小違節制舉十萬衆盡委之沙漠奈何易言之



度今上策惟有守耳戴珊亦從旁贊決上遽曰微二人朕幾為所悞事遂寢

上嘗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上曰在衛有月糧從征有行糧何乃窮甚對曰江南困運糧江北困京操他困又不止此且所謂月糧行糧者半與其帥共之翌日即詔各衛門調上軍民疾苦以聞

上欲於近地團操人馬以衛京師以問公對曰京師保定地方獨設都司統五衛仰思祖宗恐亦此意尋有御史陳言請將保定軍萬人回衛團操上可其奏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造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

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減十五督工者訴于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劉文靖曰惜軍力兵部職也近日劉大夏累乞歸雖溫旨勉留尚請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孰可代者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

癸亥四方奏災異京師四五月無雨公陳十事一曰京衛官軍苦于出錢供用二曰在營軍士困于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京

操失業五日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營民財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數多九曰陞賞被于勢要十日禁衛苞苴公行悉施行之

上每有大政事必召公及戴恭簡而議嘗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接見人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賄賂通也因各手白金一錠授之曰小佐而廉且命無廷謝恐他人或觖望也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上一日召公面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可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公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也陛下且遵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臣不敢效順上稱善

上問公兵餉何以嘗乏昔人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安在哉公對曰祖宗時民出一文公家得一文之用今取諸民者數倍而實入官者或僅二三上曰歸之何處公對曰臣無暇及他鎮臣在廣廣會城撫



按總兵三司供億不能敵一中貴人餉何以不乏上曰然第祖宗來設置已久安能遽削今必令廉如鄧原麥秀者而後補不然姑闕焉可也

司禮監太監陳寬選坐營中貴人上面命公偕公對曰故事獨太監專之非外臣所與聞上曰豈憂此曹惡汝耶我在何憂卒命公與英國公懋偕寬往而中貴人苗璋恃夙貴耻不肯與選上業許之矣既而謂公不至卽叅奏公曰如前旨何上曰我雖意許之未發也何謂旨既而璋果不來公與陳寬等叅上上切責璋示若逮繫者而姑宥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四

上復語公諸司言弊政詳矣而不及御馬監光祿寺者何夫獎莫甚於此二曹公曰上悉之幸甚在獨斷而力行之耳無何特勅兵部侍郎同給事御史清理歲省費十餘萬金自是中貴人聞而有側目公者矣上嘗語公一侍郎才足任艱大公不對再言之又不對上悟曰吾所言者才不暇及大節卿不對者是也既而公亦稱一侍郎才上曰劉健亦稱之其人負虛名而寡實用且擅作威福上又言健復稱其鄉人某甚不合朕意後知之乃都御史劉宇也宇竟以嬖逆瑾敗而兩侍郎者亦皆不稱上自是益信公與戴珊賞

賚無虛月

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大急凡用人行政卽召內閣并執政大臣議當而行久之自治

莊浪土帥魯麟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落強徑歸莊浪以子幼請告有欲予之大將印者有欲召還京處之散地者上問公對曰彼虐不善用其衆無能爲也然未有罪今予之印非法召之不至損威乃爲疏獎其先世之忠順而聽其就閒麟卒怏怏病死上一日退朝召公議論國事久之言及左右公未及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五

上曰爾趨起不言猶疑朕聽寺人之君耶

一日上召公入御榻前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公對久欲起不能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老先生幸隱惡揚善公曰聖上天性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某今日求退上曰李榮每稱卿公曰某於老太監踪跡疎遠何以得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

戶部郎中李夢陽言事下錦衣獄尋詔復職他日公奏事畢上曰近日外事云何公頓首日近釋李夢陽中



外權呼聖德如天地之大上曰李夢陽奏事關戚晚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之獄朕試問左右一人曰宜付錦衣衛杖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公頓首謝曰陛下此事堯舜之仁也

刑部尚書閔珪持法忤旨上與公語及之而怒公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朝廷珪所為無足異上曰古亦有之乎公對曰孟子云舜為天子臯陶為士執之而已上徐曰珪第執之過耳老成人何可輕棄竟從珪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三

請

上召戴恭簡與公至榻前諭曰各衙門凡事都行巡按勘報豈以此官公道可托耶珊顧公未敢對公進曰無他巡按一年一代無久交不掣肘故事多責成之上曰責之固是但權之所在惟有識量者能不移其心不然則恃權好承奉任喜怒以是為非以賢為不肖使民不被其澤爾珊今後遇差巡按御史務選老成有識量者毋用輕躁新進之人乃以此意行各巡按御史知之珊頓首謝罪退而歎曰聖諭諄諄切中時病明見萬里惜我輩不能記其詳耳

一日欲有召公在班而上不見朝退諭公曰吾欲召汝汝不在班不免御史劾故已之且爾同列中亦有忌者蓋當時大臣皆篤老而公與珊獨屢召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之語因左右聞于上故諭云戴珊以老病乞骸骨屬公一從史上謂珊卿何以亟求去珊不敢對公為言珊實病且用身率先御史而病弗勝御史當見彈射不便上曰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獨不能為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已泫然者久之珊與公皆叩首泣出而相謂曰死此官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三

乙丑五月孝廟賓天公慟哭不能起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逆瑾擅權日誅求臣僚而劉宇又微聞造膝事恨公與焦芳比而譖諸瑾曰籍大夏家當邊費十二瑾因尚書潘蕃總兵毛銳獄詞連公遂矯制逮赴北鎮撫獄同繫者請行賂以求生公曰如此而死惟累一身稱貸免死則喪一生且累子孫矣瑾怒欲置之辟會議朝堂左都御史屠滂曰簡律劉尚書無死罪瑾曰充軍罪亦無耶法司阿瑾意引例戍肅州士大夫聞公出獄且喜且泣發都城日所在罷市父老涕泣士女攜筐篋進果食餽祝曰願吾公生



還到戎所即買地爲墓不挈子姓侍行或以問公曰  
吾仕宦日不能爲子孫乞一官今發配老死顧令子  
孫補伍豈人情乎庚午寘鐠叛亂肆赦天下得歸田  
八月瑾誅復官致仕

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  
司畏瑾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  
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  
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  
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无

澤泊如也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  
客似無官公足以當之

公長子祖生已故孫如愚當蔭公不阻其進不促其行  
不作朝中故舊書第二云到京日先見西涯李閣老必  
有所處正德丁卯如愚到京見西涯時劉瑾用事西  
涯云爾祖正人瑾方忌之機無由發爾入監禮部奏  
請必及爾祖姓名瑾見之媒孽平生吾見其禍未見  
其福也贖令速歸如愚至家公喜曰西涯愛我一至  
於是

公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非特當戒利亦當

遠名又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  
公嘗以先世二宗族屬疏散墓幾不可識作敦本堂歲  
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教子  
讀書兼力田嘗命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  
吾困之將以益之也

嘗預作壽藏于東山陽記曰予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  
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  
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  
科甲官祿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  
一後人私所親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无

于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而勒諸石付兒祖生  
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李  
東陽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爲者也  
公爲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  
迎告以鄒智驗事故迎遲時鄒以名士出謫公亦重  
之不怪其遲且嘉其賢後公發戍羶帽布袍徒步過  
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戎所時以兵部  
尚書發戍莫不加禮不欲至戎公曰大夏有罪不加  
誅之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  
服



公平生不刻意作詩間有爲而作皆事核情真如撫諭  
田州句云如何萬頃桑麻地天與夔人作戰塲雖土  
官岑溥亦感動也出錦衣獄中句云經塵未了清時  
債白髮重來此地遊蓋公爲兵部郎中嘗下獄也謫  
戍甘肅過六盤山句云綠野誤違三品地白頭今到  
六盤山蓋以爲終於侍郎不起未必有此謫也謫所  
示子任句云報國未能平海宇充軍終是累兒孫蓋  
以逆瑾有劉某永遠充軍旨也又云猶有先朝宣召  
夢急趨黃幄面承恩蓋思考廟君臣相遇千載一時  
雖在謫所不忘情也謫所贈同事詩曰時事何人苦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三

變更邊城持戟半儒生蓋刺劉瑾用事士大夫有罪  
多遣戍甘肅也至赦歸過六盤山則直述其事曰憑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蓋公下獄遣戍雖  
出於逆瑾禍機則發於大學士劉宇也  
公官至侍郎訪母黨之親有一疎族舅氏年纔弱寇東  
山謁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  
答拜者不以爲屈受者不以爲亢古道哉

都御史戴恭簡公珊

字廷珍浮梁人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左都御史卒  
年六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爲御史督學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請謁者  
孫不色拒而終一無所曉羣士帖服遷陝西按察副  
使仍專學政寤鄉下邑無不至約束堅明風雨不爽  
弘治二年撫治鄖陽諸府豪右多窟流聚爲利公刻日  
令自首民闢田多匿稅計償所費而沒其餘嚴練兵  
伍製營陣法蜀盜野王剛越境入竹草平利諸縣守  
臣畏罪莫敢發公請合湖陝兵誅其首惡縱脅從千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三

餘人事遂定

四年陞刑部侍郎卽訊荆晉兩王府獄明允九年陞南  
京刑部尚書十三年改左都御史蓋自簡飭務持風  
紀雖書簿之細必極精覈公當考察時吏部只欲憑  
巡按御史考語黜退公不從吏部曰如是我與子先將  
公不然私謂張考功志淳曰果欲如此我與子先將  
御史考覈從其賢者斯不可如貴堂上一概從之  
由是果有所得公可謂公無私者矣考察京朝官者  
一天下述職官者再黜陟惟允孝宗親鞠大獄諸司  
震悚公從容應對時有開析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



每廷宣接膝面咨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爲之動容

一日公私懇劉華容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同年好友受知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一日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日爲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以上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二

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十八年卒於官

公德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一意官守雖尊官高年猶手削章牘辰入酉出寒暑不變敷歷中外所至有聲績學政尤著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二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三

尚書賈公俊

字廷傑北直東鹿人景泰庚午舉人官至工部尚書卒年六十有八賜祭葬如例

天順己卯就國學被簡爲監察御史凡五出巡所至皆有聲擢山西按察司僉事協守寧武諸關修明軍政邊徼晏然尋遷副使分司臨清用薦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至則持憲度嚴軍法數年鹵不敢犯成化癸卯入爲工部右侍郎時河南饑命公賑貸多所全活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三

丁未遷左侍郎未幾遷尚書奏立清匠司痛革作頭攬戶包替賣放私役及僞印假班奸弊遇朝審重囚力爭假印罪犯不當矜恤建議差官點驗內府長工人匠凡在營有人不許勾逃審驗上班人匠有力者俱令納價以備顧覓買辦物料痛抑勢要高擡虛估漸江荊州蕪湖三抽分處主事及洪閘等屬官事滿嚴加甄別未嘗輕以廉介字樣與人一時屬員更相濯磨蓋政務與各監局相表裏而內官監尤爲掣肘公坐鎮紛拏惜費剔奸體國惠民之政始終如一日弘治辛亥勅修太廟夾室成加太子少保久之有足疾



四上疏乞休乃命馳驛歸三年卒

公歷事三朝始終完名巡撫六年不携家眷敝靴澣服至今猶有傳誦之者宦官汪直權傾中外六卿咸屈膝下之公獨奮然與之抗禮直雖改容起敬然百計傾陷竟莫能動孝廟欲建水亭公爲財用匱乏不宜興此無益之工疏凡三上上雖寢其事而中不憚會太監李廣方爲上理髮前跪曰罷此老可也上怒曰工書爲朕省費汝安敢出此言以靴尖踢其一齒公聞之累上疏乞休上再出溫旨慰留之俊之直節勁氣受知孝廟如此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二

太保周文端公經

字伯常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一贈太保諡文端

公選庶嘗歷陞春坊左中允成化中侍皇太子講文華大訓皇太子每起立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弘治二年擢禮部侍郎條奏皆傳經義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災異言事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三

而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上踪跡此疏出誰耿尚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時論兩賢之

拜戶部尚書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中官鹽銀二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銀鈔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併停織造

大同缺戰馬馬端肅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祖訓六部不得相歷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上是公言更命太僕銀市馬



給事中魯昂言國用匱乏請盡括諸省稅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下財盡歸京師恐非藏富於民之意又有旨取太倉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臺奏增灑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禁不與修清寧宮調役山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不可輒動請以戶部羨銀顧役外戚壽寧侯家有河間賜田百頃詭賜額併得附近民田又千餘頃且乞畝加稅二分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嘗收頃因久旱卽耕退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寧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獻爲東宮莊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致仕命下廷臣相顧失色爭上疏留之不得自是中外請留及復起者多至八十餘疏前此未有也

康陵卽位起南戶部憂去三年又起禮部奉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四

太保張莊簡公悅

字時敏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官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少而凝靜篤學力行鄉里推重及居官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自刑部出爲浙江提學初糊名校士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爲動成化甲辰湖廣按察使朝覲時東廠尙銘忌公伺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公之名益彰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五

爲工部侍郎孝廟嗣位諸大臣相率求去位公獨不可曰更新之始當竭忠報國豈可言去耶弘治元年改禮部再改吏部六年大旱公陳遵舊章卹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事并上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在吏部尤爲尚書三原倚信凡有言無弗從三原致仕衆望屬公徐丘皆不喜公欲用翰林入吏部出公南銓尚書尋改兵部參贊機部公凝重簡靜上下安之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獻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



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公性素清約終始不渝四年六疏乞歸上為賜璽書加太子少保

致仕歸杜門不出公私事皆不與見時俗奢靡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有言揭屏間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有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又曰父兄勞于官子弟逸于家一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術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六

謹此先生有感而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尚書耿文恪公裕

字好問廬氏人號青崖景泰甲戌進士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年七十贈太保諡文恪

景泰五年進士入翰林為庶吉士七年除工科給事中  
天順元年清惠公在內臺改翰林簡討是年石亨被御史劾恨清惠斥去謫公泗州判官改定州成化元年召還翰林歷國子司業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勲戚言行可法者為書授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七

十二年陞吏部侍郎二十二年進尚書代尹旻清慎簡平銓法疏理諸請寄者不便忽改南京禮部而以工部尚書李裕代公泰陵即位改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弘治元年召尚書禮部婚喪諸大禮傳經律酌古今行之崇王請朝下廷議公請遵祖訓遺書王勿朝西

奠由南海貢獅公曰賈胡嗜利輒開海道宜却去六年復尚書吏部代三原加太子太保  
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南陽言四王講讀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簡討充王講讀官至是諸王將出閣亦按故事選十進士侍王十進士詣吏部請九年滿考得陞改出王府公以為例不可十進士



語不遜公劾十進士上為除一進士名餘調外

公在吏部進賢才務協輿論愛憎毀譽莫能淆奪守正  
律身干謁斷絕卽內降斜封封章抗議杜塞倖門父  
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約儉蕭然無異寒素公  
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縉紳  
世濟其美

汪宣疏曰前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翺公忠直  
亮不如王恕坦蕪無物不如耿裕

儲懽祭文曰維公羣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之公  
涑水之儉安陽之忠兼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階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八

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為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  
不如古人公以為愧

尚書倪文毅公岳

字舜咨上元人號青谿天順甲申進士官至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卒年五十八贈太保諡文毅

公父文僖公奉命祀北嶽姚夫人夢緋袍神入室寤而  
生公因名曰岳幼卽知學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  
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  
也識者已知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如神為文敏捷若不經意  
初在翰林考校纂修精詳安雅進講上前以古義傳  
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凡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九

生民休戚財計登縮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每大廷集  
議公慷慨持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  
定公又長於奏議一寫千言春容鬯達下至瑣屑案  
牘吏人効候運筆如飛

成化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為尚書  
公為侍郎疏言國朝九廟已備今憲宗祔廟議者咸  
謂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為百世不遷之  
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既追  
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自德祖  
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祧明甚懿



僖仁三祖以次當祧太祖文皇爲周之文武百世不  
遷禮也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  
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  
享應古裕祭之制又有言孝穆太后當祔廟者下廷  
議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  
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闕宮之詩特見其名此  
別廟之證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  
奏上詔可

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剔諸冗費議皆出公手議者又  
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

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  
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  
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况七  
十二子名字自馬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于百年後  
安敢臆定于是從祀諸賢咸仍其舊

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公與尚書耿公共疏寅畏天戒  
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大意謂當今財匱民貧宜務節  
儉爲天下先又言天下之土地有定而宗室之分封  
日增吏數百年又將若何又設官分職所以爲民近  
歲喜事者以添官爲經濟司銓者以添官爲疏通故

額外設官甚多民安得不困宜以時裁約又言減齋  
醮省供應罷營繕上多從之

進禮部尚書會京師大雨雹公言雨雹之作天所以告  
陛下宜浚求致災之由以回天意又勸上勵精以勤  
聖學推誠以開言路止無功之賞停不急之役黜奸  
貪進忠直時內臣韋泰傳旨召番僧領占竹于四川  
公言領占竹僭號法王爲異端首皇上卽位先賜罷  
黜中外稱聖今復召還殊駭羣聽西域口人從海道  
貢獅公言外彝之獸真偽不可知且南海非西域貢  
道詔斥還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一

鈞陽馬公嘗臥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  
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  
國用足詔下廷議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故當然  
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任其咎乃不  
果增雲南思慶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今中外  
民疲財困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法不足  
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乎使思慶聞之或輕  
中國矣不如始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  
否則用兵未晚也於是衆皆從之  
召入吏部尚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正色昌言于謁消



沮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恤曰冢宰職固如是

先是弘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宜從京師我朝北嶽乃在京南乞改北嶽下禮部議公言北嶽恆山祀曲陽歷漢至今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拱言軒轅居上谷在恆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都改嶽公議是十四年卒國朝父子入翰林為學士得並謚文自倪氏始

論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近歲鹵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一

忽的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屯剗腹裏之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眾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鹵遂源源而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衣食自恣屢起盜心處於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

志鹵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厯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脩爵優游朝行輦帛與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泥弗聞投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至濫殺被俘平民妄稱逆鹵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為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為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即轉餉之民天怒人怨禍機日浚非細故也况夫京營之兵素為冗怯臨陣退縮反墮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一

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為鹵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襲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陞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逮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聲東擊西鹵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與策精銳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為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為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



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俘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四

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

顧之憂於陛下誰果分憂盡心效力乎採之建白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紜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旣久地形之險易未知况欲復城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之助出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輻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迹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聲威大損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爲統十萬之衆裹半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五

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旣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罷我馳驅或掩襲衝突撓我困憊鹵鹵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剪建州之衆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今



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  
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  
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  
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延綏而  
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  
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  
大謬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  
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所尤不滿者徒以書生典  
兵謂詢謀爲無益棄人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執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六

已意而不回處置乖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  
旣爲苟且之舉已損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奠復倡  
隄備之說以起釁而示怯違居中制外之權昧以大  
字小之體推是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弛兵機上隳  
國紀又皆此輩舞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  
故以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  
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  
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  
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  
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

兵食而紓民力其論邊漕畧曰今關陝所需皆山西  
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  
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  
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  
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  
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  
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  
况今河道常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  
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  
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  
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  
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  
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避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  
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  
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  
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十七



尙書黃公紱

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尙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卒年七十有六

初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廉明峻執遇事騰發智巧所避毅然肩之人竊笑其呆咸以硬黃目之有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人奪民蘆田萬畝貴人業與飲食往來卽知民枉不能直公盡法直之蘆田歸民

擢四川叅議督松茂軍餉劾治將領侵冒擒諸倚勢豪肆邊上者陞本省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六

得行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風遂止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因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一人少而狀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壘額上屢洗之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不能隱盡得奸狀蓋寺西有巨塘夜溪投宿人殺之沈塘中衆分其囊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公盡按律殺僧毀其寺倉吏倚王親侵沒官糧萬計王曲庇倉吏竟按如法威行川中青神令聞風解綬去

爲湖左使時妖僧繼曉所至勢焰薰人公曰繼曉以妖

術故不離上左右今且得罪避出雖名掃墓實逸賊檄武昌府館之後堂好飲食之無令得出入俄事敗檻送京師伏誅

陞右都御史巡撫延綬劾叅將郭鏞都指揮鄭印等葭州史知州等計捕豪奸張綱等于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爲新偶行道見飲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俯首嘆曰嗟乎健兒貧至此乃驅之戰守耶令預支米三月延綬人聞公嘆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公一戰會詔毀菴寺使汰尼解軍門給配餼軍人大悅無不願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九

爲公死者比去咸携子女拜送路傍云爲南京戶部尙書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江浙食鹽錢鈔民苦包攬掎勒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行之便特旨改掌憲院至則嚴覈御史量能委之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意哉天下方仰望風采自以歷事五朝中外幾五十年慙直岸異動輒忤人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



少保秦襄毅公紘

字世纓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少保戶部尙書卒年八十贈少保諡襄毅

二十六第進士次年授南京御史劾守備都督趙倫不法倫降指揮繼劾內官傅瓊兒侵糧傳坐棄市權貴震懼中傷公降北黃驛丞御史練綱薦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得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有調知府谷縣日與將官講兵法料鹵情修學校築城堡五六年間刁斗不鳴民出境外恣意耕牧谷人戴之如神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三

尋知葭州調秦州以內艱去秦民赴闕哭留奏保復任于秦成化中爲鞏昌知府清廉自守十二年陞陝西叅政有軍功坐事調廣西十八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破鹵柴溝堡

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軍民苦之悉擒治不少貸王訐公凌親王憲皇怒逮公詔獄命內臣尙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公貧狀上親閱其貨嘉嘆良久立釋公且賜鈔萬貫旌其廉調撫河南會汪直亦以事至他巡撫率屈禮公獨與抗容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後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

稱公廉能上出公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公賢適太山震議黜魯人在位者應變公遂降廣西叅政弘治改元陞福建左布政未任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公洗濯故弊漕法一清

三年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破岑欽鷓鴣嶺走匿泗城遂克田州又被海南黎及瀧水後山賊四年劾總兵安遠侯柳景貪殘不法交通外夷逮景下刑部獄追賊鉅萬贖其爵景得內降減賊因撫他事誣公亦被逮坐免臺諫交章論救王端毅時在吏部極言公廉直忠信當大用內批南戶部尙書十一年致仕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三

十四年鹵報急以王忠肅馬恭襄故事召公戶部尙書兼憲職巡撫陝西十五年總制陝西三邊軍務整花馬池鹽課買馬開豫望城屯田先後斬首九千修城堡關塞一萬四千所剷山崖三千里十七年乞致仕不允加太子少保是歲革總制召還部辭得致仕十八年年八十卒贈少保諡襄毅

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飯不改其舊逆瑾專政時公義兒丁玉與公繼妻弟楊瑾爭訐楊瑾因誣公子聯有資萬計逆瑾喜卽籍公家無所得



尚書陳簡襄公壽

字本仁新淦人寧遠衛籍成化壬辰進士官至南

京刑部尚書卒年七十卒諡簡襄

公大父志弘洪武間坐事戍遼至公父觀業儒為塾師

公幼有異質長益務樹立雖家故貧甚落落自豪嘗

值上元燈節出市得遺金坐候夜分竟歸失主眾服

其介殖學僧舍精思自得迺取正於鑒間賀先生養

益遂既三舉不遇見大人遺弓獎幕欣然有懷故疆

塲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

名積二年仗劍歸遼左理舊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薦壬辰登進士擢戶科給事中

公在科一十三年遇事闡朗識大體奉勅閱視邊防巡

牧馬草塲有貴璫挾老奸侵尅無筭力請置之法時

昭德貴妃寵冠後宮其兄弟萬通輩縱妻王氏出入

掖庭勢撼京師中官梁芳輩結妖僧繼曉于撓國是

中外恟恟獨抗疏論之被逮繫詔獄禍且叵測賴憲

廟感悟釋復其官

弘治元年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吏部尚書三

原王公言公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南鴻

臚卿

十三年火篩犯榆林守巡敗績太宰倪文毅薦公僉都

巡撫其地至則先恤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出奇

兵却之加俸一等駐延綏積戰馬三萬計月省費二

十七萬地方幾危復安同事者諷公注子弟姓名戰

籍中當有賞公曰吾子弟素業耕讀豈諳弓馬不許

識者多之

十六年陞南京副都御史正德初逆瑾竊柄矯勅令鈐

束臺官不得妄言朝廷德政開讀畢公正色諭十三

道曰言路其可闕乎值南京臺諫以言事忤瑾捕逮

公與叅贊林文安上疏論救不報公罷歸瑾復搜剔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前任事械繫下獄諷所司文致罰米三百石居庸關

監禁追納貧不能完瑾誅獲釋

陝西鎮守內臣廖鏜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

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鏜畏欽戰比公去陝人號

哭擁公不得行乙亥進南刑部尚書疏九上乞致仕

卒

都督楊宏陝人也上疏言公仁廉恤下知兵能遏鹵請

卹其後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

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飄泊公歿不能葬

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為言官時直論時政得



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吾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愛惜程明道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得之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五

少保童公軒

字士昂其先饒州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京欽天監景泰辛未進士官至南禮部尚書卒年七十有四

公幼穎敏讀書過目成誦登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濶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上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勇擇師儒杜倖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民饑請命官賑之俾御史體察多見採納時詔南京守備採辦翠毛魚鮑諸物以萬計公極言止之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五

時弊甲申憲廟踐祚首上言帝王之治貴先本而後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安小民謹邊備之謂本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願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訓謨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面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選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于便殿各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卽加優恤則小民安多方求將歷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



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遍歷賊巢宣布恩威諭以禍福賊首王應高等聞公名羅拜乞生悉慰遣之夏四月進都給事中會賊首趙鐸悍不聽撫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蜀人繪班師圖紀焉明年夏四川巡撫言賊復猖獗委咎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己丑入覲上疏自理廷議以爲寃于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

甲午秋召拜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未幾教諭余正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三

已奏言曆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公上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曆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已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妄從之

癸卯予告歸蕭然一室不異布衣弘治戊申用廷議起仍掌天文事夏日有食之因奏日食紀元之初當盛夏火旺之候宜修德以爲取人之本窮理以爲燭奸之要進君子退小人以謹天戒是歲冬進右副都御

史提督松藩軍務兼巡撫時蜀歲稔公首舉荒政設粥以待饑僅給糧以歸流移平訟以決久禁先是久旱公至雨亦隨足乃爲禁令三十餘條皆安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糞出沒歲減軍糧備犒賞非計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彝雜居疏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其宜調兵設衛令一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關堡與蠻彝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三

三

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機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下所司議行

辛亥進南吏部右侍郎甲寅進南禮部尚書二年三疏乞致仕皆不許有操履清慎方切委任之諭公感上知遇前後力陳數千言皆軍國之務其言朝廷大政事闕門一時之議不足以決是非宜如古者公卿大夫各得獻其所議以俟上裁不果行

生平喜讀書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法遒勁性篤孝友于物一介不苟取其廉勤慎密真不愧古人也所著有清風亭稿海岳涓埃論蜀稿籌邊錄夢



徵錄醴甕集若干卷

明名臣言行錄卷第三十三終

明名臣言行錄卷三十三

天

明名臣言行錄 卷三十三

七五九